# 出版說明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這本書的出版，有一個頗爲偶然的因緣，在此特向讀者說一說背後的有趣過程。

緣南師懷瑾先生所講解的《維摩詰經》，是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在臺北十方書院開始的。由於書院的學生以出家衆及學佛者爲主，所以南師的講解偏重在修持方面，舉例引證也以修持爲重點，與一般講解佛經不盡相同。

二十年來，曾幾次有人貢獻心力，希望將記錄整理，以便印行出版；但是陰錯陽差，始終未能完成，而關心的讀者們，卻時時殷切詢問。

因緣常常十分奇妙，大約兩年多前，香港佛教圖書館的親證尼法師，把南師所講《維摩詰經》的錄音帶，交了兩卷給一位李華女士，拜託她的夫婿石宏先生，抽空把錄音記錄成文字。

這位石宏先生，出身臺灣大學法律系，又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比較法學及企管兩個碩士學位，他看到只有兩卷錄音帶時，就欣然答應了這件事。

豈知，兩卷完工後才知道，後面還有一百三十七卷之多；怎麼辦呢？他心裏想，既然承諾在先，就繼續做下去吧。此後，石宏先生每天花費七、八個小時，努力工作了一年，終告完成。

除了記錄文字外，石先生還作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以及資料的校對等等，現在趁此出版之際，對石宏先生的熱心與辛勞，特別緻上深切的感謝之忱。

有人說，讀懂了一些《維摩詰經》，心量不自覺的擴大了，不再侷限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娑婆世界，也不會侷限於嚮往的淨土世界，而擴展到了無限的空間。

也有人說，這本經典包含了一切，當你學佛不知道該怎麼做時，本經有答案給你；當你事理不明白時，本經也有答案給你。

舉例來說，學佛的人常常疑惑，爲什麼女兒身不能成佛，而要先轉成男身才有可能？在這部經典中，對這個問題就有極超越的討論與答案。所以，這是一本包括一切見地修行的經典，太偉大了。

但是，對現代的人來說，原典經文似覺太過古老，現在這本南師的講解記錄，用的是簡單明瞭的話語，相信對讀者們瞭解時，一定容易很多。

這本書雖未經南師親自校閱，但是在出版的過程中，曾經過不少參加聽講者的校對，如宏忍尼法師、古國治、謝錦揚、歐陽哲等。有關經典校正的工作，宏忍尼法師投入時間精神最深久，在資料查覈方面，杭紀東教授盡力最多，而書名則是周夢蝶居士的靈感，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

本書所採用經典，是佛教出版社版本，由古國治居士重新標點，書中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劉雨虹記 二OO四年十二月

# 開場白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我們今天講的《維摩詰經》，是與整個佛法、佛教、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的文化關係最大、影響最深、歷史最久的一本經。

如果把本經只當作是在家居士所說的一本經，這個觀念就不對了！《維摩詰經》所代表的精神，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本位而解脫成佛的法門，也指出了十方三世諸佛如何證道，如何得到解脫，如何證得菩提之路。

一般人都以爲中國的禪宗是達摩祖師來了之後才傳開的，殊不知在達摩祖師以前，由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維摩詰經》和《法華經》影響最大，而成爲中國文化禪宗的根本經典。

東方世界的兩個佛國

這本經的份量有如此之重，但因爲文字易懂，流暢優美，人們很輕易的讀過去了，認爲已經懂了，實際上非常難懂。我們這一次把《維摩詰經》和《藥師經》連起來講，因爲它們是一個系統的。爲什麼說是一個系統的呢？我們一般都曉得，佛介紹給我們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這是爲了方便，讓我們末世智慧及福德不夠的衆生，能夠修往生法門。而佛法真正的即生成就，這個成佛的大業與大道，卻在《藥師經》和《維摩詰經》所表徵的東方世界兩個佛國。一個是阿閦佛國，就是維摩居士化身成爲在家佛所依附的東方妙喜不動世界。

這個東方的阿閦佛國和另一個東方佛國，藥師琉璃光佛土相銜接。東方世界和西方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相輝映，像是一個太陽系統的晝和夜。當太陽西斜下山的時候，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太陽出來生生不已的時候，又到了東方阿閦佛國土和東方琉璃光佛土。這是佛法中的一大祕密，是真正的密宗。

所以真正瞭解佛法以後就知道，一切顯教的經典中明顯告訴你的，你不懂，就成爲大密宗。倒是一切密宗修持的方法，反而很是顯教，因爲它的密義，你若能深入參究，就明白了、就通了。顯教告訴你真正的佛法奧祕，你再參究也不通，除非你福德成就、大智慧成就，纔會通了。

所以這次講經的因緣，是把真正即生成就，佛法的大祕密告訴你，讓你好好修持參學。不要以爲打坐就是學佛。

現在先翻到《維摩詰經》第十二品，「見阿閦佛品」，阿閦佛是東方妙喜如來不動國土的佛，也就是我們講《藥師經》時，所引到《法華經》當中的大通智勝佛的十六個佛子之一，連阿彌陀佛也是大通智勝佛的兒子。《維摩詰經》經文再下一品是「法供養品」，就提到藥王如來，我們要了生死成佛超出三界，必須深切親證到藥王如來所開示的不死之法，不生也不滅。千古以來，都無人把佛法中的《藥師經》《維摩詰經》《法華經》當作祕密法門，只把它們作爲顯教的經文來誦讀參學，自然不會明白修法的意義與關鍵所在，因此毫無成就。

整本《維摩詰經》裏面最重點的重點，是告訴我們：佛法就在這個世間，我們就在自己的身心上自了。如果求他方世界依賴別人，想了生死，想成佛道，是不可能的。因爲外力僅是方便法門，非究竟法門。所以究竟法門必須要自度自了。

再講個插曲，例如四川的文殊院有幅非常好的對子：

見了就作 作了便放下 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於覺 覺生於自在 生生本是無生

像這些佛教文學，禪的精神，靈性智慧的淵源，都與《維摩詰經》有密切的關係。

現在的《維摩詰經》中文版本，是在中國歷史上動盪的南北朝時期，由西域請來的胡僧鳩摩羅什所翻譯的。最初是前秦的苻堅發兵去請鳩摩羅什，但鳩摩羅什還沒走到中國，苻堅的前秦就亡國了。後來就由姚興在今天陝西地區所建的後秦國，出兵請到鳩摩羅什來中原。爲了請來這一位學者，發兵幾十萬，滅了扣住鳩摩羅什的三個西域小國家，大概也只有中國南北朝這些野蠻的皇帝們才做得出來。

這本經的文字之好，令人不由得要敬佩鳩摩羅什的才華。當然，他在中國所收的幾位傑出大弟子，像僧肇、僧睿等，都是一流文學天才，自然也是本經文字優美的原因。因爲有《維摩詰經》，中國此後兩千年的文學、文化都爲之豐富了。例如唐代文人的唐詩，幾乎無不受《維摩詰經》的影響，從唐代就把《維摩詰經》編成戲劇上演，今日崑曲的《天女散花》就出自《維摩詰經》。這本宗教的經典已經深入民間的戲劇、歌曲、舞蹈，對中國文化、文學的影響之大，可以說無與倫比。但是近代一般的中國文化史、文學史和哲學史的學者，因爲佛學涉獵不深，就看不通這一點。而近代佛教界人士，卻不精歷史，或文學根基不深，也同樣摸不到這樣的觀點。

什麼是真正的佛法

本經的經題是「維摩詰所說經」，後來也有題爲「佛說維摩詰所說經」，那是後世因爲尊崇釋迦牟尼佛而加上的，實際上原經的翻譯不用佛說二字，只是維摩詰居士所說的經，因爲這本經的中心佛法是由維摩詰居士所說的。也有把經題翻譯成「不可思議解脫經」，這是因爲我們學佛的目的是爲了要解脫三界，跳出六道輪迴，還我們本來面目而成佛。衆生原本是佛，自己迷失了原路，不知父母未生之前自己爲何，找不到這個根源，因此就在三界六道中生死輪迴。又因爲受到物質世界環境影響，而有身心煩惱痛苦，生老病死等等。修持就是要解脫物質世界的束縛，解脫身心的煩惱，追溯回身心根源，自性清淨。

學佛目的在求解脫，如何解脫呢？維摩詰居士所說經告訴我們，真正的佛法就在我們這個世間求解脫。

順便提到，佛法所說不可思議，是說在修證上不可以用普通意識思想去猜測解釋，不可以用凡夫的智慧知識來討論研究。你只能用一個信的方法來修持。或者是信淨土唸佛法門，或者是信四念住、八正道、三十七菩提道品的法門。堅定專一地去求證，在求證的過程中，不可以用人世間的知識或習慣性的意識隨便解釋，所以說是不可思議，並不是說不能思議。如果是不能思議，那麼這一部經就是因思議所生，豈不自我矛盾？究竟不可思議與思議的分別何在，這是佛法中的祕密，《維摩詰經》本身也給了你答案。現在進入《維摩詰經》的本文。

# 佛國品第一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衆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爲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衆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纔不斷。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蓋諸大衆，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舍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衆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衆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爲大醫王，善療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復有萬梵天王屍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爲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並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衆，恭敬圍遶，而爲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安處衆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衆。

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衆，觀佛神力，嘆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舍。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修廣如青蓮 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 導衆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羣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 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爲證 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羣生 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 當禮法海德無邊

譭譽不動如須彌 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 孰聞人寶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蓋 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 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現是化變

衆覩希有皆嘆佛 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聖法王衆所歸 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 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進 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衆結縛 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 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衆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着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呈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爲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佛言：寶積！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爲饒益諸衆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爲成就衆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佈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衆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衆生來生其國。

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衆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衆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衆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衆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衆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佛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衆生；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別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爲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衆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爲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是指按地，實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衆，嘆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衆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者，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爲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佛經翻譯時，爲了要與中國固有文化稍有差別，就不用「篇、章」而用「品」來表段落。只有漢朝時所翻的《四十二章經》是例外。

〈佛國品〉標題的意思就是先讓我們認識什麼是佛的國土，這國不是現代的國家，而是佛的境界，如何纔可稱作佛。

「如是我聞」的詳細意義就不多說了，是記載經文者負責任的表示。

「一時」是那個時候的意思，印度古人對歷史時間比較不重視，和中國極大不同。但是所有的佛經開頭都是「一時」，卻也有深刻的意義，因爲時間是人爲假定的，宇宙是沒有分方向，沒有分現在、過去、未來的。一萬年有如一彈指，不要被人爲的時間觀念所限制。現代科學也證明，地球時間與月球時間，以及其它星球的時間都不同，時間是相對的概念。佛經說「一時」，就是沒有時間，那時就是這時。

「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是地點，「毗耶離」是維摩居士所在地，中文是「廣嚴城」，是廣大莊嚴之地，也就是佛說《藥師經》的地方，要注意這個關聯細節！

「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是記載當時聽法的人數。《藥師經》與《維摩詰經》所記載佛的出家衆弟子的數字都是八千人，跟《金剛經》《阿彌陀經》所記載一千二百五十人不同。而聽此經的菩薩有三萬二千，在《藥師經》中卻是三萬六千菩薩。這些數字不是隨意說的，跟易經的象數學問是一樣的，與我們的修持有關，必須要去參究這個奧祕。

說到菩薩，我們都是菩薩，不過我們只是因位上的菩薩，也就是具有菩薩候選人的資格，能否最終成爲果位上的菩薩，就看自己的修行了。

## 佛菩薩的德行成就

下面的經文都是在說明菩薩的各種德行成就，要想學佛的人就要學這些大乘菩薩道。

「衆所知識」，菩薩的學問道德成就爲衆人所知、所景仰，因爲「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具大智慧成就般若的解脫，不是迷信，更不是死板功夫，是如珠走盤，活活潑潑的。

「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受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威德、精神所加庇。

「爲護法城，受持正法」，有如城牆般的護法，能住持正法，承先敢後。我們學佛，不但要通達佛經，連世間的一切知識技能也要通，在家是好子女、好父母，在社會是真正有貢獻的人，這樣纔可以算學佛。

「能師子吼」，能說法像獅子吼，因爲菩薩有了這樣的成就，百獸妖邪聽而腦裂。

「名聞十方」，就是名聲遠播。世人都求名和利，所以說：「名利本爲浮世重，世間能有幾人拋？」但名利往往難兩全，得此失彼，這是世間法本來如此。五千年來多少人求名，今天諸位能記得幾位宰相？求利的就更不用說了，諸位能數得出幾個歷史上的富人？但是菩薩爲何要名呢？這就要參了。這個名不是菩薩去追求得來的，而是多生累積福報來的，都是因果。大菩薩所以能名聞十方，是因爲他們濟世之心，勇猛到了近似於瘋狂的程度，絕無畏苦推卸的心態，我們做得到嗎？

「衆人不請，友而安之」，你不去找他幫忙，他卻自己獻身於衆生，更難的是能友而安之，我們連自己家人不彼此討厭都很難了，不要說做到與朋友衆生能夠安然相處，不生厭惡之情。爲什麼我們會讓人討厭呢？因爲自己心性修養的德行不夠，所以要深切反省。如果心裏的煩惱成天掛在臉上，怎能與人「友而安之」？所以讀佛經一定要仔細，要用心，要反思，這纔是真唸經。

「紹隆三寶，能使不絕」，有如此修養的菩薩，才能挑起佛法僧三寶的重擔，不使佛法斷絕。

「降伏魔怨，制諸外道」，這一句文字易懂，但意義深刻。魔有四種：煩惱魔（欲魔）、身魔（五陰魔）、死魔、天魔，把這四種魔都降伏了，纔是修道。你們以爲打坐是修道，實際上不是在煩惱魔中，就是在身魔的各種感受中。禪宗祖師說：起心動念是天魔，不起心動念也是五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根本無明也是煩惱魔。這些魔，諸位能降伏嗎？《金剛經》中說「如是降伏其心」，就是降伏心念的魔業，貪、瞋、癡、慢、疑都是。佛在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像婆羅門、瑜伽、拜火教作各種功夫的，現在都還有。心外求法，在自己內心之外求法就是外道。學佛的人對外道也應該懂，才能分辨錯誤之處。釋迦牟尼佛當初就學遍了各種外道，他都懂。各位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了幾種呢？

「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修行的菩薩已經永遠離開了五蓋十纏（貪慾、瞋恚、疑、掉悔、昏眠，共爲五蓋：慚、愧、嫉、慳、悔、眠、掉舉、昏沉、忿、覆，共爲十纏），心才能安，還要能常住，這更超越了定的境界。把自性的靈光遮蓋了謂之蓋，要七地以上的菩薩才能真正的永離蓋纏，偶爾的清淨是算不了數的。禪宗二祖當初修行功夫那樣深，還要對達摩祖師說此心不安，可見心安實在難啊！心常安住纔可以煩惱無礙，欲無礙，身無礙，生死無礙，才能從各種蓋纏中解脫自在。這些高深的修持途徑，往往被本經優美而平易的文字所帶過，大家一定要留心。

「念、定、總持，辯纔不斷」，這一段要這樣斷句才通。大家對於這個「念」，究竟有沒有正確的瞭解？有許多人基於對禪宗不正確的認識，引述六祖所說「無念爲宗」，就以爲禪宗目的在求無念；又以爲打坐時，什麼都不知道就是入定了，其實那是大昏沉現象。這樣子的誤解不但嚴重，而且危險！六祖在《壇經》中明白說過，「無者無妄想」，等於是教理說的無分別心；「念者念真如」。六祖所講的無念決不是昏沉！前面說過，到了無礙境界之時，好像都感覺不到身體了，大家可千萬不要以爲是像睡着一樣的，後者是昏沉。打坐時覺得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不要以爲這是清淨，小心這樣坐久了以後腦子就退化了，記性、悟力越來越差，還可能有墮入畜生道的悲慘果報。這都是搞不清楚定、無唸的真義，如此程度連外道魔道都當不上。

佛法處處講念，例如三十七菩提道品第一就講四念住，再如淨土講唸佛，所以對念一定要有正確認識。念是意識上的念，不是用嘴念。菩薩境界的念住不是念頭斷滅，而是不起思惟分別，念念常住清淨自在，永遠在定中。定不等於是打坐，打坐不過是初步練習學定的方法。念清淨以後，纔可以談得定。

平常人修行打坐爲何不能得定？因爲第一：對念沒有正確認識：第二：念不能定，淨念認不到，因此雜念紛飛。各位自己反省，當你坐不住的時候，究竟是身體坐不住，還是心坐不住呢？你認爲是身體的感覺熬不下去了，其實講到底還是心坐不住，就是念的問題。不信，如果用支槍指着你，坐不住就殺了你，保證你就坐得住。

所以一定要淨念得定以後，才能得總持法門，也就是密宗所講的陀羅尼：總是「所有」的意思，持是「保有」。總持第一個是聞總持，聽聞、見聞過了就不忘，如阿難得總持法門，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他記住，後來才補寫出來。大家上課聽經往往聽過了就忘了，這就是不懂念、定、總持，修萬劫仍是罔然。有天才能過目不忘，博聞強記，這是因爲過去生修念、定稍有成就。唸經時如果只是有嘴無心，那是自欺欺人，毫無功德可言。嘴念時心還要注意在經文上，多念一次，記誦就熟練一次，纔是真修行。第二個總持是知總持，所知道的沒有忘失。第三個是遇有任何疑難，自己會參透解決。這樣定力堅固、慧力堅固，纔可以得總持法門：世間出世間、大乘小乘、顯教密教無不成就，纔算總持。

如此得無礙的辯才，不是強辯，因爲對一切世間出世間的學問智慧，無不了徹，智慧如珠走盤，靈光照耀，才能使佛法正法不斷。菩薩必須具備念、定、總持，修到了遠行地，才能辯才無礙。

「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這六度波羅蜜大家好像都懂，但是真做到了多少？如果連舉手之勞都不肯幫人，就不用學佛了。佛法講願、行，很多人初發心學佛時都還好，久了連做人的影子也不見了，真是可悲。六度中不論由哪一門專修有所成就時，其它門也都會貫通了，真有成就就變成力量，譬如佈施之力、持戒之力、忍辱之力等等。我們學佛打坐唸佛拜佛沒有成就，就是因爲無法形成力量，換言之是修行的善念的念力沒有形成，還隨時被自己此生或過去生的各種善惡的業力習氣所牽引。修行有成就的菩薩，因爲有了方便力，隨時隨地都在行六度，可是外表卻不顯示出來，這就是方便力。所以菩薩到達六度及成就方便之力，無不具足，沒有哪一樣不圓滿具備。

「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七地以上的菩薩無功用行，無時無地不在修行，不用特別去作打坐唸佛等修行功夫，這就是逮無所得，無生法忍，生而不生，不生而生。一切煩惱妄念頓斷不生，有如截斷忍住般，所以叫它不起法忍，一切妄念不起不生，截流而斷。到了無生法忍境界，並不是死板地定在那兒，而是隨順世間法起用，入衆生世間轉法輪，雖然入世間，但不退轉，這就是到了八地的菩薩境界了。不到八地的菩薩境界，還是有退轉的可能，過了八地菩薩不動地，纔有希望說不退轉，在任何境界，任何情況下都是在無生法忍中。

「善解法相，如衆生根」，這些菩薩們善於解釋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相，能爲人解答一切問題。注意，這裏法相不單是指唯識的學問而已，又要能夠知道衆生的根器不同，人的天生根器非大修行人積功累德是不可能轉變的，這是業和果報的問題。

「蓋諸大衆，得無所畏」，覆蓋住衆生，得四無畏，心不生怯。第一，法無不通達，無所畏。第二，說了就能做到，也是無畏。凡夫遇事推諉，因爲怕這樣，顧忌那樣，就是有所畏（菩薩的四無畏：總持不忘，說法無畏；盡知法藥及衆生根性，而說法無畏；善於問答，說法無畏；能斷物疑，說法無畏）。

## 如何修功德智慧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這八個字看起來容易，想想看可真難了。這裏要注意了！《維摩詰經》講學佛修菩薩道的重心，由這八個字點出來了。修行就是修功德修智慧，也就是修心。功德是一點一點累積而來的，所以說積功累德，要身口意隨時都在行一切善。功德包括一切，要有功纔有德。再說，即使作了功，若因而心生一絲驕慢，這個功也沒有了。這積功累德太難了，更不見有人能一貫到底做下去。

我們學佛講功德和福德成就，沒有功德那有福報？智慧更難修了，智慧不夠，頭腦就不清。要怎樣修呢？靠定慧止觀，不是靠打坐，愈打坐愈胡塗的人很多。止是止一切妄念雜想，止於至善，一念在淨念上，然後要起觀，參究一切的佛，這纔是打坐靜修的道理，不是在那裏玩弄氣感！要多研究《瑜伽師地論》的止觀，智慧是要學來的、修來的。我們學佛就兩條大路，一條修福德，行一切善，去一切惡；另一邊修智慧。福德圓滿、智慧圓滿，才能成功。

「相好嚴身，色像第一，舍諸世間所有飾好」，因爲功德智慧成就所得的果報，心能轉物所致，色身氣脈自然轉變。這裏經文又隱藏着密教噢！不信你試試看，若作了件大善事，不用打坐氣脈就會變，就是這個道理，立竿見影。有多少修行功夫，色相就會有多少變化，絲毫不爽。修善根結善緣的人，即使是容貌不美，仍然會讓人覺得可愛而想親近；長得雖好看而人緣不佳，就是不修善業的結果，大家要多自反省。未成佛要先結人緣，你一個人大徹大悟，不能度衆生，因爲功德不成就，充其量是個辟支佛。

「名稱高遠，踰於須彌」，這時不是世間小聲名而已，是因智慧功德成就而能名聲普聞三界。譬如歷代聖賢，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功德、他們的作爲永遠流傳，高超三界，不受時代時間的影響，他們的崇高與偉大，超越了須彌山。

「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我們自以爲深信佛法，其實靠不住，而迷信的居多，算不上是正信。譬如說空，要真證到了空，有了實證，纔是正信。這樣還不夠，還要深信，例如禪宗祖師說要大悟三十六回，小悟無數次的境地。但即使深信到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仍不堅固，修行人仍會退轉，因爲見地偏差，功德不圓滿，都會造成退轉。要到了八地菩薩以上，纔不退轉，才稱得上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我們現在仍然在講《維摩詰經》的序品，這序品在敘說讚歎成佛的境界，也就是代表了學佛要求證、要到達的境界，這境界也就是佛土。從修持的因上來講，叫做境界；從修持的果上來講，稱爲佛土。

「法寶普照，而雨甘露」，這些菩薩的境界已到第十地法雲地，形容解脫成就之法寶普照世間，慈雲法雨，說法如雲如雨，普惠衆生。

「於衆言音，微妙第一」，所發的聲音使人能得到利益，這是種最微妙的境界。佛以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很多經典都讚歎音聲法門，衆生心地清淨，能正思惟起修，纔可感應菩薩言音的微妙。這是信、解、行、證的道理。此處的解不同於世間作學問的理解，是要有止觀的因，得定慧的果，中文勉強稱之爲解，是要用證的，能證到了，自然可以聽到菩薩的言音，微妙第一。這其中的道理要向觀音法門去體證，必須做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能聽到菩薩的言音微妙第一的人，即使聽世間一切噪音，都成清淨的音聲：否則，即使是松風或是潺潺溪流都會成爲煩惱的音聲。

## 邪見 斷見 性空緣起

「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我們都知道佛法講緣起，一切都是緣起。小乘法門注重十二因緣的緣起，以十二因緣概括了三世因果，三世皆從無明而起。以境界上講，無明就是起心動念，就是不知道生來死去，睡眠也是無明。在理上講，宇宙如何開始，第一個人如何生出等等問題，不知答案，也是無明。總而言之，不論是境界上或是道理上，這兩種無明都是因爲沒有修持，沒有悟道而有。境界上的無明必須用定力來破除，真得如來大定的人晝夜長明，隨時隨地都在自性光明定中。但是縱然到了這樣的境地，仍然沒有解脫。解脫是靠智慧，但是真正的慧還是要從定而生，沒有定的慧是狂慧，或稱作幹慧。

小乘講因緣法都從十二因緣的無明一念而起，但無明又是怎麼起的？在《楞嚴經》中富樓那就拿這個問題替我們問佛，因爲佛既然說一切皆空，他問如果一切自性本來是空，爲何忽然生出山河大地？也就是問：這世界怎麼來的？第一念怎麼來的？無明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就是大小乘佛法最基本的問題。所有宗教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就是掛塊「謝絕參觀」的牌子，因爲到這裏問不下去了，教你只要信就好了。但是富樓那一定要問第一念無明怎麼來的，佛回答他無明是從明來的，「覺明爲咎」。這個回答好像沒有回答，難怪許多後人認爲《楞嚴經》是外道或是僞經。其實佛說得沒有錯，無明是因覺明爲咎而生，一念靈知，覺性常明，久之復生無明。佛沒有再交待，富樓那也不再問了。

要知道佛是以修證功夫的境界來答的。當然現在能修定慧功夫的人少了，若真修定慧，進入光明定中停留，就走偏了，不得解脫，千萬注意！若說不要修光明定，那又絕對是個凡夫。既然得了自性光明定，爲什麼不得解脫呢？這就是見地的偏差，是見取見，修行到了某一個境界執着了，不知道再進一層解脫，所以是見取見。

小乘容易落入這些毛病，那大乘怎麼講緣起呢？問題很嚴重了！近代絕大多數都落入了斷見！都說「緣起性空，性空緣起」，都知道這是佛法的中觀正見，實際上一點修證修持功夫都沒有，所以始終不能擺脫生老病死的痛苦，甚至可以說是因爲學了佛，生老病死變得更嚴重。何以如此？因爲自己的著作、言論、說法犯了更錯的因果，斷了人家慧命；認爲一切法緣起性空，空就是沒有。假如空就是沒有的話，我們也不用學佛，去研究西方唯物學派哲學好了。

佛學的中心是修證，但是現代全世界都把它當成一種思想學問，幾乎與唯物論不分，嚴重曲解了緣起性空，認爲空就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可不是空噢！沒有是斷見！佛說一切法皆從因緣所生，這當然沒有錯，但要注意，因緣所生講體相起用，現象界的東西、應用的東西都是緣起，是因緣所生。但是自性功能並非緣起的，這一點千萬要注意！不過，我們說自性功能是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可不要又執着一個自性、執着一個功能，因爲凡有所執着就不對了。

所以緣起性空這個道理非常深，《楞嚴經》有段話非常重要：

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同通法界。

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

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在這段話之前，佛一路講唯物的地、水、火、風，一切物質是緣起性空的。由四大的地水火風，說到五大的地水火風空、六大的地水火風空覺乃至到識大，最後說到「非因緣，非自然性」，這是講物質的最高理論物理，現代的理論物理已經快走到這個邊緣了。一切法非因緣，非自然性。關於這一點，有一次打禪七時，曾經有幾位老參們還議論紛紛，認爲是我說錯了。我可沒說是我說的，這是佛經上寫的，要問去問佛吧！

佛說非因緣，非自然性，是指本體而言，是法身境界。性空的空，可不是因緣空得了，也不是自然空，自然空就成了自然外道了。所以講本體而言，是非因緣，非自然性；講起用而言，世間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並非自然生，也無主宰，因爲它是性空緣起。所以講緣起之理，這還沒講修證，要能深入緣起，才能斷諸邪見。換言之，如果你沒有證悟到緣起性空的境界，你即使學佛，許多的知見仍然還是邪見，因爲沒有證道。

現在流行參禪，從古以來許多禪宗的祖師都是從緣起上悟道的，不是理上悟入。有丟一塊石子開悟的，有看到花開悟了，就是由緣起而悟入。如香嚴禪師，因爲擊竹開悟。這類的例子很多，不是全體。潙山祖師說：「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從因緣上悟道纔不會退掉，光是從定力上參出來還不對。這是一種說法，可是我反對這個說法，從緣入者，反而容易退失，偶爾瞎貓碰着死老鼠身心一下空了，進入空性，雖然定在空性，若這個色身、業力、習氣一切都還沒有轉，還是要退轉的。所以趙州和尚八十仍行腳天下參善知識，因爲此心不穩。大乘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如果沒有真修實證，儘管理論上講得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中觀正見，那只是口頭佛法，甚至是邪見。所以經文說一切菩薩要「深入緣起，斷諸邪見」。

「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什麼是邪見呢？有無二邊就是。有，就是有法可見，無，就是空。世界上一切宗教、哲學，乃至學佛人的見解，不是落入空，就是落入有。一般人學佛、打坐、修法門，都是以有所得之心，求無所得之法，背道而馳，都落入「有」見。相反的則是落入「空」見的人，什麼都沒有，「空」了，結果什麼都沒學好，成了懶漢、白癡。各位打坐時要自省，是落在哪一邊？要知道不單是我們凡夫落在空有二邊的見解，沒有到達八地以上的菩薩，照樣落在二邊，所以他們只是菩薩，不是佛。

餘習又叫積習，《維摩詰經》後面講到維摩居士說法，天女散花，花落在大阿羅漢身上就黏住了，大菩薩身上一瓣花都不黏。什麼道理？這些大阿羅漢雖然成就很大，但積習未斷，所以天花着身。他們雖然空了，不動唸了，阿賴耶識裏愛花愛漂亮的影子還在，積習未斷。

「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此處是師而不是獅，是大師，是佛的意思。大菩薩們，說法無畏，猶如佛在說法，其聲如雷，衆魔爲之腦裂。照佛經上講，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大菩薩，晝夜六時都在說法，但是爲什麼我們聽不見呢？可以用《老子》一句話形容：「大音希聲」。講到這裏，有些同學們很用功，在打坐或睡眠時會聽到音聲，聽到人說法，有時這些音聲還會答覆你遇到的問題。大家千萬注意！不要着相，很多人一着相就進入了魔境。還有人執着咒語的音聲，也是不對。

執着這些音聲咒語會走入魔道：不執着呢？又落入邪見，是斷滅空。你說念這些咒子容易得定，其實是你自己的關係，與咒子無關，你念個咒子不懂它的意思，但是信了。如果教你念個懂得的咒子，南無阿彌陀佛，你反而不用。佛說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就是咒語。但一切音聲皆是無常，你執着這個咒語或唸佛號的音聲，認爲能修有爲法而成道，終究一事無成。因爲一切音聲皆是無常的，所以你在定中或睡眠中聽到的音聲，不要理它。但是不理也只對了一邊，不理就落空。執着理或不理就落二邊邪見。《楞嚴經》告訴我們修持方面特別注意：「不作聖心，名善境界」，不要認爲這些祥瑞、感應是好事，就會進步，所以你聽了等於不聽。「若作聖解，即受羣邪」。千萬要注意！

爲何現代人用起功來容易聽到聲音呢？因爲人的視覺和聽覺神經在後腦是連着的，現代年輕人眼睛不行，近視的多，用起功來稍稍有些進步時，頭腦神經起了變化、聲音來了。這個問題就講到這裏，否則離題太遠了。

上面講到「大音希聲」，現代科學研究，太空中許多聲音大到儀器測得出，我們卻聽不到，因爲太大聲了所以我們聽不到。有的昆蟲所發聲音如螞蟻，頻率高到人耳聽不見，但入定的人卻聽得像雷鳴。有定力修持的人聽到一切的音聲，能瞭解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能知道不同的咒語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無有量，已過量」，這是接着說菩薩說法音聲大到什麼程度。這裏文字的用法很特別，你可能覺得爲何不直接翻譯成「無量無邊」呢？這就是莊子所形容的「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虛空算大嗎？一講虛空，觀念上已經有個邊際了，既然有邊際的東西就不算大；大到無外，沒得邊際了纔算大，那個大到什麼？大到極點就是最小。什麼叫小？小到分析到分子、原子、電子、核子、質子，到了最後是空，所以小而無內。小到極點就是大，大到極點就是小。這個是邏輯的道理，也就是佛法真修實證的道理。有親證定慧功夫的人就能瞭解到「無有量，已過量」的道理。

## 爲人師應具備的能力

「集衆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菩薩對一切的法門，都完全瞭解透澈，能領導衆生渡過兇險的大海，好像領航員在導航一樣。好爲人師的人要注意了，你要能夠「集衆法寶」，學了無量法門，瞭解一切衆生前世的因果和根器的不同，明白衆生的心理，對衆生的起心動念都知道；有了這樣的菩薩境界，纔能夠「如海導師」。《維摩詰經》這裏每一句話，都像是條鞭子抽在我們身上！

「近無等等佛自在慧。」這些菩薩近乎於佛，等同於佛的無等，但到底還不是佛，沒有過十地、沒有超過等妙二覺而證佛果，所以是近無等等佛的大自在慧。

「十力、無畏，十八不共。」佛的自在慧具備了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這裏不一一解釋這些名詞了，詳細解釋下來，佛法就全包括在其中了。（佛十力：知是處非處智力、知三世業報智力、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知諸根勝劣智力、知種種解智力、知種種界智力、知一切至處道智力、知天眼無礙智力、知宿命無漏智力、知永斷習氣智力。佛四無畏：一切智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說盡苦道無所畏。佛十八不共法：身無失、口無失、念無失、無異想、無不定心、無不知己舍、欲無減、精進無減、念無減、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一切意業隨智慧行、智慧知過去世無礙、智慧知未來世無礙、智慧知現在世無礙。）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菩薩因爲近於佛的自在慧、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所以已經生生世世不會墮入畜生、餓鬼、地獄三惡趣道。但是還不算是究竟。

「而生五道以現其身」，所以近於佛的大菩薩才能任意出入天、人及三惡趣的五道中，爲度一切衆生。

「爲大醫王，善療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我再三強調，《維摩詰經》同《法華經》《藥師經》《地藏經》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維摩詰經》高如陽春白雪，《地藏經》有人不願意看，認爲是迷信老太婆看的。可是《地藏經》最難懂，所以《楞嚴大義今釋》沒翻譯經中關於地獄的一段，因爲怕衆生難以相信。如果徹底瞭解地獄，真可以修行了。在座諸位學佛的，自問真的相信三世因果嗎？不要自欺，有時不大信吧！你真的相信地獄嗎？佛法不管大小乘的基礎都是建立在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上，一般人勉強信了，但求證很難，除非到了三禪以上，在定中才看得清楚，那才差不多會真相信。

《維摩詰經》這裏說，唯有真正大菩薩纔是大醫王，善於治療衆生一切的痛，生什麼病給什麼藥，物質的精神的藥都有，讓衆生照方子喫藥，得到解脫。

「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這裏都是打雷的聲音，有如雷震，但衆生聽不見。學佛想證道千萬要抓住這兩句話！沒有修福德資糧就不要妄想成就，怎麼樣開始修福德？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就是莫以善小而不爲，莫以惡小而爲之。沒有功德成就的話處處是障礙，身心都會是魔障，內外環境都是障礙。無量功德成就是修福報，無量佛土皆嚴淨是修智慧的成就。怎麼會無量佛土皆嚴淨呢？心淨國土淨，要念念清淨。一呼一吸是一念，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個煩惱，所以念念清淨纔能夠證到無量佛土皆嚴淨。

「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見到聽到這樣菩薩的衆生，沒有不得到益處的。一切所作所爲沒有徒然而作，不是空作的。

「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修到這個地步，有了福德成就和智慧成就的功德，圓滿具備充足。經文到此都是讚歎菩薩們的功德。下面是在場每一位菩薩的名號，如果要一一詳細介紹每位菩薩的功德和事蹟，是一兩個月也說不完的，那我們本經的主角維摩詰居士，就老登不了場，所以我們只能念一次菩薩們的名號。

## 去探病的菩薩們

「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文殊師利是領班的，這個數字是大祕密，不要等閒看過去。

「復有萬梵天王屍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爲聽法。」這裏要提一下佛學中的佛土宇宙觀念，是佛學的基本常識。一佛國土有三千個大千世界，一萬億個四天下。一個太陽系統是一個天下，一千個太陽系統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是一箇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是一個大千世界。這個數字之大和現代天文學的研究不謀而合，科學研究認爲整個宇宙之中有不可知、不可數的太陽系統，佛在二、三千年前就已經提出來如此的宇宙觀了。

佛教經典中所說的三界，合共有二十八層天，由底層的欲界到色界到無色界，內外上下，一切欲界的衆生因爲有了兩性淫慾的念而有生命。人在欲界的中間，人作善事或修行昇天仍然是在欲界天，在那裏還是會有色、聲、香、味、觸這五欲，一樣有飲食男女的慾望，不過壽命比人世長，福報大，生存的環境也比我們好。我們在廟子見到的四大天王，就是欲界天的護法天神。欲界天中有個三十三天，其中的天主叫帝釋天釋提桓因，就是中國人所講的玉皇大帝。

欲界天之上是色界天，這已不是科學上看到的天體了。最高天是有頂天，從那兒拋一塊石頭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年纔到地球。有頂天的天主是大自在天，穿白衣，三眼，是大菩薩化生，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大梵天天主名屍棄，也有翻成不同名字的。色界天有許多梵天王，所以說萬梵天王。

若這一生壓制慾望持戒修行，如果沒有開悟，果報最多不過往生欲界天，何況到了欲界天那裏物質環境的慾望更大，生了天人再破戒就嚴重了。天人境界要研究好，不要好高騖遠，動輒講《金剛經》，性空緣起，其實佛法建立在三世因果，修了半天以爲往生了，其實還落到欲界天，也可能人身再來。佛在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現在世界上有一、兩百種宗教，都是講修道的，充其量修到色界天的不還果位，不會回到這個欲界來，這已經很難了。否則，修到其它天人境界照樣還在生死輪迴中。

「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剛纔前面一段是講大梵天，這一段是講這個世界之外的他方世界，有萬二千天帝，率衆來聽法。

「並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還有稱爲天龍八部的護法天人也來參加法會。大威力諸天是其中一部，是欲界天的天人，比帝釋天的層次低一級，比梵天更低一層，這些有如中外各民族都有的星座神話。龍神也是八部之一，守護天宮、注雨。夜叉是譯音，也翻成藥叉，一般皆以爲夜叉是指魔鬼，那可不一定，夜叉又分天夜叉、地夜叉、虛空夜叉，都是非人。也譯爲輕捷、勇健、祕密，其大威力，很多是大菩薩化身。乾闥婆，幹讀如乾坤的幹，是虛空中的音樂神，爲欲界天色界天的天人奏樂。如果住在高山頂上，有時入定就聽到虛空中的樂聲，這種天樂不屬於銀河系統，不知是否莊子所講的天籟。阿修羅也不一定是魔鬼，阿修羅已經超出了鬼道。三界天人中都有阿修羅，是神中的惡人，喫素，不飲酒，脾氣大，個性壞，但有修持，沒有相當的福報還成不了阿修羅。阿修羅與天人是平等的，力量不相上下，等於西方文化中的上帝與魔鬼的對立。男性的阿修羅非席醜陋，女性的卻非常漂亮，中國文學常把美女寫成可怕的阿修羅化身。

迦樓羅是大鵬金翅鳥，以龍爲食物，被佛度了就戒它不許再食龍，以至在廟子裏，到了中午會將供佛的食物挑些出來，盛入盤子念個咒子，拿到外面去供迦樓羅。這些你當作是神話故事也可以，但有一點是確實的，我們的地球世界乃至天人，一切生命爲了生存，都會傷害別的生命。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是醜陋的，都是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緊那羅是非人，有時讓你看見有時不讓你看見。中國雲貴黔山區傳說的山魈，就是這一類，留在地上的腳印足跟朝前，足趾向後，看起來好像是倒退着走路的，他們偶爾會與人類接觸，男的很醜，女的很漂亮，都能歌舞。摩睺羅伽則是大蠎神。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這是參加法會佛在人世的弟子們。比丘的原義是乞士，上乞法於佛，下乞食於人。和尚是大師，人天之師之意，是種尊稱，一個廟子只有住持大方丈纔可稱是和尚，有如西藏人稱活佛。比丘尼是女性出家人，尼是女的意思，後來尊稱出家的女尼爲阿姑，因此連起來就稱尼姑。原來是尊稱，到現在稱人和尚或尼姑反而有貶意。優婆塞是男居士，優婆夷是女居士，是在家學佛的人。

「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衆，恭敬圍繞，而爲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接到上文介紹了來參加這次法會的諸佛、菩薩、天人、衆人，這時，有無量、數不清的大衆非常恭敬地圍繞着佛，聽他說法。經文描述的手法極高明，形容佛站在無量大衆之中，像是最高的須彌大山聳立於大海之中，這是個何其莊嚴壯觀的場面呀！想象一下一個道德學問受萬人景仰的人，走到哪裏都受衆人擁戴，並不是神話的場面。如今所謂的明星可能也做得到，權位高的人也做得到；但是包圍明星的羣衆是受狂熱慾望所驅使，包圍權位高者的羣衆是被權位所驅使，甚至是被強迫的。

「安處衆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衆」。佛被大衆恭奉到爲他而設的寶座，安詳地坐下。這座位是用一切寶物來做成的，只有足以爲人天師表的大師纔夠資格坐，所以叫師子座。這裏文字用「蔽」形容佛上了座，他的威德莊嚴光芒像棵大樹般，遮蔽了一切到會的大衆。以上是講佛到會時的情形，下面另起一段。

「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毗耶離城是當時中印度的名都。稱長者是年高德劭，學問道德有所成就之人，長者子就是當地有高度文化教養家族的子弟，爲首的長者子名叫寶積。寶積這名字在佛經印度文化中好幾次出現，尤其是在《大寶積經》中是以他爲主體，他提出了很多的重要問題來請佛開示。當時印度同我們春秋戰國時一樣，是個分封諸侯的地方，有兩三百個國家。毗耶離城是當時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是用道德自治，維摩居士的地位在城中好比是一位最高的主席。這次他並沒有到會，由寶積帶領了五百世家大族的世子來到法會，每人拿着一個鑲滿七種珠寶的寶蓋，是像雨傘一樣的東西，晴天可遮陽，雨天可擋雨。中國秦漢之後的帝王出巡時，後面有執寶蓋的，就是外頭傳來的。他們前來參見佛，依印度禮俗向佛叩拜。頭面禮足，就像我們今日拜佛，雙手向上攤開接住佛的雙足，頭向下叩佛的腳面，這是最高的禮貌。禮拜之後，每人都將自己的寶蓋獻給佛，右繞而轉。

## 佛的神力

「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要注意這一次法會講學的開始，不是以出家人爲主，而是以在家人爲主，就是這五百個長者子。佛運用神通把五百個寶蓋合攏爲一個蓋子，這蓋子就升空了，蓋住了整個虛空，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這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前面已經解釋過了，是一佛國土，是佛的威力所及。這個世界空間有多廣大，時間有多長，都沒有妨礙，都蓋住了。看來像是神話，如果我們站在地平面上仰頭看，整個天體就是個寶蓋。站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看到自己頭上的天頂都不一樣，和個人立場不同的天頂變成一個宇宙的觀念，本來如此，不是神話，就是說明宇宙就是個圓蓋形的。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根據佛經，我們這個世界的中心是須彌山，世界的邊緣有七金山，藏有無盡的寶藏，鎮住世界的邊緣，使之不裂開。這段是描寫在此寶蓋之下，我們這個世界的山、海、河川、日月星辰等都在其中。同時又呈現了這個世界以外的一切諸佛，都同時在講經。佛教並沒有一尊的觀念，宇宙沒有個絕對的主宰。甚至，佛教主張所有衆生本來就是佛，一切衆生是平等的，衆生只不過迷失了本性，這與其它宗教是不同的。

「爾時一切大衆，觀佛神力，嘆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舍。」當時在場的大衆看見了佛的神通威力，感嘆從未見過如此場面。「嘆未會有」這四個字用得太好了，我們今日用得很平常，但是當初創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大衆讚歎不已，就合掌敬禮。合掌是表示恭敬，將自己的散心收攏起來，同中國人的拱手一樣。大衆將眼睛瞪起來看着佛，眼光沒有一刻離開，好像所有照相機的鏡頭都對着佛。

「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這是印度禮貌，見到長輩用唱誦表示尊敬，歌詞就是偈頌。寶積唱的這一篇偶頌不是普通的歌，是描寫成爲人天師表的學問道德境界，同詩一樣，但是沒有辦法把有押韻的原文翻成中國的詩歌體，而不失其神韻，這在文學翻譯上是非常困難的。不要說外文詩歌很難翻成中文，就連中文的古詩一翻成白話就走樣了。偈頌成爲中國一種特殊的佛經文學體，同詩詞一樣的長短句，可是沒有辦法配合音韻。

「目淨修廣如青蓮」，形容佛的面相，雙眼大而長，黑白分明。好像古書所說，功夫到了一定境界就會「碧眼方瞳」，不是西洋人的藍眼，而是講眼睛有神，眼白清澈無瑕。

「心淨已度諸禪定」，佛的境界是內心達到了絕對的乾淨，超過了禪定的境界，無所謂定與不定，不再需要藉助禪定的功夫達到淨的境界。汪意，打坐禪定和後世禪宗不同，不要混爲一談。

## 淨業是什麼

## 不動的第一義

下面來的就是佛佈施我們真正的大法：「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這就是我們要證的菩提道果。大家持戒修定都是想做到沒有妄念，沒有煩惱，但是自己爲什麼做不到？這個問題大家要仔細參究。下一個問題，成了佛還動不動念呢？

大家注意這裏「能善分別」，是有分別，不是無分別，佛能善於分別一切法相。凡夫的分別作意，不落善念就落惡念，或落於不善不惡的無記念。唯有證道成佛，才能善分別一切法相，雖作意而不着。所以說空、無相、無作（或無願）爲三解脫門。能善分別，當下就性空一切的法相。第一義就是第一義，佛學的解釋是真諦或形而上之道體，現代的哲學解釋是本體，「於第一義而不動」，在這上面沒有動過。

比方大家從上課以來雖然每一句話都聽見了，每一句話都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你那能聽的有動過嗎？要在這個地方參究一下「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我們從凡夫心意識的境界，好好在這裏去用功參究，慢慢可以達到「心淨已度諸禪定」。例如我們對於昨天、今天、明天，去年、今年、明年，上一秒、現在、下一秒鐘，這些差別的境界都不可得不存在，但是那個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因爲「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之後，才能達到佛境界，自在而不執着，所以「是故稽首此法王」。

## 說因緣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佛說一切法，不論是大乘、小乘，顯教、密教，三藏十二分教，一切不着於有，也不着於空。不有就是空，不無就是有，既然如此，爲什麼要用不有和不無呢？不有，不是有，沒有告訴你絕對是空；不無，不是沒有，沒有告訴你絕對是有。佛說一切法，世界一切萬有現象，乃至我們凡夫起心動念，皆是因緣生法。因緣生法就是中國大乘所講的緣生性空，也叫緣起性空。這裏用的因緣二字，不是十二因緣的因緣，非常難瞭解。因緣在中國文字上來講，因是動因，緣是攀緣。「緣」是與動因一動所連帶的連續關係。譬如我們講話，前一句是因，後一句接續前一句的意義是緣。因緣像是一個圓圈，無始無終，永遠連續不斷。譬如手中這個菸灰缸，由化學品、玻璃作原料，加上熱能、人工，放入模子中壓製出來，是因緣所生，無物質自性，因緣聚了，就構成這個東西；打破了，因緣散了，也就不成這個東西了。如果當初不叫它作菸灰缸，現在就叫了別的名字了，名詞也無自性。我們大家相聚在這裏，也是一樣。所以因緣的兩個道理，就是緣起和性空；一切皆是因緣所生；一切皆無自性，沒有單獨自動存在的可能和性質。換言之，一切事物的開動，那強有力的是因；由之發展出來連續的作用是緣。

後世把因緣的法相加以分析，就成了唯識法相學，有四緣。因緣本身是一個因素，例如這次講經，我要講就是因，諸位來聽是緣，但這個因緣本身，叫親因緣。又如生命是中陰的業力到了該去投胎，加上父親的精和母親的卵，三緣和合，成爲一個人，就是親因緣。第二因素是增上緣，如泥土之於植物種子。又如父母的身心遺傳特質，家庭、社會的環境，都是種子的增上緣。如果這個種子是善的，所有的外緣不管是善惡都會培養他向善路上走；如果這個種子是惡緣所感，所有的遭遇，都是惡緣。

再用剛纔講經的比方，我一念一動：給他們講《維摩詰經》吧！這是「親因緣」。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動念，發出通知，大家有緣的湊在一起，就在這裏了。這個地方要有燈光、電力、設備等，促成這次講經，就是「增上緣」。在座聽經的道友們，有人因爲聽了經，自己明心見性，悟了道，這個環境，就是他的增上緣。他悟了道不是佛給他，也不是老師給他，是他自己的自性種性爆發，碰到善知識，碰到佛菩薩，這麼一個增上因緣促成他明心見性。譬如我們由親因緣出生，其後有父母遺傳、家庭、社會、國家、時代等等增上緣影響，這個人由此因緣出發，或者去弘法，或者去造惡業，像一個個連續不斷的圈子滾下去。前緣變成後因，後因又變成了前緣，所緣之緣連鎖不斷，就是「所緣緣」。由這個關係，在六道輪迴裏，有三世因果，像轉圓圈一樣永遠不斷地滾下去，前生如有善根智慧，這一生碰到增上緣變得更好，因此連續下去所緣之緣，他又去弘揚佛法佈施功德。這個所緣之緣又經三緣和合，帶到他生來世的善根增長，是「等無間緣」，等是平等的輪轉，無間是因緣無間隙。

凡夫衆生的善惡因緣累積了很多，成佛之後這因緣還不會斷，甚至過去結的冤家仇人都成了這一世的眷屬善緣。有句話說：「未曾成佛，先結人緣。」你得了道要度衆生，如果功德、法緣不夠，還是無法度人。我們要學佛的人也一樣，如果法緣不夠，功德不到，就碰不到善知識。就算碰到了，自然也會離開，或是有阻礙。所以因緣要自己去培養。

我們解釋了因緣的道理，瞭解一切法皆從因緣而生，無主宰，沒有一個上帝或命運來主宰，八字命運事實上就是因緣法。宗教家都講生命有個主宰，有個管你的。有許多迷信的人常說，因爲不拜某個菩薩就被降罪了，不拜某個鬼就被附身了，這些不是佛法，因爲讓神鬼作了你的主宰。菩薩無論有緣無緣都要度，對壞人更要教化，怎麼會因爲不拜他就罰你？這哪算是菩薩？不要說是超人的主宰了，即使是個年紀大的人，或有道德修養的人，都會包容別人，難道菩薩連這樣的胸襟都比不上嗎？一切法無主宰，那麼是自然來的嗎？如果說是自然來的，就成了唯物思想。所以一切法無主宰，也非自然，是因緣所生。因緣道理是全部佛法的基礎。

「無我無造無受者」，一切法緣生性空，所以一切法中無我，宇宙萬有皆是因緣所生，無造者，也無受者。無我、無造、無受是佛法講性空的最重要的三個要點。讓我們用自己的生命來參究，現在大家坐在這兒，如果講無我，大概只是說說的，明明覺得有我坐在這兒，怎麼說無我？大家所學各種五花八門的功夫，你打坐時能做得到無我嗎？功夫做得愈好，恐怕這個我反而愈牢固了，都認爲「我」最了不起。爲什麼做不到無我呢？因爲犯了三個錯誤：有我者、有造者、有受者。一打起坐或一念起佛，你下意識就有「我」在做功夫的念頭。做功夫的時候，不論你觀想、持咒、練氣、唸佛，都是自己在那裏造作。最大的錯誤是有受者，把自己的感受狀態放大，自以爲是在做功夫。所以大家上座也好，不上座也好，要隨時參究無我者，我者究竟是什麼？是這肉體嗎？肉體不過是個殼子，是暫時借用的，「我」不在這裏面，要真正參究我在哪裏。

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身上覺得氣脈動了也不是我，可能是今天喫對了或喫錯了東西，再不然可能有輕微的感冒，頭有點微脹就自以爲是氣衝動，這都是自我在造作。衆生本來無我，妄認有我，這纔是真正的大妄念，並不是打坐時思想不停叫妄念，那是小玩意兒而已。你平時不知道打多大的妄想，總以爲有我的存在。明明沒有一個造作的、沒有一個主宰你的，你自己卻有意或無意地，總覺得有一個力量值得信任、值得依賴，是佛菩薩也好，上帝也好，或是自己的命運；再不然就依賴自我，相信自我不會錯，這是愚癡到了極點。

自己想想，是不是如此？你說坐了一上午，精神很好，這當然，你坐在那兒什麼活兒都不幹就像是休息，精神當然好。你說這是功夫，這不是自欺欺人嗎？無造者，自己卻在亂造境界！無受者，可是偏偏自己玩弄感覺。你昨天打坐覺得境界很好，今天再坐，那個境界怎麼失掉了。你能修得成，它就能壞得掉。天地萬物萬事凡是靠修道來的，不修就一定壞。房子造好的那一天就是房子毀壞開始的那一天，也就是莊子所說的：「方生方死」。你在這兒做點功夫都是因緣，有這樣的場地，你是個有閒人，有人幫忙弄飯，你有個墊子坐着，有空調開着……記着，此中無我無造無受者啊！

一切因緣生，緣起性空。既然性空，我何必學佛呢？有一樣東西也不空也不有，「善惡之業亦不亡」。既然無我無造無受者，那你說：我不妨作惡吧？不是教條禁止你，是業力不失！你說：空了還有什麼業力？有空的業！空就是因緣，就是因果；空爲因，所得的果報是清淨。同樣，善惡的業果不會喪失。我們懂了這些道理，就懂了「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這是讚歎釋迦牟尼的成佛經歷。「始在佛樹力降魔」，佛於三十二歲在菩提樹下，以智慧之力降伏了一切魔。什麼是魔？煩惱魔、死魔、五陰魔、天魔，這些在前面說過了。「得甘露滅覺道成」，打坐的人，頭頂發生清涼，腦下垂體分泌液體流到嘴中，覺得香甜不絕，叫甘露灌頂。這還不算得定，要慢慢一步步修去，也許纔可以得定。如果連這甘露都沒有，嘴裏乾乾的，甚至發苦或一身燥，那就不用說了。《維摩詰經》這裏所講的甘露，不是這種有形的甘露，是形容智慧的甘露。得寂滅之道，也就是得涅槃之道，才叫作證得甘露。得甘露滅，是滅掉一切煩惱一切生死，就是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佛學中的心、意、識是三樣不同的東西。想是心，譬如你出門時腦子裏想了不知多少事，那是心。念念不忘叫意，念就是意，就是不用再提起思想的。你出門時放一百元在口袋裏，你沒有去想它，可是你知道身上有一百元，這叫意。識用現代的話說，是心理狀態。在本經中，意也包括了識。真開悟的人無心地無意識，但不是變成白癡，也不是死亡，他的智慧真正開發了，比凡夫高明太多了，而且心意識到達了緣起性空。

感覺狀態不是心意識，醫學上可實驗的。比如人到了絕對昏迷或剛剛死亡一剎那，你碰他一下，他還是會有反應，這是感覺，是受陰境界。又如斬斷蚯蚓，兩截都會動，它的意識狀態分散了，動的餘力是受陰境界的感覺本能。行陰是生命的動力，生命的本能，永遠在動。行陰靜止了才叫得定。比如我們靜坐時偶然可以得到心意識短暫的清靜，也可以短暫忘卻了生理上的感覺，但是你的血液還在循環流動，你的呼吸仍然不停，就是行陰還在，不是真正的定。所以證得菩提道果的人，沒有心意識，也沒有受，也沒有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因此，能夠摧伏一切的外道。心外求法叫外道，道在你自己心裏，不在上帝、不在佛、不在境界上氣脈上，氣功咒語都不是。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這是繼續讚歎佛。佛說法那麼多年，嚴格算來只有三轉法輪，就是小乘道講苦、集、滅、道四諦法門，中乘緣覺道講十二因緣所生法，大乘道講六度萬行。也有認爲三轉法輪都是在講四諦法門，不過每次講的境界不同。輪是形容詞，表示周圓旋轉的力量，像個輪。大千是這個大千世界。法輪一向是清淨的。一切世間天、人都因佛法而得道，可以作證明。佛、法、僧三寶，因而呈現在世間。

「以斯妙法濟羣生，一受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佛用妙法度衆生，真正開悟了，只受這一生果報，從此不再退墮，恆常在涅槃清淨中，是度脫了老、病、死的大醫王。因此讚歎佛法廣大淵博，浩如大海無量無邊。

佛在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你可不要輕視外道，外道都很講究做功夫，都真實喫素，都戒飲酒，他們的行持可能比你自稱佛弟子的還要徹底。外道修持最高可以往生無色界天，超過了色界天，很了不起喲！但是外道是靠修持造作，一旦不修持造作，就會退轉，照樣在六道中輪迴。真正佛法一悟千悟，永不退失。大乘菩薩到了第八地以上的果位，纔可以說一受不退。

「譭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對世間的詆譭或是稱譽全不動心，像須彌山一樣不動搖。對於善人和惡人，佛徒和外道，均能夠平等地以慈悲心對待。心理和行爲、起心和動念，都是平等如虛空一樣，無不包容，是人中之寶，誰不尊敬！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這個寶蓋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果照佛經直講，就是神通所變化的。你如果正信佛法，它就不是神話故事，而是個事實。我們要好好從實證的立場來研究一下，這個世界是一個寶蓋，我們的身體也是個蓋，卻是個壞蓋，但也可以轉成寶蓋。我們現在是在佛的寶蓋之內，但也是在自己業力的蓋覆之內，被遮住了。你人坐在這裏，心可以去到外層空間，但是身子動不了，被蓋住了。要轉化這業力之蓋，就要有真正的修證功夫。

寶積這裏讚歎說，我們每人今天將這小小的蓋奉獻給佛，在這小小的蓋子中，現出了我們的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問題要參，不能看過文字就過去了。我們這一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但我們雖然在寶蓋中，卻找不到它。現在借用神通的情節說明，我們此心與寶積所奉獻的寶蓋是同一功能。在這蓋中，一切天人龍神，天龍八部等所住的宮殿，都在其中顯現。

假使有人說你要落入畜生道，你一定會不高興；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中就有獸性，人有時的言論思想就是禽獸的行爲；但有時又是聖人的思想行爲，有時一念就在地獄中。六道輪迴天龍八部都在這一蓋，這一念之間，也反映在我們的生理、心理、動作、相貌、言語上。所以一心能蓋萬法，我們的心性自體，就是同這個寶蓋的作用一樣。

「悉見世間諸所有，十力哀現是化變」，在寶蓋中看見世間萬有，佛哀憐慈悲衆生，用十力呈現這個變化。「佛十力」就是：

（一）知是處非處智力：佛於一切因緣果報審實能知，如作善業定得樂報，稱知是處：作惡業、得受樂報無有是處，稱爲知非處，如是種種皆悉遍知。

（二）知三世業報智力：知一切衆生三世因果業報之智力。

（三）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只有佛知道一切禪定是求解脫，不是在玩弄色身或意識境界，而且知道用哪一種禪定來教導哪一種人。這裏的禪是禪定，不是禪宗。

（四）知諸根勝劣智力：人的根器不同，但只有佛有此智力，知道如何使人真正開悟，怎麼樣則不能開悟，怎麼是證悟，怎麼不是證悟。

（五）知種種解智力：知一切衆生種種知解之智力。

（六）知種種界智力：大的三千世界、三界，小的十八界，這些界在哪裏？你理論上知道，實證上證不到。例如眼是根，色是塵，這根與塵之間就是界，是色界。如用現代高倍顯微鏡，可以看見微末物之間的空隙，但沒有顯微鏡就看不見。所以十八界各個界限之間的間隙，只有佛的智慧神通才看得見。

（七）知一切至處道智力：知五戒十善之行至人間天上，行八正道至涅槃，也知道一切外道魔道。

（八）知天眼無礙智力：以天眼見衆生生死及善惡業緣無障礙之智。

（九）知宿命無漏智力：知衆生宿命又知無漏涅槃智力。

（十）知永斷習氣智力：羅漢甚至菩薩可以修到斷除習氣，但是習氣的根還在，餘習未斷，只有佛能澈底斷掉習氣。

「衆覩稀有皆嘆佛，今我稽首三界尊」，大家看到了難得一見的現象，都讚歎佛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天人之尊，並且向佛頂禮。

「大聖法王衆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在中國文化中，成道之人就可以稱爲大聖。法王也是佛，爲法中之王，於法自在。也可以稱佛是空王，等於中國稱孔子爲素王。法王是大衆所歸依。心要絕對乾淨了，佛境界就現前。你說自己的心很清淨了，祈求能見到佛，只此一念，你的心已經不乾淨了。淨土法門也就是這個淨。我們修持真做到持心於淨，做到一念不生時，不是壓制，不是勉強，既不思惡也不思善，此心本淨，既不看有也不看無，也不觀空。到了這樣的淨心來觀佛，無處不讓你歡欣，世尊就在你眼前，眼前都太遠了，應該說佛就在你心中，淨心就是佛。懂了這個，才曉得佛永遠具神通的能力，不是一切外道所共有的。

心外求法叫外道，即使你是學佛的，你在淨心上面動了一念，另求一個效果，求一個法，不是增就是減。你想空掉的一念，就是減法；你想見佛看光，那就是增法。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纔是淨心。假使做不到淨心，就與佛境界不相應。不論是增是減，是垢是淨，是生是滅，都是心外求法，就不對了。所以真正佛法只有一個，就是淨心，也就是淨土。再進一步，連這一個名稱都沒有了，有一個心，有一個清淨，有一個淨土，有一個清淨境界現前，都不是了。要在這個地方懂了，才懂了大乘佛法。

## 佛一音說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這裏大問題來了，依照普通的理解，這句偈文的意思是，佛只用一個聲音說法，所有衆生，不論印度人、中國人，連牛、馬、貓、狗等等，統統聽懂了，而且都認爲佛說的是自己的語言，這是佛的神通不共法。那我要反問，照這樣理解，佛當時講經我們中國應該也聽見了，爲什麼還要翻譯佛經？不要講中國了，佛在世時，印度當地就有許許多多的方言，是不是聽佛講經都不要翻譯了？小乘經典記載，許多人見了佛當場決定出家，「鬚髮自落」，是頭髮自動落下嗎？那豈不是患了脫毛症？連佛的塑橡都是有頭髮的，一粒粒右旋的發窩。自落是講那些人自己剃去了鬚髮，不要照字面死板理解佛經。比如這個保溫熱水壺的蓋子鬆了，夜深人靜的時候發出嘶嘶的聲音，有人聽了知道是水壺發出的，有人聽了可能以爲是鬼，「衆生隨類各得解」，就是這個道理，就這麼簡單。

同一個老師上課，下面一千個學生就有一千種不同的理解。同樣一句話講出來，就會有人誤解。比如佛說過：「看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後來竟然被有的弟子轉誦成「看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這就是「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的道理。還有，釋迦牟尼佛雖然已經過世了，可是根據佛法是十方三世都有佛在說法的，那麼現在應該也有佛在說法，在哪裏呢？唐代有個和尚問禪師，「佛在說法，一切山河大地，一切無情，在不在說法？」有情是衆生，無情是石頭、樹木、山、水等，因爲它們沒有知性感受。當然，現在也有研究生物的人認爲植物是有感受的，事實上反應同感受是兩回事。這位禪師回答，「無情當然說法，」誰聽到了呢？「有情聽到。」歷史上有些禪宗祖師因爲風吹草動或瓦片碰到竹子而悟道，就是無情說法。衆生何以聽不見呢？是被自己的業力擋住了。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是說衆生根據自己理解的不同，認爲老師說的就是我這個意思，這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佛法只有一個音聲在說法，三藏十二部講了那麼多，都是空話，只有一句話，你懂了就悟道了，特別注意聽！（師不語數秒）聽到了嗎？你太注意就聽不見了，只有這一法，這一法你悟進去了就萬法皆通了。在你沒有注意之前的那一剎那，佛已經說了。所以佛只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自己的程度深淺而解釋佛法；不管他們解釋的對或錯，都會有點好處，都會得到佛法的利益，這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佛法只有一個音聲在說法，有些人聽到了害怕，有些人聽到了無比的歡喜。有人聽了就起厭離心，討厭世間一切。初學佛的人如果沒有生起厭離心，是無法學佛的，不能跳離三界。也有人聽了佛法就斷絕了懷疑心，生出真正的信心。這就是佛的智慧神力不共法。

這一篇讚歎之辭，重複三次提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得到那麼大的好處。我們由此領會到《楞嚴經》中文殊菩薩讚歎觀音法門所說的：「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這個世界上真正教化的體系，是在聽音聲的清淨功能，也就是耳根圓通法門。用耳朵聽聲音的方法，最容易成道。爲什麼？例如眼睛只能看前方，若有東西擋住視線就看不見了，所以用眼根修，不圓滿。用鼻修數息止觀，也不圓滿。五根當中只有耳朵不受限制，能同時感受到十方來的聲音，容易修得圓滿。

觀音菩薩傳我們這個耳根圓通法門，要「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修這法門時，耳朵不向外頭聽了，迴轉來聽自己的心聲而成道，聽什麼呢？聽自己的思想，這思想就是沒有說出來的語言，說話是發出聲來的思想。當然，有人打坐聽到別人在對他講話，那是魔境界。音聲是現象，你要聽自己沒說話，念頭沒有來之前的淨心。比如你心中唸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也可以，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念，耳朵不要聽外面，迴轉來聽自己唸佛聲音，一字字把它距離遠一點，自己聽自己念。前一字過去，後一字還沒有來，就空了嘛。有雜念來了你就唸一句，沒有雜唸了，你也不念。這樣反聞聞自性，是觀世音菩薩所說的，「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慢慢迴轉來聽自己的心聲唸佛，慢慢、慢慢進入自己法性之流，自性清淨。亡所，就把唸佛的聲音、雜念都空掉了，淨性現前，亡其所念。這是第一步。「所入既寂」是第二步，你那個唸的聲音慢慢更空了，寂是寂滅。下面你們自己去研究了。

你們以爲佛法有什麼祕密法門，一定要找個老師磕頭灌頂嗎？真灌頂是智慧灌頂，自己得到智慧，心裏瞭解了是真灌頂，十方諸佛一切衆生都可以灌頂。你趕緊去研究《楞嚴經》這一段。《維摩詰經》說佛以一音演說法，你怎麼聽得到呢？就是依觀音菩薩淨心反聞自觀，你就達到那個境界，「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那個時候你就真清淨了。這就是佛法，難道需要磕頭才傳給你嗎？

## 寶積問佛淨土

「稽首十力大精進」，這些都是寶積讚歎佛的話，世上哪一個人最精進？只有佛。學佛的人不論在什麼環境，什麼地方，快樂中，煩惱中，晝夜時中，只有一條路向前修，這是大精進。成了佛還修不修？我可以告訴你，永遠是在修，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啊！學佛的人要對自己不姑息、不馬虎，纔是學佛根器，大精進之人。

「稽首已得無所畏」，只有成了佛才無所畏，生死無累，世上還有什麼可怕的？生死是最大的魔障，你檢查自己爲什麼怕鬼，就是怕被鬼弄死嘛！如果不怕生死還會怕鬼嗎？其實世上最可怕的是人，魔鬼都怕人的。人可怕在人心，自己的心最可怕，因爲根本把握不住自己的心。

「稽首住於不共法」，佛法是不共法，世間一切的方法，外道與佛法共有的，叫共法。比如打坐禪定，是共法，連天主教都有，只是不盤腿而已。以前我在成都認識一位法國神父，他在一間像電話亭那麼大的地方靜坐，二十分鐘就下座。他打坐的時候會懸空，但是他說只要一動念，知道自己在懸空，咚，就掉下來了。佛法的不共法是智慧，是般若。

「稽首一切大導師」，佛是世上一切衆生人天大導師。

「稽首能斷衆結縛」，我們能把心中千萬個結使、束縛，都解脫了，就是佛。生死，習氣都是結使。叫它結使是因爲這個結，才使你苦惱、輪迴。

「稽首已到於彼岸，稽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只有成了佛纔是真正到彼岸，才跳出這個世界，才真正永遠了生死。你們可能以爲了了生死就不來這個世界了，錯了。因爲佛了了生死，個個都到這個世界來度衆生，已經不畏生死了，不受生死所拘束，來去自如。你覺得怕了這個世界，想了生死就不來了，這是外道之見，何況自己還不能了生死。如果這樣發心的話，就永遠不能了生死，因爲見地不正，連小乘道都談不上。我們學佛就要先學會《普賢行願品》的十大願，生生世世度一切衆生，而且要去苦難最多的地方，乃至地獄都敢去，這纔是佛的精神。如果爲逃避這個世界，哪是學佛？

「悉知衆生來去相，吾於諸法得解脫，不着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連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佛了了生死，把衆生來去六道之相看得很清楚。佛於一切世間出世間法都得了解脫，乃至外道魔法無所不知。佛法在哪裏？佛法在世間，真正的淨土就在你心中，不要外求。佛法的標記是蓮花，是生長在最髒的污泥中才開花的，如果是乾淨的土中，反而生不出蓮花，這就是學佛的精神。要在愈苦難的地方修持纔會愈有成就，你要逃避世界，一個人去到清淨地方修持，是不會成功的。這是正統的佛法。

所以佛能善於入到空的境界，入到寂滅涅槃；並且深深悟到一切法一切相無罣礙，所以空無所依。你說空了所以不來了，這是空而不靈活。空能包容一切法，善法惡法都是。如果心中認爲空是對的，不空是錯的，那你還有罣礙，不是真的空。最重要的是，空還要無所依。打坐禪定要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也不依，你坐坐看。坐着覺得熱，想打開冷氣，已經有所依了。你說什麼都沒有，空了，還是依了個空，空的境界是心裏出來。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長者子寶積說了上面這一段讚歎之辭，就對佛說，他們這五百位長者子都發了無上正等正覺的心。阿耨多羅是無上的意思，三是正的意思，藐是等的意思，菩提是覺的意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容易翻譯，所以就用了原文的音，勉強的講等於是中國人說的「大徹大悟」。但大徹大悟還不能完全包括，因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有大慈悲、大智慧、大願力的意義。學佛第一要發心就是發這個心，如果只是爲自己逃避現實，圖個清淨，那叫阿耨多羅自私自利心。這些長者子們發了心只是動機，還沒得到成果，所以現在希望能聽聞到世尊說明佛的果位，也就是佛國土的清淨境界，以及諸大菩薩們怎麼修行淨土。寶積在這裏問了兩個問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爲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佛稱讚了寶積能爲自己和諸位菩薩們提問怎麼是成佛之路，要他們仔細地聽，好好地思惟，佛將爲他們說。在這裏，佛將寶積提的問題二合爲一，因爲菩薩是未到地的佛，佛是已到果位的菩薩，所以就爲他講成佛之路，也就是我們要學習修持的。

## 如何能生佛國

下面就開始講淨土之行。大家看到淨土就很容易聯想到流行的淨土宗，唸佛法門。道理是相同，可是原則不同。一切佛法都是在修淨土，但是不要把淨土看成是一個土地或是世界或是國家，大乘佛法中淨土的觀念要搞清楚。什麼是淨土，什麼是佛國，不要被文字的土和國兩個字帶引走到了形相的觀念，那就是埋沒了佛法的精神。

「佛言：寶積！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十方三世一切的佛都有佛土，我們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個帝王統治國土的觀念。佛土、淨土換一個名詞來講，就是成了佛的境界。佛說，一切衆生就是菩薩的佛土。衆生與菩薩是相對，衆生是沒有悟道，還沒有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還沒有明心見性，是因地上的菩薩。菩薩是已經明心見性，正在修持而還沒有完全到家的衆生。比如，我們今天精神很好，身體沒有病痛，感情思想也很清淨，自己覺得平安幸福。但這平安幸福是相對於身心不健康，不平安不幸福的日子來講的。所以轉衆生境界就是佛菩薩境界，佛菩薩境界的根在於一切衆生。如果沒有了衆生，就沒有成佛的事，也不須要成佛。沒有煩惱也就不須要求解脫。衆生有貪瞋癡慢疑，有聰明的，有笨的，各式各樣根器不同，而一切菩薩根據衆生的根性不同而成立他的佛土。比如，衆生與阿彌陀佛所持的願力、形相、作用的根性相近，因緣相契而隨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是也有衆生與阿彌陀佛所持的願力不相近，因緣不相契，可能會選擇東方琉璃光佛土。一切衆生根性不同，諸佛菩薩教化的方式也不同，佛土的境界也就不同。

「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一切菩薩自己成就的境界是無執着、無主觀、無成見、絕對無我的。隨着衆生根器的不同，降伏他的妄心的方式不同，而成立的佛土境界也不同。調伏是調教降伏，是佛法的教育手段，用到各種各樣的方式，喜、笑、怒、罵等都是。

「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看衆生該入哪一種佛國的境界，而引導他、教化他進入佛的智慧成就。入佛智慧是實證功夫。《法華經》講開、示、悟、入四法門，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四個不同的修持手段，但是有沒有哪個先哪個後呢？我認爲都不是問題，但是歷來都有佛學的學者們，就先後次序起爭論，把佛法修持搞成思惟的學問了。這句經文等於是《楞嚴經》說的：「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我們的自性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本無方所。一切衆生業力不同，知見不同，形成了衆生種種的思想、情感、個性、根器不同，本體是一樣的，所有的差別都是衆生自我的差別。等於一桶水，有人拿一勺去作酒，有人拿一勺去作醋，有人拿一勺去作冰淇淋，但水性都是一樣的。因爲衆生有這些差別，所以佛法的教化要「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佛隨他的方便「而取佛土」。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的方便波羅蜜成就的佛土，不是爲了他們自己，是爲了有緣的衆生該往生那裏而成立的佛土。東方藥師如來世界，是藥師如來爲了根器相應的衆生，「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而成立的佛土。

「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同樣的道理，諸佛菩薩在這個世界上教化衆生也是「隨衆生心」，根據你所知的量。有些人量小根小，等於一株小草，碰上大雨，不但草不能活，連根都漂掉，受不了大法。大樹的根器大，狂風大雨之下瞿然不動，反而受滋潤後枝葉更茂盛。所以一切衆生根器不同，「應以何國」，以什麼佛土的境界，教化培養他的善根，生起菩薩的根，而取佛土。教化衆生是非常苦的，有些衆生是顯教的根器，就只限於顯教，不能受密教；有的是密教根器，跟他說顯教他聽都不願聽；小乘根器的，不能受大乘；外道根器的，無法信入佛法，必須用外道來誘惑。教育就是誘導，使他培養善根，讓他在外道里轉回來。這就是菩薩教化的方便，難怪諸佛見面都彼此問候：「少病少惱否？衆生易度否？」

我們學佛修持，要從哪裏下手？哪裏立根？從哪裏找淨土呢？要想成佛，離不開一切衆生，所以要先學會作人。與人都處不好，還想度衆生？自己想成佛，看到人都是冤家，嫉妒人家，這是種善根嗎？簡直是魔道了。你說自己瞋心大是阿修羅，你有阿修羅的本事和功德嗎？你能一怒而安天下嗎？

佛在《維摩詰經》說的這一段經文，看起來經意很明顯，其實是密教，祕密在其中，我們再讀一次：「佛言：寶積，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學佛是離不開衆生的，一個衆生也不能捨離。「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你不要說衆生沒有隨你之所化，是你連化緣──教化的因緣，都結不上，因爲你自己與衆生隔離了。造隔離之業，甚至於造仇恨之業，就是在造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業。惡言刺衆生，惡語傷衆生，尤其是四種口業：惡口、兩舌、妄語、綺語。還有心中貪瞋癡意業，你說，怎麼結化緣？當然得不到成果。

所以，一切菩薩「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自己心中的衆生更要調伏，衆生就是心中的念。「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起菩薩根而取佛土。」這一層道理是大乘佛法，注意！不是談空，是說有，是「而取佛土」。所以發了願就要執着你的願，要你不執着，是開佛知見，開示你先能夠了「妄念空」的一面，然後再起而修「勝義有」的一面，畢竟是有的，不是空。但是這個有是妙有，不是凡夫的執着假有。沒有真願力，就不能成就真佛土。比如一個人做學問、做事業，就得真發心，晝夜孜孜爲此，纔能有成就。就連練毛筆字，如果沒有幾十年苦功夫練字，絕成不了書法家。所以要成佛就要發願，而且是發利他的願，否則不能成就，千萬記住。

「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爲饒益諸衆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爲成就衆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這是大乘佛法的要義。諸佛菩薩皆爲一件大事因緣出世，就是爲利益一切衆生而出世，示現了脫自己的生死，這是佛法的精神。我們學佛都是爲別人而學，不是爲自己。沒有這個認識，就不算佛子。標準的凡夫，標準的輪迴衆生，統統在爲自己打算，在爲自己要求，一點菩薩的氣息都沒有。

比方有一個人要在空地上建造一座宮殿，這是容易做得到的。如果沒有土地，想懸空蓋宮殿，是不可能的。這裏第一個祕密是，自己功德根心地沒有修好，免談佛法。本錢都沒有，根基都沒有，想成佛不是大妄想嗎？白居易的詩：

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

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要檢討自己，根基何在啊！

一切諸佛菩薩發願成就佛土淨境，不是光講空。空是前行的方便而已！但你如果不能先證到自性空，是不能談修行的。所以必須要先修證到性空，然後才能修緣起妙有。比方說，這有一塊地，上面蓋了棟千萬億年的老房子，房子裏面有毒蛇猛獸，還有糞便，各種塵垢都有。你必須要先清理乾淨，甚至把房子全部剷平，重新蓋個房子，也就是要先空了，才能成就生命的有。但是隻講空，就是邊見，頑空。講實際的道理，我們凡夫衆生初步是空其念，空第六意識的妄念、業力的習氣。慢慢影響，才空掉第七意識我執，人空我空。最後是無始以來，第八阿賴耶識的習氣也空也清淨了，空與清淨是一體的兩面。

諸佛菩薩雖已證到空，也修成有的國土，自心還是了不可得的，不取不着，依然入空。所以佛經也稱空爲如如，真妙不可言，你說它空，它又不空，你說有，它又不有。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諸佛菩薩而建立他佛土境界，如此而已。佛在這裏就把佛法修持最高的要點告訴了我們。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一切菩薩起心動念是直心的，什麼是直心呢？是心直口快嗎？不是的，直心是無諂曲之心。你們學佛要研究衆生心理學，《百法明門論》非研究不可。一切衆生起心動念都是諂曲心，諂是諂媚拍馬屁的意思。例如我們日常穿衣服就有諂曲心，怕難看，拍衆生馬屁，化妝也是爲了讓別人覺得好看。你說你不化妝，不洗臉了，還正是在諂曲你自己，將就自己。所以我們處處都有諂曲心，除非悟了道，明心見性了，纔是直心。

直心就如《易經》講坤卦的三個字，直、方、大。《華嚴經》的全名是《大方廣華嚴經》，大方廣三個字就是直心，是大心，胸襟廣大，包容一切衆生，成就一切衆生，不爲自己。佛說直心是菩薩淨土，心地真正清淨了，修戒、修定、修慧就是爲了達到直心，達到菩薩淨土。因爲菩薩在因地修直心成就了心意識的淨土，所以每一位菩薩成佛時，不會妄語，不會諂曲衆生來生其國，佛是不會作廣告的，看你自己發心有緣，如果無此緣他也不要你來，其實不是不要你來，是你自己不要來。淨土宗講阿彌陀佛如父母憶念子女般地希望衆生來歸，可是啊！子女偏要遠走他方，不念父母。父母想念兒女是無限的，佛經教我們用父母憶念子女般的心來唸佛，那樣沒有不往生的。

「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深心與淺心相對。一個窮人如果在路上撿了三十萬元，當天晚上一定樂得睡不着。有錢的人，一筆生意賺了一億，可能只笑笑說還可以，這是心量深淺的問題。大家打坐有一點點境界就很高興了，想自己快成佛了，明天打坐怕境界飛掉了，這就是心淺。你們作早晚功課要念《楞嚴經》中阿難作偈子：

將此深心奉塵剎

是則名爲報佛恩

什麼是深心呢？深心是菩薩淨土，一切功德，萬善莊嚴，沒有哪一點不修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今天叫你做件小事，馬上就想爲什麼找我，爲什麼不找別人？這樣子怎麼成就功德？什麼是「具足功德」？就是萬善莊嚴。大家喜歡講禪，什麼青蛙跳水撲通一聲，荷花開了，真是發瘋了。什麼是禪？禪宗祖師們說過：「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你修得到嗎？「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就是把生生世世的業力習氣煩惱一概丟盡，實際理地是實相般若，不受一塵。一起心動念就是行，修行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就是萬善莊嚴。所以我常常看到同學們的行爲動輒爲己，自私心重，不發心，成了楊朱的徒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也。如果這樣能夠成就，那我的佛法就白學了，我不是上當了嗎？佛法決不是這樣的！

我再讀一次，「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心要深，要厚道，包容，善心，那麼深，菩薩成立佛土的時候，更具足一切功德的衆生才能往生佛國啊！你們修藥師和淨土法門的要特別注意了，不要以爲光叫幾聲佛名就可以往生的，你念佛要像父母憶子女那樣的念。這只是修的功而已，你還要有「具足功德」的德。《淨土經》上告訴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衆生都是阿鞞跋致，就是八地以上不退轉的菩薩，那已經深心具足一切功德，豈有不往生之理，這就是它的祕密。所以凡夫衆生，以貪求妄想之念，要想往生佛國，是何其狂妄而愚癡啊！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菩提心的行爲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正的大徹大悟。明心見性是菩提心，真正禪宗明心見性的人，沒有不發慈悲喜捨心的。如果慈悲喜捨發不出來，般若智慧發不出來，願力發不出來，敢說自己已經明心見性，是絕無是處的。這個話我可以負責，講錯了下地獄，永不翻身。你以爲坐起來得一點點清淨，瞭解了某一點道理就是禪，規矩戒律都守不住，狂妄無知，那不是開悟，那是地獄種子。

菩提心是徹悟之心，發了菩提心的人，必然是慈悲的。開悟的人還是那個人，但是他的起心動念，作人做事同以前是完全不同了，平常心量狹小的人變寬大了，窩囊的人變頂天立地了，習氣結使全改了。有些年輕人找上我，姓名也不先說，要跟我談禪，還要我給他印證，狂妄之極。唉！我只好說我不懂禪。要學禪，先讀好《維摩詰經》《般若經》《法華經》《楞伽經》《楞嚴經》再來吧！先從行下手啊！菩提心是菩薩淨土，所以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大乘衆生沒有不發慈悲行願的，真大乘必有菩提心，所以大乘衆生纔來生佛國淨土。

「佈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衆生來生其國。」真能佈施是菩薩的淨土，一切能捨的衆生纔有資格往生佛土。我們雖然口口聲聲講佈施，都希望人家佈施給自己，法佈施、財佈施、無畏佈施，哪一點給人家了？「一切能捨」不是光把錢佈施了就是佈施，這是外佈施；還有內佈施，要把一切煩惱妄想乃至身心皆空。一切能捨的衆生，是絕對無我，是人無我，法無我的菩薩，才能做到一切能捨，纔有資格來生佛國。

「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衆生來生其國。」真正戒行清淨了，就是菩薩的淨土。講到戒行多可怕，三皈五戒、居士戒、沙彌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有多少？《維摩詰經》沒有講得這麼可怕，你只把十善業道做到，一切戒行早圓滿了。身三業：殺、盜、淫；心三業：貪、嗔、癡；口四業：妄語、兩舌、惡口、綺語，這十個修行圓滿了，戒行自然清淨。我們曉得佛法細分不只三乘，有五乘：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學佛第一步把人乘作好，人都沒作好，基礎是沒有的。人沒作好，昇天的資格都沒有，還想做到阿羅漢、得菩薩果？人乘的基礎，甚至全部五乘的基礎，都建立在十善業道。能做到十善業道，然後以善果迴向一切衆生，纔是持戒成就的標準，然後可以往生佛國。

「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衆生來生其國。」大家看到忍辱就以爲是受人打罵，那只是表面文字，是不相干的。真正的忍辱是八個字：「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我們這個世界翻譯叫做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是能忍、堪忍。這個世界上的人，忍受一切物質環境痛苦的能力特別強，因爲世界並不圓滿。夏天那麼熱，像我現在就在修忍辱，張口講課冷氣喫進去喉嚨乾燥，背上在流汗，並不舒服。只有一個願力，就是把自己所知所見的告訴別人，聽不聽是你們的事，這是忍辱行之一。晝夜那麼多事情，不爲自己在做，也是忍辱。

菩薩在世界上都是在修忍辱苦行。《金剛經》上說過，佛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遭到一刀一刀慢慢地割，還是能忍受下去，所以成就了。不是要你像佛一樣被人割肉，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慢慢被割肉，發心的菩薩都是犧牲自己。忍辱是擔負一切，擔負不起來的還是要擔負；做不到的，還是在做。我們到佛堂唸佛還要找個好地方坐下，還要爭取這樣那樣的，這樣的心性就成問題了。忍辱是一切菩薩的淨土，成了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相好莊嚴是怎麼來的？是忍辱功德成就來的，不是像有人講的，供花給佛，來生就長得漂亮，那樣就變成做生意了。

「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衆生來生其國。」什麼是真精進？一句話概括，就是勤修一切功德。所以一切經典皆是戒律。我們看《維摩詰經》，戒律都在裏面了，每一條都是戒條，我們做到哪一條？我們學佛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有幾分鐘、幾小時在勤修一切功德？除了自己貪舒服，養自己這幾十斤大肉之外，並沒有勤修一切功德。這樣怎麼是佛法的行？這些經文都很明白很容易懂的，爲什麼我要說得這樣嚴重呢？要大家不要以爲容易懂，其實統統沒有懂進去。那不是在唸經，是在造業，造無記業，得什麼果報？白癡！得愚癡的果報。你沒有聞思修，果報是很嚴重的。所以我處處提醒你們注意，每一句一字都要好學而深思之。

《維摩詰經》所講的淨土，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有的淨土，不像阿彌陀經專指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所不同的只是這一點，但原理原則都是相同的。

「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衆生來生其國。」這裏很明白地告訴我們，禪定的原則就是「攝心不亂」四個字，也就是制心一處，把雜念、妄想制於一處。比如修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心不亂，就是攝心一處，攝心在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上。比方修白骨觀，這一念就止在白骨上面。攝心不亂是修定的一個原則，我們打坐貪圖一個清淨舒服安詳，看起來是定，其實沒有一念專一，不算是真修定。真修定初步是有心定，不是無心定。一般人好高騖遠，上來就想空，什麼都不管，坐着很舒服，以爲這就是修定。這是細昏沉，不是定啊！愈修腦子愈空白，愈修身體愈不好。

你可能會問，有些禪師不是教人一切不用心嗎？這裏不用心是要你不用妄心，沒有要你捨去正念。他講了前半句：後半句你要參啊！如果什麼心都不用，那去學死好了，何必學禪呢？再不然學睡覺吧！所以，真正禪定要攝心不亂，攝是收攝，一切妄心雜念要收回。

有些人說，那我只管心念收回就好了，身體不用管了，那又完全錯了。四大的身體和思想的念頭，身心合起來是一心，一心不亂，要身也不亂，不用談氣脈而氣脈自然調和。我經常要你們注意，隋唐以前的佛像是對的，得定的人坐像就是如此了，還是細腰身，沒有肚子，尤其胃沒有凸出來，更不是彎腰駝背的。

真的制心一處，或者唸佛的一念專一，這個時候，身自然也專一，這個叫做攝心不亂，初步得定。這種禪定的因，是菩薩淨土，這是講初步。那你可以問，成了佛果就可以不要攝心嗎？當然不要攝心了，成了佛果是無功用道以後的事，不要用心去攝心不亂而自然不亂了，還是一心不亂。所以禪定是一切大小乘學佛的基礎，這裏說禪定是菩薩淨土，就是這個道理，這些有定力的衆生纔能夠來生佛國。

「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衆生來生其國。」智慧就是般若，般若的智慧不是聰明，世間的人有學問，頭腦聰明，有思想，不一定是智慧，而是散亂。真智慧必定是得一切三昧的正定，由攝心不亂開始，到不須要攝心，無往而不定，無時而不定，定中有菩提心，有覺心，這是正定，所以說智慧是菩薩的淨土，因爲一切菩薩成佛的時候，都靠定慧等持纔能夠往生佛國。修智慧修定就是修淨土法門，修這個法門的菩薩，自己成佛的時候，因爲智慧的力量來化生他的佛國。來生佛國不單是指衆生往生佛國，也指菩薩自己化生佛國，這裏特別交待清楚。

「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學佛的人第一步發心要講四無量心，尤其年輕同學特別要注意培養這一種胸襟，這種心地，就是慈悲喜捨。初步學佛的人做不到全部，就一個個來，先培養慈心或者悲心。這兩個有什麼分別？慈心用中西文化混合來講，是愛心，愛一切人、衆生、萬物。慈心是帶陽性的，像父親愛子女的心。悲心是陰性母性的，等於母親愛兒女心情的擴大。

我們學佛的人口口聲聲講慈悲，真正慈悲的行爲很少見，都以自己爲中心。比如我一直有個理想要辦個養老院，收容各色人等，有各種教堂，可以讓老年人做些零活，能絕對自由生活到終了。跟幾個都是學佛的老朋友在談到這個理想的時候，就講到工作人員怎麼來，最後大家都同意，恐怕只有天主教的修女最合適。人家硬是在行的功夫上做得比我們佛教徒實在，有服務的精神，組織的能力也比我們強，學佛的卻只是求自己清淨，利他的精神不夠，組織散亂，講到這裏心情實在很沉重，這是個大問題。

再講到四無量心中的喜心，我們的年輕師父們將來要去弘法的，但是一點基本的演講技巧都沒有，臉又繃得死緊，毫無喜悅感覺。不像天主教基督教的神父牧師的演講技巧好，又面帶笑容，讓人想親近。我們這樣子怎麼與衆生結緣呢？能捨得掉自己的時間、意見、身心嗎？學佛不是光搞打坐，你們千萬注意啊！要先學建立這四種心理，而且要注意是無量的心理，慈悲喜捨都是沒有限量的。你能夠這樣修，成就了纔可以往生佛國。

「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道，上面講的慈悲喜捨是學佛人心理上要建立的第一步，四攝法是行爲上要建立的第一步，包括了佈施、愛語、利行、同事。佈施是以佈施道來攝化衆生，有內佈施、外佈施、無畏佈施三種，佈施就是奉獻。愛語，不是不理人家，是用慈悲性的愛語招呼人。利行是做任何事都對人家有利，交朋友一定要朋友能受到你的好處，乃至罵人打人是爲了幫助他人而做。做到同事菩薩很難，比如你愛打牌我就陪你打，打厭了，我們一起學佛去。所以菩薩道沒有那一樣不會的，喫喝嫖賭都來，爲的是度人。菩薩行四攝法，但是不執着，懂得解脫，四攝法做到了，使一切人解除苦惱痛苦，自己在行功德而不自覺，是解脫法門，所以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

「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衆生來生其國。」方是方法，便是利便，你有很多方法便利大家成就叫做方便。佛家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方便不是隨便，不是馬虎，但也有隨便也有馬虎的意思，怎麼說呢？什麼是真正的方便？是於一切法方便無礙，任何魔法邪法外道法，到了真正菩薩手中，都可以用來讓人走入正道的佛法，這就叫方便淨土。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要學佛，這三十七個學佛的因素一樣一樣必須去實習過、修持過，這是學佛的正道。三十七道品的內容就不在這裏細說了。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大家做了善事或者唸了經就說迴向給什麼人，但什麼叫回向？大家有沒有仔細想過它的意義？迴向是梵文翻譯成中文的名詞，回是迴轉，向是方向。天地間的事物都是迴向的，宇宙是迴轉的，輪迴是旋轉的，迴向也是這個道理。一切心念自然會迴向的，你念經要回向給誰，只要這個念頭一動就已經迴向了，不須要拼命去想或者特地去說出來。你心念專一了，心波放射的力就愈大，就能起影響。心念不能定，不能專一，就不能影響。一切因果，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也是迴向。

「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貪嗔癡是人心理上的劣根性，佛學上叫「三毒」。貪心起因，所遭遇的惡果是水災、饑荒、餓鬼道。嗔心的果報是火災、刀兵、地獄道。癡心的果報是風災、瘟疫、畜生道。人在世遭逢到不好的果報，是多生累積的貪嗔癡三毒引來的。

「八難」是八種苦難：地獄、餓鬼、畜生、長壽天（長壽天是災難噢！因爲生在那兒的人不會想學佛）、北拘盧洲（是四大洲之一，那兒的福報好，沒有災痛，生在那兒的人也不會想學佛）、聾盲瘖啞、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很高，嘴巴又能辯，但一學佛就不懂了，而且也不會相信）、佛前佛後（比如我們這個時代）。你覺得我們現在沒有在八難裏，其實四面八方都是八難。我們自己有地獄種性，因爲嗔心大。我們自己有畜生種性，因爲癡心大。我們自己有餓鬼種性，因爲貪心大。能在今天這個時代享受，把你放到極貧苦的山區，你一定受不了。你在享受就等於是在北拘盧洲了。我們可能耳朵能聽，眼睛能看，但是卻做了知識上的聾子和瞎子。世智辯聰就更不用提了，大家都自以爲聰明，有的人你剛要說他，他就跟你辯起來了，看到這種人我的嗔心就來了。我們都生在佛後，這是第八種難，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所以我們學佛修持要除去心地上這八難的根根，佛的國土是沒有三惡八難的。

「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學佛要守戒，《維摩詰經》講得很清楚，要內心自動自發地守戒，不是靠外在環境逼你，或者別人勉強你而守戒的。看到別人的行爲不正，不譏笑他，不批評他，不宣傳他的缺點，就是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是菩薩道。佛國沒有所謂犯不犯戒，因爲那裏人的行爲自然都在道德中。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學佛的基礎講戒，先要修十善業道。就是殺、盜、淫，貪、嗔、癡，妄語、惡口、兩舌、綺語，能夠把身口意容易犯的這十種過錯改過來，就是十善業道。前面已經講過了。

能修十善業道是菩薩淨土，爲什麼學佛先要學作人？人道沒有修好就想證果是沒有可能的。人道怎麼修呢？就是修十善業道，修好了就是人道的成就。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不會中年幼年就死去；「大富梵行」，就是雖富有，同時也肯修行，這就不是我們常說的「貧窮佈施難，富貴發心難」了；「所言誠諦」是所講的話言而有信；「常以軟語」就是不會粗暴地與人講話，不像我常大聲吼你們；「眷屬不離」，父母兄弟姊妹等六親眷屬不會分離；「善和諍訟」，能調和別人的諍訟；「言必饒益」，總是講有益於人的話，不講無益之言；「不嫉不恚」，不嫉妒不怨恨別人。讀了這一段，我們再用每一條來對照自己今生的遭遇和言行，就知道自己前生有沒有修十善業道了。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其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衆生；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這一路連下來，就是淨土法門，學佛做功夫的程序就在這裏了。佛說第一步是直心，不走諂曲心。因爲真正修直心才能發行，發什麼行？發心行願，真能修行。然後慢慢就得到了深心，修持智慧功德心愈來愈深。得到了深心，你的妄念意識自然得到調伏清淨，你打坐時妄念降伏不了，因爲沒有得深心。

佛在《金剛經》中說「應如是降伏其心」，照《維摩詰經》的道理來說，要直心、發行、深心自然能調伏妄心。調伏了妄心，你才做到言行一致，說得到就做得到，做得到的當然說得出來。因爲做到「如說行」，纔有資格迴向一切衆生。能迴向，你的智慧才能方便度人，成就衆生。能成就衆生，你的佛土就是淨土了。你的佛土清淨了，自然開口所說一切都是淨法。因爲說的是淨法，自然智慧清淨。因爲智慧清淨，你心就清淨，就是淨土了，唯心淨土。也用不着往生那一個淨土了，到了心就是淨土時，則一切功德莊嚴清淨。佛在這裏說得清清楚楚，修行的方法就在這裏了。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隨便你修那一種淨土，西方極樂淨土也好，東方藥師琉璃光淨土也好，上方香積淨土也好，北方不空如來淨土也好，南方寶生如來淨土等等，要注意重點的這四句話：「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你心不清淨，唸佛念法念僧只能算暫時種一點點善根罷了！什麼是心，這問題大了，不是大家現在用的知覺感覺第六意識的妄想心，而是包括身心內外，心物一元的全體真心。至於怎麼淨，要先從妄念開始清淨，漸漸地使意識淨，然後是身淨，然後進入到身心內外心物一元完全的清淨。這樣纔是真正的心淨，真正的淨土，真正的佛法，大家要把握到。這裏是《維摩詰經》的第一個要點。

## 爲什麼看不見佛的佛土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爲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這是很有戲劇性的一幕。舍利弗就是《心經》上的舍利子，翻譯的名字不同，他是佛出家弟子中智慧第一，很多經典都是因他起來向佛請示而由佛開示的，也是經常跟隨在佛身邊的弟子。這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是聲明舍利弗並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他雖現出家的小乘羅漢相，但他本是大乘菩薩，不會不懂，而是裝不懂，好像是跟佛二人在唱雙簧。佛用心念的威力感通他，叫他提問，是佛與弟子間心念彼此感應道交。於是舍利弗就心中產生一個思想，假如菩薩心淨了，那麼成佛時他的佛土就是淨土；如此說來，難道我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多生累世做菩薩時心不太乾淨嗎？否則爲什麼要在這個不乾淨的世界成佛呢？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佛感應到了舍利弗的心念，就對他說，你的意思怎麼看，日月難道不乾淨嗎？爲什麼瞎眼的人看不見光明？佛這個道理是說，清淨光明無所不在，爲什麼不能清淨呢？是因爲人自己心念的罪障的緣故。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回答，看不見日月的清淨光明，與日月本身沒有關係。日月永遠是發光的，是瞎眼的人自己看不見日月的光明。這裏用了「過」字，是代表多生累積的業報因緣，所以眼睛不能見光明。

「舍利弗：衆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非如來咎。」佛就告訴舍利弗，你講得對，一切世界國土沒有不淨的，衆生因爲自己罪孽的緣故，所以看不見國土的莊嚴清淨。這不是佛不來感應你，是你自己沒有辦法受感應。比如太陽永遠是照着大地，可是你躲在房子裏，以房子爲自己的天地，自然看不見太陽。一切佛菩薩善知識，都想把自己的智慧光明灌輸給衆生，而衆生卻自己擋住不接受，自以爲是。

「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佛再告訴舍利弗，這世界就是佛國淨土，只是你們看不見，只見到髒的一面。講到這裏，我舉個例證，你們參一下。各位坐在這房中，環境很乾淨吧！這牆壁是水泥和磚頭做的，可是水泥和磚頭的本質是泥土，如果把泥土放在房中，你就嫌髒了。牆上糊的有壁紙，你們去紙廠看過就知道紙漿是又臭又髒。沒有一樣東西本來是乾淨的，可是經過人工製造，現在都好像變得乾淨了。你去餐廳的廚房看看，都很髒，可是做出來的菜色香味俱全。所以《心經》上告訴你不垢不淨是高一層的道理，是法身上的道理，本體的道理。這裏也是講本體的道理，但又講現象的道理。一切物質世界的現象，淨與不淨是你智慧功德的能力，唯心所造。這個世界婆娑國土，只是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國土的一部分，佛告訴舍利弗，我這個娑婆國土其實非常乾淨，可惜你看不見：好像我們這一輩人比舍利弗運氣好一點，看見點影子。你看那航天員在外層空間拍的相片，這個地球多美麗啊！很嚴淨啊！這個道理很深，要參究。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爲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這時聽衆當中有一位大梵天天王螺髻梵王，他頭髮是右卷的，他告訴舍利弗，你的想法錯了，你認爲這個世界不乾淨，但從我們色界天天人的眼光看來，這個世界清淨莊嚴極了，同我們的自在天宮一樣美麗。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舍利弗說，可是以我們人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有山有坑，有刺人的荊棘，有土有石塊，充滿了又髒又臭的東西。舍利弗跟螺髻梵王都是老實地把自己看到的說出來，這是個大問題。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螺髻梵王稱舍利弗「仁者」，這是佛教對平輩的出家人或在家人的尊敬稱呼，是由《維摩詰經》翻譯過來纔開始使用的。中國習慣則是稱仁兄或賢弟，仁與賢都是代表道德高尚的意思。螺髻梵王對舍利弗說，因爲你的心有高下，就是有分別心，萬事計較的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心不平。

如果心平了，看一切衆生如諸佛菩薩，也就是等，合起來叫平等心。平等心這個觀念，在人類文化中首次出現是來自佛法。心不平等，所以看這個世界就有缺陷。而心所以不平等，是因爲不依佛的智慧眼光的緣故。要得佛慧得先修佛眼，佛眼永遠是以慈眼看一切衆生。人看人則是用斜眼、怒眼、諂媚眼看人的。記得我小時候跟着媽媽上廟子，看到菩薩的像就問媽媽，爲什麼菩薩的眼睛好像沒睡醒似的。她隨口答我說，菩薩要是全睜開眼，世界上看不到一個好人，只好半閉着眼了。當時就這樣聽了，等到以後年紀大了，也學佛了，才覺得媽媽講得真有道理，不知道她是怎麼冒出這句話來的。

佛慧是什麼呢？一切畢竟空，了無一切可得，所以依佛慧看世界，自然是心無高下，一切空嘛！不垢不淨，自然看到的是淨土了。

「舍利弗！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我們號稱學大乘菩薩道的人，讀起經典來真令人臉紅，這裏講的，我們哪一點做得到啊？螺髻梵王繼續向舍利弗說，因爲菩薩看一切衆生平等，如此慢慢修持，就能夠深心清淨，不只是表面的。依唯識的道理來講，我們的思想意念清淨了還不算是深心，只是第六意識的清淨，第七第八識還沒清淨。要把第八阿賴耶識清淨了，纔算是深心清淨，到了這個境界纔是真正依佛智慧，那時看這個世界就是佛土清淨。所以唯識說把第八阿賴耶識轉成大圓鏡智，不只是意識心念轉了，而是種子心念轉清淨了，習氣種子都轉了，然後再看這個世界，哪裏不清淨呢？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實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衆，嘆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見螺髻梵王和舍利弗討論個沒完，就顯神通，用腳趾按在地面，當時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百千萬種的珠寶都呈現出來。講到這裏，想起世人顛倒，都愛珠寶鑽石，其實都是泥巴變的，有什麼好？鑽石同煤炭的分子一樣，只是排列方式不同。一個夏朝的陶碗，價值連城，還不過是泥巴燒出來的，我在街上買個新的碗，又美又實用。所以好與不好，都是唯心所變。這裏佛以唯心神通智慧的力量，把這世界另一個面目呈現了，譬如寶莊嚴佛，有着不可計算功德的寶莊嚴佛土。在座的所有人看見了，都讚歎從沒見過如此場面，不只如此，所有人還看見自己坐在珠寶做成的蓮花上。

「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佛就問舍利弗，這樣的佛土是不是莊嚴清淨呢？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舍利弗答說，唉！是的，從來沒有見過，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世界有這麼漂亮，現在親眼看見莊嚴清淨的佛國土呈現在面前。

「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斯惡不淨土耳。」佛告訴舍利弗一個祕密，佛的國土經常是這麼樣的清淨，但是爲了適應這個世界上根器下劣衆生的關係，所以呈現的物質世界是如此的不乾淨。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天人喫飯不是每一個人拿個碗和盤子來喫，是共同用一個大的容器來喫，可是同樣的飯，每個天人喫到嘴裏的感受不一樣。福報大的天人，味道就好，福報小的，味道就差一些。其實不只是天人，我們也一樣，有胃病的人喫起來什麼都不對，沒有胃病的人卻覺得好喫。當年有幾個同鄉從老遠的鄉下來找我，我拿巧克力糖招待他們，那曉得他們一點都不覺得好喫。又像有一次，朋友招待我喫最好的榴蓮，那個味道真難聞，我的福報不夠，真難以下嚥。有的人能把高麗蔘當蘿蔔乾喫，但我只要喫一小片就會流鼻血，補不得。所以福德不好的人，喫什麼都不美味。

「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佛作了個結論，假如這個人自心清淨，自然看到這個佛土的功德莊嚴。這是事實，不是理論。例如你們真正修到禪定的人，在靜坐中會覺得身體內外一片光明，這不是用眼睛看見的。不過有時眼睛發炎也會見到光明，那個不是的。得定時，身體內外一片光明，身體已經沒有感覺了，沒有身子了，也沒有一點妄念，是絕對無分別，清淨莊嚴。這個光明是自性光明，晝夜不變，動中靜中都在一片光明中，也就是密宗所講的，虹光之身。這我平常不跟你們講，怕你們聽了着相，天天求光明，最後非神經不可。

現在告訴你們兩個原則，一是心理上沒有一絲雜念，二是生理上沒有身體的感受了。你們坐在這裏聽課，身體有感覺嗎？感覺到自己的手腳身子嗎？是痛還是樂？在這個境界如果看到光明都不是好事噢！能夠不理它，倒還馬馬虎虎；聽過我講內外一片光明，自以爲是放光了，那是瘋光。不要亂來！很多人在這個裏面看到東西，就說是發了眼通，其實是發了神經。

到了內外一片光明的境界，不論在定出定，若這個物質世界都是清淨莊嚴。這樣修持的人本身的氣象也會改變，臉色好看，放虹霓之光。有許多人自覺打坐放光，但是看他那滿臉的病相、死相，比煤炭還要髒。這些都是事實，不是理論。我看同學們打坐的樣子，念頭沒有一個是清淨過的，我一看就知道了。你有過一剎那的念頭清淨，你那神氣就不同了，走兩步路也不同了。不要以爲打坐就是入定，心不清淨，搞了半天都白搞了。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年我們學佛，讀到這裏，大家就想，佛是右足還是左足按地？是用大足趾還是小足趾呢？佛是怎麼坐的？爲什麼不用手按地？這些都是話頭。你們倒好，不起分別心，讀了就放過去了。你參參看，這些經文決不是偶然說的。例如《楞嚴經》講到阿難出了問題，佛從頭頂放光有九百化身佛在其中，傳一個咒子，教給文殊菩薩去救阿難。爲什麼要從頭頂放光？爲什麼另一個場合又是從心口放光？還有從眉間放光的，什麼理由？如果佛經都是神話假話，那就不用研究也不用學佛了。如果真有事實，爲什麼放光的部位不同？這就是研究佛學的精神，也是實修，同打坐做功夫都有關係的。國土，心田是心土，在生理上，胃是五行中的土，這些數據給你們，你們去參，參出來可以學佛，否則是學饞，不是禪。這是我提出《維摩詰經》裏的話頭要你們去參。

這裏講到當佛現出國土嚴淨的時候，寶積所帶領來的五百世家公子，當場就得了無生法忍。在座的八萬四千人，統統發了大乘心。發心是發明心地，就是禪宗講的明心。

「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者，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爲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佛學上講神足通，一般研究教理的把這足字解釋做滿足的足，是充滿的意思。講修證功夫的，神足通的足是腳，真有神足通功夫的人是可以飛天的。

經文說，佛把腳收回來，腿盤起來，這時衆人看見世界恢復原狀。這裏又要參，爲什麼佛要等到五百長者子得到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發了大乘心之後就把腳收回來？而這時，小裏小氣，計較心又大的，求聲聞的三萬二千諸天和人，總算悟道了，曉得一切有爲法是無常的，曉得一點空的道理了，怕了這個塵世的牽累，得了一點法眼清淨而已。

你看，佛他老人家看出來，大乘根器的境界現完了，把腳拿上來。因爲對小乘根器的人沒辦法，只好把腳收回來。好吧，該你們來吧，結果小乘根器的人也證道了。跟着有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注意喔！不管你是天台、密宗、淨土、禪，哪一個法門的，能做到這八個字纔是真正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我們衆生的煩惱和病痛，都從心中結使來，都解不開，如果意結一解開，八十八結使自然清淨，自然可以達到漏盡通的境界，纔可算是比丘的阿羅漢，纔可以做到不受諸法，空也不受，一切皆不受。

比如今天有朋友，一定要介紹有位從美國回來開會的教授來看我，他長期睡不着覺，一身是病，人變得很悲觀。我跟他談了一下，沒法子同他深講。他根本的問題就是意結太多，唯心所造，影響到生理的健康。意解心開就是道，禪宗開悟的第一步就是這個。拿密宗來講，開悟第一步是脈解心開，心脈打開了。我們的心臟好像是八瓣蓮花，定力到了，真悟道了，心脈就打開了，就是意解心開。那是事實，沒有辦法冒充的，心脈打開有心脈開的象徵。有年輕人來找我印證，就憑這一念就不行了。修持要實實在在，不要自欺欺人，自以爲懂了一個道理就到家了。真到了有所心得的時候，一定是意解心開，脈解心開。《維摩詰經》第一品就講到這裏。

# 方便品第二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殖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瞭衆生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諮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爲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衆生；入治正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淫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爲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着。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衆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衆生。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是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

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焰，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爲如地。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是身無人，爲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是身爲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爲虛僞，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爲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是身無定，爲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佈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衆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爲諸問病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方便」這兩個字不要隨便看過去了，你們學佛的同學答一下：方便波羅蜜是十波羅蜜中的第幾波羅蜜？是第七波羅蜜！這就是打你們一香板，連這個佛學基礎知識都沒有。所以方便是修菩薩道的一個法門，是但登彼岸的一個法門，不是要你讓讓路的方便。方便是一個大法門，十波羅蜜中的一條大路。現在《維摩詰經》告訴你方便波羅蜜，你看這一品中包含着什麼，你就瞭解方便波羅蜜，這就是話頭了。普通看經以爲文字都懂了，其實一點都不懂。

前面是由釋迦牟尼佛演出的序幕，這一場戲的真正主角是在家佛維摩居士。佛是教主，必須現出家身。在家的也可以成佛，這就是佛法的方便法門。這一品是《維摩詰經》全經的關鍵所在。現在方便品正式推出，維摩居士出場了。

有辯才 有神通 方便度人

「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這裏讚歎形容維摩居士的每一句話都要注意，都是我們學佛的方法，都是方便波羅蜜。維摩居士，「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在過去生乃至當時，已曾經供養不曉得多少佛。

「深殖善本」，這裏用的是繁殖的殖，而不是種植的植，是說維摩居士多生多世做善事，深深的繁殖，不是隻做一件，否則就該用木字邊的植了。

「得無生忍」，悟了無生法忍，是八地以上的菩薩。

「辯才無礙」，不是說人很會講話會強辯，而是什麼問題都解答得了。爲什麼他能辯才無礙呢？因爲多生多世修得口業清淨。其實他的口業修法正如禪宗祖師講的：「言滿天下無口過」。即使罵人也是功德，不是過錯，因爲出發點是慈悲喜捨。同樣的話，他說的人家會信；同樣的話，他說的就有份量：同樣的事，他說了就可以定案。如果這一生沒有辯才無礙，要深自反省，是生生世世沒有口業清淨，老是批評人家，刺激別人，不講好話，怎麼會有好果報？更不要說辯才無礙了，以世間法來說，要找有演講天才的學生都沒有。現在的歌星或是播音員，他的聲音悅耳都是前生的善因得的善果。有人相貌雖不是很好，但是聲音好就蓋過了一切外相的不足。

「遊戲神通」，神通已經很難了，他能遊戲神通。什麼是遊戲神通呢？六神通的前五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是共法，魔道外道都有的。第六通的漏盡通是佛法的不共法，是魔道外道所沒有的。遊戲神通，是具足所有的大小乘魔道外道神通，可以遊戲自在。遊戲神通第二個意義是，這位大菩薩活在這個世界是來玩玩的，隨時可以走。

「逮諸總持」，佛經講咒語也叫總持，因爲咒語包含了一切意義。總持的真正意義是一切的總綱，總是涵蓋一切的意思，維摩居士已經成就了一切總持。

「獲無所畏，降魔勞怨」，比丘有怖魔之意，破掉煩惱、生死等魔，證得無所畏的阿羅漢果。有些比丘說法不能圓融，而大阿羅漢、大菩薩，因爲生死煩惱之魔已經破除了，說一切佛法得無所畏，大小乘佛法、所謂經律論三藏十二部、世法出世法、外道法、魔法，無所不通。所以在魔道外道中說法無所畏，能夠降伏世間的塵勞煩惱魔。你覺得作人作得很累，因爲沒有到達菩薩境界，不能降伏塵勞。自覺對人萬分慈悲，卻換來以怨報德，而生惱怒。菩薩若不能降魔勞怨，就不能停留在這個世界上游戲。到這裏有個問題你們參一下，維摩居士能夠降魔勞怨，爲什麼不能降伏病魔？

「入深法門，善於智度」，大乘佛法的不共法注重的是智慧的成就，就是智度，不是普通人所追求的神通或者是禪定。世人以爲佛法的究竟是共法的神通，那是絕對錯誤的。要得到智慧的成就，就要懂得入深法門，不是淺薄地懂了幾個佛學名詞，看懂了一些經典的文字，就可以了，而是要拿身心來求證，深入又深入。入深法門與善於智度是互爲因果的。

「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我們學佛都曉得先要讓大願，慣用的第一個大願是慈悲，可是不但普通人很少有慈悲的，就是學佛的人也很少有真慈悲的，都只是有限度的，以自我爲主的一點輕微的同情心而已，而且時間也是很短暫的。真正能有大慈大悲心的願和行的人，他不成就也已到了成就的邊緣。我們觀察不只是佛教界，任何宗教或學術界，有了地位或學問的人，他的行爲跟他的思想往往差得很遠，乃至成爲一個令人討厭的人。這原因就在於不能通達方便，沒有方法，不學無術。

話說回來，我們年紀大了，看的各種人多了，就瞭解這很不容易。宋朝有位大臣寇準，權傾一時，官拜宰相，有次問一位好朋友對自己的評價，朋友勸寇準回去讀《漢書》的霍光傳，他回去翻《漢書》，原來史書對霍光的評語是不學無術，寇準才知道被朋友罵了。不學無術的術，就是方便。我們年輕時常愛批評別人是不學無術，現在年紀大了，覺得不學無術的人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不學而有術的人，這是我幾十年的經驗。有人自己沒有能力，做事沒有條理，一朝當權或做一件事情，耽誤別人更大，你說不可怕嗎？佛家有句話說：「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一味的講求慈悲和方便，如果沒有智慧，就反而出問題。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是非常難的。這兩句話也是互爲因果的。

「明瞭衆生心之所趣」，除了已經成佛得他心通的人外，一般人不能明白衆生心裏的思想和方向。但是就算你能明白，也不能度了每一個，有些衆生心中業力的關係，絕不是這一生能成就的。這一生能讓他種一些善根已經很了不起了，要想即生成就，談何容易。所以要度人，首先要能明瞭衆生心之所趣。

「又能分別諸根利鈍」，有利根器的人是多生累積修持功德來的，這種人反應敏捷，看到煙就曉得有火，就是禪宗祖師講的：「良馬見鞭影而馳」。衆生根器利鈍的差別與心理的趣向一樣，利根的人心理趣向非常堅決，反應靈敏。孔子再三讚歎他的學生顏回，《論語》記載，有一次孔子問另一個高足子貢，要他自己同顏回比較，子貢回答說無法比，顏回聞一而知十，自己聞一而知二，孔子聽了就說，不只你不如他，連我也不如他啊！從這裏可以看見，衆生根器的利鈍可以差得很遠。歷史上的張良，所以輔助劉邦而不去幫項羽，就是因爲他看出來劉邦是利根，腳在桌子下一碰他，劉邦馬上就會意了。今天講教育，真的教育家必須看出來學生能領受的程度，甚至於他的性向所趣。現在西方教育很注重小孩子的性向，其實中國三千年前已經知道了。

「久於佛道，心已純淑」，這裏說維摩居士實際上早已悟道成佛，久遠以來對於佛的菩提大道早已經純熟了，因此「決定大乘」，決定走大乘道路線。我常跟與我平輩的和尚說笑，不要和居士爭，他們聽了都笑，心裏明白，你看，每天拜的諸位菩薩都是居士身，觀音、文殊、普賢、彌勒都是。彌勒的本像不是大肚子的，那是中國塑的布袋和尚像，是彌勒的化身。只有地藏王菩薩一位是出家菩薩。大乘道是不限於出家在家的。大乘的菩薩道簡單的說有八個字，永遠都做不到的：「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能做到了就是決定大乘，決不退轉的。

現在演繹什麼是大乘道的基本道理，就是「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諮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大乘道做所有事情要再三思量，這是大乘與小乘不一樣的地方，小乘人動輒想無念，求空，不求思量，萬事怕囉嗦，山裏頭打坐最好，不敢用思想；大智度的成就是能善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一切用心而菩提正道沒有動過妄念，這是智慧成就的境界。所以是大乘道的人能善思量，不是情感的衝動，喜怒哀樂都自智慧發出。但是他的內心是「住佛威儀，心大如海」，就是佛境界，就是現生的佛，他的心量之大，包容萬象。而且十方諸佛都向他求教，他的學生，欲界天的天主帝釋天，色界初禪天的天主大梵天，人世間的帝王領袖，以及三界天人都尊敬他。因爲要度人，以變化神通的方便，現普通人一樣的身像，不是從石頭裏跳出來或者是蓮花裏生出來，爲的是與衆生親近，否則衆生不會修道了，以爲成佛的人必須是天生的。所以維摩居士以善方便居住在毘耶離。

（此時南師忽對某同學說：某某人，你在幹什麼？不要裝模作樣，放鬆！休息！很輕鬆地學佛作人就好了。聽到沒有？對了，笑了就好了，一個人每天笑幾次多好！不信試試看，躺下來休息，躺下來聽，不要打坐了，知道嗎？去後面躺下來。）

## 六度波羅蜜成就

「資財無量，攝諸貧民」維摩居士資財無量，財富多得不得了，沒有限度，像是有個中國的聚寶盆似的。明朝初年首富沈萬三，據說就有個聚寶盆，朱元璋建都南京，沈萬三財富的力量很大，出錢修了三分之一的城。後來朱元璋要殺他，他被佛教人士稱爲馬如來的馬皇后所救，財產沒收，流放邊疆。朱元璋的脾氣真壞，我現在發現很多學佛的人脾氣壞，包括我在內。馬皇后死後朱元璋變本加厲，不知殺了多少人！講到維摩居士「資財無量，攝諸貧民」，一切的窮人都救濟，這是他佈施的功德。

「奉戒清淨，攝諸毀禁」，維摩居士雖然是在家人，但是他奉守一切在家出家戒律，不會犯戒。

「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最高的忍辱修養，調伏自己的心理和行爲。忍辱而沒有嗔恨心，輕微的怒是恚，再重的就是發怒、真正重的就是嗔，也就是恨心了。有嗔恨心的人可能會墮入畜生道，因爲他所有的神經肌肉都帶一種恨意，很嚴重的。

「以大精進，攝諸懈怠」，我們學佛的榜樣就是如此，晝夜都在大精進，隨時都在努力，對自己不鬆懈，．沒有懶惰怠慢。

「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他的心永遠在禪定的境界中，寂滅清淨，在任何的情況下都不亂。

「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這是般若智慧的成就，他智慧力之高，對無量法門有決定性的判斷力，無智的人到了他這裏都變得有智慧了。

上面這一路經文講的就是六波羅蜜門，原文說：「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就是佈施的意思。因爲經典講究文學的境界，兩句一對排下來，很美。所以看《維摩詰經》，文字好像都懂了，觀念都沒搞清楚，中文程度不好，佛經禪學都看不懂。如果加一句，成爲「資財無量，攝諸貧民，是佈施也」，就清楚明白了。

大乘道爲什麼講六波羅蜜？是爲了這六個大方向的成就。因爲佈施，可以攝諸窮苦的人，免除他們窮困的痛苦，這就是度人。因爲維摩居士資財無量，可以救助世上的窮苦人；因爲他持戒的成就，影響了旁人不犯罪；因爲他能忍辱，不會發脾氣生嗔恨心；因爲他修精進，就不懈怠不馬虎；因爲修禪定，心沒有散亂；因爲修般若成就，對天上天下一切事無所不知。學佛學六度，爲的就是這個，不是空口說白話。下面是我們在家居士要學的榜樣。

## 在家身出家心行爲美

「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白衣是代表平民的意思，是相對於做官或出家的人而言，中國的出家人穿緇衣，是染了不漂亮顏色的布。我有時寫信給出家人，具名的地方就寫白衣，就代表我是在家俗人，因爲我也不好自稱是他的弟子。維摩居士雖然是在家人，但能夠奉守出家人的一切戒律的行爲，心是出家的。

「雖處居家，不着三界」，雖然表現是在家人，心已經跳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一切不執着。

「示有妻子，常修梵行」，雖然與在家人一樣，有太太和孩子，可是一直修的是清淨行。

「現有眷屬，常樂遠離」，本身有許多眷屬圍繞，像是父母、妻子、朋友、學生等等都算，可是他的修行境界是不會留戀這些的，已經超越了。好像我跟老朋友說，兒女大了，就不要再牽掛了，互不相欠，也不要指望兒女回報，否則你下輩子可能變成兒女的兒女來還債。也有朋友爲兒女不肖而愁，我便勸他們看開些，社會上年輕人一定有好有壞，不可能個個都好，也不要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全都是好的，總要分擔一些吧！自己家裏樣樣都要好的，不是菩薩道。別人的苦難我們挑一些，這也是迴向。

「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常有些人向我說某某女士已經學佛了還打扮那麼濃。我就說，這有什麼奇怪？難道學了佛就不顧形像，使一切衆生不願親近你嗎？你看觀世音菩薩打扮得多好看，頭上掛的，手上拿的，都滿了。菩薩要相好嚴身，不要使人討厭，並不是爲了漂亮。維摩居士也帶珠寶，不是爲了誘惑人，是要莊嚴這個色身。我們人的色身太髒了，把皮剝下來裏面又髒又臭！所以要莊嚴色身，但是心裏不要執着。

普通凡夫打扮都是爲別人看的，漢武帝有一個愛妃生重病，武帝去看她，這妃子硬是把臉遮起來不給武帝看，侍女問這妃子爲什麼，她就說皇上寵愛自己，是因爲愛自己的容貌美麗，如果把病容給皇上看了，不但自己要失寵，連自己的家人往後都會失去照顧，就是這個道理。

「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在家人當然要喫要喝，但是一切的飲食營養是爲了自己得道用，如果吃了反而妨礙自己學道就不吃了。

「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維摩居士也進出賭場，也下棋，也去娛樂場所，但是他去這些地方是爲了方便教化度人，在那個場合仍然還在佈施持戒。這不是你們所做的，尤其你們出家人，要懂這道理。

「受諸異道，不毀正信」，學了一切外道，同外道都有來往，但是以佛法的正信教化人。

「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世典是世間一切學問，他沒有不會的，但是他真正的中心是修佛法，是大乘道的居士行爲。

「一切見敬，爲供養中最」，因此維摩居士到任何場所都最受到尊敬，受人供養。另一個意思也可以說，維摩居士自己對待一切衆生，都是以最尊敬的心，沒有看不起任何人，都是在以法供養。

「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他堅持走正佛法，毫不馬虎，就是我常說的：寧可將身下地獄，不把佛法當人情。一講到佛法，毫不客氣，沒有人情講的，不對就是不對。同學在這裏常挨我的罵，但是一旦離開這裏了，偶爾回來，我會客客氣氣地當他是客人。不論是什麼人，真是學佛法的，我尊敬你供養你，若是冒充的，決不理你。

「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維摩居士也做生意噢！一切謀生的事業都來，所以養了那麼多人，像寶積菩薩這些人，不做生意，錢哪裏來？諧，是描寫他談笑輕鬆和諧的樣子。偶，是什麼都來。但是賺了錢也不會高興，都是爲衆生賺的。

「遊諸四衢，饒益衆生」，他外出遊玩，隨時隨地都在做利益別人的事，到了哪裏，哪裏就沾他的光了。俗話說「龍行一步，百草霑恩」，就是這個意思。

「入治正法，救護一切」，他在所住的毘耶離城等於是當地的主席，儘量愛護犯錯的人，重的罰減輕，輕的罰取銷。如果居士從政或者執法的話，要有智慧，但是不能一味的慈悲，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

「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到了學術團體，他會用種種的方法，引導人走入佛法的大乘道。

「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到了幼兒園小學，會用誘導的教育教導不懂事的孩子們。

「入諸淫舍，示欲之過」，他連妓女院都去，但是他在其中說法，使人解脫淫慾。

「入諸酒肆，能立其志」，他也去飲酒場所，有酒德，喝酒心不醉亂，因自己的清醒，能使酒徒不沈迷，能自救自拔。

這篇文章我就把它標題爲維摩居士行爲的美，你會怎麼標題呢？你不要把這一段理解成了讚歎維摩居士的德行，真實這裏每一條都是我們學大乘佛法要引爲榜樣、引以爲鑑的。不然《維摩詰經》還是《維摩詰經》，你還是你。在家學佛戒律的榜樣都在這裏了，沒有一點要你做個面有菜色婆婆媽媽的人。

像有些年輕人一來就要行跪拜禮，你有恭敬心一進門就看出來了，打個招呼就好了嘛！不須要來這個，害我還得跪着還禮。你規規矩矩學佛，好過跟我磕頭。你成了佛我還來拜你。我一輩子不受人跪拜，因爲我受八關齋戒，不坐高廣大牀，這都是沙彌戒、比丘戒的基本，不坐上位。我講經白衣升座已是不應該了，所以我一定擺個佛像在前面。你們是拜佛不是拜我，這樣一來有人來磕頭我也不在乎了。

《維摩詰經》沒有一點形式主義的味道，真正大乘道不用裝起那個學道的樣子，有的人一臉佛相，滿口佛話，一身佛氣，進了房間把空氣都染污了，我最怕這種人。當然不只佛教徒如此，我看到這樣的基督徒同樣害怕。有一次有輛基督教的宣傳車開到我家門口，講了兩個鐘頭還不停，我已經忍辱波羅蜜吃了好幾個了，只好寫張條子遞出去，上面說；上帝曰不要騷擾別人的安寧。他看了只好把車開走了。人家問我遞了什麼條子，我說是道教張天師畫的符，只有他懂我懂。所以，不要搞這麼多形式，反而引人反感。

## 維摩居士成就的功德

上文都是在述說維摩居士的成就德行，道業是這樣深。接着是說明維摩居士成就的功德。

「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爲說勝法。」佛法所謂的長者，在過去印度是四種姓之首婆羅門階級中，年高德劭之人稱爲長者。後來佛教傳入中國，長者居士要具備十種德行，年高、有學、有德、有道等等，才堪稱長者，我們現在有時也依佛教的習慣，寫信給前輩時尊稱對方爲長者。維摩居士即使在衆多婆羅門階級長者衆中，也受長者們尊重，爲長者們開導說教更高的出世法門。

「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着。」這裏的居士不是指長者居士，而是普通居士，是在家學佛的。維摩居士在居士衆中受尊重，在家居士多半對世法、世間的因緣還有貪着，不能完全解脫。維摩居士對居士說法，可以斷了居士的貪着習氣。以下的敘述句子都差不多，我們就不詳細講了。

「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剎利是剎帝利，是印度的四種階級之一，是帝王將相等人世間的統治者，僅次於婆羅門，釋迦牟尼就出生於剎帝利階級。好武功的人多半是不會忍辱的，無勇之人能忍讓固然是很好的德性，但是可能只是窩囊，有勇而能忍纔是真忍辱。

「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婆羅門是教士階級，至今仍然存在。

「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王子是世子，研究歷史深刻了就知道，愈是帝王家庭，富貴之家，就愈沒有忠孝，愈是骨肉相殘，古今中外皆然。

「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內官是太監，中國歷史上也稱黃門或中宮，佛教戒律中也有提到黃門，是非男非女之人。看中國歷史就覺得內官力量之可怕，完全是變態心理。得勢的內官連皇帝的性命，挑選繼位的皇子，都捏在手裏，外廷的大臣大將，一點辦法也沒有。看了《維摩詰經》可以瞭解，印度歷史也一樣。化正宮女是使後宮能夠清淨。

「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庶民是老百姓。

「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梵天是色界初禪天的天主，是得了定的，已經是有大修行的天人，他們有定而無最高的慧。維摩居士還是可以教誨他們般若勝慧，因爲梵天仍然貪着色界天的境界，不能得般若勝慧解脫。天人也有慾望，例如愛乾淨是好色，藝術家愛美是好色，愛山水是好色，愛清淨莊嚴也是好色，都落在色界中。如何是解脫？能做到愛山林清潔同豬圈廁所一樣就解脫了。從前在四川我就碰過一位出家人，神通很大，只曉得大家管他叫瘋師爺，他一輩子住在過去那種茅房廁所中，不垢不淨，這就是解脫三界相；但是如果他是貪着廁所，那後果不得了，來世要變蛆蟲。

「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帝釋是欲界天的天主，就是中國所講的玉皇大帝，不是大梵天，大梵天比玉皇大帝還要大。玉皇大帝生在欲界天中的三十三天，這不是第三十三層天的意思，而是那個天界的名稱就叫做三十三天，是由三十三個區域組成的，勉強比方說等於是天上的聯合國似的，玉皇大帝就是其中推舉出來的天主。欲界和色界有何不同？欲界天的天人同我們一樣，貪戀五欲之樂。大的五欲是色、聲、香、味、觸，小的五欲是笑、視、交、抱、觸。欲界天人也有男女之慾，不過帝釋天的孩子是由肩膀上生出來的，不像人世間孩子是向下生出來的。到了色界天，就沒有欲了。據說如此，你修到那兒去求證吧！

大家做功夫，欲界這一關就過不去，精滿不思淫做不到，晚上會漏丹，天人都會漏的。宋朝朱熹寫給朋友有首名詩，就是講欲：

十年浮海一身輕乍睹梨渦倍有情

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梨渦，就是酒窩，指美人而言。欲，最基本的一關是男女之慾，兩性關係都是荷爾蒙在作怪，你要是能化掉這荷爾蒙，也不要談修定通氣脈，就成功了一半。過了這一關，到了色界的幾關就比較容易。看各位修道，都是在二界關上徘徊，像蹺蹺板一樣，醒了就上升，不醒就再下墮。作功夫修道，到了一定程度就像站在蹺蹺板上，難啊！道家講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確有這樣的次第。煉精化氣做到了就精滿不思淫，氣滿了就不思食，神滿就不思睡，都是確實的功夫。到了這樣的程度，才能說基本上破了兩性慾的這一關，只是身欲。還沒破眼、耳、鼻、舌四個欲關呢！看了美麗的衣裳、秀麗的山水你還喜歡嗎？喜歡就着欲了。舌是食慾，比身欲還難解脫。譬如這有一杯茶，茶葉要一萬塊錢一兩，想喝一杯嗎？這一念就可以把你的欲逗起來，飲食之慾難解脫啊！

你能解脫欲就超越欲界天去了色界天，可是在色界天還要求解脫。這裏代大家提出個問題，你說欲、色這麼難解脫，可是有的人不愛漂亮，是無慾無色了嗎？還有的人，自己長得體面，可是偏偏愛上衆人認爲不漂亮又笨拙的人，原因何在？剛纔說欲界是荷爾蒙在作怪，色界不是荷爾蒙在作怪，是神經在作怪。無色界呢？是感情的情在作怪，情人眼裏出西施就是情的原因。所以「乍睹梨渦倍有情」，碰到情，你一點辦法沒有。我積數十年之經驗，很多男女同學告訴我，他們這一輩子決不談情。我說，這個話好像是我前幾輩子發過的願，你碰到了個冤家，他不想你，你要想他。這就印證了紅樓夢的話：「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聚頭幾時休」，這就是情。

欲界的天人還同我們一樣有色身，到了色界的天人就沒有肉身，只有光明的光身，若有若無。無色界的天人連光身都沒有，但是這一念情還在。有再大的成就，父母、兒女、兄弟、男女的情不能斷，是永遠跳不出三界的。問題來了，既然斷了情又何以稱菩薩菩提薩埵呢？薩埵就是有情，一切諸佛有情。中國有句老話，「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佛菩薩度一切衆生豈不是多情嗎？他們是已經把情、欲化作慈悲。當然，從邏輯立場來講，慈悲就是有情，但是佛菩薩的有情，是對一切衆生大慈大悲的大有情。所以，諸佛菩薩都是我們的大情人，你念他們，他們就會念你，會加庇你。這個情就不是世俗的情，是真慈悲，愛一切衆生。爲什麼要再三跟大家講這個道理？要真求修證，根本就在這條路上，就在此處下刀子，這裏病根拔除不了，解脫無望，這一點非常重要。

現在回到經文，所以維摩居士在帝釋天教化天人，一切無常，不要貪戀欲。

「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衆生。」護世是天神，廟裏的四大金剛就是護世天神。是欲界天中層的四天王天的天神，我們這個地球世界就受他們的保護。譬如韋馱菩薩，相傳就是四天王中南天門毘沙門天王的一名天將，他是在中國唐朝時始爲人所知。當時有位禪師在終南山上坐禪，一時陷入昏沈跌下山崖，被護法天神托住而沒摔死。禪師叩謝，請求天神現身。天神現身自稱是韋馱，禪師把韋陀相貌描真繪下，才流傳於世。在我們這一個賢劫中，一共會有一千尊佛出世，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出世的佛。韋馱菩薩是發了願，將會是賢劫一千尊佛當中，最後一位出世的佛。

上面說了維摩居士成就的功德，無論他處在哪裏，在哪一行裏，都是第一流的聖者，都能夠領導他人。他是我們在家出家的人學習大乘菩薩道的榜樣，也是儒家所講的「化民成俗」，教化民衆而變成社會的一股風氣。維摩居士不但做到對世間人「化民成俗」，還能教化天人。我常用一句俗話來說笑，人家問我多大歲數？我說「逢人大一歲」，地位呢？是「逢官高一級」，至於作人，則是「見人矮一輩」，作到了這樣，就是維摩居士了。下面開始是進入《維摩詰經》的正題了。

## 居士病了

「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衆生。」維摩居士修成功了前面所說的，以無量無數的方便法門，充分地利益一切衆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但是維摩居士生病了。佛爲了解脫生老病死而出家，以維摩居士這樣一位居士如來，雖是古佛化身，成就如此之大，結果還是有病，這佛法怎麼去學？不但維摩居士，連釋迦牟尼佛到八十一歲入涅槃，寒風發背，生病而死。怎麼寒風發背？佛年輕的時候在雪山修苦行六年，現在要你們打坐時身上披蓋好，佛當年可沒有這樣的設備，所以成了宿疾。佛有一次這老毛病發了，叫弟弟阿難去化緣，要酥油來熬藥。阿難去到維摩居士家裏化緣，被維摩居士罵了一頓，本經後面會講到。我們衆生有病，爲什麼諸佛菩薩也不能離開病？這是個大問題，是個話頭，要去參。

我們看佛經，佛與佛見面時會彼此問訊；「少病少惱否？衆生易度否？」可見，成了佛在現身時免不了病，也免不了度衆生的煩惱。衆生不容易度是當然的，有時度得佛都要生惱。有些同學寫信問候我：「少病少惱否？」我看了真啼笑皆非，我又不是佛，你也不是佛。

「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因爲維摩居士有病，消息傳來，從國王到各界人士有好幾千人，都去探視。那個時候整個印度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多人去看他，那是轟動了全國。可以看到維摩居士道德學識的威風之大。

「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對前來探病的衆人，維摩居士以生病作機會教育、教化大衆。

##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

「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維摩居士怎樣說法呢？我們可以想象他躺在病牀上，向來探病的人說，諸位，我們這個父母所生的肉身是不會永恆存在的，而且不堅固，脆弱，很快就會壞掉了，不要信賴這個身體。

由這句話我們反省一下，大家打坐修道搞氣脈，求健康長壽，都是在信賴這個身體。以爲是在修道，已經錯了，非正見也。「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看看自己年輕時的照片，那個你、三年前的你、去年的你，早就死了。我們覺得活着，真實那個你一天一天都過去了。這個肉體的我，不是真我。

「爲苦爲惱，衆病所集。」這個身體是痛苦的根本，這個身體是煩惱的根本。我們所有一切身心的痛苦，都是因爲這個肉身而來。佛經上說過，我們一生當中所可能患的痛，以大類算，有四百零四種，因爲地、水、火、風這四大，每一大所發生的痛，各有一百零一種。同樣的意思，老子的表達是：「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他說，諸位，真有大智慧的人，不會憐惜愛護這個身體。失掉父親叫無怙，失掉母親叫無恃。這不是叫你自虐身體，而是不要姑息它。我們對身體愈不姑息，它愈健康，聽起來很奇怪，但確實是如此。

接下來一段話，是維摩居士講這個身體的，文字很好，如果把它當文學境界看過去就可惜了。這每句話都是方法，是修止觀修密宗的觀法！觀就是上面講的「明智」，把自己觀察清楚。

「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我們這個身體，等於水面上浮聚了一堆的泡沫，我們的細胞、血液、血球堆攏一起，外面罩上一層皮，就成個人樣。這層皮剝開來，泡沫一流走就完了。所以講聚沫是真的，不是文學上的形容。「不可撮摩」，是捏不得，抓不住的。身體像泡沫，水泡不會持久，一下子就散掉了，就像文學上說的「百年一瞬」。中國文人的文章好，多因通了佛學的緣故。你能悟到佛學的境界，雖然寫白話文，照樣可以寫得優美。

講到一瞬，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字寒雲，人家比他是曹操的兒子曹植，是個才子。當時他寫了首詩

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

南迴寒雁掩孤月東去驕風動九城

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吹夢欲三更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

「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吹夢欲三更」，是諷喻父親不要想當皇帝，不要爭了，光陰似白駒過隙，人生一瞬即逝，不要再作夢了，夜都已到三更了。真是好詩，外表不像是佛法，真實裏子有佛法，等於是引用了《維摩詰經》「是身如泡，不得久立」。

他作了另一首意境相同的好詩：

乍着吳棉強自勝古臺荒欄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勝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燈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唉！不要講詩了，貪戀詩詞的文學境界就墮落到了色界、無色界裏。我有時作作詩，一首接一首，正在陶醉，又意識到了，馬上自我警惕，不要沈迷。文學也是情，墮不得。不過你不會文學，可不要抓住這一點來解嘲，要會而能解脫。你本來不會，根本沒有綁住，解脫個什麼！怕是文學家，恰恰墮在色界無色界的情裏。實際上情也是欲，文人當然有欲，漸漸就會好名好勝，然後就「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在我鄉，我鄉文章屬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這樣我見就來了，慾望就生了。

學佛是起心動念都要檢查，這是觀的法門，一旦意識到自己對什麼事情沈迷上癮的時候，要實時甩掉，決不受它拖累。當年我下功夫練字，有老前輩看了誇我將來一定成爲名家。我聽了從此不練字，不要成了書法家反而被這竹管子、黑墨困住了。當年于右任一天到晚爲人家寫字，真是辛苦，就爲了書法家這三個字，我纔不上這個當呢！

但是這些你說不會也不行，要樣樣會，又樣樣解脫丟得掉，這纔是佛法。樣樣不會，然後說自己是學空的，那是莫名其妙。

「是身如焰，從渴愛生。」看得懂嗎？這都是修觀法，講身體像火焰。你看某人氣色好，紅光滿面，就是身體放的煙火，所以精神好，身體狀態好。身心不健康，就沒有光澤。這是怎麼來的？從愛慾來的。咦！剛纔不是還在講愛慾不可取嗎？男女愛慾是荷爾蒙來的，這點荷爾蒙能轉化以後，就是密宗講修氣修脈修成了，肉身變成虹霓之身，就報身成就了。佛經上說佛在說法的時候面門放光，是真的，就是虹霓之身在不同光線、不同角度下反映，由不同的衆生不同的眼睛，看到的色彩均不同。

所以「是身如焰，從渴愛生」是觀法。如果用普通的說法，是男女愛慾暴發，成爲飢渴的狀態，如果用定力和智慧把渴愛轉化，將所有身上的荷爾蒙精氣神轉成真液下來，就如醍醍醐灌頂似的清涼，色身就轉了。

佛在世時，很多人在佛的跟前只消半天甚至片刻功夫，就證果了。到我們後世的人，因爲福報不夠，雖然一心專修，恐怕也要十幾年才能證果，同時還得一點魔障都沒有。如果碰到「十年浮海一身輕，乍睹梨渦倍有情」，嘿！那就他生再說吧！

凡夫的身體是從渴愛而生，有父母二人貪慾交合的因緣，加上我們的中陰身，三緣和合入胎。只有精蟲卵子沒有加入神識，是不能成胎的，縱然成胎也是死胎。我們得這個人身可難了，雖然維摩居士在本經裏那樣的貶低身體，但是我們還是要珍惜自己這個難得的身體。

佛說：「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明師難遇，佛法難聞」，共有四難。佛形容人身難得，如大海中的盲龜浮上海面，正巧頭能鑽進浮在水面上的一隻車輪孔中。這個機會是如此之難！我們年輕時總覺得佛說得太誇張了，後來懂了成胎的醫學道理，才大嘆佛的高明。我們曉得男性一次排放精蟲的數目之多，如幾億盲龜在海中，進入女體還要正巧碰上排卵。健康的卵子只有一顆，而衆多精蟲只有一個能與卵子結合，其它都犧牲掉了。卵子受精成胎之後還要能安度十月懷胎期，並且順產，這人才出世。夠難得了吧！我們幸而得了這個人身，又能聽到像法時期的佛法，自己再不好好修，下一次的機會恐怕「百千萬劫難遭遇」了！

《維摩詰經》每一句話好像都很淺近容易懂，仔細研究下去，每一句關於修持的內容有這樣多。因此再一次告訴大家，看起來容易的反而艱難，看來困難的卻沒什麼了不起，這道理在世法出世法都一樣。

「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芭蕉樹的樹幹是中空的，不是實心的。

「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我們都認爲現在這個身體是存在的，你看看以前自己年輕時的照片，就會覺得如幻夢，照片中的人與你的樣子已經不同了。這個身體只是暫時屬於你，不能算是你永遠所有，終歸是要耗盡的。究竟此身是不是我？這是個大問題。其它的顯教皆認爲這個身體不是我，四大是假的，四大皆空。但這個空又從何而來？何以會起四大？又都是問題。

「是身如夢，爲虛妄見。」認爲身體存在能作一切活動，是在做白日夢，是虛妄的見解，把假的當作是真的。

「是身如影，從業緣現。」人人都有五官，但是人人就是長得不同，健康不同，肢體也許有殘缺，這沒什麼遺憾，都不是這一生的事，是多生多世因緣業力湊合而來的，身體只是果報所顯現出來的影像。此中道理很深，要在法相唯識裏去解決，普通經典沒有說，但《瑜伽師地論》就講得很清楚。

「是身如響，屬諸因緣。」音響音聲是由因緣而來，身體也如是。

「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這看起來是文學境界，真實詳細分析是科學的。

「是身如電，念念不住。」各位不要光用耳朵聽這些句子，要拿心來聽，你把這些句子聽到心裏面，看看清楚，是不是如此，這樣聽經纔有用。你聽經時拿耳朵聽，再拿眼睛盯着文字研究，那只是搞普通文學，是白搞了，屬於妄想境界。這裏講如電是一閃即逝，思想一個接一個，無法停留。大家喜歡講空，什麼是空？空是形容不住，不是你去空它，是它要空你。你打坐求空，覺得空了，清淨了，都是在假造妄想，那可不是空。你不打坐呢？空就沒了嗎？空者是念念自性空，不是你去空它。這個道理不懂的話，你坐一萬年也枉然。

「是身無主，爲如地。」如同大地不是屬於哪一個人的，身體也是無主的。你說買塊地有所有權，那是人類社會假定的，反而人是屬於大地的，人最終都歸於大地。

「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身體像火一樣，燒完就滅了。身體無所謂壽命或時間，幾十年就像一陣風吹過去了。

「是身無人，爲如水。」我們看到大家每人都有個身體，人世間的觀念把每個身體叫作「人」，但每具身體都是骷髏堆上血肉，外表長了五官，你稱這是人，真實就像流水一樣，你看到的就已經過去了，決不回頭，身體正如此。智者如孔子看流水就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三國演義》一開頭也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是身不實，四大爲家。」地水火風四大房東湊起這個身體給我們住，我們也要交租金，餐餐要餵它，天天要洗它。

「是身爲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這個身體是空的，離開我，無我，也沒有我的。身體自己沒有知覺的，一口氣不來就同草木瓦礫一樣。

「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我們的身體會動作是因爲有口氣在，是風大。風大不來就不會動了。皮膚底下盡是髒的、臭的，你進開刀房去看看，或者看看受災而死的屍首，就不會覺得身體可愛了。

「是身爲虛僞，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爲災，百一病惱。」人們爲身體洗浴穿衣抹香水，還給它喫喝，但它畢竟是留不住的，會消失的。身體一切災難的根本，地水火風四大，每一大各會引發一百零一種病變，使人死亡。

「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是身無定，爲要當死。」身體像是陷阱，人陷在其中，看着老死向自己逼近，終歸有一天要死亡的。

「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身體如此可怕，我們檢討自己的生活，都爲了這個肉體的需要在忙，都是爲了我們暫住的這個傢伙在忙，不是爲真正的自己。肉體需要喫，又拉出來，不是在整你嗎？它要睡，你就得睡下去，它要起來，你也得跟着起來，不是冤家嗎？空聚就是旋風旋氣流，中間沒有東西的。「陰界諸入所共合成」，簡單地說，就是心理和生理合攏起來，假想地構成了今天這個假我。

上面是維摩居士，對來探視他的人說法，把這個肉身說得一文不值。下面他做個結論：

## 如何成就佛身

「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諸位！我們的肉身極可厭，你們不要上當。我們要追求每一個人自己生命真正的身體，那就是佛身。佛身不是隻有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他們纔有。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個個都有佛身；你找到了這個身，你就成功了。禪宗所追求的所要悟的，是悟這個身，就是法身。法身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我們真正的生命，而我們都找不到。法身並沒有藏起來，它就擺在你肉身上，但是和肉身沒有關連，可是它又隨時在這裏。你找到了這個身，就證到了法身佛。這是個要點，學佛追求的也就是這個。常有年輕同學問要怎麼去學禪，用維摩居士在這邊講的一段話就可以回答了，這是正統的禪宗。

「從無量功德智慧生。」接着說法身是怎麼證得的。不是你小忠小信小根器表現一下就證得的，而是來自無量的功德和智慧，這是學佛的兩個資本，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這是講證得法身的原則。

「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這是求證法身的下手功夫了。修戒定慧成就了，就得解脫；解脫之後的所知所見就開發了，透澈了，法身就可以成就。光功夫還不夠，下面說還要從各種作人做事的行爲上着手。

「從慈、悲、喜、捨生。從佈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由四無量心證得法身。由各種波羅蜜證得法身。

「從方便生。從六通生。」無量法門誓願學，遍學一切方便法門證得法身。從神通具足證得法身，就是法身成就。

「從三明生。」三明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由此證得法身。真悟道的人沒有不知前生事、將來事的。雖然道不在神通上，但三明六通都是知道的。你自己有沒有開悟，從這裏自己可以印證。

「從三十七道品生。」是證道的三十七種資糧，即；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

「從止觀生。」前邊已講了止觀的道理。

「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這些名詞也不細說了。

「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切佛法不用發什麼大願，你能做到這兩句話就成功了。

「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從上面這些無邊無量的清淨法門，才生如來身，得到成就。

「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衆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是維摩居士的總結，真證得了法身就能了生老病死，否則這個肉身免不了生老病死。縱然肉身修成金剛不壞，還是有病噢！不是這一種病，是另一種病。如修禪時得的禪病，那還不是世間藥治得了的。沒有到大乘菩薩第八地不動地以前，小病小惱，乃至大病大惱都在所不免。所以菩薩要具備的五明中，有一明是醫方明。而要得法身，了生老病死者，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要發大心，發無上正等正覺，追求大徹大悟的心。這纔是真正的發心，發菩提心。菩提心也是慈悲心，真發了心的人，對衆生一定慈悲。

「如是，長者維摩詰，爲諸問病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居士藉病說法，令無數來探病的人，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弟子品第三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牀，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爲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盤，是爲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爲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爲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衆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贊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裏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盤。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解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被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着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爲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瑠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衆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衆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爲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爲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庵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爲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爲，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爲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一比丘犯律行，以爲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爲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爲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衆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答言：自舍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爲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舍轉輪王位，出家爲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爲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爲出家。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夫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盤，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衆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衆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着，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衆過。若能如是，是其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詰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爲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衆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麤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爲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爲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爲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衆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纔爲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牀，世尊大慈，寧不垂愍。」維摩居士在病中，心生一念，爲何慈悲的釋迦牟尼佛沒有唸到我？

## 舍利弗不敢探病

「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佛感應到維摩居士的念頭，也知道他的真正意圖不在要佛去慰問。於是，佛就點名他的出家大弟子舍利弗做代表去探病。舍利弗就是舍利子，是佛弟子當中智慧第一，他講的《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就是講修持的道理。

「舍利弗自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舍利弗回答說自己沒資格，不敢去問他的病。爲什麼不去？因爲舍利弗從前有一次，在樹林中打坐，被維摩居士教訓過。

「宴坐」就是打坐，清淨安詳謂之宴。你們打坐能清淨安詳嗎？念頭進進出出的，眉頭還皺着，又覺得腿子酸。從前須菩提尊者，有一次在山中打坐入定時，空中有天花落下來，就問是哪一位天人在散花。空中有聲音答自己是梵天，因爲看見您長者在這裏說法，所以散花供養。須菩提說自己並未說法，天人就說，尊者以不說之說，我以不聞之聞，所以供養，這是說到打坐的問題。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爲宴坐也。」舍利弗說，我正在打坐時，維摩居士到來，不客氣地說，喂！舍利弗！你以爲這是打坐嗎？

「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維摩居士告訴舍利弗，不於三界現身意纔是打坐。這還不是入定！要在三界裏面沒有身和意纔行，你坐下來腿發麻，頭脹，就都是現身，思想念頭去不掉就是現意。

六世達賴喇嘛以活佛之尊，都老實承認過念頭去不掉，他說：

入定修觀法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

觀中諸聖何曾見不請情人卻自來

他又說：

動時修止靜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

肯把此心移學道即身成佛有何難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負傾城

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六世達賴喇嘛晚上易裝偷出宮門，去酒家尋歡，這種事都做過。他有六十六首情詩留下來，這些詩你們好好研究，有幫助。

回頭說打坐時起這些念頭，就落入欲界、色界甚至無色界，都在三界現身意了。不是意動，就是身動，這就不是宴坐。

「不起滅定而現威儀，是爲宴坐。」沒有離開滅盡定而現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自己隨時隨地在滅盡定中，不妨礙走路、講話、喫飯、罵人，這樣纔是打坐。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凡夫該做的事都做。像第六代達賴就作凡夫的事，「肯把此心移學道，即身成佛有何難？」大家以爲他沒成就，清朝召他去北京問話，被逼上路，他走到青海不想去了，盤腿一坐就走了。你看他有這個本事，來去自如，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心不在內，不在外，難道在中間？心究竟是在哪裏？

「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於法身境界不動搖，雖然已經到達無功用不動地，但外表還是老老實實，從基本的三十七菩提道品，一步一步地修給人看。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本來就在涅槃中，不須要切斷煩惱，你能悟到這樣，才叫打坐。

「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維摩居士把舍利弗奚落了一大頓，告訴他，能這樣打坐纔是諸佛弟子。

「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舍利弗說：我當時被維摩居士如此教訓，只有默默領教，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所以舍利弗說，他不夠資格代表佛去探病。

## 大目犍連的辯才問題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此時佛就轉向另一位大弟子，大目犍連，號稱神通第一，《阿毗達磨法蘊足論》是他作的。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爲諸居士說法。」大目犍連也不願去。因爲大目犍連有一次在城中巷內，爲居士們說法時，也捱過維摩居士的訓斥。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爲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維摩居士對大目犍連說，你不應該這樣爲在家的居士們說法。說法就要依據真正的佛法來說。這罵得嚴重了！

「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真正的佛法沒有一切衆生。換言之，也不須要度衆生，因爲衆生本來是佛，何必要你來度？你以爲衆生有罪過，自性本來不垢不淨，沒有衆生可以染污它的。

「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自性本來無我，不須要再去求個無我，也用不着你來講無我。自性無時間空間，沒有壽命，本來不生不死。

「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前後際斷就是前面一念已經過去了，後面一念還沒生起，過去了不可得，未來的還不生，當下即空，三際託空。這一段現成是空的，你不用去求的。這是真正的佛法，你要是抓不住，三大阿僧祇劫以後再說吧！

「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一切法本來寂滅的，本來在涅槃中，本來無相的。佛法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法離於相。

「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講什麼佛啊，五陰十八界啊，都是多餘的。有這些佛學的理論東西存在，法執不脫，不能成佛。真正佛法是說不出來的，佛在《金剛經》裏面就說，自己四十九年來沒有法可說，真正的法身不是知覺觀念可以體驗表達的，所以說離覺離觀。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真正佛法哪有形相？哪有境界？本來就虛空。一切講空講有的理論都是笑話。因爲法畢竟是空的。

「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佛法無所謂我，也無所謂我所的建立。我們一切起心動念是唯識的作用，你能不起分別，才能轉識成般若智慧。起分別是識，不起分別是智。

「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不是比量，不是相對的；法是現量，當下即是，是絕對的。一切佛法不離因果，不入因果，不在因上，離一切所緣。

「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佛法在哪裏？就在這裏，一切世間法就是出世間法。佛稱如來，本來沒有來，也沒有去。

「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真正佛法無所謂正法時代，像法時代，還是末法時代。它的真理是永恆不滅的，也是常住不動的。佛法不在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上，靠唸佛找清淨是依靠聲塵，看到佛像莊嚴覺得清淨是色塵。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佛法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無所住而生其心。空、無相、無作是大乘的三解脫門，但只是方便法門，如果死抓住就錯了。

「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佛法無美醜，不增不損，不生不滅，不能歸納說哪一種是佛法，哪一種不是佛法。

「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大家打坐在眼耳鼻舌身意上作功夫，統統是錯的。佛法是平等沒有高下：是常住不動的。觀想動念都不對，都是六根在動，同清淨法身不相干。

「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喂！大目連！佛法的真相如此，你懂嗎？還在這裏說什麼佛法！真正佛法是說不出來的，也無法表示。真正懂得聽法的人，聽了等於沒聽。嘿！跟很多同學們一樣，聽了就忘了，因爲他們無聞無得。

「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衆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說法像是放錄音帶一樣，是空的。要有如此境界，然後才能隨機說法。要能曉得聽法的衆生是利根，還是鈍根，連他們前世的業報都要能知道。所以才曉得誰應該修止觀，誰應該修淨土，誰應該參禪。

「以大悲心，贊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因此，弘揚佛法，要能以大慈大悲的心情，讚歎大乘的佛法，能報答佛恩，不斷於三寶，然後纔有資格說法。

「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居士對大目犍連說這一番話時，當場有八百個居士悟道了，發了大乘菩提心。大目連自稱辯纔不夠，不能代表佛去探病。

到這裏已經有兩個大弟子不行了。在繼續講下去之前，我們要特別注意，《維摩詰經》講的是形而上真如法界，也就是禪宗所標榜的直指人心、頓悟成佛的法門，是最上乘的佛法，所以和一般講漸修的法門，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每一位被維摩居士申斥的佛弟子，他們在此地所代表的是小乘佛法、漸修法門、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觀點，與大乘佛法、頓悟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觀點是相對的。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先把握住，否則來聽《維摩詰經》不見得有好處，反而有壞處。什麼壞處？會學成狂禪，口頭禪，犯了謗佛的罪！

## 大迦葉乞食不平等嗎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大迦葉就是禪宗的初祖。葉要讀如「攝」。他也不敢代表佛去。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裏而行乞。」因爲大迦葉有一次在貧民窟裏化緣，佛十大弟子個個有不同的作風，說明瞭每一個人成道的境界，在道體上，雖然是一樣的，但是作人做事起用的時候各有不同，因爲這些大阿羅漢多生累積的習氣不同。好像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儘管遺傳一樣，但是子女的個性都不同。佛弟子中須菩提專門教化富人。大迦葉出身首富家庭，雖然成婚，但是和妻子一心向佛，二人謹守戒律；出家後將財產全部佈施。穿糞掃衣，以修頭陀行著稱，喜歡與窮人結緣，與須菩提正好相反。所以佛有次喝斥他兩人心不平等。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從貧乞。」維摩居士見到大迦葉在貧民窟化緣，就責備大迦葉只度貧苦的人，慈悲心應該是普遍的，不論富人還是窮人都要度。

「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出家人不自己耕種煮飯，出來化緣應該心裏行平等法，挨家挨戶照次序乞食。

「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欲界中的衆生，最重要兩件事，就是飲食和男女，孔子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也說過「食色性也」，注意！這可不是孔子說的！衆生都是被這兩件大事驅使。所以修定做功夫要斷五蓋，財、色、名、食、睡，這是小五蓋，大五蓋是貪慾、嗔恚、睡眠、掉悔、疑法。因爲這五蓋把我們的清淨心遮蓋住了，所以不能得定。例如貪慾，不只是指財富或男女之慾而已，打坐學佛求健康都算是貪。又如小五蓋中的食很難戒，不只是戒喫葷，想喫的念頭就已經是了。但你可不要隨便去斷食，如果不知道正確的方法，小心被送進醫院。

維摩居士這裏講的，是比丘去乞食化緣的目的，是要斷除飲食男女之慾，也就是貪慾之蓋。不論人家佈施什麼都一樣的喫，就算是佈施的食物中有葷的，當初的戒律也不禁止。當年大陸就經常看到出家人，專門揀人家倒棄的食物去喫，要人不要浪費食物，你在旁邊看，真不知道他們怎麼喫下去的。有本書叫做《金山活佛錄》，寫的是真人真事。當年在杭州有位師父，他不修邊幅，從不洗臉，有次要傳法給我，他坐在牀上髒兮兮的帳子裏，叫我進去，我硬着頭皮掀開帳子把頭湊進去，哪曉得帳子裏卻是一股清香味，蘭花都沒這麼香。這事說給你們年輕人聽都不相信。我當年找師父，凡是大名鼎鼎的就不碰，專找一些苦行有道的師父。

回過頭來講本經，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和合而來的，肉啊、骨頭、血液、神經等等湊合來的。在沒有成道之前，還是需要維持身體這個機器，因此要摶食，就是用手抓着喫。又叫做段食，人類喫食有早餐、中餐、晚餐，是分段喫的。修道有成的人不喫食物也不死，他靠識食，是精神的食糧；乃至有天食，就是有天人送食。我們廟裏晚餐不是正餐，叫藥石，就是把喫飯當作是用藥，用來維持這個和合的肉身，所以不得不喫。佛說我們有四種進食方式：段食，觸食，思食，識食。這個喫飯的道理，我們留到本經後面，講喫飯的那一段，再詳細討論。

至於什麼是化緣的精神？或者說，什麼是化緣的出發點呢？學佛的人只有佈施別人，不接受別人的佈施，這是不受。但是即使比丘修到不用吃了，因爲慈悲，還是出來化緣，是爲衆生種福田。沒有得道的人聽了，可不要拿來作化緣的藉口！有次一位比丘說，他本來不想化緣，爲了給人一個佈施的機會纔來化緣。我在旁邊聽到了，瞪了他一眼，本來還要送他一筆錢，也不送了。送了怕增加他的罪過。因爲他有傲慢心，還沒有得道敢說這個話！過去許多高僧如虛雲、太虛，守銀錢戒，出家人不沾手銀錢，怕起貪念，人家供養的錢送來，他看都不看，管帳的向他報告，香火錢收入有多少，他答都不答，這也是不受。這一段講的就是出家人的戒行，化緣法門。

「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聚落是古時的村莊，「以空聚想」，是說比丘進入村莊城市社會，心裏仍然一切皆空，不受環境影響。有的同學說都市髒亂嘈擾住不得，都市與山林有何分別？都是你自心在分別。不論在家或出家人，出入社會對所見、所聽聞、所嗅、所喫的，都應該不起分別心。例如你是有道之士，見到萬人向你膜拜，心裏也不覺得如何。化緣時聞到菜香，跟風一樣沒分別。佈施來的食物，不覺得好喫或難喫，都一樣。這些不是理論，是實際的功夫噢！你做得到就得道了。當年我在峨嵋山閉關，期滿下山入城，離城市還有三四里路，就聞到空中一股股人味，跟我一起下山的，有一位武漢大學的同學，就沒有聞到，他不是不起分別，因爲進了城，一家小喫店正在爆回鍋肉，他就覺得香，嘴饞。你看，習氣是多麼難斷。

「受諸觸如智證。」這句話更難懂了。受，是感受。觸，是接觸，像是接過一碗飯，或是居士向比丘頂禮，頭接觸到比丘的腳。種種的接觸都不會妨礙比丘內心清淨，因爲性空緣起，不起分別。

「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出外看到的形形色色都如夢如幻，不着相，沒有自性沒有他性，因爲一切本空。本來沒有生滅，本來不動，無去無來。空也不着，有也不着，這是中觀。大迦葉以頭陀著稱，維摩居士就教訓他，什麼是真頭陀行，真出家纔是頭陀行，心出家纔是真出家。各位在座的不論在家出家的，要心能出家，纔是真比丘比丘尼。

「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我的天哪！作佛弟子要喫一餐飯還真難。維摩居士對大迦葉說，要能夠不拋棄八邪見（八邪爲八正道之相反：邪見、邪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就是邪魔外道的見解；外表與邪魔外道一樣，而證入佛法的八解脫法門，以邪法修持而證入菩提正法。雖只用一味的食物，卻能夠一念之間，將之化作千百萬億的善妙飲食，來供養十方一切佛、一切賢人聖人。這些名詞我看就不用抄給大家，省得你們去搞名相了。能做到這樣，纔夠資格喫人家供養的飯。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即使是外道邪見也不拒迎，正因爲如此，才能方便度外道邪魔。維摩居士的外表，顯示的也是邪相，卻是真正證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在家佛的代表。

「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能夠有資格受供養的人，是沒有煩惱的；卻也不脫離煩惱，因爲煩惱即菩提。真有個煩惱可離，就成了斷見。託鉢化緣的時候，沒有離開定，但明明還在走路喫飯，所以是無定無不定，隨時都在定中，是真正的大定。

「非住世間，非住涅槃。」這是大菩薩境界，因爲大慈大悲，所以不入涅槃；同時，有大智慧成就，也不會爲世間迷惑，是所謂悲智雙運。

「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接受人家佈施的時候，心中不分是哪一位施省得大福報、哪一位得小福報，誰供養得多、誰供養得少，沒有功利的想法，這樣纔不是小乘的佛道。要這樣纔不辜負人家的佈施。所以中國佛門就有首偈子：「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這碗飯不容易喫啊！

「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大迦葉說，聽了維摩居士一番教訓，對大乘菩薩起了最深的恭敬心。想到維摩居士以一位在家人，有如此大的辯才智慧，誰聽了不發大乘心呢？從此以後，就不再勸人發小乘學佛心。因此，大迦葉也不敢去探病，他是第三位推辭任務的弟子。

## 須菩提被罵胡塗了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下一位是須菩提，他也不能擔任探視維摩居士的任務。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須菩提有一次去維摩居士家化緣。維摩居士拿了他的鉢，盛滿了飯，端在手裏就罵了。假使你能對食物不分別好壞精粗，平等看待，你看一切法也就空了。能做到這個境界，你纔有資格出來化緣，喫我供養的飯。你看，維摩居士可惡吧！

「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解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要什麼資格才能喫這碗飯？要沒有斷絕過淫怒癡，沒有斷男女飲食，卻也沒有黏過。沒有離開肉身的慾望，但是在慾望中，此心是空的。同凡夫一樣，有父母子女等等的癡愛，在家仍然證得解脫。雖然有最壞的五逆行爲，而顯金剛怒目的菩薩相，但既不解脫也沒有受到習氣束縛。也沒有見到小乘法的苦集滅道，而是見到了真諦。得了果位也不覺得自己有果位。雖不是個凡夫，仍做凡夫的事。不是聖人，也不能說不是聖人。佛法一切法都成就了，但不着相，這樣纔可喫我的供養。

「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被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被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維摩居士繼續罵下去，假如你須菩提，拋棄對佛對佛法的執着，能把六位外道的大師看成是你的老師，與佛是平等的；換言之，也把佛看成是外道大師一樣。你跟着外道去出家，這些大師們墮落的話，你也陪着墮落。有這樣的本事，須菩提你纔夠資格喫這碗飯。

講到這裏，想到道家一幅對聯：「人間莫若修行好，世上無如喫飯難。」須菩提尊者在《金剛經》裏出盡風頭，談空第一，在這本經裏被維摩居士一路罵下來，這鉢飯看得到喫不到了。

「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你能夠進入邪魔外道的見解，不跳出苦海，在人世間的八種苦難中安然自在，而苦難妨礙不了你。因爲你自己已經證悟了，就待在人世間的煩惱痛苦中，已不用待在清淨法中！須菩提，你雖然已經得了無諍三昧，不辨是非了，可是你須要知道，一切衆生本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用覺得你自己了不起！而且，有時佈施你的人，非但不能得到福德，反而墮了地獄，作了畜生，因爲他們是用功利思想供養佛法僧。如果你自己以爲了不起，值得人家來供養，那就與魔同類了，成爲魔的伴侶；你就與魔和世間一切塵勞中人，沒有兩樣。你有資糧對於一切衆生生怨心，有資格出來謗佛，罵法，罵一切聖賢嗎？你有這個資糧，也不會要求自我涅槃了。你真的能參透到這些正反不二的道理，才真得了無諍三昧，纔有資格拿走這一鉢飯去喫。

「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須菩提給維摩居士罵得不知所以，不敢拿鉢，正要轉身就走時，被維摩居士叫住，你不要懼怕，把鉢拿去喫飯吧！

「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着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維摩居士對須菩提說，假使我這樣責難一個如來化身的來人，化身會怕嗎？須菩提說，不會。維摩居士說，一切法都是如夢如幻，你也用不着怕！你不懂我講的這一番話，相都是空的。大智能成就的人，不對文字語言着相，自然不會怕文字語言。文字語言只不過表達佛法，你真懂了佛法，就不用文字語言了。真能解脫，就是佛法。維摩居士對須菩提說法的時候，有二百天人徹悟佛法，得法眼淨。所以須菩提也不敢去探維摩居士的病。

這是第四位不敢去的弟子。你要注意，這幾位弟子講的，都是過去碰到維摩居士親身經歷的事，佛故意找機會，讓他們去受維摩居士的教化。在佛和維摩居士這次說法的時候，他們已經大徹大悟。但他們還是在報告過去的經歷，說明自己也不能代表佛去看望維摩居士的理由，同時也正代表我們一般學佛之人狹隘的見解，只能入佛，不能入魔而超然成佛。這正要請大家注意。

## 富樓那說法的障礙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富樓那是佛的高足，很多經典中都出現過，尤其是在《楞嚴經》中，問了佛一個我們大家要問的問題，這個我們在開頭已經講過了。在這裏，富樓那也推辭，不敢去探維摩居士的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爲諸新學比丘說法。」富樓那是佛弟子中，原來修習小乘聲聞法的，而且差不多已經是個領袖人物了。新學出家的比丘，很多都受他的教育，比方說是大學一年級必修科目的講師。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我們學佛的人，尤其出家的，都想自度度人，如果你自己還沒有證得菩提，拿什麼來度人？度人要講師道，佛祖是人天之師。韓愈寫的一篇〈師說〉，並不算是師道，講中國文化的師道要看《禮記》中的〈學記〉。師道分兩種，第一是人師，以道德品性爲人表率：第二是經師，講學理的，講四書五經傳達學問。做經師容易，能做經師又兼人師的，歷代以來就非常少了。有同學送一對瓶子給我，刻上「經師人師」四個字，我都不敢當，恭維太過了。中國文化中的「經師人師」，與佛教中的「人天之師」的境界差不多，要這樣的人，纔有資格做佛法的法師，纔可以教化服人，纔可以度人。度人不只是說讓人信了佛教、肯跪下磕頭、或是肯喫素了；那是教育方法之一，沒有錯，但不徹底。要讓人證得菩提，明心見性了，纔算是徹底度人。退一步說，就算沒有讓人大徹大悟，至少要能夠讓人曉得修學菩提的正知正見，才能算是度了人。

在密宗得了金剛阿闍梨戒的人能說法，起碼要有他心通與宿命通的本事；用現在的觀念說，是要了解聽法衆人的心理、程度、性向，才能知道用哪一種教育方法比較恰當，纔能夠因材施教。

佛在世時，經常跟從他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以印度當時人口比例來看，可說是聲勢浩大。但由他親自剃度的弟子不多，多數是由弟子代他剃度的。有兩個比丘是目犍連的弟子，一個修的是數息觀，另一個修白骨觀，目犍連問舍利弗，爲什麼兩比丘修法總是不能進步。舍利弗問清楚這兩個比丘沒出家之前的職業，一個是銀匠，修白骨觀，另一個是漂布的，修數息觀。舍利弗就要他二人調轉過來，因爲漂布的習慣看着白布在水裏，修白骨觀就容易；而銀匠習慣作細緻的活兒，修數息觀更適合。換過方法之後，這兩個比丘修了三天就得阿羅漢果。舍利弗就是能夠「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能夠觀察學生的根基而施教。

富樓那當時正在爲新學比丘說法，注意這裏是用說法而不是講經。講經是在佛過世之後，將佛說法的記錄彙集成經典，後人根據這些記錄冊講學才叫講經。但禪宗叢林制度下只有說法堂，沒有講經堂，因爲大和尚就代表了現身佛，而且大和尚說法時是不帶書本的。

富樓那說法時被維摩居士呵斥，因爲富樓那沒有觀察新學比丘們的心理就說法。像是把又髒又爛的食物放進寶貴的器皿中，簡直是糟蹋人家。

「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瑠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衆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維摩居士罵富樓那不瞭解比丘心中所想的，不要把玻璃混作水晶。因爲你不知道衆生的三世因果，前世有什麼樣的修行成就，人家是大乘根器，你教些小乘佛法；人家身上本來沒有瘡的，你不要去挖他的肉。

禪宗有位祖師開悟之後說：「我眼本明，因師故瞎」，罵他從前的老師指導無方，把他本來清明的法眼給弄瞎了。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無論世間法或佛法都一樣，我們大家要警惕。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對於要走大路的人，不要指引他走小徑，牛踏過的蹄印是容不下大海的，不要把太陽光和螢火蟲相比。這段話是強調要先認識學生的根器，對小乘根器的人無法勉強教以大乘法，會害了他，反之亦然。所以你看，佛在說《法華經》的時候，有五千位追隨佛很久的比丘，認爲佛說錯了，竟然當場退席，走了。這就是告訴我們教育之難，衆生根器不同，程度不同是很大的問題。

「富樓那！此比丘人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衆生根之利鈍。」維摩居士告訴富樓那，在場的這一位新學比丘過去生是修大乘道的。因爲菩薩都有隔陰之迷，中間轉生幾次把大乘道給忘了，但是那大乘道的天性還在，怎麼能用小乘道來教他？小乘根器的人像是盲人，不能看清楚衆生的根性。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時豁然，還得本心。」維摩居士就以身教示範，他當時進入定境，引起了那位新學比丘的宿命通，明白自己過去多生累世走的是大乘路線，親近供養過五百尊佛，所發的大乘願也都回向衆生。這比丘爲此當場開悟，明心見性。此地只提「曾於五百佛所」，而不說五百以上，就是點出這位比丘是小菩薩的果位，得宿命通只能知過去的五百生，今後五百生就不知了。若是大菩薩的神通境界，就連五百生之前的生生世世都能知道。

「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爲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當時在場的新學比丘，就同維摩居士頂禮。注意！根據小乘比丘戒，比丘是不可以對居士頂禮的。但是大乘比丘戒就沒有這樣的禁例，對善知識頂禮並不分出家在家的。因爲維摩居士的說法，使得這些比丘進入了大乘菩薩不退轉地的果位。富樓那因此非常慚愧，簡直無地自容，所以現在也不敢去探視維摩居士。

我們曉得佛的這些大弟子，每一位都是有佛法的專長的。爲什麼碰到維摩居士這位大乘菩薩就都沒用了呢？因爲他們雖然專，但是不圓融不圓通，所以沒用，這也是小乘與大乘的區別。後世禪宗講求頓悟，受《維摩詰經》影響之大，是無與倫比的。

## 迦旃延生滅心說實相法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下一個是迦旃延，他也推辭了。迦旃延也是佛弟子當中學小乘佛法的講師級的人物。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爲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無常、苦、空、無我是根本的佛法，尤其是小乘佛法的基礎所在。無常，簡單的講就是不會永恆的，會變去的。苦是說沒有真正快樂，人世把輕微的痛苦當做快樂，因爲受苦慣了，偶爾給你減輕一些苦的壓力，就高興了。

迦旃延回憶有一次，佛給比丘們講了小乘法的基礎，其後他就替比丘們演繹自己的心得。不料維摩居士到來，指斥迦旃延是在用凡夫的生滅心，給比丘們說法。思想、推論、學問都是生滅心，一個念頭接着一個，思想生了隨即又滅了。《禮記》中的〈學記〉也提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文章典故知識儘管淵博，沒有真正自己悟道的見解，還不夠格做人師。這裏維摩居士說，迦旃延還沒有悟到實相般若，也就是最高智慧。實相就是無相，所以般若無知，如果還有一個智慧境界存在，就不算。比方真正最高學問的人，常覺得自己沒有學問。乃至到了文字一字不識之境，沒有了文字相，如上文維摩居士對須菩提說；「智者不着文字……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對目犍連說；「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小乘法說一切法皆是無常，真正大乘法剛好相反，沒有無常，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釋迦牟尼佛三十一歲悟道之後，先說的法是小乘的無常、苦、空、不淨、無我、寂滅，度人無數，證得阿羅漢果，這些都記錄在中文翻譯的《四阿含經》中，有憑有據。爲什麼佛到了八十一歲臨終前所講的《涅槃經》，卻提出常、樂、我、淨？

佛學講無常，萬物不會永恆存在，是對現象而言。中國《易經》講變化，萬物萬事無時無地不在變化，講的是原則；所以通其變者是聖人，凡夫爲其所變。用我們上課作比方，所講的每一句話，一生一滅都過去了，的確是無常。是真無常嗎？我們能知之性卻常在，不隨時間過去蒼老死亡。昨天的事是過去了，但是我今天知道昨天的事過去了的這個，是不變的。所以維摩居士說「諸法畢竟不生不滅」，生滅只是現象，你不要拿着雞毛當令箭。

「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我們人生感受到的痛苦，都是由五陰來的。五陰是色受想行識，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我們講受陰，是受感覺狀態支配的。你看了一本書或懂了什麼道理，這不是感覺狀態。但感覺狀態的舒服、高興、快樂都是由心理引起的感受，是唯心所造，唯識所生，這個一剎那的作用其體性是空的，也是生滅作用。「洞達空無所起」，是透徹瞭解了五陰的作用是無所起，本來沒有動過，像水上偶然起的波紋，過了也了不可得。講苦講樂，都是個人自己唯心所生的，本來無苦樂。

「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畢竟空。大家若被我罵是神經病，一定生氣。其實這一句話講過就過去了，你生氣是自生氣。你打坐要求空就是大傻瓜，你空得了嗎？空是它來空你，你是空不了它的。你不求有也不求空才空，諸法究竟無所有嘛！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好久以前我爲這個題目做了一次演講，就感嘆爲什麼這許多人要爲「我」、「無我」爭辯不已。什麼是無我？是佛的方便佛法，作人做事必須處處要有我，例如寫文章無我是寫不好的。有我中間就是無我，是證入形而上時，放棄了我見，才達到無我。其實無我纔是個大我，這個我與無我是不二的，就是一。這個不二就是佛教文學的妙用。《金剛經》講無我多加一個相字，無我相，要你不着相，不要被現象所騙。你把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這個意思參通了，不二法門就懂了。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什麼是涅槃？不生也不死，不來也不去，不空也不有，本來清淨，所以自性本來就是涅槃。「法本不然」，一切法本來都是無生，但不說絕對，一說絕對就落入相對了，這個絕對是沒有的。這是佛法的邏輯，法本不然，你不能說它是肯定還是否定。本來沒有生過，所以現在也沒有滅去，這樣叫做寂滅。

「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聽了維摩居士的說法，所有當場的比丘都得到解脫了。所以迦旃延也說沒資格代表佛去探病。

你看，佛所培養出來的弟子，一個個都吃了維摩居士的悶棍，實在對佛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爲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個話頭了。

## 阿那律眼通的問題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阿那律是佛弟子中號稱天眼第一。因爲他的肉眼壞了，佛要他修天眼，結果修成天眼通。阿那律的故事有啓發性，他有一次要縫衣穿針線，但因爲眼睛看不見，就問有哪一位師兄可以幫忙。當時其它人都在打坐，沒有人來幫他，佛聽到了，就下座幫了阿那律。阿那律知道是佛，就問爲何由佛來幫他？佛回答說，即使成了佛，還是要積功德，應該做的就去做。對於其它在場的弟子，佛就訓斥他們，爲了要打坐入定，一點善事都不肯做，這樣是白修行了。我們有的人，學佛之後就一臉佛氣，一嘴佛話，好像是儼然有道，實際上沒有佛行，是沒有用的。另外要說的是，即使阿那律得了天眼通，肉眼還是壤的，這是兩回事。《金剛經》中佛講如來有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每一種眼都不同。

這裏阿那律說，他不夠資格去探維摩居士的病，由於有一次他在經行時，被維摩居士呵斥。根據佛制，拜完佛之後要右轉圍繞佛三次，是印度的禮貌。一定要右轉，是順轉；左轉是逆轉。經行同繞佛的意義不同，禪堂規矩在坐禪下座後要散步，稱作經行，也是向右走；當然不一定繞圈子。有的一個人閉關，經行就走直的，走到要回頭時，就向右轉身往回走。真用功的人起身經行時，連眼都不願睜開，保持打坐的定境，就在兩旁掛繩子繫上竹筒，經行時就摸着竹筒走，纔不會走偏。經行有大步、小步、快步、慢步。在禪堂快步經行叫跑香，是快步、大步的走，不是運動的跑步。出家人行住坐臥都要講究威儀，就是要有生活的姿態，要隨時在定中。

「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庵摩勒果。」梵王是色界天的天人，已經不具肉身像，而是一團光。關於梵天梵王我們在前面講三界天人時，已經大致介紹過了，我再補充一點。修行的心行非常重要，即使你功夫做到四禪定境界，但是如果習氣沒有轉過來，就不會得到四禪天的果位。阿那律說，當時有一位名叫嚴淨的梵天王，與一萬個梵天一同放淨光明。實際梵天人本身就會發光，故不用作意去放光，所以叫作色界，在色界中有光而已經無慾了，人修到了無欲纔到光明境界。這梵天王向阿那律頂禮，然後問阿那律所得的天眼通，能看到什麼程度？阿那律說，他看見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就像看手掌中一粒庵摩勒果那樣清楚。庵摩勒果也有翻成庵摩羅果，約橄欖那麼大。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爲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爲，不應有見。」這裏維摩居士所講的，正是大家要參的，大多數人學佛都被宗教的神祕色彩，把自己的正見思惟染污埋沒了。你自我檢查，學佛有沒有求神通的心理成分？恐怕十個有五雙都如此吧？有這樣的動機，想證得菩提，是幾乎不可能成功的。《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遭紆曲」，動機不準確，方向就不對，所以不會得果。第二點，你對神通信不信？如果這裏有一個有神通的人，你不會不信他的。所以正信很難！

唐宣宗還是世子的時候，曾經出家作和尚，與黃檗禪師兩人是同參，有次犯錯，師兄毫不顧及他世子的身分，打了他。宣宗即位之後，也毫不記恨這位師兄。黃檗禪師有次去浙江天台山參訪，那時開創天台宗的智者大師，已過世許久了。黃檗禪師在天台山結識了一位僧人，有一次兩人同行在山中遇到大雨，溪水暴漲不能渡過，僧人脫下斗笠，踏着過溪，黃檗禪師見了，就斥責僧人爲自了漢，拂袖而去。僧人聽了，就嘆黃檗禪師真乃大乘法器。如果是各位同學見了這僧人的功夫，恐怕要大爲佩服了。一般學佛的人，很難有黃檗禪師這個境界的。

常常聽人說，某人有天眼通，可以替人看前世因緣，這些奇人不論是睜着眼看還是閉着眼看，通常臉會發紅，就是血壓上升之兆。記得抗戰時，在重慶有位修東密的法師，以眼通聞名，是一位華僑，多年之後我在香港第一次遇見。他那時年事已高，在旁的有一位老居士朋友就要他幫我看一下，我當時就勸他不要再玩這個了，年紀大了高血壓危險呀。

維摩居士問阿那律，你用天眼通所看見的，究竟還有沒有相？是不是有作相的？是在空的境界看見呢？還是在有的境界看見呢？注意！阿那律雖然肉眼瞎了，但是能見的眼識沒有壞，還是「看」得見的。即使是瞎子還是看得見，看見的是黑漆漆的相。光明是相，黑暗也是相。

維摩居士接着說，假如你阿那律是有作相的，有境界有光，在這個裏面看見，你認爲是天眼，其實是外道天眼，外道的天眼和五通都是作相。你們有人持咒的，有時在靜坐時雖然自己嘴裏沒有念，耳中卻聽到唸咒聲，這就是耳識在作相了。這聲音怎麼來的？它不是外來，不是內發，也不是中間；不自生，不他生，是因緣會聚所生。有些是過去生聽慣了，或是過去生念某個咒子慣了，就埋藏在阿賴耶識裏，在心念極清淨的時候，阿賴耶識中的種子暴發就聽見了。還有一些是由於耳朵聽覺神經震動，加上自己心念的一個非量錯覺，以爲聽到了咒語或其它聲音。

維摩居士說，如果你阿那律的眼通是不作意，不作相的，那就是無爲法了，就證得涅槃。既然涅槃，就是畢竟空，那就不應該看見了。等於《金剛經》所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是指實相的道體一無所見，是不會見到光，不會有眼通，連空都不見。你們打坐閉上眼，都還在看，在看眼皮子，因爲被擋住了纔看不出去，看着黑洞洞的，愈看愈昏沉。眼耳鼻舌身識都沒關掉，意識又在打妄想，坐在那兒玩弄境界。

「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爲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阿那律被維摩居士責難得答不上話，這時那些梵天天人，大讚維摩居士高明，向維摩居士頂禮，又問世界上有得真天眼通的人嗎？維摩居士答，佛是得了真天眼通的人，是常在如來大定境界中，是定慧等持的三昧，不須起心動念去看什麼東西，但是與所有的佛的國土是一體的，不二相，不求見而自知，這是真天眼。於是嚴淨梵王等天人，就發了大乘菩提心，向維摩居士頂禮，然後就不見了。所以，阿那律也不能去探病。

本經中，維摩居士教訓每一個弟子的毛病，原本應該是各個弟子的長處，但是在維摩居士面前都站不住腳，這些也都是我們修行上最重要的問題，學佛參禪一定要熟讀《維摩詰經》。

## 優波離與犯戒比丘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優波離是佛弟子中戒律第一，當時佛弟子中背景複雜，有貴族世胄，有富豪，有平民。優波離出身賤民，在當時社會中，見到貴族都要跪着躲在一旁的，佛卻指派他執行僧團的戒律，這除了優波離本身修持得好之外，還可見佛的教導手法不凡之處。佛要優波離去探視維摩居士，優波離他不去。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一比丘犯律行，以爲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爲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爲其如法解說。」優波離回想，曾經有兩個比丘犯了戒律，覺得很羞恥，不敢去問佛，就來找優波離，希望優波離能夠在戒律的性地上，爲他們開導解釋。性戒是一切衆生在天性上都認爲是罪過的心行，是惡業。譬如殺生，這是先天的，不是後天的觀念。有些戒律是遮戒，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對於遮戒，有時是有方便的。根據別的經典所載，這兩位比丘犯的是淫戒，是性戒，也是比丘戒的第一條戒。所以他二人深感羞恥。優波離就爲他們依戒律規定說戒，讓他們懺悔。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當時維摩居士來到，對優波離說，你不要反而加重了他二人的罪業，犯了戒律要用直心來消罪業，現在你爲他們解說戒律，反而擾亂他們的心，增加了心理上的痛苦。

「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這裏維摩居士說罪性像心一樣，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換言之，也在內、也在外、也在中間，無所不在。究竟在哪裏？「如其心然」，心就在這裏，當下就是，本性自空，所以罪性也自空。就要這樣懺悔的。有心去求懺悔，那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慢慢把你的罪過洗刷乾淨。如果能但超直入，當下即是。所以說「心垢故衆生垢」，你心臟了去修善法佛法都是犯戒的。你心清淨了，去修魔法外道卻不妨。心、罪垢、諸法都當下即是，「不出於如如」。如者，《金剛經》講得最清楚，爲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佛經常說如如不動，大家要參究。如果以爲心中有個不動的，你已經動了，動了那個不動的。你感覺到那個不動的境界，是第六意識所的。如如不動好像是平靜的流水，你看着它不動，實際上是流動的；要不流動就成了死水，水停百日則生蛆，就成爲最髒最有罪過的所在。此心要活活潑潑的，是無所住而生的。這個心念是清淨念，不思善，不思惡，連不思也不思的念。有一個不思善，不思惡的念，已經此心有塵垢了。

宋朝的朱熹晚年有首詩講悟道境界很好：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彩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從禪宗來看，理學家朱熹是破了初關，有沒有破重關是另一問題。他的另一首詩：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鉅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這也是悟道境界，你們打坐不是念頭去不了就是昏沉，向來枉費推移力，像一艘鉅艦擱在淺灘，推也推不動。一下悟道，不用你去推了，輕如毫毛，就是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明理學家是儒家中的律宗，講究律行，大家可不要輕視，不要有門戶之見；而老莊則有如禪宗，講解脫。《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這是佛纔有的胸襟，不問他是哪一教派，凡是有所得的，都入聖賢之流。

回過頭來講戒律，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是戒的相，是規定，是行爲的標準。戒的相很多，比如殺，除了不自殺，不自己動手殺之外，還有不教他殺，不教唆他人殺，不暗示他人殺，連看到兵器，想到怎麼用，這一動念，都犯殺戒。所以戒的相很難講，判斷起來比法律斷罪還難。戒的用是讓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的體呢？就是維摩居士告訴我們的如如不動，「不出於如如」。有的經本把句子斷成「不出於如」，我不同意。

「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衆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維摩居士問優波離，真悟道解脫時，心裏還有塵垢染污嗎？優波離答，沒有。維摩居士就說，一切衆生自性本體本來沒有罪，沒有染污，本空嘛！前念有，後念即空；前念空，後念即有。空有念念不住，所以不垢不淨。世尊第一念動是佛境界，下一念動是魔境界；佛境界不住，魔境界也不住。本自不住，不是用理去修的。你有修相，要求空，就是客塵煩惱。要這樣去懺悔纔是。

「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

妄想，紛飛的思想，是塵垢；無妄想，當下就是淨士；顛倒唸頭是指，無顛倒就是淨土；取我相是塵垢，不取我相是淨土。

「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一切法包括心理、生理、宇宙萬有一切法，生生滅滅不停，如幻如電，過去就過去了。以自心本體來說是沒有相對的，一念不住，念念都不住；所以一切法都是妄見，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一切善法、惡法、無記法，都因妄想而生，由分別妄想而有。你懂了這個，纔有資格說守戒。你懂了這個，纔算真瞭解戒。

「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答言：自舍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爲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這時犯戒的兩個比丘，聽了維摩居士這一番話，實時懺了罪，讚歎是無上智慧，是真正的佛法持戒持律，是優波離比不上的。優波離就說，除了佛之外，沒有聲聞或菩薩，能比得上維摩居士的智慧辯才和樂於說法。「明達」是明瞭通達。兩個比丘立即掃除了對正法的疑悔，當時就發大乘菩提心，同時發願，希望衆生都得到大智慧成就。所以優波離也說，他不能去探視維摩居士的病。

在這一章弟子品中，佛要派他的弟子們去向維摩詰問疾，就是代表佛去探病，可是這些弟子們都不敢去。我們曉得，這裏講的十位佛的最有名的出家大弟子，都各有所長，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的人是得道的，卻被維摩居士批駁得智慧不第一了；目連尊者神通第一，經過維摩居士的訓誡，神通第一沒有了；大迦葉代表了出家的頭陀行，苦行僧；須菩提談空第一，見到空了，他們也都不行；接着摩訶迦旃延，論議第一，思想經義研究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優波離持戒第一，現在都變成第二了，甚至連第二都沒有了，這是很嚴重的。

現在還剩下兩個第一的，一個是佛的兒子羅睺羅，是密行第一，祕密修行第一，怎麼祕密呢？誰都沒有說過，佛也沒有說過，不過，釋迦牟尼佛涅盤前，吩咐四位大弟子留形住世，應該到現在還活着的，一個就是他兒子羅睺羅，一個是大迦葉尊者，就是禪宗第一代的祖師，一個是賓頭盧尊者，一個是君屠鉢嘆大阿羅漢。

羅睺羅是留形住世的一位，他是佛的兒子，他的媽媽在佛陀出家之後，懷孕了六年才生下他，這是很奇怪的事。中國的老子，傳說中在媽媽肚子裏懷了八十一年，生下來時鬍子眉毛部白了，在孃胎裏就老了，所以叫老子，究竟姓什麼也不知道，母親在李樹下生他，因此姓了李。相傳如此，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些都是世界上永遠無法解釋的祕密，所以說羅睺羅的祕密是什麼，這裏面問題是很多的。

## 羅睺羅說出家的功德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現在，佛叫羅睺羅去向維摩居士探病，羅睺羅也推辭了。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舍轉輪王位，出家爲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爲說出家功德之利。」他說因爲有一次在毗耶離城，這就是維摩居士所居住的地方，城中的世家公子們來找他，向他磕頭作禮，問他說，你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皇帝也不要當，要出家，究竟出家有什麼利益？羅睺羅就依據佛法的道理，對他們講出家的功德和利益。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爲出家。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無功德。」當時，維摩居士來對我說，我不應該爲他們講出家人有什麼功德和利益。因爲「無利無功德，是爲出家」，那麼各位豈不是白出家了？實際上維摩居士的意思是，既然出家了，就應該放下一切功利思想，不計較有沒有價值，不要想我將來可以得什麼利益、得什麼果位，不要有這個利害觀念。同時，也沒有功德的觀念，如果心裏想着；「我學佛了，佛應該保佑我吧」，這都是功利思想。

求道學佛應該沒有利害的觀念，不是爲了利害出家，不是爲了求功德，「有求皆苦，無欲則剛」是副很好的對子，你說出家人沒有慾望，但是想求道不是很大的慾望嗎？這比做生意的一本萬利慾望還大呢！打一天坐，明天就想色身起變化，學三天佛就想昇天，都是以功利思想來出家學佛。所以說，人家問你出家有什麼利益？你應該講沒有利益，愛出家就出家，講這樣那樣好處的功利主義，都是不對的。

這句話還有一層道理，一個人活在世間一無所求，有求皆苦，沒有利害，也無功德思想，人就是應該做好事。我不敢說跑遍天下，但是在中國去過的地方不少，有一塊巖壁上，看到不知是哪一位題的斗大的字：「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真是好！佛法什麼法都講完了。我覺得很多名勝古蹟，好多文人題的字作的詩，都是浪費功夫，都不如這位不知名人士題的字。有很多人學佛卻還抱怨沒有好的報應，你花這些精神去做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利益的，只有學佛不同。學佛法是學空法，一切放下，連放下的觀念也放下。大家如果用有所得之心去求無所得之法，那是完全背道而馳了。

維摩居士在這裏說羅睺羅講錯了，因爲問題本身已經問錯了，問出家有什麼功德和利益，你根據出家有什麼功德和利益來回答，自然不對了。所以說，「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對世間法，有爲法來講，可以說有利益有功德，世間法本來如此。但是「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無功德」，無爲法是沒有絲毫的利害功德觀唸的。什麼是真出家呢？

「羅睺羅！夫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真出家了，一切放下，沒有我也沒有他，也沒有你我之間，都沒有，這是人的方面。沒有世間，也沒有出世間，也沒有半世間半出世間的中間路線。

「離六十二見。」這麻煩了，《大品般若經》上提到有六十二見，就是六十二種思想觀念。外道認爲這個世界有神或沒有神、有常或無常等等，講過去的世界或未來的世界等有間、無間等等，涅槃入道了以後，還來不來這個世界，這個身體和靈魂是合一或不合一，這個生命有斷有生死或沒有生死，這些合共有六十二種觀念，我們不詳細講了。這些觀念我們大家不論出家在家都有的，自己不知道是錯誤的。好像有人學佛修道想下輩子不再來這個世界了，太苦了，這個屬於神我的常見，是觀唸的偏差，落入外道了。雖然是外道也是道噢！外道是歪道，不是正道。

「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衆魔。」一個出家的人將這些觀念思想通通放下，因此能夠「處於涅槃，智者所受」，涅槃是得道的最高境界，智者所受是大智慧成就，不是迷信，佛法是講每一個人大智慧成就，自性自度，盲目信仰不會成就的。所以真出家的，是大智慧的高人，才能智者所受，是聖人的境界，不是普通人受了痛苦，覺得世間很麻煩，因此出家，那就不算是「聖所行處」。出家穿了這件不漂亮的壞色衣，頭髮鬍子刮光，就是爲了破世間人愛美的心理魔障，「降伏衆魔」就是降伏一切魔怨，什麼魔？生死魔，煩惱魔。

歷史上，在宋朝時要出家可難了，還要考試，考取了，政府給個文件，拿到了才能出家，所以叫度牒。這樣出家三年以後，才能受沙彌戒。如果今天仍然推行這個制度，由我這個白衣來主考的話，就要問，根據《維摩詰經》羅睺羅問答的這一段，出家人什麼受、什麼處、降什麼魔？依原文答出來，這三句話答得出來纔算合格。

「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度就是超越，五道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這些名詞就不再詳細講了（五眼爲：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力爲：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五根爲信根等五力之根）。

「不惱於彼，離衆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不惱於彼」，出家人剃了頭，什麼都不要了，穿了一件並不漂亮的衣服，爲什麼被世間人看不起？你也不要看我，我正想離開這個世界，你也少煩惱，我也免得痛苦，彼此都不要煩惱。「離衆雜惡」，離開世間，一切錯亂的壞事都不來，不作惡了。「摧諸外道，超越假名」，摧伏了一切外道的觀念。

世間人常常爲名所困，出家人放棄名字，取一個代號。小說上寫乾隆皇帝下江南，遇上金山寺的當家和尚，這和尚不曉得他是皇帝，皇帝看他忙進忙出，就問這位法師怎麼這樣忙，和尚說：「唉呀！當家忙啊！」乾隆就說：「我看你還是再出一次家吧！」這個道理是說明，我們在家人爲名所騙，已經算不上學佛了，如果出家更被這個假名所騙，那就違背了這個出家的原意。所以出家人就隨便起兩個字作代號，什麼明光，光明也可以，你愛怎麼叫都可以，只是代號，出家要有這個精神。

「出淤泥，無繫着，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跳出社會這個爛泥，既出了家，就沒有牽掛，無繫着，也無我，也無他，也無所受，苦也當成樂，一無所受，功德不受，空境界也不受，無空無不空。此心是絕對的清淨，沒有擾亂之處，內在永遠只有喜悅。

「護彼意，隨禪定，離衆過。」永遠照顧自己的起心動念，不動壞念頭，乃至不動念，意念如如不動。我去年講《金剛經》的時候說過：《金剛經》的精華就在三個字：「善護念」。什麼是善護念？就是護彼意，保護你的起心動念。心念永遠不散亂，隨時都在禪定的境界裏，叫作「隨禪定」。「離衆過」，是身口意離開一切的過錯。

「若能如是，是真出家。」維摩居士總結上面，從「無彼無此」到「離衆過」一段話，告訴羅睺羅說，「若能如是，是真出家」，不是剃光頭喫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維摩居士罵了羅睺羅之後，「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他說，好了，你們現在懂了，你們處在佛法的正法，立刻一齊出家，爲什麼呢？因爲現在釋迦牟尼佛在世，萬劫千生難得碰到肉身佛出世啊！

「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他們聽聞佛的戒律是，如果不先得到父母的同意，是不準出家的。「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他說，你們說得沒錯，但是我要你們出家，不是要你們剃光頭披上僧衣，你們的心真出家了，發了大乘心了，立了大願，這一生一定要求得菩提，大徹大悟，發了這樣的無上真心真願，就是出家，就是得了具足戒。反過來說，你們即使形式上出家了，如果沒有真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是真出家，也不是得具足戒。這就是大乘菩薩道，大比丘的道理。在別的經典上，佛也說過，出家者是心出家。心怎麼出家？就是剛纔《維摩詰經》上這段話，「護彼意，隨禪定，離衆過」。

「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羅睺羅告訴佛，當時有三十二個長者子聽了維摩居士這話，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沒資格代表你去探病。

現在剩下最後的一位大弟子，是阿難。

## 阿難爲佛乞食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爲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

最後，佛轉向阿難，要他去給維摩居士探病，阿離他表示自己不夠資格去，爲什麼呢？因爲阿難想起從前有一次，釋迦牟尼佛感染小病，要飲用牛奶，阿難就拿着鉢，去到一個大婆羅門的家，想化緣一些牛奶。那時，維摩居士來了，問阿難爲什麼早上就跑出來化緣，因爲佛門有些出家人日中一食，中午纔出來化緣。阿難就告訴維摩居士，因爲佛陀有些不舒服，要喝牛奶，所以現在出來化緣。

「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衆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麤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維摩居士對阿難說，你不要亂講，「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衆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如來是金剛不壞之身，一切的惡果已經斷了，集匯了一切的功德善行，怎麼還會生病？也怎麼會有煩惱？快不要亂講了，你阿難是佛的大弟子，又是佛的堂兄弟，怎麼還毀謗佛呢？你趕快走吧！不要讓那些外道聽到你這番粗陋下流的話，更不要讓各方天人、各方淨土的大菩薩們，聽到你這些話。

「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維摩居士接着說，阿難啊！世間治世帝王有福報的，都不會生病，何況成了佛的人，那福報不知比世間帝王大多少倍。講到這裏，想到我過去在大陸上，看過有位老人家一生沒有病，我那時還年輕，他已經七八十歲了，什麼宗教也不信，什麼道也沒有，那是大福報人。當年還有一個朋友，那時六十八歲，一輩子沒有作過夢，他抓住我問，「什麼叫夢？」叫我怎麼答啊？你們諸位會回答嗎？這都是大福人，他也不信宗教，白天常哈哈大笑，沒什麼煩惱，家裏終年備有奉茶，給路上來往的人喝，也不收錢。

「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爲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維摩居士又催阿難趕快走，不要在這裏給他丟人了，阿難被罵得一塌糊塗。實際上，釋迦牟尼佛哪裏會等着阿難拿牛奶回去喫呢？這是什麼理由？維摩居士接着說，如果婆羅門這些外道們，聽到阿難你化緣求牛奶的話，他們就會想，這怎麼能叫作老師啊！自己的病都醫不好，怎麼去度衆生生老病死啊？你還是快一點走吧！不要被別人聽到了。

「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爲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阿難你應該知道，一切成了佛的身體，已經成了不生不滅、不生不死的法身，不是世間思想慾念所構成的身體。「佛爲世尊，過於三界」，佛是世間最爲尊貴的，不只是人間的老師，也是天上的老師，已經超過了欲界、色界、無色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是沒有缺點的，是圓滿清淨不漏的。「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佛的身體正處在涅槃的無爲道，「不墮諸數」的數，是限量的意思。如此這樣的身體，怎麼會有病！

「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爲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衆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阿難被維摩居士罵得無地自容，懷疑自己有沒有聽錯，是佛叫地出來化緣，難道是佛講錯了？這個時候，聽見虛空中有聲音說，維摩居士說得沒有錯，佛是不會生病的。「但爲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使脫衆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但是佛的肉身出現在我們這個五濁惡世上，五濁是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劫濁是指各種劫難，如刀兵劫、水火劫，見濁是講世人的思想見解都是髒的，煩惱也是濁，世人都爲自己打算，西方極樂世界就沒有這些髒東西。但是要走大乘菩薩道，就要五濁惡世我先入，不怕滔天的苦海。你去西方極樂世界度誰啊？只有別人度你！佛現身我們這個世界，現在故意表示人的肉體脫不了生老病死，用自己的病，以身行教來說法。所以空中的聲音對阿難說，你不要怕，快去化緣吧，世尊的確要用牛奶。唉！這阿難還真難了，進退兩難。

佛還是有業報的，像這一次生病，還有在八十一歲涅槃時，寒風發背。又有一次，佛的腳扎進刺出血，他用神通查知是多生累世之前，他刺傷過別人，應該受這個果報，還這個賬，因爲成佛了，只要他身上出血，這個因果就可以了。佛經上說，「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所以你要求少病少苦，這一生就多佈施醫藥給人，他生自然會少病少苦。如果你只爲自己打算，凡事只求自己好，恐怕這一生都沒人理你，何況他生來世！

「世尊！維摩詰智慧辯纔爲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阿難回憶這一段遭遇，對佛說，維摩居士的智慧辯才這樣高明，請不要找我去探病吧！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佛的十大弟子，每一位都有第一的本事，這下慘了，恐怕第二也輪不上，變成第三了！佛接着又問遍了其它的大弟子，這些五百羅漢，每一個都表示被維摩居士教訓過，個個不敢代表佛去探病。

# 菩薩品第四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實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爲從如生得受記耶？爲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衆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衆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即涅盤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舍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舍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着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爲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衆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佈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衆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衆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舍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舍故。方便是道場，教化衆生故。四攝是道場，攝衆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舍有爲法故。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屍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屍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爲魔來，嬈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爲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衆。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衆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衆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莊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罣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爲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爲菩薩。維摩詰言：我已舍矣！汝便將去。令一切衆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爲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衆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爲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爲？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舍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屍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衆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衆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閒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衆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于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衆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嘆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值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衆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 彌勒菩薩─什麼是菩提

上一品是佛的出家弟子五百羅漢，這一品輪到了佛的大乘弟子大菩薩們。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

在家衆的首座彌勒菩薩，是繼承釋迦牟尼佛的佛位，下一次到這個世界成佛，稱彌勒佛。有一部經叫《彌勒下生經》，中國的外道如一貫道等，都假借這部經，號稱彌勒佛已經快要來了。其實彌勒下生還早得很呢！彌勒佛不是大肚子啊！那是他的化身，是五代宋朝初年在安徽的布袋和尚，他涅槃後大家才曉得他是彌勒化身，所以中國後來造彌勒佛的像，其實是布袋和尚的像。彌勒菩薩的本像，同觀世音菩薩一樣，非常莊嚴。他現在在哪裏呢？在欲界的兜率天當天王，在那裏享福。那兒有個彌勒內院，就是禪堂，是清修的地方。釋迦牟尼佛當時也是如此，每一個佛一生補處，在來到這個世界成佛的前一生，是在六慾天中作天主。六慾天的天人，男女飲食同我們一樣，慾望享受是很嚴重的，但在這個中間能夠自己超脫，這就是菩薩的境界。

彌勒佛在兜率天說法，無着菩薩夜裏入定，去聽法作記錄，早晨出定把記錄整理好，就成了《瑜伽師地論》。有許多出家法師和居士們發願，不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是根據《彌勒下生經》，發願往生彌勒內院，隨彌勒佛下生人間，在他手下當場悟道，這叫做「螞蝗叮到鷺鷥腳，你上天來我上天」。例如近代太虛法師帶領的弟子，都是發願往生兜率天，大概這裏近，飛機票便宜一點，極樂世界比較遠，不過這兩邊都要一心不亂，這也是先決條件。

現在佛要彌勒菩薩替他去探維摩居士的病，彌勒菩薩也不敢去，他說，因爲彌勒菩薩前一生在欲界天中心的兜率天裏，爲天王和他的眷屬，就是天兵天將們，「說不退轉地之行」，爲他們說第八地菩薩境界，就是不動地，不退轉就是《阿彌陀經》上講的阿鞞跋致。修道到了第八不動地以上，纔不會退轉，第七地之前的菩薩都還是會倒退的，就是會墮落的。到了第八地的菩薩，住胎出胎還有一點把握，要到十地以上菩薩，住胎出胎就不迷了。否則，即使是大阿羅漢，住胎出胎都有隔陰之迷。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彌勒菩薩正在兜率天說法時，維摩居士來了。對彌勒菩薩說，彌勒，據說釋迦牟尼佛當時給你授記，盡此一生大徹大悟而證道，我問你，你用哪一生得釋迦牟尼佛受記呢？

授記是佛的規矩，跪着由佛摸着頭頂，宣說你來生會生在什麼時代，什麼地區，生在什麼家庭環境。佛給彌勒授記，他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現在這一生是補處菩薩，當下一生再來到這個世界時，繼承釋迦牟尼佛的衣鉢，登上佛位，那時候天下太平，人的壽命爲八萬四千歲。所以彌勒佛來的時候，是世界最幸福的時候，而釋迦牟尼佛來的時候，是世界最痛苦的時候。因此我也說他二位是同參道友，但是彌勒佛作功德善事比釋迦牟尼佛偷懶一點，所以比他慢一步。佛是難行能行，吃不了的苦我來喫，比較精進，所以先他一生成佛，是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維摩居士問彌勒菩薩，你到底是用過去生，未來生，還是現在生來得佛受記呢？如果你說是過去生，過去生已經過去了；是未來生的話，未來生還沒有來；如果是現在生的話，現在生也無從把握住。因爲正如佛對一些比丘說過，所謂人生的幾個階段：生、老、滅。這裏病不算了，病就是衰老的一個過程，人感冒一次就衰老一次，胃痛一次也衰老一次，哈哈大笑一次、哭一次也衰老一次，這些都是病。生活四大威儀，實際上都是病，這個病算在老裏。喜怒哀樂起心動念皆是病，是心病。身體的苦痛是身病，都會使你衰老，最後死亡。生老病死在哪裏？注意！就在這一剎那，《莊子》講的「方生方死」也是這個道理。當人生下來就是開始死亡的那一剎那，出孃胎的那個我已經死掉了，不是長大的那個我，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那個我，今年的我不是去年的那個我，早就變去了。現代醫學說，一個人身上的細胞不斷老死又生出新的，新陳代謝，每十二年爲一週期，全身細胞都換了。我們自己覺得如生，其實也是如死。一切都是如夢如幻。

僧肇法師《物不遷論》說：「回也見新，交臂非故」，這是引用《莊子》裏孔子告訴顏回的道理。兩人對面擦臂而過，就這一剎那，兩人都變去了，你已經不是剛纔的你，我也不是剛纔的我了，一切皆在生滅變化中。所以生老只有一時，佛經所以不記時的，只有一時，沒有過去，沒有未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還沒有來，都了不可得；現在的才說現在就過去了，也了不可得。

「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實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曾對比丘說，你的生、老、滅都在這一念、這一剎那，沒有過去、現在、未來。假如懂得這個，悟了這個就叫悟道。所以禪宗不是道理懂了，是要證到那個境界，得無生法忍，當下生而不生，滅而不滅，現在就是，哪裏去找得到？現在是什麼？現在是一念轉空，不要你去空它的，你造出來一個空，是第六意識境界。是它來空你的，你想停留也停留不住，過去不可留，未來還沒來，一來變現在，現在也不可留。所以本空，不要你去空它，本來空你的。懂了這個，可以得無生法，懂了無生法，才真可以得到佛菩薩的授記。

無生法是真正學佛的正位，不得無生法，你一切的修持都沒有入正位。所以菩薩在正位中，也無所謂受記，也無所謂得到了什麼大徹大悟。我們上午講藏密的方法，把佛像都壓在下面去了，這是什麼道理？是表法，破了人的法執，不但無我執，也沒有法執；有一個佛，有一個法在，你還沒有真解脫。真正得到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了大徹大悟無上正等正覺，是沒有覺得自己是悟了的。覺得自己已經大徹大悟了，他就已經有了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因爲無我相也就無所得。

「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維摩居士講了這個道理，然後問彌勒菩薩：你，據說是得了釋迦牟尼佛的授記，你拿什麼來受記的啊？這個問題真是雞蛋裏挑骨頭！真莫名其妙，很簡單嘛！佛明明告訴他是下一生，卻偏要問受一生記乎？大家看文字好像很容易，你想想看容易懂嗎？不容易！我們不要說前生後世的事情，太麻煩。在座各位現在在聽經，你知道自己現在聽經的這個心，是昨天的，明天的，還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是將來的？想想看。在座的各位都有相當的學歷，還有到博士程度的，你這些知識程度，是當初媽媽生你下來所帶的那一點呢？還是後來加上許多？從你有記憶到現在這麼多的學問，又懂了喫素、拜佛、唸咒子、結手印，現在有了這些本事的心靈，和你剛懂事時的心靈，是一個還是兩個？說說看。

佛在《楞嚴經》上爲波斯匿王講八還辨見，佛問波斯匿王幾歲了。王說：「六十二了。」佛問：「你是幾歲纔看到恆河的水？」王說：「記得是二歲時，母親帶我去拜祭時看到的。」佛說：「你現在六十二歲，由小孩變成壯年，又變成老年，雖然你的外形轉變那麼大，且不管眼睛老花，但你看恆河的水，那個能看的，同二歲時能看的是不是一個？」王說：「當然是一個。」佛說：「能見之性沒有因年齡而有差別，見性是常在的。」所以，你現在能思想能記憶的心，這一念，它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啊！要把握這個道理。

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說法，維摩居士問彌勒菩薩，你是一生受記嗎？換句話說，你受記是下一生嗎？真的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嗎？過去現在未來，昨天今天明天，是人因爲物理世界晝夜的不同，自己劃分出來的。你昨天知道肚子餓了喫飯，今天也知道，明天也知道，這個能知之性沒有時間，沒有前生後世，緣起性空。

「爲從如生得受記耶？爲從如滅得受記耶？」大家現在活着覺得自己是生，實際上是假的，假有之生！是假有偶然暫時的存在，縱然活到一百歲，這一百年從宇宙的觀點來看，一彈指就過去了。我們活了幾十歲的人，回想自己年輕的時候，好像就是昨天一樣。我們走路去某個遠方，向前看覺得還有很遠，等走過去了，再回頭看，非常短，對不對？人生就是這個道理，走過了幾十年，回頭一看，非常快，所以年輕人看前面，覺得前途茫茫，而老年人回頭看卻覺得很短嘛！所以我們活着，不管是前看後看，一切皆空，都是偶然暫時的存在。維摩居士這裏講「如生」、「如滅」，要特別注意，我們活着是好像活着，那個真我在哪裏？你始終沒有掌握到，那麼這一生就都是假的，不是你的。那麼死了是真死了嗎？也不是的，因爲如滅。如生也如滅，如去也如來，所以叫如來，也就是自性。如來這個翻譯很妙，也可以說來如，好像來了，無所從來也無所從去。釋迦牟尼佛好像現在不在這個世界上，走了嗎？沒有，無所去，無所不在叫如來。另外一個高明的翻譯是真如，真如並不是有個真，好像真的，也沒有假的。

「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維摩居士接着說，當下即是，如沒有生過。

「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如沒有死。就是大家現在坐着，我講，你聽，如生如滅，前一句話過了已經沒有了，空了。你說空了嗎？再說，還有，你還是會聽見。但是此中能聽之性不生不滅，緣起性空。要在這個地方體會，那你可以學佛了，可以參禪了。

「一切衆生皆如也」，皆如也，衆生還求什麼了生死？本來就無生無滅可言。（師敲桌面一下）咚的一下就得定，這就是如如不動，你要注意！就是這一刻，誰叫你動啊？可惜你又錯過了，還好像是，哼！也是如也！再叫你就不是了。

這就是如的道理，所以一切衆生皆如也。衆生覺得都活着，好像這宇宙中有這一段，有那麼多人經過，有唐、宋、元、明、清朝，又到現代……好像好多人都來過這個世界，也都過去了。

「一切法亦如也」，不是你去不動不搖，不是你去求的造的如如不動，它本來是不動而如如，好像來了而沒有來，你活了二三十年，覺得只像是昨天的事，一切諸法皆如昨夢，皆了不可得。

「衆聖賢亦如也」，觀世音菩薩、孔子、耶穌、釋迦牟尼佛一切聖賢亦如也，好像來過了，在哪裏呢？如去亦如來。

「至於彌勒亦如也。」就是彌勒你也如也，你覺得存在嗎？只像水上浮萍飄一下，在歷史宇宙中一彈指就過去了。

「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衆生、亦應受記。」如果彌勒你受記了，未來成佛，我告訴你，一切衆生也應該受記，也都成佛！如果我是彌勒，就會反駁維摩居士說，「這當然如此！十方三世佛早就給衆生授記了，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嘛！」

維摩居士繼續說，「所以者何？」什麼理由？

「夫如者，不二不異。」你看他專門在「如」上面作文章。什麼叫如？不二法門，不二就是一，不異就是沒有變，沒有二樣。如來的「如」字你懂了，幾萬年的宇宙就是一時，沒有時間空間的差別。你今天證得菩提了，就同過去佛未來佛一樣，等無差別，他悟的是這個，你悟的也是這個。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衆生皆亦應得。」如果彌勒你大徹大悟了，一切衆生也應該都大徹大悟，個個是佛。

「所以者何？」什麼理由？「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菩提不是你串成念珠的菩提子，菩提者覺悟也。我們本身就是大徹大悟，就是道，但是道的相分，不是見分，所以有各人不同的相貌，都是道變出來的現象。能變一切相貌的是菩提自性，但誰也沒有迷過，哪一個不悟啊！哼！可惜你彌勒不悟。這好像當年有和尚問我爲什麼不出家，我說我從來也沒入過家，從哪裏出啊？一出一入只是衆生自己的分別而已。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如果彌勒你將來得了涅槃，一切衆生同你一樣，也可以得涅槃。

「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注意噢！真正佛法在哪裏？涅槃是這個道的果，你現在正在涅槃中而不知啊！一念不生全體現，萬念皆生也全體現，現有的現量境就是這一點境。一切衆生從出生到現在，本來是不生不死的在寂滅中，哪裏還要求一個涅槃滅度呢？學佛求道最後的果位是證得涅槃。

涅槃很難翻譯正確，所以不翻，普通解釋成圓寂、滅度或寂滅都不全對，都只是片面的。譬如極樂世界，極樂、光明、清淨也都是涅槃境界。涅槃是本來清淨，本來至善至美不生不滅的，其中包括的意義太多了。如果翻成中文的圓寂、滅度或寂滅，結果我們就把人死掉，當作涅槃。死是生死，不算涅槃。人死了，自性沒有死啊！〈心經〉上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是涅槃。

「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維摩居士就罵彌勒，你在這裏給天人說什麼法啊！真正的佛法不可說不可說，個個都是佛，你不要在這裏誘騙天人了，你勸他們發大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實在無心可發，一切衆生此心本是大乘心，心性之體本來不生不滅，哪有退掉道心的人？但是我補充一點，他這是講心性的體，至於我們這些衆生，並沒有證得心性之體的，就不要吹了。發心是佛教的名詞，悟道了才真叫發心，是發明心地，不是叫你出兩個錢，那個是發的出錢心。真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發明自己的心地，是明心見性，大徹大悟。

講到這裏，我特別要岔進來一個話題，同學們平常學習或是聽修證方面的課程，像是禪觀、唯識，這些修證成佛的功夫是如此之難，爲什麼《維摩詰經》說得那麼容易，大家也覺得一看就懂了？首先要注意這個問題，不然都搞錯了。《維摩詰經》所講的都是第一義，用現代話講，是形而上道最高的一點，等於是禪宗所講的頓悟成佛法門。在這部經裏，佛的十大弟子，都已成就了阿羅漢果位的，他們還都受維摩居士的訓斥，捱了罵，道理在哪裏？是見地的問題。

我們學佛有見惑和思惑的問題，思惑是思想的結使，是障礙迷惑我們的，有貪、嗔、癡、慢、疑。這種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礙是靠做功夫修持，漸修而斷的。見惑有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就是見解上、理上不透徹，不是修所能斷的，是要靠慧來斷。不是你功夫修得好，佛唸了多少，打坐坐了一萬劫，只要智慧、見地不到，是沒有用的，所以見思二惑怎麼才能斷除，要搞清楚。

有的人功夫修得很好，學佛也學得很誠懇，都很對，但是不能算他悟了，因爲見惑沒有斷，智慧沒有成就，就不可能證到菩提。思惑靠修所斷的，雖然有功德有善行有禪定。縱然修到四禪八定，境界之好，當然是很不簡單了，但是並未究竟超越三界；再進一層來說，修到現生小乘阿羅漢入滅盡定，幾乎是超出了三界，但還非究竟，最後還要回轉來，回身向大乘再學。所以大乘的經典，像《金剛經》《楞嚴經》《法華經》《維摩詰經》《華嚴經》等等，多半的記載是偏向於見地方面的事。

見地要高是可以，但我們是根本還沒有登地，一點修持成就也沒有的凡夫，就是所謂博地的凡夫。地就好像是一層一層的樓，要想進入菩薩地，聽了這個佛法很簡單，好像都理解了，然而思惑的貪、嗔、癡、慢、疑結使根根，一點沒動搖，那是一點用都沒有，依舊在六道輪迴打滾。甚至更慘的，有狂見而沒有真修持，修所斷的沒有到，不要談見所斷。即使你三藏十二部都背得出，生死來的時候也抵不住！那種四大分離的痛苦，你沒有修持是毫無辦法的。我年輕的時候也自以爲都懂了，慢慢曉得嚴重就不敢狂妄了。我用自己喫過苦頭的經驗教訓你們，要求證到了，纔是真懂，你思想理解到了沒用的。

《維摩詰經》是對已經有成就者在見地上的呵斥，我們要特別注意到這一點，否則也不用講這本經了。我們學佛的人，曉得悟道成佛是如此之難，不如走條快捷方式，好好唸佛去。念南無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免得自己在輪迴中迷了路。到極樂世界並不是成佛了，是好好去留學，在那個環境有諸佛菩薩隨時講法，也不要交學費，也無風吹雨打，多好多方便。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否則聽了《維摩詰經》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學禪的人離不開《維摩詰經》，但是一兩千年來，多少學禪的人，修持不到家的，最後還是要入輪迴。我特別提出這一點，要注意！現在回到《維摩詰經》原文。

「彌勒！當令此諸天子，舍於分別菩提之見。」維摩居士告訴彌勒菩薩，你教化別人應該曉得教育路線，你要教他們舍離心理意識的分別心，分別菩提之見，什麼是分別菩提？我們大家總認爲自己是凡夫，那個菩提道是不可想象的，不知哪一天才能見到那個東西，好像窮人想得寶，一直苦到老，也沒看見個寶。寶在哪兒啊？寶在你自己那裏，並沒有掉，個個都有寶的。《法華經》比喻爲「貧子衣中之珠」，我們的自性菩提大道寶就在我們這件衣服裏，不是身上穿的衣服，是媽媽給我們的這個皮囊裏。妄念與菩提本來是一體之兩面，所以維摩居士說要舍於分別菩提之見，當下即是菩提。煩惱即菩提，你一念放下煩惱，煩惱就變清涼了。知道自己在起心動念不對了，這一知就是菩提。我要打你了，手舉起來了，心裏想，不對，手就放下來了，這一知就是菩提。所以菩提在「舍於分別菩提之見」

「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這裏是關鍵之處，你打坐時閉着眼睛在那裏，禪宗祖師罵你是在鬼窟裏作活計！你感到黑洞洞的，沒有念頭，晃啊晃的，很清淨，嗯，自己大概差不多了。我看是差不多該死了！那都是分別心意識境界，都在身體裏找道。維摩居士說，「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在身體上。那你說我都不管身體了，搞氣脈守竅是外道，我不是外道，那你是哪一道？內道還是食道？他又說「不可以心得」，這一下完了，在哪裏啊？維摩居士留了一手，說了一半，他說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我給他補充另一半：菩提也不離身，也不離心，都不在也都在。他罵彌勒菩薩，我還要罵他呢！你爲什麼只講一半？你罵彌勒菩薩騙人，你自己也騙人，不過手段高點罷了。

下文來了，一大堆，這才告訴你菩提是無所不在的。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這話沒有錯，我們身是相，心也是相，物質世界無一不是相。我們此心不跟着外面現象走，當下就清淨，清淨就寂滅，寂滅就是菩提。《楞嚴經》說：「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哪一個人肯狂心頓歇呢？你說，我狂心歇了，一心只想修佛。這修佛的心還是狂心，狂得還更利害，一切心都是狂心。歇是大休息，一切放下，歇就是菩提。

「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你說我打起坐來一片光，有時氣在背上轉，這都是你的意識在觀察。放下就是，不觀是菩提，菩提大道沒有一切緣慮之心。

「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不行不是不走路，行是五蘊的那個行。像你們打坐都在憶念，在想昨天那個境界怎麼掉了？我現在是不是到了老師說的初禪邊上了？都在憶唸佛經的道理，不是在回想就是在妄念。何以我們清淨不了？因爲行蘊空不了，你想空它空不了。所以叫你們要研究唯識二十四種心不相應行法，那個動、勢、時間，你想空它也空不了，這些屬於行蘊。譬如你打坐時再清淨，你的血脈還在流通，心臟並沒有停下來，那是肉體上行蘊的作用。五蘊皆空談何容易啊！所以說「不行」，行蘊清淨了，纔是菩提。

「斷是菩提，舍諸見故。」小乘法門告訴我們斷惑證真，就是斷見惑思惑，思想觀念上有任何一點懷疑都要把它斷了，貪嗔癡慢疑都要斷。斷惑證到真如，得道了。你看，《金剛經》的另一個名稱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就是能斷，切斷了。你說你出家很多年了，一切都切斷了。談何容易啊！念念之間念念斷，斷就是放下，就是菩提。「舍諸見」就是一切主觀成見都沒有了。

「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爲什麼講離，離什麼？真正學佛的人先要發出離心。出離什麼地方？出離三界，是跳出塵網之心，如果連出離心都沒有發起，還自稱在學佛，那就是自欺欺人。真正發起出離心的人，平常是不起任何妄想的。譬如有人出家了，對燈紅酒綠沒有任何留戀了，但是還喜歡山水風景，雖然風景清淨，這仍然是着迷，一念有情已經被捆縛住了。

愛清淨同愛燈紅酒綠一樣是愛，一有愛念就被黏住了。你說我什麼都不要了，就想住廟子。你還有廟子的觀念就應該丟掉了，哪裏不是廟子啊？有些同學抱怨沒有地方打坐，我告訴你，廁所裏都可以打坐，我有一段時間環境不好，只有一張辦公桌，寫東西在桌上，要打坐時把書搬開坐上去，喫飯也在這桌上，哪裏不可以打坐？再連辦公桌都沒有了，你站着總可以吧？非坐着才能證菩提嗎？你不能發起出離心，對世間有分別，這樣是離塵嗎？那樣是沒有跳出，就不行。一念出離，哪個地方不可以坐，不可以入定？

「障是菩提，障諸願故。」障礙就是菩提，爲什麼呢？你把一切的願、一切的欲求都擋開了，當下即是菩提。

「不入是菩提，無貪着故。」六根也叫作六入，人隨時都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進入情境，能一切處不入就證得菩提了，因爲於一切處不貪。

「順是菩提，順於如故。」順道而行，自然而然進去了，一切處一切時皆是如來。剛纔講，你哪裏不能打坐、不能入定？要如如不動，一切處皆如。

「住是菩提，住法性故。」當下即是就是住，說放下就放下，一念切斷，就是菩提，自性本空，你不要去空它，它來空你。

「至是菩提，至實際故。」「至」是到，「實際」用現代語言講是本體，佛學叫實際。哪裏是本體？一念到了就是，本體還另外有個體嗎？就在你這裏，當下就是實際。

「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我們普通都把佛法當出世法，與世間法是兩樣，其實是一樣。不二就是一。你以爲修道纔會有道，不修就沒道，那是二。道既然不生不滅，你修它也有，不修也是有的，修與不修都是你意識思想上的差別。所以你能離開意識的法則，就是不二法門，處處都是道。

「等是菩提，等虛空故。」你能懂了一切平等，自己的本性同虛空一樣相等，不是你去修到虛空，虛空定本空的，所以平等。

「無爲是菩提，無生住滅故。」一切法本來都是無爲，本來無生無住也無滅，你不要去找一個「生住滅」的觀念。

「知是菩提，了衆生心行故。」我現在講話，你聽了知道了，懂了，這一知就是道，就是菩提。所謂知了，一知道就了，了了衆生的心行。我們心理的行爲，是非善惡都自己知或不知。老子也講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夠知人，瞭解別人，算是有點智慧，但是不算是明白人，能夠自知纔算真是個明白人。世上明白人難找，都不自知，可是看別人卻都清楚得很。最可憐的是人人苦不自知，總覺得自己了不起。

「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你真什麼都不會的話，差不多也是菩提了，世人都太會了。會是會攏，諸入是六入，諸入都不會攏，像是眼睛看外界，見而不見就是不會，耳朵聽聲音，聽而不聽是不會，那就是出離了。

「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合」與「會」不同，不合是不黏着。例如我們看到一個人就氣，那你是又會又合了。你看到人如夢如幻，不配合攏來，就是有出離感，解脫了。於一切法不黏着就是菩提，離一切煩惱習氣的緣故。你對境無心，就是不會也不合，但怎麼樣可以修持到對境無心呢？

煩惱不單是痛苦，你看見一件事快活，這快活就是煩惱，你覺得舒服也是種煩惱。擾亂你的叫做煩，使你困惑的叫做惱。世間一切事都是煩惱，沒有一件事是不擾亂、不困惑的，衆生習氣又偏偏喜歡找煩惱。我們有人不找煩惱的，工作完了就回家看書讀經，很好吧？還是自找煩惱！同我一樣，看什麼書讀什麼經？不是本來清淨嗎？你說這一切我都不要，只學佛，還是煩惱！你沒有成佛之前都煩惱死了。所以離一切煩惱習氣，徹底離開了，就畢竟菩提。

「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菩提是沒有一個地方的，不像外道說道在肚臍，這個竅那個竅。菩提道無所不在，沒有形相色相。

「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假名是菩提，中國話說得道也是假名，名字是空的，不要被它困惑住。

「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一切事物都像是電影，例如現在聽《維摩詰經》，我們自己就是演員，自己也在欣賞這部電影，再過二十分鐘這場電影也散了。一切是如夢如化，都在變化中，沒有一個實在的。你懂了就悟道了。

「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我們學道常常求個清淨，你以爲打坐就清淨了嗎？其實你亂得不得了，又想數息，又想結手印，又想念阿彌陀佛，你看多亂啊！真正靜了就什麼都沒有，本來空，亂也黏不住了。不散亂就是菩提，永遠在清淨中。

「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善於寂滅，寂滅比淨還要進一步，本來寂滅就是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嘛！

「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取就是執着，我們做人一輩子沒有哪一點不想抓住的，都想取得，都想屬於我。乃至朋友不和你講話你就痛苦，因爲取不得了。你的東西不見了就痛苦，因爲取不得了。取是十二因緣的一個，取是最麻煩的。蘇東坡自以爲悟道了，一切無取，〈赤壁賦〉裏他還是要取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自以爲什麼都不要，你看已經取了，已經被眼前的境界吸引住了。十二因緣都是在攀緣，人生都在攀緣，離開攀緣就無所取，就是菩提。

「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異」就是變化，我們心理都有個變異，認爲佛堂纔有佛，鬧區就沒有，山林纔有道，廁所就無道。這都是心念在變異，心念一清淨就無往不是。所以不變異就是菩提大道，一切法平等故。

「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一切法沒有可比喻的，比量境界都不是，只要當下即是就是現量。

「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最後，總而言之，道微妙到不可思議，當下即是。你只有證到菩提，纔可以徹底瞭解，一通百通，否則你用世間的心量是永遠無法求知的。

你看這一大段，難怪維摩居士叫作辯才無礙，抓住一個題目嘩啦嘩啦說下來，這還沒說完呢！他算客氣了，要是佛來說的話，還要說下去。佛在《華嚴經》上說個不停，說得你暈頭轉向，維摩居士還只提了一點。維摩居士雖然講了那麼多，我們可以用兩句話歸納：「無往而不是菩提，無處而不是菩提」，菩提大道當下即是，是也不是，不是也是。這個菩提你到哪裏去找啊？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彌勒菩薩報告到這裏，告訴佛說，維摩居士說了這一番話的時候，當場就有二百位天人悟道了，所以我沒資格代表你去探病。

彌勒菩薩這一段，爲什麼講菩提講了這麼多？因爲彌勒菩薩和釋迦牟尼佛本來是同學，佛因爲比彌勒菩薩精進，所以先成了佛。佛給彌勒菩薩授記，來生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成佛。彌勒菩薩難道沒有悟嗎？當然他悟了。但是他最後一點尾巴脫不掉，在哪裏？就是沒證得菩提，當下成佛。什麼是菩提？現在告訴大家，哪裏不是菩提？一切都是菩提，世間法沒有哪一點不是菩提，只要當下能夠悟了就是。所以《維摩詰經》可以研究，也可以不研究。研究而不好好修持的人容易起狂心，以爲道理懂了就對了，我再告訴大家一次，只懂道理是沒有用的。

## 光嚴童子─何處是道場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現在輪到光嚴童子這位菩薩登場，所謂童子不見得是小孩，菩薩修行到了第八地不動地的境界，都稱童子，表示無漏。開場白也是一樣，光嚴童子推辭了去探病的任務，他有什麼理由呢？

「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他說，「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這句話有個重點，毗耶離大城是維摩居士居住的地方，據佛經記載是一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地區，政治上也自由民主平等，是善人所居住的地方，維摩居士在當地的地位，有點像是現代說的主席。光嚴童子同我們一樣，喜歡到處趕道場，他正要出毗耶離大城，大概是覺得城裏太鬧，要找個清淨的道場。那時，維摩居士剛好要進城，他二人一個要離開鬧熱找清淨，一個正要進來鬧熱的地方。

光嚴童子就向維摩居士頂禮，問：「居士從何所來？」我們以前講過，能稱呼居士是不容易的，要有財、德行的在家菩薩纔夠得上。維摩居士回答：「吾從道場來」，他曉得光嚴童子要去找道場。光嚴童子就問：「道場者何所是？」怎麼纔夠稱得上是道場？「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維摩居士開口就一棒打過來，你還想去哪裏找道場啊？就在你心中啊！哪有清淨煩惱之分！都是你的自心在搗鬼。與直心相對的是我們都有的諂曲心，喜歡轉彎的心。譬如我們與人講話前先笑一下再講，這個心態動作就是諂曲，諂媚，怕人不喜歡聽，先給人一個笑臉，很自然地做出來，是衆生的習氣。當然不是說笑是不對的，是舉例子。直心是很難的，也不是說要罵人就罵，要打人就打。所謂直心者是無心，無心無念不加任何意識就是道場。換句話說，直接由心王起用，不加意識的分別就是道場，心裏沒有虛僞。

「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發行是讓心修一切善行，當我們第一念想做件好事，心動了構成行爲就是發行。發行是道場，直髮起心，行一切善，就是道場，因爲能辦事的緣故。不要學了佛就萬事放下不管，離開家庭社會，找個廟子清淨地方修行，那已經沒有慈悲心了。學佛要度一切衆生，你的家人不是衆生嗎？你度得了嗎？自己家人都度不了，你還要度誰啊？我常說，本欲度衆生反被衆生度，這類的情況太多了。什麼是真發心善行？能辦事，自己能爲衆生盡心做事。

「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深心非常難，前面已經講過深心，你們作早晚功課要念《楞嚴經》中阿難作的偈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但是一般人用心都很膚淺，要大智慧成就了纔有深心。譬如大家覺得唯識就很難懂，它是把心的作用、心的體相，作深刻的分析。心在哪裏？心臟不是心，頭腦也不是心，真正能思想能作用的心你找不到，這個心王不可知，禪宗講明心見性，你就見不到。真明白了深心，這就是道場，因爲有了深心就可以修一切佛法，增益功德。大家不要以爲捐了錢是作了些善事就沾沾自喜，真的大善事要有智慧來作，很難啊！有時幫助一個人，以爲是善事，結果是壞事；有時不幫助一個人，看起來是壞事，反而是善事。這個處理就要靠深心，所以深心是智慧的成就。道場不是有形的，不是隻有廟子是道場。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學佛發心是發菩提心，菩提就是覺悟，能夠明心見性，大徹大悟。菩提心也是大悲心，愛一切人。所以菩提心以大悲爲根本，以見道爲菩提，是悲智雙運，是大悲心與大智慧的成就。真正發了菩提心纔沒有錯誤的觀念。

「佈施是道場，不望報故。」真佈施是一切都捨出去了，爲什麼佈施不求福報呢？佈施而不希望有回報是很難的，我們可以很慷慨的佈施，過後碰到利害關係時又會後悔的。佈施出去了就應該丟下，心中沒這個事了，不期望什麼回報。我們是不是常常聽人埋怨：自己不是壞人，做了很多好事，爲什麼結果卻有這樣遭遇？我們有沒有檢查自己的心理，是不是會這樣？例如你對某人好，這是佈施，如果你又認爲某人應該也對你好，這就是下意識地期望有回報。菩薩發心佈施是不求回報的，我對你好，你對我好不好是你的事，沒有計較心或利害心的。

「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學佛的人由三皈依開始，五戒、八關齋戒到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這戒行修持是硬性規定的，是由外面打進內心，由外形的管理改變自己的內心。智慧不一定要依賴戒行而發，那是由內心的發動打到外面來。真正智慧成就的人，持戒一定很嚴肅的。小乘的比丘戒、比丘尼戒成就，是爲了修持得到羅漢的不漏果。我們講禪規也提到，外形的不漏是內心不漏的開始。大乘的持戒，是爲了達到十波羅蜜（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願、力、智）的圓滿成佛，悲智雙運，悲不入涅槃，智不住三有（三界）。這是佛法的究竟，本來地無涅槃可入，涅槃就在自心中。

「忍辱是道場，於諸衆生心無礙故。」我經常講一句話，什麼都可以受，只有氣不受，不受人家的氣。你們什麼都可以學我，這一句不要學，學了就變毒藥。不受氣這句話，是教育特定人所用的方便，事實上並沒有人拿氣給我受。大家學佛好像越學氣越大，都用聖賢菩薩的標準看人，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卻不去反省自己。因爲不反省，忍辱也沒有作。忍辱不是硬忍，大忍辱就是大慈悲，不須要忍，所以忍辱的辱並不一定是別人侮辱你。我們人生遭遇環境的痛苦，一切的不如意，都屬於辱，都是忍辱的範圍，真學佛就會無所謂，該如何處理就如何。真做到這樣大乘的忍辱，就不會覺得受辱，也就是道場。心裏對於一切衆生都沒有罣礙，看你和我是一樣的，看仇人如親人一樣，這樣自然就不會煩惱了。換句話說，要怎麼去修大乘的忍辱呢？就是「於諸衆生心無礙，是名忍辱是道場」，這也是一副很好的對聯。

「精進是道場，不懈怠故。」學大乘道的人於法隨時精進，精進是勇猛的用功，懈怠是原諒自己的偷懶。真精進的人是不會懈怠的。

「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禪定的修法始終離不開四個字：心一境性，也就是繫心一緣。但是大乘菩薩道的禪定，用不着繫心一緣。繫心一緣是爲了調伏我們剛強的第六意識心念，你叫自己不要想了，它不聽你的，你叫自己不發脾氣也辦不到。有禪定修養的人，可以把剛強的心念慢慢調柔，然後再使它空掉，所以禪定是道場。

「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這個智慧就是般若。這一段都在說六度，簡單一句話就是：六度是道場。可是他把六度分開講。真智慧，明道了，就是道場，當下就瞭解，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統統是道。

「慈是道場，等衆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慈和悲是兩種不同的心態。慈就是愛，看一切衆生平等，看別人的父母子女如同看自己的父母子女。真做到這一點，就是慈，也就是道場。如果說，我看一切衆生平等，已經不平等了，因爲你有個「我」在了。悲不是悲哀、流眼淚，是憐恤一切衆生，因此犧牲自己，爲了有利於衆生，爲了救度衆生，能忍受各種疲勞苦難，這是大悲心，不是坐在那裏哭。

「喜是道場，悅樂法故。舍是道場，憎愛斷故。」世間的歡喜不是喜，因爲沒有真正的歡喜。真正的歡喜是得到法樂，真達到那個境界，就是道場。舍與佈施不同。佈施分三種，外佈施是金錢財物的佈施；內佈施是身心一切放空，奉獻出來；無畏佈施是給一切人力量，精神的幫助和支持。舍是放下，是能切斷一切心念，所以舍是道場。外佈施的舍，放掉財物，沒有什麼了不起，能夠把心理上所憎愛的切斷放掉，才了不起。憎是討厭的意思，不是瞋；憎的相反就是愛，就是喜歡。你們年輕同學讀過蘇曼殊，事實上他並不真是和尚，是弄了個假度牒玩的，他有首詩：

禪心一任娥眉妒佛說原來怨是親

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憎

他用的就是這個憎。

「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大乘的神通不是什麼眼睛看到鬼這一套，真大智慧是大神通，神而通之。因爲神通智慧而成就六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我們都有眼睛耳朵和心智，爲什麼不能知道天上天下、過去未來一切事？因爲我們不通，阻礙了。是被什麼阻礙了？是我們心理上的結使：貪瞋癡慢疑等等。把這些壞的心態洗刷乾淨，就打通了。六通很容易的，並不難。我們年輕讀書沒有人會問你念畢業沒有，而是問你讀通了沒有。以前我們作文章，老師用紅筆批兩個字「不通」，就丟回來。智慧沒有開嘛！拿支筆會寫，但是道理不對。如果能有長輩贊你書讀通了，那就已經了不起了，這是通的道理。你們不要迷信神通，我們本來是通的，因爲沒有智慧所以就不通了。

「解脫是道場，能背舍故。」我們常說學佛的目的，第一步是學到解脫，把煩惱痛苦的包袱解掉，就像是把衣服的鈕釦解開脫掉，就舒服了。人生背的包袱太多了，太平天國的石達開，最後兵敗逃入四川，上了峨嵋山頂，說了句話留在日記裏：人生到此解脫爲難，只有放聲大哭。這是時代英雄的心境，地位到了某個階段，作了領袖是很痛苦的，想放下，放不下，這個經驗你們年輕人是不能想象的。

前幾年有位工商業的鉅子，逢到生意不好的時候，我說你可以結束嗎？他說結束不了，我說對。他知道如果把工廠關了，所有員工連家屬幾萬人的生活就會有問題，想想只有扛下去了。我說這就是大菩薩心境，你好好做下去。所以不要以爲當頭子好，當頭子也很痛苦，解脫爲難啊！

學佛的目的，第一步是求解脫，學道家的第一步是學《莊子》的逍遙，但是我看了許多學佛學道的，往往是既不解脫又不逍遙，人生本來已經有很多條繩子綁得你解脫不了，因爲學佛又加上些繩子，真是越學越可憐。所以解脫是道場，能背舍故。背是違背，背舍是指八種背舍（內有色相觀外色解脫，內無色相觀外色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空無邊處解脫、識無邊處解脫、無所有處解脫、非想非非想處解脫、滅受想身作證具足住），名詞就不解釋了。

「方便是道場，教化衆生故。」要宏法教化衆生很難啊！每個人根性不同，要懂一切方法，要懂得大菩薩的方便，才能教化衆生。

「四攝是道場，攝衆生故。」四攝法是佈施、愛語、利行、同事。學大乘菩薩道只有犧牲自己，佈施出去不要求回報。愛語第一是要關懷別人，要跟人家講話，不是不講話。第二是所講的話要別人聽得進。利行是所作所爲都是利於人家的，不是利於我的。同事更難，爲了要教化人家，即使是自己不願意的事也只好去做，慢慢把他哄上路，所以跟他同事，他喜歡做的事你陪着他做。四攝法是菩薩的道場，由此才能包容衆生。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多求學、多聽、多研究就是多聞。有人聽經一耳進一耳出，自己覺得已經懂了，但是不能如聞行，聽到的道理，不能變成自己內在的心性行爲。

「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一切修行是要降伏我們的妄想狂心，伏心就是《金剛經》的第一段，須菩提問佛要怎麼樣降伏其心，就是降伏妄想心念、煩惱。能降伏其心就是道場。把妄心分別心真降伏了，智慧就開發了，若一切佛法得正觀，不會得邪見。

「三十七品是道場，舍有爲法故。」佛學的重點就是三十七個菩提道品，是大小乘的基礎，我們同學一定要搞清楚，剛開始至少要把名字和數字記清楚：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我反覆講過很多次了，名數都記不得是很嚴重的。

三十七菩提道品，基本是建立在四念處上，這是修行的第一步，一切禪定都從這裏來，我們都講過了。這三十七菩提道品，仍然是屬於有爲法，但是佛法是講無爲，講空，《金剛經》上佛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你怎麼空，怎麼達到無爲呢？古來要數明朝的栯堂禪師講得最徹底了，他有句詩：「有爲須極到無爲」，意思是說，把有爲法修到家了，自然達到無爲法空的境界。所以大家不要自認爲是修大乘法，修空的，小善小事都不爲，那就錯了。

「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四諦是苦集滅道，是學佛的第一步。世間皆苦，是苦諦；衆生以苦爲樂，抓住痛苦當快樂，是集諦；要解決痛苦，滅盡苦、集就得道了，是滅諦和道諦。人類，甚至說一切生命，有個共同的目的是離苦得樂，都想求得享受求得快樂，事實上三界衆生都是以苦爲樂，把輕微的痛苦當成最高的享受，這就是所謂衆生的顛倒。例如你去按摩很舒服，其實按摩是輕輕打你，打重了你就痛苦了。所以說世間一切皆苦，沒有錯，沒有說謊，懂得如此，才真正解脫得道，離開一切苦得究竟樂，這是佛法的真義。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如果抽出《維摩詰經》這一句話來考試，同學們要喫苦頭了。大家都會念《心經》，對不對？其中有「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同這句話一樣，包括了十二因緣。你們十二因緣記得清楚嗎？高級班的同學應該一問就答得出來。如果連這些基礎的名詞次序都背不出，還覺得自己學問思想非常高，那纔是莫名其妙。

恐怕有些居士不瞭解十二因緣，我們再把它寫出來：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現在黑板上寫成橫的一條，其實應該寫成圓圈，以無明作起點，這是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管三世，前生、現在、來生。大家誰記得媽媽沒有生你之前在哪裏？都記不得了。現在把過去切開，一個人一念之間來投胎，生不知從哪裏來，死了會去到哪裏，有沒有把握？也不知道，統統是無明，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混蛋，就是胡塗。不要說生死哪裏來去了，你們明天早上醒來的第一念會是什麼，你有把握沒有？絕對沒有把握！那個念頭怎麼來怎麼去都不知道，所以叫作無明，這是道理上的無明，什麼都不知道，沒有光明，沒有智慧，一團黑暗。

一切衆生是怎麼來投胎的？就是行，行就是動，念頭一動就來了。這個動力的前面是無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麼樣動的。如果明瞭就不是十二因緣，是得菩提了。貪瞋癡慢疑，一切大煩惱、小煩惱、隨煩惱，統統是一念無明。有念，生命這一念不知道何處來就是無明。佛經說：「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人發了脾氣，起瞋心，就有障礙了。又說：「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怨天怨地，憤世嫉俗，對任何人都不滿，對環境也不滿，種種埋怨都是瞋念。有很多人學佛，佛經讀得很熟，佛學也講得很好，文章也寫得很好，樣樣都會，但是事情來了就不行了，結果是在那裏自欺欺人。貪瞋癡當中，瞋是最大的無明。

小說《濟公傳》中寫到，濟顛和尚有天喝醉了，半夜裏起來就大叫，「唉喲！不得了！無明發囉！」把大家都吵醒了，衆和尚要追打他，他就跑，結果回頭一看，廟子失火燒光了。原來他是要告訴大家，火要來了，又不好明講。

火就是瞋心，瞋心就是無明。無明緣行，我們投胎的動力是行陰。你們打坐唸佛爲什麼雜念妄想去不掉？現在應該知道了吧！我已經講明瞭嘛！因爲行陰沒有停止啊！它永遠都在動，沒有辦法，等於我們睡覺時血液循環沒有停止。我們不能得定，不能專一，就因爲行陰的力量大得很。

無明緣行，一念無明引起這一股念力，它動性不停。行緣識，一有行動又引起中陰的意識，我們思想意識不能停，因爲行陰動了，緣就是連鎖的關係，一個抓住一個，一個抓住一個。中陰意識看到男女兩個有緣的，三緣和合入胎了。識緣名色，一般人稱名色就是胎兒，因爲四大就是色，變成了有形的肉體。名色緣六入，胎兒在母體中起變化，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入，有了生命。六入緣觸，觸是內外接觸起了知覺感覺的作用。觸是身根來的，有了身體就有感受，譬如穿了衣服覺得冷或熱，是觸。觸緣受，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觸是講起作用，你兩手合攏來感覺到是觸，你手合攏覺得暖還是冷，到心裏頭去了，身心兩個發生關係，那是受。

感與受不同，那能夠感的是觸，受是連到心理。觸法有時不一定連到心理，也就是生理上叫觸，可以說是醫學上講神經的反應。如果我們某一部分神經麻痹，神經反應我們感覺不到，但那沒有麻痹的神經還活着的，觸法還在，只是你心裏可沒有受了，所以觸跟受是不同的，否則會覺得差不多。因爲受，好受的就愛，受緣愛，愛得要死就要抓住。愛緣取，我要這個茶杯、這個手錶，要抓。這世界上越抓緊就越會飛掉，求不得苦嘛！人生有八苦。你越想求它，它越厲害，同物理一樣，向心力有多強，離心力就有多強。天下事有時你不想抓它，它偏跑來了。

愛別離苦的背面就是怨憎會苦，你不要的它偏來，你不願意見的人，一轉彎就碰見，跑到廁所裏還碰見哩！喜歡看到的人偏偏寫信不回，電話不接，是不是？人生就是這樣。

取緣有，因爲抓住有，所以構成了偶然暫時屬於你的，這就是有。其實沒有真的有，一定會散去的。所謂「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鹹歸死」。爬高了一定要下來的。東西啊！錢啊！累積多了一定散掉用掉，很多錢也是替別人累積，兒女也是別人啊！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只要有生命，總有一天會死亡的，所以有是抓不住的。有緣生，生緣老死。死了呢？一念無明，無明緣行，又來投胎了，這叫十二因緣，是圓圈。

所以要想修行得道，就要斷無明，也就是要斷見思二惑，斷惑就證真，證到真如就得道了。所以基本上無明一念空掉就得道了，以小乘來講就得阿羅漢了。大乘的菩薩還要進一步做到《心經》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你以爲切斷就得道了嗎？錯了，那是小乘偶然的，等於「抽刀斷水水更流」，是假的空。大乘菩薩畢竟空，不須要斷去無明。所以斷惑證真是小乘法門，大乘菩薩沒有講斷，非斷非常。無明沒有斷，而是轉無明而成真如，轉識成智。因爲無明本身是空的，它不停留的，用不着斷它。所以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謂盡就是斷，不須要斷就空了。《心經》這一段一路無到底，「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就是菩薩境界。

維摩居士這裏也講：「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你這纔會曉得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一念無明怎麼樣緣起而來？它自性本空，不要你去空它的，本來不存在。所以「緣起是道場」，十二因緣同無明，乃至最後老死皆無盡，不須要你去斷它，是它來空你。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小乘的修法是要斷一切煩惱，斷惑證真。維摩居士說煩惱本身就是道場，因爲煩惱本空嘛！煩惱是心態的相狀，你不被現象所迷住，那個心態是本來清淨，本來是實相，你知道如實。所以「煩惱即菩提」這句話，也在《維摩詰經》裏。

「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他說，不用離開一切衆生，衆生主要指人類社會。你要跳出紅塵，離開這個社會，你想躲到哪裏去？你說自己什麼都不要了，只要青山綠水，自以爲很解脫，但是都被這些顏色困住了，是更紅的紅塵。衆生世界本身就是道場，用不着逃避。如果沒有衆生，也不須要成佛了。既然沒有衆生，自然不須要度衆生了，何必成什麼佛呢？有人感嘆這個世界太亂，我說就因爲世界亂你纔有事可做，世界不亂你還有屁用？因爲有衆生所以纔要成佛度衆生嘛！沒有衆生你成佛幹什麼？沒有對象了嘛！

「一切法是道場，如諸法空故。」一切法包括了魔法、外道法。如果魔法、外道法不在一切法之內，邏輯上這一切法就不能叫一切了。善法、惡法、有爲法、無爲法……無法而不在內，才叫一切法，而一切法皆是道場，因爲一切法自性本空。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學宗教的人都很迷信的，講有魔啊！有鬼啊！什麼道高一尺魔高丈，說得像真的一樣。實際上魔在哪裏？魔都在你心中，是自己搗鬼。所以說起心動念就叫做天魔，如你硬壓下念頭，不起心動念就是陰魔。或起不起，有時有念有時又好像無念，就是煩惱魔。什麼是或起不起？就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清代有個文人蔣坦，有天聽見雨打芭蕉，心緒悽迷，就在花園的芭蕉葉上寫了一個句子：「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有位小姐看到了，就接着寫：「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其實，人生境界不管出家的在家的，都是種了芭蕉，又怨芭蕉，所以一切都是自造的。

《西遊記》中描寫孫悟空頭上被觀世音數了個金箍，最怕唐僧念緊箍咒，一念咒孫悟空就頭痛，只好聽話了。最後到了西天，唐僧也取了經了，孫悟空一想，頭上的金箍還沒取下，就跑去找如來佛，請佛幫他取下來。佛就笑了，問他：「猴子，是誰給你戴上這個金箍啊？」孫悟空答：「是觀世音啊！」佛要他摸摸自己的頭上是否有個金箍，孫悟空一摸，真的，本來就沒有戴上。這就是「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孫悟空因此大悟，猴子就成佛了。人生這個頭痛的圈圈都是自己戴的，每個人沒事還要想個辦法，找個圈圈戴到頭上，戴上之後，頭痛極了，好煩惱啊！然後想盡辦法把這圈圈脫掉，還告訴人自己本事多大，能脫下這個圈圈。脫掉了不到三天，頭不痛了，人就不舒服了，又來一個圈圈把頭套上去。

講回到降魔，哪裏是魔？你以爲打坐看到可怕的鬼是魔嗎？那些魔都不可怕，就算那個魔要喫你，你給它喫下肚，兩手一摳，不就摳了個窟窿出來了嗎？孫悟空最慣用這個辦法的，被喫下去，一捅就出來了。被鬼弄死了也好嘛！死了找他變鬼跟他打一架。這沒什麼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心中之魔，煩惱魔。唉！種了芭蕉，又怨芭蕉。這個很難辦。所以維摩居士說「降魔是道場」，什麼是真降魔？就是不動念，「不傾動故」。你不去種芭蕉，當然就不怨芭蕉了嘛！

「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跳出三界，你去哪一界啊？是第四界、第五界，還是第六界？智不住三界，悲不入涅槃。已經跳出來的人自由自在，來去自由。

「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諸佛菩薩說法如獅子之吼，獅子爲百獸之王，獅子一吼，百獸都爲之頭痛腦裂，所以常比喻諸佛菩薩的說法是獅子之吼，就是這個道理。也就是說，諸佛菩薩說法說真理講正道都沒有恐懼。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佛有十力，四無畏，十八種不共法，都是道場，這些名詞前面已經講過了。

「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成佛得到三明六通，六通前面講過了，三明是漏盡明、天眼明、宿命明。明比通還厲害，通不過是打通了，像陰溝一樣通了；明像太陽出來，無所不照。三明是道場，沒有殘餘的障礙。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這就統統告訴了我們，什麼叫真正的學佛。道場不在山上也不在廟子，就在你心中。講了那麼多，你隨便從哪一點悟道都真是道場了。「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根本大徹大悟就是道場，到了這個境界，一切大智慧成就，成佛了。

維摩居士對光嚴童子一路棒子打下來，都打光了，掃光了一切。他接着說：

「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他說，你應該悟到這些道理，懂了「如是」，也就是懂了前面所講的，一切學佛的人假定都懂了這個道理，應該依六波羅蜜教化一切衆生。菩薩在世間所有作爲，「舉足下足」，就是提得起放得下，像腳走路一樣，統統都是道場。你哪裏去找個清淨道場？菩薩道在世間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佛法就在這裏，哪裏有道場？一念清淨，當下就是道場，你又何必「種了芭蕉，又怨芭蕉」？

維摩居士給光嚴童子說法，這位菩薩名光嚴，智慧光明的莊嚴，這一段法都是說智慧莊嚴。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維摩居士講完時，在場同時聽法的五百天人，都大徹大悟了，都懂了。所以光嚴童子也表示，自己沒有資格代表佛。

《維摩詰經》到這裏，由十大小乘阿羅漢弟子開始，一直到大菩薩彌勒菩薩、光嚴童子都不敢當代表。不是不敢去，如果你認爲他們是不敢去見維摩居士，那同我們世間人一樣，何必學佛呢？這一班人也太不偉大了。其實他們是不敢作佛的代表，可是求善知識問法是很願意的，就是願意當學生。所以最後只有文殊菩薩去了，文殊菩薩是七佛之師，一切佛都是他教出來的，只有靠他的智慧帶領大家一齊去，這是《維摩詰經》的故事。

我們知道，《維摩詰經》這一品，講的是大乘菩薩境界，重點在每一位大乘菩薩的見地。第一位彌勒菩薩所代表的見地是，如何是菩提，也就是如何是得道，大徹大悟，悟的是什麼東西。第二位光嚴童子所代表的見地是，如何是道場。道場是修道的地方，佛教中的顯教和密教將修道的地方都稱道場，例如廟子、佛殿、佛堂等。有稱庵或堂的，過去習慣將比丘尼所住的地方稱庵，在家女居士修行的地方稱堂。稱寺的，就是叢林、大禪林，例如滿清末年留下來的叢林，江蘇揚州高旻寺。稱廟的，普通把庵、堂、寺都稱爲廟，但是近世大陸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很少稱廟的，廟代表了一切神廟。道士們所住的地方不叫寺也不叫廟，而叫觀，讀音如灌。這些都算是道場。佛堂是道場，大殿是道場，佛的塔廟是道場。有時候在家人請法師們來唸經或是放焰口，臨時搭個棚子，掛個佛像，那個地方就叫道場。中國佛教的習慣，在唸經作法事的地方，就叫作道場。今日的閩南語、廣東話大概還有的，說某某法師作道場去了。中國的民俗觀念上，一個唸經、修行、打坐的地方都叫道場，這是宗教形式上的觀念。《維摩詰經》卻告訴我們，大乘佛法真正的道場在心，不在外形，不着相的。他還講得客氣：「緣起是道場，無明是道場」；換句不客氣的話，廁所也是道場，天堂也是道場，不垢不淨。只要心一念清淨了，當下就是道場，就是修道的場所。

順便告訴你們年輕的同學一個故事，現在東方的文化，尤其是禪、佛學，流通到外國，尤其美國，已經很久了。這件事算算不止二十年了，當時在美國有一位中國的老教授，他沒有學過禪。在美國當教授也很可憐，隨時要有新的東西補充，如果三五年沒有新的著作、新的報告發表，就落伍了。其實在中國也一樣，每一個讀書人到老都在用功，不斷的上進。因爲禪開始在美國流行了，所以大學裏要他把禪宗的東西翻譯出來，他接受了這個任務，翻禪宗的《指月錄》《五燈會元》等等。那時他跑到日本東京去翻，碰到很多問題，日本佛教界也不能完全滿足他，最後不知怎麼打聽，到了我這兒。我因爲他是中國人，希望翻譯到外國去的東西不要給中國人丟面子，就答應幫忙了。

後來才知道他原來也沒有學佛、學過禪的。其實現在也很多這樣的人，這些在國外的中國教授，每位都懂禪，唉！真是可笑！他把翻好的東西寄來要我審查，我要他一部分一部分寄過來，全文一次送來我沒有時間。那時有位老道友黃居士，他現在都有九十多歲了，他英文程度很好，我那本《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就是他翻的。我就請他審查，看看翻對了沒有，有問題就來問我。結果看到那位教授把道場翻譯成墳墓，黃老居士很生氣，就講：這種錯誤怎麼得了？我不改了！唉呀！我就講，千古以來翻譯的東西各種錯誤是很多的，你也不要生氣了，還是給他改過來吧！何況，他把道場翻譯成墳墓還有道理的。什麼道理？中國人過去要和尚去墳上放焰口唸經，蓋一個棚子，就說作道場了，習慣了。這教授小時候在國內，大概看過和尚在墳上唸經作道場，因此他想道場就是墳墓嘛！但是你們同學千萬要注意！不要因爲常識不夠在外頭鬧笑話，你外出弘揚佛教不要變成黑揚佛教了。過去的鳩摩羅什、達摩祖師，這些大師們到中國來翻譯佛經，翻得那麼好，那麼準確，可不簡單。過去因爲有政府、皇帝的提倡，每一個翻譯的地方都有千把人，這些很高明的人集中在一起，一個名詞、一句話都研究了好幾個月才確定。不是像你們現在學了幾句外文，中文又只懂一點，然後就亂翻一遍，牛頭不對馬嘴！這是講到道場，特別插進這一段。

我們學佛的兩大觀念在這兒了，怎麼樣纔是道，就是菩提，由彌勒菩薩代表，這講過了。第二個問題，怎麼樣纔是修道的地方，也就是道場，由光嚴童子代表。修道的地方不在哪裏，一切在自己的心中。前幾年我要閉關，到處看地方，好多同學、老朋友都要我去他們那裏，有的房子我看了就跟他們說不行。也有人要送我地，那我還要蓋個房子，等蓋好了，也許我閉關都該改成閉棺了。忽然想想，自己也傻，還找什麼地方，都市裏就可以閉關，我住的地方門一關就閉關了嘛！心關了就關了，到哪裏才叫閉關啊？所以人家以爲我去了一個山頂上，其實我就在都市裏關了三年。自己把門一關，當天就開了。不要特意找什麼清淨地方修道、出家，你心不清淨，哪裏都不清淨，去哪裏都沒有用！道場就是這個道理。你們去找什麼廟子？到廟子你纔不妙呢！一樣的煩惱，一樣的痛苦。你真妙了以後，嘿！什麼痛苦的地方都是道場。注意！這是大乘佛法的要點。

彌勒菩薩代表菩提，把道是什麼搞清楚了。悟了道以後，找個地方行道，道場也搞清楚了。悟道、行道，地點也有了，現在開始學道。

## 持世菩薩──如何修行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現在《維摩詰經》的主角換成了持世菩薩。我們要注意，每一位菩薩的名號同佛法都有密切的關係。持世是保持這個世界，世間一切法就是佛法，在家在俗是世間，世間法就是出世間法，沒有兩樣。做到這樣纔能夠修持、行道。

佛轉向持世菩薩，要他代表佛去探維摩居士的病。持世菩薩向佛表示他沒有資格去，因爲他從前住在靜室修道，大概不曉得是在哪個山裏，又蓋了個茅棚或修個廟子，廟子裏也不清淨，就再找個房間，房間修成關房，什麼人都進不來，就清淨了。當時，大魔王波旬帶了一萬二千名天女來了。

你可能想，魔王爲什麼要帶着天女？要知道，大魔王是所謂的天阿修羅，還是有功德的，有相當的善心，但是嗔心煩惱不斷，一切業習的種子不斷。魔在古時是寫成磨，就是磨難、折磨的意思。挫折、煩惱都是磨。你肚子餓沒飯喫，飯就是磨。夫妻吵架，彼此就是對方的磨。後世把石改成鬼字變成魔，你就把魔想成鬼了。實際上修道人都有魔。譬如我常說自己一天到晚還受魔，但是什麼天魔、陰魔我都不怕，最怕人事魔。人找你麻煩，看到真煩死了。你不要以爲看到什麼三頭六臂、牙齒露出來的、青面的，那些一點不可怕。人事魔最可怕了，我覺得人變魔可怕多了，這是真話，你們要注意這個道理。

另一個道理，魔跟佛是有同等力量的。基督教說上帝萬能，但是爲什麼卻不能降魔？上帝與魔鬼並存，上帝的本事有多大，魔鬼也有多大，那上帝就不見得萬能了，這個最重要了。佛法也是同樣道理，佛能夠降伏一切，最後還是降伏不了魔。在《涅槃經》上說，佛要涅槃了，就問這個魔王波旬，好了，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你總該高興了吧？魔王說，差不多，高興，但是也不高興。佛說，我走了五百年後，還有我的弟子，正法還可以住世，五百年後你還有什麼辦法來破壞佛教？這些在《涅槃經》裏都有。魔王波旬回答，你老人家安心去吧！我有辦法的，我穿你的衣服，喫你的飯，講你的經。佛說，啊！你行！你厲害！這是魔破壞佛教的願力，我們眼看着這個時代都快要來了。中國老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的力量比你大。作人的道理也一樣，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好事沒有兩樣一起來的，可是壞事一來就好多接着來，這個娑婆世界就是那麼痛苦。

魔鬼不稀奇，處處都是魔，人生境界能不被魔所魔住就了不起了。魔王波旬是天界的大魔王，佛在《華嚴經》也說過，大魔王是十地大菩薩的轉變，他故意走魔王的路子來磨練人，看你能不能過關而成道。所以修行人並不必一定怕魔，經過一番魔障，道理進步一番，過了這一關你就躍進一步。

所以魔王波旬是天人境界，這是看不出來的。他帶了一萬二千個漂亮的天女，自己變成了帝釋的樣子。帝釋是欲界天的天主，住在忉利天又叫三十三天的中心，就是中國所講的玉皇大帝。持世菩薩正在靜室中修道，當時不曉得是魔王來了，以爲是玉皇大帝帶着天人來了，還吹打着音樂。經上沒有細說，但是一定還帶着五彩祥光從空而降，到了持世菩薩那裏。帝釋率領隨從向持世菩薩恭敬行禮，然後站到旁邊，是那樣的崇拜他。你看一個人修道到這樣，你們假使打坐或唸經時，不要說來了那麼多天人，就來個土地公公或城隍爺給你磕頭，我看你不曉得要多高興了。老師啊！我功夫進步了，那個城隍爺土地公都來拜我了。你一定高興得發魔了，不只是發瘋。

「我意謂是帝釋。」你看，修行多難，持世菩薩是大菩薩了都分辨不清，以爲是天人玉皇大帝來護法了。

「而語之言：善來！憍屍迦！」就對他說，憍屍迦你來得好。憍屍迦是帝釋的梵文發音，有人說天主教基督教的上帝的英文是God，就是玉皇大帝憍屍迦的名字，我說這不一定，很難講，音是相近，但不要隨便牽強附會。

「雖福應有，不當自恣。」持世菩薩接着批評他。你雖然福報大，是玉皇大帝，不要太驕傲放恣。古時中國的帝王權力多大，但是隻敢說是天子，祭天時一樣要跪下來，自稱臣，這一套天人觀念看似神話，但它構成了宇宙觀唸的制度，所以天人的福報比世間的帝王還要大。但是持世菩薩告訴他不要放恣，你看他帶了一萬二千天女，而且又有那麼多音樂，排場不得了。

「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持世菩薩接着對他說法，他教訓玉皇大帝，你還要進一步修行纔行。我們出家修行的人不敢享受五欲的快樂。五欲是色、聲、香、味、觸，是修道人要遠離的。你又有天女，又聽音樂，又唱歌又跳舞。五欲福報享完了還是要墮落的，你雖有善報做了玉皇大帝，這個並非究竟，更應進一步修道向善。向上修到色界就要走禪定的路線，戒定慧的路線。你這樣可不行啊！

修道的人要把四大肉身看空，觀身無常。這個世間的命，欲界的命沒有什麼了不起，分段生死的命非究竟。就算到了色界、無色界，變易生死的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些不是真的命，真的命是悟到菩提證道。至於財，古代人間皇帝擁有四海，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當了玉皇大帝，人世間乃至於欲界天裏面都屬於他的。人的生命身體是正報，財產物資是依報。譬如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光壽無量是正報，西方極樂世界國土，琉璃爲地，七重行樹等等，是他的依報。我們世上人有的身體有缺陷，有的特別健康強壯，這是正報。如果沒有房子沒有錢，那是依報不莊嚴。我們修行人要正報莊嚴、依報莊嚴，就要行一切善、修一切功德才能做到。有人這一生雖然生得端正，一切很好，就是沒有錢，因爲前生不佈施的關係。

有人這一生功業大，錢也有，但是身體有缺陷，例如清朝的曾國藩，是中興名儒，出將入相，那還得了！可是他一生受皮膚病所苦，身上像有鱗甲似的，一抓要出血的，所以有人說曾國藩是大蟒蛇投胎的。又我們曉得的有位第一等的貴婦人也是有皮膚病，一輩子治不好，沒有辦法。這就是前生持戒不清淨所致。又比方常用花供養佛，可能他生來世會長得莊嚴漂亮，像花一樣好看。不過你小心，好看也會找來很多麻煩，因果要注意！供養在不要發求好看的願，這個因一不對，果就不對了。供養花的時候要求一切爲衆生的福報，就是使人一見起恭敬心，不要只爲自己。

回過來說，生命是正報，財物是依報。持世菩薩勸魔王波旬假扮的玉皇大帝，當然他不知道這是魔王，魔王的威力同玉皇大帝一樣的，天人沒辦法消滅魔王，魔王沒辦法消滅天人。我們這個亂世，在佛經上來說是劫數，這時三界裏天人和魔王在作戰，佛經上描寫開始時天人容易失敗，最後天人反攻，魔王敗了，就帶領了無數的魔兵魔將，躲到蓮藕的一個洞裏。魔王用他的神通，把蓮藕的一個小洞變成了另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天帝就找不到他了。這蓮藕的洞在哪裏？就在我們心中。我們的心房裏也有個蓮藕的洞，這是表法的道理。

像持世菩薩這樣的大菩薩，事前都看不出來這是魔王，他對魔王扮的玉皇大帝說，你應該看空了，「而修堅法」，堅就是修定，再進步上進，堅固。

假如持世菩薩看出是魔王的話，他會不會還坐得住，會不會起恐怖心，這還是個問題。所以這魔王對他還留了一手，化成帝釋，正面來誘導。魔對膽子小的來嚇唬他，對膽子大的，像菩薩境界的嚇不住，他就現出可愛的面貌。這持世菩薩對魔王的說法，是正法，講得都很對，是善的一面。修行人行善業道，一切清淨放下。

「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是覺悟，薩埵是有情。菩薩覺悟什麼？覺悟是悟道，有情是利他，自利利他是爲菩薩。菩提薩埵在中國文化就是道人，有道的人。菩薩在中國古代有幾種翻譯名稱，有叫開士、正士、大士。開士是開悟者。觀世音菩薩又稱觀音大士。

魔王化身的玉皇大帝就勸持世菩薩，接受這一萬二千天女作供養，可以幫你掃地啊、燒水啊、抹桌子啊。中國後來送人丫寰說是「可備掃灑」，就是引用自鳩摩羅什翻的《維摩詰經》。

「我言：憍屍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持世菩薩一聽，就說，憍屍迦，你不要誘惑我破戒，我是沙門，出家人，佛的弟子啊！連妻子都不娶了，還要給我一萬二千個天女！我的媽呀！怎麼得了！怎麼拿這非法之物，要我收下作供養！沙門是譯音，漢朝時譯作桑門。唐朝以後就都不用了，只用比丘，因爲印度不論那一道的出家人都稱作沙門，是通稱，等於中國人將修道的都稱道士，不管你是那一道的。比丘、比丘尼就是特稱，後來用習慣了，叫沙門也可以，可是根源要搞清楚。

持世菩薩持戒很嚴謹，尤其出家沙門是比丘，修苦行（頭陀行）的比丘衣服不超過三件。所謂三件不是說天氣冷了，你穿百件不可以，三件是以袈裟爲標準，披上袈裟還要露出膀子，在印度天氣熱可以，到了中國，尤其在天冷的地方，你怎麼能只被一件呢？所以就有了海青，海青是漢朝衣冠，大袖。頭陀日中一食，零碎的東西都沒有了，只帶個鉢和淨水瓶，淨水瓶的梵文音譯爲軍持。中國古代有一句名詩：「空街夜雨注軍持」，就是夜裏下雨，拿個淨水瓶在外面接雨水。天落雨在中醫學上叫無根水，醫書上寫熬藥用無根水，就是下雨時半空中接來未落地的水叫無根水。這些都是常識，不告訴你們將來書都讀不懂。

「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爲魔來，嬈固汝耳。」持世菩薩責怪魔王的話還沒講完，維摩居士這老兄就出現了，對他說，這不是玉皇大帝，是魔王，來擾亂你的！連是不是魔都搞不清楚！所以維摩居士第一句話就罵了他。

「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維摩居士氣派大，就對魔王說，你怎麼把這一萬二千天女送給和尚？他怎麼行？統統送給我纔對！他照單全收了。

「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魔王一看到是維摩居士來了，就嚇死了，心想，糟糕，碰到他了，這下完了，魔王這下要賒本了，就像《三國演義》說的，賠了夫人又折兵。

「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魔王當時就想隱形，不靈，又把所有的神通使出來，仍然逃不掉。

「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這些鏡頭連電影都演不出來的，當時空中有個大聲音就來了。波旬！叫魔王的名字，你趕快聽話，把一萬二千天女給他，你才走得了。

「魔以畏故」，魔王聽了空中聲音的警告，大概是魔王老祖警告他，沒有辦法，害怕了。

「俛仰而與。」這個文字用得非常美，俛仰是形容低下頭又抬起頭想了半天，捨不得，又不得不給的樣子，最後只好把天女給了維摩居士。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居士就對這些天女說，你們的老闆把你們送給了我，就屬於我的了，第一個條件，給我聽話，先要發菩提心。

「即隨所應而爲說法，令發道意。」下了第一道命令，然後維摩居士當場把一萬二千天女作了處理，教育他們。一萬二千人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維摩居士用大神通力，根據每一個人過去的業力，現在的個性，對每一個人分別作不同的教育說法，每一個天女都覺得維摩居士在自己面前作單獨教育，使得一萬二千天女，每一個人都發心修菩提正道。這兩句話可不要隨便看過去了。

「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教育完了，維摩居士說，你們現在肯修道了，有佛法清淨的法樂可以享受，再不要去享受世間五欲的快樂了。我們欲界是以五欲爲享受，有學佛的道友說，這個或那個是種享受。我一聽，這還在魔境界裏，說是信佛修道，老實講，資格不夠，只能說像那個樣子。講一句話你們出家人不要多心，大陸江浙一帶，在家人有時故意稱和尚爲和樣，和尚的樣子，南方話尚、樣同音。和尚是梵文的音譯，意思是爲人師可以讓弟子道力生起，叫人和尚是真正尊敬的稱呼。你們不懂，看我叫住持法師爲和尚，還以爲我不尊重他。

「天女即問：何爲法樂？」能夠懂什麼是法樂的，纔夠資格稱作居士。這裏天女就問維摩居士，什麼叫法樂？注意！這裏正題來了。

「答言：樂常信佛。」維摩居士回答，常常處處要恭敬佛，不是隻有到了佛堂才如此，自己內心恭敬，纔是信佛。不是叫你拜佛像，佛教不崇拜偶像的。那些泥巴塑的，木刻的，都不是真的佛菩薩，那是表法。真正的佛在哪裏？在你心中。佛經告訴你，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三位是一體的。佛是化身，心是法身，衆生是報身。也可以說，佛是報身，衆生變成化身，這個無定位的。怎麼叫常信佛，怎麼是真正信佛？你現在懂了吧！不是迷信，不是去廟子燒香磕頭，你隨時恭敬自己的心，隨時恭敬一切衆生，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纔是信佛。所以說，佛以佛眼看衆生，以慈眼看衆生，不是以怨恨輕視的眼光看別人，纔是信佛，信自己的心。你們都是信佛的，但是嚴格來說，諸位都不夠資格。要隨時恭敬自己、恭敬別人啊！

「樂欲聽法。」樂於研究、聽經、聽說法。你說佛已經不在了，那我聽誰說法呢？我們這裏有五六部大藏經呢！你們要看啊！我書房案頭上也堆着好幾本大藏經，我每天有問題就抽出來看，隨時研究。你們沒有我這樣用功吧！可見你們不樂欲聽法。你說讀書、看經沒時間，好苦，那就不樂了。讀書求學問是樂趣，談何容易！

最近好多同學勸我，老師你不能這樣搞啊！算算一個禮拜有十幾堂課，老命不能這樣拚啦！完了以後你還要看書、做事，每天能睡上幾個鐘頭呢？怎麼得了！我說，放心吧！我的業報還沒完，死不了的。前天晚上我還告訴一位同學，我看東西處理事情是享受，你不要擔心了，去睡吧！你要做到研究學問、研究佛法是一種快樂，那麼你算是得其中三昧了。你們看書讀經記不住，看不懂，好苦啊！我看大家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有朋自遠方來，如果家裏沒錢買菜招待，不亦慘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要這樣我寧可作小人。

「樂供養衆。」大家要反省，這就是戒律，你們供養衆做到了嗎？你處在團體中，滿臉的怨氣，滿口的怨言，一肚子的怨恨，這就沒有守樂供養衆的戒律。據我所知，這裏有一位同學答應爲大家講《莊子》，講了之後大家頗有怨言，認爲這位同學好高騖遠，好爲人師。你們沒弄懂《莊子》，人家幫你們弄懂，是好事，是法供養，你們竟然這麼小器。這個就要罵你們！這是犯了沒有樂供養衆。

假如別人也有過錯的話，應該勸導，或者觀過而知非，自己反省不要犯這個過錯。因爲別人犯過，就吱吱喳喳的，這是犯了口業。因爲講樂供養衆，觸動我對這件事的感想，才告訴你們。你們犯的是普通人的心理，不是學佛人的心理。自古文人相輕，千古以來文人都看不起別人。老話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別人的好，這是中國人的通病。人的心理都如此，不只是知識分子，你看佛教界裏也是，批評這個法師那個居士不對，甚至罵人。佛教怎麼會興起來？都不團結。所以你們問我，某某人這麼講的，對不對？我從不答覆。你不提人名，說有件事這麼說對不對，我或許會答覆你。

文人千古相輕，我說，宗教是千古相仇。不管信的什麼教，信教的人彼此是仇人啊！比文人還厲害。越是信教的，那個恨人的心理越比普通人重。佛說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結果宗教團體的人我是非特別多，我聽了就煩。那麼江湖呢？江湖是千古相忌。文人千古相輕，宗教千古相仇，江湖千古相嫉，這幾句把世故人情都說完了。

你們在這裏號稱修行，是不是真修行？考考自己。一個學佛的胸襟氣派一定要大，能夠包羅萬象，對的就對，不對就不對，這種小事有什麼了不起。話說回來，同學們固然不對，作者聽了這些閒言閒語心中煩惱，也太沒有程度了。叫你們讀的《昔時賢文》，其中有一句我七八歲時就背了：「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哪個人背後沒有人批評啊？兩個人碰到了，不講別人的事，講什麼啊？這就是人。老夫妻倆在房中講媳婦怎樣、兒子怎樣，也是在講人。所以把人世間這些東西看通了，聽了那些話都是狗屁不如，這樣你就胸襟大了。

我以前作過領導的，部下在我面前，我講什麼，「是」都喊得很大聲，揹着我可就有花樣了。任何人對你喊萬歲，將來叛變的就是他。越恭維得厲害，越靠不住。我經常同那一班在做事的人說，絕對喊服從的人問題最大。有些翹頭翹腦的，你吩咐他就這麼辦，他不同意，真是討厭，可是他有他的理由，而且是對的。這時候你坐在上面的人，意志就要像刀一樣，把自己這個不快的心理硬是切下來。桌一拍，好！就照你的辦！這樣纔可以作上面的人，很痛苦啊！

本來上佛法課不跟你們講這些的，這些課不是跟你們上的，把你們教會了也沒有用。這些是給真要爲人上者，或者將來能當師父的時候就有用了，作師父也要包容徒弟啊！不要說徒弟了，你的兒女也是有自己意見的，都是乖的嗎？兒女、學生、徒弟都一樣，只好包容，該罵的罵兩句，好的要獎勵，過後呢？講句不好聽的，管他媽的！反正我要死的。你曉得自己總要死的不就好了嘛！沒得氣了嘛！你不要以爲我這不是佛法，這就是咒，即說咒曰：管他媽的！就好了。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這不是笑話，你真學了這一法就行了。

「樂離五欲。」大家學佛能真的樂離五欲嗎？離不開吧？我有個最新型的彩色電視機，大概這兩三年沒有看過兩次。過去我天天看電視，不是爲了看電視，而是學生作了某某電視臺的總經理，他要我幫他看演對了沒有。現在根本沒有時間看，而我看你們有時候看得兩個眼睛比入定還厲害。那喜歡聽音樂的，也沒有離開五欲。這個時候要考驗自己能不能樂離五欲。其實，你們在看電視，我撞見了也不出聲，就悄悄地來，悄悄地走。你們將來作人父母、作人婆婆的要懂這個，唉呀！小孩子們有時要讓他玩一下嘛！不要管得太嚴了。你們喜歡看就讓你看，萬一發現了，唉喲老師啊！請坐啊……那不是味道，不給他知道，他也省力氣，我也沒煩惱，溜開了就好了，這也是爲人上者要學的地方。叫你們絕對離五欲，那是煩惱的事情，要自己修到離開了五欲，然後覺得是快樂境界時，你就夠得上修行了。所以要注意第一個字，是「樂」離五欲。

「樂觀五陰如怨賊。」五陰是色受想行識，若這個身體像冤家一樣，不迷戀它，把它放下。你們在理論上可以看這個身體像冤家，在情感上可親得很，這個身體你能空得了嗎？空不了的。衆生享受的都是屬於五欲之樂，佛享受的是清淨涅槃之樂，但是如果貪圖清淨，被享受困住了，一樣是魔境。要搞清楚這個道理，才能明白維摩居士爲魔女說法的道理。

什麼叫魔女？貪圖享受之樂。什麼叫魔境？貪圖享受之樂，凡有所著，所執着、所貪着的，統統是魔。瞭解這個道理，才能瞭解真正大乘佛法的精義。魔女悟到了這個道理，能轉過來，煩惱即是菩提，那就不叫作魔女了，成了空行天女，也是密法所稱的空行母，是女性成就佛的境界。修密法空行母成就的，同留形住世，身體永久存在，隨時來去。但是這可不是隨便能修的，如果自己沒有程度，算不準修來的是妖魔鬼怪，不是真正的空行母。

「樂觀四大如毒蛇。」這個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所組合的。這四大如毒蛇一樣在咬我們，在吞噬我們的生命。生命的本身不是這個肉體，我們每天，爲了這個身體忙碌、爲了身體而消耗精神：佔去生活十分之九以上的時間，三頓喫飯，大小便，穿衣脫衣，睡覺等事，都不是爲了生命所需要，是身體所需要。這身體是四大組合而成的，中國俗語說學佛的人四大皆空，就是看這身體不是我，我現在只是有幾十年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我不可能擁有身體的，它隨時變去。雖然是暫時使用，這四大的身體還是很麻煩。等於聰明的人不肯買房子，寧肯用租的，因爲買了房子麻煩多。我們智慧不能成就，菩提不能證得，都是被四大所困擾。各位每天晝夜二十四小時中，大部分是被身體困擾，不是不舒服了，就是餓了冷了，或者是身體的變化，荷爾蒙分泌失調引起情緒好壞，所以要觀四大如毒蛇。

可是誰能做到「樂」觀四大如毒蛇？事實擺在這裏，這邊的同學都學過白骨觀，十個人中能觀得起來的有半個吧！真觀得起來一個都沒有。你光觀得起來有個白骨的影子不算，能定得住的十個人中有零個。講學識、理論都吹得蠻好，功夫統統沒有做到。白骨觀就是觀四大如毒蛇，凡是修大小乘佛法，這個修持的方法是基本的。假如有人觀白骨，你問他樂不樂，很苦的啊！在那兒東搞一下，西搞一下，腿又發麻，修久了營養又不夠。佛也說修白骨觀要注重營養，釋迦牟尼佛這話，絕對是修持經驗來的。

若四大能夠觀空，再進一步，進入妙樂境界，那纔是觀四大如空而得定。得定的人在定中是樂，是享受。爲什麼人肯入定？定是一個絕大的享受。不過，如果大乘菩薩「耽着禪悅」，貪着禪定的境界是犯菩薩戒的，因爲他不能起而行之，不能行六度萬行的佈施法門。話雖這麼說，你們年輕同學沒得到禪定，腿也熬不住，就不要拿這句話來講，自稱走大乘路子，不耽着禪悅，看不起這小乘法門。哼！不要自欺了。先要能夠修到禪定，才發大心而捨棄禪悅，那纔可以談菩薩戒，否則不能談的。

所以說觀四大如毒蛇，然後達到四大皆空，在這個境界得妙樂，得享受。據我所知，在座有些年紀大的同學，有的已有二十年以上的修持經驗，你聽了這個話不要以爲自己已經做到了，因爲你坐起來非常舒服。其實你還是在四大中，你感覺到的是身體受陰的快感，你正在被四大毒蛇吞沒而不自知，不要自以爲是。要四大完全觀到空，沒有身體存在，沒有受陰的感受了，然後在空的境界生起空性的妙樂，這纔是觀四大空以後的妙樂。維摩居士告訴這些魔女，你們所貪圖的身體上、心理上的快感，都非究竟。要得到究竟的享受與快樂，必須能樂觀四大如毒蛇。

「樂觀內入如空聚。」什麼叫內入？我們身體外面有六根，大概我們所瞭解的，只有五根，有一根也在身體上，不過在身體表層以內。眼、耳、鼻、舌、身這五根很清楚，意根你就看不見了。有人說意根所在，是從心臟連到腦的部分，他們不知《成唯識論》說「第六意識不住身，又偏寄身中」。我們一接觸到外界的東西，內在就會有反應，所以叫做內入，這就是六入：色、聲、香、味、觸、法，法就是思惟。六入進入到身體內部，便產生了思想、情緒各種的變化。我們閉上眼睛，好像自己內部有個東西，在想，在作用，就把這個東西守得牢牢的，一般打坐都是在這裏搞。其實你覺得很清淨、很空，那是外法塵進入內在意根上所徘徊不去的影像。

所以我們覺得內在有個思想，來來往往，這就是意根停留了法塵的影像，就是所謂六入進到內部來。但是一般人沒有觀察到，現在維摩居士提出來，教他們觀，所謂止觀，你要觀察清楚，一切六入進入內部，你以爲內部有個東西能夠思想，維摩居士告訴你，如空聚，假的。看起來有個東西住在裏面，好像有個生命的東西，實際上是空洞的。所有的感受，一切的聲光變化，到內部來，一下就過去了。假使我們死了，六入不能內聚，就是人體的死亡，我們活着時是六入內聚。但是這個六入內聚有沒有個東西呢？畢竟沒有東西的，是空聚，假的。

我們身體四大也是這樣，感覺死人比活人重，我們抱起一個活人容易，抱起死人就比較難，爲什麼？他四大中的風大沒有了，所以就感覺重了。譬如氣球充了氣比重就輕了，如果扁了的話，這氣球比重就比較沉重了。所以這身體內部是空聚，空空洞洞的。我們活着覺得內部有個思想，有個感受，這是假的，不要受它的欺騙。上一句「樂觀四大如毒蛇」觀身空，下一句「樂觀六入如空聚」觀心空。身心皆空，達到樂的境界，得禪定的妙樂，那是真修行，真享受。

這裏每一句話都是大乘的修行法門，我們要好好觀察牢記。

「樂隨護道意。」怎麼樣能隨時隨地保護修道最初發心的意念？我經常告訴你們，上課時不要打坐，要看經本，不然自己在自欺。爲什麼？你說喜歡聽課，心很清淨，那同玩弄聽收音機是一樣的。你們自己不觀察，現在年輕人作功課喜歡開收音機聽，就是這個道理。你心以爲在打坐，其實是大散亂，結果用這個時間好像在聽課，也不看書本，在那兒打坐，聽得很有意思，這叫作秋風過驢耳，秋天風吹過驢子，驢子同豬一樣的，這個耳朵吹進來，那個耳朵吹出去了。所以智慧永遠不能成就，結果這個經典也聽了，那個道理也聽了，一問他，寫都寫不出來，記也記不住。

智慧的成就，能知過去未來，是靠「隨護道意」這一念。要你們看《華嚴經》淨行品，依着意思做到就是道意。所以爲什麼一直要你們依《華嚴經》淨行品來修行，可是誰做到了？我看是做到了「倒」意，不是道意，統統在顛倒中。

「樂饒益衆生。」這更難了，是菩薩行，樂於在一切作人做事中修菩薩道，處處是利益他人。我們這裏都標榜是學佛的人，有沒有利益衆生的思想呢？理論上有。我也是人，知道大家做了好事會想，啊！今天我行了菩薩道，幫忙了人。告訴你，越是書讀得多、佛法聽得多、佛學瞭解深的人，計較心就越大，簡直沒辦法收拾。中外都一樣，知識分子的作人，比愚夫愚婦更壞，因爲有了知識，計較心也大，就容易意見相爭，認爲只有我的纔對。沒有知識的幫忙，人對於是非善惡的分辨就很平淡。所以有時候不用菩薩的智慧和眼光，多了知識學問反而墮落得越快。這是講樂饒益衆生之難，也是戒行。

「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於恭敬供養師長，這很難。中國的孔孟之道講尊師重道，但是普通社會對尊師重道做得是不夠的，最注重尊師重道的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非常尊師的，注重傳承，但是多半隻是形式上的，沒有尊師的行爲。現在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社會，都不重視師道尊嚴。現在還有些中國的讀書人，想保留過去的文化，要求別人尊師重道，真是笑話。原因在哪裏？教育制度變成了學校制度了，不是從個人來師承學習，而像去到百貨公司的商業行爲，老師上課是販賣知識，學生唸書是選購進貨知識。尤其將來聲光科技發達，計算機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更不靠個人傳道，所以尊師的精神只會更薄弱。

但是這個尊師的道理還存在嗎？是存在的。有兩點要注意，第一點，尊師重道的真正精神，在於尊重知識學問本身。所以佛學裏對於傳法的老師視爲是法身父母，給人慧命，智慧的壽命。肉身父母給的肉體，壽命只有幾十年，慧命可是永遠的不生不滅。例如文殊菩薩是七佛之師，連釋迦牟尼佛都是他的學生，他早已成佛了。因爲學生要到這個世界來成佛，就來幫忙，應化成爲釋迦牟尼佛面前的菩薩，這都是法身父母的道理。所以樂敬養師是尊重法，也尊重知識。

第二點，以我的研究，所有宗教中尊師重道最嚴重的是佛教，而佛教中最嚴重是密宗。密教對於敬養師父，有馬鳴菩薩着的「事師五十頌」，講如何對老師敬養。照那個規矩，我們一般作弟子的沒有一個夠資格。那規矩非常嚴重，幾乎可以說比盲目迷信還嚴重。東西是白的，如果老師說是黑的，就跟着老師當成是黑的，我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佛教的尊師精神，影響到後來的宋明理學家們，我主張你們年輕人一定要看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可以看到儒家在宋明以後對於師道的尊嚴，好多地方值得效法。例如明代大儒羅近溪，學問很好，他把老師嚴山農接到家中，他的兒孫要爲太老師招呼茶，他不準，因爲是他的老師，他必須自己來，兒孫輩還沒資格。可惜你們學佛的人不看儒家東西，這門戶之見很嚴重。我常說宋明理學家等於是佛家的律宗，真講戒律你要看四朝學案。老莊等於是佛家的禪宗。這羅近溪在明儒學案只寫了一半，他要死的時候，學生們都趕來了，來了跪在老師前面，請老師多留一下。他給學生吵煩了，就同意多活一日，時間一到他就走了。明儒學案只記到這裏，但是你就知道他可以預知死至，而且生死來去自在。明儒學案不願意記載神祕的一面，根據我看到其它文獻的記載，在他死後不久，他的家人還收到他自外地託人捎回的口信，家人一問，帶信人和羅近溪在外地相遇的那一天，正是他老先生走的那一天。你看，他還有化身呢！儒家諸如此類有成就的人還很多。

回頭再說「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於上而言要樂於敬養師，於下而言要樂廣行佈施一切衆生。這裏尤其要注意這個廣字，是我們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我們偶然有點善心，都是像俗語說的：強盜發善心。大家像強盜土匪，偶然發一點善心就很了不起了。爲什麼這一篇都要抓個樂字？是對魔境界而言，與世俗追求的快樂享受不同。學佛的人也在追求享受，追求快樂，但是同世俗有不同的一面，這就是佛法。

「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學佛第一要守戒，戒律沒有什麼了不起，怎麼說呢？它是個生活的規範，生活的藝術。尤其是比丘、比丘尼戒，它是佛教僧團生活的規範、道德、藝術，是一種民主社會的自我約束。因爲佛的弟子男的女的出家很多，如果沒有共同遵守的規範，這個集團怎麼樣帶領？除了根本戒律是屬於道德性質的規範以外，很多戒律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必須有的規律。能堅持遵守戒性的人，是了不起的，但是難了。我們每一個人心裏都有戒律，但是那個戒律可不是教主規定的，你知道嗎？例如兒女或丈夫、妻子，違反你的要求就不可以，那就是你的戒律。又例如你的東西習慣這麼擺的，旁人給你擺得不對就不高興，也是你的戒律。所以你看不慣別人，是因爲別人犯了你的戒律。這是小戒律，不是真的戒律。

大戒律是團體的行爲，道德的戒律基本上有殺盜淫，這不只是一個人認爲是罪過，而是一切衆生都害怕這個行爲，是根本戒。其它的生活戒律是爲了團體的安全。普通的戒律是什麼？就是公交車後面寫的，「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你懂了這個，就懂了戒。你們同學們不懂生活的藝術，都覺得自己是特殊的，常來找我有特殊的要求，我看你就不值錢了，不懂事。對老師也好，對團體的主管也好，越信任你就越要守規矩，給人家作榜樣，聰明的領導人一看，心裏有數，知道這個人可以。假使有人在團體裏，不要人家告訴他戒條，自己處處嚴謹，保持道德規範，沒有不成功的。所以禮儀的戒律是這樣。

基本道德上的戒律除了居士戒、沙彌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以外，什麼是戒律？經典就是戒律。你們沒有研究律宗，律宗的根據是：所有經典就是戒律，每一條都是戒律。你以爲受了二百多條的戒是戒律？那個行爲太有限了，那二百多條戒，大部分的行爲與印度當時的環境有關，我們不會犯的。有許多根本沒有辦法，我們早就犯了，連祖師爺都犯了。環境不同，時代不同，那些戒早應該改了。所以到了中國來，百丈禪師就把它改了，叫作叢林規矩。但是叢林規矩到了現代，又應該改了。要改的地方很多，時代不同了，過去是點青油燈，現在是電燈；過去喫飯時蒼蠅蚊子一起來的，現在沒有；現在有自來水，過去叢林，早上四點鐘幾百和尚起來，一起在院子排隊，手裏拿了洗臉帕，輪流去巡堂和尚擡出來的熱水桶中，沾點熱水，擦把臉就下去，你現在講叢林，也這樣擦嗎？怕都擦成花臉了。過去叢林半個月排隊洗一次澡，現在行嗎？這些都是生活行爲，很多需要變動，這個不是真戒。真的戒是什麼？此心隨護道意是真戒，念念隨護道意，念念隨護行爲。

進一步說，真正的戒是「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尤其在團體生活中，幾個人能夠修到忍辱？反而是狠心的侮辱人家，給人家好看，認爲這樣纔夠英雄，其實處處在造孽。性情要柔和，做得到嗎？性情柔都很困難，和就更難。我常觀察同學們，一有什麼達不到他的所望，那個眼神都橫起來變成毒蛇了。告訴你們，眼跟心是連在一起的，就是起了這一念的因，在你的阿賴耶識就有了嗔毒的種子！就不得了啊！所以，學佛不是光盤腿盤得好，這些行都是戒，做不好都不行。而且不只是忍辱柔和，要樂於忍辱柔和，做到了就是樂堅持戒的成果了。

「樂勤集善根」，這個和上面都是連着的。堅持戒做到了，修養由外再打進來，由忍辱達到內心的柔、和，沒有任何地方不使人有祥和之氣，個個喜歡。學佛的人有一句話，未曾學佛先結人緣，就是學佛第一步要廣作佈施，先結人緣，然後結一切衆生緣。但是許多人不自我反省，看到任何人都討厭，人家看他也討厭。爲什麼不得人緣？因爲他心地上道德根基不夠，多生累世不修忍辱，不得柔，不得和，因此在輪迴中慢慢打滾吧！功德不會圓滿。心性能夠修養到柔，柔而到達祥和，那就人見人愛，是人人都喜歡的菩薩境界，功德圓滿。要樂於在這一方面修，纔是佛道。

我們曉得，一切衆生平常日用之間，動壞念頭比好念頭多得多。前面講過儒家等於是佛教的律宗，都講戒律的。我們年輕的時候一定要讀《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這兩本書。你們年輕人沒見過，我們小時候讀書，書桌子旁邊有一張紙，叫作功過格，這個紙上有很多圈圈，一個月一張。每天檢查自己的心念行爲，有不好的，就拿黑筆在圈圈裏點一點，有好的，就拿紅筆在圈圈裏點點一點，然後定期檢查，到底是黑點多還是紅點多。我小時候家裏請了位前清的秀才先生，按那時的說法，我家是東家，他是西席。他留過洋，可是從不說洋文，每天除了教我們讀書就自己讀《金剛經》。他是喫素的，所以我母親每天都爲他準備齋食。我常常覺得這先生的嘴中有香味，覺得奇怪，就問我母親，她說一定是先生的牙齒鬆了，素菜中的芝麻落在牙縫裏我才聞着香。我後來上課時仔細觀察先生的牙，果然如此！這是一笑。但是他很誠心，有一年他留在我家中過年，他在自己房間裏讀過經之後，供上祖宗牌位，供上菩薩，拿出功過格，很緊張地看着，就跪着一面打自己耳光，一面罵該死！該死！我看是黑點比紅點多的緣故。我那時好奇，是從門縫偷看先生纔看到的，這是確確實實的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國民道德教育，它有自己的一套。現在學校裏有什麼訓導處，越訓越盜，訓得了嗎？《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我現在都還保存着。像這樣修持，叫勤集善根。

善要下根啊！我們有時候也動了善念，動了善心，但是不入根。剛要對人好一點，善事做了一點，忽然另一種刺激環境來了，就什麼都不管了，恨起來比不行善的時候還要恨，這是善根沒有成就，所以修道不會有成果的。要「勤集善根」，這就是你們同學經常不大注意的三十七菩提道品，那裏頭特別注重這東西，可惜你們只把它當作佛學的名詞。修道學佛，戒、定、慧，不能完成就是功德不能圓滿，功德如何圓滿呢？就要勤集善根，行善要種下根基，深深埋根下去才能成就。

「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注意！要樂勤集善根以後才真正得到禪定。你們有的經文本子把這兩句圈點成上下句，等於一正一反。所以我們修道打坐爲什麼不能到達禪定的境界呢？因爲善根的根基不深。根基不深不能成長的，所以你們打坐做功夫有時候好、有時候壞，進一步退三步。有時好個幾天就不得了，窮人得寶，「抖」起來了，結果窮人抖起來進了精神病院，因爲善根不深啊！必須要勤集善根以後，才能真正得到禪定之樂，永遠不散亂了。實際上什麼是禪定呢？行善就是禪定。禪定到了，必然念念行善。所以看你真有沒有定力，只要看你有沒有行善就知道了，不是看你能盤腿多久。但是盤腿也是要的，這是習定，練習定的基本功夫。真得定了，盤腿、放腿、走路、睡覺，無一不在定中，這要善根成就才做得到的。

有了禪定以後，「樂離垢明慧」，才能發起智慧。智慧是什麼？是離一切心理上的染污，唯識學心所上的染污都離開了，心中明淨。這明淨不是理論，是功夫，內外光明清淨。這個時候，真正的智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發動了。得了智慧幹什麼？大徹大悟而證得菩提，所以「樂廣菩提心」，菩提是翻譯名稱，意思是覺悟，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文是無上正等正覺、大徹大悟。這裏爲什麼要加一個「廣」字？表示不是我們一般小智慧小聰明境界。所以我這一次跟着去年講的《瑜伽師地論》連貫下來，要你們研究《成唯識論》，就是要開發開廣你們的智慧。真瞭解了菩提心，就知道它的體是性空緣起，而以大悲心爲用。真得了菩提心，一定發大慈悲心。

「樂降伏衆魔，樂斷諸煩惱。」什麼是魔？不是你夜裏看到了鬼，煩惱就是魔，一切衆生心中皆有煩惱。我常說佛學比一切學問都高明，例如佛法用的煩惱二個字，或者翻譯成煩惑，每人每天沒有哪個時候不在煩，惱是討厭。煩惱不是痛苦，痛苦就很嚴重了。沒有一個人不煩惱，《維摩詰經》說「煩惱即菩提」，看你能不能把煩惱轉過來，煩惱轉了，就清淨了，就大徹大悟了，就離垢明慧了。煩惱就是塵垢染污，一切心態心所所起的，都是染污心理。魔有很多種，煩惱也有很多種，所以佛說：「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這呼吸一進一出叫一念，這一念之間就有那麼多煩惱，自己沒有檢查出來。

你們愛寫文章的就可以體會，當你拿着筆在寫字的時候，你觀察一下（這就要有定力了），我們的思想來得快，筆跟不上，你用計算機打字也跟不上。思想很快，一把握不住就溜過去了。你想記錄自己一剎那之間有多少思想，是沒有辦法的，尤其是思想敏捷的人。你們跟我久的同學都知道，我寫東西的時候，要擺三支筆在那，寫得快起來都來不及再找筆，過去了就懶得動了。你就發現，如果寫不快的話，你最好的觀念一下就溜過去了，過去心不可得啊。這裏告訴你什麼？不要當鬧熱聽了，這是叫你檢查自己的一念。你從這裏坐電梯下去，只有十一樓，不要一分鐘就到了，可是你在電梯裏想了多少事了？你看有人坐在那裏織毛線，你以爲是織毛線，其實在搞煩惱，腦子裏都在想別的，心都是散亂的，不得禪定。很多年輕人看書根本看不進去，你們都有這種經驗了。如果你每本書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讀下來，中間沒有岔過別的思想，那就叫讀書了。能這樣專一的話，修行也能夠專一。但是你做不到，都是一面看，思想一面在那裏跳動，這叫煩惱。所以禪定也做不到，智慧也做不到。定就要在這個地方體會，否則你打坐都是在搞昏沈，修亥母定，亥屬什麼？亥屬豬，要注意啊！

「樂淨佛國土。」煩惱清淨了，就一念之間煩惱不生，叫無生法忍，離染污心而明淨，此心就是淨土，淨土就是佛土。《維摩詰經》說「心淨則佛土淨」，內心一淨了，佛土境界就清淨了。道家張紫陽真人講過：

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西方在目前

頂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

不須要往生，已經生了，也不要往，自然生，也不住，自然去。西方就在你心田中。你縱然修禪定到全身放光，也還是幻境界。你身體可以飄起來，站在白雲上，還是妖魔境界，仍然是由妄想心生出來的，並不稀奇。換句話說，你心還沒有清淨，還在着相。不着相煩惱就轉菩提了，就達到樂淨佛國土。

「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這是修大乘道學佛之路，爲什麼要修諸功德，修一切功德？我們若持小乘戒、比丘比丘尼戒，走的是消極的修善，沒有積極的修功德。大乘菩薩戒除了消極的爲善，還要積極的修功德。所以修功德是非常積極的，修一切功德圓滿才能成就一切佛法。大家早晚作功課都念「皈依佛兩足尊」，哪兩足？福德和智慧都滿足了。福德怎麼來的？修功德來的。功德成就，福德就圓滿。大家學佛往往重修慧而不修功德，但是慧也沒有修到，聽了又忘了就是沒有慧根，要能一入即三世不忘，即使是讀書的博聞強記，也都是修得的。

你們同學在現代教育之下老是靠筆記本、原子筆、靠計算機，腦子永遠是空白的，我最反對。我有時也靠筆記本，這是因爲腦子暫時先管下面重要的，臨時拜託這筆記本先幫忙記下來，等下我還是要把它記到第八阿賴耶識心田裏的，這樣可以拿起來就用。我不相信年紀大的記憶力就退步了，至少在我現在這年紀還否認，記憶力反而此以前還好。爲什麼？年紀大了功力越來越深，頭腦就越冷靜，記憶力就越強。所以年輕人談不上，年輕人能博聞強記，除非他修定力有成就，或者是過去生的定力帶來的。歷史上講白居易生下來就能認字，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那都是真的。

這是講修功德的重要，功德不成就，智慧是不會成就的。善根成就的人是有真智慧的，真智慧是真神通，真智慧是真善根。過去我們中國人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十幾年以前我在大學教書就講，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這個世界每一樣東西都值錢，只有知識不值錢，但是知識的代價，它的成本，比什麼都高。一篇文章寫下來，稿費沒有幾個錢，但是真正的好文章，要累積了許多時間，收集攏來許多智能，不過寫一二千字，那個成本的確很高。

幾十年前我有個不識字的老鄉，發了財，找我幫他寫一封家書。我事情很忙，他就坐在旁邊等，等急了要催我快點，就說：求你真難啊！你這寫信不過就拿起筆畫個兩下嘛！言下之意好像我有意爲難他。這一下我有點火了，也想教訓他，就說：「寫信就拿起筆畫個兩下，那你來畫！」他說：「我就是不會寫才求你嘛！」我說：「你曉得我給你寫封信，成本多少錢嗎？」他說：「這就一張紙有多少錢？」我說：「告訴你，從我媽媽懷胎那一天算起，生下來，從小養大，又讀了幾十年書，現在不過會替你寫信，這要多少成本啊？你同我一起讀書的，你怎麼不會寫！」他被我罵得只好說：「是啊，我小時候不努力，我笨嘛……。」

你看，智慧是不值錢，但是財富再大你買得到智慧嗎？譬如你想悟道，你可以花錢請人替你去打坐嗎？你可以悟道嗎？所以要想悟道，還要修諸功德。不要以爲你只打坐，什麼事不管就可以了，現在有好多同學走上這個錯誤的路子。我真要罵人了，你能修得好我頭都給你！我同你賭這個頭。我不要打坐嗎？我這個老頭子一天到晚爲你們忙得要死，什麼事都要我管，連草紙都要我管，天氣冷了，還要打電話上來提醒你們把窗子關好，不要着涼。我這是什麼禪定功夫啊！我在當你們的孫子啊！這是幹什麼？修諸功德啊！你爲什麼不在這個地方去參究呢？光會在那裏自己當老太爺，要讀書寫文章打坐，你那個文章，哼！叫作文髒！打坐叫作打墮！學佛注意啊！要修諸功德啊！

能修諸功德才能做到上一句「樂成就相好」，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智慧具足，福德具足，是怎麼修來的？不是他六年在雪山中冰雪靠揹來的，如果這樣可以成佛太簡單了，你打開冰箱靠個六年不就成佛了嗎？不行的啊！要修一切功德才成就相好莊嚴。這不是我講的，是維摩居士對魔女們說的，我不過是個傳話的。

現在繼續講維摩居士爲魔女說法，什麼叫作魔境界？就是求快樂、求享受、求快感。維摩居士一連串說下來，說明世間的快樂並非究竟，那究竟的快樂是什麼？現在繼續：

「樂莊嚴道場。」剛纔講的是個人的莊嚴體相，現在講到道場。我們的身體是正報，我們長得白、黑、胖、瘦，不同的健康情況，都是因果報應問題，這是正報。時代社會的環境、有沒有財產、住的環境，甚至一切的遭遇等等，是依報。例如阿彌陀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是他的正報莊嚴。因爲他的四十八個大願，願一切衆生成就，所以他成就的道場是西方極樂國土，依報也莊嚴。

我們人也一樣，有人一生正報莊嚴，現在看到這種人很少。過去在大陸上，地廣人多，我看過很多例子，許多叫花子相貌蠻好的，臉孔長得像佛像，有的幾乎兩耳垂肩，如果他去拍電影一定是一流的。但他是個討飯的，什麼道理呢？耳朵大了是長壽相，但長壽不一定好。如果看相的說你可以看到曾孫子，你先不要高興，你可能很孤苦，兒子活得沒你那麼長。人要靠兒女過生活已經不是味道了，尤其是現代的人，養兒女是責任，不要有做買賣心理，期望他們還你債來養你。時代不同了，這觀念要改了。我常講，兒女向父母拿錢用，是躺着拿的，太太向先生或先生向太太拿錢用，是站着拿的，要想向兒女拿錢用，就要跪着拿了。

再說有的人正報莊嚴，但是依報不好，環境不好，窮苦一生。何以依報不莊嚴呢？多生累世不修功德之故，不作善事。所以真正之樂，前面講要正報莊嚴，現在講依報也莊嚴是人生最樂，是菩薩之樂，樂莊嚴道場。

「樂聞深法不畏。」喜歡聽聞高深的佛法而不怕。爲什麼要怕？聽起來很奇怪，如果你從事教育時間夠久，就一點也不奇怪。如果你從事宗教教育、佛法教育時間夠久了，更一點不奇怪。一班上課有幾十個學生，其中那個笨的，你真想跪下來叫他爸爸，希望他聰明一點都沒得辦法。而且他真的怕，怕接受教育。一班同學有時上百人，畢業了能夠在社會上成功，對家庭有好的貢獻的沒有幾個。樂聞深法而不怕，還肯追求是很難得的。你拿真正好東西教人家，人家不一定肯接受。所以我上課能有這麼多學生肯來聽課，真想給他們跪下謝謝。能真正聞深法而不畏，並不容易。譬如你們想悟道，悟道並不難啊！真的！爲什麼人不能悟道呢？因爲有一天真有那個道來到你面前，你會怕的。

我上午告訴你們，我實在很佩服那位《外婆禪》（老古出版，新版書名更改爲《參禪日記》）一書的作者，以一個在國外定居的七十歲老太太，沒有一個老師在身邊，能夠自己有這麼多境界，不單是瞭解，而且都過得去，不斷地有進步，全靠自己摸索，真不容易。昨天下午接到她的信，她每半個月定期要向我報告一次，這一次她說打坐時突然好像碰到了颱風境界，風聲極大，但是她曉得是自己裏面的風動。風一過了就覺得大水來了，如汪洋大海浪潮波動，她曉得是水大動了。總而言之，地、水、火、風都經歷過了，最後不只覺得自己身體沒有了，她早有這個境界了，而是氣從每個毛孔出去了，充滿了虛空，大得很，萬物皆無，自己這個人沒有了，什麼都是雲、氣，自己覺得在若有若無之間，好像只有一點靈光在虛無飄渺中。我們講得很容易，她一個人在國外家中做功夫，家裏人都不在，碰到這些境界沒人可問，也沒有人可商量，自己會曉得這是什麼，不恐懼，真是非常難。這是「樂聞深法而不畏」的道理，何況還不算是深法。

所以有的人用功修禪，有時候說入魔了，哪裏有魔啊？不過是自己害怕畏懼，或者是一念貪着七情六慾境界，就走上岔路了。想起來這位《外婆禪》老太太的日記提到，她的鄰居住的是位美國教授，有一天從精神病院出院回家了。一個人進了精神病院就是入了地獄，那是不可想象的，你們沒參觀過，不知道的。所以你們學佛修道，千萬不要把自己弄神經了，被送進了那個地方就不好辦了。什麼病都可以生，精神病可不要生。不只是學佛的，任何宗教都有年輕人信得害精神病了，沒有正知見是很可怕的。這是所謂樂聞深法而不畏，不但不畏，聽到高深的佛法變成了十善道，變成快樂。

「樂三脫門，不樂非時。」三解脫門之樂是貪、嗔、癡都轉了，聲聞、緣覺菩薩到這個境界，就不樂非時之樂，是正樂。

「樂近同學。」樂於親近同道修行的同學，過團體生活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真要做到也很難。在團體中一起修行久了，同學在一起是會不舒服的，不但環境不舒服，而且天天會有煩惱是非的。

「樂於非同學中，心無罣礙。」能夠樂近同學已經不容易了，而能夠和志不同道不合、乃至相反意見的人相處，心裏面卻沒有煩惱。不要說別的，即使是家裏面住在一起的兄弟姊妹相處，都會心裏罣礙，隨時會起煩惱，何況團體中的同學！各人意見不同，生活習慣不同，障礙就更大。

「樂將護惡知識。」惡知識與善知識是對立的，佛法講善知識是最好的，是得道的人、有道德的人、可以指導我們不會走錯路的人。即使學問好道德高，如果使我們走錯路，就不是善知識，是惡知識。惡知識是壞人，但是爲什麼仍然要保護壞人？這就是菩薩道，即使是壞的，還要保護他、照應他。

「樂親近善知識。」親近善知識當然是應該的。

「樂心喜清淨。」維摩居士爲什麼在這兒講這一句話？我們會覺得奇怪了。我們學佛修道就是想求個心清淨，大家都這麼想。事實上，真正到達心念空了、心清淨的時候，你就不會幹了。剛纔講過，其實悟道很容易，求道求到涅槃境界，到那個時候恐怕你就不幹了。我們天天要求清淨，真到清淨了，不做了。

剛纔喫晚飯時跟老朋友們談話，談到人生的境界。有一對學佛幾十年的夫妻，在家中供養一位禪宗的老師跟着他學，過去很多學佛的人是這麼學的。這老師最後在他家裏面涅槃了，他還親自給老師收拾辦後事。他道家、密宗都學的，現在年紀也到了古稀的七十開外，正報依報都不錯，子孫滿堂。這位太太在大陸上的妹妹最近過世了，先生得到了消息沒有立刻對太太講，怕她心情不好，現在當到我在場纔對太太說了。我就說他，「這個也看不開！生來死去普通得很。別人可以，你學佛一生，修道一生，這個情字舍不掉，什麼都不要談。」這話是說，講理論容易，勸人的時候好聽得很，臨到自己頭上，鼻子就變成眼淚了，就受不了了。講心清淨，人到了老年清淨很容易，什麼都沒有了，返老還童了，像當小孩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光屁股來到世界上，老年又要回到那個光光的境界去了。修道的人到了什麼都沒有的境界，嘿！還正好享受。寂寞，在一般人叫淒涼，你如果一知道這個寂寞是享受，就變成真清淨了，那無比的舒服，一無牽掛。可是真清淨來了你受得了嗎？老實講，你們年輕人學佛是追求好奇，清淨寂滅的理論都會講，給你寂滅一下看看，真到那個境界你受不了的。所以「樂心喜清淨」，並不容易，不但清淨，還變成樂。清淨哪裏有？處處有清淨，你做不到而已。

「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爲菩薩法樂。」要樂於修行無量道品之法，不只是三十七道品而已。我們學佛，三十七道品一樣都沒有做到，要真正做到三十七道品之法，包括我們上兩個禮拜累積所講的這一大堆，這叫作菩薩境界，大乘的法樂。我們查佛學字典，什麼叫法樂，只是很簡單的一個觀念。現在《維摩詰經》記載維摩居士所講的，只列舉了一小部分的法樂，還不是全體。全體是三藏十二部，小乘、大乘、佛道、外道、魔道等等，一切的修持轉成菩提的境界，叫作菩薩道的法樂。總結這一段，維摩居士是給落在魔境界人說法，魔境界是貪圖世間五欲之樂，他勸他們放棄，轉修出世的法樂。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講到這裏，這個魔王波旬就對魔女們說，我們可以回去了。大家要注意！天人也還是魔，佛學裏頭的魔並不是壞的，凡是貪着身心愛樂的都是魔。所以有感情是情魔，有愛魔，還有更大的欲魔，這三樣是人世間大魔。天人境界就是魔，六慾天中的天人都在魔境界中。我們是不是呢？我們也是，我們就是魔，而且彼此相磨。

「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女說，對不起了，現在我們同維摩居士一起，得到了法樂境界，不想要世間的五欲之樂。

「魔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爲菩薩。」這魔王看到他的一萬二千天女眷屬，被維摩居士一個人哄走了，就請維摩居士行個好，放棄天女。還說，一切東西可以佈施給別人的，才叫作菩薩。你怎麼佔有我這些眷屬呢？

「維摩詰言：我已舍矣！汝便將去。」維摩居士說，我本來沒有執着抓住他們，早就佈施啦！你就帶回去吧！

「令一切衆生，得法願具足。」這句話就是菩薩境界，學菩薩道的人要能滿足一切衆生合理的慾望。

「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於是一班魔女問維摩居士，我們跟着魔王回去了，今後怎麼樣在魔的境界裏修行菩薩道？要注意！這是代表我們問，不管在家出家，在這個世界上就還在欲界中，餓了要喫，冷了要穿，病了要喫藥的，一切都是魔境界。人怎麼樣在魔境界裏修行？不在魔境界內修，不叫修行。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維摩居士回答，有一個法門叫作無盡燈，你們要學。什麼叫無盡燈呢？譬如一個燈，一支蠟燭，可以點亮千百支蠟燭，一千一萬支都點得亮。只要點亮了，光明永遠不盡。這個道理就是無盡燈。維摩居士繼續說，各位大姊回去吧，在魔宮裏修法，就是修無盡燈法門。這個道理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真正的佛法在世間，不一定要出世，在這個世間留着一點佛法種子的光明，影響更大。所謂一燈可以點亮千萬燈，「心燈無盡」就是這個道理。第二個意義是內在做功夫的，只要我們自己心中明白了，即使在魔境界也是好的道場，這個痛苦的世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還去哪裏找個清淨道場？這裏就是了。所以一燈可以點燃百千萬燈，只要一點靈光不昧，隨處都是道場，魔宮裏正好修行。沒有魔的地方是不能修行的啊，沒有魔的地方你修行修不成的，因爲你不需要修行了嘛，對不對？沒有魔哪需要修行？譬如夫妻相處，互相是對方的魔，在這裏受得了、空得了、悟得了就是修道。家庭中各分子在一起都是魔，你磨他，他磨你。有好魔的，大家相親愛的，這個魔是看不見的。不好的魔呢，天天吵，吵死爲止。修行在魔宮裏修，是大乘道，在魔法裏打得過，纔是成就。修道人經過一層魔障，就跳過一層道業。俗話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能跳得過一丈，就更厲害了。

所以修行不是跑到廟子、跑到山裏去，山裏誰磨你，算什麼修行？有年輕出家人要去住山洞閉關我都供養，但是我都告訴他們，你修不好的，你去三年再下山跟我做事看看。他三年打坐，跟我做事一天就垮了，就受不了。尤其我這個大魔，天天罵他這樣不對、那樣不對。他在山上受人恭敬禮拜，到了這裏挨老師罵就受不了，這個魔境界過不去你不要修道。《維摩詰經》這一段就是告訴你，受得了魔纔是道。尤其你們這些剛剛找上魔境界的，要多注意啊！古人作的一副對子：「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一個人出來做事如果沒人嫉妒你，那這人是個笨蛋。又能幹又有本事的，一定有人喫醋被人討厭，在團體裏沒有人討厭妒嫉的，就曉得這傢伙一定是無用的東西。有你不多，沒你也不少，這樣一個人一定是個閒傢伙。人做到這樣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是普通的道理，不是佛法。你不要以爲這兩句話簡單，我是一輩子拿來當咒子唸的。年輕時我風頭之健，各方面要打擊我的很多，心裏很煩，一想到這兩句，就哈哈一笑，不理了，真解脫了很多痛苦，「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這不是給你們說笑話，你以爲一定要什麼咒語，這就是好咒語。你哪天夜裏碰到鬼，把這兩句一念，那鬼都跑掉！如果鬼要來迷你，證明你這個人還有點好處。如果鬼都不理你了，你這個人還有什麼用處！對吧？

「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你們在魔境中修法，要把自己點亮，把智慧打開，你就是一盞心燈，在這個世間可以開導教化一切衆生，可以影響多少人，都能夠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一盞燈點亮了，可以分燈千百萬盞。一個菩薩自己悟道了，可以教化人家，不但對自己沒有損害，自己的道理越佈施出去，智慧越增加，這個道理就叫無盡燈，你們同學就要學。我這裏給你們講明，因爲你們不亮，你們雖然也是燈，是熄滅的燈。

我從上個禮拜起，喉嚨不舒服，發聲困難，好多同學就勸我休息一陣子不要講課了。但是我不肯停，因爲同學們要學啊！還管它有沒有聲音，照樣要它講出來，這要點本事的啊！我吃了一大堆中藥西藥，一點用也沒有，只有不理。學佛的人，犧牲自己照亮別人，所以我不肯停，還不是講下來了！這是告訴你們，不要自私，不要爲名，不要爲利，只有一番弘揚佛法的心，不要管自己，你充其量講死了嘛！假如在這裏就是講死了也蠻好的，你們把油漆一漆，打上防腐劑，就算肉身不爛，還可以給你們賣門票收點錢，也不錯，對不對？不要當笑話，就要下這個決心，無私無我，傾你所有佈施出去，沒有什麼艱難的。學佛修道就是這麼一條路子，這就是無盡燈。我看你們來學佛學道，年紀輕輕，非常照顧自己，又懶，又不肯助人，但要求起別人卻非常嚴格，看看這個不對，那個也不對，覺得別人都不是聖賢，難道你就是聖賢嗎？我看你是剩閒，是剩下來沒有用的閒人，有你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的人。你們在家裏、在社會都要幫助別人，犧牲自我沒有要求，就是無盡燈的道理。當然要點亮了自己，這也重要。

「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爲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衆生。」所以維摩居士對魔女說，你們回魔宮去，以這個道理去修持，自己作一個照亮的明燈，影響無數天人天女都發無上菩提道心，這樣纔是報佛的恩。什麼是報佛恩，就是大大地利益一切衆生。

「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講到這裏，這些天女頂禮維摩居士，就跟隨魔王回去了。持世菩薩本來在道場入定，天魔就帶了魔女來玩了這個花樣，他的處理方式就是對魔王說，我們是出家修道的人，不可以這樣。這就是一般學佛修道人的作法，鐵青着面孔教訓人。維摩居士就在魔境界裏遊戲人間，你們千萬不要帶着一個宗教徒那副死相，大菩薩道要度一切衆生，魔就不是衆生了嗎？外道就不是衆生了嗎？你就度不了嗎？你把他們排開了，那你還算是菩薩道嗎？他是壞人更要照亮他，你這個燈就要點啊！所以佛法修道在世間，不在出世間，就在魔道里修佛道，成就了纔是真佛道。既然持世菩薩也喫癟了，佛就找另一位菩薩。

## 長者子善德──佈施與供養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長者子是世家公子，善德顧名思義，這菩薩的境界是修一切善的。佛要他代表去問候維摩居士的病。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但是善德菩薩同諸位菩薩一樣，表示自己也沒有資格去。什麼理由？

「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善德菩薩向佛報告，以前爲了紀念自己的父親，要做功德，就設了一個大布施的法會，供養一切出家人、婆羅門貴族、外道、下賤階級的人、孤獨的人、討飯的，佈施了七天。

「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爲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爲？」那時維摩居士來了，他對我說，公子，真開一個大布施會，不應該像你這樣辦的，只拿錢和食物來佈施是不夠的，真佈施是法佈施。佛法講法佈施是智慧的佈施，教育就是智慧的佈施。我可不是在佈施啊！我這是叫出賣。佈施不容易的，我是做不到的，那硬是要犧牲自己，不論是什麼人你硬是要教化他。連迦葉尊者、須菩提都做不到，都有偏向。迦葉尊者只教化貧窮的人，富貴人他不理，須菩提正好相反。所以我說我做不到，我的做法、教法只是有限的人可以接受，不能做到無遮大會的法佈施，人要有自知之明啊。菩薩道法佈施可不容易，法佈施真做到了，纔是十地菩薩的法雲地，說法如雲如雨似的普遍灑下來，等於古代所說，「龍行一步，百草霑恩」，那纔夠得上是法佈施的大菩薩，我們只算是開始在學習而已。

所謂法佈施有時也稱法供養，但是嚴格講來，這兩個名詞是有差別的。法佈施是已經有成就的菩薩，自利而後利他，爲人說法，使一切衆生，是佈施的精神。供養是以下對上而言，例如供養諸佛菩薩。但是一切衆生皆是菩薩，是因地上的菩薩，都具有佛菩薩的種性，只不過是善根沒有發現。所以用謙和的大菩薩境界心理來說，法佈施就是法供養。學佛的人必須要修供養，在修持法門裏，供養不光是理論而已。一個學佛的人隨時要起供養心，也可以說是要起佈施的心，不但要有實際的佈施，還要有法佈施。

拿世俗的觀念來講法佈施，是看不見的，好像不花本錢，我心裏想一想就是了。如果是這樣，就變成戲論了。法供養、法佈施要隨時隨地培養自己的心田，以清淨法，供養一切十方三世諸佛、菩薩、聖賢、有成就的僧伽、衆生。所有的供養中，如飲食、衣服、臥具、湯藥是佛經歸納爲四種供養。學法的人如果自己有佛堂作道場是最好了，如果沒有，家中也不方便，就不需要。心中有佛，心中就是道場，念念有佛、法、僧三寶在心中道場。開始你觀想一個有形象的都可以，想象一個自己理想中的道場，用這個理想的道場，隨時修供養法。

講飲食的供養，像我們當年學佛，不論如何，身邊總想辦法有個佛，因此就弄個佛像，是象徵的作用，畫的、雕的都好，自己不論喫任何東西，沒喫之前都先拿起來供養佛，然後才自己喫。據說我們這裏有位同學，他買回來水果都先拿去供佛，然後才喫，不論他是不是學過，以此發心就是對的。實際上諸佛菩薩不需要喫你的，你是在培養自己的恭敬心，上供養一切三世諸佛，同樣地也是供養你的父母。我看過很多信宗教的人，對於他們的教主，不論是佛還是上帝，很有恭敬供養心，對於自己的父母卻好像是冤家一樣。你對一切衆生都要供養，何況是父母？很多學佛的人，和自己的家人相處不好，覺得家人是拖累，覺得煩。這些人連自己眼前的家人都不能度，逃避到宗教裏來，還說什麼要度一切衆生，簡直是犯罪！佛經上說，事父母如佛一樣的人，必定得福報的。飲食的供養包括喫的和喝的，乃至我雖窮得沒有辦法了，泡一杯茶，倒一杯清水，也是供養。你們佛堂泡的茶葉，每天也要換幾次，心情要像佛菩薩就在這裏似的，不要以爲今天已經泡茶供佛了，就不管了，這是自欺。衣服也是供養，乃至自己買了一塊布作新衣服都要供養。

供養不只是供佛菩薩，連善知識、上師也要同樣供養的，當年我們學佛都是這樣做的。現在時代變了，我早就說過，現在不供養佛也不供養上師了，是我們要供養衆生。不是他們來求法，是我們要跪着，求他們接受法。各位同學，現在有這樣的環境供養諸位，喫住學一切都不需要顧慮，是何等的福報啊！我常告訴你們，自己要反省，何德何能，受此供養？所以我常常講戒律有兩句：「忖己功德，量彼來處」，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接受人家的供養，要反省檢查自己所作所爲有什麼功德，要估計這個人對我的佈施供養，該不該接受。這些地方你們不是沒有榜樣，活的榜樣都有，但是你們不知道。有時候高興起來要罵你們，不高興只有感嘆，此乃佛所說，至可憐憫者，愚癡得可憐。

如果你們的福德智慧資糧夠了，纔可以修上乘大法。上乘大法說，「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剛纔講的飲食、衣服、臥具、湯藥還容易理解，怎麼叫法供養？就是你本身悟道啊，你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徹大悟就是法供養，也是真正的法佈施。有人用世俗的話講，法供養是精神供養，但是這樣說並不對。最好的法供養是自己悟道，其次，是此心二六時中無雜念、妄想、煩惱。是不是做得到，這是個問題。所以維摩居士對長者子善德，講法供養的道理，他說開佈施大會最重要的，不是拿財物佈施，法佈施纔是真佈施。

「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長者子善德就問維摩居士，怎麼樣叫做法佈施的法會呢？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這文字容易懂，你一念就過去了。所以後人叫唸經是背書，背書並沒有錯，我已經講過了，現在你們年輕人讀書都是靠筆記，哪一個背得來？書背不來智慧啓發不了。佛教的背書的方法非常好，叫做誦經，誦就是讀，嘴裏念出來。唸經爲什麼敲木魚呢？木魚是作什麼用的？古人認爲魚是不睡覺的，其實魚也是會睡覺的，但是因爲魚始終不閉眼，所以木魚是提醒我們晝夜要清醒，不要無明，不要昏沈，不要胡塗，心目都要保持清明。敲木魚爲的是，唸經時每一個字都不散亂，念念清楚，這叫唸誦。

維摩居士的回答，照文字字面講，法佈施的法會，連在宇宙中過去和將來生存的人都要佈施，這是無前無後，同一個時間就供養了一切衆生，這叫法佈施。這樣講你們聽懂了嗎？哼，全不懂！這叫作「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如果只照着文字解釋經典的意思，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佛都要喊冤枉了。下面還有兩句：「離經一字，允爲魔說。」如果你說，那我不照着經典來說，照我自己修持的方法心得而說可以了吧！但如果你說的和經律論的道理不相合，就是魔說，不是佛說。所以真正學佛的人，經要通，教理要通，宗要通，自己悟道功夫還要到，樣樣要俱到。再嚴格講，內明要通，自己內在要得道，外學也要通，世間一切學問要通，纔夠得上是學佛。如果你只管自己一個人，那學佛幹什麼？真正學佛的人不會只管自己一個人，一定隨時作利益他人之想。現在寫佛學論文的人，都是在依文解義，抓住一個題目，東一條西一條兜攏來，再寫一些批註引證，真教三世佛都要喊冤。

維摩居士講的法佈施，在同一時間供養一切衆生，沒有前沒有後，你做得到嗎？可能嗎？就算你是神經病會幻想，你如果能幻想出來算你本事大，我就印證你幻想成就菩薩。你絕對做不到的！要一念之間做到，而且不是隻有供養人而已。所以你以爲文字看懂了，這不算佛法，還沒有深入懂得內義。

「無前無後」是要你前後際斷。我們把起心動念分成三段，就是三際，譬如我一講話，你們一聽到就沒有了，這是前際，下面要講的你還沒聽到，這是後際。前念已滅，後念不生，當體即空。這是《金剛經》所講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能把自己的身心煩惱思想妄念，一下前後際斷，無前無後，當下即空嗎？不空，怎麼不空呢？無前無後沒有說中間啊！中間非空非不空。說空的，前面念頭過去了，沒有了，後面念頭沒有來，中間一定是空。這個空的就是自性現前，正是有。這個有不是世間的有，所以唯識法相叫這是勝義有。這是身心修持最基本的法門。能做到一切煩惱妄念前後際斷，無前無後，念念當下即是，當現前的一念清淨空念，就是供養一切衆生，這叫作法佈施。我們做得到嗎？

我們作個世俗的研究，把佈施收到最小的範圍。我們這個身體也是一個世界，身體上有很多衆生，因爲身體內部和皮膚上，有很多寄生蟲和細菌。身上的細胞是不是一個單獨有靈性的生命，以今天的科學還不敢斷定不是。假使你念念之間妄念不生，前念皆空，後念不起，當體皆空，一時之間至少供養了身上所有衆生得清淨、安樂，這也是法供養、法佈施。

我們過去學佛的，進出自己家中佛堂都要行個禮，不只行禮而已，五體投地之後要站起來，合掌去供桌前靠一下頭，還要有響聲，表示額頭碰到佛的腳了，這些你們沒有看過。當然我現在也自然了，不過在我自己家中佛堂是如此的，也收拾得非常乾淨。除此之外，每次上座身子擺好了，第一念要想，一切修法不論是修觀想、呼吸等等，如有所得，一切成就功德迴向一切衆生，不屬於自己的。這個願發了以後，第二念再空下去，或者再開始唸佛。要隨時隨地念念如此才叫法供養、法佈施，一個人幾十年當中能夠念念如此，纔算是學佛。我們做得到嗎？恐怕法供養做不到，倒是在氣供養，氣人家擾亂你打坐，這個那個的。

「曰：何謂也？」維摩居士講的，善德菩薩聽不懂，就請維摩居士解釋。

「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舍心。」你看，維摩居士一講就又是一大堆，如銀瓶瀉水一般，譁……就下來，你接都來不及接。難怪十地菩薩叫法雲地，說法如雲如雨，蓋滿虛空。維摩居士是在家佛，超過十地境界，他說法自然也如雲如雨。

這裏他開始爲善德菩薩說，什麼叫法佈施。他說，「以菩提，起於慈心」，你以爲文字一看就懂，恰恰不懂。怎麼是以菩提，起於慈心呢？普通經典說菩提心就包括了慈心，這裏怎麼說不同呢？菩提者中文意思是覺悟，換句話是悟道，是明心見性。悟了道以後從內心起慈悲心，看一切衆生如子女一樣，如慈父愛護一切衆生，這個是法佈施，是法佈施的一種。

「以救衆生，起大悲心」，行法佈施的人，隨時隨地心理上念念之間在如何救衆生，衆生有煩惱，有苦，我要如何救他，要起這個大悲心，這樣叫做法供養。我們學佛的人自己要反省啊！你什麼時候想過要救衆生？很多人對我說，「老師你發願在度人哪！」我說，「去你的！什麼發願？我爲了喫飯！我不願度衆生，現在是反被衆生度。」你們聽謙虛話聽不懂，其實是罵人的話，你們學什麼佛！哪裏想度衆生，你度了誰啊！念念想衆生來度你，裝個學佛的樣子。所以外邊人問我信什麼教，我就說信睡覺，因爲跟他們講不通嘛，省得囉嗦。你說我不慈悲嗎？我這就是慈悲，方法不同，大家哈哈一笑。我是看對方什麼人，毫無根器的人，我就先跟他來這個，你拒之越遠，他求之越切。你如果拉着要教他，跪下來叫他祖宗，他也不聽的，人就是這樣的，這是方便法門。

我們反省自己是不是隨時有救人的心？不要說救人了，就連肯幫助人的心有沒有啊？只要人家一點不肯幫你，只要衆生不供養你，就起了大瞋心。所以讀經典不是容易的，你看這文字很容易，我們幾時做到隨時隨地以救助一切衆生的心情來發起大悲心？這不是要你起個念頭：「我要慈悲去救助這些衆生」，你有個「我」就錯了，要忘我，以救一切衆生，起大悲心，纔是法供養。

「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修持正法的心情來生起喜心，這裏都是講菩薩四無量心：慈、悲、喜、舍，是學大乘菩薩必須要培養的心情，也就是我們必須培養的情操。我們讀佛經真應該一邊研究，一邊掉眼淚，自己感到很難過。爲什麼？就拿喜心來說，一天到晚看到人家嫌煩，別人看到你也煩死了，臉孔像討債的冤家，一點喜心都沒有，你還能度衆生？凡夫就是如此，你慢慢修吧！三大阿僧祇劫再來。逢人就笑也不算喜心，喜不是笑，是喜悅之心，真學佛修道的人，你看他那個神情，臉上的細胞都是使人看到就喜歡的，即使他在罵人打人的樣子都是慈愛的。

喜心怎麼起呢？維摩居士說要持正法。問題來了，什麼是正法？哪個法不正啊？尤其現在末法時代，每個老師每個善知識都說自己是正統的，別人都是旁門左道。昨天才有個同學打電話給我，談起這個問題，他有一陣子沒有來我這兒了，他說最近參加了很多這位法師那位居士的法會，本來以爲去聽一些法，結果光聽到他們在批評別人，也有批評我的。他就問我，這是怎麼搞的？我說：「唉！如是如是，善哉善哉。」每個人都說自己的是正法，譬如這本《維摩詰經》，大家都知道是正法，就要學習正法，末法時代哪裏去找明師呢？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這兒啊！他的經教都在，都是正法，爲什麼不好好研究？因爲信不過人。

我們後世學佛的人要記得幾點一定的道理：「依經不依論」，一切道理以佛經爲標準，乃至《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大智度論》等都是次要，至於後人，尤其現代人的著作根本連看都不看了，因爲他有沒有修證到，都有問題。其次，「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要研究大乘了義經典，譬如《楞嚴經》，是徹底的經典，有些佛說的經典是不了義，是對某一些程度不同的人作另外的說法，是不了義教。「依法不依人」，你們同學常常說我這個老師很難辦，脾氣又大，拍馬屁拍不上，的確是的。講到佛法，不管你對我感情如何，我始終保持一個態度，「寧將此心下地獄，不把佛法送人情」。這就是所謂四不依的法門，也可以說是四依法門，不然怕走錯了路。這個四不依，在本經最後也會提到，就不先詳細說了。

所以我們求師訪道學佛不要情感化，絕對要理性化，求正法以四不依的法門來檢查。什麼是正法？譬如大乘的經教，像《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楞伽經》《解深密經》《維摩詰經》《金剛經》等，絕對是正法，不會有錯。古人說通一經一論才真正夠資格學佛。唐宋時代是不能隨便出家的，要通過佛學的考試，自己可以指定一本經或是一本論，他就考你這本經論，通過了，國家就發你一個證明文憑，就是度牒，不是像現在這麼容易拿。若是出家人犯了法規，政府可以把度牒追回來。到了唐明皇以後，有一度國家的財政出了問題，同外國打仗經費不夠，也曾經出賣過度牒。

所以經論不通，就不會瞭解正法。大體來講，《大般若經》《金剛經》《心經》都屬於般若系統，在中國的佛學系統裏是屬於性宗，直接講形而上道、明心見性。另有由科學的心理入手，一步步起修的唯識系統，中國叫相宗。這兩大系統，都屬於正法。還有很多正法，如三十七菩提道品、十二因緣都是。再簡單點說，佛法說心法是正法，凡是依心起修的都是。

由修持正法，而有所得，生起法喜充滿，這個是菩薩的喜心，是真正的佈施。換句話說，你要度一切衆生，就教他正法，不要走邪路，不要走方便法門，「寧將此心下地獄，不把佛法送人情」。可是你們不要搞錯變成慳吝心，跟你學法還要拿紅包來皈依，否則不將佛法送人情，那就變成邪法了，不要借這句話隨便用啊！

「以攝智慧，行於舍心。」舍，就是放下，就是佈施。什麼叫放下，就是丟得開。佛法講慈、悲、喜、舍，我們反省每一個字做到了一分半分沒有？都只是嘴巴上做到而已。舍心做不到，怎麼學佛？你說你什麼都舍掉了，唉呀！就是還有個身子！哼！那是怎麼都舍不掉的，我告訴你吧，人要想舍掉外境界是做不到的，不是叫你丟開家庭兒女，家庭兒女就是道場，去哪裏找清淨地方？你在家中念念舍心，你的家人就是衆生，就爲他們犧牲不就好了嗎？雖然人少，有幾個就幾個嘛！連爲家人都不肯舍掉，不肯犧牲自我，還說要學佛度衆生？你連個鬼都度不了！

什麼纔是舍心？以攝智慧，行於舍心。行，是修行。攝，用現代話說，就是包括進來。亂攝可不是智慧，譬如講佈施，好多同學都有經驗的，大家說起有什麼人很可憐，我就同意出點錢。旁邊同學勸我爲什麼要出錢，我說我帶頭啊！應該做的事就是舍。但是有時同學提到要去幫助某人，我反而說不能，你連一毛錢都不能給，要出問題的，你幫助了他，他犯的罪造的業反而更重了。同學表面同意，揹着我還是去幫他了。事後回來對我說，老師，還是你對了。這就是作善事也要有智慧的。

我們心裏越放得下就越空，然後空的智慧就發起了。越放不下，智慧就越是發不起。你們打坐要想清淨就是舍心，想把煩惱妄想丟開，但是丟不掉，因爲沒有攝智慧來修行。放不放得開，丟不丟得掉，那是般若智慧成就的問題，不是你說想硬放開就放開了。你丟不掉的啊！實際上你坐得越好就越放不開了，那個定的境界多舒服啊！定就放不掉了。這個中間的道理要搞清楚，就是攝智慧修行。佛法的智慧是空，你空得了一分，你的舍心、佈施心就大一分，你空不了一分，那個不能捨的心就加大一分。

「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檀波羅蜜就是佈施波羅蜜。修菩薩道要起佈施心，這是大乘菩薩道六波羅蜜的第一條。爲什麼要起佈施心？是爲了攝慳貪。我們人都有慳吝的習慣。慳吝不是節省，節省是道德，是對自己的節儉，對人家的寬厚。如果因爲我自己節省，對人家也節省，就不是道德，而是慳吝，是捨不得。慳字是心字邊上有個堅字，把心抓得牢牢地，一點都捨不得。貪，是有了還想更多。

凡是衆生一定慳貪，你說自己能不慳貪，不容易的。譬如我，什麼都能捨，就是書不能捨，所以人家問我借書我都不借，因爲常常有去無回，乃至一套書借出去，回來少了一本變成殘書了。這個心理就是慳，我將自我反省講給你們參考，大家自己要警覺。不過現在我不怕人家來找我借什麼祕本了，因爲我把它都印了，公諸天下，你來借十本也可以，我有幾百本呢。但是，你看，這還是慳吝心。

所以修菩薩道要先修佈施道，前面講過有三種佈施：除了財佈施、法佈施，還有無畏佈施。無畏佈施不花本錢的，但是大家做不到。譬如有人怕鬼，你就教他一個法子不怕鬼，雖然你的法子可能是扯謊的，但是隻要他不怕了，也就靈了，這也是無畏佈施。又比方有人到了極困難的地步，你沒有錢幫他，就告訴他一句話：「我支持你！欠了賬我替你還！」其實你比他還窮，但是，嘿！這一句話就救了他。給他精神支持，就是無畏佈施。又比方有的人生病快要死了，醫生說他的病是絕症，我就對他說：「你怎麼相信這些醫生，他懂個屁！我幫你看了相，現在一摸你的脈，你起碼再活十年！沒有事的！」其實我是亂說的，他聽了居然就好了，我這個咒就靈了。

但你給人家無畏佈施可要懂得智慧，懂得方便纔行。前陣子有個老朋友打電話給我，「不好了，出大事了！我生病要死了，你不知道嗎？某人某人都來看過我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心理上也在希望我能去看他。他接着告訴我，自己住院了，自己家的屋子又被一輛車子撞進來，家人幾乎送命。我聽他的電話，差點脫口而出：「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話到了嘴邊嚥了回去，就說：「你全家人趕快懺悔，念《地藏經》，我明天送過來，立刻就開始念。你那個面相可以活到九十歲的，不要擔心。」這都是現成的故事，給人無畏佈施，法供養。

「以化犯戒，起屍羅波羅蜜。」屍羅波羅蜜就是持戒，屍羅是戒律的梵文音譯。因爲防止不道德的心犯罪，所以佛制定了一切戒律。戒律的修行法門，就是在感化一切犯戒的衆生，使他不犯戒，度他到彼岸。我們對於慳吝的人要教他佈施，對於容易犯戒的人，要教他持戒，這樣對不對？對？你將來作法師時，可不一定要這麼認爲啊！你一定要懂得方便，要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慳吝的人你要他佈施是要他的命，他不會聽的！本來還相信佛法的，你教錯了他就不相信了。

對慳吝的人，你乾脆教他持戒，一毛錢不要亂花，不義之財也不苟取，他會非常聽得進，就信佛了。學到某一個程度，他功德有了，智慧開了，自然肯佈施了。如照佛經那麼講，教慳吝的人去佈施，絕對行不通的啊！我的經驗很多很多。

倒是教愛犯罪的人作佈施還容易，他天天去聲色場所，往往一擲千金，你要他在某個地方出點錢，他就幹，這樣慢慢引導他，使他自然不會犯戒。教育要懂方便，不要刻板，抓住「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你還檀呢！他早就彈跑了！幾十年前我講《金剛經》，《金剛經》也講佈施的，有個有地位又有學問的朋友本來天天來聽，後來就不來了，後來跟其它同學聊起，他們說這個人認爲我上課指着他罵，因爲他有幾個錢，認爲我講佈施就是要他把錢拿出來給我。唉！你說，我這有什麼辦法！這就是衆生。

「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羼提就是忍辱，忍辱可不能硬忍啊！硬忍要忍出肝病來的。我經常講，凡是傲慢的人，就是有自卑感的人。世界上最傲慢的人是當皇帝的，而當皇帝的人自卑感最重。因此他多心病最重，這個人靠不住，那個人靠不住，這個人對我不恭敬，殺了他。一個人真做到無我也就無所謂自卑。真正絕對傲慢的人不會懷疑一切人，你看得起我要聽我的，看不起我也要聽我的，那是隻有諸佛菩薩才做得到的「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毗梨耶是精進的意思。我現在深深體會，自己年紀大了，有時候就懶囉。最大的痛苦是批改你們的文章和日記，尤其是過年到了，國內外的來信、賀卡，一個禮拜就成厚厚的一堆，一天拖一天，看了心裏煩，可是手邊事情又多得不得了，只好倚老賣老，在來信上用紅筆一劃就寄回去，也算答覆了。同學們也不見怪，我老了嘛。這我還算下筆快的，每封信只能用上一兩分鐘把問題解決了就好。可是就算這樣，每次一搞都是一兩個鐘頭啊！要是像你們那樣慢慢想、慢慢寫，那我的媽呀！早就急死了。

爲什麼要講這個事？你注意這個話：「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雖然事情辦不完，可是大家這麼愛護我，怎麼辦？有時同學們也勸我，你太累了，年紀大了，要多保重一點。我說，算了，早死早了。他們又說，你也要爲我們多留一些日子好不好？道理不錯，就聽你們的吧，好像我還要賣個交情似的。但是，真老了嗎？真是事做不完嗎？不是的，還是偷懶。懶是怎麼來的，有身相！有的時候，一看是重要事情，非做了不可，忘掉自己，一下也就做完了。

如果我坐下來，雖然我也沒有定，但是我們總喜歡學個定，這一定就不想動了，這一不想動，世俗的事就堆了一大堆。有時只好犧牲所貪圖的舒服，只好起來吧！做吧！這一下就做完了。今天早上跟他們開會還在講這事，有位同學早上七點鐘上來，看見我坐在書桌前，就說，老師那麼早起來啊！其實，我昨天坐在那兒看書做事一夜。我一看快天亮了，然後接着九點鐘就有事，這就不能睡了，一躺下去一定會睡個無天無地，乾脆不睡！一直到中午喫過飯，我還覺得精神好得很。如果今天再不睡，一夜下去還可以到三點。身相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看你們同學真是好懶，年紀輕輕還不如我這個老頭，真不精進哪！腦子更不精進，經看了記不得，精進一點嘛！不就記得了嗎？連我現在都還在記東西，要緊的東西靠翻筆記本多麻煩，多用幾次腦筋就揹來了。要背到第八阿賴耶識去，不要在腦裏想，那不是背！背到不用意識就揹來，嘴裏就唸出來，腦子裏就反應出來，那就揹來了。

「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來了！你們不是最希望學禪嗎？怎麼打坐？打坐不是禪啊！但是要學禪定的禪，非從打坐開始不可。大乘的禪固然不在於坐，行住坐臥都在定中，即使你不學禪定的禪，學這個如來禪，也是以打坐爲基礎。修禪定打坐要「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菩提者正覺也，你打起坐來在身體上搞氣脈、搞感受、搞境界，根本離菩提越來越遠。學佛是修菩提啊！菩提者覺悟智慧之道，要參究。所以要你們研究《成唯識論》，這是參究菩提的正路。要用正思惟的，不是不思惟的。

你們有一點點問題，乃至用功的心理上、生理上一點點問題，就來「老師！老師！」我告訴過你們，不要問我啦！你有依賴性始終不會成功的，我死了你怎麼辦？你自己先參究，有了結論再來問我，那就好辦了。媽媽生給你一個頭腦爲什麼不用！智慧是正思惟來的，菩提是參來的。你打坐腿麻腿痛也來問我爲什麼，你坐久了，腿當然會痛。你真要問，就要問自己，究竟是腿在痛腿在麻，還是心在痛心在麻？去參！

有位老同學都七十幾了，二十年來，每天功課不停，一定讀一卷《地藏經》，早晚一定打坐。昨天還問我，「這個真要命的啊！半個鐘頭嘛，腿一定發麻，怎麼熬也熬不過去，是啥個道理？」我說，「這沒啥道理，你熬一熬就過去了，熬不過去是心的問題，你好好參。現在如果有人用槍指着你，你一動就開槍，包你一天都熬得下來。命要緊時哪還會管腿？」不過要注意！老年人不要死熬，你出了問題去看骨科、神經科，可不要怪我啊！但你們年輕同學這一關都過不去嗎？你真熬過去了，氣脈走通了，舒服透頂就真不想下座，寧可殺頭也不願意放腿。這些道理你要參啊！要求菩提、求覺悟，起禪波羅蜜，處處要講智慧，不要有依賴性！這每一句經都是話頭，都要好好研究，都要參，每一句裏頭都有深義在，你多用腦筋，多想一下就懂了。

現在接着再講法佈施，這法佈施拿現代話講，就是智慧文化的佈施、供養，也是道的佈施。

「教化衆生，而起於空。」「空」「無相」「無作」是大乘的三解脫，「無作」在有些經典翻譯成「無願」，修大乘佛法這三點一定要把握住，其中包括了大乘修行最重要的「境」「行」「果」。一切都是境界，成了佛，弘揚佛法，都是境界。譬如我們坐在這裏，我們心理上的感受、思想、身體上的感覺，這一切都是境界。成了佛或是大乘菩薩，他們雖然在教化衆生，卻不覺得自己在教化衆生，不着教化的觀念，不着教化的相。行無所事，過了就算，如夢如幻，這是講自己本身。第二點，在境界上得道的人，教化衆生而起於空。諸佛菩薩證道了以後，常在空定中，一切都是如夢幻空花的境界，常住此定中。如果貪着於定，認爲定就是道，是錯誤的。所以定也空，動也空，無往而不空，念念皆在空中。所以諸佛菩薩以菩提心、大慈悲心，憐憫衆生，爲教化衆生而出這個空的定，就是「教化衆生，而起於空」。

「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小乘的羅漢最怕有所作爲，什麼事情都躲開，世間法什麼都不管。講小乘是客氣話，講不客氣是逃避現實的人，渺小的人。人世間的責任一切不管，好像別人都該死，只有你修道是世界第一。所以小乘最後被認定是外道，是錯誤的路線。小乘人偏於空，認爲空是究竟，實際上他沒有懂空。真正瞭解了空就明白，靜固然是空，動也是空啊！爲什麼怕動而專取靜？大乘菩薩是真悟道的，所以「教化衆生，而起於空」。小乘怕一切有爲法，怕有所作爲。有爲法包括了世間法，世間法包括了魔法，一切外道法門，任何一切世間法門都屬於有爲。無爲法只有一樣：證得涅槃，就是空。

如果你認爲有個空可以證得，可以保持這個空，就像小乘的羅漢們，天天定在這個空上，動都不敢動，起心動念都不敢，他認爲這就是空，實際上是偏空。你知道自己定在空境界上，這不還是有爲法嗎？還是一樣沒有在修無爲。可是他們卻自以爲在修無爲法。世法、出世法一切唯心唯識所造，哪一樣不是有爲法？唯有大乘菩薩不捨有爲法，因爲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也是空啊！因此大乘菩薩徹底悟道的，「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不認爲無相是究竟，起無相的三昧而如是利生，起這種度世之行。《法華經》說：「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世間一切有爲法，做生意、種田、做任何事，統統與菩提大道不相矛盾。

「示現受生，而起無作。」小乘的羅漢們，什麼都不敢動，認爲一切空了就是究竟，所以沒有願力。大乘的菩薩們發願生生世世永遠在世間度一切衆生。發願是心法，心念念不可住，作而不可住，所以是無作。大乘菩薩瞭解生死涅槃皆如空花，因此人世間經常來，照樣投胎長大成人，照樣遭遇人世間許多事，照樣學道、出家、入世，「示現受生」，接受生生不已在輪迴中。「而起無作」，而離開了無願無作那個偏空的境界。這些，都是佛菩薩的境界，都是佛菩薩的法佈施、法供養，是真正佛法的道理。所以學佛的人瞭解三解脫既然是空的，當然更不會執着自己的生命，更要去弘法利生，而不是拼命求個空的境界，給自己享受、安慰，自己坐在空的境界，以爲是道，這樣是錯誤的。

「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衆生，起四攝法。」大乘菩薩掌握了「空」「無相」「無願」修持的「境」「行」「果」，因此可以護持正法，使之在世間永遠留傳下去。什麼是護法？現在出家人客氣地稱呼我們捐獻金錢的在家人爲護法，這實在不敢當。要真正作個護法很不容易，要十波羅蜜中的方便波羅蜜成就了，懂一切方法纔算。譬如佛教、佛法、佛學是一個東西，我們把它分成三個來講。

現今人類的文化世界的潮流，真是到了末法時期，沒有辦法可以挽回。爲什麼沒有辦法挽回？理由是二十四心不相應行法中的「勢速」，是社會趨勢的關係。在這樣的潮流時代中，出家、在家的菩薩們，不論是果位上還是因位上的菩薩，都在維持正法，使它住世。我常跟年輕同學講，佛教的這個教，不跟着時代變是絕對維持不住的，世界的趨勢太厲害。像我每天不斷地接觸到國內外新的消息數據，所以天天有新的觀念和想法，看見人類社會的轉變太快了。所以我說，宗教的形式不變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佛法不會跟着宗教的形式而衰落，反而更昌明。現在全世界的人類，正不斷地用各種方法，來追求人生的究竟。因爲要追求人生的究竟，佛法的價值、佛法的光輝，就會越來越高。在過去，這個護持正法的擔子，純粹落在佛教出家的比丘衆身上。但是這幾百年來起了蛻變，擔子多半到了在家人身上，這問題是非常非常的嚴重。至於佛學，在世界文化的思潮裏，在世界各地的最高教育機構裏，佛學的課程越來越普遍，但是對於佛教，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現象。能夠把佛教、佛法、佛學合一，能扶持正法的，就要如維摩居士所講的，「起方便力」才能做到，也就是要懂得古今中外一切學問，懂得一切方法。你光有方法而沒有力量，就像年輕人做一切事，理想非常高，但是方法用出來沒有力量。所以要得方便波羅蜜的力，那個方法用出來要有效果。

起方便力作什麼用？「以度衆生，起四攝法」，這很難了。四攝法大家聽得多了，是佈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樣。這個「攝」字要注意，是包涵、包容別人。我們做得到多少？例如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沒有時間也沒有精神來跟你說空話，這就不是愛語的精神，放棄了方便教化的機會。我雖然跟同學講佛法幾十年了，如果有人考覈我，應該打零分的。從教育的方法來講，我不夠資格護持正法，因爲我沒有耐心。怎麼說呢？假如碰上了學識修持都有了成就的，就可以很輕鬆地用禪宗的方法，機鋒轉語，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如果是一天到晚念般若波羅蜜，還要在那邊張家長李家短的，我的媳婦不好啊……我看了就煩，就沒耐性了，可以說是水太清則無魚。你們年輕法師學四攝法，一定要大大地包容。現在有好多年長的法師，我看了他們真是要五體投地頂禮膜拜，他們有這麼大的耐心，能夠包容，這是非常難的。要聽許多厭煩不必要的話，要說許多厭煩不必要的話，要做許多厭煩不願意做的事，這就是忍辱波羅蜜。我可一樣做不到。所以你們青年同學有志弘揚佛法，就要做到四攝法的佈施、愛語、利行、同事。

「佈施」，要做到精神佈施，我看到你們做事就沒有這個精神，事情一多就煩死了，同我一樣。我的毛病你們都有，我的好處你們一樣沒有。甚至還學了我罵人的口氣，這隻有我能玩，別人可不能玩的。歷史上有祖師把七佛的名字寫在褲檔裏，有徒弟也學了玩，結果下半身就爛死了。所以你們沒有這個道，沒有這個德，不要學這些。

大家千萬對四攝法要注意，如何去包容人家，不要被人家包容，讓人家原諒的人，是末等人，你去原諒別人，纔是第一等人。學菩薩道的人，更應該如此。佈施不只是錢財，要有精神佈施。你們經常學到我的缺點，我的佈施你就學不到，我雖然把自己批評得一文不值，我也有很值錢的地方，你不要好的不學，都學壞的。

「愛語」，我雖然不耐煩說空話，可是還時時在說空話，譬如我講經也在說空話。我其實連經也不願意講了，還講個什麼？你們老早就應該自己懂了。可是有什麼辦法？不懂只好講了。這種精神佈施你要學。

「利行」，有利於別人的事情，不分大小，有機會就應該幫助。

「同事」就是世間法的同事，同事之間相處不易，你去到社會上做事，每一個地方，不論是公司、政府、乃至廟子，都有同事，兩個人往往弄成三派。你看我不慣，我看你討厭，只有看自己是越看越偉大。每一個人都這樣，不能與人相處。

所以菩薩道的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你自己反省，哪一點做到了？這每一點拿來寫文章的話，都可以寫成一部書了。中國古人所說的敬業樂羣，就是菩薩道的四攝法，恭敬自己、恭敬別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專心一致，沒有推諉、沒有煩惱地做到底，是敬業。樂羣是團體羣衆的人與人之間，彼此很快樂地相處，我們幾千年都這麼教育，結果幾千年都沒有做好，都是不合作不團結。菩薩道的四攝法是這麼難，所以維持正法的人才這麼少。

「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敬事一切」的敬是名詞，是說我們的心理狀況和行爲要隨時恭敬。恭敬不只是心理的，是對任何一件事認真去做，非常謹慎、慎重，謂之敬。要敬重自己，把自己當人看，但普通人不把自己當人看。譬如讀書，總想把學問搞好，可是一讀書就東想西想，不專一、不努力了，不打起精神，也不限定時間把問題研究清楚，這就是不敬事，就是不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之外還要敬重別人，與人相處不尊重人，就是不敬。至於敬法敬佛，真做到了嗎？幾時心中有佛？學佛的人心中隨時隨地有佛就是念佛，也不用你着相，隨時把佛法的精神擺在心中就是敬。

「敬事一切」的事是動詞，一切的作爲行爲叫做事。「一切」包括了善法、惡法、不善不惡法，世法、出世法。學大乘道的人要敬事一切，「起除慢法」，除掉了我慢，沒有我，也可以說，一切人、一切事都變成我，我應該替大家服務的。

大家學佛那麼久，我慢的心理可能還檢查不出來。連一個白癡都有我慢，但是知識低的人，我慢心還差一點，學識越高的人，我慢就越大，因爲又加上了增上慢，自以爲了不起，自己就算錯了，也還是對的。所以學菩薩道的人要先去慢心。慢不是驕傲，慢在內心你看不出來，人的慢心擋住了自己不能成道。我幾十年經驗看人，有的人對我尊崇得不得了，但是他自己有沒有真的學法？沒有，都在我慢中，總找一個理由解釋自己的我慢，因我慢引起不精進、心行錯誤。

所以大乘佛法要我們「敬事一切，起除慢法」，像今天晚上喫飯時大家說笑，有一位醫生的老同學，昨天在醫院忙了整晚，救活了一個病人朋友，病人醒了，第一句話就說：「感謝主啊」，根本不提醫生。我們就說這老同學應該用個方便手法對病人說：「對！感謝主把你救回來，不過主命令我代表主來救你。」我說，對的，當一個人信宗教信得發瘋時，他就得救了。但是這個不是得解脫，他只是心理上得安慰。一個人不論男女，晚年若能夠安排好自己，不要人家來服侍你，是世界上第一等人。

再講回那個病人，他感謝主，就是慢，是宗教的增上慢，完全不感謝醫生朋友幫了那麼大忙。這種慢，不論信哪種教、有沒有信教，都是有的。人的慢很難去除，因爲自己這樣的心理狀況很難檢查出來，要是能檢查出來的話，這個人雖然沒有得道，也差不多了。

「於身命財，起三堅法。」人抓得最牢的三樣東西，叫做三堅，就是身命財。身就是身體，也就是我，是我慢的根本。身體還不要緊，命最要緊，假使你生病了，要把胃割掉一半，否則就會沒命，那你只有割了，身體不如命要緊。財也一樣要緊，要割的時候，趕快去繳費，割完以後會想，真可惜，花了那麼多錢。這三樣東西，一切衆生都抓得很牢。要能捨，就是真正的三堅法。

「於六念中，起思念法。」大小乘修行法門十個念：唸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六念就是十唸的前六個，請問我們有念念在這中間嗎？纔沒有。就坐在這裏聽經，心中也沒有唸佛法僧，都在思念別的事，沒有在這六念中起思念法。

「於六和敬，起質直心。」六和敬是我們在團體中最重要的相處之道。和尚是僧，有時被人故意念成「憎」，成了仇恨的意思。僧伽就是僧團，出家人謂之僧，修道的謂之伽，出家的團體總稱叫僧伽。三皈依中，皈依僧是皈依僧伽的意思。僧團不一定指出家，在家真正發心修持的也算是僧團。僧團相處有六和敬，就是六個條件，彼此和平相處，沒有鬧意見，互相尊重。這個敬就是「敬事一切，起除慢法」的敬。我們從經驗知道，只要幾個人相處，乃至兩個人住在一起，就不得了，別人都是混蛋，只有自己是個好蛋。人與人相處能夠做到六和敬，然後再擴充到這個社會，就天下太平了。

什麼叫六和敬？第一是「身和共住」，是什麼意思？你可以解釋成：不打架就是身和，沒有一個生病的，四大調和，每人都精神飽滿，無病無痛，彼此客客氣氣。身也包括面孔，沒有壞臉色給人看也是身和。中國的大廟子一進山門就看到彌勒菩薩的笑臉，學佛就先學拉開嘴巴笑，先學假笑也好，慢慢神經拉開了，看到人就笑，總比哭好看嘛！我最怕看到同學整個人繃在那兒，這是學佛的樣子嗎？一點都不能使人喜歡，我看了就討厭，笑臉總可以學吧？學佛第一步先學中國的彌勒菩薩，肚子大包容大，臉在笑。這個都學不會就是身不和敬。身不和怎麼共住？身和還要注意衣冠整齊，生活整潔，自己生理行爲每一點都要搞得乾乾淨淨，不使人家討厭我。最難的是，即使別人做不到，你也要容納他，能做到就不得了。不但學佛，與同事之間也能夠做到纔行。人與人之間就是相處不了，身不能和，因此就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出家要生活在一起，第一就要學六和敬。

居士也一樣，自己既然曉得缺點，就自己找一個山頭，孤峯頂上，氣吞諸方，不要說人來不到，就連鬼也來不到，那連八和敬都做得到，要發脾氣可以一個人對着樹發，那氣也出了，多舒服啊。這樣你也做不到！我那時一個人住峨嵋山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那個境界就是如此，連一和敬也不用。這六和敬真做到，天下就太平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到了。「身和共住」我們誰做到了？每個人身體都不調和，多愁多病之身，都要別人照應你，你照應不了別人。所以佛說多拿醫藥佈施，他生他世就無病無痛。我就有這種朋友，活了七八十歲，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傷風感冒，健康得不得了，也不學佛學道。不知道多值得羨慕。

六和敬第二是「口和無諍」，不講傷害人的話，即使罵人也要有罵人的藝術，而且還要看對象。像我罵這位陸居士幾十年，他從來不生氣，再怎麼大聲罵他，還是一張笑臉，我真佩服他。他對我是口和無諍，這難囉！你觀察這世界上很多人的長處是值得學習的。在團體中有的人嘴就不和，本來很好聽的話，他講的就不好聽，真奇怪了。再不然，那嘴厲害的故意找些好聽的話說，但是那些話一聽就曉得，很討厭。這口要和是要會講話，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人家的意見調和了，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是很難的。但是這個口業也是修來的，你前生沒有修口業，口德不好，你越勸，人家越要打官司。有的人一來，罵個兩句，「搞什麼名堂！不成樣子！吵個屁！我請你們喫飯去」，別人就不吵了，毫無道理的幾句話，也就解決了。這就是他前生修口業，有威德。所以要修口德啊！這是其一。

其二，嘴巴上吵來吵去沒有什麼事，一句話空的嘛，卻抓得好緊，心裏生氣好幾天，不只把臉氣綠了，還氣烏了。尤其兩夫妻之間的爭吵，到我這兒來訴苦，我肚子裏都打好分數了，兩個都不是好東西，爲什麼？口和就無爭論嘛！不過你們在勸夫妻不和的時候要注意，他們講另一半的不是，你可不要附和，他們回頭和好了，就會說起你這個中間人的不是了，這是實際的例子。口要和才無諍，這就是修行嘛！你不要以爲是空話，你只會南無南無有什麼用？所以大家要反省，有幾個人是口和的？同我一樣，一開口就使人討厭就糟了。

第三是「意和同事」，我們處在團體生活要注意，嘴巴不和還容易，有時口裏說點假話，唉呀！我對不起，抱歉……可是肚子裏卻梗着，這會梗出癌症來的，真的喲！癌症就是與生悶氣有關的。非常內向的人，你打他都不放個屁的人，然後臉上發青發烏，在裏面生氣，將來百分百得肝癌。另一種是脾氣非常大的，也有肝癌的嫌疑。中國人肝病特別多，肝癌特別多，就是喜歡在心裏頭生悶氣。因爲這個民族很奇怪，表面上有個假面孔的，裝作沒事，心裏卻生悶氣。意如何做到和，不但和，而且要能與人同事，能與人共同生活。家庭也是如此，你看父母與兒女之間的意見會相同嗎？絕對不會。現在講代溝就是意不和，意和就沒有代溝了。

第四是「戒和同修」，這個戒不但是戒律，也包括生活上的習慣。譬如愛乾淨的同不愛乾淨的，就不容易處在一起。像我是非常愛乾淨的，而且愛整齊，我的東西不喜歡別人亂動亂放，有同學拿了不好好放回去，我就心裏討厭，這就是一種戒不和。但是真碰到了，又能怎麼樣呢？真把我東西搞亂了，你斜眼一瞪，他笑一笑，也算了，你就要想，這東西最後是會壞、會沒有的，就沒有事了。所以戒和纔能夠在一起同修。戒和，照一般的解釋是大家的戒律一樣的好，這怎麼可能嘛？有人道德好，有人道德差一點。差一點好一點要能和最難，你看六和敬除了和還有敬，敬就是要尊重人家啊！這樣才能共同修行。

第五是「見和同解」，見就是意見觀念，人與人之間意見會不同。不要講別的，沒有一對夫妻的意見完全是相同的，但也因爲兩人的面貌不同、個性不同，才能結婚，完全一樣是不能結婚的，結了婚會早死一個。吵吵鬧鬧的反而可以吵一輩子，吵完了又沒事了。這種情況我看得多了，如果一直吵架的老伴走了，剩下的一個沒有吵的對象也就差不多了。見和是見解相同，如何溝通來達到見和是很重要的修行。

第六是「利和同均」，利不只是錢，連睡上下鋪的人之間也有利的問題，這是個比方。利害關係之間能夠和平相處是同均，平等平等。發揮起來也包括社會經濟問題，這六和敬在佛經中是應用在僧團的生活上，實際上你們想想看，擴充起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在其中。你們天天要寫佛法的文章，就不曉得發揮，把六和敬這麼偉大的佛法，只用到僧團中，太可惜了，這是佛的真正教育法，天下太平的大法。

現在考你們一下，六和敬從哪裏做起？……算了，我幫你們答吧！六和敬有兩層意義，要先從內心做起，身、口、意從個人自我做起，戒、見、利從行爲擴大，由內而到外，人人自動自發，這是真民主，真自由，也是真佛法。這些大文章不去寫，一天到晚鑽牛角尖，做什麼學問？世界不能和平，主要問題不在政治制度或是學術文化，而是在每個人此心能不能和平。因爲做不到此心的和平，此心不能了、不能度，要想求家庭、社會、國家、天下能夠和平，那是永遠不可能的。這是人類文化的大問題，所謂人類文化，包括了一切宗教、教育、哲學、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等，不只是博物館的古書，或是什麼歌舞纔算文化，文化包括了整個人類的生活和習慣。如果六和敬能做到了，也許這個世界就能夠太平。但是很難，坦白地說，連所有的宗教團體，人與人之間相處，都做不到六和敬。如果有任何的團體可以做到六和敬，他們就值得我們頂禮膜拜，可以稱作是真正的僧伽。

《維摩詰經》上告訴我們：「於六和敬，起質直心」。人怎麼能做到六和敬的要求呢？《維摩詰經》說：「起質直心」，質是樸實，老老實實，不虛僞不作假。直，是不轉彎，不整人，不害人。質直心就是樸實、不彎曲的心。有些同學講話常挨我的罵，他說起事情來不直，轉了半天的彎，本題都沒說到，我又忙，其實一句話就說清楚了嘛！又有的人喜歡講些討好的話，有彎曲心，我一聽就知道。不需要向長上討好，因爲要討好，常常會做錯了事。什麼是質直心？你們自己的心理都檢查不出來，常在起心動唸的下意識裏另有目的，這是阿賴耶識帶來的，也就是業力，自己都不知道，因爲無明嘛！假使你能找得出來，就是修行人了。「於六和敬，起質直心」，你因爲依六和敬修正自己的行爲，就能漸漸地生起道心。

「正行善法，起於淨命。」要如此自處，如此處於團體中，纔是正行善法，這叫作正行法門。你們早晚課一開始都叫你修《華嚴經》的淨行品，淨行做到了纔是淨命，生命纔是清淨莊嚴。這些都是道德的完成，都是法佈施、法供養，都是修法啊！你以爲要用密宗的方式傳你個咒子，教你個手印，你嗡啊嗡的念纔是嗎？這些密宗方法我多得是，但是我一概不用，也不傳，這都是小法，大法都在這兒了！什麼纔是真正的密法？告訴你也做不到，告訴你也聽不懂，就是大法。有形的密法很容易，像我們把千古不公開的密宗手印都印出來了，每個手印都是手語，就像是聾啞人使用的，我們用來和菩薩通話，但是這些是密教，而不是密法。真正的密法就在顯處，在明顯的地方，可是你不懂。手印是修法，結了手印，至少你的手被拉住，就不做壞事了，十根指頭就是自己生命上十條大的雷達網，可以跟法界菩薩相通的。當然有些人指頭生得短，有的手印把指頭扳斷了也結不起來，這也很苦。

那什麼是正行？以大乘菩提道來講，正行是很難的。你拜佛算是正行嗎？不是。喫素算是正行嗎？不是。守戒算是正行嗎？不是。六度萬行算是正行嗎？也不是的。戒定慧算是正行嗎？都不是的。三十七菩提道品算是正行嗎？都不是！沒有一樣是的！什麼纔是？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悟到了本來自性清淨，無修無證，那纔是正行。退回來說，什麼是正行？什麼是真正的修行？三十七菩提道品中的八正道纔是正修行。大家不要以爲自己在修行，誰在正修行？除了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以外，沒有的。我們只不過能說是在學習正行，譬如拜佛、喫素、六度萬行、戒定慧都是修行的加行法，一切都是加行法而已。

再講善法，善法是證得菩提，起心動念無一而不善。真正的善法是淨土，內在心的淨土，外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因爲正行善法，我們的生命活在世界上纔算是淨命。這個世界叫作五濁惡世，五濁中有一濁是命濁，所以不是淨命。能把我們的生命，還不只是這個身體而已，轉成淨命，只有靠正行善法。五濁惡世是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心淨歡喜，起近賢聖。」接着上面一句，「正行善法，起於淨命」，能做到心念清淨，於心念清淨中起歡喜心，親近善知識，就是親近一切有成就的聖人、賢人。在中國的儒家文化裏，孔子是聖人；孔子的弟子三千人，其中了不起的有七十二賢人。佛法的聖賢有三賢十聖，三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做到這三位纔夠得上佛法所稱的賢人。十聖是初地到十地菩薩，十住之前有十信，那還是預備班。三賢是修菩薩道的資糧，有了累積資本纔可以開始修行。十地是正位。好了，這個裏頭一共分五十幾位，等於是五十幾層樓，我們還在門口沒進來，十信都不夠。不要才學了幾天佛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傲慢起來了，那是釋迦牟尼佛，不是你。

要想親近善知識有一個條件，要心淨。但你的心不淨，不是上面所說的「質直心」，是說你的心都有所夾帶。好像很多人學佛打坐，目的是爲了身體好，那你去喫藥去運動不更好嗎？動機不對，有所夾帶，認識不清，做不到心淨。怎麼樣叫淨心？就是善念不起，惡念也不生，念念清淨，念念在空，修淨與空的三昧，引起自心歡喜。我常說你們不要成天繃緊着臉，要學中國的彌勒菩薩像，一臉笑容。有一副對子最好的，你不要只把它當文學，它就是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你做得到嗎？「開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我們就可笑啊！講什麼《維摩詰經》啊！道家也有兩句話值得參考：「神仙無別法，只生歡喜不生愁」，每天都是歡喜的，自然陽氣充滿。

你縱然好像是起了歡喜心，只是凡夫的歡喜心，是親近不了善知識的。在心境中有充滿法喜的歡喜心境界，纔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善知識、親近聖賢。很多同學修法、拜佛修持很久，好像諸佛菩薩都沒有感應。當然不會有感應，因爲你沒有做到心淨的關係，好像電線的插頭沒插進去，接不上電。就是子女向父母親討點錢，也得說幾句好聽的，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嘛！這雖是笑話，但是我們自己反省，一天之中能有幾分鐘幾秒鐘，對佛法起了歡喜恭敬心？沒有吧！可能在家人反而比專門修的人還恭敬一點，爲什麼？在家人是用做生意的心理嘛！他忙了一天然後燒枝香，那一下是很誠心的，要發財、兒女好……三毛本錢一枝香，再加磕一個頭。我要是菩薩就不理他，本錢花得太少了嘛！用不淨的心理來求感應是行不通的。

「不憎惡人，起調伏心。」學菩薩道的人，上要親近善知識，下要「不憎惡人，起調伏心」。對壞人也要慈悲他，憐憫他，即使這個人真正不好，也不要憎恨他。學佛不是要度一切衆生嗎？善人固然要使，惡人更要度了。好人要愛護，不好的人更值得憐憫。調，是協調，伏是降伏，使他轉成善心。你看在大叢林下，佛菩薩的蓮花座下是些什麼人在扛？當然它是表法，都是些金剛、餓鬼、死屍、毒蛇，尤其是密宗的畫像更是如此，蓮花寶座都靠它們扛的。萬一我成佛了，這可是假定這麼說的，我都不忍心讓你們這些弱不經風的善人來扛蓮花座，我就需要他們這羣很勇猛很壞的來扛。你看佛像就懂了，就悟道了，因爲世界上有壞人，所以要佛來教化他們。沒有壞人，要他來成佛幹嘛？要了解這個精神，佛菩薩的寶座下面都是惡鬼扛住的，決不是善人來背的，你們善男子善女人還是回去喫飯，打坐睡覺吧！

「以出家法，起於深心。」出家是爲了證得菩提成佛，因爲出家所以能擺脫世俗很多的障礙和拖累，能夠專心一致去修法，找出自己的本心，而起深心。可是大部分人出家是偷懶法，逃避現實，當然偷懶法也是八萬四千法門之一法，真的，不是說笑，你看有好幾個禪宗祖師都是以懶法成道的，但是你沒有那個本事學。爲什麼要出家？是爲了起深心。這個深心在佛典上經常出現，《楞嚴經》的偈子：「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出家不是讓你來偷懶的。

什麼是深心？非常值得研究。一般在家的大學者，好像歐陽竟無、熊十力師徒，我與他們是忘年之交，還有好幾位，包括王恩洋、呂秋逸等人，他們雖然是在家人，可是終身不娶，所以他們學問成就是這樣紮實。出家法不要講戒律了，用中國道家的觀念，黃石公的《素書》所講：「絕嗜禁慾、所以除累」，爲什麼要出家？也就是要離情棄欲，離開世間一切情感的困擾，拋棄世間一切的慾望，這樣就擺脫了一切拖累，可以專心一致用功。

講到出家的大師，像是太虛法師、印光法師、虛雲老和尚，我年輕時都見過的。當年我們學佛，比你們這些大專學生調皮多了，你們這「散」男子、「散」女人，是散開的散，是希望他們離開遠一點。我們當年碰到這些真修行的法師，不顧一切，敢在大街上就跪下來拜。但是當時對太虛法師，雖然他盛名傳遍世界，我們看到他卻是不理的，覺得他只是講講佛學的，沒有修持。一直到了後來，我纔跟我的老師講，「先生啊！我們看錯他了，太虛法師是有修持的。」老師還把鬍子一拉，「哦？真的啊？你有何所見？」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太虛法師坐火車回首都南京，南京火車站歡迎他的人真是人山人海，很多還是很有地位的人，是他的弟子。這就像當年虛雲老和尚，他威風也大了，連國府主席林森都親自拿着香，率領文武百官跪在碼頭迎師父下船。這些大法師受人尊敬擁戴，真是菩薩各有各的眷屬。話說太虛法師，乘火車一到南京，他老先生下了車尿急了，不管前面的軍民男女人等，轉過身把袍子拉開就小便，狀若無人，尿完了旁邊跟着的人就對他說：「師父，他們都來歡迎你的。」他說：「噢！好！阿彌陀佛。」我看到這一點，心想，唉喲！這位和尚不得了啊！他對這所謂的榮耀沒有動過念頭，他無所謂，管你那麼多男的女的，袍子拉開來就屙尿了。有些老太太女居士都不敢看，他可自然得很。你不要說他得什麼大定，就算是個昏沉定也不得了啊！目中無人，都空了。這是一，因此我就開始注意了，覺得過去多年對他的成見太深了。

太虛法師的左右不用小和尚，也不擺威風，他一輩子那麼多著作，全部精神都在佛經上，真是發起深心的。他旁邊只用兩個在家人，那時候叫茶房，現在叫服務生，他給人家薪水的。那麼多人來皈依他，膜拜他，都要給供養，他一輩子持戒律不摸錢的，都是由茶房捧進去了，太虛法師決不會到後面問茶房收了多少錢，用出去的也問都不問，這都是我們所見到的。

講這些故事給你們聽，不要說他的修持如何，就算不修持，他晝夜都在經典上，在佛學的學理上專修，就了不起了。所以，「以出家法，起於深心」啊！不只是你們，許多國內外的教授來了這裏，我都把他們當小孩子，不只是年齡上的小孩子，也是學識上的小孩子，爲什麼？現在人讀書作學問，都沒有發起深心。學佛更是要起深心，也就是戒定慧三學都要深入。例如你們都受過戒的，我只要一考你戒，就絕對答不出來，你二百五十條戒都背得出來也還是不懂戒，爲什麼不去研究大藏經的律藏？古人說：「爲求無事披袈裟，披了袈裟事更多」，爲什麼事更多呢？更要精進，晝夜專心一致在求道，找出這個深心來。出家人不清楚這個觀唸的，就是在逃避現實，非出家法也。

「以如說行，起於多聞。」多聞是知識學問淵博，佛法淵博，不是你多聽就是多聞啊！要怎麼樣求得多聞呢？要如說行。什麼叫如說行？就是佛在各種經典上講的，你能做得到，能依教奉行。

「以無諍法，起空閒處。」這句話難懂啊！不要以爲文字好懂。根據《金剛經》，佛的弟子中，須菩提得無諍三昧，真正清淨修行。無諍三昧是身、口、意無諍。人和人相處都有相爭的地方，真能做到無諍，只有證得到了空，無相三昧才做到。須菩提得了無諍三昧，佛送什麼學位給他？樂法。得了無諍法門的人愛清淨，但還不是大乘道，要起空閒處，不要怕入世，入世也無諍。

「趣向佛慧，起於宴坐。」宴坐就是打坐，習定。打坐是土話，例如說打水洗臉，水怎麼可以打？打坐就是坐，有學生告訴我也最近「打」得很好，硬是不講坐。當然有許多在家朋友是有打有坐的，他的打是打麻將，麻將打疲勞了就打打坐，所以他可以說是打坐。但是你們專門打坐的爲什麼要講打得很好？明明應該說坐得很好，連話都不會講！言語表達不清楚，怎麼口和？

真正的打坐叫宴坐，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也不依，你們打坐通常是依身，歪着脖子、皺着眉的……都被身體困住了。再不然就依心，就連依個空也不對。你們都沒有宴坐，是在熬坐，乾熬，熬腿子。那麼你說我不熬也不依，算是得定了吧，這算是佛法嗎？不是的，那是定相。真正成佛是菩提智慧的成就，大徹大悟了。你要大徹大悟，不在宴坐，但是也不離宴坐，動也對，靜也對，就徹悟了，所以說「趣向佛慧，起於宴坐」。

我經常對你們愛打坐的同學說，不要貪圖打坐了，多去做點事培養福德吧。你福德不夠想開發智慧？沒有這回事啊！真正的福德是智慧！你不信嗎？父母有幾百億家財，能夠幫子女買到個聰明的頭腦嗎？做不到的！智慧不是財產或世間福德所能換來的，是要多生累積福德來的。不要講菩提智慧，就講普通學問，那笨的就沒辦法，爲什麼頭腦如此笨？因爲不修福德。智慧是福德中來的，要想證得佛道，沒有習過定的人不成的。我常罵你們不打坐不修定，你們奇怪我爲什麼經常說來說去，我哪有說來說去？是你顛倒胡塗！教育手法不是固定的，你太老實的人教你開放，你太開放的人教你規矩，你笨蛋才聽不懂。看老師上午這樣講，下午那樣講，我又不是神經病！我教育的方法是開個藥，你有這個病就喫這個藥，你沒這個病就別喫這個藥嘛，怎麼這樣笨！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你能做到無一切心嗎？那是佛境界，你做到了就大徹大悟了。所以對那些只貪圖打坐而不修行，不在行爲上去修的人，我就喝斥。要修得夠了，智慧纔開。我自己一生的體會，有時忽然智慧開朗，心想這個道理怎麼會參透的，再想，原來是某件事上有些福德，立刻有報應，智慧就開了一層。就有這樣嚴重。我告訴你，一天到晚不修福德，自私自利，拼命求自己樣樣好，然後還想開智慧，智慧有這樣容易開嗎？所以「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要起來修行啊！

「解衆生縛，起修行地。」解衆生縛是自己得解脫不算數，要幫忙一切衆生得到解脫，如此者晝夜不斷地爲人而修道，幫忙人家，利他就是利己啊！教育上都曉得「教」「學」相長，你肯去利他就是利己。老實講，天下沒有利他的事，利他就是處處利己，你們自己去體會這個道理吧。

「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剛纔講過，一個人要想這一生少病少痛，相貌莊嚴，是要靠修來的，要前生福德修來的。你這一生多用笑臉迎人，他生來世長一個人人都喜歡的面孔。見到人用那個討債的死相，他生來世長一個處處惹人討厭的臉。要相貌莊嚴，甚至於依報好的環境，進佛國土都要好，就要修福德啊！福德和功德有差別，譬如你修苦行，這是勞苦功高來的功德。福德不同，是犧牲自我，所有的利益都讓給人家。行四攝法等等，就是福德，六度也是福德。修福德修智慧都要精進啊！很多同學拚命用功，想得定想悟道，但是做不到。爲什麼？你福德不夠！例如有年輕同學要求馬上閉關，我雖然答應他，但是也同時罵他，你當心會消去了福報啊！閉關要有人護關，護關的人要招呼你的生活，倒可以培福報。你在裏頭又拜佛又打坐，能磨出一個什麼東西來？磨不出來的！你的福報受得了嗎？尤其是我給你護關，因爲是我找人去護關的，你何德何能啊！要注意啊！學佛修行最重要是培福德，以實際行爲幫助別人，不要只圖自利。

我們現在繼續講法佈施、法供養。一切佈施以法佈施爲第一，一切供養以法供養爲第一。上面已講過「於六和敬，起質直心」，這就是法佈施。

「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什麼是真正的法佈施？各位將來要出去弘法利生的人，特別注意自己的修養、自己的修持，要到達能夠瞭解一切衆生心念的地步，當然最好是修到有定力，有少分的他心通，一切衆生起心動念你都瞭解，不過裝胡塗不說而已，然後纔好教化。瞭解衆生的業力，瞭解他接受的程度，瞭解他的根器，應該教他修什麼法。有所謂逆性順性，鬼神所不能知。逆的教法是相反，用魔鬼的方法來教化；順的教法是正面教，使他爲善學佛。「如應說法」的應，是感應相應，也勉強可以說是應該。「起於智業」，起於智慧的業力，使一切衆生生起智慧，弘法的人自己的智慧也一天天有不同的成就，教學相長。

「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于慧業。」不取不捨是中道觀，譬如你學空，學偏了就成爲小乘的空，就是舍。一切放下是舍法，真正一切放下是不是佛法還是問題。不取不捨，非有非空，你們這次寒假專修要注意這個問題。「入一相門」，一切法只有一相，都是法相。這也是《楞嚴經》教我們的修持法門，要一門深入：「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最後成功是一樣的。「起于慧業」，使一切人，包括自己，智慧道理越來越增加。我們經常提醒大家，佛法的究竟是智慧的成就，不是迷信，不是功利。如果有功利的話，就是智慧的功利。不管是性宗、相宗，最後智慧的成就是無上果。

「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這每一條都是戒律，爲什麼出家？爲什麼學佛？是不是能斷一切煩惱？以我的經驗，很多人不學佛還沒有多大的煩惱，真正出家學佛以後，反而不是斷一切煩惱，好像被一切煩惱所斷，像斷了善根似的。學了佛煩惱更大，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佛經中文翻譯「煩惱」這兩個字非常好，煩惱不是痛苦，痛苦有時有，有時沒有；煩惱是隨時離不開的。今天你一點脾氣沒發，喜怒哀樂一點都沒有，心裏頭悶悶的就是煩惱，今天情緒特別高興也是煩惱。煩，有惑亂之意，是迷惑你的。惱，是擾亂你的思惟，令心不清淨。

因爲對這些翻譯的名詞沒有搞清楚，在自我的字典上，把煩惱解釋成痛苦，是錯的。痛苦在佛學上是苦集滅道的苦，痛苦容易解除，煩惱不容易解除。喜怒哀樂一切情緒變化，都屬於煩惱。「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真難，譬如我們打坐，第一個障礙是兩腿不聽指揮，坐久了發麻，屁股也坐不住了。你坐不住是心理障礙還是生理障礙？這要參究。爲什麼腿會麻？因爲坐久了氣血不流通。爲什麼不流通？因爲壓太久了。再推究下去，這個身體是阿賴耶識的種子業力所變的，那就是業力的障礙了。所以要除掉一切障礙，甚至除掉一切不善法，生起一切善業。這都是法佈施、法供養。

「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這是最後的結論，我們所有的學習，在求得一切智慧，譬如作早晚功課的四弘願：「法門無量誓願學」，請問大家懂了哪幾個法門？不要認爲你在這裏跟我學禪宗啊，我不承認的，我沒教過禪宗，因爲這裏沒有人夠資格學，你只能算是在學禪定，但連禪定都沒學好。天天念「法門無量誓願學」居然不臉紅，我覺得你們的定力怕是太高了。這種句子我一提到心裏都發抖，打寒顫，難過極了。「煩惱無盡誓願斷」，斷得了嗎？至於「衆生無邊誓願度」，不要吹牛了。我幫你每一句加個批註：「法門無量誓願學」─太偷懶；「煩惱無盡誓願斷」─心裏想；「衆生無邊誓願度」─吹大牛；「佛道無上誓願成」─慢慢來。

你注意啊！縱然得一切智慧，修一切善法，不過是起於一切「助佛道法」，是學佛的助道品而已，幫助的法門而已，等於是原料去加工而已，你還不是佛，還差得遠。千萬不要傲慢，不要懂一點點佛學就傲慢起來，這是最障礙道的。

維摩居士是一位在家佛，他是金粟如來的化身，也就是妙喜佛，成佛很久了。這一篇佛經，就是他當時對善德菩薩的訓話，現在他作個總結：

「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他在這裏告訴善德菩薩，像我剛纔講的這些，纔是真正的法佈施、法供養。學大乘菩薩道的人，能夠隨時做這樣的法佈施法會，纔夠得上是大施主。注意！不是你出兩個錢，甚至於捐個一百億美金也不算，那只是財佈施，是世間法的施主。真正的大施主是佛，佈施智慧。真做到了法佈施，纔是一切世間的福田。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衆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德菩薩說，維摩居士教訓我這一頓之後，在當場的婆羅門衆，就是印度的最高階級的種姓，有兩百人受他感化，發了無上大徹大悟求佛道的心。

「我時心得清淨，嘆未曾有。」善德菩薩自己聽了維摩居士所說的法，就心得清淨。一個人學佛第一步，就是要心念清淨，這很難。大家學佛不管多久了，此心能夠常清淨嗎？

「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值百千，以上之，不肯取。」善德菩薩當時得了利益，心得清淨，就跪下禮拜維摩居士，把身上掛的很貴重的瓔珞珠寶，解下來供養維摩居士。當時印度規矩，身上掛了許多寶貝，你看菩薩的塑像，身上都掛滿了，中國就不掛，風俗不同。可是維摩居士不肯接受。

「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再說一次，古代居士同法師地位是並行的，年高有德，悟了道學問好，相貌莊嚴，樣樣條件具備，纔夠得上稱居士。現在有些年輕人給我寫信，都自己稱起居士來了，我看了就往邊上一擺，一點道理都不懂，不管他信裏寫得再客氣也都沒有寫通。善德菩薩就求維摩居士接受珠寶供養，而且隨便他怎麼處置。

「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衆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櫻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善德菩薩說，維摩居士見我那麼樣懇求，才接受我的供養，拿到手就分成二份。首先拿一半供養給法會上最窮的窮人。另外這一半，維摩居士把它供養給他方世界的難勝如來，這是八十八佛中的一佛，最殊勝的佛。當時在場的大衆，馬上看到上方出現光明國土的難勝如來，維摩居士供養在佛身上的瓔珞，這時變成了四根柱子搭起的寶臺，這宇宙沒有阻礙，大衆都看到了佛國土。

這裏不是述說神話，尤其你們出家的同學，更要注意這一段。《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是佛法傳入中國最早的三部經，你們要去看。《四十二章經》有講，供養十億個羅漢，還不如供養一個緣覺，供養百億個緣覺，還不如供養一個佛，供養千億個佛，還不如供養一個無修無證的道人，根據本經我說供養一個無心道人，還不如供養一個世界上最窮苦的人。你看佛法是出世的還是入世的？佛法注重社會的救濟。在本經中，維摩居士在法會中供養一個最窮苦的人。你能供養世界上最窮苦的人，就比得上供養一個佛。所以不要搞迷信，爲什麼要燒什麼、化什麼東西？這錢爲什麼不能拿去社會上多做一點好事？這就是佛法的真精神！因爲你能供養下方世界這樣窮苦的人，就等於供養了上方世界的難勝如來，上下是一樣的。往往很多宗教徒只會向上供養佛，對於社會貧苦的人理都不理，這根本不是佛法。這裏維摩居士作個榜樣給你看。

「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維摩居士現神通，給衆人看了他方世界佛土，又告訴與會大衆說，假使佈施的人，以平等心佈施供養最下等的乞丐，所作的功德等於是供養了佛，是真正種了福田。我常講，學佛的人決不能起攀緣心，例如看到人時心想，也許這人用得着的，也許這人可以幫自己忙的，這都是攀緣心，要無條件的佈施出去。好像到過年時，有些同學想來供養我，名字也不寫，紅包往我桌上一放，我看了火就大，不可以這麼做！當然我很感謝你的誠心，但是我不需要，我要的是你能真的去學佛，真的行菩薩道，乃至把這點錢去社會上做些有意義的事都好。我不是不要錢，我是最要錢的人，我要做很多的事，沒有錢怎麼做？我寧可上課收費，出賣知識而不弘法。但是如果家境不好又有心學的人，不但不收一毛錢，還要幫他。但是對有慳吝心的人，我非要他拿錢出來不可，即使勉強他，他不高興我也要做，這是爲了使他養成佈施的習慣。

維摩居士接着說，能這樣佈施，等於大慈悲，不是爲了求果報纔去法佈施。你一求果報，像是做生意的心理，就完了，是錯誤的。

「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時毗耶離城中有一個最可憐的人，看到維摩居士神通智慧的力量，聽了他的說法，也發起了無上的道心。要注意，現實的社會中，最富貴的人不會發心學佛學道的，因爲他的環境沒有痛苦，沒有這個刺激嘛。再者，富貴中人沒有時間跟你學佛的，尤其是現代社會的有錢人太忙，可以說他們一分鐘都不得空。不要說富貴的人，像我的忙碌你們就想象不到，有時眼睛在看東西，嘴裏吩咐人做事，耳朵還聽電話。所以我最受不了講電話長篇大論的不停，尤其許多女性都如此，兩三句話就解決的事，非要拖着講，這都是一種習氣。同樣地，最下等人也不會發心跟你學佛，因爲被生活痛苦所逼迫，心裏沒有一秒鐘清淨。所以一個病到極點的人，你還要他念佛是外行空話，他念的只是痛，你先把他病痛解脫了，他纔有時間和精神唸佛。你們這些佛婆婆佛媽媽去探病，不要亂講外行話，病人痛得要死還能唸佛的話，這個人也不用你勸了，他能把病痛丟得開，已經成功解脫一半了，他還要聽你勸？他不勸你念佛已經是客氣了。

記住，佈施下等人、困難中的人，同供養佛一樣，這是《維摩詰經》上卷最末一段的精神所在。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因此，善德菩薩也表示，他不夠資格代表佛去探維摩居士的病。

「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其它每一位菩薩也都不敢去。

《維摩詰經》的經題是《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是這一部經的全稱。怎麼叫做不可思議解脫？我們到最後再作結論。維摩居士是一位在家佛，這是佛法大乘精神所在，真正成就不一定要出家。當然並不是說出家不對，出家解脫固然更快更好，但是在家也一樣可以得成就，得解脫，真正得解脫不在生活的形式，或一切的外表。

維摩居士以生病作爲說法的因由，一個人有生命一定會有病。正應了佛學基本的四句話：「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鹹歸死。」假有的生命最後一定是死亡，由生到死之間，老病不過是死的前奏。所以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這個前因後果的關係，不需要等到後果來到才知道。佛說：「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對智慧高明的人，「因」一敢動就知道結果了，因裏頭就含有果，普通人要到結果出來了才知道。所以菩薩怕因，不輕易種因。比如兩個人講話意見不合，彼此態度開始不對，自己都不曉得自己情緒變化，不高興就擺出臉色，這一來就有了因，人家反應的結果當然不好。還有，跟人講話先皺眉頭，本來很好的事，人家也不願意聽了。你有時跟人開個玩笑，但後果怎樣有沒有想過？言者無心，可是聽者有意，別人不認爲是玩笑。古人因爲開個玩笑把命送掉的例子不少。菩薩有這樣的認識，所以畏因，凡夫要刀殺到頭上才知道。

像我剛纔要他們關後面的窗子，因爲那兩位同學坐在窗口，風對着背上吹，背上腦後這些穴道風吹進去，就最容易傷風。當時還不覺得，過幾個鐘頭或者第二天就難過了。這你們打坐千萬要注意，有智慧的人坐下來會先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兩位畢竟是凡夫，坐在那兒還涼快，等明天流鼻涕了，可能還不知道怎麼起的。要是老年人這麼一坐下來，明天可能要送醫院了，傷風引起肺炎就麻煩了。

維摩居士因病而說法，菩薩有沒有病啊？得了道成神仙，可以做到不食人間煙火，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食人間煙火還有沒有病呢？照樣有病！即使欲界的病不生，可是還有色界的病。初禪天的人可以做到不食人間煙火，免除了火災，可是水災免不掉，還是要進修。所以菩薩還是有病，不同的病。連佛跟佛見面時，也彼此問候兩句外交辭令：「少病少惱否？衆生易度否？」前面《弟子品》中也提到，釋迦牟尼佛生病，還叫阿難去化緣，化到維摩居士家裏去，結果給痛罵一頓。

所以我們的肉身要注意好好調養，我們有的修道朋友認爲自己做功夫本事大了，可以調整自己的身體，結果病得一蹋胡塗。你有這樣大的本事嗎？四大色法很難弄的，不到成佛階段是轉不了的，能夠轉色身，那你已經成就了，這是第一。第二，有許多人有一點點醫藥常識，結果自己自作聰明亂喫藥，那都是自求速死，要特別注意。

#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詶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衆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鹹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實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衆，及諸天人，恭敬圍遶，入毗耶離大城。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衆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牀，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牀。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殷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癒，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衆生，愛之若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癒，菩薩亦愈。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曰：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爲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盤。說身無我，而說教導衆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衆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是故於我不應生着。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衆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爲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即是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爲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盤等。所以者何？我及涅盤，此二皆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衆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爲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爲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爲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爲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爲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彼有疾菩薩，復應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衆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舍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爲衆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着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慾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慾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爲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爲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爲污行，住於涅盤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伏衆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衆生，而不愛着，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衆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着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衆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盤，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衆，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一部經是維摩居士藉病說法，如何解脫生理的困擾。上卷講佛的小乘弟子，每一位成就的優點也正是他的缺點，因此只算是小乘的羅漢，不能入佛菩薩境界。《維摩詰經》中卷第五品開始進入大乘菩薩，由文殊菩薩代表佛去向維摩居士探病。後世《天女散花》這齣戲，就是由文殊師利菩薩出場這裏開始的。文殊師利也翻譯成曼殊室利，我二十幾歲以前寫佛學文章的筆名，用的就是室利，我不想用曼殊，因爲已經被蘇曼殊那花和尚用了。後來我也不用室利了，要利就利天下人嘛！爲什麼只利一個房間？

文殊師利是大乘菩薩中智慧第一，他的坐騎是獅子，代表他的根基，獅子一吼，百獸腦裂。現在我們這個劫數叫作賢劫，在這個劫數裏有千佛出世，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出世的佛，將來彌勒菩薩要來當教主，是第五位。第一千位成佛的是樓至佛，就是韋馱菩薩，他發願最後成佛，在成佛之前擔任護法。文殊師利菩薩是過去七佛之師，他們都受過他的教育，他同觀音菩薩於久遠劫來早已成佛，因爲他的弟子要到這個世界上來成佛，所以他這個作老師的特地來捧場，來輔佐佛的教化，地位等於是佛的教務長。

## 文殊菩薩來了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現在，佛要文殊師利菩薩，代表他去探視維摩居士。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詶對。」我們寫信給出家的法師，或者出家人寫信給自己的師父，可以用「上人」作尊稱。上人的根源出自《維摩詰經》，唐宋學者所作的詩詞送給法師的，就寫贈某某上人，在《全唐詩》中很多見。大家看的《唐詩三百首》，不過是唐詩中的萬分之一而已。上人也就是和尚，意義是人上之人，是第一等人。俗語：「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就是同一個道理。

詶對是應酬對答。中國文化中，小孩子從小教他「灑掃應對」的基礎教育，也可以叫作「應對進退」。我同朋友們說，現代人的修養失敗，家庭教育要從灑掃應對開始，都沒有學，以爲在學校掃掃地就是灑掃。掃地要怎麼掃，環境怎麼樣清潔整齊，都要受過嚴格的訓練，否則是不懂的。現代的孩子好像不大管這個，現代人應對就更差！許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對長輩、對老師說的都答「對」！「對」是對平輩或小輩用的，對長輩、對老師要講「是」！現在我也聽慣了，希望他們講「對」就好了。剛纔某某同學帶了太太來看我，太太坐在一邊沒坐端正，他就當面糾正，他可是受過嚴格傳統教育的，但我還要幫他太太打圓場。現在時代不同了，文化的重新建立，不是一兩個人說說就行的，很難了。

講到「詶對」兩個字的重要，包括了應對進退。什麼是應對進退？不是見人進一步行個禮，走時告退時退一步。進退是作人對一件事該做、不該做，該答應、不該答應的進退之間，其中的應對是非常難的。應對進退實在是作人的基本教育和態度，中國人叫儀禮，儀表態度是作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儀禮都不行，何況大禮！比如有某某同學，再三說要做事，我讓他來這裏上班，他每次一來就先去打坐，那還做什麼事？這進退之間就是不懂。這個進退的學問太多了，又像有些學生，進入人家的客廳，應該往哪裏坐都不會，乃至喫飯拿個筷子和碗都不對，有什麼辦法！

文殊師利菩薩對釋迦牟尼佛說，唉！這一位上人啊！很難應付的。一般人差一點的，到他前面動輒就要捱罵的。爲什麼呢？

「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文殊師利菩薩這一段話，好像是官場中對皇帝下的命令委婉表示很難，但雖然如此，還是得去。好像我常常叫同學去做什麼事，「唉呀！老師啊！這……那……」的，我一聽就討厭，真不堪受教。

文殊師利菩薩，首先說維摩居士「深達實相，善說法要，」，這八個字就要了命。大徹大悟，得道成佛菩薩的境界，纔有實相般若。實相無相，真空妙有。換句話說，維摩詰以在家居士身成佛了。不但成佛，還能夠說法，使一切衆生，自利利他。我們講教書的例子，善說同不善說的差別很大的，好多年前有位同學師範畢業之後去教化學，他用教詩詞的境界去教化學，把化學公式套在詩中講出來，非常受歡迎，這就是善說。哪像你們有些同學出去說法，站在臺上兩眼向前瞪，誰也不管，講得是滿口學問，但是一點效果也沒有。善說法要是很難的，尤其在這二十一世紀，把佛法做到善說法要更難。維摩居士能做到「深達實相，善說法要」這個境界，已經不得了了。

接下來，「辯才無滯，智慧無礙」，這個辯纔可不是強辯，而是一切問題到他前面都解決了，都不成問題，他都不用腦筋想了。用腦筋想是世間的聰明，他到了實相般若境界，那智慧就如珠之走盤。有些人很會講話，一聽就知道是歪理強辯。真的辯才無滯的人，只有成了佛的人。任何法門，不論世法、外道，都可以到達佛法最高峯。古德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何以能做到辯才無滯？因爲智慧無礙之故。

《維摩詰經》這裏的每一句話，都是我們修道成就的標準，真悟了道的人，就具備這些條件。大家學佛不要狂妄，自己拿每一條來對一下，能做到深達實相嗎？能做到善說法要嗎？能做到辯才無滯嗎？能做到智慧無礙嗎？拿智慧無礙來講，我們這裏學佛的幾位，在社會上一般都覺得是智慧很高的，但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處處在障礙，可是還覺得自己了不起，狂妄無知啊！造的是很糟糕的因！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一切大乘菩薩佛法，一切法門，包括外道魔道，任何一種戒律規矩，沒有不知道的。「悉知」，又是一個第一次出現在這本經的詞語，後來在中文信函中，尤其是長輩的口吻，常用到「來信知悉」。居然也有學生寫信給我，「老師您來信知悉」，完蛋了。講到這個，還有學生都作了大學教授了，給我的信封上寫着「南師懷瑾」，南師就南師吧，算了。但他把「師」字寫到邊上，「懷瑾」寫到中間，他以爲是對我恭敬，唉！剛剛相反。信封上寫「南先生懷瑾」是給郵差知道寄給誰的，「懷瑾」兩個字可以偏到旁邊，表示自己不敢稱先生的名。但是在信的內容，你就不能把長輩的名字偏到旁邊，否則極爲不敬。唉！對這些傳統文化教育怎麼教？我真急死了！現在的教育部懂不懂這個還是個問題。

「諸佛祕藏，無不得入。」若我們問，佛法修持裏面有沒有祕密？有。但是對於最高的祕密，禪宗六祖答得最好，祕密在你那裏，不在我這兒。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卻見不到自己的本性，這是公開的祕密，衆生卻不知道。比如宇宙的祕密，我們現在知道有電是很平常的，但古人幾千年來就不知道。虛空中還充滿了許多其它東西，是目前科學所不知道的。

大家看佛教密宗很祕密，其實不是，它都有道理的。悟了道的人來看密宗，就覺得一點都不祕密。真道並沒有祕密，每個人對佛法的究竟，深入程度不同，這是人性最高的機密。唯有成了佛的人，纔對一切佛的祕密統統瞭解。譬如，我問你們，西方極樂世界爲什麼叫阿彌陀佛？你說是無量壽、無量光的意思。爲什麼是西方？爲什麼東方佛土有藥師如來長壽佛，那也是無量壽啊！何以南方的佛名寶生如來，是什麼寶啊？寶生佛是怎麼成佛的？他用哪個法門？一切佛法講空，爲什麼北方是不空如來？那北方有什麼啊？爲什麼中國文化的帝王是坐北向南？所謂南面而王，而坐西向東的卻是當老師的師位？這些道理你們懂嗎？我不提你們有沒有想過，恐怕等你們舍利子燒出來了都不知道。所以諸佛法都有祕藏，這就是祕。維摩居士以在家佛的身分，對一切佛的祕藏、奧祕，都深入進去了，他在上方世界早就成佛了，是金粟佛，故意到下方世界來，示現居士之身。

「降伏衆魔，遊戲神通。」一切魔障對維摩居士都沒有辦法，本經上卷提到大魔王都怕他的，連帶來的魔女都被他照單全收了，最後魔王只好向他投降，請他歸還魔女。既然他能降伏衆魔，爲什麼病魔還沒有降伏？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他對病魔的處理。雖然如此，有時對於世俗的魔還只好避開，一跳出紅塵就避開了世俗的魔。要能深入世俗，降伏世俗的魔，就是大出家了。維摩居士還具備一切神通，一切在家、出家，世俗、出世對他而言，只是遊戲而已。真的神通是大智慧的成就，這是他成道的條件。你們學佛的覺得自己有點開悟了，對一對這個條文，這就是戒條，哪一條你做到了？講起話來言詞不清，我常訓你們的：言不壓衆，言詞不清，條理不明。講了半天話，要點在哪裏都不知道。貌不驚人，又沒有威儀，威儀不是兇樣，也不是擺一副死相，而是功德成就了，一到那裏就有那個氣度，就像花香或電感一樣發出來。

「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這是說維摩居士一切智慧，一切方便法門都成就了。文殊師利菩薩向佛報告，這位上人難辦了，他是這樣境界的人。但是佛既然吩咐了，文殊師利菩薩也只好去了。

「於是衆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鹹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實時八十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文殊師利菩薩一答應要去，在座所有的人，都要跟去看鬧熱。要去的有大菩薩、佛弟子、欲界天王玉皇大帝釋提桓因。講到釋，中國出家人本來是保留原來姓氏的，例如從智法師姓李的話，就叫李從智。到了南北朝以後，出家人纔去掉俗家姓氏，一律改姓釋，是追隨釋迦牟尼佛的意思。跟文殊師利菩薩一起去的，還有大梵天、四天王等。他們心裏想，這兩位大士要對話，一定有好戲看了。同時又有八千位菩薩、五百小乘人、百千天人都要跟去。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衆，及諸天人，恭敬圍遶，入毗耶離大城。」文殊師利菩薩就帶着他們，進城探病去了。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衆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牀，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牀。」維摩居士有他心通的，那一邊大衆決定要來，他就感應到了。維摩居士就用神通，把房間裏的東西都搬空了。這個要注意，是在點題，我們講心房、心室，你要心念能空，才能空掉物質。剛纔講有的人一臉死相，就是腦子裏空不了，業力現到外形上了。維摩居士是大富人，房子是很大的，文殊師利菩薩要來，他把房子縮小了，變成了一丈見方。後來廟子和尚住的房間叫方丈，就是這樣來的。十寸成一尺，十尺叫一丈，這叫合十，我們合掌也叫合十。維摩居士念頭一動，就把房間佈置好了，成爲空的房間，沒有東西也沒有侍者，只有一張牀，他靠在牀上。因爲都空掉了，文殊師利菩薩大概也不用找門房，就一直進去，看到空的房間。這就是維摩居士用環境來表示道。可是還有一樣，他還在牀上。「指月錄」記載宋朝有一位高官的女兒，在家修道成功了，自稱空室道人，後出家爲尼，名智通，典故也出自於此。

文殊師利菩薩可是帶着羣衆來的，就這麼一丈見方的房間裏，要容納百千跟從大衆，不知道是人變小了，還是房間變大了，這就是維摩居士的智慧神通。

「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對話開始了，維摩居士說，善來文殊師利，是倒過來的語句，就是文殊師利你來的好啊！你有來嗎？沒有的。我們有見面嗎？沒有的。沒有來嗎？這纔是真來。沒有見嗎？這纔是真見面。這是最高的文學、最高的佛法。文字好像很容易，你做得到嗎？你在這裏打坐時，可不可以回家去看父親？

宗喀巴大師十九歲在西藏出家，出家後晝夜忙於修道，母親病了也沒時間回青海老家，只有請人畫了自己的像，送去老家給母親。畫像送到媽媽手中，打開一看，畫像中的人就開口叫媽，母親看了非常高興，知道兒子已經成道了。釋迦牟尼佛上忉利天爲母親說法，他的弟子想念他，就用檀香木刻了一個他的像，釋迦牟尼佛從忉利天回來看到自己的像，他就對像說，究竟你是我，還是我是你？他還與像彼此問訊。據說這一尊像後來流傳到了中國，歷代都有記載，不過近幾百年就不知道下落了，這些故事就是不來相而來。

再看人類五千年曆史，這些人都來過了，諸葛亮、劉備、曹操都來過了，我們幾十年下來頭髮也白了，過去的事情都來過了，有沒有？不來相而來，你要從這裏去參、去體會。有位法師前幾天跟我提出來，要回去省親，那我不能不准他的。他回去過了沒有？他現在還坐在這裏。假如今天坐飛機去美國，在地球表面位置來講，你是去了美國；但是地球本身是轉動的，從虛空的位置來講，你又轉回來了這個位置，也是不去相而去。懂了這個道理，生死也一樣，肉體老病去了，你那個能生老病死的沒有動過啊！

同樣，不見相而見，哪裏見過面？現在大家在一起上課見面，等一下就散了。所以說，世上無不散的筵席，你說散掉了，也沒有散，那個影像還是在的，沒有來過也沒有去過。《金剛經》講：「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永遠都在這裏不動。維摩居士對文殊講的第一句話：「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不可思議解脫的道理已經給你說完了。你只懂了這個理還不算數，要能夠證到了，你就算成功了，就真正懂了佛法了。

有些同學埋怨，老師越忙離我們越遠了。其實我們不遠也不近，永遠在一起。有一位美國學生真了不起，他一句中文不懂，一天早上要來跟我談禪，談了一個鐘頭，他講英文我講中文，最後他要上飛機了，我說請他去喫早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再見時他說，老師，我們永遠在一起，沒有分手過。所以這個智能不在文字言語上的。

《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法，中國講禪宗的，乃至於講大密宗的，都特別注重這部經。它是個頓悟法門，所有說法都針對形而上道而講的。所以讀《維摩詰經》有很大的好處，可以開發我們解脫的智慧。但是也有壞處，一般人很容易學了些口頭禪，落入狂妄。例如上面講的，「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禪宗的機鋒轉語就是這樣來的。後來就被濫用了，如有人問出家，他答，不出相而出，不入相而入，無家可出，無家可入。這類的狂話很多，文學境界很妙，自己到底沒有證入，反而不好。

事實上，依形而上道來講，道理是對的。維摩居士和文殊師利兩位大士的見面，是以第一義諦的立場對話。如果瞭解現代科學的觀念，就更可以證明佛法的真實道理。宇宙萬有一切現象，都是生滅法，來去、是非、善惡、生死等等，都是相對的，都是「相」，能生諸有之相的那個，沒有動過，生而不生。能使萬有相對的那個是絕對的，不屬於相對的。但同時也沒有一個絕對的存在，一有絕對的存在，它又已經是相對的了。它是什麼呢？是諸法空相。這些用物理、化學，聲、光、電的道理來說明，是完全正確的。

剛纔維摩居士對文殊師利說，你來了等於沒有來，我們見面了等於沒有見。我想到我們這裏有位老同學，修了幾十年了，身體老病不堪，我正在主持寒假打七的時候，他的朋友打電話來告急，後來他過世了。臨終照顧他的朋友後來跟我談，「老師，他認爲自己很有把握，往生西方沒有問題，你說呢？」我笑一笑說，「大概有一點吧，中間還要迷途的啊！能夠再來得一個人的軀殼，已經很不容易了。」這個事談何容易！在哪裏看出來呢？就在他還在世的時候，看他的定力，看他所做的事。我拿這一件事要講的是，這位老同學過世了，走了沒有？不去相而去。所謂看不見的是肉體而已啊！那個自性並沒有動過。能夠把握到這一點，就沒有生離死別的苦難。一切只是相的變，自性是寂然不動的。

現在，文殊菩薩答話了：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是的，居士，是這樣的。文殊菩薩怕跟着去的小乘菩薩們不瞭解，就再加以引申：

「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來去只是個現象，比如你說早上的太陽到晚上就下去了，這只是對現象講。雖然形而上是沒有邏輯可言的，我們假如勉強用形而上的推理來看，假定真有個東西來了，已經來過了就沒有第二次來了。宇宙的生命、萬有的現象是生生不已，像流水的浪頭一個接一個，當我們看到第一個浪頭過去了，下一秒鐘看見的浪頭，已經不是先前的浪頭了。假如我們認爲浪頭有來過有生過，那後面就不可能有再生的，因爲後來的不是原來的那一個。同樣道理，過去的東西，如果認爲死亡了的話，那現在就沒有死亡，因爲已經死亡過了。

凡夫衆生只從現象界看，認爲是有來去有生死，其實是沒有來去，沒有生死的，來了等於沒有來。我們看自己小時候的照片，那決不是我們，完全是兩個人，那個肉體、那個一切早過去了。

「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什麼理由呢？一切萬有現象沒有個來去的根源。一切宗教哲學，都在追尋最初造物的是什麼，是誰在主宰，最初的現象幾時開始的。佛家的結論是：無始之始，像一個圓，每一點都可以是起點，都也可以是終點，而所謂始點與終點，只不過是人爲的假定。宇宙的法則是圓周性的，是圓滿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能生滅去來者，無生滅去來。我們坐在那裏，莫名其妙地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從哪裏來的？來者無所從來。你如果要拚命去找它的來源，你花個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找吧！去的呢？去者無所至，能去到哪裏？終點也就是起點。所以，因中就有果，果中又含因，無始無終，無來無去。這也是《華嚴經》的道理：「因賅果海，果徹因源」，是宇宙萬有的因果關係，因含着果，在果上去找因，因果是同時的。

「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凡夫衆生因爲不瞭解這個理，見不透，沒有徹悟，只相信我們自己眼睛所見，而眼睛所見是沒有真見的，看見的都是假相，靠不住的。站在凡夫境界講，你們諸位現在看見我，我也看見你們。但是還是假的，我們第一眼看見這個現象，這個現象已經過去了，不可得。又比如我們房中的這個電燈，我們看着它好像一直亮着，學過光電的人就知道，當你剛接通電源的那一剎那，電的功能產生的第一束光，生了就消散了，因爲後面源源不絕的電力，才使得這燈持續發光，那第一束光一見就不再見了。更明顯的是蠟燭，你點燃之後蠟燭雖然一直髮光，但是蠟燭也不斷地變短小。過去認爲蠟燭燃燼就沒有了，現代的物理學告訴我們能量不滅，能量與質量互變，也是不生不滅的。

這個道理與心的道理是同樣的，你們學佛法就不要沈迷在宗教中鑽牛角尖，要了解科學纔可以更透徹地瞭解佛學，佛學是大科學。「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說明自然界一切物質的現象，一剎那一見之間就已經過去了，我們覺得正看着的已經變去了。你第一眼看到這個人，一剎那間這人的身體已經新陳代謝變化了。這個最明顯的是看嬰兒和看老人，你一個月不見嬰兒，他就變樣了，我們也說七十歲以上的朋友，若一個月不見就要打電話問候他一聲，八十歲以上的，更要三天兩頭打個電話。

唐人崔塗所作的一首〈旅懷〉詩，起首是「水流花謝兩無情」，也可以用來註解《維摩詰經》的「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水流過去了不會再回頭，江水東流一去不回頭嘛！花謝了明年雖然再開，但已經不是今年的花了。所以水流、花謝這兩樣是毫不留情的。這首詩的文學意境很深，有些離鄉背井多年的老朋友是讀不下去的。下面還有好幾句，今天不講詩，就不再說了。（全文是「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裏，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摧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你們愛文學的同學，更可以引李商隱的兩句詩作結論：「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乃至引用到歷史哲學，像《三國演義》卷首的：「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樣就懂了「所可見者，更不可見」。

第一義至高無上的道，被文殊菩薩和維摩居士兩位，拿來隨便一番對話，真只能說是「千古絕唱」。文殊菩薩的講話藝術一流，你們如果有人作外交官的，可以好好學他。他響應上維摩居士之後，話一轉、又說：

「且置是事」，就是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談了。再談下去，他們兩個恐怕要扯一部六百卷經典了，那還得了，所以文殊菩薩趕快收場。

「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你看，他真是最好的外交官，他問候說，居士，你這個病還忍得住吧？治療有沒有把病情改善？好一點了吧？

「世尊殷懃，致問無量。」佛非常關心，叫我代表他來問候。致問無量，是無限的關心和想念。這個文章你們寫信就可以學了。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文殊菩薩這裏的問題也是問我們大家，這就要參了。人活着就有病，爲什麼會生病？爲什麼會老？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你這個病是怎麼引起的？病了多久了？怎麼樣去掉這個病？在座各位可能年輕的比年老的還要多病，天天都在感冒，不是頭痛就是流鼻水。現在我要問，「諸位青年法師、青年居士，是病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你們一定答覆，「我也不知道怎麼引起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這就很可憐了，自己病了不能自療。這就是話頭，是大問題。人怎麼會生病，不是問怎麼得了傷風感冒或是得了癌症，不是這個問題，是問這個生命爲什麼會生病？

## 衆生病菩薩也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人的生命本來就是個病態的生命，宇宙萬有現象也是個病態的萬有現象。從文學藝術角度看，這個世界多美麗啊！紅花綠葉描寫得或畫得多美。你寫好了畫好了就病了，你累了嘛，累就是病。我們不把累當作病，它就是病因。生命就是這麼個生滅現象，非常疲倦。你反省一下，在人生路途中，不管你什麼年紀，你隨時感覺到很疲倦。也許你們諸大菩薩不感覺到，我這個凡夫隨時都感覺到很疲倦。有時同學勸我多休息，我不是身體的疲倦啊！是心裏疲倦，尤其和你們在一起，好疲倦。

生命有病是什麼道理？維摩居士回答，他說，一切從癡所生。癡就是有情，佛經翻譯衆生爲有情衆生。我過去在大學教書，很多年輕人來問我愛情哲學，什麼是情愛慾？我說，這三個字不管怎麼分類都是混蛋，總而言之都是荷爾蒙在作怪。當荷爾蒙昇華了，沒有慾唸了，就成了愛，愛再化掉了，就成了情。情就是癡的根本，情加濃一點就是愛。情像葡萄酒，滿好喝但是很醉人。愛就不同了，像白蘭地。欲像高粱酒或伏特加。都是酒，醉人的，是各種癡。生命就是癡來的。前面講的那位剛過世的老同學，他在臨走之前還跟照顧他的朋友說，不用擔心，我還有十二年好活。自以爲有定力很有把握，結果連這個都不知道，還說中陰有把握，都是吹牛。中國人老話說，好死不如賴活，病到拖着一個破爛的身體，仍留戀得不得了，也不願意爽快地走。爲什麼？癡啊！

今天下午還有個老朋友，都八十歲了，我跟他說現在可以放下了，他說：就還有這一件事，等搞好了就放下了。我說：從古到今，哪一個人真把事情都弄好才走的？他說：是啊！我也懂啊！我說：你懂就現在放下。他說：唉！這……等這一點弄好了就可以了。這就是癡！很難了的。你能夠把癡了了，就差不多了。一切都在癡中，你以爲白癡叫癡啊？越聰明的人越癡！那個李商隱的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實際上春蠶到死絲還不盡，還給人去做衣服了！又如清詩，「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多情不見得講男女之情，就是癡的表現，壞夢不容易醒，好夢還想多作一會兒。後來我有位女學生，把第二句改成「好夢由來不願醒」，改得真好！

講了半天，一切衆生都是癡。你們有學淨土宗的，你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什麼？小本《阿彌陀經》說，你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永遠不死了。在那邊好好的學佛，也不怕沒飯喫，不怕沒房子住，男的還不怕討不到太太，女的也不怕嫁不掉，因爲無男女相，地方又好，七寶行樹……，所以你想去。我問你，你貪不貪？癡不癡？因此而發願者，非貪即癡，這是大癡大貪。能夠去掉了這個大癡大貪必然往生，淨土現前。學密宗的想要往生哪個佛的國土，還要神通具足，長生不老……也是癡。我常跟人講，我乾脆發願活五百年，省得再來一次，住媽媽肚裏的旅館十個月，一輩子還不了感情債。現在想想活那麼久挺麻煩的，老朋友跑光了，年輕人談不攏，這不好辦啊！到了一百歲還要被人當個活寶，放在什麼地方展覽，日子也不好過！修個長生不老做什麼？兒子孫子都跑了，曾孫子看我這老頭怎麼還不死，唉！這些思想都是癡。有癡就有愛，有愛你就有病生。這是維摩居士的回答。

這裏有一個重點要了解，維摩居士說「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他是說客氣話，是拿自己來表演，說一個重大的道理。換句話說，這個生命就是因爲有癡有情，纔有愛。十二因緣裏頭，愛在中間，有愛則有取，都想抓住，接下來纔有生，有生就有病。中國的文字也很妙，我們說「生病」，有生就有病。任何一個東西存在，就有病態。病與不病之間，是一個大哲學。文殊菩薩問病從哪裏來？維摩居士答是從愛而來。愛從什麼地方來？從癡而來。學佛都知道貪嗔癡三個字，我看大家修三輩子也難斷掉。要不貪、無嗔、不癡，太難了。

講到癡，我前幾天和兩個老朋友講到有一幅翁同龢寫的字，要八萬塊錢，其中一人立即說，便宜啊！我一聽，好了，你們不要再說了，「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我拚命要戒這一方面的嗜好，你們兩個一左一右不要起鬨了。收集字畫也是癡，市面上買到的字畫都是前人癡心收集來的，然後被後代不肖子孫給賣了，上面還印着前人的圖章……你現在買了將來交給誰啊？一切在癡中，能夠無愛慾無癡情就真解脫了。所以病從哪裏來？從有癡有愛來。這是第一個道理。

第二個道理嚴重了。

「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你問怎麼生病的？大菩薩生病是爲衆生而生病。他說因爲一切衆生皆在病中，所以我非病不可，假使一切衆生有一天無病無痛了，就是了了生死了，我也就沒有病了。這裏的我就是，有我在，所以有病。有我存在，就有痛苦，就有煩惱，就有生病。一切衆生個個無我，歸到本來清淨元明去了，就當然不生病。所以一個人活着，想要無病無痛是做不到的，要不病不痛不生不死，除非你證得涅槃，成佛了。一切衆生得度，就無病痛了。維摩居士給我們點題了，點題是點出文章的要點所在，要點就在這裏了。

「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文殊菩薩你問病幾時好，我這個病永遠不得好的。要曉得六度萬行皆是菩薩的痛，慈悲喜捨也盡是菩薩的痛。慈悲就是癡，喜舍就是愛。菩薩者菩提薩埵是也，雖然覺悟了，還是未免有情。菩薩是最多情的，堪稱是大衆情人。因此說，要不病，除非情愛皆滅，衆生有病則菩薩必病。

「所以者何？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一切大乘菩薩沒有跳出生死的。再嚴重地講，諸佛菩薩都沒有跳出生死，都是再來人，爲什麼？因爲要度一切衆生。《楞伽經》卷一說：「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佛並沒有走開啊！還是再來，佛菩薩都是再來人，都在這個世間。菩薩的願力是要度衆生，所以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入輪迴，有本事跳出去而不跳。所以菩薩是「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他已經得到了般若智慧，跳出了三界，三有就是三界。可是因爲慈悲要度衆生的緣故，自己不入涅槃，這是智悲雙運的境界。他還在六道輪迴中滾，可不一定變人啊！算不定變牛變馬變蟲都有的。要度衆生，就得有這個本事，挑得起這個擔子。算不定變了螞蟻，被我們開水一燙就死了，他成了螞蟻就燙得死。可是爲什麼要變螞蟻？要度螞蟻啊！必須變了螞蟻才能說螞蟻的語言。

既然菩薩入了生死輪迴，就會有病。要想無病，除非你了生死，這個問題的答案早就有了，你沒有了生死以前就會有病。所以維摩居士引申說，如果衆生都了生死了，菩薩也無病了，就不需要到這個世界來了嘛！所以菩薩的病從哪裏來的？對不起，也是從癡情來的，大慈悲就是癡。這些道理文殊師利菩薩當然也懂，他不過在跟維摩居士兩個唱雙簧，一唱一答，講給大家聽的。

「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癒，父母亦愈。」比如有位老前輩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假如病了，作爲父母一定也會得病，因爲晝夜照料兒子累病了，或者過分擔心而生病了。等到兒子病好了，父母病也好了。在座各位有子女的，都有這種體驗，只有那些未來的父母親不知道。古人說，「養子方知父母恩」，自己當了父母才知道孝道的嚴重，沒當過父母只是口頭禪，這也是八萬四千法門當中的一法，你當了父母就知道了。孝道就是對父母的愛所起的感情。

「菩薩如是，於諸衆生，愛之若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癒，菩薩亦愈。」菩薩愛衆生，就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因此衆生病了，菩薩當然也病了。衆生病好了，菩薩也好了。衆生都有煩惱，而衆生有的煩惱菩薩都有，他還多一個煩惱，就是煩惱我們。這話光是研究佛學是不容易懂的，要在世法中當過家的人才懂，不經過的人是不會懂的。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維摩居士說，你又問我，這個病是怎麼來的，唉！是大悲心引起的啊！清朝雍正皇帝題過一個觀世音菩薩的香贊，可以用作說明

三十二應露全身拯救衆生渡苦津

只爲慈悲心太切卻將覺海作紅塵

首句講三十二應身，是引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說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次句說觀世音菩薩，爲了度一切衆生跳出苦海。第三句說，觀世音菩薩慈悲心太切。最末一句是說觀世音菩薩，已經成佛了，但還是跳進紅塵來。菩薩的境界本來是要度衆生的，結果是反被衆生度。這個問題討論到這裏，文殊師利菩薩一看維摩居士辯才無礙，怕他再說下去，記錄起來也麻煩，趕快打住，就問第二個問題。

## 空室引起的話題──空解脫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居士是大富貴人，爲什麼現在房間裏空空的，連一個侍者也沒有？「空室」是心空，上面已經講過了。維摩居士把房間變成「方丈」大小，這是印度觀念。中國文化叫「方寸」，還要小，就是心。中國古話說「但存方寸地，留爲子孫耕」，你心地好，會給後代子孫好的影響，有好報。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你們要注意，所謂真正的淨土，也沒有七重欄楯、琉璃爲地等景象，那是爲了我們這個欲界衆生而說的。真正的淨土也了不可得，連淨都無所謂淨，那纔是真正極樂世界的淨土，涅槃清淨。維摩居士對文殊師利菩薩說，你怎麼說起外行話來了？一切佛的國土本來就是空的，心空了、念空了，佛土就現前了。

「又問，以何爲空？」他們兩人針鋒相對，文殊師利菩薩就問，什麼叫作空？

「答曰：以空空。」空就是空，你有個空的境界早不空了。下面講到空也空。你不要以爲保留一個空的境界是悟了道了，你得了個什麼？你就真得了個空的。

「又問，空何用空？」文殊師利菩薩又問，既然空了，還怎麼去空呢？

「答曰：以無分別故空。」因爲你不起分別心了，空也空掉了。你覺得沒有煩惱，沒有妄念，很清淨，認爲是空了，這正是分別心，正是妄念。不起分別心，無所謂空，無所謂有，把空也空了。

「又問：空可分別耶？」文殊師利菩薩又追問，空還可以分別嗎？這裏關鍵來了，文殊師利菩薩一刀就殺進去了，好像捉住了維摩居士的把柄。

「答曰：分別亦空。」維摩居士眼睛一瞪，分別也空啊！我們現在講話、你們聽話，就是分別心。分別心在哪裏？不可得啊！聽過了就過去了，不來相而來，不去相而去，所以分別本身就是空的，爲什麼分別不可以空？

有一個人就是在這裏開悟的，是誰？永嘉禪師。他是天台宗的，他自己曉得悟了，自己信得過。但是有個同參道友，勸他找人印證，威音王（古佛）之前，你無師自悟可以，威音王之後，你無師自悟，隨便肯定下來，恐怕是天然外道。所以他就從浙江到廣東找六祖，見到了六祖，圍繞三匝，振錫而立。六祖與他對話時，永嘉曾回答：「分別亦非意」。就是說，分別也空。六祖就說：「善哉。」

「又問：空當於何求？」文殊師利菩薩好像在和維摩居士打擂臺，一拳拳打得虎虎生風。又問：怎麼達得到空？這好像在替我們問，坐了半天兩條腿痛的要命，空不掉喔！空在腿上求嗎？還是在心中求，還是哪裏求呢？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麻煩事情來了，說起六十二見有一大堆，我只有補充資料給你們了。如果詳細講六十二見可以拖上幾個月，這裏不細說了。一切八十八結使也好，六十二見也好，我們每一個心理意識，每一個心理狀態，都在其中了。見就是觀念，我們心裏許多主觀的觀念困擾着自己，解脫不了，但實際上每一個觀念每一個思想本身就是空的。妄念本身是空的，你不要另外去找一個空啊！你打坐時在找空，那個空就是妄念。你知道是妄念，它當下就空了，就解脫了。所以空要在六十二見中找。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文殊師利菩薩又問了。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所有的佛法不論淨土、密宗、禪宗、天台宗，乃至五月端午的糉也好，都是要你解脫的。你被自己的感情觀念困住了，所以不得解脫。我告訴過你們，學佛要學解脫，學道就要學逍遙。結果你們學得苦死了，既不解脫又不逍遙，何苦呢？還不如去喝咖啡看電影跳舞好了，不是既解脫又逍遙嗎？一個個舉止都不得了，看到別人，喲！這樣不可以的，阿彌陀佛啊！一臉怪相。文殊師利菩薩毫不放鬆，一個接一個的問題。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請問，怎麼解脫呢？

「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只向自己內心去求解脫。你還去哪裏找解脫？你心不解脫，要求別人有什麼用？這個時候維摩居士也怕了，看到文殊師利菩薩，一劍一劍的殺進來，也要擋一擋了，這個對手很利害，你會講，他就會問。不能再給他間下去，趕快見風轉舵。

## 維摩居士的侍者

「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仁」是尊敬的稱呼，寫信如果相當尊敬對方，不論對方是出家或在家人，都可以稱他「某某仁者」，這是很客氣的稱呼，而且對長輩對平輩，甚至晚輩都可以用。他說：先生你不是問我，爲什麼旁邊沒有服侍的人嗎？告訴你，我的侍者多得很，那些諸魔外道不規矩的，都是我的侍者。

「所以者何？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爲什麼呢？先說什麼是魔道，貪戀三界，貪戀生死，貪戀情愛慾，不知道本空而抓一切有，就是魔道。我們學佛的，常常罵這個是外道，那個是魔。自己想想看，你完全解脫了情愛慾了嗎？如果沒有，那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就是魔罵魔。被三有困住，沒有跳出三界，皆是魔道。魔是抓有，所以衆魔樂於生死。我們講這個世界苦啊！要跳出苦海啊！你看，我們現在已經晚上九點半了，跳舞廳正開始熱鬧着，你去問問，他們不說我們是瘋子纔怪。他們如果來到這裏，一定奇怪我們這一班瘋子在做什麼！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是正常的，我們是莫名其妙的。這叫作衆生顛倒，究竟是我們錯，還是他們錯，我不敢下定論，你們去下結論吧。

衆魔固然樂於生死，菩薩也不願意跳出生死，你說菩薩是不是魔呢？這叫自願作魔，雖然討厭生死，還是自願在生死輪迴中度人。如果菩薩沒有這個肉體怎麼度人？你讓維摩居士叫觀世音菩薩，你看叫得來吧？你說你在夢中打坐時看到過，那是你意識的變化啊！他要現身給你看，就非變成肉身菩薩不可！這個話說錯了我負責，我下地獄！所以，諸佛的肉身成就，也即報身成就，是如此之難啊！你們要懂這個道理。

菩薩爲什麼要在生死之流中滾？爲的是要和凡夫一樣，照樣入胎，住胎十個月，出生後，照樣昏頭昏腦，照樣十幾歲以後看個什麼《禪話》，然後要打坐，忽然悟道，忽然成功，幾十年後忽然度衆生，然後忽然翹辮子，然後又忽然再來投胎，你說多笨啊！魔固然笨，菩薩是瞪起眼睛在笨。所以肯瞪起眼睛上當的人，是第一等人。

「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什麼是外道？心外求法叫外道。把自己那個法門自己那個觀念，抓得牢牢的，念個什麼神祕的咒子，可是病還照樣生。現在很多人把一些西藏喇嘛當神。我在西藏時他們都對我說，大乘根器都在你們漢地。東方國土的人要往生西方，不曉得西方國土的人要往生哪一方？現在這些人一看到喇嘛，喲！活佛來了！淨土有什麼了不起，阿彌陀佛我都會念。我說你就是不會念！阿彌陀佛就是大密宗，你就是不懂！你有這些觀念，你就是外道，心外求法，把自己的觀點抓得牢牢的，把菩薩也抓得牢牢的。菩薩看一切外道魔法都可以解脫，沒有那個法門他不會的，所以他作菩薩。爲什麼？因爲一切衆生愛好不同，佛菩薩開的是百貨公司，你要買啥他就賣啥，反正把你的生死了了，菩薩的目的就達到了。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爲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衆生病從四大起，四大是地水火風，這不光是佛學理論，也是研究醫學的根本哲學，形成中國秦漢以後的病理學。佛說四大的每一大，就有一百零一種病，比如傷風是屬於風大的病，再發燒了就是火大，咳嗽有痰了就是水大。四大合起來有四百零四種病，這還是大歸類。四大綜合起來，就更多了。每一種病都隨時可以使人死亡，如年紀大的人得了傷風感冒，稍不留意就引起肺炎，那危險就大了。佛學裏有另外一套醫病方法，有一些不同的方子，這些方子大部分收集在孫思邈着的《千金要方》中，是佛家乃至道家的醫藥。《千金要方》裏面，奇奇怪怪的方子很多，比如有一個禪定方，打坐喫下去容易入定。大家一聽，一定想要老師把這個方子配出來，給我們喫喫看。哼！你們靠藥入定還行嗎？但是它有沒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十幾年前我還配過，給幾個人吃了，的確有道理。可是要得到大定，那是得配合用功夫的。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問，大乘菩薩應該怎麼樣來慰問開導有病菩薩？這意思不是我們真的去慰問菩薩，而是說，得了病自己要怎麼樣理解，怎麼樣求解脫。換句話說，自己怎麼樣觀想。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維摩詰經》裏面所有提問的菩薩，包括前面的小乘弟子，最後都成佛了。他們目前是現比丘身，現小乘羅漢像，但是提的都是大乘菩薩的問題。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不病的，我們現在覺得自己很健康，那只是假相，都是在病中，不管你頭暈還是眼睛看不清，都是病。這個世界就是病態的，沒有一個人是正常的，除了一個人，就是成佛的人。慰喻有疾菩薩，不只是指生病住醫院的人，平常我們就是病人，這一點要特別注意，是《維摩詰經》傳佛的心要。

## 如何對待病和病人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維摩居士告訴文殊師利菩薩，我們不需要別人安慰，要自己瞭解真正佛法在哪裏。佛法都說身體無常，是靠不住的，不是永恆存在的，是隨時可以死亡的。老子有一句話：「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我們的身體帶給我們的拖累太大，甚至於說一切的業障，一切的痛苦、煩惱、憂悲、七情六慾，多半是由身體上來的。身體是四大組合而成，也是業報的大總彙，是業報之身。成了佛的人，這身體就轉成善報的應化身。身體對我們的障礙非常大，比如你們打坐坐不住，兩條腿又痛又麻，你心想清淨，可是腿子不饒你，就是身體的障礙。你坐了一兩個鐘頭，覺得疲勞，其實你心理有疲勞嗎？不見得，心理的疲勞是因身體引起來的。

昨天我們幾個老朋友在一起，講到來投生有沒有把握。恐怕在座的誰也沒有把握，誰也不知道哪一天來投生，怎麼生下來的。過去我認識的幾位修道有成就的老前輩，親口對我說過，「要我再來投生絕對做得到，但是現在要我自己走，沒這個本事。」當時我們聽了覺得很奇怪，要投生有把握，要現在死居然這麼難死。等生活的經驗多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求生固然不容易，求死也很難的。你說可以自殺，你去試試看，投冰怕冷，上吊怕悶氣，喫安眠藥怕死前受不了那個痛苦。前天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在香港一個朋友，喫安眠藥自殺，吃了藥之後再喝酒，再吞止痛劑，就是怕痛。可見求死不容易的。你說功夫修到的人，把兩腿一盤，就再見了，這要多大的定力？要有相當成就的人，或者可以做到。

所以佛在世的時候，有小乘的阿羅漢證得了性空，但是這個身子還不能了，就自殺了。討厭這個身子，煩極了，要喫飯又要上廁所，喝了水又要去屙尿，吃了喝了都留不住……。佛經在戒律上講明瞭不可以自殺，自殺是犯罪的。當然每個宗教都反對自殺，據說自殺的靈魂連閻王也不要，因爲在他的簿子上沒有登記，時間還沒到你就作了逃兵，不行的。既然地下不要，天上也不收，人間又回不來，所以據說是很可憐的，比一般作鬼的還慘，漂泊無依。

因爲明知道此身無常，所以許多得道的人厭離此身。維摩居士告訴我們大乘的道理：「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這個身體沒有什麼好討厭的。這句話大家聽了一定歡喜，世界上沒有人不喜歡自己身體的，都自以爲自己漂亮，看不起別人。還不只是身體，連衣服的美醜都要爭。這個身體沒有什麼討厭的，因爲身心是一體的，玄奘法師撰的〈八識規矩頌〉，對阿賴耶識有頌曰：「受燻持種根身器。」身體也是你心所變的。這一生是男、是女，相貌如何，是否多病，遭遇如何等等，都是你前面業識的種子帶來的。所以「種子生現行」，一切都是業報，此身是報身。不管是什麼樣的報應身，這個肉身同我們的自性、自心是三位一體的，也就是真如自性、意識的心、肉體，三個是一體的。身心是一體的兩面，假如認爲身是無常，而厭離於身是不行的。

我常說，現在沒有真正的密宗了，當年我們在西藏看到很多不知道是喇嘛還是麻辣，高明的不太多。聽說現在高明的很多，我不知道，反正中國人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只要是外來的就有道。幾歲大的喇嘛就有人認爲是活佛轉生，在那裏一邊摳鼻子一邊喫瓜子，也是有道，是師父。哪個有道、哪個沒有道是這麼看的嗎？你怎麼曉得是轉生不轉生？轉生就算有道嗎？轉生不能算有道，教理都不通的！學佛不要自甘墮落，我有資格講，我去過西藏學過密宗的，過分的宗教色彩的迷信，就是墮落。爲什麼講到密宗呢？密宗的教理也有對的，它決不厭惡此身。你們有學密宗的，這是出自密宗哪個經典，哪個法本？它的教理根據在哪裏？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的文化《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就是重視此身。所以說「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也是這個意思，街上正在建築的高房子，牆邊是不能走的。這就是中國儒家的戒，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一個道理。愛惜你的身體就是孝順父母，因爲父母看到子女有病痛是會痛苦的。佛教大乘戒律也有這樣的含義，如果隨便把自己的肉體出一點血，等於犯了出佛身上血一樣的重戒，因爲此身就是佛身，算不定你明天悟道了，你就是佛的應化身了。對身體上作任何一點傷害，等於犯了大乘的殺戒。

真學密宗的人，他的洗澡水在倒掉之前，還要自己先喝三口呢！你覺得髒？爲什麼你要討厭自己的身體？這樣做的第一個道理是不垢不淨。第二個道理，你說身體洗下來的東西髒，可是你喫的東西都是這樣變化來的，過去施肥的肥料是用什麼做的？我在這裏還沒有看到過哪個學密宗的是這樣做的。密宗在佛前面供養什麼東西你看過沒有？看過纔怪呢！它連狗肉、驢肉等都端上來的，你恐怕想都不敢想的，還說什麼學密宗。到今天佛法的正法已經沒有了，但是方便法門還是有的，如果我不坐在這個位子上，你問我「老師，這個對不對啊？」我會說「都對」，這就是密宗。

厭離於身不對，執着此身也不對，這是中道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你去看病人，不敢對他說你還是快死吧。但是我可常這樣做，看到那些垂死重病的朋友，連手都舉不起來了，我就拍拍他的頭對他說：「你快走嘛！痛苦得要死，這個世界有什麼好留戀？」有的人會說：「我走不掉嘛！」「那就唸佛吧！」「我念不起來了！」「那你怎麼還可以講得出話來？」唸佛唸了幾十年了，既然有講話的這一念，爲什麼這一念不能唸佛？平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真是阿彌馱你這個佛。他不懂什麼叫唸佛，不知道念不在嘴上念，是心念之念，到那個時候，不要管嘴上能念得出四個字還是六個字，能心中念念有個佛就是念了嘛！唉！學佛幾十年了，功德也做了不少，最後都是如此！平常顯教、密宗，講什麼法都懂，般若真如連他家冰箱裏都有，到這個時候使不上，有什麼用？

我這幾十年來學佛學道的名人看多了，有的七八十歲了，冬天總只穿一件衣服還會流汗。睡覺也不蓋棉被，冬天只蓋條毛巾，一身也溼了，兩腳暖烘烘，功夫可好了。我說他搞不好會血壓高，人家說你亂講，還親眼看見他打起坐來身子懸空呢！我只好笑笑。最後不出所料，不是血壓高就是心臟病發。真修到此肉身能夠成就了，談何容易！你們誰想早死，我一定簽字批准，看你能死得了嗎？不要吹牛了。前兩天一個老朋友進了醫院，我去看他，他告訴我，醫生已經宣佈沒法醫了。他還交給我一包珍藏書，又要我在他身後幫忙關照他的太太，又向別的人交待後事。我看他這麼豁達，跟他說，你還死不了的。他有點懷疑，結果真沒馬上死。那種不想死的，見了我就哭哭啼啼，想多活一陣子，反而很容易死，已經嚇得半死了，怎麼不死。

小乘專講此身是苦，我告訴你，不一定是苦。一般講來，學佛證道的，多半隻能了了法身，到了中陰身，也就是離開肉身之後，纔有成就，沒有辦法把這肉體的報身修到圓滿。法身、報身、化身是三身，假如三身不能成就，在我的標準來看，就不能算開悟。你們打坐念頭空一空，得一點定境，就以爲自己悟道了，你那是悟了個食道罷了，必須要三身成就纔算。「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的道理在此。

「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無常、苦、涅槃是佛法的三法印，是佛法的基礎。無常、苦、涅槃，再加無我，是佛法的四根大柱子，但是佛在說《涅槃經》的時候，就完全相反，他變成說：常、樂、我、淨。原先的無常變了常，苦成了樂，無我變成有我，涅槃成了淨。淨土不是專指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一切衆生只要悟了道，就知道他本來在淨土中。小乘乃至不徹底的大乘，都是厭離苦、無常，而證取涅槃，認爲證得涅槃就永遠不來了。不只是一般人，連當代幾個大法師都這麼說。當時在大陸有這麼一位，不提是誰了，他就是持這種觀念，我倆單獨在房間裏，我痛罵他一頓，他講了許多理由都被我駁倒了。我提醒他，《楞伽經》上講，「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

你們千萬不要認爲，能涅槃就不來了，不來你還做不到。只是給你暫時請個假，百把年不來，三五百年不來的話，已經算給你很長的假了。大阿羅漢入八萬四千劫的定，在我們這個世界來說，算是夠久了，在其它星球世界是很短的，一下就過去了。就算入了八萬四千劫的有餘依涅槃，你也不可能不來，況且我們反覆講過，大乘菩薩要有「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的智悲雙運，但是許多學佛的朋友，始終搞不清楚這個觀念。而時下的年輕人，越來越自私，越來越小氣，自我觀念極重，真沒辦法，也就是業力越來越重了。大乘菩薩是不入涅槃的，沒得休息的。所以維摩居士告訴文殊菩薩，「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菩薩說身是苦的，但是決不逃避三界的痛苦，救世救人雖然是痛苦的事，但不會逃避。

「說身無我，而說教導衆生。」既然佛法要修到無我，但是如果無我了，誰來說法？誰來講經？誰來聽法？真正的佛法，在釋迦牟尼佛生下來就已經說完了。釋迦牟尼佛生下來走七步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開口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佛法就說完了。就是這個唯我獨尊，每個人都是這個我，你找到了就成功了。人人有一個本性本命，這個身體的我是假的，我們說話思想都是假的。每個生命都有個真我，你的真我找到了就是佛，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佛講這個話的時候，兩手這樣擺的，這是什麼手印，你們參！

佛法處處講無我，其實我們學佛的人，不要說做不到無我，就是無身都做不到。忘掉身體還不是個我，你還有念頭存在，一念之間就是我。學佛人的我，尤其厲害，處處有我，我的見解、我的學問、我的身體，這個我比普通人的還大。你看外面的人整天忙，晚上還要去玩，你問他的我在哪裏，他一定覺得莫名其妙。修持的人學了佛法，再加上壞個性，他的這個我就不得了啦！認爲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還有，我最怕在大學裏搞佛學社的同學了，搞其它活動的同學都很活潑，佛學社的同學，往往目光呆滯，衣冠不整，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希望大家正視這個問題，不要搞得所有佛學社團都如此。我年輕的時候，對這些團體，簡直是羞與爲伍。當然，我這又落入傲慢，也不對。有一年，有幾個大學生，要我爲幾所大學的佛學社的聯合活動講演，我推不掉，但是我說明不講佛學，就定了個題目叫「我與無我之間」。當時講的內容沒有記錄下來，我主要告訴他們，學佛講無我，誰能做得到？但是作人做事必須有我。你寫一篇文章，如果無我，你就寫不出來了，筆都不要拿了。任何一篇文章、一個藝術品乃至繡一朵花，處處都有我。人生處處有我，我要穿什麼衣服才合適，我要坐在什麼位置纔對。一部人類的歷史文明，無我就創造不出來，佛就告訴你，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但是在修養上，叫你無我，是無小我，不要執着現在假相的我，以爲是真我。

佛法的修證，在於找到生命的真我，無我是個方便法門。修證功夫要放下身心，放掉我這一念，纔可以證到涅槃清淨自性；在起用上，想成佛成菩薩，就要有我。你看，佛也有我嘛！阿彌陀佛的我，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形態，東方藥師如來的我，他的國土和阿彌陀佛的世界的我不同，北方不空如來，他的佛境界同別的佛又不同。十方三世諸佛，各有各的佛國土，各有各的我。佛佛道同，方便教化，起用功德不同，願力不同，作用不同。此我與那我彼此無妨，歸於一個大我。學佛這些道理沒有搞清楚，一天到晚無我，你無個什麼我？我與無我之間要去好好參究。

維摩居士這裏漏了個消息：「說身無我，而說教導衆生」，沒有此身，無此我，誰來說法？釋迦牟尼佛現在真是無我了，他歸到那個大我去了，我們看不見他，他也無法來說法，只好靠他的弟子們替他宣揚。所以必須要有肉身在此，才能教導衆生。這些都是中道義，要搞清楚。

「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此身是空的。我們常引白居易的話：「飽暖飢寒何足道」，那是無我，「此身長短是虛空」，這個身體不管活一百歲還是二百歲，總歸要走的。但這是偏於小乘的觀點，得道的人證到空了，身體死亡了以後他到哪裏去？涅槃是寂滅，可是他永遠不來嗎？沒這回事，釋迦牟尼佛和諸佛都是再來人，否則怎麼叫大慈大悲？所以大乘菩薩不說畢竟寂滅，不說永遠寂滅不來。

以上這幾段，維摩居士是說了無常、苦、空、無我，這四個法印。

「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學佛第一步先懺悔過去的罪業，怎麼樣不入於過去？不被過去困住了？用中國文化來解釋，最簡單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犯了錯，但從此不再犯，也就是顏回的不二過。六祖在《壇經》上講懺悔，懺過去之罪，悔是未來永不再犯。像你們常常二過，口口聲聲講懺悔，都是在騙人騙自己。真是大丈夫的人，連懺悔兩個字都不講，他就是痛改，對自己毫不客氣的。

這些道理都是大道理，因病而說法，只有文殊師利菩薩問得出來，只有維摩居士答得出來。一個代表出世的大士，一個代表在家佛。我們這裏的章同學寫了一篇文章，強而有力的提出來，維摩居士是真正傳佛心印，是真正禪宗的傳統。這是絕對的正知正見，我支持他，這就是研究佛學。

現在維摩居士藉生病，一個善問，一個善答，剛纔所講因爲衆生有生命就是病，這個世界就是個病態世界，我們的生命是病態的存在，解脫了這個病態就成就。但是解脫了，這個病態就沒有了嗎？有！能解脫了，這病態的生命就變成最美的生命，至真至善至美，這個世界就沒有什麼遺憾，也沒有無常、苦、空、無我，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國土。不相信，你看人造衛星高空所照這個世界的照片，你才知道這個世界的可愛，比他方佛國土還要可愛。你說你在下面覺得這個世界髒得很，那是這個世界的塵渣子，包括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灰塵渣子。這裏比淨土還要好，不是隻有乾淨的香的一面，還有髒的臭的一面，有它特殊的味道。

所有其它的佛經典，對這個世界都是厭惡悲觀的，認爲人生是痛苦的。《華嚴經》則不然，主張這個宇宙一切的一切都是至真、至善、至美。如何做到呢？只有一念明心見性就做到了，你就看到真實的一面。換言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世界生、老、病、死，無常、苦、空、無我，是一個影子。你沒有看到這些現象的後面是常、樂、我、淨。《維摩詰經》中這一段，他們二位唱的雙簧，是在說明一個佛法的至高無上哲學道理。

「以己之疾，愍於彼疾。」這是學佛的精神，因爲我身體不好，而同情別的身體不好的人。這一生多病多苦的人，更應該慈悲，不要光坐在這裏，要多到外面去幫忙貧苦的人。你們學佛的居士們，以爲出兩個錢就好了，叫你去醫院，去收容殘障兒童的地方，你決不肯去，決不慈悲，這是個事實。在醫院或貧苦地方，只看到修女神父去服務的，幾乎沒有看到佛教徒。很多佛教徒講慈悲的道理比誰都多，只有對自己是真慈悲。人生誰無病痛無苦惱？如果自己是近視的人，你就要想辦法爲近視的人服務。因爲自己有病，你就要多照顧病人。可是我看到的，自己有病的人，不會照顧病人，都是先照顧自己，我第一。

「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因爲自己有病，就曉得前生種的因不好，多生累劫不憐憫病苦中人、不佈施藥。越自私的人，他生來世越是多病多災多難。這一生多佈施，他生來世長命百歲，無病無苦。佛法處處是因果，你這一生一直在病中，是前因不好。若不從前因懺悔，再因生病而更只顧到自己，這個現行又變他生來世的種子更不好了。我從小多病，現在也多病，合了杜甫的話：「多病所需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而我每次病了都有高人送藥方，名藥名醫都來了，大概因爲自己多病，肯結善緣吧。所以我也喜歡給人喫藥，你有病我給你喫藥，你以爲我好心？不是好心，是想求得來生，一有病就有人給我喫藥，對不對？還是做生意的辦法。笑話歸笑話，你能如此發心多施醫藥，不要等到來生，你此生就可以轉了，變成少病少惱。可是你們當中肯佈施別人醫藥的不多，接受人家佈施的人太多，甚至有的人經常在這裏拿藥，吃了哪幾種藥自己又不記住，有病再來找我，我忙得不得了，要你自己去拿藥喫，又不曉得喫什麼，那你就該死吧！

維摩居士在這裏告訴我們，自己爲什麼會生病？應當認識是你過去世無數劫的痛苦累積而來。因爲如此，你現在就應該也想到衆生的痛苦，要發願去幫助一切衆生，這就是佛法。我一再說，經典就是戒律，我們對照一下，做到了嗎？有時同學們告訴我，老師，我前幾年就是這樣做的。我說，是嗎？可是你今天有這麼做嗎？你這麼說不是等於在打自己耳光嗎？你爲什麼不永遠這樣發心，這樣做呢？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要憶念自己如何去培養福，像剛纔講的，你要反省爲什麼不能持續精進下去，爲什麼過去有做，現在不做？你們年輕人光想求慧，想開悟，是求不到的，因爲你沒有福報。福德是修善行來的，你沒有去修善行，只有在消福。《金剛經》講的兩件事，就是福德和智慧，但是它強調福德之重要，有大福德才有大智慧成就。你再去看看，就會懂了。你天天在偷懶在消福，這樣哪能成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得道是多生累劫無量細行而來的。

「念於淨命」是要念念做到什麼是淨命，能修到淨命，這個色身就轉了。我們現在的命，是五濁之一的命濁，是不乾淨的。你再參看《阿彌陀經》的西方極樂世界，就知道什麼是淨命。西方極樂世界裏也有鳥，可是那邊如果沒有業力怎麼會有鳥？經典告訴你，那都是諸佛菩薩的化身，縱然化成鳥，還都是在唸佛念法念僧，都是淨命而來。我們學佛修持到淨命的境界，報身可以長存世間，就是佛的弟子們有所謂的「留形住世」，我們在前面曾經提過。

「勿生憂惱，常起精進。」你注意，這不是勸世文啊！都是做功夫要修的。我們日常人生，都是在煩惱憂心的境界中，這裏叫你勿生憂惱，念念常起精進之心。

「當作醫王，療治衆病。」學佛的人應當發心成爲大醫王，大醫王就是佛，不但能治人肉體的病，還能治心理的病。

「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這一篇就是佛的戒律規矩，要這樣去探病。全篇說明瞭生命的真諦，也說明瞭慰勞病苦的真諦，也說明瞭修持的真諦。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這個世界是個病態世界，那麼應該怎麼樣調伏其心，怎麼觀心？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這一段就是教你要觀想什麼，參什麼，這是學佛的人，在病苦中最需要的東西。

前幾天我去醫院看位老朋友，這一位你們都認識的，他修行打坐有四五十年了，平常功夫很好，他的師父還是有神通的。這朋友佛經道理都懂，結果風癱了，現在躺在醫院話都不能講。我進去把他手一抓，就問：「怎麼樣，好點了沒？」他那時眼淚就掉下來，想講但講不出話來。我告訴他，「不要講話了，你學佛那麼多年，到這個時候還放不下這個身子！你要走就快走！要活就拿出勇氣活着！空掉這個身體的觀念就會好的。」我接着說，「我懂你的想法，理論你都懂，功夫也用了幾十年，到現在你覺得爲什麼會這麼苦，功夫豈不是白用了？都在後悔中。」最後我告訴他，「沒事了喔！過兩天就好了！」再接着告訴他，「萬一要走，從這裏走！」探病卻叫人家快走，大概也只有我這種人。上一次看一個心臟重病的朋友也是如此，我告訴他，你早點走吧！我也許還活個幾十年，你再來我還可以抱你，還來得及，何必留戀這個爛身體呢？

但是，這些學佛修持幾十年的人，到了最後還是捨不得這個老朽不堪的身體。他如果要活下去也可以，把這個身體空掉，觀身無常，觀空。病就病嘛！病你的嘛！病就是魔，那個魔到結果是什麼？橫豎是死嘛！你這樣觀，反而好得快。如果你憂心忡忡，這個那個的，你就病得越來越重，中了魔的詭計了。

學佛要真看開，不是空話，你們年輕人幾十年以後就知道了。學了一輩子佛，如果臨死之際用不上，你何必學佛修道呢？就算冒充也要痛快一點嘛！剛纔講的那位風癱的朋友，我雖然告訴他沒事了，可當時一點把握都沒有的，生死無常，你只好看得開了。你可不要把這個當笑話聽了，真佛法就是要你提得起放得下，真看開了，這一下就過去了。有什麼難？

維摩居士告訴你：病從哪裏來的？都從前世種子生現行，業力果報帶來的。比如前生懶惰，這一生就給你胖一點，多拖累你一下。這不是理論啊！都是真的。都是「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肉體上的病還沒什麼嚴重，最嚴重是心理的病。比如感冒了頭痛，你心裏覺得好像越來越痛，那就真不得了啦！瞭解了這個心理，就解脫了，知道都是一念來的，這一念是虛的，是自己欺騙自己，是「無有實法」的，都不真實的。現在用力掐你的腿一下，覺得痛嗎？你那個能知道自己痛的，是不會痛的，不要被騙了。你將來生了病，就用這個辦法對治，你懂了就解脫了。痛、苦是沒有實法的。像我昨天只睡了兩個半鐘頭，我現在頭是暈的，可是到了這裏都要丟開的，不管了。再累再忙，了不起就是死掉，「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奉獻完了就好。

你們年輕同學一天到晚抱怨身子不好，你怎麼會不病？你的心已經在病了！一切唯心造的。像現在課堂上，好多同學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其實他腦子是昏的，一句都沒有聽進去。他的能知之性，被這頭腦氣脈昏的現象困住了，如果能知道是這個身體四大的腦子在昏，我把這個能知之性脫開身體，它就拿你一點辦法沒有，一下子腦子就清爽起來了，它魔不到你了。生老病死都是魔啊！你覺得頭昏腦脹記憶不好，都是從妄想顛倒諸煩惱生，都無有實法，這裏頭是空的，沒有痛苦，沒有難過。

能參通了這個，「誰受病者」誰在受病？再告訴大家，據我的瞭解，古代修道成功的人，多半是年輕時多病的，因爲多病所以肯研究自己，才成功了，反而活得長。無病無痛的人，他不在乎，所以死得快。算八字的知道，如果這人身子有點毛病反而好，「帶疾延年」，反而長壽。「誰受病者」，也就是無我，這理論你都知道，到了有病的時候，你的這個「我」，卻比平常更難解脫。這時真要參通「無有實法」，本來空，死也空，空也空。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爲什麼呢？這個道理不用學《維摩詰經》，就應該懂了。我們身體是地水火風組合而成，像這個房子由水泥、鋼骨、磚頭、瓦塊、木料拼湊組合的，假名爲房子。地水火風不是我們的主人，身體裏沒有個真我。我，是誰呢？在這個身上，也不在這個身上。有位禪師的偈子：「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我們的主人翁，那個作主的、能知的，不在這個身體上。

「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是故於我不應生着。」病是怎麼來的？由於一切衆生執着我相，由於我執，所以有病。大家平常都懂這個道理，但是有病的時候就過不去了。因此，《維摩詰經》告訴我們，有病的時候正好學佛參禪，這個時候能參通，纔可以了生死。懂了這個道理，就不應該執着我相。

「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衆生想，當起法想。」理論上知道一切唯心，不用維摩居士講，各位學佛的早知道了，病本在心。但你真有病痛，這個心空不掉，我相丟不掉。這個心起了我相、我想，纔有這生病的感受，越來越嚴重，也是業報。既然知道是業報，就空得掉，但是大家知道而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空談這個理，說得一定要行得，否則就犯了妄語戒。要去除我想及衆生想，應當起法想，就是要參透佛法的事理。

## 念與解脫

「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這裏傳大家一個觀想修法，在生病的時候，應該起一個念。這個念不是思想，但是離不開思想，所以叫思念，有那麼一個作用，它可以離開身體而存在。你們有發高燒的經驗吧，燒得迷迷糊糊的時候，你什麼都不想了，但是你曉得現在自己病了，那個就叫作念。我們現在坐在這兒想來想去的，都是妄想，不是念。到臨死的時候，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或者阿彌陀佛這四個字，都沒有了，但是這個念頭要掛着。

念又可以說就是相思病，這是廣義的相思病，不只是男女之間的想念。你那炒股票想發財的心理也是念，時時關心股票的價格。你有沒有去想呢？沒有，但是心裏又隨時放不下來，這就是相思病，就是念。你把這種戀愛、炒股票的念轉爲唸佛，也就可以成就了。這個念成就了，等到身體四大分離的時候，你把身體放開，讓它痛苦，但要把握到這個念，一剎那之間，擦！一下，就像烏龜脫殼了，就飛上天了。這一念堅定了，沒有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一般人唸了一輩子佛，到了臨死卻不知道這一念，因爲身子的痛苦或者腦細胞燒壞了，沒有辦法把南無阿彌陀佛這幾個字符串起來，但是那個能唸佛號的，一念到這個就是了，不須要把每個字符串起來。你見過阿彌陀佛的像，到那個關頭，一念之間就是這個像，能做到這樣，即使不往生，再投胎來的時候，一定相貌好又聰明，決不會墮落。這個時候的念不是無知，不是妄想。

維摩居士要你起這個念，觀「衆法合成此身」，到這個時候要曉得，這個身體是靠不住的，「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念念在佛法中，不管一切生滅。今天生病，明天好一點，這都是生滅法，就是虛妄、空的。

「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一切因緣自生法是各不相知的，比如我們從醫學常識知道，身上有白血球、紅血球，但這是理論，你真的知道嗎？你碰傷一塊地方，有細菌進入，白血球就立刻把這個地方包圍起來，這是誰下的命令？比救火隊動作還快。身子裏頭忙得很，你知道嗎？諸法各不相知。這是其一。你再體會一下，我現在這句話講完了，下面一句我要講什麼？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們思想前一個念頭跑到哪裏去了，自己都不知道。後一個念頭還沒起來，要想什麼，自己沒有把握，它突然會冒出來的，所以諸法各不相知。這像流水一樣，前一個浪頭起了，它不知道後一個浪頭；後一個浪頭起了，它也不知道前一個浪頭去了哪裏，各不相知。但是一切衆生，尤其是不學佛的人，在不相知中偏要求相知。

因爲一切都是緣生的，所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像我們的念頭，像物理世界一切的變化，都是如此。生病也是這樣，你感冒了，就是諸病各不相知，來時不言我來，去時不言我去。你幾時會感冒，你根本不知道。你喫藥醫好了，幾時好了也不知道的，感冒走時又不會通知你一聲跟你道別。講到政治也是，社會中每一分子都各自獨立的，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你在這個道理上參通了，不管你學顯教還是學密教，都會有成就的。

「彼有疾菩薩，爲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即是大患，我應離之。」生病也是個緣，什麼緣？病緣。有時人生個小病玩玩也蠻好的，尤其是忙中人，很想偶爾生個小病，就可以推掉很多事。有時聽說某要人病了，什麼病？政治病，藉生小病躲避一下。這個道理你們年輕人還不到這個境界，要用生病來躲避，可見人生多麼痛苦了。

懂了諸法各不相知的原則，都是緣起的，緣生緣滅的，你就成功了。可是你又被法困住了，被理困住了。就像我說許多學佛的人，一臉佛相，滿口佛話。有同學講電話，跟對方說要「供養」什麼東西，我在一旁聽了就罵，講什麼供養，講把東西給了人就是了嘛，偏要用供養，爲什麼滿口佛話。學佛久了以後，講起話來就用另外一套術語，這就是學佛不通。大乘菩薩學通了的，嘴裏沒有這些術語。什麼「般若」「供養」「佈施」「因緣」都是術語，你跟不懂的人就不能用這套，要用普通的話來講。很多朋友對我說，來這裏跟你聊聊很好玩，可是你那些學生不正常。我說，對！這些學生不正常，滿口佛話，一身佛氣，非要作個莊嚴的樣子出來不可，多討厭！所以社會常看我們這一羣人是瘋子。

學了佛法容易被法困住的，任何一行幹久了就有職業病。像我當老師當久了，就愛罵人了，看人都不對勁。我一出去到外面就隨和得很，像前一次，人家一定要請我喫飯，還請了教育部的次長作陪。喫完了飯，這位次長對我說，「老師啊！我學了個東西，你終席沒有喝過一杯酒，沒有喫過一點東西，沒有說過一句話。」人家敬酒我也要舉杯作個樣子，每一道菜我也沾一點就放下了，人家說什麼我就說「好，好，是啊，是呀，謝謝。」我決不會像你們一樣，擺個道貌岸然的死相，犯職業病。人家恭維我世界聞名，我就說沒這回事。說我學問好，我就說我是跑江湖的。說我懂禪，我就說「我只懂饞，來來來，快喫，快喫。」

我一再說，學佛是學解脫，學道是學逍遙，結果很多學佛的人既不解脫又不逍遙。維摩居士告訴我們要解脫要逍遙，怕你被法困住了，所以他跟着說，「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即是大患，我應離之。」你學佛學得滿嘴佛話，滿臉佛氣，那就是衆生顛倒。本來好好一個人，又油漆上這麼多東西。人生已經被很多繩子捆起來了，結果想解脫這些繩子，又到解脫繩店裏買了些繩子，菠菜（般若）啊，金菇（真如）啊，再往自己身上捆。所以說：法想也不對，法想也是顛倒。一念顛倒就是大毛病，還是要丟離。

「云何爲離？離我我所。」怎麼離呢？第一，先無我，像我剛纔講的去外面喫飯的例子，在那個場合就那個樣子。離我，不要端起個樣子，有的青年，他的衣冠打扮，處處就是表現我，討厭死了。人到無我是非常好玩的，行雲流水。去買菜的地方就買菜，去喫飯的地方就喫飯，到了作官的地方你就是官，到了該作狗的地方你就是狗。第二，要離我相，也要離我所，我所有的一概放掉。我相我見是根本，像身體是我所，好像是屬於我的，可是畢竟不屬於我，因爲還是要還給天地的。

「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怎麼離我、我所？要離開兩個東西。

「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那兩個東西，一切放下，不念內也不念外。你們用功不是念內就是念外。閉着眼打坐，都念內做功夫，喔喲！氣脈動了，放光了，不得了。你正是禪宗祖師罵的「黑漆桶」，你以爲是無我，其實全在我中。再不然，睜開眼，就被外相轉動，我所就來了，我所見的，我所聽的。所以要離我、離我所，怎麼離？要離內外二法。那要離到哪裏去？不在內不在外，難道在中間？不，是要「行於平等」。

這「行於平等」四個字，看起來好像很明白，如果你功夫不到，根本就不會真懂它的意思。「行於平等」是眼睛張開，在外法的時候，不覺得在外，也就是忘我了。一做到一念忘我，就無所謂內外中間。眼睛閉着，在靜在定的時候，也不覺得是靜是定，連這個境界也拿掉了，這個觀念、這一念拿掉了。如此就無所謂內外，行於平等，你們要好好去體會。

「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再進一步問，什麼是平等？前面叫我們無我，你無到哪裏去啊？你天天無我無我的，包你瘋了，你做不到無我的。我中就是無我，這是「我等」，平等。我講一聲我，一聲講了就沒有我了，我本空嘛！什麼是「涅槃等」？涅槃就是我，那個就是人我，真空了那個空就是我。《維摩詰經》說的都是大法，悟進去了是徹底的成就，不是理論，經典會看了，可是沒有到心上來是沒有用的。你以爲離開了身體，空了以後才得個涅槃嗎？一切衆生本來皆在涅槃中，沒有另外一個涅槃啊！《楞伽經》告訴你，「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涅槃在哪裏？涅槃就在現在。什麼是寂滅？《法華經》告訴你，「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現在即在寂滅中，從生到死並沒有動過。

「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什麼理由呢？我本空，涅槃也空。得道了，空也空的。有個空的境界，就已經是我見了，而且這個空的境界是我所，我所起的，我造的。學密宗的修持得那麼辛苦，見光啊！不得了啦！我說你五塊錢買個電池，立刻放光！那都是所起行相，非究竟的。

「以何爲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什麼叫作空？空不是有一個境界的，你有一個空的境界就完啦！就是我所，就着相了。空是個名詞，你知道了就放下。有人聽了放下就又有了個放下的境界，有人說，他這一堂坐得很好，在放下的境界中。你說他放下了嗎？空與無相無念只是學理上的名稱，你抓住個境界，已經不是了。

「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你得到了這個道理，寂滅是空，生死也是空，念念皆空，也沒有空的境界可得。正如我跟你們講的準提法，「亦無虛空之量可得」。你真達到這個境界，雖然有病也等於沒有病。但是學佛的人有個大病，比住醫院還痛苦，是空病，抓住一個空。你看有些居士，你告訴他做這件事可以多賺錢的，他說，「喲！我們學佛的人是不貪利的。」但是他要不要利呢？「有時要的，要喫飯嘛！」統統是矛盾的，被空所困。所以空病是菩薩的大病，要空病也空，空的境界都放下。

禪宗有位天王道悟禪師，他開悟了，有次得罪官府，官府派人把他抬起來丟到水中，衣服都沒溼，大家馬上就皈依他了。他臨死時生病，「唉喲！唉喲！」叫痛。徒弟受不了，請他不要叫了，再叫下去給外邊聽到，大家臉都丟光了，師父神通到哪去了。他說，喔！這樣啊！我現在叫痛，還有個完全不痛的你知不知道？徒弟說，不知道。他說，你過來，我教你。徒弟湊過來，他在徒弟耳邊說，「喔喲！喔喲！懂了嗎？」徒弟說不懂。他把枕頭一摔，腿一盤，就走了。你去參參看，參懂了你就懂《維摩詰經》這個道理了，「唯有空病，空病亦空。」

## 如何調伏除病

「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你懂了吧？唉喲！唉喲！是痛的，喔喲！喔喲！是不痛的。大菩薩境界，「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感受境界在他已經無受了。換句話說，唉喲！唉喲！同唱唱歌一樣的。這徒弟太笨了，他可以請師父痛起來時換成唱歌，師父一定乾的，反正都是叫嘛！得了道的人你看不出來的，同凡夫一模一樣，冷的時候他會冷，熱了他會熱，痛的時候，該叫的還是叫，不叫時就不叫，就是《中庸》的道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所以，悟了道的人等於未悟，但是他畢竟是悟了的，可是表面上是凡夫，你不知道的，他只是不具備叫做出家相的那個佛法。大乘菩薩，一切皆在世間法。諸佛菩薩真得道的，包括釋迦牟尼佛在內，沒有不來的，這個世界不來，別的世界他早去了，不逃避的。想離開這個痛苦煩惱的世界，想得定清淨，想住山修道，都是邪見。大乘菩薩亦不滅受而取證涅槃，不講空寂，因爲諸法本空嘛！哪裏證個空寂？你覺得有個空寂那是你的心假造的，是小乘的法門，《楞嚴經》把它列爲五十種陰魔最後十陰境界的魔，是外道之見。今天晚上喫飯時，有個同學講，他怕來不及學佛法了。你慢慢來，包你來得及，什麼是來不及？你趕個什麼啊？要趕到涅槃去啊？真正學佛法，一定要在這個地方搞清楚，搞不清楚，你所有學的佛法都成了外道之見，有如此嚴重。所以說「亦不滅受而取證也。」

維摩居士怕上面講的大法印你聽不懂，現在退一步來說，自己生病了，有苦，要怎麼去思想呢？我這一點苦固然是苦，想到世界上同我一樣生病的、痛苦的，太多了，怎麼去幫助他們？有些人做生意垮了，對我說要找某某人幫忙，因爲某某人有錢。我就告訴他，你全錯了，世界上真正同情窮人的是窮人，你找窮朋友幫忙不要找有錢人，因爲窮朋友知道窮的痛苦，可能還會借一點給你。所以生病的人要人同情，就去找個病人，傷心人對傷心人還差不多。你去找那個運動場上打籃球的人，請他們停下來同情你，那一腳就把你踢開了。

學佛的人身體有病痛時，知道病痛的苦，所以要去救助病痛的衆生，這就是菩薩行。我叫你們同學要發心，去醫院看那些殘廢和得了絕症的人，講了半天也沒反應，這就是禪宗講的：「皮下無血」，你參一下，什麼生物皮下沒有血的？告訴你吧，那是冷血動物。

「設身有苦，念惡趣衆生，起大悲心。」要念着地獄、畜生、餓鬼乃至人道中有病的衆生，菩薩道就在這個地方起行，不是去那個蓮花世界起行。到蓮花世界是留學去的，到了極樂世界，證得阿鞞跋致菩薩以後，都到十方國土廣行菩薩道。菩薩專向惡趣衆生而來，越苦難的時候越要來，也就是你們天天念《楞嚴經》的偈子：「五濁惡世誓先入」，能做到嗎？只有嘴無心也不必唸經了。

「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我自己把病治好了，也要治好一切衆生。我要的，想到別人也要。我有苦難，還念別人的苦難。我有好處，要想到給大家都有好處。

「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只去除衆生的痛，這個修法不除去。

「爲斷病本，而教導之。」爲了要斷除生病的根本，以自己的經驗，以自己的行爲，實際去教導一切衆生。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本。」什麼是生病的根本？是攀緣，就是我們的思想，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像爬樓梯一樣，一階一階上來。我們的心一天到晚在攀緣，要想求財、要求子，要這要那。《西遊記》中用猴子來代表這攀緣心，猴子不抓東西不舒服。因爲有攀緣所以就有病，求東西求不到就有痛苦，就生病，是病的根本。

「何所攀緣？謂之三界。」大攀緣是三界，我們普通在欲界中攀緣，要名，要利，要好看，一切都要。昨天有位同學來這裏，他在爲佛教做事業，做得很痛苦，又沒有幫手。我問他既然如此爲什麼不停下來？他說怕人家笑。我說學佛的人，稱、譏、毀、譽、利、衰、苦、樂，八風吹不動，你管人家笑不笑？要做的時候也不要人讚歎，直道而行。這就是在欲界攀緣，好名、好勝、好強。貪圖清淨是在色界攀緣。連清淨都不想，逃避了一切的一切，就跑到了無色界去了，還是在三界中攀緣。攀緣心不斷，病不能去，生死也不能了。

「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怎麼斷攀緣？一切無所求，沒有要求，只有佈施出來就算了，不想要求回報，身體和生命儘量佈施完了。「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你們要真實做到，不要嘴裏光念，連喫這一顆米都有因果的。至少要把這兩句話進到心裏去，能做到了，起而行之就是菩薩行。

「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大智度論》上龍樹菩薩告訴你，菩薩的打坐叫「宴坐」，是「不依身，不依心，不依於三界，於三界中，不得身心，是爲宴坐」。你們要學禪，打坐就要做到這樣才成功。也就是離內外二見。

「文殊師利，是爲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爲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爲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爲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維摩居士告訴文殊師利菩薩，這個心調伏了，就可以斷除老病死苦，這就是菩薩得的菩提大道，大徹大悟。如果不是這樣，你修了一輩子也白修的，永遠不會智慧成就，永遠也不會有利益。就好像與冤家敵人戰鬥，要一拳把他打下去就成功了。你修行所得的智慧就是你的勇力，若你沒有智慧，又不懂法門，修了半天只是盲修瞎搞。敵人戰不勝，攀緣妄想煩惱都斷不了，還修行個什麼？你永遠是失敗者，永遠是個可憐人，上要諸佛菩薩可憐你，下要一切衆生可憐你。所以必須修行調伏這個心，斷除老病死，就是所謂菩薩修行治病。

佛法標榜是爲了解決衆生的生老病死，一般人是爲了逃避生老病死而信宗教，但是不管信的是什麼宗教，都沒有能逃得過生老病死，這是事實，拿什麼理由來解釋都是空話。我有一次在醫學院演講時指出來，現在大家爭論究竟是西醫好還是中醫好，在我看來沒有一個醫生可以醫好病的，中國人有兩句古話：「藥能醫假病，酒不解真愁」。不管怎麼高明的醫藥，只能醫假病，死是真正的病，誰也醫不好。醫藥儘管發達，人還是不斷地在死亡。假使有醫藥可以醫好人的病的話，人就死不了了。大家仔細研究的話就知道，一切的道、一切的法門、一切的修持，都是在健康的時候講的，真到了老病死來的時候，這一切的法門就都用不上了，只有死。

我最近感冒了，而且病得很重，生病就準備要死，有同學問我病得如何，我還說笑，「快了，快了。不是快好了，是快死了。」他們覺得奇怪，我怎麼講得那麼輕鬆。學佛的人第一要念死，念死不是念，是隨時準備死，人命無常。這個念死是個確實的功夫，健康的時候講念死，講自己很看得開，不在乎，都是自欺欺人的話。真到死的時候你看不開了。死的時候能看得開，就一笑而去。

那麼我們講學佛修道能解脫生老病死，這個問題不是很嚴重嗎？看起來這個世界上的人都在自欺。正如同我常引用的三句話，講人生一輩子作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佛法究竟靈不靈呢？生老病死究竟如何解脫？我們要注意是「解脫」，現在維摩居士正要爲我們講這個問題，文字非常容易，意義非常難懂。能懂得了這個道理，纔有資格去死，纔有資格去脫離病苦。

## 念病非真非有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有病的菩薩，當你在生病的時候，「應復作是念」，重點在這個「念」，不是嘴裏唸佛的念，那只是唸的一種表象。當你生病時，比如頭痛，你想要它不痛，要它舒服，做不到。那個感受你並沒有去想它，可是怎麼也擺脫不掉，那就是念。你感冒了，你思想還照樣在想，那個感覺身上難過的，並不是思想的，那就是念。一定要清楚認識什麼是念，如果把念當作是心理的普通狀態，是錯誤的。心理的普通狀態是不會停留的，比如我在講，大家在聽，這個在佛學名稱叫妄念。妄念等於是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似的，不會停留。水會流動是表面一層，深水層是不動的。我們的思想也一樣，在表面漂動的是妄念。「妄」，因爲它虛妄，不實在。所以你用不着除妄念，你不用對它客氣的，它根本就不停留的。比如你現在一邊聽我講話，你思想不能集中，一邊還有很多事情在想，這個是妄念，它不會停留的，不停留所以是「妄」。

那個真正的「念」是你去不掉的。比如剛纔講的，你生病的不舒服感覺，那個念頭去不掉。其實那個還是妄念，不過比較妄念起來，那個是念的根。所以這個念不是第六意識的分別念，是第六意識接近到第七意識，意識的根。念是很麻煩的事。學佛的人口口聲聲說要念佛，爲什麼大家唸佛不得力？都是妄念的念，沒有真正的念。真唸佛的正念起來的念，那連阿彌陀佛四個字的佛號都沒有了。心心念念掛到了，那叫作念。比方我們欠了某人的債，或者喫素的人想喫葷又不好意思，叫你心裏不要想吧，唉，這念頭實在又掛到心上，這就是念。又如許多學佛的人說，自己不要名不要利，依我看來很多都還在求名求利，他自己都不明白，那個東西叫作念。

三十七菩提道品是以四念住爲根本，其它都是從四念住來的，乃至所有修持方法，也是以四念住爲根本。四念住歸納起來就是兩個東西：生理和心理。念身的感受是苦，和念心的思想無常，下面都是解釋，實際上就是念身心兩個東西。身心兩個東西合起來就是一個人，所以我們修菩提，要從這一念開始。

我們把這個「念」字解決了，現在回到原來這句經文：「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生病修道的人，應該重新起這個觀念。注意！是要「重新」，生病的時候痛苦得要死，怎麼會重新起這個觀念呢？這就是切實的功夫了，就是上次提到過天王道悟禪師，給人丟到水裏去，在水中還會浮起，臨死後來爲什麼還叫痛？這裏面是個大問題，大家要在這裏參。禪宗有很多這樣的典故，比如有些祖師，沒有悟道以前，打坐時有百鳥銜花來供養，天人送食，悟了道之後，這一套都沒有了。照我們想法，是不是不悟道比較好？悟了道反而沒有那麼大神通。

天王道悟禪師臨死時告訴徒弟，喔喲喔喲是不痛的，這跟叫唉喲唉喲到底有什麼不同？你們要好好去參。當我們生病的時候，這個感覺到痛，很難過的時候，你有一個東西沒有在痛、沒有在難過。你覺得自己很難過的那個是念！那個沒有在難過，沒有在生病，沒有在痛苦的，大家不曉得知不知道？我們要在這裏用功，纔能夠懂得佛法。

比如我們這裏有一位同學，他一直感覺到身體不好，有病。依我的看法，他一點病都沒有，他什麼地方有病呢？他的念有病。自己感覺到有病，拿現在的話講是心理病。我斷定他沒有病，但要他先去醫院作健康檢查，結果今天把醫院報告拿回來了，什麼病也沒有。所以一切是唯心所造。我們修行的功夫，就在怎麼把這唸的力量轉過來，纔是學佛，八萬四千法門，就在這一下，這是真功夫。

所以「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生病修道的人，應該重新起這個觀念，什麼觀念呢？「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這是感受方面的問題。大家會念《心經》，開始就講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是五陰解脫。生病最痛苦是受陰，像這次我感冒一身骨節都痠痛，動一下都痛。還好我先用了些藥把肺保住，否則這把年紀得了肺炎一定報銷了。雖然如此，這個周身痛只好捱了，這就是受陰的痛苦，要能觀「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那是真功夫了。這個時候想陰沒有受痛苦的，照樣起作用，你想醫生，想喫藥。那個痛苦的感受是受陰上的，就是所謂苦受樂受。病也是在受業報。這個時候如何求得解脫？要念轉，這不是空洞的理論，要真實的智慧觀察。這時你念什麼咒啊，甚至連藥師佛的師母都請來，痛的時候受陰照樣痛。

那麼佛法豈不是不靈了嗎？靈的。你這個時候要用止觀的觀想，如何轉這一念的感受，《維摩詰經》講的就是這個東西。他叫我們怎麼轉呢？「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所謂病苦，都是感受方面的，同樣地，你念了一堂佛下來，覺得好清淨好舒服，對不起，你還是在玩受陰感覺。你念了一堂南無阿彌陀佛，把濁氣叫出來了，煩惱也叫完了，沒得力氣了，身子覺得清淨了，這是感受清淨，是靠不住的。所以很多唸佛的人，到臨死的時候，這個受陰整個在痛苦中，佛都念不起來了，這我看得多了。這個時候沒有什麼功夫的，你想要恢復平常打坐唸佛的那個清淨功夫，你不要作夢了。那個功夫到哪裏去了？功夫在病中，就在痛苦中。你能認清楚這一點，就可以成佛了，可以解脫了。

這個時候要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這怎麼說呢？病的時候確定是真的，痛就是痛，難過就是難過。但你要曉得那個病痛非真非有，你要能觀察自己的心理，不去配合這個感覺，那要真功夫的，完全要在病中去體會。你不去配合這個感受，那個感受就站不住了。雖然站不住了，你還是在病中，但可以馬上做個測驗，假如你原來在發高燒，你能夠拿開這受陰的感受，那個體溫立刻就降下來。現在醫學研究也說，病只有三分，你的心理觀念加上了，就變成十分。所以你要觀察自己這個病不是真的，是四大假合不調和來的，是空的。這是講菩薩境界，衆生呢？「衆生病亦非真非有。」都一樣的，很平等。

解脫的功夫在作觀，要仔細觀察自己身心的狀況，這是一念來的，這一念解脫，病痛就減輕了。這是第一種作觀的方法。第二種作觀的方法，如果平常修密宗淨土的，把別的境界，佛的境界能夠用第六意識觀得起來，這個病痛就減輕了，受陰減輕了。所以這個觀有兩重意義，一是真正的觀察，一是作觀想。

「作是觀時，於諸衆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舍離。」菩薩同衆生一樣會生病，但是菩薩生病的境界不同，菩薩病的時候要放掉大悲心。念念有大悲心在，這個同凡夫的愛見，是同一力量。這個話好像很矛盾，學佛的人本來應該先培養大悲心，但慈悲過度就是愛見，不得解脫。所以菩薩過度的慈悲，而不真解脫觀念，慈悲就成了菩薩境界的病。要能夠解脫，纔能夠起大悲心。當然，這是菩薩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凡夫境界中，這個大悲心是愛見的根本。

什麼是愛見？衆生對三界裏每樣東西都喜歡，都不肯放。學佛修道人的愛見心理，比任何人都嚴重，我們爲什麼學佛修道？因爲我們貪戀這個生命，想修到不生不滅。對不對？坦白檢討自己，是不是想修到比一般人好？實際上這就是愛見心的根本。這個愛不只是對名利對物質世界的留戀而已，對道業上貪着這一念的心理就是愛。愛形成了見，古人把愛與見連合起來，產生一個佛學名詞叫愛見，見就是觀念，愛見就是愛的觀念。功夫越好的人愛見越深，認爲只有打坐纔是道，其它事情都在擾亂我修道，所以什麼都不管。他的愛見墮落在禪定，墮落在清淨面。清淨面就是菩薩的愛見。

愛見不能解脫，是病痛的根本，一切病痛從愛見生。十念法中的念死，是第一個修行解脫法門，隨時知道一切「有命鹹歸死」，就不會有愛見的貪戀，不會以爲學佛可以留到不死。有人問我，爲什麼他的祖父長年唸佛喫素，結果還得了癌症死了。他講得好像有無比的怨恨。我反問他，學了佛就可以不死嗎？學了佛就可以不生癌症嗎？不可能的。得癌症只是死亡的方式之一，別的死亡方式還很多呢！

「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維摩詰經》所講的愛見，第一個是指修道的人而講，我們懂了《維摩詰經》再自我反省，就曉得自己所謂學道都不是正見，都想求得長生不老，幾乎沒有例外，因爲衆生業力根本的這個愛見不能脫。所以維摩居士同我們講，大乘菩薩道爲了斷除客塵煩惱，因此而起大悲心。這話怎麼講呢？衆生身心所受的痛苦，是因爲客塵煩惱而起的。「客塵煩惱」在中文的經典裏，首先是見於《維摩詰經》，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創作，在後人的文學作品中被大量引用。這個名詞，後來也被《楞嚴經》慣用。我們心理上的思想來來往往是不停的，因此被比方成過客。好像客人進進出出你家裏，但是他畢竟不是主人，他不停留的。所以妄念叫作客塵，它引起的不是痛苦，而是煩惱。我們往往把煩惱當成是痛苦，煩惱是使你很煩，苦惱，並不是痛苦。生病時發高燒難過，那是痛苦，是苦受，不是煩惱。我們平常的心理狀態，只有煩惱沒有痛苦，煩惱是因爲妄想而來，是表面的這一層。

所以菩薩的修持，是爲了斷除一切衆生的客塵煩惱，爲什麼要斷除它？因爲衆生自己不認識這個妄想是客塵，它不停留的，你用不着怕它，它愛怎麼想就怎麼想，你也留不住它，想過了它就跑掉了。這客塵是引起你的煩惱，你如果認清楚這一點，一笑置之，它就不會給你煩惱了，但是衆生不知道，所以菩薩悲憫衆生，起大悲心。「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就是這兩句話。但是大悲心起了之後，我們學佛的人的通病也犯了，因爲最大的煩惱就是客塵煩惱不能停止，既悲痛衆生，也悲痛自己的煩惱不停，因此產生一個反作用的心理，就討厭這個生命。就是「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所有學佛的人都會陷入這個觀念。尤其學禪宗的人，抓住「以無念爲宗」的雞毛當令箭，以爲打起坐來，什麼思想都沒有就是道。當你有了清淨的愛見，落在這樣錯誤的見解中，對於生死就有疲勞、厭惡的心理。常聽到學佛的人講，只要悟道了，下一生再也不到這個世界來了。或者說，這個世界可惡極了，我死了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學佛人的通論，都是逃避，是錯誤的心理，不是佛法的正見。

菩薩於生死是沒有疲厭心的，「若能離此，無有疲厭」，這纔是真解脫。對生死不感覺到可怕，不感覺到疲勞，不感覺到厭倦。「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十方世界，六道輪迴，任意寄居，都可以往生，都去作客，都敢去。這就是菩薩的解脫，大乘佛法的境界，智悲雙運，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諸佛菩薩永遠是再來人，真得了涅槃的人，生生世世永遠在這個世界，永遠在三有中救助一切衆生。「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是小乘。

## 縛與解縛

「所生無縛，能爲衆生說法解縛。」真正悟了道的人，生而無生，在十方世界，六道輪迴，任意寄居，但是永遠在解脫境界中，隨時來去自由，沒有束縛。因此纔有資格爲衆生說解脫法門。一切佛法告訴我們的方法，就是如何得解脫，不被愛見煩惱所困住，如此而已。

「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這裏引用佛的話，佛在好多經典都說過的，如《華嚴經》《大般若經》，至於論上就更多了。換句話說，這也是個戒律。善知識如果自己沒有得解脫，他說法能解脫別人的愛見煩惱是不可能的。真正說法的人，必須念念發心求證佛法，自己證到解脫的境界，才能爲衆生說解脫的佛法。

「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這是佛的戒律，自己得了解脫，然後說法，爲衆生說解脫的法門，這個纔是對的。

「是故菩薩不應起縛。」所以學大乘菩薩道的人，說任何一種法門，不應該使衆生加一條繩子。一切法門都是使衆生得解脫，怎麼求得解脫就是我們要學的地方。假使任何佛法不能得到解脫，正法都變成魔法了。

「何謂縛？何謂解？」現在維摩居士要告訴我們，什麼是被客塵煩惱所束縛，怎麼樣去解脫。

「貪着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在座許多做功夫的老朋友要注意了！一天到晚貪着打坐，一層一層功夫，氣脈通了，又看到光了，又看到各種境界，都在禪定裏玩弄。你任何的境界，在禪宗大德看來都是「光影門頭」。什麼光影？那都是你心光所變化的，唯心所造的，都是你第八阿賴耶識心理的投影，不是真實的境界。真實的道是無境界，不管你氣脈、四禪八定，都不過是唯心所造。修得成的東西，不修就壞得了，那不是道，那是功夫。功夫你造得出來，多打坐一定練得出來。貪着清淨境界，是菩薩的束縛，是學佛的錯誤。要如何解脫呢？「以方便生」，方便也可以說是一種方法，也可以說能夠灑脫，不被禪定境界，不被功夫境界所困，就是菩薩解脫。以方便的法門出定，生起什麼呢？生起大悲心，不貪着禪定之樂，要爲衆生起行。生起方便法門是菩薩的解脫，這是專對解脫禪定而言。

「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貪着禪定的功夫，沒有用智慧方便來放棄這禪定的功夫，就是無方便慧，就是菩薩的束縛。有方便慧，就得解脫。再進一層，方便還容易，智慧很難。比如有錢都可以做好事，但是並不一定真做了好事，我經常發現，拿錢去做好事反而害了人。有時候我們覺得做了件大善事，它的後果是大惡事。有時慈悲一個人反而害了他，比如教育兒女，愛的教育是方便，你沒有智慧的愛，會害了兒女一輩子。無慧的方便是一種束縛，要懂得方便必須有智慧。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什麼是無方便慧的束縛？我先說對不起了，現在很流行唸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根據《阿彌陀經》，西方極樂世界有七寶行樹、七功德池……一大堆，那邊一本萬利，不花一毛錢，你只要拚命念他，什麼寶貝那邊都有了。諸佛菩薩說了西方極樂世界這個方便法門，是救度衆生最好的法門。可是我們一般唸佛求往生西方的衆生，都是「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我念了一萬遍了，我喫素三十年了，我往生一定捱到阿彌陀佛身邊去了。我們檢查一下自己的心理，都認爲自己是上品上生，這是一種學佛的。還有一種學佛的，我看了就怕，他眼睛裏、心裏有一把佛的尺子，看到人就比一下，唉喲！這個不是菩薩啊……他們都是着了「以愛見心莊嚴佛上」，以此心理成就衆生，嘴裏講空、無相、無作，實際一點也不空。勸人家不要着相，自己什麼相都着。講一切無作法，自己又作又要解脫，我要回去拜佛了。這就是無方便慧的束縛，學佛而被佛法困住了。

我的老師袁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世界上任何魔都好辦，只有一種魔，誰都降伏不了的，什麼魔？佛魔。被佛魔到了。他就是指這個。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的心理，與凡夫的心理一樣，愛見就是貪念。結果變成以貪念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還自以爲在弘揚佛法，在度衆生；這樣纔是如法，那樣不如法；我這個纔是佛法，他那個不是佛法。跑到宗教團體去，聽了這種話頭痛死了，都是沒有方便智慧，不學佛還好，學佛以後，反而加了一條繩子，捆得更厲害。

針對這一種學佛的心理，要怎麼解脫呢？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唸佛就是念佛，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我經常提醒同學，注意佛國禪師寫的一首非常好的《華嚴經》五十三參的偈子：「有時且念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這是真正的淨土法門。如果用這兩句解釋《維摩詰經》，第一句話就是「莊嚴佛土」，第二句話就是「方便慧解脫」。真的唸佛，真的學佛就是這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並不是逃避的意思，而是去求深造，深造之後還是起大悲心，回到六道輪迴中，廣度衆生，這是真正的有方便慧。

《維摩詰經》這一段，是我們修淨土、修密宗、修有相法門最重要的參考，否則我們雖然學的是佛法，走的卻是邪魔外道之路，不能得正解脫。

學佛主要在求解脫，但是解脫好像並非究竟。解脫以後是爲什麼？是爲了證到不生不滅的法身。普通佛經中提到不生不滅的法身，可是並沒有提到不生不滅以後我們是常在的，沒有這個觀念。只是我們自己有這個觀念，認爲只要證到不生不滅，就不生不死永遠常在了，這是很自然會加上的觀念。佛法只說不生不滅。怎麼樣不死呢？本來無生，就當然地無死，生與死是兩邊相對的話。可是去掉兩邊就又有一箇中間的觀念，認爲是永遠存在的，那又變成落邊了，落在長生的邊見。中國道家有長生不死的觀念，可是長生是沒有的事，也沒有長死的事。生與死，生與滅，都是兩頭的觀念。一切凡夫衆生從無始以來，落入我見的愛見裏，想要抓住一切，所以會認爲不生不滅就是永遠存在。如果你說解脫之後就是空，他又會加一個觀念，可以躲在空裏面不來了。好像厭惡萬事，想找個空間躲起來，一個人清淨。不要忘記，你躲到一個空裏去，那個空仍然是個境界，還是有，不是真的空。只不過暫時偶然落在空上，比較上會覺得，空比一切的有舒服一點，但是還落在邊見上，被自己愛見的習氣所束縛而不知道。

學佛不管是修哪個法門，一沾到一點愛見的心理，這個佛法就不究竟了。我們前面一再提到「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比如唸佛法門，我們研究了《維摩詰經》，就明白那是個方便法門。佛的國土有沒有呢？的確有，像西方極樂世界，東方藥師佛琉璃光世界，從我們的觀點看來，幾乎是一樣的，琉璃爲地，有種種的莊嚴。如果把佛經當哲學或科學的研究，就會覺得很好玩，說了半天還是沒有逃過這個世界的範圍，什麼蓮花、七重欄楯，但是沒有說七重哈不欄楯，因爲沒有這個東西。各種經典形容，都是用人的意識習氣中覺得最美的東西、最清淨、最好的東西。爲什麼呢？這是佛的方便法門，引導教化衆生。因爲你不曉得如何解脫這個世界上的煩惱痛苦，佛拿個東西教化你，用無量的方便，善說一切莊嚴佛土法門。

凡夫衆生，因爲自己無始以來的愛見心作祟，就牢牢抓住了佛土境界的東西。我們真要反省，這個是解脫嗎？它是方便而已，並非究竟的。換句話說，我們往生那一個國土不過是留學深造而已，你往生佛土算是成佛了嗎？不算的，成佛在於了心，心解脫。往生以後，受到佛法僧的教化，拿到真實的學位而成就，我這麼講是個比方。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是爲了「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要你自己調伏一切愛見心的習氣煩惱而成佛。但是因爲我們的愛見心作祟，就執着了他方佛國，如果是這樣，就是無方便慧縛。

「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慾嗔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學佛有戒、定、慧三個階段，我常說，學佛的最後目的是慧解脫，智慧的成就，證得不生不滅的法身。這一點千萬要注意。學佛不是迷信，不是宗教情緒的成就，那些只是學佛的方法而已。但是智慧的本身也有毛病，一執着就變成毛病。「無慧方便縛」，是自己學佛因爲沒有智慧而進入了病態，這是講哪些呢？就是「菩薩住貪慾嗔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一切凡夫衆生都可以稱爲菩薩，甚至也可以稱諸位是佛，不過是因地上的菩薩、因地上的佛。像法律規定，國民具有被選舉爲國家元首的資格，至於誰可以當選，要看他平生的努力，看他的學問、道德、行爲夠不夠。他雖然當選爲元首，他還是國家的國民。這是用來說明一切衆生，生來個個具備作菩薩的資格，即使他是外道乃至魔，他的善根被煩惱習氣所掩蓋，有一天他把黑幕拉開了，恢復他的自性光明，他也能成佛。這是佛教真正的精神。所以佛眼看一切衆生最究竟處，對魔外道沒有差別，絕對的慈悲，絕對的平等。佛法要我們這些菩薩，去除貪、嗔、癡、邪見來修，我們反而是以貪慾嗔恚邪見來修菩薩道。簡單的例子，我們在佛堂唸佛，如果有人的衣着在我們看起來不如法的話，就會一面唸佛一面瞪他一眼，嗔恚心就來了，因爲我們認爲這樣纔對，他那樣就不對。縱然在弘法在利生，心中貪嗔癡等煩惱一點沒有動搖。大的例子也有，有些人發菩薩心發得過頭，看到朋友或家人不信佛，氣得睡不得覺，講人家會下地獄，那個態度就是嗔恚心。如果拿宗教情緒來看，會覺得他是好的佛教徒，但是在我看來，他很可憐。你學你的佛，別人作他的人，各有各的路，你學佛究竟對了沒有，別人作人究竟錯了沒有，都是問題，不要用一個尺碼來看全世界所有的人。老實說，朋友或家人，可能就是看了你這神神經經的樣子纔不信佛的。這就叫作無慧方便，所以把自己束縛起來了。雖然也是行菩薩道，因爲自己沒有智慧方便，因爲以貪慾嗔恚邪見等（包括心理各種狀態，包括百法明門論各種心所而起的煩惱），來殖衆德本，雖然是作好事，但還是有所挾帶。應該以無所求、無所願、無所得的心情來做好事，纔是真正的菩薩在殖衆德本。

我常說最怕年輕人找我學兩樣東西，一個是《易經》，一個是學佛。要學佛的人我都勸他們中年以後再來，該結婚生子的就趕快。而且真要學佛就要放下一切，至少有個短時期要放下。有的人不肯放下，還以功利心來求佛法，希望對他的事業有幫助。這我就不懂了，我學佛一輩子了，對我的事業沒有幫助，我也不求幫助，要這樣的心情纔可以學佛。沒有這個認識，不但學佛，學任何宗教我都反對。我爲什麼反對年輕人學《易經》呢？鑽進來爬不出去，就很麻煩。我開玩笑說，這兩樣東西最好都不要學通，學佛沒有悟道之前，可以想象悟了道以後的美妙境界。《易經》沒有學通前，可以沈醉在學通之後，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境界，但是真到了這個境界，日子過得多沒意思，就像是曉得出門會被人打，門都不敢出了。

「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慾嗔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怎麼樣是有智慧方便而得解脫？要離諸貪慾嗔恚邪見等諸煩惱，你要注意這個「諸」字。貪慾不只一種，貪男女、功名、富貴、睡、喫等都是，多得很。比如我喜歡看書又喜歡買書，對書比對什麼都愛惜，經過幾回戰亂，丟了好多書，所以曾經發願不再買書，這真是好大的願，唉！不到三個月又開始買書。覺得自己真可笑，這是習氣，也是貪慾。真學道這些都應該要丟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什麼是學問？是妄想之所生，也都要丟掉。不過你們年輕人可不要抓住這句話，就不看書了。我甚至有時到了無書可讀的地步，手邊那麼多書全讀過了，這個時候，讀書的慾望來了也很痛苦。我對字畫也很喜歡，但是一件不留，因爲我老太爺從小就教我，聰明人喜歡古董字畫，笨人才收藏古董字畫。我們學佛一定要檢查自己的諸種貪慾，如果這種地方檢查不出來，你儘管在學佛，也統統是病態。

再下來是要離諸嗔恚，嗔恚也是很多樣的，不要認爲自己的小脾氣不算什麼，大小是一樣的，都是習氣，轉不了就解脫不了。

再來是離諸邪見，最後加重語氣「等諸煩惱」，這些都是煩惱根本。這些文字都容易懂，但你深入研究一下，這裏頭解釋多了。你研究出來，成了《維摩詰經》專家，就著書了，貪慾包括了哪些，列個名單，嗔恚有哪些，這個名單同那個名單劃一條線，作成個圖表……人家一看，學問好，佛學通，可是又落入貪慾。貪這個東西就丟不掉，腦子鑽進去了，夜裏都在想那個圖表，在那個名詞上，永遠不得解脫。

這有慧方便解要如何得呢？要回向。我們解釋佛經的名詞，最困難的是「迴向」，禪宗的祖師爺說回互。大家唸完佛經以後念兩句迴向，那是口頭迴向。比如我們爲父母親唸經，最後也要念一個迴向的句子。有同學問我究竟什麼是迴向，這同學的學問很好的，難道他連這文字都不懂嗎？絕對懂的，可是他還要問，是真問題。其實迴向還真難懂。你說做了功德之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是還是做生意的心理？還是有所求心，不過所求的目的不同而已。

佛法這個迴向的名詞，翻譯真是好。迴向就是輪迴，輪迴就是迴旋，回互，也就是無始無終，終而復始。你懂了物理的道理，我們的心本來就有迴向的功能。換句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報就是迴向。我經常要你們留意科學，科學越通，佛法越昌明，佛法是真正的科學。迴向是本位不動，旋轉的道理，有向心力也有離心力。我們唸經爲父母作功德，你只要這個念頭一起就已經迴向了，不是在迴向之外更加回向。

我們行一切佛法，修一切佛法，不要被法所縛，要有這個智慧，纔能夠真得到佛法的利益，求得解脫。

接着，維摩居士另起一個題目。

## 有病菩薩該如何

「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他對文殊師利菩薩說，一切有病的學佛的人，應該像上面所講的，觀一切的法。爲什麼來問病會牽扯到這麼多佛法來？這個我們都討論過了。因爲生病，身體的病怎麼來的？由念而來。念又怎麼來？念由心造。因爲心理不正常，慢慢形成身體的病。所以依佛法的醫理，一切的病都是心理來的。像我們現在，都有「老」病，生老病死的老，這就是個病態，這個病態的過程是由業力來，業力怎麼來？從心來。病由業生，業由心造。了心以後，就沒有病，也沒有生老病死，所以都要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維摩居士對有疾菩薩說，應當要這樣子來觀。

「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爲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這裏告訴我們一個實際的行爲，就是一個實際的修法。他說，最重要的一點，我們隨時隨地要曉得，我們的肉身，這個業報之身，本來是無常的，所以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前幾天看見有個同學頭髮有些白了，我們一直以爲他很年輕的，一問他年紀，不知不覺都四十八歲了。他說白頭髮拔了又生出來，很麻煩。我說我還恨自己頭髮白得不夠快，一頭白髮多漂亮，還可以裝成有道之士，古人形容是「童顏鶴髮」，鶴髮就是白頭髮。看通了人生，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

我現在去理髮時，看到個現象很有趣，有些男士去染頭髮，染得烏黑，還修指甲，一搞一兩個鐘頭，有這個時間浪費不如回家打坐。這染頭髮在中國古代就有，而且還有染鬍子的。人不論古今中外都怕老，老就老了嘛！老有老的漂亮，死也有死的漂亮。真是沒有氣派！經不起老！人不要怕死。古人有首詩：

白髮新添數十莖幾番拔盡白還生

不如不拔由他去那得功夫與白爭

他的白頭髮拔了又生，後來大悟了，不如不拔，哪有時間跟這頭髮爭呢！講了半天，就是要觀身無常，這個肉身從出生時，就開始一天一天死亡，就算活了一兩百年，不過是把死亡的時間拖後而已。這個觀身的觀，不是要你做什麼特別的觀，是瞭解的意思，要你瞭解這個生命肉體的存在本來無常，是苦的根本，要觀身本來空，無我。你也許會說，這些話不用說了，我們學佛那麼久，都懂了。對不起，爲什麼重複說？因爲大家雖然瞭解，可是沒有真做到。如果一下做到了，就成功了。不管多麼會說無常、苦、空、無我，一點都做不到。哪裏做不到？心做不到。心念真做到了，一放下就對了。

維摩居士說，觀身無常、苦、空、無我是慧解脫，這裏有個關鍵，有很多同學修白骨觀，有幾位年輕的還修得很好。我常對他們說要注意，白骨觀要觀好，觀不起來不算數。觀起來一定，就不用打坐，自己白骨架子隨時隨地觀出來了。出來之後，進一步要白骨放光，然後觀空。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如果造不出來，你的佛法就是空話。觀空了以後就沒有人問我：「老師，我觀空了以後怎麼辦？」哼！觀空了就給你一個耳光，觀空了還要怎麼辦！還要問？你就是空不了嘛！可是，這樣觀成了，放光、空，然後定在那裏，這樣算解脫了沒有？這是定，不是慧，不是慧解脫。那個境界，還是第六意識所造的。話說回來，你還沒有做到就少吹了，必須要經過這個修持。真正的解脫是慧解脫。這裏說觀身無常、苦、空、無我，不是白骨觀那個觀想的「觀」，是理念上的「觀」，本來此身無常，本來此身是苦，本來此身是空，本來無我，這是慧解脫。

可是你要注意，不要認爲這樣你就懂了這個慧解脫，你又錯了。你必須要「定」修到了，然後觀透徹了，纔是定慧解脫，纔是究竟。得了慧的人怎麼行菩薩道？「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明知道此身無常、苦、空、無我，可是不怕入輪迴，不怕生老病死，生生世世情願再來，願意喫這個苦頭，願意受這個罪，救度利益世間一切衆生，不生退卻心，纔是菩薩的方便慧。所以諸佛菩薩的大願，也可以說就是諸佛菩薩的方便慧，也就是菩薩道，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小乘的人比菩薩聰明，知道不可爲，這個衆生度不了何必度？就不管了。菩薩道是明知道衆生不聽話，要跟他千年萬年乃至多少劫都跟下去，總有一天使他聽話，自己這樣做是很痛苦的。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爲慧。」這裏特別重要，了生死是怎麼了？所謂的「坐脫立亡」，跟人家打個招呼說自己要走了，腿一盤就死了，本事是大，可是不一定了了生死。他可以是生死來去自由，不一定可以了生死。了生死的道理，就是《維摩詰經》現在講的這一段。

維摩居士告訴大家，要這樣去看這個身體：只要有肉身的存在，就一定隨時有病。肉身是由地水火風四大類組合，依現代醫學觀點，是由九大系統組合。坐久了想站起來，坐得難過了就是病，是坐病。站久了有站病。打坐久了腿發麻也算是病，你把腿放了，覺得舒服，又成放的病，放久了又想盤起來。給你躺下來，躺久了你又受不了。這就是「身不離病」。

接下來他說「病不離身」，兩對四個字好像是一樣的，其實有兩層意義。前面一句說有肉身就有病，但是如果你功夫到了，不一定要打坐，只要方便智慧觀察透了，由慧而得的定境，能空掉肉身，也就是受陰、行陰得解脫，病就沾不上了。因爲病就是業報，病魔是限於一個範圍的，沒有了肉體之身，病魔就魔不上了。我們沒看過虛空會生病，它空的，沾不住。所以要注意這「身不離病，病不離身」八個字，它有兩層意義不要輕易看過去了。

再進一步的第三層意義「是病是身」，我們凡夫衆生有這個身體存在，這生命本身是業報之身，就是個病態的存在，病就是身。

下一句難懂了，「非新非故」，我們所有生的病，比如今天感冒了，不是今天得的，無始以來就有感冒在裏頭，不是新來的。但是這個病也不是過去都有的，非故，是剛剛來的。這個文字就是這樣說的，但我一直提醒大家，《維摩詰經》文字看來容易，其實是最難懂的，跟《楞嚴經》一樣，文字翻譯得太高明瞭。這「非新非故」，用白話翻譯是，這個病跟身體的關係不新也不舊。昨天感冒，今天好了，真好了嗎？沒有，病根還在。只要此身還在，你的病根就在。再進一步，身的病根在哪裏？在心。此念未空，只要貪嗔癡慢疑悔這些根本業力未空，此病就還在。你現在覺得沒病沒痛，其實還在病中，「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如果能夠離開這個病態的生命，就歸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涅槃清淨，法身道體，清淨圓明。所以千萬要注意這幾句話，透徹到極點。這就是禪了，要參了。懂了這個纔是真的般若智慧。

「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這幾句話更嚴重，分兩層意義。假設我們身體有病，菩薩不求無病，這就叫方便。修行人以病苦爲師，身體太健康的不能成道，病苦是修道的親因緣，你看看《高僧傳》，看看歷代的神仙傳，所有有成就的人身體都不大好，十個中間有七八個少年多病。因爲多病，他對人生的看法就深刻，會害怕，就追求脫離生老病死。因此得道的人多半是疾病中人，尤其是道家的人物，一個個都懂醫藥。因爲自己多病，想要救命，久病就成良醫了。玄奘法師的傳記記載得很清楚。龍樹菩薩的系統非常注重醫藥，孫思邈的《千金方》就吸收了龍樹、耆婆的藥方。玄奘法師到印度時，還見過龍樹菩薩的弟子七百歲。龍樹菩薩的這個弟子，還有兩個徒弟，各一百多歲，據說，他要玄奘法師跟他學，先學醫藥二十年。玄奘法師不幹了，他說自己是發願來取經的，二十年就要回去，不能爲了學醫藥而違願。我們讀到這裏，心裏就很難過，合掌讚歎玄奘法師！要換了我們，寧可留下來跟活菩薩學醫了，中國有沒有佛法同我什麼相干！玄奘法師行的就是菩薩道，剛纔講的菩薩不厭倦生死，所以「設身有疾，而不永滅」，菩薩不求無病，這是第一個意義。

第二個意義，真正學菩薩道的可以做到不死，可以做到無病。剛纔講的龍樹菩薩的系統，比如密宗，修法是先求肉身的長壽。因爲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在輪迴裏容易昏迷，容易走錯路，所以他寧可走這個路線。再說佛在涅槃之前也問過阿難三次，你看怎麼樣？我可以使這個色身留下，但是在衆生的果報上來講，是應該走了。佛經上記載，阿難三次都好像被魔迷住了，所以像沒有聽見似的。等佛宣佈要涅槃，阿難跪下來哭了，說佛不應該走的。佛告訴阿難，已經問過你三次了，如果當時你說要留下，我就留下了，現在機緣過了。但是我們要問，佛爲什麼要玩這個花樣？幹什麼一定要等這個機緣？這裏頭有道理的，學過唯識的就知道，所謂二十四種心不相應行法，是意識心沒有辦法把握的。比如對一個真正修定的人，修真正密法的人（不是現在這些唸咒子、想一下紅的綠的觀音、手裏弄一下手印的密宗），將死亡時，身體是有一個徵候的，到了那一點，只要控制住那一點一個時辰，等於現在的兩個鐘頭，就可以再過多少時間的劫數。這就是做功夫定力的關係了。當然不是那麼簡單，但是有這個方法，不然，佛法老是講道理而沒有方便，又何必學佛法呢？所以諸佛菩薩「設身有疾，而不永滅」不讓他有病，不讓他走掉，是可能的，真的。

一般學者認爲《楞嚴經》是僞經，其實《楞嚴經》都有消息給你的，消息在哪裏呢？《楞嚴經》的消息在十種仙道里，是五十種陰魔之外，這個不是魔，也不完全是外道，《楞嚴經》把他列爲十種仙道。這十種仙道中，有些人唸咒語的，有些人練什麼功夫的，有些人煉藥的。所以也算是外道，佛說他們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楞嚴經》自己叫作密因，是密宗的經典，它有個祕密在裏面，我們讀佛經不要被佛瞞過去了。反過來講，這十種仙道如果他有這個功夫本事，他又能證入，那是什麼個說法呢？那就是佛了嘛！很簡單。乃至他走外道法門的，你看密宗很多修法是外道修法，雖然走了迂迴路，可是他走到這裏一轉入正道的話，他得到證入了，改邪歸正總沒有錯了吧！這就是祕密。

所以說，維摩居士跟文殊師利菩薩討論身的病，最後有祕密，就在這裏「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真正的佛法自己是可以治病，唯心所造。《大藏經》當中也有佛說的治禪病的經，你們都不看，都請一個人幫忙讀了給書蟲去吃了。裏面都有的，佛告訴我們如何治病，乃至天台宗利用數息治病方法都有，只是我們訂了《大藏經》，並不去好好研究。

我們研究《維摩詰經》，要再三反覆地複習，像古書這些經典，看一次二次三次就認爲自己看過了，那等於完全沒有看。古文的經典爲什麼要背？「好書不厭百回讀」是古人的讀書方法，同一本書每一次讀起來的理解都不同。現代人讀書多，知識是淵博了，可是學問越來越差，因爲沒有深入，「好書不厭百回讀」的精神沒有了，一本書以爲看過就好了，讀兩三遍就覺得浪費了。

假如今天來考你們《維摩詰經》，問你文殊師利向維摩居士問疾這一段，有幾個重點？這就要命了，我相信全堂要交白卷了，可見沒有研究過。你們現在翻開這一卷，文殊師利問他，第一個，菩薩如何有疾？假使有病要如何慰喻？維摩居士答覆，第一個，菩薩對於身有病的安慰，第二個，身在病中自己的觀念怎麼樣安慰，怎麼樣解脫。這病就是個法門，它是生命的一個現象，生老病死都是生命的現象，都是一個過程，從早上到晚上，再到天明，每一分秒都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身心所感受的遭遇都不同。

你看，文殊菩薩在前面曾問他：「居士所疾，爲何等相」。再問：「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再問：「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居士答，因爲此心着我，然後要如何了心，了念……這些都是重點。我們不照古代分科判教的方法去搞，那是在作文字分類歸納。現代西方作論文的方法，要有綱目，覺得了不起。佛教在唐朝以後已經開始作分科判教了，比西方的寫作方式還要嚴謹。分科是作科學分析，判教是把佛學的教理批判歸納。現在幾乎沒有什麼人能真正瞭解正統的天台宗分科判教，沒有人下這種功夫了。我們不走分科判教這條路，走實修，走科學方法研究的路線，就要注意每一點，再分好幾個要點，像我剛纔問的題目，你總要能答出來。大家平常讀佛經，讀過去就算了，對於這個要點不留意，如果能抓住這個要點，對修持與佛學的用功，那關係就太大了。我在此提醒你們青年同學特別注意，否則你只在搞皮毛而已。

## 有病菩薩如何調心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現在又進一層，我們生病了，身體感受痛苦，這個受陰和其它四陰——色想行識，都是這個心所變的。等於一隻手有五個指頭，實際上都是一隻手。生病當中正好用功，我上次提到，你要體會你的思想裏頭——思想也是心的作用——並沒有痛苦，可是思想被感覺拉着走了。如果能把心的思想的痛苦拿掉，感受的病苦就輕七八分了。再把感受也去得掉的話，此身等於無病了，但其實身上還有是病的。行陰的解脫就很難，比如是細菌感染的病，你定力雖然高，能把心的思想和感受拿開了，可是細菌還在你身內，它的作用還在，它還跟着行陰在跑。你要行陰空得了纔行，那就要談《楞嚴經》了，行陰空得了就差不多了，當然還有識陰在。

有個同學聽了，認爲有病就把受陰拿掉，以爲跟想陰沒有關係的。怎麼沒關係？關係很大，你的感受也是想陰來的，五陰同是一念。不過我們講粗的思想，比如生病發高燒，它兩個好像是分開的，身體感受的難過好像和思想沒有關係。你沒有病的時候這兩個好像分不開，稍稍有點用功經驗，有病當中分開就明顯了，病中是最好用功的時候。

剛纔上面的幾段是講如何調伏其身，接下來維摩居士和文殊菩薩，講如何調伏其心。這個問題還沒討論完，我們講了很久，他們兩個當時談話就是一下下。第一個提出來，對身有病的看法，第二個提出來，有病當中的念，這裏頭就有問題了，思想同念頭的差別，就是心、意、識三個的差別。你生病了，身體隨時覺得難受，你不想它，你的思想還在想別的，想喝茶、想欠了人的帳、想怎麼做生意賺錢，可是你身體還是感到難過，這個是念，念是念念不會忘的。這些心理狀況，身上的感覺，一定要分析清楚，深入研究佛學佛經對自己才受用，不然何必浪費時間研究這些？要研究這些東西，是對自己的生活生命有用處，所以才花時間作這個學問。

有疾菩薩應該怎麼樣調伏其心呢？

「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這難辦了，所謂明心見性，是心的道理。上面是說如何調伏其身，如何調伏其念，但是不論身體也好，念頭也好，自己如何安慰、解脫，都在這心的範圍。現在又講如何調伏其心了，又重複了。「不住其中」是使這個心不在病中，很難了。我們生了病，普通感冒發燒還不算痛苦，假使生重病要開刀，像小說《三國演義》，寫關公手臂中了毒箭，需要刮骨治療。關公沒有上麻藥，一邊讓華陀刮骨，一邊還在跟人下棋，他有修養的，用下棋把精神移開了，這是小說寫的。世界上也真有這種人，一九四八年在基隆，我一個侄子在工作時，胳臂被機器夾傷了，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的醫療條件是很落後的，不像今天。當時他被送進醫院，醫生說要切斷，但是沒有麻藥。這小夥子壯得很，就說那切斷吧！結果人家要找繩子把他綁起來，他說不要綁了，我不動也不叫就是了，切吧！結果血都流了好幾桶。我當時不在場，後來問他痛不痛。他說怎麼不痛呢？痛又能怎麼辦？有什麼好叫的？只好咬着牙不叫了。我過去在大陸也看過，部隊裏的年輕人，說勇敢真是勇敢，死就死了，乃至有的土匪被拉上刑場還在笑的。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會調伏其心，把心拿開了，太不容易了。

現在的青年人有許多的毛病，經常身體不好，都是自己心造的，心理病。你能夠調伏其心，不會生心理病的。如何「不住其中」，此心不在病中，很難的。如果你有個頭痛牙痛的，你能空得掉嗎？做不到的話你學佛都是空話，自欺欺人。佛學是非常實際的東西，你用不上還搞這個東西，不是浪費時間嗎？

如說完全「不住其中」是了不起，真解脫了，真達到空了嗎？不是的，還是要用一點功夫的，要住在調伏其心。這是菩薩行，但還沒有成佛。你縱然隨時可以把心拿掉，空了，跟病脫離關係，但你不用一點功夫，不用一點定力，是做不到的，所以還是在用心中。不住其中，還是在用心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反過來講，這個時候還是在調伏其心，還要用力用功，才能做到與病脫離關係。理由在哪裏？

「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住在不調伏心的，是凡夫，是一般笨人。普通人生病，當然是痛苦了，痛起來就叫哎喲，這個很自然的。但這是愚夫心，跟着現象走，不調伏心就是普通人的心理。

聲聞，就是小乘，他有禪定功夫，腿一盤，空了這個念頭，就沒有感覺了，把身和心分離。他把病用心理的影響壓下去，是把受陰的感覺壓下去。這時病還是病，肉身還沒有轉。縱然此身得到神足通了，五種神通具備，仍然沒有辦法逃過生死。

我們知道有些有道的高僧或是密宗的活佛，他們最後是得癌症死的。你不能說他們得了癌症就沒有道，不能這麼說。癌症是身上的痛，道是在心中。但是你也不要迷信，有朋友去錫金參加一個活佛的火化，回來後告訴我，火化前太陽旁邊現出彩色的光暈，火化時冒出一股黑煙，是活佛騎在獅子上的樣子，火化後又有很多舍利子。我聽了就一直說，好，好。等朋友走了，旁邊的學生覺得奇怪就問我，老師你只點頭說好，其它話都不說，是爲什麼？唉！我當然要讚歎，其它不用對這位朋友說了。錫金那個地方緯度高，過去我在雲南的山區走過的，那個氣候之好，在那種地方，太陽月亮周圍經常有彩暈是普通的事。又好像說某某人寫佛經之時，大地震動，現六種震動，真是有道啊！我在這間課室講課，也是碰過好幾次地震的，都是瞎扯，什麼鳥銜個花掉下來，學佛不要迷信。以前這裏有一位年輕的美國小姐，她什麼流行的功都練，最近在美國突然死了。你們同學搞什麼氣功的特別要注意，越注重有爲法的，越容易倒下來。

佛的弟子中，目連尊者神通第一，佛經常告訴他不要玩這個啦！神通也是無常的，目連尊者的神通還得了，他可以把他方世界的星球，一把抓來給人看，像水晶球一樣。最後他要死的時候，想要逃，天上地下都躲不掉，只好來告訴佛，無常到了，生命要結束了。佛說：告訴過你神通是有爲法，無常是不能躲避的，一切聖賢不避它的，順其自然吧！目連尊者神通雖然大，他沒有修轉身法。我們前面提過，佛有四個弟子留形住世，還在人間，不知道你們諸位當中哪一位就是。他們修的這個法，有這個成就，一切唯心造的。法門無量誓願學，一般學佛的人嘴裏這麼念，事實上這也不肯學，那也不肯學，結果哪一樣也學不好。

上面說愚人住不調伏心，聲聞人住調伏心，菩薩走中道「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小乘人住於調伏心就一切不動了，萬事不管了，他只要在定中，不敢起愛慾心，也不敢動任何念。聲聞道以利己爲先，菩薩道以利人爲先。菩薩不應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調伏與不調伏都是兩邊，非中道。菩薩這樣也行，那樣也行。有時諸佛菩薩同凡夫行一樣，你看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生病照樣喫藥，還讓阿難爲他去化緣。他八十一歲的時候，風寒發背而死。你說他是病死的，可是把他裝在棺材中，他還把腳伸出來，等他的得法弟子迦葉尊者趕到了，他再把腳收進去，所以他死了沒死，還是個問題。菩薩走中道路線，「離此二法，是菩薩行。」離開調伏與不調伏，空與有，這是菩薩道的修持。

## 什麼是菩薩行

「在於生死不爲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大乘菩薩道，現身於生死道不會被染污，可以留形住世，也可以隨時跑路，這些功夫見地都有了。萬一他涅槃走了，也不會永遠不來，可以隨時再到這個世間，慈悲利世。

「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菩薩入於中道，你們看不出來。你們說在打坐或是夢中看到菩薩，你哪裏看到菩薩？我學佛一輩子，沒有看到過菩薩，我說的是老實話。但是我學佛一輩子，到處看到都是菩薩。菩薩就在人間，很多。菩薩非凡夫行，但是他同凡夫一樣，你自己不到那個境界你是看不出來的。他也不標榜自己是個聖賢。悟了同未悟，得道同未得道，你看不出來，這是中道。既不做一個平常人，也不做一個非常人，如果被你看出來是非常人，這菩薩就成了薩菩。

現在中外都在捧寒山、拾得，如果現場他二人站在你們當中，諸位菩薩還理他們，我就服了你。他兩人掛着綠鼻涕，牙齒疏落，頭髮散亂，不曉得有多髒，衣服也破爛，你不躲他們纔怪呢！可是這類人物不多，我們當年都接觸過，你跟他接觸了，就會覺得他非常乾淨。我本身有愛乾淨的毛病，可是在他們面前就只好跟他們玩了，我還有個貪圖心理，小說神仙傳看多了，他們的鼻涕說不定是仙丹，喫下去長生不老，就大膽忍住，要我喫什麼就喫吧！你不要看廟裏塑的菩薩那麼莊嚴，身上又掛了那麼多寶飾，但是真菩薩不是那麼好看的，你拜不拜？恐怕捱到你旁邊站，你還嫌他又髒又臭。我當年跟個叫花子跟了他一個月，因爲我認爲他是有道的，他坐在大便堆裏討飯，最後雖然沒有辦法追出來，到現在我還認爲他應該是有道的。當時他要到飯就分我一點，我雙手接過來喫下去，不過我還沒因此而得道。朋友都勸我把這些回憶寫下來，這些故事講給你們聽，就是說真正有道之士非凡夫行，你細細觀察，他同一般人不一樣的。但是也照樣的喫飯，照樣的上廁所，照樣的生病，非聖賢行。

「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不垢不淨，一切凡夫的垢行都沾染，也都不沾染。不特別標榜學佛的樣子，非淨行，但是他處處淨行。

「雖過魔行，而現降伏衆魔，是菩薩行。」雖然超過了魔的境界，但是還實現降伏衆魔。病就是魔，被細菌感染了，細菌就是魔障。爲什麼會受傳染？受傳染就是被魔障障住了，就生病了。菩薩道是超過了一切魔行，對魔避免和厭惡，是修行階段的小乘境界，真正能夠成魔的人，纔能夠成佛，佛跟魔是一體的。善念和惡念是一體的兩面，好像手心和手背，陰暗與光明。真正得道的人，超過了陰暗與光明，不受陰陽所拘束，也不受魔佛所拘束。生老病死是魔，煩惱是魔，心中結使如貪嗔癡慢疑，都是魔。大菩薩看魔外道與佛道沒有分別，但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

「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這文字裏問題來了，所以講佛經要留意。菩薩求一切智慧，怎麼叫「無非時求」？難道要以時求？不是時候不能求？「無非時求」是沒有任何時間限制的，也就是隨時隨地要求智慧。

戒律有講到「非時食」，早晨喫飯是天人食，中午是人佛喫飯，晚上是鬼道喫飯。照戒律，人是過午不食，過午喫飯就是「非時食」。爲什麼？用科學的理由才能解釋這個道理。佛經的解釋「非時食」是方便，因爲要配合當時人們的知識智能。我們這裏喫早飯，美國那裏在喫晚飯。哪一邊是早上，哪一邊是晚上，這是根據地球上的位置，是向太陽還是背太陽而定，是由地球自轉而來的，但以整個地球來講，是沒有絕對的早上和夜裏。再者，各地人生活習慣不同，有的國家人注重早餐，有的注重中餐，有的注重晚餐。即使在中國內地各處也有差異，有些地方的人一天喫六餐，三餐之間加兩頓點心，夜裏再喫宵夜；有些地方的人一天喫一頓，喫兩餐被認爲浪費。這樣說來，哪個纔是「非時食」？當然，黑夜裏是許多昆蟲和野獸活動進食的時間，比白天活動的生物多太多了，夜裏是他們的世界，這就是業力不同，感受不同。

總之，關於「時食」，「非時食」的研究，是很有問題的。中午是以太陽當頂爲準，但是臺灣的中午和西藏的中午差幾個鐘頭，臺灣的出家人中午喫飯，西藏還在早餐呢！現在佛法在科學時代要留意科學，否則有些宗教的東西，你自己都解釋不通就不通下去了。有修養又有知識的人聽你這樣講，站起來就走了，也不會批評你，因爲談都沒辦法跟你談。

「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這是說菩薩求智慧求學問，隨時隨地都在求，沒有鬆懈的，精進不懈。大家不要讀錯了這一句話。

「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菩薩道的人已經證到了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本來無生，但是他不住在無生，不住在空的境界裏。空和無生有差別的，我是方便講法。他雖不住在不生，但還是住在生生不已中。「不入正位」的正位就是無生法忍，如果住到無生法忍，他就不起用，也不來慈悲佈施，接近於聲聞道了。

維摩居士告訴文殊菩薩，一切菩薩在病中要如此調伏自心，這個病是大病，世人都是在病中。佛經說一切衆生皆在作夢，生命就在作夢，所以叫作大夢，這個也是大病。

「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行菩薩道的人，觀十二因緣都瞭解了，而入諸邪見，也就是一切魔外道法也都會。

「雖攝一切衆生，而不愛着，是菩薩行。」攝是包含、包容，菩薩是慈悲的，愛一切衆生，度一切衆生，但自己不會被愛這個觀念所困住，不落入貪愛心理，隨時在解脫中。

「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菩薩與聲聞緣覺一樣，也會樂於遠離。《金剛經》中的須菩提是佛十大弟子之一，他談空第一，是阿蘭若行者，就是修出離道，有出離心，厭惡三界。小乘羅漢的肉體壽命到了就走了，念也空了。我非常欣賞大阿羅漢要入涅槃的四句話：「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但菩薩雖然樂於遠離，不會依身心盡。

在本經前面的弟子品中，講到佛要弟子們去問病的時候，第一位是舍利子，維摩居士和他討論過宴坐，也是我們學佛的人一個重點觀念。

今天在座很多人求真修實證，不論大家學打坐、學定、學參禪、學密，不能得定不能證得的第一個困難，就是不能遠離身心的作用。隨便學哪一個法門，身體的感覺去不掉，也就是身體的障礙去不掉，妄念思想不能清淨，不是不能停止，停止了就成了斷見。因爲身心都不能遠離，所以連最基本的法門都不能證得。遠離身心是初步的佛法。所謂性空，以成唯識的道理，第六意識的念空，才能證得。以菩提道的次第來講，這個時候是證入空性的入門。

所以，本經開頭，佛叫舍利弗去問疾，舍利弗不敢去，就是爲了宴坐這個身心的問題，受了維摩居士的呵斥，捱了罵。什麼叫宴坐？我們所有修定的法門，不論大乘、小乘、不淨觀、白骨觀等等，打坐通稱爲宴坐。真正的宴坐，如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上提到，「不依身，不依心，不依於三界，於三界中，不得身心，是爲宴坐」，與《維摩詰經》的道理一樣，是大乘佛法。我們要反省了，不照古代研究經教的方法，而從實際的研究方法討論，我們不能證得空性的原因，是因爲一切都有所依，厭離心生起還是個普通心理，要修證功夫真做到了不依身，不依心，連那個不依空的境界都還要放下，這纔夠得上說是在打坐，才真正是學佛的入門，纔是基本的成就。

經文這一句「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這是說聲聞道要遠離身心，但是這還是偏空了，並非究竟，究竟是要能不依身心盡。你要遠離到哪裏去啊？就算你有定，能像一般人講的打坐出神了，神識離開肉體，這樣的遠離非究竟道，即使做到出陽神，還不是佛道。陽神是道家名稱，佛道兩家許多人修行都有了這個功夫，很多同學和外面的人都問過我，問得太多了我也懶得答。

現在有的青年搞靈魂這一套，走上出神這條路，打坐起來自己覺得離開身體了，這種是出陰神，但還不是真的。真的出陰神要肉身氣脈通了，氣脈通了的確可以健康無病，也可以不需要飲食，入定時心是可以離開身體的，《楞嚴經》形容這境界如飛鳥出籠，很舒服，很輕靈，我們現在覺得痛苦是因爲身體的障礙。功夫做到這樣，他可以在我們這兒大家頭頂上轉一轉，乃至坐在我們身上，我們也沒有感覺，可是他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也能摸到我們，是真實的，不是像作夢。如果你們打坐時昏昏迷迷像作夢，看到了什麼，以爲就是出神，那可嚴重了，那是精神分裂，不要搞錯了。

什麼是陽神呢？色身整個轉化，氣脈通了。這又要講到四大本性，什麼是四大本性？地水火風。譬如我們聽呼吸，依風大起修，修到最後是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最後是空的，沒有方所，沒有固定的位置，它體性自空。火大起來是「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寧有方所」，這是《楞嚴經》的原文，無所不在，像電一樣，虛空中有電，但我們手中不會觸電，可是一摩擦就發電了，就是這道理。依四大本性身體通了，心物合一了，然後此身可以不壞，那麼他在那頭打坐，還可以另出一個身體來聽課，兩個身體同時可以講話，乃至三個四個都可以分身出去，那是陽神。幾時可以修到呢？慢慢來吧！修道想即身成就，要多方面的法門，顯教密法一概融會，真正把身心投進去求證纔行。

我常說，佛法講理論是一回事，但修證是科學的法門，必須實證的。昨天有位同學問我，他修持已有二三十年了，他現在常常到達沒有念，自己的呼吸也停了，就感到害怕。我說他中了彩券特獎，可惜又都丟掉了。念空了的話，呼吸自然停了。呼吸往來是生滅法，四大往來都是生滅，氣住脈停纔是定的境界，那個時候爲什麼還求個氣呢？他說根據教理不是要心息相依嗎？我告訴他，那是初步入門的，既然到達了，此身一丟就定住了嘛！還虧他搞了幾十年。這所以告訴我們，爲什麼學佛要把教理研究清楚，否則往往走入歧路。

你樂於遠離身心，縱然修得很高，超過了陽神的境界，還是小乘之果，沒有證得菩提大道。那所謂大乘法何在呢？注意是要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並沒有拋棄這個肉體，這個色身，也沒有拋棄這個起用的心，非斷非常。

現在很多人喜歡玩所謂天眼通，你注意他是否閉着眼睛用勁「看」東西時臉紅紅的，小心得高血壓。真正天眼通都不用打坐，一邊講話一邊看得清清楚楚，不是定起來纔看得見，沒有這回事。父母所生的肉眼能觀十方界，是自然的，不須要離開這個肉體。像《心經》上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就是大乘佛法。「盡」是梵文翻譯過來的寫法，如果用傳統中文寫法，這裏「盡」字也可以放在上面，就成了：不盡身心而樂於遠離。鳩摩羅什法師，是佛教文學的泰斗，用南北朝的文筆翻譯，美極了，把中國文學和印度文學合而爲一了。你們因爲中文的基礎沒有，所以佛經看不懂。佛經都是白話，沒有一句文言，是當時的白話，即使後世讀來，也不應該有困難。

維摩居士說，要這樣纔是大乘菩薩修持的道理，他每一個要點都提出一個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破解我們修持佛法的觀念。凡夫把這幻相的身心當成真實，聲聞道知道這個不真實，所以由戒定慧入門來修持，以遠離這個幻象的生存爲道果。大乘道再進一步，說遠離這身心還不是道果，真正道果不須要遠離，就是這個身心就可以證入菩提，所謂不二法門，這就是菩薩行。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然還在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中轉，但是不壞法性。他是跳出了三界，是跳到第四界嗎？沒有第四界。教下講「界外」，不是講第四界，不在三界中，即在三界中，是名界外，是聖賢境界，佛菩薩境界。

初學佛的人都希望跳出三界，尤其根據小乘經典，必須要跳出三界，不跳出三界還修持個什麼？跳出三界要怎麼跳？九次第定把修持的方法講得清清楚楚，各種禪定乃至各種宗派，譬如天台宗、俱舍宗、成實宗，應該如何斷惑證真跳出三界，都講得清清楚楚。不只是打坐功夫到了就行的，若是起心動念，貪嗔癡慢等等煩惱、無明的習氣沒有轉變，仍然是跳不出來的。

功夫到了像四禪八定那個境界，並不太困難，一般凡夫練氣功的都做得到。修行的真困難是，習氣心念見思惑難斷，斷一層見思惑習氣煩惱，配合修定的功夫，就是跳出三界的次序，我們也討論很多了。我經常問大家，跳出三界外要去哪界？佛說過有第四界嗎？我們可以說是有個聖賢境界，是假設的，得到所謂界外之界的聖賢境界，他在哪裏呢？還是不離三界，可又不住三界。因此無以名之，是假設的界外之界，所以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真悟道了，諸佛菩薩都是再來人，還是在三界中度一切衆生，又不壞法性，等於沒有來過，所謂妙湛總持不動尊，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這纔是菩薩行。

透過經文我們瞭解到，菩薩就在人間，只是你不認識罷了。我最近和幾個朋友閒談，回想起很多我的朋友，其實都是菩薩，他們的行爲，蓋棺論定，真是菩薩。乃至這邊有位沈居士，平常一來我就訓他，去年來跟我拜年時，說他自己的身體壞透了，都是病。我就講他，他說：老師你不用替我擔心，不要緊的。下樓他和別人講，老師替我在擔心，我往生西方是有把握的。結果死後燒出了舍利子，他的朋友來告訴我，他講有把握不假，兌現了。我講，他本來就是再來人，我平常訓他罵他是別有道理，你不懂的。這些聖賢再來的，都在人間。再嚴重地講，諸佛菩薩在哪裏？《楞伽經》告訴你：「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自性本來涅槃，到哪裏證個涅槃？十方三世諸佛一切菩薩，都可以說是再來人，你不知道而已。再來都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中轉來轉去，以大慈悲度衆生。

這更是我們居士要效法的，在家的不要說跳出三界，連欲界的最低層都沒有跳出來。但是真學菩薩道你就要嚴格地做到：雖住世間而真能捨掉。舍掉不是要你去出家，尤其好多六七十歲的老年朋友，怎麼還那麼舍不掉？這些世俗的事務都可以擺開了，你心要能擺脫得了，做了一輩子，到晚年應該都看透了，擺脫不了還算什麼學大乘菩薩道？

「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是菩薩行。」雖然在空的境界中，但是處處行有，每一個細行都做，善是要累積的。「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易經繫辭》的話。所以叫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不管小乘大乘，都崇尚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一切修行人不論在家出家，起心動念要念念歸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代表在家的居士講，就不算是修行人。看人的行爲，就要在起心動念爲人處世之間去看，能空掉的，什麼事情算了就算了，想都不用再想的，這個起碼要能做到啊！這雖然不是性空境界，卻是行空的行門，提得起放得下，放掉了就放掉了。前天一個朋友說：「我辛辛苦苦一百萬就這麼沒有了。」我說：「你貪嘛！」他否認，說只是想放點利息喫飯。我說：「這不是貪是什麼？就一點也是貪！要貪就有果報的。原來那一百萬本來也沒有的，有什麼稀奇！」一個學佛的人還這麼放不掉，起碼要行於空，本來一切皆空。

可是有一點，你最後證到了真空，偏空之果的小乘羅漢聲聞有個大毛病，不肯動，不肯修功德，不敢起行。因爲真到了空是很樂很舒服的，這種樂境恐怕你們青年同學沒辦法瞭解。但有一種同空差不多的，有點空的影子，你們想不想學？想。就是睡大覺，當然這不是真空，可是真舒服，懶得起牀。其實睡覺還不是空，只算是空的第二重影子，還不是第二重反映，人睡下去都不想起來，何況真證到了空。所以貪着於定，貪着於空，是犯菩薩戒律的，因爲菩薩道是起行，可以說是入世，入什麼世？就是「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一切菩薩證到了空，第一，不會被空耽誤，不會貪着於空的境界，性空要起用，真空要起妙有。第二，更不會偏向於空，落在頑空之中撥無因果。

所以菩薩「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注意這個「殖」是繁殖的殖，這個殖包括了很多東西，譬如培養細菌、養魚、養牛、養羊，生出更多來，是殖。怎麼殖呢？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莫以善小而不爲，莫以惡小而爲之」。小善不要放棄，言行上的小善都要修持好。

真正行菩薩道的人要念念歸空，還能做到步步行有。要善護念，起心動念遍行功德，不是萬事不管，反而更管事，爲什麼？要入世，「殖衆德本」。

「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在座的各位，佛學都研究很深，經典也看了不少，看到這一句要想到《金剛經》所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同時，也要參考達摩祖師另外一個法本所傳的，達摩四行觀（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換句話說，一切好事做了就做了，心裏留都不留，若想我今天做了件好事幫了人了，那早就着相了，不是無相行。所以雖行無相，而不被無相所埋沒，雖度一切衆生，而不着相，是菩薩行。

「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無作」在有些經典翻成「無願」，這兩個不同文字的翻譯，在佛法的意義上都對，因爲願力必定是心理的起行，用現代名詞是心理行爲。「雖行無作」是一切皆空，過去不留，作了等於不作。這個話使我們想起永明壽禪師引用古人的四句話：

修習空花萬行

安坐水月道場

降伏鏡像天魔

證成夢中佛果

他悟後起修，一天做一百零八件佛事，他忙得很。與黃教宗喀巴大師一樣，前面講過，他爲了弘法分秒都不空閒。你們年輕同學不要學我，一定要做到宗喀巴大師這樣。他兩個人都是菩薩行，明知空、無作、無相，還是發大願，生生世世再來。再來是很苦的，要投胎，長大，剛剛講經說法不到幾年就報銷了，然後還要再來，真麻煩。可是菩薩不怕這麻煩，所以才能「雖行無作，而現受身」，這纔是菩薩行。

「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這個話更難翻譯了，怎麼無起呢？起心動念是凡夫法，甚至可以借用禪宗大珠和尚的話，前面已經說過，「起心動念是天魔」。不起心動念好不好呢？你們有人走這個路線，打坐坐到一個念頭不起，「不起心動念是陰魔」。第三句話，「或起不起是煩惱魔」，等於非想非非想境界。除了這三個路線，你看如何不是魔障。換句話來講，我們現在說起心動念是凡夫法；不起心動念是天人境界或聲聞法，偏空的；菩薩道呢？提起即用，放下便休，起與不起，了無窒礙。「雖行無起」，不起心動念而起用，「起一切善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前兩天我考過你們潙山禪師的四句警語，我要你們千萬注意，必須背得，「實際理地，不着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這就是菩薩道。放下的時候不着一塵，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譬如要上座了，我就要入休息定，放下萬緣，不着一塵。要起而行，要用了，是萬行門中，不捨一法，一點小善都要注意。這個道理懂了，就明白維摩居士說的「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衆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這一句話中的兩個心字之間要頓一下，不要連起來讀成了「心心數法」。上面的心代表本體之心，下面的「心數」是指心理作用狀態，也就是心所。現在問題又來了，你做到了六波羅蜜當然是菩薩道，但是此地經文卻說，你縱然做到了六波羅蜜還不是菩薩的全道，因爲六波羅蜜還是偏向了出世法，是昇華的向形而上走，是爲了證得實相般若的一個次序。也可以用禪宗話講，六波羅蜜做到了只能入佛，還不能入魔，還不全。

所以大乘境界要十波羅蜜，要多加了方便、願、力、智四波羅蜜才差不多。這裏告訴我們一個全的不二法門：修六波羅蜜是隻向上修，是出世法，還要向下，要懂入世法才全，纔是菩薩道。佛十名號之一是「正徧知」，注意是雙人旁的徧。佛既然是正徧知，他不但懂出世法，也懂入世法，不過我們的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是表相，走的是出世的路子，實行給你們看。成佛的人是全的，不但懂出世法，當然也懂入世法，而且不但懂佛法，當然也懂魔法。菩薩能徧知衆生心、心數法，對凡夫衆生，乃至其它動物的心理狀況都懂，不只是懂人類而已。

「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你們很多同學都想學神通，還有很多人寫信來問。學佛修道想得神通，都是做生意心理。問你爲什麼學打坐，都是想健康長壽，不是嗎？然後想神通，最好的會講是想大徹大悟，那你去大徹大悟嘛！爲什麼來找我呢？還不是當投資生意，以功利心來的，對不對？你說那不來找老師要怎麼辦，你找你自己啊！菩提在你那兒，不在我這兒。我講的都是真話，你不懂有什麼辦法。

這兩天有位在花蓮的年輕居士，一封一封的限時信寄來，信寫得真好，好像真的大徹大悟了，顯教密教都學過了，恭維我一番就要我給他印證。我回信說，你老兄的信寫得真好，當今世上沒有大善知識，你找我就錯了，我什麼都不會，對不起了。他今天回信說，好極了，你自稱什麼都不會，給我啓發很大，我覺得前面給你寫的信都是過錯，有一天如果我什麼都不會，那就不用來看你了，我在這兒向你頂禮了。嘿！他雖然狂妄，這也了不起，我就把這信用紅筆一圈，不用答覆了，就算了。

你們青年人都想學神通，現在維摩居士傳給你，什麼時候才修得成神通？要漏盡，什麼叫漏盡？就是《俱舍論》告訴你的，貪、嗔、癡、慢、疑五個根本煩惱，加上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這五見，達到此心絕對沒有這些習氣了，就叫作漏盡。不是你們年輕人以爲不遺精不漏丹是漏盡，這只是最基本的而已，是道家的說法，是對付這個身體用的。能三年不遺精不漏丹，燒出來能有舍利子一點不稀奇，那是色身上的事。其實正確的應該叫堅固子，不能叫舍利子，除了佛以外，不可以叫舍利子。這種不漏沒有什麼稀奇，如果你夢境中仍然有念就還是漏。維摩居士露消息給你，要漏盡了才真得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宿命、漏盡六通。但是就算是六通具足，還只是小乘之果，菩薩道就嚴重了，要「不盡漏」而得六通。請問諸位要怎麼得？去參。

「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着生於梵世，是菩薩行。」爲了節省時間，這慈、悲、喜、舍四無量心的名相就不詳細講了，不懂的可以請教這裏出家的同學。根據小乘理論，修成四無量心是修得梵行。梵是什麼意思？畢竟清淨謂之梵，修持到相當程度才能到梵天。梵天是什麼天？我告訴諸位，根據佛法，是青天，是藍色，是密宗畫的藥師佛那個青色，像碧海一樣。我乾脆把密宗的祕密都告訴你們，氣脈真通了的人，自己身體的內部，一天到晚都在梵天的青天中，同藥師佛那個身體一樣的。那就是中脈通了，中脈無脈，不是有形的血管。到了這個境界當然祛病延年。當然不是人變成了藍色的，你看了怕都怕死了，還可能有肝病。那境界是萬裏青天，一點雲都沒有，那當然無念。

所以修四無量心應該處處清淨心，是梵天的行爲在做事，但是沒有貪於梵天境界而不來。我經常告訴諸位同學，真得了道一定更謙虛，不會像我這樣狂妄自大，不會的。我這樣沒有道的人才會經常吹吹牛、罵罵人。如果擺出一副大師樣子，要人禮拜才傳個道，那也可以免了，他得的道也有限的。菩薩道是不會自命高的。

「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我學佛，是以科學來求證！一定要證到空，不證到空我不一定信的，我可以承認這一套理論是對的，但是講事實我非自己經驗到不可。所以講四禪八定你就要修到，但是你要注意，你禪定修到了，不一定能解脫，你可能又會被禪定境界所困，能不爲所困，才得了解脫道。得了解脫道又不一定是得了三昧，三昧很難翻的，不是你家的三妹四妹。三昧是譯音，勉強用中文翻是境界，但還是不能完全表達，只是理論性的意思，就是你身心的感受，不是凡夫境界，是瑜伽境界。《瑜伽師地論》有十七地，都是諸佛菩薩的境界，因此定、三昧的境界，不只一個，諸佛菩薩有無量三昧。譬如你打坐唸佛，唸到一心不亂，這是念佛三昧之一，到了念而不念，不念而念，也是念佛三昧之一。唸到大勢至菩薩的法門，淨念相繼，也是念佛三昧之一。打坐坐到了空，也是三昧。不空，觀明點定住了不想下座，也是三昧。入了光明定不想下座，也是光明定三昧之一。

所以得了四禪八定不一定得解脫，得了解脫不一定入三昧，要注意，禪定、解脫、三昧，三個範圍不同。真修佛法的人都要會，都要證得，大菩薩們都到達的，所以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不被禪定境界困住。禪定境界是非常迷人的，四禪八定都是樂，離生喜樂，定生喜樂，離喜妙樂，樂得不得了，你不貪嗎？即使不得定，你打坐時心情輕鬆，那一座坐得好，有誰要你下座做點事，你不曉得會多煩呢！還會罵人是魔啊，有魔障。有人吹牛說不貪，你到了那境界再說，如果你「不幸」得了四禪八定，可不要貪着啊！

## 三十七道品與菩薩行

接下來是三十七菩提道品的境界。三十七菩提道品的重點統統在四念處上。四念處是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我們常把它當作是佛學的理論看過去了，都覺得自己懂了，實際上，四念處包括了一切佛法大小乘修持的基本。首先我們拿現代學術方法來討論四念處，第一是念的問題。念是什麼？大家都曉得，一切凡夫的思想，起心動念就叫作念，普通名稱是念頭，人的思想、感覺等等謂之念。佛學的觀念就叫它妄念，所謂妄是因爲這些思想感情虛妄不實，靠不住的，它漂浮不定，變化無常。念是代表了我們內心的感覺、思想、感情等等。

修行的法門，是把這個念轉化過來。如修唸佛法門，你如何去唸佛？唸佛就是把這感覺執着的作用轉化成唸佛。講到唸佛，我們知道佛法修持法門，歸納起來有十念，唸佛、法、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增一阿含經》有個偈頌：「佛法聖衆念，戒施及天念，休息安般念、身死念在後。」所有小乘的禪觀法門，都沒有超過這十唸的，修持起來應該先念死，真正修行人應該隨時覺得自己已經死了。譬如打坐，一上座要萬緣放下，不放下，此心不死，所以就看作此身已死，萬緣也就放下了。所以念死應該是第一，也是基本的，但是它在十念法中排最後，因爲世俗觀念認爲念死不好，所以不排在唸佛法僧等等之前，而萬緣放下就是念休息。

我們一般修行的，只曉得唸佛，但是真正念佛法門搞清楚沒有就難說了，講不好聽的，恐怕搞清楚的還不多，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唸到小本《彌陀經》講的一心不亂境地。至於能做到大勢至菩薩講的淨念相繼境地的，那更少了。一般念「南無阿彌陀佛」可不是淨念相繼，這一句有好幾唸了，「南」是一念，「無」是一念，「阿彌陀佛」是四念，一字一念。真正的唸佛法門是很難的。如果要談觀行的止觀唸佛法門，諸位就要先留意《佛說觀佛三昧海經》，然後學佛的一切行。此外如密宗的觀想佛像，也都是念佛法門。

講到念法，那就更多了，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佛法，歸納起來如何念法呢？譬如念般若性空緣起中道觀，理就是法，禪宗講參也就是念法。

至於念僧，譬如崇拜傳法的上師，藏密修法的人要先念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四皈依。爲什麼比顯敎多一個皈依？其實皈依上師也就是皈依僧，它爲什麼分開呢？因爲佛法講師道尊嚴，我們能有佛法，都是因爲有本師釋迦牟尼佛教我們，後代的僧衆，就代表是佛的弟子，代代相傳。這個問題只能大概這麼說了，否則一講開了可以寫幾十萬字的書。

念戒同唸佛、法、僧是一個東西，戒體一念不生，淨念相繼，戒到了，定也到了，慧也到了。大乘菩薩戒中有菩提心戒，證到菩提，心戒就可以完成了。念施是念一切放下，什麼都舍掉了。念天作什麼？我們要明白，能夠不輪迴轉生入地獄、餓鬼、畜生下三道，而進入人道已經很難了，要進入天道真是談何容易。不要以爲你在學佛，就看不起天道了，我是連看到個土地公像都要合掌的，他至少是人中善人，鬼中善鬼，這就值得尊敬了。能升到色界天甚至無色界天，你沒有戒定慧的修持、沒有十善業道的修持，沒有那麼容易的。

念安般是念出入息，像天台或密宗的法門，以呼吸入手。呼吸的梵文是安那般那，有時漢文翻成「安般守意」，安般是安那般那的簡稱，守意是心念與出入息配合爲一，不分離，是定境。真修到安般守意，初念住了，已經了不起了。

四念處的念身，宗教界對這個修持法門爭論很厲害，彼此像冤家一樣。看到道家練身體的，守竅的，就罵是外道、魔道。但是密宗也有在身體上練的，所以顯教就說密教是魔道，密教又看不起顯教。實際上佛法有念身的法門，道家許多東西是從佛家偷來的，可是人家加上修持的經驗，就成了另一法門了，密宗也一樣。道家和密宗的法門可以歸納成四個字：「內照形軀」。如果我們把「內」字換成「觀」字，就會接受它是佛家東西了，實際上是一樣的。佛法裏的白骨觀、不淨觀等等，就是內照形軀。

念身不淨是學佛的基本，可是我們反問，不淨觀真觀得起來沒有？這是學佛的第一步，打坐時做不淨觀，自己內照形軀，眼睛開也好，閉也好，一定了，反照身體五臟六腑，看得清清楚楚，觀清楚了再丟開。我們這裏有些同學觀起來了嚇一跳，原來自己的內臟如此之髒，自己都覺得噁心，這不是虛幻作夢，硬是看得很清楚。到這個時候，你去看經典的不淨觀記載，才知道佛說的話半點都沒有錯。白骨觀如果觀成了，每一個細節看得比Ｘ光還要清楚。我上次生病，有醫生朋友很關心我，帶了好多儀器來幫我量血壓、作心電圖，結果正常，別的地方也都正常，他就想要我去照Ｘ光，我只好告訴他，我沒事的，不用了，告訴你吧，我如果連自己的身體內部還看不清楚，要靠什麼Ｘ光，那我豈不幾十年白玩了嗎？又有一個朋友，要介紹一位八十歲的老中醫來給我把把脈，我也婉拒了，人家年紀大了，不要勞動他了。此外，這個身體用了這麼多年了，自己覺得沒什麼毛病還很高興，萬一他看出什麼大毛病來，心理一定受影響。這是笑話，道理是念身觀照到自己是清清楚楚的。如果自身內部的血脈氣機循環都看不清楚，最基本的不淨觀、白骨觀觀不起來，那麼修持四念處的第一步念身，就有問題。如果這一步都有問題，以後一路的漸修要怎麼修？

念身不淨，從不淨觀、白骨觀開始，千經萬論都跳不出這個範圍。如果說你本事很大，不走這個路子，走的是禪宗，一悟就是，不要談不淨觀、白骨觀，念頭一動自然就呈現出來了，那才叫悟。同樣地，修密宗的觀想，他所有的畫像，單身的或是雙身的，旁邊都有骷髏，再不然手中拿着、身上掛着人骨，或是腳下踩着死人骨頭，這表示如果基礎白骨觀不成就，你所有密法都不用修了。這是密宗的大祕密，我今天爲大家揭穿，不然你們看不清楚，或者看了害怕。這是念身的重要。

再來是念受，觀受是苦。講教理看佛經往往就看過去了，可是都沒看懂。受就是感覺，你覺得氣脈動了、喫飽了胃脹、身體舒服與否、打坐腿發麻、坐着昏沈，這些都是感覺，你能離得開這感受嗎？這是基本修持啊！觀受是苦，一切苦樂都是苦，你不能夠離開，那打坐的功夫再好，還是在受陰境界中。不要以爲任督二脈通了，頭頂發跳了，請問你沒有感覺到頭頂，怎麼曉得那兒在發跳？既然明白是在受陰境界中打轉，觀受是苦，還不趕快舍掉！這念還是在受陰境界中，沒有跳開來。

觀心是觀心裏的妄念。觀法，心裏的思想、意識狀態、各種思想法則，一切都是無常，念念皆空，前念已過，後念不起，當下即空，是不是做得到？如果做不到，那這四念處一點基礎都沒有，下面的其它三十七菩提道品都免談了。

證到果位還是小乘法，還沒有證得菩提。《維摩詰經》始終在不二法門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什麼是不二？小大不二，小乘、大乘一樣的，就是一個菩提道；世俗法與出世法不二，所謂真俗不二。

「雖行四念處，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這話怎麼說？從小乘來講，做到四念處是證到空了，不受後有，這個世界不來了。感受的痛苦他沒有了，得了涅槃之樂，心念不起作用，住在空這一邊，四念處成就，證了果位，離了身受心法。但是菩薩道是要「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已證得涅槃還能夠跳出來，也可以說，他既跳出來也沒有跳出來。這裏把三十七菩提道品拆開來講，講的是一個真俗不二。不要自稱是大乘道而不講小乘，你如果小乘都做不到，罔言大乘！小是大的基礎。大乘的修法，一定要先做到小乘的四念處，但是不是永斷身心，不是永求寂滅，出世入世不二，纔是菩薩行。

下面三十七菩提道品就唸過去不細講了，要點都一樣。

「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四正勤：未生善今生，已生善今增長，未生惡今不生，已生惡今斷。

「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這裏特別挑出來講，你們喜歡神通的要注意。四如意足是欲如意足、念如意足、精進如意足、慧如意足。足是滿足，是如意的滿足，愛如何就如何，等於是孔子說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他到七十歲纔敢這麼說。你修佛法，算不準很年輕就得了四如意足。欲如意足的欲，不是世間一切欲，你修行要求法、求定、求慧，這就是欲，不過這是正欲，是善欲，是好的。在座的各位都想悟道，搞了半天有幾個悟了？沒有悟，這個慾望，這個希望就沒有達到。而悟了道，能真正大徹大悟，一切自在的有幾個人啊？達到了纔是欲如意足。

念如意足呢？你念佛做到了一心不亂嗎？如一日如二日就不說了，能如一分鐘、如一小時、如數小時一心不亂嗎？念不能一心不亂，意識想不亂，但是做不到，就是念不得如意。所以四如意足談何容易！如果能唸到一心不亂，做到像趙州禪師那樣，二六時中（就是晝夜二十四小時，白天、夜裏各六個時辰）老僧除二餐粥飯之外，無雜用心處。他能做到這個境界，八十歲還到處參訪，人家問他爲什麼還要參訪，他答說因爲未能打成一片。他謙虛啊！還說沒有達到如意足。我常說笑話，趙州和尚這個話真了不起，但是如果碰上他老和尚，還要打他一棒，爲什麼？不用功！他還會被兩餐飯牽走就不對，要喫飯不知道食處纔打成一片。這雖是笑話，也是真的，要如此用功才能算精進如意足。慧如意足更難了，你聽經聽過了能記得嗎？上星期講的，這禮拜就忘了，慧也不能如意，所以學什麼都不成。

這是大概解釋了四如意足，我是不照教理解釋，爲了讓你們很容易瞭解。《維摩詰經》並沒有說得了四如意足，就得六神通自在，不要亂加解釋啊！因爲得到了四如意足，心念纔可以得自在神通，得的是這個神通，不是六通五通的。那何以叫作神通呢？你加兩個字：「神而通之」就懂了，現在大家拜一切的神祇，不論是菩薩、關公、土地、媽祖，都叫作拜神明，神明就是神而明之。後世把虛字省略掉了就成了神明，也就是神而通之的神通。得了四如意足，而不走出離的小乘路線，因爲神通自在，所以入世無礙，這就是大乘菩薩行。

「雖行五根，而分別衆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這些句子的重點是「雖行」，是說雖然修行小乘的法門，可是不妨礙走大乘路線。以上是三十七菩提道品，我們不細講，自己去研究。

## 止觀到涅盤的菩薩行

「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問題來了，這是現在國內外都流行的，如何求定。不管是內道或外道（內道是佛法的內明之道，心外求法的叫外道，不要把外道看成黨派），乃至求健康長壽的，都想打坐得定，但往往不是光修止就是光修觀。止觀雙運合起來修，纔是佛法正路。止觀是個名稱，例如上面講的十念法門都是止觀，密宗修的也都是止觀，禪宗的參禪也還是止觀，參話頭止在一念上，就是止，話頭提起來參究就是觀，沒有一法能離開止觀的。所謂修定、白骨觀、安般法門等等，都是止觀。

不過我們這些衆生們，修了半天，不要說得觀了，能真得止的都很難。得止就是得定，舉個例子，盤起腿來七天七夜不起來，管你有沒有悟道，有得止的功夫，就算不得止也硬熬，熬得住也熬止了，做得到嗎？所以大家不要驕狂了，說自己學這個門學那個門的，你能得止嗎？以密宗來講，我走遍康藏，密宗的喇嘛們當中，得止的不多，能止觀雙運就更難有了。

再拿天台宗標榜的六妙門來講，由數息到隨息，由止起觀，由還到淨，這六個步驟有幾個人做到了？大家充其量坐起來自認爲這一座坐得不錯，啊！數息數了三千多了。你數了一萬多也不過加上利息而已，呼吸是生滅，以生滅心計數字，我問你要數到哪裏去？數到得止就不用數了，趕快隨息。隨到氣住脈停，就要趕快起觀。一念之間很快就觀起來了嘛！你盡在那兒數，做什麼？是學會計，還是算利息？然後盡在那兒搞呼吸，真可憐啊！六妙門確實是妙門，依此修行必有成就的。這天台顯教就是密教，可惜大家不珍惜，要另外去求個密法。佛法沒有祕密的，這六妙法門就明明白白告訴你了，這個你不求，反而希望花錢求密法；我收你一千萬然後傳你個祕密好了，什麼祕密？就是修止觀嘛！

但是止觀修成了還只是個助道，不算得道，縱然四禪八定成就了，還只是助道品罷了。佛在《楞嚴經》說，「現前縱得九次第定，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這裏我插進來說，宋徽宗時代，四川嘉州龍淵寺內有一棵大樹被吹倒了，樹根中間有一空處，有個和尚在裏面打坐。衆人驚訝不已，有人敲引磬引和尚出定，他自稱法號慧持，出定後問衆人：他哥哥慧遠法師何在？原來他是晉朝時在這裏入定，幾百年後到了宋朝，才因大樹被風雷吹倒而出定。縱然能入定幾百年，仍然不是內明之道，只是意識境界。

所以止觀法門還是助道之法，這是站在大乘菩提道立場看小乘法門，只得了有餘依涅槃，尚非般若解脫。縱然修得了止觀助道之法，但不落於空的一邊，纔是菩薩道。若你耽着禪定，不肯起行願，是犯大乘菩薩戒的。不過你不要拿這個話來當藉口，叫你上禪堂打坐，就說不願犯菩薩戒。

「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這裏說已經修行到了不生不滅的境界，照理講應該是好得不得了，前念已滅，後念不生，當體即空，明知諸法不來也不去，就解脫了。修解脫道之人常常懶得修行了，那樣的話，功德福德就不會圓滿，因此色身也不成就。要功德福德圓滿了，諸惡莫做，衆善奉行，才相好莊嚴，此其一。我們再說個笑話，常有些太太們穿戴得珠光寶氣，問我這樣是不是不對。我說你看大殿上的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身上掛得比你多得多了。菩薩道就是這樣，雖行諸法不生不滅，一切解脫，可以走寒山、拾得的路線，穿糞掃衣，但是爲了弘揚菩薩道，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所以口紅儘管塗，珠寶隨便戴。在小乘戒律中，戲鬘歌舞是犯戒的，大乘菩薩戒則準許，只要是以此興功德，以此利衆生，就不犯戒，也是大小乘精神不同之故。

「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大乘菩薩雖然現聲聞身，證羅漢果，或現緣覺身，證辟支佛果，很有威儀，但不像大乘佛法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大乘何以有如此成就呢？除了智能，第一要行願，不修福德不能得相好莊嚴之身，所以千萬懶不得啊！光是偏向修道的話，連一半都成就不到，這又是一個題目。

「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是菩薩行。」剛纔講的六妙門也是六個秩序、六個層次，一數息、二隨息、三止、四觀、五還、六淨。唯心淨土現前，也是淨。修淨土宗的淨念相繼與一心不亂，嚴格說來是兩回事，勉強講也可說一樣。爲什麼再提出這個呢？諸法究竟淨相達到了，八萬四千法門中我們提了兩法，六妙法門最後是淨。第二個，念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我爲什麼這樣提？淨土不只是阿彌陀佛有，譬如東方藥師佛有琉璃淨土法門，十方三世諸佛都有自己的淨土法門，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也有淨土的一面，這要研究《觀佛三昧海經》就知道了，到了《維摩詰經》後面也知道了。

我們學佛的實在很勢利，佛給我們介紹了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你只要念他一聲就得好處，勸我們趕快唸啊！這是我們導師教的，結果我們拚命去唸南無阿彌陀佛，就沒人先念一句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謝謝他的介紹。用世法看，我覺得好勢利啊！所以我寧可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其實呢，佛佛道同，沒有差別的，都有他淨相的一面。

真達到淨相是究竟嗎？非也。這與認爲空就是佛法究竟，一樣是錯的，偏了，不夠圓滿。所以淨相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可以出世而不敢入世。所以「雖隨諸法究竟淨相」，不落在淨的一面，同觀世音菩薩一樣，「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救世救人，應以何身得救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應以下等身得救度者，即現下等身而爲說法，因爲不淨也不垢。此所謂真正直指人心，不二法門在此。

「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觀行成就，乃至入定，親證一切佛的國土永寂如空，以爲是究竟，其實還是小乘境界。有一個寂滅，有一個空，就已經不空了，不清淨了。寂滅和空也要舍掉，「而現種種清淨佛土」，纔是菩薩行。這是告訴我們不垢不淨的道理。

「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最後講到了佛道究竟，真正學大乘佛法之人，雖然證得佛道，雖然自利成就，也能轉法輪利他，也可以隨時入涅槃，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但是真正大乘佛道，只兩句話：「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是智悲雙運之法。智是般若成就，代表法身證得，解脫了，般若、法身、解脫，三樣都圓滿了，因此可以不住三有。但是大乘菩薩念念在慈悲中，雖然證得法身而跳出三界外，因爲悲心而永遠不入畢竟涅槃，生生世世在無量三千大千世界六道中度衆生。講到這裏，維摩居士不說下去了。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衆，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時文殊菩薩所帶領的大衆，有出家在家衆、有天人天龍八部，可是，說這段不二法門時得利益的，只限一種人，就是八千天子，只有欲界天以上的天人，纔有這種智慧，能聽得懂。因爲聽懂了，就發大乘心。

我一再講，《維摩詰經》翻譯得太好了，文字容易懂，但是每次愈讀愈害怕，因爲每一字每一句裏，包涵的意義太多了，但是大家都被文字蓋過去了。

# 不思議品第六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求牀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牀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盤，是則染着，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着處所，是則着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實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嬈魚鱉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嬈。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右掌中，擲過恆沙世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衆生謂之一劫。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衆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衆生。又菩薩以一切佛土衆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衆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着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爲害。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着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嬈。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聖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衆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嘆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衆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爲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此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祗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衆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瑠璃、硨磲碼碯、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現在開始講〈不思議品〉。我們研究佛法的人，隨時都會講到「不可思議」這個用語，大家千萬要注意，「不可」是邏輯，講方法，佛法是不可以用思想去討論它、研究它的，方法上是「不可」。但是一般人往往理解成「不能」去思議，佛可沒說過不能思議，所以你們青年同學不要誤解了。佛法是不可以用普通的思想學問去討論、研究所能懂的，硬是要用修持實證來的。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爲牀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牀座。」維摩居士和舍利弗剛纔的對話告一段落，八千天子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時候舍利弗眼睛向周圍一轉，發現維摩居士的房間空空的，沒有座位，腦子裏想：這麼多大菩薩來了（當時像觀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彌勒菩薩都來了，不過在這兒都沒有講話），同一羣弟子要坐在哪兒呢？

你們還記得跟着文殊菩薩去的有多少人嗎？答不出來就是不用心，這是基本的，翻回去看。房間只有一丈見方，後來唐代出使天竺的王玄策到毗舍離，經過此室，用笏板量過，止有十笏，所以稱「方丈室」。玄奘法師的傳記有記載，他親自到維摩居士的這個房間。

舍利弗剛一想，維摩居士有他心通，立刻就知道了，於是他問道：喂！舍利弗，你是爲求法來的，還是爲座位來的？

在此，我順便跟你們談個八關齋戒律的問題。你們居士可以聽，因爲我是居士也可以講，進一步就不能談了。沙彌戒是不準坐高廣大牀的，爲了這一條戒，我發現好多年輕人實在很可憐，有個年輕同學因此在地板睡了兩年，因爲他認爲高的牀寬的牀不能睡。我可以負責任告訴大家，講錯了願下地獄，下二十一層，永不翻身。如果我講對了，那麼很多人就錯了，害死人了。制定這一條戒律，是要初學佛的弟子先學會謙虛，不準坐高廣大牀，意思是不準坐上位！文字要搞清楚，牀在中國古代就有，我家鄉老祖母的牀比一個房間還大。牀是由西域來的，椅子原來叫牀。中國原來沒有椅子的，秦漢時人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魏晉才由西域傳入椅子，那時叫作胡牀。高廣大牀是地位很高的人、領導人坐的，那個牀又高又寬。胡牀又有個名字叫腳牀，牀腳可以折攏起來的。打坐的叫繩牀，草繩編的，可以折起來帶出去，佛圖澄禪師就經常坐在繩牀上打坐。所以這戒律是要沙彌學謙虛，並不是說不能睡牀鋪。爲了這件事，許多年輕人不敢睡牀，怕犯戒，弄塊窄窄的木板鋪在地上睡，連翻身都不行。

現在唸了《維摩詰經》應該明白了，舍利弗想的牀座指的是椅子，否則那個方丈的房間，豈不又要擺椅子又要擺牀的。不要搞錯了！我特別提出這一件事。

舍利弗答覆說：我是來求法的，不是爲了坐好椅子來的。大家學佛都是爲了求法，有的人拚命學個法，像咒子、手印、功夫等。古今中外學法，一開始多半是學打坐，也有點竅，教你守住的，都算是傳法。各地方傳法是大事一件，有第三人在還不傳，有的要發毒誓不準外泄，否則天打雷劈。像我這樣隨便指出穴竅位置可不得了，所以每逢打雷我就有點怕（衆笑）。佛教中藏密要求法也是不得了的事，我和已涅槃的章嘉活佛、甘珠活佛，過去常有往來，和他們說笑，說學密宗是富貴法。比如學個咒子，第一要磕頭如搗蒜，這個很平常。然後要獻哈達，這是古法。哈達都是綢子作的，拿到了也不知道如何處理，當褲腰帶太寬，當圍巾太薄。能當上活佛的，收到的哈達就堆積如山。

當年我在杭州讀書，年紀還小，班禪活佛來到了靈隱寺，依密宗規矩他先頂禮佛像，三拜後，起身右繞一圈，頭還碰一下佛壇，表示碰到佛足了。然後他就要獻哈達，因爲佛像非常高，他就玩了個把戲。只見他從懷中拿出一條黃色哈達，很長的，輕輕用手一送，哈達就飄上去，掛在佛像脖子上了。這一下子，當天皈依的人不計其數，活佛就活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就值得一參了。若是氣功，這功夫也了不起的。這是我當年擠到人羣最前面，親眼看到的，絕不是靠機械作用，當時看到的人很多。這是講到哈達，想起這一件往事。再說求個法，在獻了哈達之後還要供養，供養不是十塊二十塊錢，都是很重的，要依你的經濟能力表示你的誠意。所以我說學密宗是富貴法，假使要學遍密宗的法，可以說不管你有多少財產，也會學光的。

講了半天的廢話，回頭講求法。究竟什麼是法？這是個重大問題。大家都想求個法，好像求到了就可以立地成佛、立地成仙。現在《維摩詰經》在這裏指示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法。法在哪裏？就在你自己那兒。現在法在哪裏？就在《維摩詰經》上。上卷講到皈依佛，如何是佛的淨土，中卷（第五品─第九品）講皈依法，如何求法。

有些話我經常在重複，有時會岔開很遠，原因是四個字：語重心長。話是囉嗦，有時刺激了人。我的用心是愛護青年同學們，希望能續佛法慧命，續中國文化慧命。你們年輕同學一定要先把中文弄好，中文學不好，自己祖先傳下來的法寶你就打不開。佛經就是法寶，我們這裏好幾部大藏經，不知有多少寶在裏頭，誰去求了？只有書蟲在求。這你不求，偏要向外求。《維摩詰經》文字翻得太好了，文學的境界好，你不要輕易地就看過去了。

## 如何求法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維摩居士說：喂！舍利弗！真要求法的，連自己身體性命都可以不要，你還問椅子在哪裏！二祖神光向達摩祖師求法時，把手臂都割下來了，達摩要他手臂幹什麼？這是二祖表示自己的志氣，爲了供養佛法僧，沒有別的可供養，不惜軀命供養。你們讀密宗密勒日巴祖師的傳記，他是宋元之間的人物，他的出家修行多苦啊！十幾年住山洞沒飯喫，比佛祖六年雪山修行還要苦，一身長出綠毛來。衣服也沒得穿，後來總算他未婚妻和自己妹妹，爲他化緣得了一些布，才做了個衣套來覆體。師父要他獨立蓋棟房子來供養，他費了幾年時間挑土石蓋起房子，師父又叫他拆掉重蓋，還不準別人幫他。拆了又蓋、蓋了又拆，毫無怨言，爲法忘軀。學密宗的人都以他爲標榜，但是有幾個人真做到像他一樣？他爲求法受到莫名其妙的磨練，但是從未反悔。

看到《維摩詰經》這句「不貪軀命」就要往這裏想。可是我們學佛學打坐的，哪個不想求長生不老？又想通奇經八脈、頭上放光。十個來的人有五雙是爲了身體而學佛，都在身體這四大上做功夫，沒有一個是「不貪軀命」的。還有的人來向我發牢騷，他學佛二三十年怎麼還生這種病，好像我該爲此負責似的，我只好說我還沒見過一個不死的人。所以《維摩詰經》還是沒看懂嘛！真爲學佛法，求個心地法門，能知道心地法門不在身上、不在健康長壽上、不在內外中間，能不貪軀命的，這個世界上還真不多。

對佛法的認識，首先一定要正確，所以禪宗講見地。潙山禪師告訴仰山兩句重要的話：「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眼正是講見地，就是觀念要正確，行履是功夫。如果觀念不正確，你的功夫做得再好也沒用。只在身上做功夫，這個肉體是有生老病死的，會過去的，不是佛法。如果見地對了，行履也有，這個肉體雖然會過去的，但是比較少病少惱。要想做到無病不死，是要有特別法門的，但是連佛自己都不肯去做。所以佛與佛相見，還要互問「少病少惱否，衆生易度否」。你們年輕法師學了這一句，將來彼此寫信也可以用上，可是不要講「信徒」易度否，那是神權用語，佛教用的是「信衆」，衆生平等，順便一提。

「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色受想行識是五蘊，我們都知道的。簡單地爲新來的同學講一下：色法包括物質、生理方面，四大都是色法。受，是感覺方面，身體和心理有感覺謂之受。想，是心理的思想。行，包括了肉體與心理內在的思想，還包括外在的空間和時間，行是一種動轉，宇宙萬象隨時在動，分秒不停。打坐雖然入定了，心臟還會跳，血液在循環，就是行陰沒有停，到三禪以上氣住脈停了，行陰還不能真算停止，只是暫時用自己的功力把它切斷而已。這就要了解唯識的二十四種心不相應行法，那是意志控制不住的。換言之，生命的原動力是行陰。識，八識都屬於識的範圍，這裏有專門的課程研究《成唯識論》，現在不多解釋了。所謂五蘊，包括了生理與心理，包括知覺與感覺，這樣講你就比較容易懂了。五蘊，是五個區分，代表了生命的身心全體。

維摩居士說，真正想求法的人，不在色受想行識上面去求，也就是說，不在身心上去求法，剛纔也說「不貪軀命」。

「非有界入之求」，「界」是佛學名辭，共有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是生理的各種機能的六根，色聲香味觸法，是外在與生理機能相對的六塵，六根與六塵中間有界限嗎？沒有的，眼睛看着手錶，馬上就看見了。眼睛與手錶之間真沒有界限嗎？絕對有的，用中文說是「間不容髮」，連根頭髮那麼細微的距離都談不上，研究物理的人就知道，這中間是有界限的，所以佛法定十八界不是偶然的，不是爲了理論上的差別，是有實際上、科學性的差別。所以，六根六塵、加上中間的界限，共有十八界。這個界限中又有個祕密，佛法爲什麼說有十八層地獄？這個屬於數理哲學的範圍，與易經的數也有關聯，佛法說的各種名辭數目，七覺支、八正道等，這數目字都不是亂定的，其中有最高深的道理，因此學過數理哲學的人，學起佛法就很容易。

「入」是十二根，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有時又叫六入，但六塵和六入又不一樣，古代大師翻譯時非常痛苦，用盡心機，不過用六塵比較文學化，用六入則科學化。你看着手錶，究竟是手錶進入眼神經視線，還是眼神經視線到手錶這兒？這是個問題。學科學的人要這麼問，學佛的人要參就得這麼參。是手錶在放它形象的光，進入我的視覺，然後視覺神經到腦，因此才瞭解到有手錶嗎？還是眼神經放射視覺到手錶，才覺知到手錶？有人可能覺得，這麼參太囉嗦，看見就看見了嘛！但是真學佛的人，應該要在這裏參究。翻譯成六入就有根塵進入的作用。

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真好，這裏六個字概括了十八界六根六塵，我們表面對佛學名辭熟練，一看就懂。但是假定把《維摩詰經》翻成英文還是這樣翻的話，是絕對不通的，將來一定會有用外文翻譯中文佛典的，現在也有些人在做，都很粗淺。我們看漢朝、南北朝初期翻成中文的佛典，有些都不通的。後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到了唐朝，玄奘法師還要重翻，精益求精。所以現在中文翻成英文的佛經，都很有問題。

還有你們要注意，《漢英佛學大辭典》的很多名辭翻譯是不通的，你們青年同學只會用《漢英佛學大辭典》翻譯英文，是你們不好好讀書。《漢英佛學大辭典》的作者自己在序言中講，他是在創作，把佛法名辭根據梵文翻成英文，不能算數，希望後來有人能利用並加以修改。可是幾十年過去了，也不見有後起之秀髮這個大願，真正去編一本英漢或漢英的佛學字典。佛教界天天講要做功德，這是佛教文化的大事業啊！哪個來做？你看一本普通的《漢英字典》，修改再修改了多少次，可是佛教界這一本書，幾十年沒有人動過。

我可以預言，三、五十年之後，是大翻佛經的時代，如果照鳩摩羅什法師的中文直翻成外文是不行的，愈翻愈不懂。梵文同西方文字一樣，一句一句非常囉嗦，到了鳩摩羅什法師，曉得中國民族文化怕繁瑣，就濃縮成一句話帶過去了。一部《大般若經》六百卷，非常長，其實濃縮成中文二卷也夠了，可是玄裝法師不敢濃縮，就成了六百卷。

「非有欲色無色之求。」欲界、色界、無色界合共三界，不在三界裏頭求法。

根據維摩居士告訴舍利弗，所謂真正求法，不在色上求，你們打坐看到光，不要覺得有什麼，光也是色，同佛法不相干，是你用功經過的境界。記住《楞嚴經》的話：「不作聖心，名善境界」。碰到好的境界，不要認爲自己進步了，得道了，這纔是好事、纔是進步。「若作聖解，即受羣邪」，如果看到光、氣脈動了、或者見到佛菩薩現前，自以爲了不起，那就叫走火入魔了。爲什麼抓住境界就是魔道呢？《金剛經》上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住即受羣邪，即入魔障。

所以真正佛法，不在色上求，不在受上求。今天有位外國同學打電話來，問題解決不了，氣脈通不過，騎着車子自己人都不見了，就害怕了。我告訴他這是個感受，是一定的過程，中國儒家講變化氣質，不只是理論講講的，是在做功夫上，氣是氣機，質是身體物質，修養好了的人身體硬是會變化，脫胎換骨。道家講就是氣脈變動，到某個階段是會如此。修行用功，膽子不要那麼小嘛！我自己經驗，走在路上忽然走不動了，現在人可能會認爲是心臟病發作了，或中風了，我就不管它的，走不動就死在這兒，萬一被車子輾過去都無所謂。有時甚至走着走着，覺得身子倒過來了，頭在下腳在上，我都不理。碰到這情形，我把身體一丟，「不貪軀命」，充其量殉道而死。我就告訴那位外國同學沒有事的，但是這幾天不要騎車子，氣機在夾脊通不過，一定會有這階段的，不稀奇。然後就請他找朱文光，貼兩付膏藥，幫他快一點通。

這些事說明，我們做功夫都被身體感覺困住了，所有修持方法也都在感覺上打滾，這就要注意了。應該照見五蘊皆空，不要搞受陰境界。

我們參禪作功夫，多半是在想陰裏做功夫。密法的各種觀想都是意識境界，在想陰裏。這種路線對不對？不能說不對，理由等一下再討論。

至於行陰就不大容易懂了。舉個例子，有位同學本身是教書的，他一邊學道家，一邊學佛，走無爲路線。他喜歡讀《大般若經》，他說有時念着念着就到了一個很好的境界，自己都講不出來，那時他經也不念了，這一舒服真萬緣放下，空靈境界可以維持好幾天。他就怕自己走錯了路。我說這很好，就這麼走下去。這還是行陰境界，不過他不作聖解是對的。

識陰境界更難懂了，非要有很深的禪定功夫，至少要到了初禪以上，慢慢可以討論識陰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再詳談。

所以說「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纔是真正在求佛法，我們自我反省一下，有哪一個學佛不是在這五陰裏轉呢？誰能夠跳出五陰？能夠跳出五陰就對了。但是在五陰上求法修行對不對呢？初步是對的，道理何在？好比你要做個桌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木工做好，就要有鋸子、斧頭、釘子這些工具。以修行來講，六根、五陰就是工具，所以從色受想行識入門並沒有錯，但是不要被它們所轉，不要執着這些境界。如果執着在色受想行識的境界，以爲這個是佛法，那就錯了。

我們要了解《維摩詰經》所講的，是上乘的大乘菩提正道，是證得菩薩道的究竟之論，你初步從色受想行識入手沒有錯，到最後應無所住就對了。

剛纔說的「非有界入之求」，是把五陰再分析變成十八界。例如打坐時心中唸佛，是在意識界裏修，你作觀想也是在意識界裏，這在密宗叫生起次第，把意識上本沒有的東西使它生起來。好像觀想佛，密宗非常注重形象的佛，或雕塑的、或繪畫的，每個人要有個小壇場（就是道場或佛堂），或稱壇城或曼達拉（曼荼羅、曼陀羅）。打坐時佛像要對着自己眉心位置高度，叫瞪目視佛，若佛像眉尖明珠，看久了慢慢也忘記看了，眼睛也不看了，一切忘了，就是觀佛眉尖的明珠入定。傳這樣的修法已經是不得了的，你們該欠我哈達和供養了，我這麼隨便講出來了，所以我碰到打雷就怕。

講正經的，我的觀念不同，道是天下的公道，法是天下的公法，不屬於我的，只要誠心來學的，我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來磕頭供養那一套。我和許多老喇嘛說，有一天我會把密法全部公開的。他們說要得到我本尊許可纔行，就是要有文殊菩薩、佛答應。我說：放心吧！早答應了。佛要度衆生嘛！有什麼祕密呢？爲什麼一定要磕頭要供養？但是學人不誠心，也是學不到，學到了也不會修，也等於白學。

總之，觀佛像這個法門是從十八界的眼界來修，必須修得生起次第，意境上生起，無中生有，就是要先把佛像看清楚，影像留住才觀得起來。你說，這不是着相了嗎？顯教說要斷除一切妄想，不錯的，但是在妄想沒有斷除以前，你只好借用妄想。所以一心不亂是加重妄想，怎麼加重呢？把所有的妄想集中在一點上了，他的理論方法是以楔出楔。古代蓋房子不用鐵釘，用的是木釘，叫作楔，要取出先前打入的木釘，就再打入一支木釘，把先前的釘子推擠出來，叫作以楔出楔。我們用功時妄念斷不了，如何清淨呢？只有把所有的妄念集中在一點，叫作繫心一緣，把所有的心都放在一點，唸佛法門也是這個道理。

以楔出楔還有個比方，麪粉灑散了怎麼收拾？就拿一把麪粉沾溼了，捏成一團，再用這一團去黏散開的麪粉，就可以黏光了。修行的方法也是如此，由繫心一緣開始。用這方法去觀想佛像，觀得起來時，在意境上，身心內外就是佛像一尊，在密宗就叫做生起次第的成就。無中生有，由真空生妙有，再由有歸到空。把所有的麪粉黏成了一團，然後把這一團丟掉，一點麪粉也不剩了。從有歸到空，叫圓滿次第。所有的修持方法就是這個原則，沒有第二個原則的，這也就是不二法門了。

所以分析五陰的求法之後，最後的成就不落在十二根塵，不落在眼根，不落在色塵等等之間。好了，這兩句經文我們瞭解了，維摩居士傳的法我們也懂了，可是到達這個程度是學佛法的成就嗎？沒有。有句成語說，修道的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是佛家的話，五行是道家的話，這是說修道成仙成佛了。道家講的五行是從物理入手，所以用金木水火土物質來代表，佛家文化從心入手，所以是講色受想行識，道理是一個。離開欲界的邊緣，還要再進一步，跳出色界、無色界。我們學佛的人要隨時反省自己的起心動念，今天去廟上磕頭供養，爲自己求福報，這是慾望，還是在欲界中求。做了好事想得善報，這也是欲。因爲我修行，來生想要好一點，這是人慾，比做生意還功利。以此求道，何道能成啊！

超越了欲界，在色界中求，或在光明中，或求無念得清淨，一定八萬四千劫，還在無色界，都沒有跳出三界之外。因此說「非有欲、色、無色之求」，你看這經文，你如果要把它翻成外文可不要簡略，不要亂翻。唐朝時有位居士想批註佛經，去見南陽慧忠國師，忠國師嘉許他能發心，然後讓小和尚拿碗水，碗中放七粒米，碗上擺只筷子，問居士知不知道這什麼意思，居士不懂。忠國師就說，連我這老和尚的意思都不懂，你能懂佛的意思嗎？還想批註佛經？

「唯！舍利弗？」，這裏維摩居士再起一段話。他爲什麼要再叫一次舍利弗呢？在古文作文時，這一句話會被先生用紅筆給你槓掉的，你重複了。這要了解佛經是對話錄，這是表情，是個層次，是個階段。如果是電影，維摩居士講到這兒，會看一下舍利弗，看他懂了沒有，然後說：唯！舍利弗，我再告訴你。

「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上面說真正佛法不在五陰中、不在十八界中、也不在三界中求。再進一步說，也不在佛、法、僧三寶。這裏要注意這個「着」字，是黏着的意思。「衆」是指僧伽、僧衆，也可以是單一個僧，一個比丘就可以代表古往今來一切十方三世聖賢僧。真正的求法，執着佛、執着法、執着僧也錯了。但是你不要讀了這一句，就不皈依三寶了，那是妄語，你沒有到這個境界。這裏講的是上乘的不二法門，真正的解脫道。

「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這是講也不着於苦集滅道，聲聞衆的四諦法門。很多人說因爲看通了人生皆苦，所以出家學佛，這是見苦而求道，換句話說是在逃避，覺得世間太苦，所以要出家離苦得樂。前面一句要你不「着」求，這一句換了一個字，要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

所以叫你們文字不要馬虎過去了，《維摩詰經》最容易看懂，最容易馬虎。一般人發心修道是見苦、怕苦而求，大乘菩薩無見苦也不求樂。

苦與不苦很難講的，推開佛學，我講個哲學的道理。我在學校裏講比較宗教的研究，說到所有的宗教哲學，對人生的看法都是悲觀的，認爲世界是悽慘的，該厭惡的。他們都站在日落西山的觀點看世界、看人生，天要黑了，悲慘呀！不管回教、道教、基督教都如此。所以就來兜攬生意了，好像旅館的人站在門口拉客人，宣揚自己旅館可以收容人，設備好，專管死人的事，不要怕死。中國文化不然，它不看日落西山，看日出東方，生生不已。宗教家是站在殯儀館門口的，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的，哈！又生出來一個了，生生不已，生死是晝夜的兩頭。

那麼，宗教與哲學思想爲何如此呢？從大乘佛法來看，宗教與哲學思想，是落在小乘的苦集滅道範圍裏。所以，真正佛法是「無見苦求」，見是觀點。像《華嚴經》看這世界，是沒有苦集滅道的，永遠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一真法界。

「無斷集求」，斷惑證真是小乘境界。大家打坐最苦惱的是，妄想雜念斷不掉，都以爲能把妄想雜唸完全切斷，斷惑證真就悟道了。無斷集求是不去追求，就沒有無明煩惱了，這裏爲什麼說不要去斷它呢？妄念如同李白的兩句詩：「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真是千古名詩。同樣道理，你想斷去妄念得清淨，那斷去之念就是大煩惱，因此告訴你「無斷集求」。

「無造盡證修道之求」，「造」依古書的讀法如「超」，這句話是要你，不要以爲斷盡一切無明煩惱就證得道了，那是小乘的法門。譬如永嘉大師的話「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夙債」，這是永嘉大師的真話，大小乘都一樣，人生都是來還夙債的，還完了就好了，像對兒女的債，就乖乖地去還吧！

這是維摩居士的第二段話，他說：哩！舍利弗，真正的求法，不着佛法僧三寶去求，不着於苦集滅道而求。然後他自問自答：

「所以者何？法無戲論。」爲什麼如此？真正的佛法沒有「戲論」。怎麼叫戲論？中文的「戲」字本來有兩個，看電影、看唱戲的戲字，用的是虛字邊加個戈字，表示是虛假的。現在通用這個「戲」字，是小孩子在玩的遊戲，是玩耍的。佛法講戲論，是指小孩子開玩笑的話，玩笑的話不是實際的。什麼是戲論？佛法的「空」「有」，主張空是真正的佛法，這就是戲論：講有，一定要修到什麼果，都是有爲法，也是戲論。「非空」「非有」還是戲論，非空就是「有」嘛！非有又是「空」嘛！都是文字遊戲。

所以清朝的大思想家顧亭林就說，佛經像是一桶水，倒入另一桶中，再倒回來，只有一桶水在兩個桶裏倒來倒去，一個空的，一個有的。雖然他這是批評佛法，但有他的道理，你如果佛法搞不通，就成了這樣。所有的佛法、所有的論辯，在邏輯上離不開這「空」「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四個方向。維摩居士講真正的菩提大法，要把戲論掃掉。

禪宗講「離四句絕百非」，就是要離開這四個方向。也有人以爲《金剛經》上有好幾處四句話，像「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等，但不是這裏所說的四句。這裏說「法無戲論」是告訴你，真正的法不在「空」、不在「有」、不在「亦空亦有」、不在「非空非有」的戲論。

## 什麼不是求法

「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執着了苦集滅道四諦法門就是戲論，就不是佛法。這很嚴重了，《維摩詰經》所批駁的苦集滅道，是小乘佛學的基礎，但是我們不要上維摩居士的當了，告訴你：戲論也是佛法。是什麼佛法？方便法門。要明白世界上任何教育手段的本質，都是誘導法，都是用哄的。誘導就是佛法講的方便法門，固然從無上佛道觀點批駁戲論，但戲論也是佛法，是方便法門。《涅槃經》上說：指黃葉爲黃金，爲止兒啼而已。小孩子哭了，就拿個黃葉哄他，說是黃金，他就不哭了，不哭就好了嘛！就是用誘導的方法使他不哭，不受這個煩惱。一切佛法也都是指黃葉爲黃金，爲止兒啼而已啊！

我在峨嵋山廟裏閉關時，第一天入關，在大殿上看到了明朝末年禪宗破山祖師的對聯，覺得這個字之好，是一氣連下來的。和尚告訴我是破山祖師親筆寫的。不但字好，對子作得也真好：

山迥迥水潺潺片片白雲催犢返

風颯颯雨灑灑飄飄黃葉止兒啼

真高明極了，全部佛法的道理都講完了。

「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這裏牽涉到對佛法認識最基本的問題。根據本經，真正佛法是自性寂滅的。涅槃有時也翻成寂滅，還有一個翻法叫圓寂，這都是不得已的翻法，整個涅槃的意義只表達了十分之一。一提到涅槃或是寂滅，普通人就聯想到死亡，什麼都沒有了。其實涅槃真正的意義包括了：常、樂、我、淨，四個要點。涅槃在印度不只是佛教用語，婆羅門和其它宗教都有用到涅槃，而且是指神妙不可思議、無上安樂、生生不已的意思，也不是指死亡。中文把涅槃翻成圓寂，現在來看，實在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圓」有圓滿、包含一切的意思，既充實又空靈，不一定是空，也不一定是有。「寂」不一定是沒有，是代表乾淨、寧靜、安詳。

涅槃有時又被翻成無爲，是借用了《老子》的名辭。《老子》講無爲並不是沒有，也不是不動，所謂「無爲者無不爲」。你可不要多加一字，變成無爲者無「所」不爲就糟了。用而不用、動而不動是無爲。但是無爲還是不足以完整翻出涅槃的意義，到了唐代的玄奘法師，就分開成「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古人也翻成「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在無爲的觀念再加上有、無，使道理更清楚。佛法最高目的是證得涅槃，不是學死亡。小乘所證得的道偏向於空，認爲得了空就什麼都放下了，在空的境界而不動，這在佛法是屬於有餘依涅槃。比方說人睡着了，也什麼都不管了，但是睡眠不是死亡，是生命的一種狀態，在睡眠時，身心內外一切事都仍然存在，所以雖然在睡眠時說放下了一切，但不是徹底休息。有餘依涅槃，就是用來形容小乘的證果境界，還是有剩餘的，還有連帶的。大乘的佛果是無餘依的，畢竟空的。

維摩居士對舍利弗說，「法名寂滅」，真正佛法所求證的是寂滅，寂滅是圓滿清淨安詳安樂的，有時這個境界用之於佛土，就叫作淨土。可是一般人學佛，對這第一義諦沒有認清楚，都在生滅法中做功夫。嚴格說來，不論哪一宗，所修的法都在生滅法上轉。比方，唸佛就是起心動念，用念頭在唸。思想念頭是生滅的，前一念滅了，後一念就接上來了。譬如我們在講話，在聽話，也都是生滅法，當你聽到這聲音，這個觀念就過去了。一切的心行（心理行爲），以及知覺狀態，完全是生滅法。唸佛、唸咒、觀想法門，都是求佛法入門的方便，抓住了這種方便，當作是佛法的究竟就糟了，修一輩子也不能證到涅槃之果。天台宗有數息法門，到了唐朝，道家吸收了這個法門，歸納成四個字：「收視返聽」。把眼神迴轉來，內觀、內照，耳朵聽呼吸。後來到了西藏密宗，就演變成修氣脈，那方法就多了。十七八世紀東西方交流之後，西方國家也流行起來，醫學上有用聽呼吸治失眠，乃至催眠。這也是生滅法。宋朝詩人陸放翁，也是學天台宗的數息觀，他有一名句：「一坐數千息」，這大概要兩個鐘頭左右，可見他每次打坐比一般人久得多了，他的功夫也不錯。實際上，這與道不相干的。像很多年輕同學說，他念佛幾萬次，或者數息上千下，我就問他是否在做會計？光搞數字做什麼？依六妙門要數息、隨息、止、觀、還、淨，我們前面講過了。

所以維摩居士告訴我們：「若行生滅，是求生滅」，與求佛法背道而馳。《楞嚴經》上佛說的名言：「因地不真，果遭紆曲」，你動機、觀念不正確的話，你用各種方法去修，都是在走冤枉路。《法華經》也說：「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這個「法」用現代的話來說，包括了一切理、一切事、一切物。《法華經》這句話說，宇宙萬有一切的現象是此生彼滅的，它的本來是清淨的（所以是「自」），用不着你去求個清淨。用《法華經》來對照《維摩詰經》這句話，就很清楚了。

我岔進一個禪宗故事，你們參參看。有位禪師讀到《法華經》這裏就悟了，他告訴一同參禪的道友說，佛講的這句話只講了一半，什麼理由呢？「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只講了法身的清淨面，沒有講法身的起用，是留給我們去參的。大家不服，要他把下一句講出來，他就說：「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他露了消息嗎？有的，涅槃境界是生機活潑的。

「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着，非求法也。」真正佛法本來就沒有染污的，既然自性本來涅槃清淨，不是凡夫善惡業果所能染污上去。假使你認爲自性是受染污的，因此我要去掉染污而證得涅槃，就又染污了，染污了清淨。雖然去了惡念，又被善念蓋上，也是染污。就比如我們的眼睛進不得沙塵，縱然是名貴的黃金粉，放進眼睛也是受不了。《維摩詰經》這裏是破除小乘觀點，小乘要去惡念染污，要斷惑證真。大乘是要努力行善去掉惡念，但最後善念也空，把它舍掉，善果迴向一切衆生，自己一無所留，善惡兩頭都不取，用不着斷惑，自性本來清淨。

「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維摩詰經》這裏，每一句話的層次愈來愈高了。剛纔他告訴舍利弗，自性本來寂滅的，不要以生滅心求寂滅之果，會走錯路。又因爲自性本來寂滅，所以它不受一切染污的，惡法、善法都不可能染污它。這是兩個層次。現在是第三個層次，真難懂了。「行」有三種讀法，有讀如「形」，有讀如「杭」，也有讀如「恆」。像《普賢行願品》，就有人堅持要讀成「恆願」。其實，每種讀法都是對的。大多數的佛經是唐朝年間翻譯的，唐朝時的中文發音，比較接近今日的客家話或廣東話，「行」字就是讀如「杭」。不論怎麼讀，意義是一樣的，這是順便提到。

中國文化講五行，《易經》也講「天行健」，行代表着運動的觀念。佛法的行是很難瞭解的，前面講五陰時稍爲提過行，用現代話講是本能的活動，這樣你會比較容易瞭解。身體的本能也會恢復健康，所以生病不喫藥，硬熬一熬有時也會熬過去了，因爲我們身體的本能是新陳代謝、血液和氣脈運行，這就是行陰的作用，永遠在轉。修持到行陰停了，那就是禪定得到了氣住脈停，呼吸停止，甚至毛孔呼吸也停了，血液不循環。那是三禪定以上的境界，不過這時識陰還沒停，雖然呼吸停止了，脈也停了，腦還沒有死，腦神經還有微波的，這都是現代醫學可以證明的。

維摩居士講「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這是什麼行？不是我們剛纔講的行，但有連帶關係。這裏是講行願的行。一般人講自己在修行，認爲修行就有功德，這就像講自己唸了一百萬次往生咒，好像有了大筆銀行存款，往生時可以提取，是這樣的心理。這就是行法，是佛法也沒錯，是人天乘果的修行。但是依《維摩詰經》所講的第一義諦菩提大道，執着於修行爲修行，就錯了。所以大乘的修法就叫你隨時要回向，要施捨出去。你能施捨給一切衆生，實際上一切衆生也會施捨給你，這就是今日常用的標語：「我爲人人，人人爲我。」儘管去佈施，佈施完了，這個力量會迴轉給你。如果執着了行願爲究竟，就被修行法門（行法）所綁住，是不會證得徹底的涅槃之果。所以大乘菩薩要行願也空，空不是沒有，是舍、放下。因此，維摩居士說「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這個問題就出在執着了。行處法也是意識境界，不是真正求佛法。

有些朋友來問，我打坐三年了，怎麼一點成果都沒有？我告訴他，這又不是在做生意，不能用時間來計算。見地觀唸到了，也許剎那之間你就悟道了；見地觀念不到，八萬劫也沒有用啊！這是第三層的說明。

接下來是第四層。

「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剛纔講「法無行處」，雖然在修行中，也不以爲自己在修行。因此大菩薩雖然在作六度萬行，心理沒有自己在作菩薩行的觀念。如果有了這種觀念，就着了相，非菩薩道。但是，我們聽到這裏就會產生一個觀念：法是有取捨的。取捨什麼？學佛法修行如果不抓住修行，不自己抓住修行的功德，要舍，這豈不是又落入一邊了？落入有取有舍了，也不是究竟，不是中道觀。因此維摩居士更進一步說：「法無取捨」，他對舍利弗真是苦口婆心啊！步步叮嚀，一層一層上來。如果有取捨，就非求法了。

初學佛的同學們，常常對法有取捨。取捨在哪裏？有些人執着淨土，大罵禪宗、密宗。學禪宗的人說，淨土是愚夫愚婦笨人學的，我要學最高的。執着密宗的又說，只有密宗纔是至高無上的。這種觀念都是功利主義，也像是去買菜，專挑又好又便宜的。結果常常忙着趕道場，學了密又學禪，好忙啊！我過去也是這麼忙過來的，後來恍然大悟，也就不忙了。當然我不是悟道，是悟到自己趕得太辛苦，乾脆萬緣放下，我還是我，多安詳呢！

所以「法無取捨」，青年同學記住這句話，少走冤枉路。《金剛經》也告訴你，一切法皆是佛法，那怕你只拜佛也會悟道。

我小時喜歡作詩，我父親就給我一本書，要我背裏面的詩。我一讀很歡喜，父親說，這是附近一間廟子的和尚作的。那位師父是打漁出身，一個大字不識。他不知什麼因緣，忽然出家了，經也不會讀，就整天拜佛。那廟子地面是石塊鋪的，他拜了九年，石塊都拜出印坑來了。後來他又忽然不拜佛，去睡覺了，一睡睡了三年，中間有時連睡幾個月動都不動的。他師弟在他屁股上放碗水，第二天再看都沒翻掉，還以爲他死了，好在他師父知道他是入定去了。三年以後，他作文章作詩都會。這是我親身見到的，說明你拜佛或用什麼法都好，只要誠懇、專心一致、繫心一緣，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你搞淨土、又參禪、又學密，到處找能讓自己快一點成就的法門，好像在買股票一樣，是一無所成的。一門深入的話，誠懇拜佛也會悟道的。佛法其實很簡單，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專一就成功了，不要念「多心經」啊！記得《金剛經》告訴過我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現在再上一層。

「法無處所，若着處所，是則着處，非求法也。」真正佛法沒有固定地點的，這個「處所」，小而言之指身體上的，像道家或密宗守竅，三脈四輪，都在身體上搞，這成了法有處所。如果氣脈感受是佛法，那你死了肉體沒了，感受沒有了，那佛法不是完蛋了嗎？這個生意不能做啊！大的處所，例如密宗觀虛空，觀藍天，觀日輪，這些都是方便法門，非究竟。如果認爲這是第一義諦，那就犯了法有取捨，犯了法有行處，犯了法着處所。佛法是活潑潑的，你着了處所是呆板的。「處」是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唸佛是意處在唸，觀想也是。無上大法是無處所，用有處所之心求佛法，已經被處所困住，不是真正求佛法。

剛纔休息時間有一位道友找我討論，學佛很多年了。他說現在什麼都對，就是覺得好像放不下，所以沒有多大進步。我說：這個問題正是現在講的，剛纔不是聽過了嗎？所以你聽經要拿到心上才用得到，不然就白搞了。「法無取捨」，你覺得一定要放下了纔是，這就有了取捨，本來就是放下的。譬如有人說自己的心無法空靈，你們現在專心聽我講話正是空靈嘛！否則你怎麼聽得進去，對不對？本來不用放下，自然是放下的。你有一個放下之心就有所取捨了，就是行於法，行於生滅法，行於取捨法，也是行於染污，因爲你認爲放不下是染污了，法是沒有染污的，自性本來寂滅。這位道友問：那麼該怎樣呢？我說，就是這樣，沒有那樣，這樣就是這樣。如果你真到了這樣就是這樣也差不多了。

所以一般人修持都有取捨心，或者求清淨，或者求放下。放下是個名稱，你上了座想我要放下！放下！早就放不下了。因爲你有一個求放下之心，這個念頭擋住了，就有所取捨。那你問，我這麼坐在那邊豈不是傻不楞登？嘿！就怕你不傻，真傻了蠻好。世界上的人都太聰明瞭，所以找了許多煩惱，真求傻而不可得。所以我說這一位道友是現身說法的菩薩，我們藉這個機會，給大家再把《維摩詰經》這一段講了一次。

「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第一義諦、真正佛法是無相的。我常說，一般人以有所得心來學佛，想求無所得果，是背道而馳。所謂「相」，是佛學名辭，用現在的話講，普通人都想求一個境界，尤其是學密法的。有的人天生個性如此，這種人來找我，我就說：你不要跟我談，最好去學密宗。他一聽，眼睛都亮了，還問我爲什麼。我說：因爲你腦子裏充滿了神祕主義。很多人都是好奇，有神祕觀念，打坐修道就想求個境界，若是沒有境界，還要埋怨爲什麼沒見放光、沒這沒那。他這是求有相法，而佛法是無相的，非境界。有個境界就有染污，有所取捨。無上大法是「法名無相」的。「若隨相識」，你以爲境界是佛法，「是則求相，非求法也。」那是錯誤的。

「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這更要注意了！剛纔講無相的道理，大家研究過《金剛經》，其中談了很多，我就不再多說了。現在很流行禪宗，大家都知道六祖悟道的故事，他未出家前大字不識一個，聽到別人念《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有所悟了。當然後來見了五祖，所謂三更入室，才真的大徹大悟。這裏《維摩詰經》也是說「法不可住」。

講到這裏，我要告訴你們，現在研究佛學最好的辦法，近百年來的著作最好不看，包括我的在內。不是說這些完全不對，而是最好讀原經。這不只是研究佛學，做其它學問也應該讀原典。原典讀熟了之後，可以「以經注經」，會融匯貫通。像我們讀到「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可以注這裏了，或也可以用《維摩詰經》這句話去注《金剛經》，就清清楚楚了，後人的著作就變多餘了。

清乾隆年間的大學問家紀曉嵐，他奉皇帝之命編成了《四庫全書》，共五萬多冊，不過其中有不少已被古人燒了。紀曉嵐編了這樣的巨構，自己沒什麼著作，他自言再寫什麼書，古人都說過了，何必再多浪費紙張呢？這是真話，書讀多了就不想寫了，有時自己認爲發明瞭什麼大道理，一查，古人早就說過了，只有氣自己不如古人了。研究原典就有這個好處。

前幾天看了一位在國外的同學寄來的日記，他寫平日修行都不錯，有一次就很不對勁，最近他自己找到出路。這是不在一起的好處，常在老師身邊會依賴性太重，一有問題就找老師問。那位同學忽然想到，白骨觀中講過要「易觀」，修行做功夫要「知時知量」最重要。同吃飯一樣，你喫飽了不能再加一碗。譬如做數息觀，你不要老數下去，只要覺得呼吸到了息的境界，馬上就要放掉數息，跟着就要用隨息了。隨到心息相依，馬上要換成止的境界，就是要易觀，馬上變更方法。所以知時是要知道什麼時間要換，知量是知道夠了。你練氣功盡練下去就成了蛤蟆功，肚子鼓得那麼大，越練脾氣愈大。《大學》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要不斷地進步，今天的成就不算數，滿足於今天的成就就是退步。

「法不可住」，你停留在一個境界，抓住某一點，「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也不是佛法，法無定處。佛也告訴過我們，「諸法不定」。不論你學哪一宗的，對了就用一用，明天不對了，這一宗就暫時擺一擺，後天又拿來用，你的目的是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證取佛道，不被這些方法所困，纔是真正學法。

接下來維摩居士快要作結論了，你看他說法是有層次的，不要把他當作平面的一篇讀過去了。

「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佛經分類中，《維摩詰經》在《大藏經》中不歸在般若類。《維摩詰經》這一段內容的要點，在《大寶積經》裏也有。《大寶積經》就是大雜燴，像百貨公司，什麼都有，不能歸般若，也不能歸法相唯識。真要研究佛學，大寶積部的經典應該多看，所謂淨土三經，也包含在大寶積部的。

像這樣的佛經分類，很合現代人的用處，把人生用見、聞、覺、知四個字概括了。見是眼睛所見的，聞是耳朵聽到的，覺是感覺狀態，身上感受，知是知覺狀態，思想觀念。打坐時覺得腿麻、氣脈發動了，是感覺狀態的範圍。看到光是見的範圍。觀音法門是聽的範圍。《維摩詰經》告訴我們，真正佛法是不能用見聞覺知去求的。大家反省一下，不論你學哪一宗，都是在用見聞覺知求佛法。常有人告訴我他做了個什麼夢，我一開口就罵他，又來癡人說夢，本來是夢幻空花，還沒有睡醒。見聞覺知就是在夢中，你求個境界，看見什麼了，聽見菩薩給你說法，都是在做夢。

真正佛法不在見聞覺知上求，假使在見聞覺知上去修佛法，那是凡夫境界，非求法也。凡夫都在見聞覺知中轉，各位現在號稱聽經，我冒充講經，都在見聞覺知境界中。修行還在這上面轉，就走冤枉路了。放下，就在這個地方放下，放下了，不以見聞覺知爲是，也不須要放下見聞覺知，不以見聞覺如爲非。現在結論來了。

「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開頭講自性本來寂滅，最後講自性本來無爲。是不是很有層次？這就是以經注經的辦法，你不要靠老師了，就把本經讀熟就好了。釋迦牟尼佛就在你的前面，他就告訴你了，爲什麼不去求呢？這裏的結論是無爲法，以有所求心，求無爲無所得之果，是顛倒衆生。一切修行都是在有爲當中求，是求有爲法，非求法也，不是真正學佛。

我們形容維摩居士說法，如銀瓶瀉水，嘩啦啦就倒出來，停都停不了。他說法的氣概像莊子的文章，不知道哪裏來，只可借用李白的名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來形容。

「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最後吩咐舍利弗這一句，同《金剛經》一模一樣。真做到一無所求，就是如來大定境界，像我家鄉那位和尚，他睡三年就是在定中，醒來只覺得是彈指間事，因爲他完全靜止了，無所求了。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什麼叫法眼淨？《金剛經》提到五種眼，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如果有人臉上長了五隻眼，你看了非把他當怪物不可，不會認他作菩薩。但是天人境界不一定啊！其它星球上衆生，不一定長得像我們這樣的，密宗畫的佛像有那麼多隻手，像蜘蛛似的。天人看我們可能覺得我們臭美，難看的要死。我們認爲是美食的，天人連聞都不敢聞的，好像我們看到狗喫大便似的，境界不同嘛！我們如果真有修持，肉眼就具備了五眼，這是真的，《法華經》上說：「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你真到了，天眼、慧眼、法眼都會有。

你們年輕人喜歡談密宗的，真照密宗規矩，弟子要去找已證了道的具德上師。隨便找一位上師的話，弟子是犯戒的。上師傳法給弟子，如不是功德具備的話，上師也是犯戒的。那麼怎麼選呢？又沒有法眼。只好靠自己多生累劫的法緣，作人做事求法要依正因。你種的因正，所得的果，法緣自然好。我常告訴你們，多結人緣，多做好事，多結法緣。像我對密宗的法，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爲我的願力是：法應該屬於衆生公有，道是天下的公道。你有那個資格一定傳你，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功德就免談了。因此我這一生的法緣也很好，有時碰上了還硬要我學，一定要把祕本塞給我。後來想想何以如此？應該是同我個性有關，我什麼祕本拿到就把它印了，不印就斷了，我不守祕的，要我守祕就不要傳我。

法眼就是說人真有眼光，認識得很清楚。維摩居士把佛法真正的道理告訴你，但是跟文殊菩薩去的，共有三萬二千人，而能得到法眼淨的，卻只有五百天人，除此之外，舍利弗有沒有得法眼淨，我們不知道。其實他當然得了，他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早超過法眼淨了。其它有的人聽了還是聽了，仍然不懂。可見得法眼淨之難，得法眼淨者是相等於菩薩功德，一看佛經就知道，哪是方便法門，哪是究竟法門。

## 師子之座

現在我們要討論《維摩詰經》的這一段，一般人的觀念認爲是在說神話，像演電影，或者把它當宗教信仰。事實上這一段非常難研究、難瞭解，必須要先了解《華嚴經》的菩薩境界、《佛說大方廣十地菩薩經》、性宗（般若）、相宗（唯識）的道理，才能徹底瞭解這一段。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這平實的文字中包含了許多問題。

「仁者」這個稱謂，是佛教界客氣尊稱平輩或師友之間所用，是從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維摩詰經》之後纔出現。例如唐代六祖在《壇經》中也常客氣稱呼他人爲仁者。仁者就像是中國人老師寫信給弟子，比較謙虛，會稱對方爲賢弟、賢契、賢者。維摩居士以仁者稱呼文殊師利菩薩，非常恰如其份。

他說，你文殊師利菩薩「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可見文殊師利菩薩，經常在十方上下一切佛國經行、供養、禮拜中。由這一句想到，我常勸年輕同學早晚要念《普賢行願品》，培養自己的願力與心境。當你在唸誦禮拜之時，不是隻對着一尊佛像，自己此心心量擴大，遍禮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要作這樣的觀想，這裏「觀」要讀如「灌」，帶有灌注、一心不亂的意思。在一念之間，要觀想出來，在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之前，都有我在頂禮。如此修行成就了，可以在一念之間遍遊一切佛國，這是個修持的法門。例如小本的《阿彌陀經》或是《無量壽經》都告訴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有上品成就的菩薩，不會是光躲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加持之下，好像逃難，什麼地方都不敢去，諸大菩薩於一念之頃，能遍遊十方世界，供養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何以到了西方極樂世界的大菩薩有這樣的成就呢？就是我們初步學佛的人，要以《普賢行願品》的教導爲基礎的原因。

維摩居士在這裏，等於也是在讚歎文殊師利菩薩智慧功德成就，念念之間「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千萬億隻是小數目，雖然在我們人世間來講已是很大，但是不要忽略前面還有「無量」，加上「無量」就更不止千萬億了。「無量」擺在前面是外文翻過來，倒裝的佛經文學筆法，特別美，唐宋以後也爲中國文人所模仿。

接着他起問：「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這個「等」字包括了智慧成就、福德成就的平等。這「何等佛土」用白話來說就比較麻煩了，相等於哪一個佛、哪一種地方、哪種功德智慧成就的佛土。這個「土」字，照古本會往右上方加一點，應該讀如「度」。所以中國古書有寫國度的，乾脆直寫了，是尊稱人家的國家。現代的外交辭令都用「貴國」，而自謙稱「敝國」，這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你們年輕人要留心。所以「西方淨土」也應該讀成西方淨「度」。

「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這可不是什麼工廠製造的傢俱，這個座位首先在本經中有個點題，唸經時不要就這麼讀過去，忘記了這個點題，下面都在討論這個座位的問題。這個座位是師子之座，是修持成就、功德智慧成就的上師的座位，不是木頭也不是大理石作的，非輕非重，不高不低。我們年輕時讀經，一看只曉得是座位，不會注意這文句中的內涵。讀經決不能馬虎，一個字也不能放過，你能做到這地步，那麼每讀一次經，對你的修證、理解就可以深入一層。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維摩居士問，在何等佛土有這樣的師子座，文殊師利菩薩立即就答出來了，代表他智慧成就等同於佛。

維摩居士稱文殊師利菩薩「仁者」，前兩天有位出家的同學來，他口口聲聲稱我老師，我就告訴他不要叫我老師。我與他相交這麼多年了，去檢查一下我寫給他的信，從沒把他當學生，不是稱他賢者就是仁者，或者是法師。一個居士就要尊重三寶，不管他程度如何，能夠剃光頭，穿上這衣服，就比你難能可貴。這麼一想，世界上任何人就都值得尊敬，何況出家衆？你們可不要學我罵人，我有時吼吼他們出家同學，是恨鐵不成鋼，希望他們能馬上大悟，成爲大菩薩，爲佛教弘法。但我寫信寫條子給出家同學，從來不稱他某某老弟，對比丘尼我都稱某某師。

你看，文殊師利菩薩有他的身分，稱維摩居士爲「居士」，這些地方你都要注意，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時候，一個字都不隨便的。

文殊師利菩薩講，由我們這個世界爲中心，向東方一直走，「度」是經過，究竟走多遠？如果佛是在今天說法，會講經過了多少光年。可是兩三千年前的大衆，沒有光年的觀念，只有用「恆河沙數」來比方，這是佛法的創作，其它的文化、宗教都沒有。一個數量到了無法計算的地步，只有用比喻的，這是佛法「因明」的喻。這裏雖然大家都瞭解，但我還是不厭其詳的再提起大家注意，印度最大的河流是恆河，恆河中有多少沙子，誰也沒法計算。

文殊師利菩薩講的還不是一條恆河，而是三十六條恆河那麼多沙數的國家。像現在坐飛機去美國要十幾個小時之久，這只是一個地球。一個地球在佛經上，勉強只能算是一個國土，完全不是中國、美國、日本這種國土的觀念。實際照大乘說法，這一個太陽系纔是一個國土。拿這個觀念看，就更大了。平常爲了怕我們凡夫的心量無法接受，也會稱人世間的國家爲國土，真正佛法所稱國土，是佛的國土。

文殊師利菩薩說，向東方一直走，經過了三十六個不曉得多少的單位。這些數字，我還沒有見過有人寫一篇關於佛經數理哲學的論文，因爲一般人不懂數理哲學。佛經裏頭那麼多的數字，三界、四念、八正道等等，這其中都有大學問，也包含了佛法修持的大奧祕，與《易經》的數也有關。可是一般研究佛學的，在這方面比較欠缺，往往略過這些數字。歷代高僧中只有兩三個懂的，唐代的一行禪師，天文、地理、相術都通的。他學禪又學密，是唐代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的嫡傳弟子。一行禪師是唐明皇時代的人，唐明皇也是從善無畏上師修學密宗的。相傳一行禪師死後很多年，人家挖了他的墳，看見他的頭骨變成了金色，一敲居然還發出金屬聲，就去請問一位高僧，高僧說這個人前生一定大有修持，而且修的是密宗。一行禪師在唐明皇之前涅槃，唐明皇曾經問過他國運。一行禪師說得很妙，陛下在我死後會有萬裏之行。後來安史之亂，唐明皇逃難到四川了。

佛經一提到活龍活現神通的表現，一定在東方，這與象數有關。譬如提到長壽佛、藥師佛，就在東方。一說到與生命生生不已有關的神通功能、無量功德，就提到東方。這些都是佛法裏的奧祕，是真正的大密宗，不是西藏或日本那些了，那裏的密宗也沒講這些，因爲他們不懂。所以菩薩要學五明，這些是包括在因明裏的，因明不是光講邏輯辯證的道理。這裏面有大學問，懂了就可以幫助各位修持的進步。

文殊師利菩薩說，往東方走過三十六個不可知的單位，有一個佛世界，那個世界真叫什麼名字待考，不過爲了方便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了解，用了個代號，把它稱爲須彌相。好像我們這個世界以須彌山爲中心，我們整個地球只是南贍部洲而已。北俱盧洲並不在這個地球上。所以一般寫的佛學概論問題大了，可以說不懂佛教的科學。有的講北俱盧洲在西伯利亞，真莫名其妙，那東勝神洲豈不是在日本或美國了嗎？不是這個道理的！你們青年同學將來去弘法，一碰到這個就成了大問題。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這個地球在大乘的佛法裏，只算是南贍部洲。上面說過，嚴格講起來這個太陽系統纔是娑婆世界，一個太陽系統纔是一世界，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這個地球世界。

須彌山在我們這個世界是最高點，文殊師利菩薩所講的這個在東方的世界，崇高而偉大，無以名之，就叫作須彌相。這個世界的佛，佛號也就叫作須彌燈王。是形容這個佛的功德智慧成就，無比的光明偉大。而且，這個佛沒有涅槃，現在還在。爲什麼沒有滅度？大家如果把《維摩詰經》這一段，配合《藥師經》《法華經》來研究，對你們的修持一定有最好的發現。

這一位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不知道有多高大，由旬是度量衡的長度。再注意，佛經經常用到八萬四千這個數目，又是個大問題。印度人過去不注重歷史，所以要研究印度史，還要好好研究中國的《大藏經》。他們對時間也不重視，所以提到過去就說「一時」。由於對數字也不重視，所以說「八萬四千」表示多數。但是這個八萬四千還是有它的道理的。

這位佛的座位，也高達八萬四千由旬，裝飾得非常漂亮。這是個什麼座位？要搬這個座位到我們的世界來，沒有運輸工具可以裝得下。這個是「師」子座，不是「獅」子座，是大師的座位。這個消息是由文殊師利菩薩泄漏，去搬的是維摩居士。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實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注意！維摩居士稱文殊師利菩薩爲「仁者」，文殊師利菩薩稱維摩居士爲「居士」，現在記錄經文的人稱維摩居士爲「長者」。古代能稱爲長者、居士的人，要具備十個條件，是年高德劭有道行的，不是隨便稱呼的，現在當然沒這麼嚴格了。佛涅槃時，把護法的工作交代給國王、大臣、長者、居士。

這裏只說維摩居士「現神通力」，並沒有說他的手伸得好長，不要自己想象。他現神通力，立刻就送來了三萬二千個師子座位，不多不少，正是跟着文殊師利菩薩前來的大衆人數。不要忘記，這時房間裏面，還有維摩居士自己的牀座和那麼多的人。

「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釋」「梵」要分開，不是一樣的。釋不是說出家人，是欲界天的天主，名帝釋，等於中國的玉皇大帝。梵是色界天的天人。四天王是保護這個世界的護世天王，是帝釋天之下的。

各大菩薩和佛的弟子們，包括這些天人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座位。那麼多那麼大的座位，都可以容進維摩居士一丈見方的房間。

毘耶離城是維摩居士所居住的地方，經考據是在恆河之南，地處溫帶，是非常富裕的都市。當時的印度分成很多個國家，毘耶離城可以算一個小國家，是個民主自治的地方，沒有長官，也沒有公務員，也不需要法律，人民依道德自律。維摩居士是城中民選的領袖，是當地的長者。毘耶離城這個地方，並沒有因爲進來這麼多師子座位而覺得擁擠。甚至於閻浮提（我們這個世界）四天下，都沒有覺得空間膨脹了，大家安然如故。這裏頭不是說神話故事，是說悟道的人的修證功夫境界。

這裏想起有位同學去了美國，寫信來提到件趣事，說美國都市空氣不好，有人去高山裝了新鮮空氣在瓶中，賣到都市來，你買了打開瓶子也不見有空氣出來。如果多買幾瓶在房間中打開，會覺得空氣變好了，大概也是心理作用，可是也沒有見到瓶中空氣把原來室內空氣擠出去。可以用這個例子去了解《維摩詰經》現在講的境界。其實這個境界，就是禪宗的話頭，要參一下。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當時，維摩居士就一擺手，請文殊師利菩薩上師子座，又請諸位菩薩上座。他很客氣地稱菩薩爲「上人」。出家弟子對自己的師父可以尊稱上人，在家居士皈依了某法師，也可以稱法師爲上人。上人這稱號的來源，也是首次出現於《維摩詰經》。唐代很多詩人，如韓愈，作的文章都題的是贈某某上人，一看就知道是送出家人的。

維摩居士也告訴他們，要坐上這個師子座，有個條件，要「當自立身如彼座像」。立身究竟是說站直身子，還是抽象的立身？中文有「立身處世」，人如何自己尊重自己站起來，在中文叫立身。我要求同學們要懂得作人做事，就是立身處世。你活在這個世界上，要曉得自己爲什麼活着？應該作個什麼人、做什麼事？這是立身的問題，用現代話是要把自己的立場搞清楚。在家是在家的立場，出家是出家的立場，做生意就有做生意的立場，學生有學生的立場，都要搞清楚。

後人怎麼批註這句話我們不管，批註是個人的意見，本經翻譯者鳩摩羅什法師，不加任何批註。我們光從這幾個字的表面意思看就嚴重了，他要菩薩們站起來，像那座位的形像。那糟糕了，不能坐了！前面還請人上座，現在又要人站着，不是不通嗎？難道是經文翻得不通？不可能的，他文字用得極好，一個字都不能動的。維摩居士是要求，諸位大菩薩現在的境界，要達到須彌燈王佛那個境界，纔能夠坐上那座位。當自立志修道，智慧功德成就，有了智慧神通，不是普通的五通，是般若神通，那樣就立刻轉身了，如彼座像，像須彌燈王佛那個坐姿而坐。

我們打坐就是毗盧遮那佛的坐像，可是，須彌燈王佛的坐像是怎麼樣的？這就要注意了，要研究密宗佛像了，他同毗盧遮那佛一樣，只是手印不同。

「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得到了智能神通的菩薩，聽了這話，當場一念之間立刻就變了，身體無比的高大。不過比八萬四千差了一半，這是坐像，所以只有一半高。你看佛經在文字上沒有一點漏洞。

「諸新發意菩隆及大弟子，皆不能升。」菩薩有大小，分十地，再前面還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等。新發心的菩薩，沒有這個神通，佛的一班大弟子像舍利弗等，也都上不去。只能「高山仰止」了，好在沒有戴帽子，否則仰頭一看會掉了帽子。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你看，這文章翻譯多好。前面維摩居士對文殊師利菩薩，和諸大菩薩上人，很客氣地請他們上座。對舍利弗這些弟子，就回過頭來，唉！你們也坐啊！

「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升。」舍利弗喫癟了，只好說，對不起，這位子太大了，我沒有神通，上不去。連號稱神通第一的目連尊者在內，這些弟子一聲都不敢響，不敢在這個場合來耍二乘阿羅漢的神通，他們沒有大菩薩神通。什麼是大菩薩神通？根據佛經，大般若即神通。要大般若的成就，智慧成就。在《大智度論》中，文殊菩薩也說過，真正大神通就是大智慧，就是般若。天眼天耳等五通是小神通，還是生滅法，非究竟。所以即使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上不了這大師座位。

現在很多人都成了大師，連我都有人稱爲大師，真讓我臉紅，甚至變綠了。當年我們學佛時，看見出家人都稱某某師，已經很客氣了。今天出家人隨便都稱法師了，甚至連法師也不夠，又是導師又是大師的，再過幾年怕大師要加一點變太師了，再下去，人字那一點要是點到上面去就糟了。可見現在的人好虛榮，我們老頭子看來無限感慨。我幾十年寫信寫字，具名都是剃光頭的，只有南懷瑾三個字，因爲頭髮都白了，要過分客氣自稱老弟也不好意思，要自稱老師那更狗屁了。我哪有資格！我是永遠做人家徒孫的人。所以不要亂給我加什麼大師、導師的頭銜，不可有此心。

舍利弗上不去，因爲要那麼大的智慧和神通，我們不曉得修多少大阿僧祇劫也不到。維摩居士就講一個方法，立刻可以到，任何衆生凡夫都可以到，只要讓此一心、動此一念都可以到。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他就要舍利弗以一心不亂、至誠的一念，向東方世界須彌燈王佛頂禮，就可以上去了。這也是《普賢行願品》的第一條。注意啊！維摩居士沒有叫大菩薩下跪頂禮，是要他們長高。對這些弟子則是叫他們要低下，然後纔可以上座。

沒有驕慢心，而且要有至誠恭敬佛法之心，只這一念就可以上這個座。就這麼簡單。這個師子座說難還真難，普通的神通上不了，要大菩薩神通才上得了。但是真那麼難嗎？其實也很方便的，任何人很謙虛地萬緣放下，至心頂禮佛菩薩就到了。當你這個頭磕下去的時候，就已經有那麼高了。如果你是菩薩境界，高還要高才能上座。這就是話頭，是佛學，是真正的佛法，要我們謙虛。一切都在你一念之間，放下它，對一切衆生謙和，視之如佛，你就可以到這個位子。

「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聽了維摩居士的教導，他們就頂禮了，這一頂禮下去，大概還沒起身就已經坐上那位子了。經文也不說他們是坐電梯還是直升機上去的，但是你把經文前後仔細一讀，就非常明白了。當這些弟子們一磕頭，一謙虛，至心以求，就上座了。所以《維摩詰經》同禪宗的關係太大了，禪宗大師用的許多語句，都是出自《維摩詰經》。日本人研究，認爲中國禪宗是受了老莊的影響，老莊的影響是小部分，其實也不是影響，是與老莊的機鋒相同而已。但是禪宗沒有離開過真正的佛法，要說真受影響，就是《維摩詰經》了。學禪乃至學密的人，都要注意《維摩詰經》。

佛經處處教我們自謙，不要傲慢，貪嗔癡慢疑，這個慢字會擋住我們一切成就，非常重要。衆生本來就有我慢，不要學了佛法，加了佛法的觀念，變得我慢更重，成了增上慢，那就太可怕了，永遠上不了這個座。這是要點，千萬不要有增上慢心。

現在大家都入座了，一個不剩。應該還有一句，經文上雖然沒有寫，但是我用四個字說出來：「各安本位」。本位就是這個座位，本分上就是道，本分上就是佛法。此時，三萬二千人，各安本位，都坐好了，非常安隱，不是安「穩」。佛經上都是用安隱，不是印錯了。實際隱字的意思通於穩，但是不同。除了安詳穩當之外，隱有一切放下，一切皆空的味道。後人有的自作聰明，印佛經時把它改成安穩，是不對的。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這裏翻譯得非常高明，我們讀起來好像在看場電影一樣。可以用中國文學一句話說：「維摩居士方丈一會，儼然未散。」你把這經讀通了，仔細去唸，你會到那個境界，好像自己當時在場一樣。

舍利弗上座了，像個小學生似的，提出一個問題，居士啊！從來沒有過的啊！他不說我從來沒有過，否則又要挨維摩居士的罵，以你這個年紀、你這個小神通，怎麼會有這個經驗！他說這麼小的房間，能夠容納那麼多偉大的寶座，並且對毘耶離城沒有妨礙，大家坐在這裏又很寬，這大小中間的差別奇怪極了。不但對毘耶離城沒有妨礙，大至對我們的這個世界（閻浮提），小至對鄉村（聚落，如北方所講的屯，西南人講的場），對城市（城邑，城是有城牆的，邑是沒有一定範圍的），擴而言之對四天下（南贍部洲、北俱盧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對諸天（三界二十八天），對龍王鬼神宮殿，都不擠。

講到諸天，順便一提。明朝亡國後，在太湖一帶有一教派，自稱爲諸天教，是喫素供佛的。教主相傳是崇禎皇帝的公主，在北京破城時，被皇帝砍斷一條手臂，她逃出後出家，創立日月教。日月就是明，爲了避滿清而取名諸天教，其實骨子裏是朱天教的意思。

在佛教廟宇內常看到一個標語：「不二法門」，也就是《維摩詰經》的重點。像做生意的講不二價，就是沒有兩樣的價格。不二法門是沒有二個法門，只有一個。換言之，世界上的真理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我們學佛法是追求真理，怎麼是不二呢？這就很嚴重了，誰也沒有做到真正的不二。《維摩詰經》講不二，出家在家一樣，修與不修是不二，解脫與不解脫一樣，世界上的一切只有一個，沒有二個。不二法門本身就是個話頭，學佛真達到不二法門，可以說已經把握住入門基礎了。這不是理論，要真實證到。

## 解脫──不可思議

維摩居士提出一個證入不二法門的方法，第一就是解脫。維摩居士提出的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可用理論推測的。一切衆生被煩惱痛苦的繩子所束縛，例如生死就是一條繩子，爲什麼生了又死，爲什麼生來的命運自己作不了主，隨外境而轉。我們活着，就受外在環境、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家庭、乃至自己身體的影響，自己始終不得自在。這還是大的繩子，還有許多小的繩子，要求名求利、要結婚、要求學，都是。你不想捆這繩子也不行，都在這圈圈中打滾，永遠跳不出來。不過你不要討厭它，有時候這條繩子還難找，比如青年男女找對象，明明知道這條繩子算不準是上吊的，可是還不容易找到呢！連這找不到的心境也是一條繩子。所以人生最難得是解脫。

佛法告訴我們，諸法無我，諸行無常。理論懂了，就是解脫不了。小乘的方法是求自我的解脫，但是不徹底。大乘是要徹底求解脫。不論大小乘，都有五個次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解脫後所知所見）。在解脫知見的發揮裏面，有大小乘的差別。這是簡單的講，嚴重的講有五乘的差別：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及菩薩乘的解脫。

真解脫了以後是真自在，那真是觀自在菩薩了。人生最苦是解脫不了，爲形象一切所拘束。解脫了不是沒有了，是法身清淨成就，就是無始以來的本來面目清淨圓滿。學佛要得法身，必須先求得解脫。

我們如何解脫呢？不是方法，不是靠功夫好，也不是買得來。六祖在《壇經》中說：「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爲什麼？見着法身達到本了，就不入末。許多學禪的人見解成什麼樣都不管，並不是正途，法身也沒有現前，了不起只從人情中解脫。我常說有些同學個性太拘束了，不好意思同人講話，做什麼事也不好意思，這就須要人情解脫。那種不在乎的氣魄也不容易學的，手受傷了需要截肢，能說要砍就砍嗎？麻藥也不用上了，那是真解脫了。痛還是痛的，但是不是練了武功，而是心念解脫，舍條手臂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有的同學認爲自己解脫了，但是處處拘束，習氣若改不了，何以說解脫？何以講禪？

我常告訴同學，真正佛法的成就，是智慧的成就，是般若的成就。解脫不是靠功夫，四禪八定、三明六通都是加行，是加工的程序。所以般若、法身、解脫，三者不可缺一。我們幾十年看到過的，有些學顯教的或學密宗教理的學者，例如歐陽竟無居士，他的老師楊仁山居士等等，他們的佛學真好，是我們一般人所不及的。佛學好有什麼用？習氣不改，生死到來不得解脫。佛學是文字般若，也是般若的一種，但是畢竟沒有得到真正解脫。所以有般若沒有解脫，法身不得清淨，不得圓滿。有些人不研究佛學，專門做功夫、參禪，常常在清淨境中，好像是法身清淨，那不是真法身，是偏空之果，因爲他沒有般若，始終被清淨的境界綁住了，又是一條繩子。有法身沒有般若智慧，也是不圓滿。

有些人，當中有學佛的有不學佛的，他們人生很瀟灑，萬事看得開，他成就了嗎？沒有，因爲他認不到自己本來的面目，因爲沒有般若，沒有證得法身。講圓滿成就的成就，也是一條繩子，我們爲了講話方便，在言語表達時不得已借用這名辭。以上所講都是《維摩詰經》最精彩的一段，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的前奏，是爲了幫助瞭解主題。

上次講到，維摩居士心念一動，就從東方不知多遠的地方，借來了三萬二千那麼多高大的座位，居然全擺在他一丈見方的房間內，又容納那麼多人。因此舍利弗纔有這樣的問題。現在維摩居士回答他。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他說，一切佛菩薩有一個解脫法門，叫作不可思議。注意！維摩居士並不是說，諸佛菩薩有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果這文字是這麼翻的也對，可是意義就兩樣，變成是以不可思議爲重點。而現在的經文，是以解脫爲重點；但是這個解脫法門是不可思議的。

他說，諸佛菩薩不是偶然到達這個解脫境界，是「住」在那裏，還不是小乘的「定」在那裏。定和住，在佛經上是兩個概念，不可以相互替代，定只是一個點，譬如旋轉中的陀螺，雖然在動，但是中心在一點上，就是定。住就不然，那個陀螺也不轉了，就擺在那裏不動了。

佛經說須彌山，是我們這個世界中最高大的山，一般人認爲，就是這個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我是不同意的。若須彌山就是喜馬拉雅山，那南贍部洲就是印度，中國就是東勝神洲，中東和歐洲就是西牛賀洲，西伯利亞就是北俱盧洲。幾十年前有位大師寫的佛學概論，就主張西伯利亞就是北俱盧洲，佛經描寫北俱盧洲幾乎是天人境界，是很舒服的。西伯利亞極爲窮苦，哪裏是北俱盧洲的樣子？那佛經豈不是妄語？難怪以學者看來，佛經都是謊話。所以，不要誤認須彌山是喜馬拉雅山。佛過世之後，有些小乘經典這麼說，但也是很含糊的。

老實講，真正的須彌山是個形容，勉強說是代表地球的地軸也不正確。據我的瞭解，佛經上說，大陽和月亮是須彌山一半，在須彌山的中間，根據《華嚴經》，須彌山應該是銀河系統。所以須彌山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剛纔喫飯的時候，蕭主任也跟我說，非要加強年輕法師的外語課程不可，否則將來到國外開不了口，怎麼弘法？在未來的世紀，外語能力非常重要。你看當初鳩摩羅什法師，以一箇中亞僧人來到中國，他就是把外語搞好了，才能弘法。我說這要靠各人立志，玄奘法師當年去印度留學，也是要能精通梵文才有這樣的成就。未來的科學會更昌明，如果你出去弘法，仍然沿用須彌山是喜馬拉雅山的觀念，真會讓人家笑掉大牙的，連佛法的光彩都失掉了，人家也就不會有興趣聽佛法。這些地方看起來是小事，其實是佛法接觸到現代最緊要的地方，必須要搞清楚。你「閉戶稱王」，關起門來自稱最高最好的學問可以，開了門可不行的。今天的科學文明造成了繁華，也開展了混亂，不是偶然的，不是簡單的，不要忘了外面的現實。這是我談到須彌山，順便給大家一點鼓勵，不要隨便講話，被知識分子聽了，會被斥爲胡鬧，連基本常識都不夠，怎麼去談最高般若？

須彌山是世界的中心最高的山，照佛經三界天人的組織，欲界天的太陽月亮系統是須彌山之半。如果諸佛菩薩住在這個解脫境界的話，那麼以須彌山之高之廣之大，「內芥子中」，把須彌山放到芝麻大小的芥菜子之中，「無所增減」，須彌山沒有縮小，芥菜子也沒有放大。這句話一聽很容易懂，氣派也很大，他說這是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請問我們要如何解脫？我們連把自己身體放進火柴盒都做不到，你說懂了佛法得了解脫，你來解脫看看。如果你做得到，外出旅行裝在口袋就可以了，飛機票都省了。這都是問題！佛經說解脫，要怎麼解脫？如果說佛經只是形容而已，那佛經就是謊話。佛是無妄語的，我們相信真得解脫的人是做得到的，並不是一定把身體放進火柴盒裏，這其中有深刻的道理。

## 住解脫法門菩薩──空間

維摩居士說，諸菩薩真住在解脫法門，所以「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你們學禪宗的同學要注意了，瞎吹是沒用的。近來外面很多人找我，這個求開悟，那個求印證。我有了個罪名，變成了什麼禪宗專家，禪宗又不是我的，我不懂禪，更沒有開悟。我真想到報上登個廣告，我是個說書的，不過我說書的時候，很努力給大家說就是了。下一句話更重要。

「須彌山王本相如故。」這個「王」是形容須彌山是最高大的山，是一切山中之王。全句是說：登菩薩之道真得解脫之人，住在這個境界裏，把須彌山放入芥菜子中，須彌山沒有縮小，芥菜子沒有放大，爲什麼呢？因爲須彌山王本來就是如此。他原文就是這樣，你不要看前人今人的批註，否則就被別人拉走了，你要看原典。但是這句話怎麼辦？他說「須彌山王本相如故」，須彌山本來不增不減，可大可小，非大非小。這又是什麼道理？這裏還沒有完。

「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佛經說須彌山是這世界中心，日月圍繞須彌山之半，四大天王就在這日月圈子放大一點的地方。忉利天是欲界的中心天，比日月系統又高一層。釋迦牟尼佛的母親，因爲有生佛的功德，所以身後升到忉利天。忉利天又叫三十三天，不是像高樓有三十三層，而是有三十三個聯合的區域，其中的主席是帝釋天主，中國稱之爲玉皇大帝，他好比統領三十三路天人諸侯。

我是沒有時間做這件事了，但我希望你們同學能用白話文好好寫一篇三界天人的論文，把大小乘佛經、律論參透了，馬上再翻成英文，我包你賣大價錢，人家會驚異，二千多年前佛就已經有如此科學的宇宙觀。現在科學進步了，別的宗教的天堂觀念，已無法令人信服了。佛說過，這個宇宙的星球多至不可數的，所以科學會幫忙弘揚佛法。因此你們應該走科學路線，但是你們也不肯研究這些常識、我天天在着急，每星期要寫四五種不同的文章，每天晚上十二點寫到兩三點，寫得自己頭在哪裏都不知道了，可是極少會寫錯字的。這個本事你們要學，怎麼學？要解脫。寫到頭昏腦脹時，已經忘記這個頭了，死掉算了，眼睛也不要了，就要肯犧牲自己。這是閒話，你們年輕，好好研究，佛法有太多的好東西。

四大天王是東西南北四個天王，你們到廟子可以看到他們的像，有拿雨傘的、拿寶劍的、拿琵琶的等等，那都是象徵。我到現在還在與學科學的同學研究，爲什麼晴空是蔚藍色的青天。若乘宇宙飛船離開了地球，看到窗外卻是漆黑的，所以藍天是在這黑圈子以內，再過去這黑圈子，外頭又變成亮的了，這物理世界奇妙得很。這天何以是藍色？我們曉得太陽光是有七彩的，這又講到易經數字了。紅到極點變成橙，橙到極點變成黃，黃到極點變成綠，綠到極點變成藍，藍到極點變成靛，靛到極點變成紫。那麼藍天是太陽光照所生的嗎？這還是問題。

佛經的說法是，南天王天庭的階口，是青藍色的琉璃構成，所以我們看到的藍天，是南天王天庭階口的反映，但是其它世界看到的，卻不一定是青天。這在《大藏經》裏有，怪我定力不夠，當年在四川時讀到，但沒記住是出自哪一本經（按：大藏經八十五冊疑似部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第三十）。

其次，你們氣脈全通了的人，打坐定的光中若是藍天，青藍色的光，那美得很。所以密宗的藥師佛畫像是藍的，不過顏色不對，太藍了，好像是人生了肝病似的。可是世界上沒有一種顏色，可以顯示出那麼清淨莊嚴的藍色。爲什麼藥師佛畫成藍的，因爲中脈通了的人，可以得長壽的人，他內中同天庭的藍色是一樣的。這是真的，你們年輕人自己說氣脈通了，有這個境界嗎？

上面提到了四天王天、忉利諸天，包括了中國民間天文常識的三垣、二十八宿、三十六宮，都「不覺不知己之所入」。須彌山包括欲界天的天人了（注意，這裏沒有講到色界），這些都納進芥菜子裏了，可是自己不覺得進入了一個小地方。一切衆生和須彌山被放進一粒小芥菜子裏頭，自己都不知道，只有什麼人知道？

「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只有應該得度的，就是有成就的菩薩，得了般若能看到一點清淨法身，他們才見到，那麼大的須彌山，進入了那麼微小的芥菜子中。換言之，只有明眼人看到了，其它人都不知道。這就叫作「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我們看得很熱鬧，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中國文學後來就有「芥子納須彌」的用語。

禪宗有個公案，宋朝有位居士，這居士是有功名的，能考得功名總是有相當學問的。中國文化一直到清朝末年，所謂正途出身的，是說由秀才到舉人、進士、選翰林、外放作地方官，一二十年的學問功名下來，第一步可能只放個縣長等級的官。這樣子的人在自家祠堂裏，會寫明是進士出身。以前作官的出門可威風了，前面有舉牌子的，鳴鑼開道的，大家都知道是進士出身。這是正途出身，比非正途出身的就好像高了一級。像今天講學歷，同是博士、碩士，大家會比某某是哪所大學畢業，其某是留學某大學，是一樣情形。

回頭再說這個居士，他去請問一位禪師，問道：須彌納芥子是很平常，但芥子納須彌就讓人難信。禪師一笑，問他：聽聞居士讀書萬卷，是否確實？居士答是。禪師就說：一萬卷書如何裝得入居士身中？這居士馬上就有所悟了。當然這還是道理上面的悟，只是理解上的懂，禪宗說這是知解中的，在理論的解釋、推理中去了解，真實的境界般若，還是沒有證到。

這是古人的例子，現在就要用科學的道理了。譬如小小一塊肉，其中有多少細胞？乃至小小一個細胞上，可能有多少細菌？每個細菌又可以再分下去，它生命裏還有生命，這就是芥子納須彌的道理。再例如人身上的血管，接成一條有多少公里長？一秒鐘血液流動幾公里？心臟跳動平常自己聽不見，除非你捂住耳朵聽，但是從科學上講，跳動聲應該是其大如雷的。理論上我們可以說是有這種事，芥子可以納須彌，大可以納小，小也可以納大。

我們曉得有大小，就是我們的痛苦，所以不能得解脫。譬如大家打坐，經常有兩個東西忘不掉：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空間觀念，像是學道的，一定要面對東方打坐，學佛的又要面對西方。大小是人爲的，時空、內外都是相對的。去掉了這些人爲的、相對的觀念，你才真得到不可思議解脫，明心見性纔算有一點影子了。

現在年輕人好談禪，這也就是禪的道理。禪不是空談的，要實際證得的，能夠一念放下就解脫了。一念放下，不是你打坐時閉着眼睡覺，萬事不管，那只是第六意識不起活動，而你血液仍然在流。你坐了一兩小時起來，自己也知道坐了很久，一看錶，嗯，這一堂坐得蠻不錯。你白坐了！連時間觀念都沒有忘掉。念，不是隻講第六意識的，一念放下的念，是指下意識不動念。這個道理了解了，才能真正放下大小、內外、時空，纔到達瞭解脫法門。這是《維摩詰經》的重點，就有這麼嚴重。下面仍然是這個題目。

「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嬈魚鱉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性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嬈。」嬈是困擾。對年輕同學的粗心大意，我常常很生氣，現在來幫你們仔細讀經。你看，上面是講到山，現在講到海。山代表了什麼、海代表了什麼？這都是問題。佛經的寫作方式，記載佛的說法、大菩薩的說法，不是偶然。

現在講四大海水，這個同須彌山一樣，過去小乘經典講四大海水以印度爲中心。現在可以地球爲中心：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南冰洋。地球上水最多，陸地上山地多，平地最少。四大海的海水，進入一個毛孔中，連帶四大海水中的生物，魚、鱉、蝦等等，都進去了，卻絲毫不覺得入到了那麼小的地方，仍然覺得自己的世界很大。爲什麼呢？因爲四大海到了毛孔中，並沒有縮小，「本相如故」，沒有大小分別。海里的龍、鬼、神、阿修羅（這些是低層的阿修羅），都沒有覺得自己跟着海水進到毛孔中。「於此衆生亦無所嬈」，大海這些衆生，因此也不覺得苦惱。

我們現在曉得，陸地上有的，海里都有，而且比陸地上還多，所以科幻小說寫地球的中間還有個世界，實際上國外也在作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我覺得這些科學幻想很有意思，因爲根據佛經和中國道家思想，這個地球是個活的生命，在地表下面是另有世界的。像《華嚴經》，就是龍樹菩薩從龍宮取出來的，而龍宮的佛經藏書，不曉得比我們這世界多多少。現代人固然是不願相信，但是即使是研究海洋學的，也不敢斷定海洋最底層，究竟面貌如何。深海是漆黑一片，那兒的魚是自己會發光的，深層的魚是不會游到中層或上層來的。這有點像欲界、色界、無色界分爲三層。有個同學常去南沙羣島潛水，他給我帶了好多貝殼珊瑚作紀念。他說每次潛到水底，覺得那個世界是無比的乾淨、漂亮，甚至可以在水底打坐。每次若不是氧氣沒有了，真不想上來。當然他說的是在淺海，不是深海。佛說三千大千世界，每個有每個的世界。一個蜂巢對蜜蜂來說，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

《維摩詰經》上面講高山，這裏講海水，代表什麼？我們不作結論，大家自己去研究。假使拿我們身體來講，高山就是骨架，四大海水就是血液。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右掌中，擲過恆沙世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這都是實證的菩薩境界，所以我要先說明，要徹底研究《維摩詰經》的大乘菩薩境界，就要研究《菩薩十地經》，看看這初地菩薩是什麼境界，同時要配合《華嚴經》有關十地的說法，然後纔會瞭解。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國土，是一個佛的教化所到的範圍。三千大千世界怎麼計算的，前面已經討論過了，但是我仍然要說，佛他老人家在幾千年前，是怎麼有這麼先進的天文宇宙觀，我真只有頂禮了。在從前科學不發達的時候，佛這麼說真會被人當作是在吹牛。到了現代科學昌盛了，對佛法是更加信仰了。

這裏說，大乘菩薩住於不可思議解脫的境界裏，他手這麼一抓，就把三千大千世界拿下來，像做陶器的人捏陶土一樣，拿在手裏玩；然後把三千大千世界一拋，拋過不知多遠的距離，這厲害吧！可是這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的衆生卻不知道去了哪裏，然後又把三千大千世界放回原處，衆生都覺得沒有動過。爲什麼？這世界本來面目就是這樣，它沒有動過，這是不可思議境界，是不二法門。

看了這段，真要佩服他的境界，若在幾百年前講，決不會相信的。現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會自轉會公轉，我們不覺得有動，海水也不會倒出來，在南半球的人也不覺得是倒掛着的，這個都和地心引力有關。我們坐在這裏聽一堂課，整個地球已經不曉得移動了多少距離，但你也可以說沒有動過，仍然坐在虛空中。這也是爲什麼我常要參禪的同學注意，爲什麼《楞嚴經》說：「妙湛總持不動尊」，爲什麼北方佛是不空如來，爲什麼阿彌陀佛是西方，爲什麼生生不已的都是在東方？這些都是話頭。你不要以爲參禪只是參一句「唸佛是誰」，那太小器了。佛法裏這麼多大話頭參通了，那麼你的禪大概有些影子了。

現在提過了三個不可思議，一個是須彌山高山，納入芥子，沒有大小之別。第二個是四大海水納入一毛孔，就像《楞嚴經》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在一根毫毛的尖端有一個佛的國土，在一粒灰塵中說法。第三個是三千大千世界，無論怎麼樣地折騰，在空間上不覺得動過。接下來講時間。

## 住解脫法門菩薩──時間

「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衆生謂之一劫。」一切衆生根器不同，有的衆生對世間留戀得很。我接觸到有些人有這種想法，他們認爲這個世界不知道有多可愛，對於許多宗教討厭這個世界，就覺得很奇怪。你們可能認爲這是愚癡衆生，可是我投他們一票，這個世界本來也不錯嘛！這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國土，我們看到很醜陋的一面，沒看到很美的一面，本經在後面也會說到很美的一面。大乘菩薩反而是愈多苦難的地方他愈要來，好的地方他反而不去。

對於樂於住世而可度的衆生，菩薩就可以把七天變成一劫，把短的時間在感覺上拉長，因爲他要長嘛！爲了要度他，使他感到過了一劫。

「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衆生謂之七日。」相反的，有的衆生認爲世界太苦了，不如早日離開，菩薩就把一劫變爲七天，使他感覺上變得很快就過去了。

時間、壽命的長短是沒有一定的，是唯心所造，唯心所變。人在歡樂中，時間過得很快。有的人做生意比較得意時，會希望能再多幾年。痛苦中的人，像受刑的人、醫院中的重病者，是度日如年。這就是唯心的道理，要參究的。《維摩詰經》中處處是大話頭，「唸佛是誰」，是我，沒什麼好參的，要參就參大話頭。

這裏也牽涉到後世學佛的人，要「即生成就」和「即身成就」的問題。即生成就是禪宗所標榜的，這一生就可以頓悟成佛。密宗標榜即身成就，這個業報之身，轉化成佛的色身，父母所生的肉身，轉化成圓滿的報身。顯教對於禪宗所標榜的即生成就，已經覺得有問題，對於密教標榜的即身成就，更難同意。根據教理，由凡夫來學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不可能有即生成就的，更不承認有即身成就。禪宗所依止的《楞伽經》，提過「劫數無定」，所以學禪的和學密的就主張，安知這一生不是最後一生？但是這種氣派也很狂妄，據我幾十年看到過的，大部分標榜這一生就是最後一生的，都不大圓滿，更沒有看到一個報身圓滿修成的。

所以不要讀了《維摩詰經》這一段而自我傲慢，修行畢竟要從實際來的。可是在實際的修行中也不要氣餒，佛說劫數無定，地數也無定，所以《楞伽經》也說初地等於十地，十地等於二地，二地等於七地。這十個地給它顛倒一番，十地菩薩等於無地，不是無地自容，是說一切地，一切時間，都在一念之間。所以一念得解脫，劫數也無定。

## 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所能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衆生。」證到了不可思議境界，而能夠得解脫的菩薩，可以把一切佛的國上中最莊嚴的事（例如極樂世界的莊嚴、東方藥師佛世界的莊嚴），集中到一個國家，給衆生看到。以凡夫眼光看來，這事連凡夫都能做到，也許古人會懷疑，但是今日科學進步，商業發達，任何國家都有可能把其它國家好的東西集中到一處，做成模型展覽。凡夫能做到，佛菩薩當然更沒問題，不須要懷疑，這是第一層。但是我們真到達證到，就要注意「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是先「住不可思議」的，這話好像很容易懂，但要能證到不可思議非常難，證到能得解脫也非常難，這是第二層，也可以說是兩步功夫。

第一，我們先解決不可思議，諸佛菩薩有不可思議智慧，有不可思議的神通，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一切衆生也有不可思議的聰明，有不可思議造業的神通，有不可思議善惡的功德。這不可思議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經常做個比方，譬如我們對自己就不可思議，你明天會做什麼事，想得到嗎？誰也想不到。你下一個觀念，心中想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明天后天人生遭遇如何？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可思議，是凡夫的不可思議，你沒有辦法去推想，即使自己先作了安排，到那個時候，時空變了，環境不同了，完全不如理想。我常和年輕同學們談人生境界，幾乎沒有人活着時，能真正達成自己理想的。假使有人能做到，這個人的福德非常高了、非常夠了。

若問爲什麼人達不到自己的理想？因爲自己的心意識不可思議，何以如此？大家回想自己的人生境界，理想比事實美多了。比如你期待明天要去郊遊，自己就在想，目的地景緻如何如何，真到了那裏，又累又渴，不那麼好玩。這裏就要參了，爲什麼會不可思議，你真參通了這個，達到解脫就很容易，因爲人生的理想永遠不可能實現，那都是夢幻。我們大夢幻中的小夢幻更不能做到，理解通了，自然解脫，不被自己欺騙。

「又菩薩以一佛土衆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這文字很好懂，菩薩境界的人得到不可思議，把十方世界的佛國，右手一抓，放在手掌上，然後自己飛到十方世界給大家看，十方世界的這些衆生，他們自己覺得動都沒有動。只有住不可思議得到解脫的菩薩，才做得到這些。古人看《維摩詰經》覺得是神話，一切都不是神話。現在凡夫也做得到，用一個錄像機把全世界都攝錄下來，以凡夫的智慧，透過物質關係，也做得到。以菩薩的神通智慧，絕對是容易做到。現在這裏若有一位肉身菩薩，他就可以表演給你看，但是他一表演就會走了，不到一個鐘頭立刻就要走的。他不能留，否則要找他的人不知有多少，煩都能把他煩死了。所以肉身菩薩是不露神通的，事實上，這是唯心的功能，都可以做得到的。

「又舍利弗，十方衆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這一條好像毫不相干，其實很相干的。供養與佈施不同，對下是佈施，對上是供養。現在認爲拿錢就是供養，當然錢是流通的，可以買到物質的東西。佛經上講供養，歸類起來有四樣：衣服、飲食、臥具、藥品。包括了穿的、喫的、睡的，尤其是調理身體健康的藥。

實際上我們喫飯也是喫藥。你們看濟顛和尚的小說，他有一次去逗一個醫生，故意問醫生包子饅頭治什麼病，醫生不知道，他答說是治餓病的。這裏說，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在一毛孔中都看得見十方一切衆生供養佛的東西。那是真做到的，不用一毛孔都做得到的，如果修持觀行到了的話。我常說你們修白骨觀的，連一根腳指頭都觀不起來，不要說觀到白骨在放光了。做到了的人，自己本身白骨的毛孔放光是很自然的，放光了之後，在黑暗中能看東西也很自然。爲什麼？我們自己的身心本能，就具備了這樣的功能。

莊子說過：「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可見他也到達了這個境界。真達到空境界的人，在一個空洞的黑暗房間裏都會放光，那是在定的境界，吉祥圓滿。所以在一毛孔中，看見十方一切衆生供養佛的東西，那是當然。即使現在我們凡夫，透過顯微鏡，也可以看見細微世界，透過電視，也可以看見遠方世界如在目前。

「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這隻要得初禪定的人都辦得到，自己在定境一觀（不是肉眼觀），整個天地身心都在前面。中國古書常說日月星辰，什麼是辰？現在的同學們，即使得了高等學位的，可能都會被考倒了。日月星辰是四樣東西，與日月星宿一樣嗎？不一樣的。中國古代天文學有所謂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個星座。太陽的行度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度多，不用日子計算，而用干支計算。十個天干加上十二個地支，變成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花甲，這是計算宇宙天文的行度，在天體上叫作躔度，是天體在虛空中的行度。每一個月的每一天，晚上星座在天空出現的位置都不同。「宿」就是晚上所住的那一宮，住在天體的那個範圍。「辰」是在早上觀察星座的位置，每一個月的每一天亦不同。

中國古代的天文是世界第一，瞭解天文就需要數學，中國古代的數學也是第一，可是現在中國的科學卻是落後的。好幾年前，我們的童子軍去參加世界童軍大會，別的國家的童子軍，晚上都能認得星星，我們的童子軍就認不出來，真是遺憾。今天下午有位同學問到我這個天文的問題，我要他先去讀《史記》的「天官書」，再配合現代的天文學去研究。以前帶兵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黑夜之中行軍，沒有方向沒有時間，怎麼走呢？只有靠着天空星座的位置判斷。

這句經文講十方國土一切日月星宿，想想看，那個範圍有多大？但都在一個毛孔中可以看見，這是菩薩境界。現代的太空科學家，用高倍的天文望遠鏡，用一小點，雖然未必看得見十方國土一切日月星宿，也可以看見許多銀河系統、星雲，使得凡夫的智能，也迫近了菩薩的智慧。佛經上有句話：「諸佛菩薩智慧神通不可思議，一切衆生業力也不可思議。」把一切衆生的業力翻過來，就變成諸佛菩薩智慧神通，所以由凡夫成佛，就在一念之間一轉而已。但你轉不過來，能轉得過來，即生成就又有何難？

## 風火音聲

「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着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菩薩境界可以把十方世界所有諸風，一口氣吸入自己的肚子，肚皮也不會脹起來，而最難的是，外面的樹木沒有了空氣也不受損害。這個真無法想象，我主張現代青年同學，要開發新的路子研究佛經，不要走老路子，老的批註，現代人不大容易接受，只會讓佛法落伍。一定要走科學路線，我是不懂科學的，你不要聽我在亂講，我只是有一點皮毛常識，不過在刺激大家要去注意。

比如我們研究這一句經文時，就要想到，地球的大氣層，愈到外層愈稀薄，最後就沒有氣了，這星球之間沒有氣的真空地帶，在《華嚴經》叫作香水海，並不真是海。現代人知道，乘宇宙飛船去外層空間，外頭全黑的，也沒有空氣，所以宇宙飛船要帶氧氣。太空是現代名辭，不要和佛學的「太虛空」混爲一談，這是兩個觀念。好了，照這句經文講，有神通的菩薩，一口把地球上的氣吸進身內，可是外層空間星際之間沒有氣，要到另一個星球纔可能有氣，請問這個神通要怎麼吸？此其一。假使我們有科學知識，再來看佛經就愈看愈有趣，問題愈來愈多，也愈來愈相信佛法。

所以各位不論在家出家的，一定要有「綜合科學常識」，學物理、化學、電機的是專門科學，沒有綜合。綜合科學是有這些專門學科的基礎，作總結論的，是門新興科學。

第二個問題，我們到非常高的山上去，那兒空氣稀薄，平地人去了，呼吸會感困難，是不是得道菩薩把空氣吸進肚子，把那一段空氣也吸進去了？

表面上看，《維摩詰經》講的這些境界，好像是神話，實際上真有禪定功夫的人，絕對能體會到，到了三禪以上氣住脈停時，硬是有這個境界。馬祖接引一個人稱龐居士的龐蘊時，龐蘊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說，等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再同你說，龐蘊因此悟道。西江是江西一帶的水，誰能夠一口吸盡呢？一般講禪學的，都是講理論，人一口吞下一碗水都做不到，怎可能一口吞下西江水？但這個是實證的境界。剛纔露了一個消息，要到三禪以上氣住脈停時，這些境界就可以體會了，才知道佛經沒有一句是空話。

「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爲害。」十方世界劫數盡了就會燒起來，這是佛經提到三災八難中的大三災之一。小三災指人類世界的刀兵、瘟疫、饑饉。大三災是火、水、風災。比方地球要毀壞時。

第一災難是火災，等於古書說的十日並出，地球燒成了灰，一直燒到初禪天界。這是電能，發熱。你們打坐時覺得身上發燒，這些同地水火風都有關係。這種災難在過去有沒有呢？漢武帝時，根據正史，佛法是在七八十年甚至一百年後才傳入中國，其實早在秦始皇時代，已經有印度的和尚來過。漢武帝時，佛教至少已傳入蒙古地方，當時出征蒙古所俘虜的人，身上就帶有佛像，漢書上叫「金人」，就是佛的銅像。漢武帝在雲南修昆明池，地下挖出黑泥，不知是何物，漢武帝就問道家稱爲神仙的東方朔，東方朔故意裝不知道，說要找西域來的番僧來問。等找來番僧，他說是前劫之劫灰。也就是說，這世界在若干千億萬年前，世界末日焚燒時剩下來的東西。是什麼？就是煤炭。現在我們也知道，若是純度高的，經過冷凍濃縮的，就成了金剛鑽。你看二千多年前的佛家，竟然已經有了這樣的知識！

第二個災難是水災，世界都被水淹了，這不是普通的洪水，淹到二禪天界了。這同我們做功夫有絕對的關係，我常要求同學們注意這些，不要光弄大乘佛學空洞的理論，說了半天，既不能得解脫又不能得實證。現在科學界擔心的是，生態氣候的變化，導致南北極的冰山融化，整個世界會淹沒，到時喜馬拉雅山可能變成一個小海島，或者沒頂也可能。人類到時就滅亡了，照佛經說，全世界的人口，僅剩了五百個好人做人種。我們做功夫時，身內發脹發麻都是水大作祟，水大作祟生的痛，如高低血壓、糖尿病等，包括守戒的漏。地水火風四大，每一大各有一百零一種病，共有四百零四種病。

到了風災來臨時，三禪天也毀了。這些同我們做功夫、色身四大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這些道理都要參通，否則做功夫到了某一階段，是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現在經文講到十方世界火劫來的時候，菩薩可以把一切火收容到肚子裏，而火的燃燒功能一點也沒有毀壞。我們當年看的武俠小說，還珠樓主寫的《蜀山劍俠傳》，裏頭就有這些，書中主角就是把劫火放在手中搓揉，把它搓小了放入袋中拿走，所以世界人類沒有受害。我們看了，就知道作者對佛經和道書，都看得很熟，所以有這麼多的幻想數據。胡適之反對文言，可是他自己也愛讀《蜀山劍俠傳》。

「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着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嬈。」我們要注意，佛經每一句經文都不是隨便編的。他說大乘菩薩可以從我們這個世界下去，穿過了地球，過了不知道多少星球，抓了在下方的某一個佛土，拿回來向上送。又過了不知道多少星球，等於一根縫衣服的針，頂住一片棗樹的葉子，就那麼輕鬆，然而對這佛土上所寄生的衆生，卻毫無妨礙。借用現在的例子，人類去到月球，把那邊的石塊挖了回來，也把地球的美國國旗插了上去，看起來輕而易舉，也是人的不可思議智慧與力量。但只能到月球而已，其它的星球我們人還上不去。用佛法的實證功夫來講，如果禪定境界沒有達到上下連成一體，即所謂得定，沒有達到一念不生，是做不到的。在密宗是要中脈通了纔行。這裏講用針尖頂一片棗樹的葉子，不是芭蕉葉，也不是菩提葉，是有它的道理的。

上面都是拿物理世界做比方，接下來是另一類了。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聖王身。」住在不可思議境界的菩薩，能夠以神通現身做一切的佛事。他或者變成佛，或者佛沒出世時的緣覺佛，或稱辟支佛。辟支佛是翻音，用禪宗祖師的話是「無佛處稱尊」，因因緣而悟道，在孤峯頂上弘法十方。譬如天台宗祖師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大師，他只在山頂「氣吞諸方」，不下山弘法，他門下有個智者大師，夠了。等於六祖門下出了個馬祖就夠了。聲聞是羅漢，帝釋是欲界忉利大天主，梵王是統領初禪三天和欲界的天主，世主是人世間的皇帝，轉輪聖王是統治世界的皇帝。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提到的三十二應身，同這一段是一樣而又不同。這一段說住不可思議境界的菩薩，隨時可以出世入世，現佛身或帝王身。《華嚴經》講過，治世（太平盛世）的帝王是十地菩薩轉世。所以三代的堯、舜、禹都是十地菩薩的化身，這就是功德智慧，就是神通。

「又十方世界所有衆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佛陀說：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所有的音聲，都是普賢如來根本咒唵阿吽的變化妙用，三個基本音聲演變來的。在我們人而言，唵是頭部音，阿是喉部胸部音，吽是腹部音，分別發於人身的上中下部。中國講發音有平上去入四聲辨音，是齊梁之間的沈約等人，根據華嚴字母創立的，推動了詩詞韻律的發展。四十二個華嚴字母，有聲母、韻母之不同。所以我特別請到一位老法師，來教你們學華嚴字母。真通了華嚴字母的梵唱，學起外語就容易了。

中文本來沒有注音的，東晉鳩摩羅什等法師來到中國，對這方塊字很頭痛，就根據梵文字母，創立了切韻的辦法，就是拼音，用於翻譯佛經。也有學者研究認爲，是東漢末的服虔或者三國魏人孫炎，根據印度的梵文字母拼音之學創始反切法的。切韻原來叫翻切，也叫反切，翻譯的翻字定是由翻切來的。隋煬帝很通音韻，可是他討厭這個「反」字，因爲當時老百姓要造反，就把反切改成了切韻。到了唐宋時，就又叫做反切。這種唱唸音聲之學，到現代變成音韻學，成了專門的學問。

三國時曹操的兒子文學家曹植，他有天夜裏，忽然聽見空中傳來音樂，清雅極了，他聽着就像到了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似的，就尋着聲音找到水邊，因爲他的音樂造詣很高（當時另一位音樂造詣極高的人，是東吳的周瑜，人說「曲有誤，周郎顧」，他走在路上，聽到有人彈奏走音，就一定會回頭望去。當時這些人的才華不得了。另一位是荊州的劉表，你不要以爲他懦弱，他可是易學的大家，只是政治玩不好），曉得這不是中國本土的音樂，就把它記錄下來，成了〈漁山梵唱〉。

現在的國語是北方的發音，沒有入聲，與去聲混合了，但是作詩作詞還是要分清楚的。這一段經文講的上中下音，代表了平上去。他說，把世界一切的音聲，以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的神力，都可以變成說法的聲音。《阿彌陀經》上說，西方極樂世界一切鳥、風、樹等等的聲音，都在唸佛、念法、念僧。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的聲音也都在唸佛、念法、念僧，只是我們凡夫被煩惱妄念擋住，聽不見了。煩惱妄念一空，住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聽世界一切音聲，都在演說無常苦空無我之法，都是法音清淨。這要自己得了解脫纔能夠知道。

到這裏，維摩居士就趕快收場，再說下去就太多了。

「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注意這個「力」字，到達這個境界，見地功夫都到達了，就具備法力。若再說下去，用一個劫數來說都說不完的。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嘆未曾有。」這時換了一個主角講話，大迦葉是佛弟子頭陀行第一，也是禪宗第一代祖師。他聽了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嘆未曾有，從來沒有聽過這等事。

「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衆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爲若此也。」大迦葉以師兄身分，岔進來對師弟舍利弗講話，比方有一個人在瞎子面前放電影，瞎子是看不見的。所以這個境界，除了住在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大乘菩薩，一切聲聞羅漢，聽到這個法門，根本不能懂，智慧程度的差別，就是這個樣子。

「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大迦葉又說，上面講的不是聲聞境界，真有大智慧的人得悟此理，個個都要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都會想求明心見性，得了明心見性，就會瞭解此心不可思議，得大解脫。他講給舍利弗聽，也是給其它的弟子們聽：我們爲什麼要走小路，把大乘的善根永遠斷絕？我們非常慚愧，我們這樣的修持真如同焦芽敗種，像爛掉的種子，永遠也不會長出芽來。一切走小乘路子，只求自了的人，聽到這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應該大聲地痛哭流涕；一切大乘的菩薩聽了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應該無比地高興欣慰。

「頂受此法」，字義是把這法門放在頭頂上。我要講一下這宗教儀式，大家都很馬虎了，時代不同也難怪。很多在家出家的同學，對於佛經佛像很馬虎，隨便放。雖然說這是書，你就算帶到廁所看也可以，但是不然，我們當年接手一本佛經，一定會放頭上頂禮。受一尊佛像，一定也先請到頭頂上再拿下來，規規矩炬的。就算你們有時拿起來頂禮，但只是擺個樣子，一點也沒有誠意。

若菩薩有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的，一切魔障均奈何不了他。再進一步說，也同時解脫了一切佛法的束縛，纔是真解脫。如果解脫了魔，但還被佛法束縛，就是沒有真得到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大迦葉說此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迦葉這麼說時，一同來的三萬二千天子，都發了大乘心。這時，維摩居士就找上了大迦葉，對象變了。京劇中有這一場，出場人物都戴着羅漢像的面具，唱功不多，但做功很多，每個羅漢不同，這樣的京劇恐怕以後不會再看到了。

## 魔王大菩薩解脫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衆生，現作魔王。」因爲大迦葉懂，他到底是禪宗的第一代祖師，所以維摩居士告訴他，十方世界中作魔王的，都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薩。《華嚴經》講兩個對立的，十方世界治世的轉輪聖王，是十地以上的菩薩纔來的。但是能與佛對抗的魔王，也是十地以上菩薩所演變的。所以魔王這個名辭談何容易啊！禪宗祖師會說，某人的境界可以入佛了，但是還不可以入魔。要魔佛兩邊都不着，纔是得真解脫，然後也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

原始佛經翻譯過來時，魔字本來用「磨」，是磨練的意思，經典常用「磨羅」。後來加上宗教觀念，就把它變成魔鬼的魔。這其中的觀念是有差別的。

這裏維摩居士好像是在推崇魔道，他是講大魔王，不是小魔王。嚴格的講，誰是大魔王？十方一切聖賢、一切教主，纔是真正的大魔王！沒有這個境界是不能成聖人的。

接下來講什麼是魔王大菩薩境界。

「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瑠璃、硨磲碼碯、珊瑚琥珀、真珠坷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修道的人都怕魔，對不對？但是真修道的人要拜魔，求魔來磨你，魔還不肯來呢！你能受魔王折磨要多大的福氣啊！真受得了魔，打過了這一層，你的道理就躍進一大步。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的力量比道還大。如果你磨不過去，你的道只高一尺而已，魔可是有一丈高。如果你能把魔降伏了，就跳了九尺，你還不幹？有便宜還不曉得佔，可見衆生沒有智慧。

這裏說，魔在哪裏？給你反對、給你刺激、給你煩惱的都是魔。十方世界有無量大菩薩現身作魔王，故意要人家這樣那樣，要人家的手腳、財產，要了以後還打你、笑你。真做菩薩是什麼都可以佈施的。佈施身體的手足、血、皮、骨等，比較容易。比如血庫缺血了，要你捐血，你會同意。要你把房子捐出來，幹不幹？捨不得了吧！這還不算，要你把太太或先生讓出來，恐怕你會動刀子了。然後還有你的車子、首飾等，都拿出來。有人專門來向你要，其實都是菩薩變成魔王來試你。

中國文化有幾句話，跟這段經文是異曲同功，我前面講過了，你們也記了筆記，但是還記不住：「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你們出去做事，受不了人家嫉妒打擊；我說我爲你高興，還有人嫉妒打擊你，如果你窩囊的話，就沒人要嫉妒打擊你了，這代表你沒什麼了不起嘛！

許多人爲了財產糾紛煩惱，清朝安徽桐城有條「六尺巷」，據說是當時宰相張廷玉家中，土地被鄰人蓋牆侵佔了三尺，家人通報在京中的宰相。宰相併沒有去向地方官吏打招呼，而是回一首詩給家人：

萬裏修書只爲牆讓他三尺又何妨

長城萬裏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

這事被鄰人知道了，就還他三尺地，又再退讓三尺，所以就成了條六尺寬的巷子。實際上，這位宰相書讀得多，可能是學唐末楊玢勸家人相讓的例子。楊玢在尚書任內，快要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在故鄉的舊屋地產，有些被鄰居侵佔了。於是他的家人們要去告狀打官司，把擬好的起訴書送給他看。楊盼看了，使在後而批說：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

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這些是中國的例子。我常說，中國宋明以後的理學家講規規矩炬做人，是佛教的律宗，老莊道家是佛教的禪宗，講解脫的。舉這些例子，你說菩薩在哪裏？不一定在廟子，不一定在宗教中，社會上很多人行的就是菩薩道。倒是穿上宗教外衣的人，常常聽聞佛法的人，卻做不到。社會上很多不信宗教的人，我看了肅然起敬，他們真是菩薩。

維摩居士說，種種來磨難你的都是菩薩，所以你們夫妻感情好的是好菩薩，感情壞的是壞菩薩，都是菩薩！你把另一半當是菩薩，就解脫了！

「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爲什麼菩薩才能做魔王來折磨人？因爲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纔有這個威德力。威德是從福德來的，魔王一定是有大福德大享受的。像你們連飲食都艱難的話，要做魔王還做不了呢！只有魔王纔有資格來迫害衆生，使你向善，這也是仗頭出孝子的道理，反的教化是能成就人的。但是你如果不具備威德力，就不能這麼做，言不壓衆，貌不驚人，講出來惹人反感，你還是做正面的菩薩吧！沒有這個條件，不能做魔王去迫害人的。比如龍象，踏下去就有力量，小驢子是不能比的。

# 觀衆生品第七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燋榖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衆生爲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衆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衆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爲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衆生共之。何謂爲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爲舍？答曰：所作福佑，無所希望。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者，當住度脫一切衆生。又問：欲度衆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衆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爲本？答曰：身爲本。又問：身孰爲本？答曰：欲貪爲本。又問：欲貪孰爲本？答曰：虛妄分別爲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爲本？答曰：顛倒想爲本。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又問：無住孰爲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結習未盡，華着身耳。結習盡者華不着也。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淫怒癡爲解脫乎？天曰：佛爲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爲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爲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爲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衆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衆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衆生故，我爲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卜林，唯齅瞻卜，不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佛，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爲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密、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弦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衆寶積滿，賙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爲皆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實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實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衆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衆生。

現在開始講第七品。我們要把握本經一個觀念，《維摩詰經》的重點是不二法門的解脫，不二法門是無所謂出世入世、修道與不修道。佛與衆生，本來已經解脫了，沒有人束縛你。真得了解脫，就可以證得法身了。法身本自清淨，如何能證得清淨呢？必須有解脫的般若。所以解脫、法身、般若是一體的。把握了這個重點，再來研究第七品。

這一品有個重點，在《金剛經》裏，佛也提過這個問題，佛說：「所謂衆生者，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一切衆生本來自我解脫的，本來在道中。因爲我們不能得解脫，《金剛經》最後提出結論：「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怎麼去觀呢？本來是個大法，可是因爲我們不瞭解，把它變成了小法了。把大止觀變成了小止觀，所以怎麼觀也觀不起來。這個觀是心觀，心解脫了是正觀。如何心得解脫？要般若正觀，也就是正念。如何是非衆生？他告訴我們非衆生並不就是佛，反過來講，衆生即非衆生，也無所謂佛不佛。有個佛的觀念存在，就不是佛，又變成衆生了。

## 幻觀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行大乘菩薩道，怎麼樣看衆生？我們學佛的人要先檢討一下，普通一提到衆生這名辭，我們就想到豬牛狗馬，或者別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也是衆生，對不對？這是我們常犯的錯誤，我們就是衆生，這是第一。第二，行願時犯的錯誤是，大家都知道要度衆生，對於自己親近左右的人，像是父母、夫妻、兒女、朋友，卻非常怨恨，度不了自己身旁的衆生，只有結怨。這是要好好反省的。

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都是用衆生，到玄奘法師就是用「有情」，甚至有的地方他連有情都不用，而是用「補特伽羅」──數取趣。我們看到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衆生，就要參考玄奘法師的翻譯。在梵文中，衆生是指現象，就像是一盆花的花朵，而有情是指花的根，因爲衆生是因有情慾而來的。到宋朝以後，有時就把兩種翻譯連起來用，成了有情衆生，就把這名詞的意義表達了三分之二。不過還有一個意義沒有包括：數取趣。所以在《成唯識論》還是用音譯的補特伽羅。

觀衆生就是觀自己，自己觀成了，再觀一切有情衆生。觀是真實功夫，硬要止觀做到了。例如小乘與大乘共同修法的白骨觀和不淨觀，我幾年來大聲疾呼，我們在末法時代不要忘了佛的本法。白骨觀和不淨觀真的修好了，顯教各種的止觀、各種定力三昧，密教的各種法門，就都通了，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密宗畫的佛像，腳下就踩着個死人骷髏，蓮花生大士手裏拿的就是骷髏杖，再不然普賢菩薩手上託的是天靈蓋，就是要你先把基礎的白骨觀和不淨觀修好了，才能進一步修轉化的法門。

爲什麼講到這裏呢？修白骨觀的人由一根腳趾頭開始，把自己觀成白骨的修法成就了，然後觀一切衆生都是白骨。這只是成就了初步止觀的觀，還沒有到達真正大止大觀的境界。到達白骨化光，連光也空，與虛空合一，纔是白骨觀的成就，這還是止觀的初步。由此證得各種果位，是小乘的基點，化空以後，由此起行願，一步一步走入大乘般若境界。

《維摩詰經》上講的「觀於衆生」，就是由這個止觀擴充到大的實相法門，不是理論。現在看維摩居士的答案。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這些是佛經常對現象界用的比喻，佛學上有所謂「十比喻」，就是這裏用的。《維摩詰經》文字流暢，我們常就這麼看過去了。文學境界正是落在有情的情上面，修道的人看到好的詩詞歌賦，就不應該被它騙走了，要拿智慧來唸。反而是研究唯識這些智慧的學問，卻要用情感來看。一切學問成就的巧妙就在這裏。

現在維摩居士用比喻的法門，是比方，不是真的。但是這比喻又是真的，因爲是止觀的境界，這個印象真達到了，你的定力就夠了。他說比如「幻師見所幻人」，幻師是變把戲的，用今天的話是像拍電影時的攝影師。你們都用過照像機，不見得搞過電影，在攝影棚中拍攝一天下來，自己都不知道在搞什麼了。我們看到的電影都是他拍下來的，他拍了後只看這個畫面，不是在看戲，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幻師見所幻人就像是這個心情。從止觀來說，不管你用什麼法門，數息、唸佛、觀想，到了這時候，一幕一幕的境界就出來了，乃至看自己的身體也如此。此時，你不要忘記「譬如幻師見所幻人」，不是真的。認爲是真的就被騙了，入魔了。說是假的嗎？不是假的，夢幻也是真的。這個裏頭須要般若了，須要解脫了。

菩薩觀一切衆生，乃至觀自己的身心，從四念處開始。這四念處是大小乘基礎的基礎，不能動搖的。我們再提一次：「念身不淨、念受是苦、念心無常、念法無我。」要觀到自己身心真如幻境，就是正止觀了。

「如智者見水中月」，這裏要注意「智者」這兩個字。看水中月是佛的八萬四千法門中的一種。禪宗的祖師們常講在水邊林下行道，中國佛教畫觀世音菩薩在南海上打坐，都是水觀或觀水中月，是真實的修法。不過要修過這個法門的師父指導，否則容易走入幻境。在水邊或海邊看月亮，很容易就忘掉身體了，忘掉了我，忘掉了一切，好像水中的月與我身心渾爲一體。觀成功後，離開了水月現場，意識上還隨時在水月境界中，心境無比清淨，無比清涼，立刻得到解脫。但是要注意：譬如幻師見所幻「境」，不要認爲自己成功了，那樣馬上很多妄想境界就來了。書讀得愈多的人幻想愈多，比如王陽明的詩：

險夷原不滯心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裏月明飛揚下天風

王陽明當時受奸臣劉瑾迫害，要追殺他。他那時正在學天台宗的禪，他逃到一處躲起來，故意留下一對鞋在水邊，追殺他的人以爲他投水了。這時他心中平靜，看空了生死，這首詩的氣派極大。飛錫是講智者大師的典故，大師到了天台山，在兩山之間，將錫杖一丟，就乘錫杖而飛過。你看你們個個聽得眼睛發亮，在領受這詩的境界，如果修定修觀到了這個樣子，就已經是魔障了！是什麼魔障？文字魔障起來了。你說自己也沒有打妄想，但你這境界一起來就是魔障了。所以修止觀是不容易的。你雖然沒有起男女之慾，也沒有求名求利，文字魔也是魔，就障礙住你了。這裏講的水月觀等等都是夢幻觀，是真功夫。密宗叫作幻網三昧，有專門修這個的法門。在顯教有《梵網經》，只提這個法門。

「如鏡中見其面像」，密宗也有這種法門，但是不可以多修。比如在修準提法也偶爾會露一點消息，打坐時坐在鏡子前面，自己看自己，不用半個鐘頭，你身體就沒有了。你們聽了不要自己去玩啊！玩不好同我沒有關係的。這種看自己的法門在密法是大戒，不是有大功德的人不能修的，修不好就是精神分裂。修得好就化身成就，看到鏡中的人變成了我，自己這肉體就丟開了，看一切衆生就如夢幻。這是提一點影子給你們聽，不是全部的修法，只是證明顯教的佛經，都是實際修法的真事。

「如熱時焰」，你在大熱天時看馬路，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前面像是水一樣的的幻像，就是熱時焰。佛經上有說，我們人類的水，在餓鬼看起來是火，他不敢喝的，在天人看來又是髒的東西。這就看你從誰的觀點在看，所以物質界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實的。我們看到的高樓大廈，在物理大師的眼中就不一樣，可見世上東西都是熱時焰。你打坐到某個程度會流汗，有時候牙痛，頭髮脹，那是裏面發炎，不是打坐坐出來的，是你身體內部本來有毛病，因爲靜極了，把裏面的病逼了出來，這對身體是有益的，但是因爲信心不夠，就亂投醫。這個時候的用藥，同一般的用法是兩樣的，一般醫生不知道，藥喫下去更不對，打坐就變成病了。

熱時焰是講有時你打坐看見了什麼境界，自以爲得了天眼通，認爲看見的都是真實的。當然不是的，是你身體內部所存的熱時焰，由於後腦神經的氣脈不通所引起的。所謂氣脈不是空氣之氣，是屬於血液循環的流行。因爲流行不通透，就發出這些光影。有人修止觀的，到了眼睛，眼睛發紅，到了耳朵，耳朵發炎。這是修止觀的熱時之焰，是假像，你一概不理就進一步了，就可以得如幻三昧，進去了。

「如呼聲響」，是空谷迴音，聲音一出就回過來是響。空谷迴音，你們去到山野中，如果要躲雨時，不要隨便入山洞，佛門規矩是要先拍掌，如果山洞有迴音，立刻就要退出來。古代是說這代表了洞中有妖怪，實際上，山洞或是一間房中有回聲，代表着空氣不能對流。如果有對流，就沒有回聲，這是科學道理。空氣不能對流當然不好，廢氣容易積聚，容易被悶死，聲響的作用在於此。

唸佛、修觀音法門的人，碰到這個境界就要返聞聞自性，許多又學唸咒子、又學止觀、又學聽呼吸的人，甚至從印度傳過來的，現在全世界流行的超覺靜坐，唸咒子念慣了，到了相當程度，耳朵裏經常聽到有人跟你講話，很多人就這樣變神經了，例子特別多。事實上，呼聲響的幻觀法門是修行上必經之路。搞錯了以爲是耳通，耳朵裏聽到跟你講的事都很靈驗，有的人就出來玩神通、賣錢了。瞭解的話，就要把握《維摩詰經》這一段：「譬如幻師見所幻人」，智者觀之皆如夢幻空花。那樣你可以修正止觀了，那聲音也馬上就沒有了，就會進到自性真空的境界。如果不懂這個道理，就被幻相的聲音迷住了，這就是小說講的走火入魔，這魔都是你自己變的，哪裏有什麼魔！

「如空中雲」，這個觀法在普通地方不能修持，要住山頂的人才能修，要在孤峯上打坐，也不能跏趺坐，要用獅子坐，手撐着，觀雲海而入定。慢慢自己的身體化作一片雲，受陰就空了，很容易進入空幻三昧。

「如水聚沫」，這修法也真有的，同上面說的水邊林下修法不同。據我瞭解，水聚沫的法門是不大肯傳的，因爲據佛經上說，這法門是龍宮的修法。不過這消息在《楞嚴經》也露了一點，二十五種圓通法門中，就有一位菩薩是修水觀的。中國南北朝時有位比丘尼是修水觀的，在《比丘尼傳》上有記載。這比丘尼在房中作水觀，徒弟來叫她喫飯，看不到人，但是整個房中都是水，徒弟就撿了顆小石子投入水中。師父出定之後，覺得胸中痛，像有個東西在裏面。等叫來徒弟瞭解了事情經過之後，就吩咐徒弟，等一下再回去房中，從水中把石子撿出來。於是比丘尼重回房中作水觀入定，徒弟撿走了石子，她再出定就好了。你們聽了笑，這不是小說啊！是真功夫，你修成了就到了如幻三昧。

「如水上泡」，這同水聚沫是兩個特殊修法，是龍宮的修法，是水族衆生修的法門。

「如芭蕉堅」，我告訴你們一個經驗，我可算是個笨人，但是又可以說是很聰明。爲什麼這麼講？我常說世界上成功的人，都是最聰明的人走最笨的路，一定成功的。聰明的人走聰明的路，百分百失敗的，你們很多青年同學都犯這個錯誤。我當年讀佛經，講芭蕉，當然我是看過芭蕉樹的，但是不懂佛經的比喻，就去砍了株芭蕉樹，然後硬把它扒開，纔看到中間是空的。豈止是芭蕉樹，世界上萬物的中心都是空的。比如桃子的核，你把它敲開左右兩半，中間也是空的；我們喫的米粒，中間也是空的；我們頭髮的中心也是空的；這就是佛法。有一句罵人的話「空心大佬倌」，是說人空洞不實在。

如芭蕉堅的修法在哪裏呢？修氣脈色身成就的人，就到這個境界，他覺得身體是個皮囊，中間是空的，隨時都在無唸的境界，身子也空了。一切紅教、白教、花教，走氣脈修法的法門，就是這個法門。

「如電久住」，芭蕉不是堅的，電也不久住的，這裏鳩摩羅什法師他翻得妙啊！電閃一下就沒了，但是它真的是有，你不要看一剎那，一剎那就是千秋，千秋就是一剎那。這種修法是看光，修到了光與我都合一了，進到了空的境界，就是如幻三昧。

《維摩詰經》這裏用佛經中的十種比喻，既很祕密、也很明顯地告訴我們，菩薩如何觀衆生，而達到如夢如幻真實的三昧境界。爲什麼鳩摩羅什法師翻譯時，把十種比喻作了些變化？他沒有提「如夢」「如幻」，因爲這裏本身是幻觀，而沒有提如夢。這是否梵文原文如此，我就不知道了。馬祖的弟子南泉禪師說：「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中相似。」這都是真實境界，你必須修持到這個境界纔行，不是把鼻子一扭就悟了，你縱然把鼻子割了也是不行的。

下面是空觀。

空觀

「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這些是空話，以佛學本身的名辭，破一切修佛法的執着。比方他說第五大，佛學只有講到四大。只有五陰，沒有第六陰。只有六情，沒有第七情。有十二入，沒有十三入。有十八界，沒有十九界。這些都是空觀，是沒有的，不要自己加上。

這個話很妙，我們學佛的人專門搞幻想，大家參禪打坐，心裏有個幻想，以爲入了定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思想念頭都沒有了，一般初學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這是佛告訴你的嗎？真是這樣的話，何必學佛呢？喫安眠藥去學死人就好了。佛也沒有告訴我們入定以後眼睛看到什麼、耳朵聽到什麼。他只告訴我們修定。修定是個什麼境界？修定是證空觀。還有人看了六祖在《壇經》中說：「無念爲宗」，搞了幾十年也找不到無念。也不想想就算是無唸了，充其量也不過是無想定。無想定不是佛法，佛也曾經修到了無想定再把它丟掉了，爲什麼你現在要去求無想定呢？所以要真正瞭解佛法，不要去空想。佛法也說要跳出三界外，哪裏有個第四界？有，教理上有，叫作聖賢界，那是個假定的名稱。諸佛菩薩是不出三界不住三界，隨時在解脫三界。你真跳出了三界，去了第四界，佛也沒說第四界在哪裏。教理上的聖賢界只是名稱，例如特別好的人是聖人，但是他還是人啊！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讀了這一段經文要自己反省，大家都在那裏幻想。大家修定，千萬要把握修止觀。如何是止？繫心一緣，纔是正止正念。因此唸佛的人，行住坐臥中都要淨念相繼，方是正念。如此說者是佛說，非此說者，必是魔說。

維摩居士說的第五大、第六陰、第七情、十三入、十九界，都是空的，一切衆生空活着，在那裏空想，做些空事。如果般若慧觀不清楚，修行也是空事。所以「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本空，一切皆空。再下來又不同了，講的是真實境界，要特別注意。

## 真實境界

「如無色界色，如燋谷芽」。無色界應該沒有色了，但是他用的字很妙：「無色界色」。大家要特別留意研究唯識，研究華嚴。到了無色界，是有色還是無色？還是有色的，這是《百法明門論》所說的：「法處所攝色」，是真實的。我們凡夫所處的，是佛所說的欲界。過了欲界，欲轉化成光明，就是色界，此處所講的光明，不是這個物理世界的光，太陽月亮的光還是物理世界的光，色界的光是不同的。無色界還是有色，是法處所攝色，是自性光明來了。這自性光明是無相光，不是欲界、色界的光。是意生身之後的境界，妙觀察智中所起的光色，就是佛的光色身，是真實的。因爲衆生修持沒有到這個境界，所以佛在顯教經文中不多說，但是顯教的《維摩詰經》，還是露了一點消息：「無色界色」。

前面那幾句第五大、第六陰都是沒有的，下面講的都是有的。「如燋谷芽」，焦了的谷的還會發芽？嘿，就會發芽！禪宗有句話說：「冷灰裏爆豆」，要大死一番才能大活。《法華經》說的焦芽敗種好像永遠沒辦法，真做到焦芽外面都打死了之後，那法身就種起來了。在物理上，焦芽只要有一點生機存在，它還是會發芽。比如說，煤炭已是燒焦了的東西，它怎麼還會生火呢？又比如，垃圾堆也可以發電。這些道理在《楞嚴經》也露了消息：「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你有修持功夫，它就出來了。衆生有這妄想的業力，它也引發了。

潙山隨侍百丈很久，《指月錄》記載，一日百丈在打坐，當時應該是很冷的天氣，潙山雖然站在旁邊也自己在用功。百丈看機緣到了，就要潙山把火撥一下，火可能要熄了。潙山就去撥，撥了一下，就回報百丈說，已經沒有火了，他心裏可能還埋怨，百丈爲什麼不早吩咐。百丈就自己下座去撥，居然找到了一點火星，就指給潙山看，這一下，潙山開悟了。後人因此作了個偈子：「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深深撥是要好好用功，去參透、去觀透。有些子是這個消息纔會來。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燋谷芽不是沒有的東西，你不要以爲《維摩詰經》這一路下來，都是在講沒有的東西，他可是有幾個轉接的。上面十種比喻是講「幻」，修夢幻觀。接下來，從第五大到十九界，是修「空」觀。再下來是講真空妙有，用天台宗的止觀來講，中觀的境界出來了，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是真實的事。何以見得？下面經文都告訴你了。

真空妙有

「如須陀洹身見」，須陀洹是初果羅漢，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阿羅漢四果。初果羅漢證到了以後，貪嗔癡慢疑就薄了、淡了。但是貪嗔癡慢疑薄了淡了，就可以證果嗎？證果不是功夫，不是修養，是般若見地。貪嗔癡慢疑等等是屬於小乘的思惑。你縱然貪嗔癡（慢疑還不算）薄了，還不見得證果。我們看古人或今天，很多出家人的修養都到了這個境界，沒有貪嗔癡了。即使現在課堂上的諸位，貪嗔癡也很少了，但你只在這一個鐘頭裏沒有。不要認爲我這一句話是玩笑，你即使能在一分鐘裏保持沒有，已經了不起了，這就是功德。但是這不能算證果，你的見地不到，見惑沒有去。見惑是什麼？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這些觀念是最難去的。雖然你心中沒有動貪嗔癡之念，但見惑這些觀念去不掉，就是止觀的觀不到，就不能證果。

所以須陀洹能證果，不論他修白骨觀、不淨觀、唸佛，他的貪嗔癡已經伏下去了（還沒有斷），破了身見。所以勸諸位趕快修白骨觀，身見真空了，可以證須陀洹果，這是正面。《維摩詰經》用了反面，把正面消息告訴我們了，他說「如須陀洹身見」。證到須陀洹應該是絕對沒有身見的，對不對？所以他是反面告訴你要去掉身見。

「如阿那含入胎」，阿那含是三果羅漢不還果，本來是不會到這個欲界來入胎了。但是三果羅漢還有沒有身呢？有的，在色界天，那不是胎生，在大乘來講是化身，在小乘來講是了脫分段生死，還在最輕微的變易生死，沒有徹底了生死。不要認爲不入胎就了了生死，這僅是對欲界而言。普通修持想不再到這個世界來的話，必須要證到三果、三禪天的境界。禪定功夫到了，貪嗔癡慢疑纔能夠伏下去，但是如果見地不透，還是不行的。見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要你們留意三界天人，八十八結使。配合教理與修持，纔是二十一世紀振興佛法的路線。《維摩詰經》還是用反面，襯託正面的道理：要到了阿那含果，才能不再來這個人間。

「如阿羅漢三毒」，貪嗔癡叫三毒，到四果羅漢的境界，貪嗔癡就根本降伏了。可是真不起了嗎？沒有。本經下面天女散花一段，把阿羅漢沒有大解脫的一面露出來了，餘習未斷，習氣沒有斷。貪嗔癡三毒還是暫時伏下去而已。要把餘習完全斷了，除非迴心走入大乘菩薩道，入世來修纔行，在出世法中是斷不了的。

十幾年前快二十年了，有一位年輕的法師在此地的一個山洞中打坐，沒有人供養，經人介紹給我，我就供養他。他每個月要下山來我這裏，拿些米和日用品帶回去。過了近一年，我就告訴他，你這樣修是不會成功的，也悟不了道。因爲你是修行人，我供養你有功德，但是你缺德了。他說：老師，我不會辜負你的期望，我在山頂上已經是無慾境界。我說：你算了吧！不要吹了！我帶你去聲色場所，你還能保持在山頂上的境界才差不多。你在山上可以，一入世統統垮了。他問我是怎麼看出來的，我說你來到我家中，書架上都是佛經，你看也不看，只坐在客廳看茶几下面的畫報，就憑這一點我就看穿你了。他當場懺悔，後來跑去香港還俗，也結婚生子。

所以說，三毒縱然到阿羅漢境界被伏了下去，不迴心向大乘，不在世俗的大火洪爐裏鍛鍊，是過不了關的！哪有這麼容易！所以要學地藏王菩薩的精神，就是硬要在那裏面鍛鍊。禪宗祖師的偈的你們要記得：

劍樹刀山爲寶座龍潭虎穴作禪牀

道人活計原如此劫火燒來也不忙

你的禪堂在哪裏？就在劍樹刀山上。那個股票市場就是龍潭虎穴，搞政治的就是坐在劍樹刀山上，學道的人就應該在這上面磨練。

「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恚是埋怨心，怨天尤人是恚心。嗔心是更強烈的怨恨心。得忍辱波羅蜜的菩薩沒有貪恚心，絕對不會犯這個戒的。禁就是戒。維摩居士說，修夢幻觀的人，得忍辱波羅蜜的菩薩犯了貪嗔戒（沒有講癡）是反面說的。爲什麼他六度中只提這一條，其它都不提？你看《金剛經》，明明是在講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重點卻是在佈施和忍辱，佈施到了內佈施就是般若，中間最重要的是佛拿自己作例子，佛在多生前被歌利王一刀一刀慢慢割死而不動念（如項羽的自刎是大英雄氣派，但還是不能與佛的氣度修持相比），說明忍辱波羅蜜的重要。做到佈施、忍辱這兩項，般若波羅蜜自然成就。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成就。

得忍菩薩還有癡不？有的，大乘菩薩貪恚念頭都斷了，無比地慈悲衆生，這一念慈悲就是癡的根本。我說話負責任的。

「如佛煩惱習」，正面地講，成了佛是絕對沒有煩惱習氣的。反面地講，對不住，還是有一點點煩惱習氣。佛與佛見面也要問：「衆生易度否？少病少惱否？」這可不是我亂說的，所以學佛成道難啊！學禪的人是不可離開《維摩詰經》的，但是如果學禪的人籠統地去讀《維摩詰經》就糟糕了，因爲你的功夫見地都要拿這個經來覈對的。

「如盲者見色」，瞎子哪能看見顏色？嘿！絕對看得見。《楞嚴經》就露了消息，瞎子固然看不見我們看見的顏色，但是他有他的境界，他看見的是黑洞洞的，眼識的習氣還是在的。

「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到了滅盡定絕對沒有出入息了，是講鼻子沒有出入息。《八識規矩頌》講入定的境界：「眼耳身三二地居」，眼耳身這三識在二禪都還有，鼻子的呼吸沒有了，嘴也不起作用，不講話了。就是到了滅盡定，沒有了出入息，心臟跳動也非常緩慢，可是皮膚的呼吸還是有的。因爲入滅盡定的人，暖壽識，身識沒有離開。如果離開了就入了無餘依涅槃。所以這裏講的還是真空轉妙有的實際修持。

「如空中鳥跡」，空中鳥飛過去是不留痕的，不留嗎？留的。閃電都有痕跡的，鳥總沒有閃電快。剎那即千秋，到那個境界是沒有時間長短了，但它是有痕跡的。現在科學用紅外線照相，就可以照到鳥在空中飛過的痕跡，你離開了座位幾個鐘頭，用紅外線一照座位，還可以照到你的痕跡。

「如石女兒」，石女在古代是有生理缺憾的女性，到了今天，開刀就可以解決了。

「如化人煩惱」，化人有兩種說法，普通當作是影子，影子好像沒有煩惱，也有的，它是跟着我們的，我們皺眉、它也應皺眉。這還不算，只算是邏輯上的強辯，真實的化人是化身，修成了的人可以有意生身。這意生身的化身有沒有煩惱呢？碰到有些境界照樣會有輕微的煩惱。化身回不到色身上，或者化身回不到法身境界時，化身還是有煩惱。等於我們意境上，煩惱裏面還有煩惱，有時夢中覺得自己還在作夢。

「如夢所見已寤」，這真是夢中夢了，不是說夢醒了，是夢中覺得自己已經醒了，其實還在作夢，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吧。所以，這個境界是有的。

「如滅度者受身」，這嚴重了。完全得到滅盡定的人，他死後色身被火化了，你說他能不能再投胎？能。諸佛菩薩都是三界再來人，他們悲不入涅槃，智不住三有。他們的再來如滅度者受身，需要色身再來人間，隨時隨地在夢幻觀中。

「如無煙之火」，這是最後的結論，無煙之火在今天是有的，電能發熱都是無煙的。

「菩薩觀衆生爲若此。」菩薩觀一切衆生，乃至觀自己在世間，一切如夢如幻。這其中內容包括了幻觀、空觀、中觀，得到空觀以後才能得到真空生妙有，即空即有的觀法。

現在《維摩詰經》的中心問題來了，從現在開始，是文殊師利菩薩與維摩居士對話，問到佛教中心的慈悲喜捨。經文的原文說得最多的是慈，悲喜舍都沒有多談。這裏是一個大問題。

## 什麼是慈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文殊師利菩薩問，學大乘佛法的菩薩，怎麼行慈？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維摩居士答：菩薩要自己隨時有這個心念存在，什麼心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佛法講度人，怎麼度？以法施使人精神解脫，超越生命的束縛，這是真正的慈。下面再引申慈的深義。

我答應過好幾個同學要講什麼是有情，學佛是不是要做到無情，如何達到無情？這又連帶到究竟有我無我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在前面提過了。再來是出世與入世的問題，出世怎麼跳出？大乘講入世，入世怎麼入？我正想作個專題來講，剛好碰到《維摩詰經》這一段講慈悲，我暫且先不講維摩居士是怎麼說慈的，這等到下次再一個一個來講。我們先了解慈悲，普通社會上講到佛教，就有兩句流行的俗語：「學佛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過去佛教界裏面，出家人也流行兩句相反的話：「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這是叢林中對品德的要求。

什麼叫慈悲？慈與悲是分開的概念。等於在春秋戰國以前，道與德是分開的，到了漢朝以後，道德就連起來用了，但也不是後世的要求。宋明之後道德變成很死板，甚至目不能斜視，這種理學家所造成的道德觀念，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文化。慈與悲在中國固有觀念中，幾乎是連在一起的，但是在佛經中，慈是慈，悲是悲。現在把慈悲當作口頭用語，連有人倒杯茶給你，也會說說：慈悲！慈悲！

佛教有兩位菩薩代表慈悲的：彌勒菩薩代表慈，所以他稱爲大慈氏，這也就是他稱號的涵義；觀世音菩薩代表悲，平常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是對的，但是嚴格說來，他是代表悲的。

男性父愛的擴充，是慈的基本。母愛的擴充，是悲的基本。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但是愛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發出來的作用。我們都做過人家的子女，這裏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還做過人家的父母，應該可以體會到父母愛的不同。媽媽打孩子，一邊打一邊哭，是悲。父親打孩子，心中固然難過，就少有哭的，甚至鬧到脫離父子關係，其實還是愛子女的，這是慈。

現在講有情與無情。學佛要怎麼做到沒有情？我多次提到，中國文化用兩句話概括了仙佛之道：「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佛畢竟是多情的。古代有位很高明的善知識，他融會了儒釋道三家，然後專心皈依佛法，他說：「我佛世尊，一代時教，只爲一切無情衆生說有情法爾。」這話說得多麼深刻！換言之，我們說，學佛要做到無情，但是衆生本來都是無情的，更沒一個多情的，所以佛出來是爲無情衆生說有情法的。這話說得非常高明，是第一義諦的話，佛要度盡一切衆生，你看他多情不多情？

這個情的發揮，就是慈悲，作忠臣孝子就是多情人，作嚴父慈母也都是情的作用。佛法的慈悲就是多情，是解脫的多情。有情解脫了就是大慈悲；執着解脫，把解脫當作究竟，也正是多情，正是自己被情所困。

瞭解了這些道理，我們再來看經文的內容。

「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以說法度人，用文化教育使人精神得到解脫，生命得到昇華，是「慈」的第一個條件。

「行寂滅慈，無所生故。」慈悲用了，無所不用。禪宗有個公案，講到兩師兄弟都悟道了，他們一同外出行腳參方。古代的行腳僧都隨身帶個方便鏟，既可以挑行李，又可以行慈悲，見到屍體方便埋掉。他們走着，其中一個看見有個人死在路上，就唸阿彌陀佛，用方便鏟把屍體埋了；另外一個看到了，理都不理，繼續行路。旁人看見了，就去問這師兄弟的師父，爲何兩個開悟弟子的行爲如此不同。師父就說，那個動手埋的是慈悲，不理的是解脫。他並不批評哪個對哪個不對，這個道理要去參。

這裏講「行寂滅慈」，既然寂滅了還有什麼慈？寂滅就是進入涅槃，萬緣放下，一切了不可得。但是了不可得纔是真慈。爲什麼？把一切雜念、妄想、煩惱、習氣統統清淨了，情近於無情，是真慈。下一句話「無所生故」，就是「行寂滅慈」的答案。譬如《紅樓夢》寫林黛玉葬花，其中有名的一句：「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你說林黛玉是爲花還是爲人生傷心呢？花落還會花開，是自然規律，本來寂滅，所謂生而無生即是寂滅，寂滅不是死亡。他說這是真慈。

「行不熱慈，無煩惱故。」問題來了，《維摩詰經》的重點是解脫，沒有得到解脫之前，你所有的愛心也好，慈悲也好，都會變成煩惱，因爲是凡夫的情。凡夫最欣賞的是熱情，實際上是煩惱。普通講情是指情、愛、欲三項，是一體的，實際都是欲。用這觀點來研究佛學，小乘佛經主張要離蓋去欲，大乘不了義的佛經要離蓋了情，了義的要轉情。不熱之慈就是情、愛、欲完全轉化了，就是大慈悲。一切衆生不論是忠臣、孝子、嚴父、慈母，乃至兒女癡情，都是給人家「熱」情，是絕對的煩惱，增加人的痛苦，像熱鍋上的螞蟻。嶽飛的《滿江紅》大家都念過了，那就是他的情。他另有一首詩：

經年塵土滿征衣獨自尋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他一年到頭都在帶兵打仗，軍服上都是塵土，好不容易回到杭州，是當時南宋偏安政府的首都，就去西湖的靈隱寺一遊，翠微是西湖邊上一座小山，風景還沒看夠，晚上又要匆忙回部隊了。這首詩充滿了感情，是忠臣的癡，欲界中的情。

其次，梁啓超所標榜的愛國詩人陸放翁，也有首名詩：

衣上徵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

這也是忠臣的情感昇華成了文學境界，是欲界的情，會帶給人煩惱的。

再提一個，清代康熙朝有名的文人納蘭性德，是滿族人，他父親叫明珠，是康熙初年的名宰相。這位少爺是位八旗子弟中的頂尖人物，文學高，佛學高，但是才氣這麼高，三十幾歲就死了。他的一首充滿熱情的詞，給人家給自己都帶來煩惱：

〈憶江南宿雙林禪院有感〉

心灰盡有發未全僧

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搖落後清吹那堪聽

淅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他描述自己心灰意冷，心境上出家但還留着頭髮，世間感情只在表面上好像沖淡了，到了晚上，只有對着似曾相識的孤檠，檠是蠟燭臺，每天的生活只有對着這個老朋友，人世一切都變去了，這種情境令人受不了。「勝」不是勝利之意，在此要讀如「升」。懂了他這文學境界的人，可能讀起來會很難受，特別會勾起自己生離死別經驗的感慨。詩人文學的情境，都是人的心理上有情，是情緒不穩定而發出來的。他的另一首憶江南：

挑燈坐坐久憶年時

薄霧籠花嬌欲泣夜深微月下楊枝催道太眠遲

憔悴去此恨有誰知

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悽迷未夢己先疑

他講在夜裏點燈坐者，人坐在燈下想事情，想到少年的事。這裏他極可能在想一位長輩，或者他母親，不見得在想情人，這情感是那麼充沛。想到母親當年帶着一羣丫環照顧他，夜深了，月亮已落下楊枝，就催他早些睡。現在年紀大了，一想心裏就難過。「經聲佛火兩悽迷」，有的同學在做法事時，香贊一唱就眼淚掉個不停，人就進入那個感情境界，還沒入夢已經疑了。我看有些老居士經常去趕法事的，他們已經習慣了「經聲佛火兩悽迷，未夢已先疑」，這也是情。

慈悲就是情的轉換，把情、愛、欲解脫了，無條件地愛護一切人，連愛的觀念都沒有地去幫助一切人，這是慈，這種慈是不給你煩惱。但是文學境界的多情常給人煩惱，比如有個名句，你們愛文學的可能遍查典籍也找不到出處，其實出自一本小說《花月痕》，你們可能很少人讀過。它用的名句很多，假託男女情感描寫社會百態，其中就有兩句：「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已經成爲中國文學的俗語了。

這小說的作者是清代的魏子安（名學仁，字子敦），福建人，是位名士，在小說上的化名叫韋癡珠。到了後二句：「豈是拈花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已是佛學境界了，你以爲讀懂了，其實不見得。什麼是「絮」？楊柳樹在三四月開花，它的花很輕，飄飄蕩蕩，所以「水性楊花」是罵人的話。楊柳的花就是絮。爲什麼說可憐飛絮太飄零？宋代與蘇東坡同時的有位法師，他正打坐時，有文人想逗他，找了幾個歌女到他面前表演豔舞，這法師也邊笑邊看。演完了後，他問人這是在幹什麼？大家曉得他境界很高了，就請他把境界寫下來，他寫道：

禪心己作枯泥絮目下春風舞者歌

七十年華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

小說寫的是出自這個典故。這禪師雖然在看歌女，但是同看幾個二三歲小孩在玩是一樣的心境。

沒有解脫了的感情，縱然是行大乘菩薩道，都是給衆生煩惱。有時你愛別人，但被愛者並不幸福，給自己給別人都是煩惱，這不是慈悲。佛法講慈悲，不管你多情與否，引起別人煩惱的都是罪過。所以，「行不熱慈，無煩惱故。」纔是真慈悲。

上面引的這些詩詞，都是文字般若對於情與無情的瞭解。再舉雪竇禪師的詩句：「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這境界非常高，是至情。《普賢菩薩行願品》所說，「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也是至情。所以情與無情之間，轉化了纔是真慈悲。慈是有情的，不是無情的，不過它的情是解脫的、擴大的。歷史上中外文學充滿了男女之情，你看各種小說，他非加上這東西不可，這就是人的社會，是情慾世界。再舉個納蘭性德的詞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不多情。」這都是屬於煩惱的情，不是真正的慈。根據《維摩詰經》，這個情用到慈上，要：

「行等之慈，等三世故。」佛菩薩的情是平等的慈悲，怎麼平等呢？平等到前一生、這一生、下一生，沒有時間的阻礙，慈愛永遠存在，於三世平等而行慈。

「行無諍慈，無所起故。」無諍慈在《金剛經》上也見過，須菩提得無諍三昧。什麼叫無諍？我看到有同學身上掛着禁語牌，不講話，有人找你說話就指一指身上的牌子，別人就不同你講了。但是這牌子只擋住了外面的，自己的心內還在諍。要內在心念無諍了，就沒有善惡是非的觀念，一味的平等行慈，纔是無諍之慈，因爲本身不起唸了。

明代蒼雪禪師悟道之後，在山上住茅蓬，幾十年不下山，自己寫了一首詩掛着，有人來了就指一指，說法就說完了，其中最有名的兩句：「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他說，不是在用功夫或者聽呼吸硬把妄想除掉，你想除妄想的心就是煩惱心，妄想是永遠除不了的，「只緣無事可思量」就是六祖講的「無念爲宗」。到了這樣境界所起的慈心，就是無諍之慈，因爲無所起之故。

「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什麼是不二？不二就是一，爲什麼還有內與外不合呢？慈，當下即是，不管外境，不管內在。上面講「行等之慈，等三世故」，沒有時間的差別。行不二慈，是沒有內外的差別。內外是親疏的差別，比如依儒家的道理，唐朝的大儒韓愈，他力排佛法，造成儒家與佛家的爭論。孔子講的「仁」就是慈，儒家也主張慈悲，但是他們抨擊佛家的慈悲思想沒有立足點，儒家講的慈悲就有立足點的，是慢慢擴大圈子的。儒家講親親、仁民、愛物，要親我親而及人之親，先愛自己的家人，有餘力再愛別人的家庭，擴而充之到社會、國家、天下。

因此儒家反對佛教。他們經常提一個故事，假設釋迦牟尼佛和孔子在河邊，見到他二人的母親跌到河裏，釋迦牟尼佛會先去救自己的母親還是孔子的的母親？如果他先救自己母親就不慈悲，應該要平等行慈，如果先救孔子的母親是不孝。孔子就會先去救自己的母親，再去救釋迦牟尼佛的母親，這是親我親而及人之親必然的道理。

《維摩詰經》講要「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內外不合就是內外不分，那麼碰到上面這個問題怎麼辦？除非你有神通，可以一下子同時救起二人，但是普通凡人只有走親我親而及人之親了，在現實的時候就是行現實的慈悲。

「行不壞慈，畢竟盡故。」永遠存在叫不壞，有人生病了，你想行慈悲，你能醫好他，讓他永遠不死嗎？如果不能，何以講去行不壞之慈呢？答案在「畢竟盡故」。一切萬有，有生就有滅，畢竟是空的。不壞不是現象的不壞，是法身本體的不壞。這裏有個主題，以法佈施，行不壞慈，畢竟盡故。

「行堅固慈，心無毀故。」真正慈悲要愛一切人，使衆生得永遠的堅固。這堅固是說把慈心擴充，沒有自己毀壞慈心。有的人慈心過了頭，把自己身體搞垮了，發脾氣受不了，就毀壞了慈心，那是不堅固。

「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真慈悲是清淨行慈，一念清淨就是大慈悲，自然就是慈心。

「行無邊慈，如虛空故。」這要配合《普賢行願品》，但是立足點要承認儒家是對的。佛法起行的層次在大乘戒律，你研究了就明白，佛法所講起行是同儒家一樣，由小點慢慢擴大。經典告訴我們的是原則，戒律講的是行爲。一步一步，到了最後是行無邊之慈，有如虛空。

「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結」是結使，代表了習氣，我們現在說人的個性不同，每個人的煩惱也不同，是哪裏來的？各人天生的結使不同，像打了一個結，這個結使力使我們成了今天的形態。結使是煩惱之賊，煩惱的根本就是習氣、習慣來的。得阿羅漢是破了一切結使之賊的人，是小乘的果位。若從大乘來看，阿羅漢是不慈悲的，因爲阿羅漢是絕對無情的，要慧劍斬情絲，斷惑證真，一切根本習氣煩惱都斷了。這是貪心與偏見，只以清淨爲道，不清淨的就不敢碰，所以不以煩惱作道場。《維摩詰經》說「煩惱即菩提」，煩惱就是修道的道場。阿羅漢不敢在煩惱中修道，所以要破一切結使。阿羅漢固然是貪唸到了極點，但這也是大勇、大精進。能把大精進翻過來就是大慈悲。這裏轉了兩個彎，所以說「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因此大阿羅漢就是佛菩薩，《華嚴經》就提到，只有佛纔夠得上稱大阿羅漢，破盡一切煩惱即是度盡一切衆生。

「行菩薩慈，安衆生故。」先有了阿羅漢的慈悲，破除了煩惱結使之賊，能夠跳出世網（世界一切法像網一樣），才能行菩薩之慈，使一切衆生得安樂。這是佛法的中心，你看這一句講到這裏，剛好在這一篇的中間。要先能出世才能入世，不能得解脫而一味行慈悲，會被這個世網網住，所以古人講：「世網攫人不自由」。

「行如來慈，得如相故。」佛的慈悲與阿羅漢、菩薩的慈悲統統不同。佛的慈悲是「得如相」，慈悲、不慈悲都是不二。前面提的故事，那埋葬路邊屍的禪師是慈悲，撒手而去的禪師是解脫，一切皆如。憐愍是慈，解脫也是慈，這是佛境界。

「行佛之慈，覺衆生故。」這是佛的行，以覺悟度化一切衆生。

「行自然慈，無因得故。」既然慈悲，沒有對象，沒有什麼特別原因，慈悲就是慈悲。

「行菩提慈，等一味故。」什麼是菩提慈？大徹大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什麼是一味？修與不修，行與不行都是一味。一味在顯教與密宗都非常重要，在禪宗講是打成一片。趙州和尚到八十歲還到處行腳參訪，這不一定是參學，也可以是弘法。人家問他爲什麼，他答只爲打成一片。什麼是打成一片？他說過，除二時粥飯以外（出家人過午不食，所以不講三餐），無別用心處。在密宗的修持叫一味瑜伽，也是打成一片。行菩提之慈，晝夜都在慈心的境界裏，就是一味。

「行無等慈，斷諸愛故。」上面講平等的慈悲，現在加一層：無等，沒有可以相等的慈悲，不是世俗的愛心。去年有些人在刊物上打筆戰，爭論該不該用西方文化的愛字來翻譯佛法的慈。同學來問我意見，我說這是多餘的。用了也沒有錯，例如《聖經》中的愛字也不是愛情的愛，是仁慈的愛。這樣爭論只是名詞問題，是宗教情緒作祟，被世網綁住了。用現有的英文名詞也是個方便，只要解釋清楚就好了，不要如此小器，這哪裏是不二？都三了。行無等之慈，斷諸愛，這個愛是欲愛，欲界色界的愛心不是慈悲。斷了一切愛，換言之是擴充了愛心，是真的慈了。

父母愛子女算不算慈悲呢？當然算，那該叫愛還是叫慈悲，就隨便你叫了。父母愛子女是無條件的。有人問孔子什麼叫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好像牛頭不對馬嘴，他是說瞭解父母親看到子女生病的那種心理，就是孝道。我從小到十一二歲之前一直在多愁多病中，看到花落了都會哭一場，一到了熱鬧地方也掉眼淚。當然後來就沒這回事了，我反省起來，父母照應我夠痛苦了，到了自己爲人父母時，體會更深，「養子方知父母恩」啊！孔子的回答要你當了父母纔會懂，你瞭解了父母那種擔憂痛苦的心理，能同樣用這種心理迴轉來照應父母，就是孝道。這也就是西方人講的愛，儒家講的仁，佛家講的慈。佛家講的慈是高一等，是無等的、形而上的法身之慈，非一般世俗的愛心能比，是斷諸愛的。

「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你看，慈和悲是分開用的。大悲是母愛的性質，永遠不疲倦。在座的蔡先生講過一個他年輕時親身經歷的事，當年日本侵華，他要前往重慶，經過湖南時，有兩兄弟用牀板抬着生病的母親逃亡。後來母親一定要兄弟倆自行逃亡，把她放下來，如果不照辦就是不孝。兒子不肯，母親硬是自己從牀板上滾下來，不久就斷氣了。兩兄弟痛哭流涕，把母親埋了。這是大悲心的一種，大悲之慈。

所以諸佛菩薩弘法世界，導以大乘。度人有時被寫成渡人，也可以啦！比喻用船渡人。什麼叫度？就是上面說過的：「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使衆生的生命和精神昇華得到解脫，就是法佈施，行大悲慈，導以大乘。以現在漂亮的話來說，就是以文化哲學來救世界。

「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慈悲是沒有滿足時候的，所以說「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沒有厭足。爲什麼？自性本空，空的境界是沒有停止的，也不能劃一條界線，那是無量無邊的。

「行法施之慈，無遺惜故。」法佈施本身就是慈，這一段所講的一切行爲做法就是慈，不是在行爲之外還有一個流眼淚的慈悲心。法佈施是精神、文化思想的佈施，一切都施出去，毫無保留。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就是法佈施的慈悲。

「行持戒慈，化毀禁故。」持戒本身就是慈悲。大乘菩薩戒要做到一切行持作爲不給人家煩惱，不令任何一個衆生痛苦，要從利他方向出發，這就是持戒的慈。

「行忍辱慈，護彼我故。」忍辱不只是忍受別人對自己的侮辱，那只是一極小部分的涵義。菩薩行的忍辱是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這是學佛的基本精神。比如我精神不好，但是爲了幫助別人，把精神不好忘記了，先利益他人要緊，就是忍辱慈。保護他人，自己也沒有損失，也就是保護自己。生命本體是自他不二，自己與他人是沒有差別的。像你拜佛，這佛像是泥巴作的，你拜他，他也不會長大。但是因爲拜他，實際上拜了自己。自他不二，自己是對佛法起了恭敬心，不是對偶像，這就自禮禮他了。

「行精進慈，荷負衆生故。」你們打坐硬忍受腿子麻、痛，認爲是在精進，這屬小乘的。大乘菩薩的精進，是要挑起一切衆生的痛苦和危難，對社會、天下有責任感，肯爲別人犧牲自我。

「行禪定慈，不受味故。」打坐叫作習禪，是用來練習進入禪定，它本身不是禪。但是不論如何，我常告訴你們，打坐是不花本錢的享受，是休息。因此會愈坐愈坐出味道來，人就懶了，往往藉打坐逃避俗事，又表示清高。這只是凡夫的禪，非究竟也。比這高一點的，是小乘的禪定，就是四禪八定。你真到了四禪八定境界，行住坐臥都可以在定中的，因爲在定中有無比的快樂。設想，如果修道這麼痛苦，誰去追求禪定呢？大乘的禪，是「不受味」，任何感受都不着了，不只是痛苦的感受放棄，一切樂感受、清淨感受、解脫感受統統不要。耽着禪悅是犯了大乘菩薩戒律的，因爲你貪戀清淨安逸，一個人住茅蓬巖洞，放棄了利益他人的責任。所以不貪着禪悅是很大的慈悲。

「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不論小乘大乘，學佛最高目的在智慧的解脫，不是迷信崇拜，也不是貪戀清淨。「無不知時」，作任何一件事都知時知量，是行智慧之慈。該罵人時就罵，該笑時就笑，人家喫飽了就不要再請他喫。換言之，真正的菩薩行爲是非常懂事的行爲，做的事剛好是人家需要的，也是人家接受得了的。你們修八萬四千法門，也要知時知量。到了某個境界就要趕快變動，不變就錯了。例如一念清淨了就要開始動，否則清淨久了就成昏沈了。

「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諸佛菩薩以化身神通示現，你能夠寫篇好的文章，出一本好書，能影響到許多人，就是你的示現。這像是有千百化身，是說法的辦法之一，比起對着一小羣人說法的功德要大。佛過世後數百年，馬鳴菩薩出世，他的文章和詩詞，影響了印度千千萬萬人都想去修道出家。因此，國王還要同他交涉，不要他再寫下去，影響太大了。這就是方便示現。本院的法師，用佛曲音樂幫助大家進入寧靜的境界，也是方便的示現。

「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菩薩行沒有保留，無所隱瞞，一切坦白，但要能不使人起煩惱纔行。有的同學很直，但是直得沒有智慧，直得像把刀，使人痛苦，就不是直心清淨了。

「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菩薩的慈，是自己心田沒有絲毫動念，乃至於無夢，打坐所起的境界都是祥和境界。你們夢中或者打坐時生起恐怖境界，不是外來的也不是魔，而是你生理、心理的反映。比如你看到了毒蛇，就是你自己毒辣的心沒有去掉，這是阿賴耶識的反映，就是要行深心慈悲的道理。

「行無誑慈，不虛假故。」修菩薩道的人沒有欺騙人的，但是可能會有善意的誑語，那是一種方便。比如知道老朋友快病死了，若你就這麼直爽地告訴他，就犯了直心清淨的戒，不是真慈悲。這時只有方便了，你可以勸他多休息，能多學佛、拜佛，其它萬事不管，算不定會好起來。這是善意的謊言，是上面說的行方便慈。所以你要能一條一條地參合活用，不是呆板的去理解。

「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這境界很高了，成佛的境界就是真正的慈悲，使一切衆生能夠得到安樂。在這世界上能得到安樂是非常難的，一個人一天當中沒有幾分鐘、甚至幾秒鐘，能夠真正在安詳快樂中的，不是這裏不痛快，就是那兒煩惱。喫飽了飯坐着看電視，還一面看一面想事情，都在煩惱中。真正的安樂是涅槃，是常樂我淨的境界。佛教化衆生的目的，是使衆生最後能成佛，今他們永遠得到佛境界的快樂。

「菩薩之慈，爲若此也。」這纔是菩薩的慈。這一段是維摩居士答覆文殊師利的問題，什麼才叫做大乘菩薩之慈。《維摩詰經》這裏講的都是戒律，你不要以爲經典和戒律是分開的，那就完全錯誤。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稱人家慈悲只是應酬話而已，沒有想到究竟的義理。這裏每一句都有個「行」字，慈是做出來的，不是用講的。

什麼是悲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衆生共之。」慈與悲是分開的。維摩居士對於「何謂爲悲」的答覆很簡單，絕對沒有自私就是悲心。像天下雨，或是出太陽，絕對沒有想留給自己用，普遍地施給一切衆生，不分好壞。功德代表善的成就，有功勞有辛苦是功，有建立有所得是德。現在人問人家有沒有時間，過去我們是問人家有沒有工夫，工夫就是代表時間，有時也寫成功夫。功德是佛經借用的，原文出自《尚書》。我們常說人功德無量，但是一經說出來就有量了。菩薩所作的功德無量無邊，因爲他自己不要，「皆與一切衆生共之」。

迴向就是這個意思，以你修持、唸經、禮佛等等的功德，與你親屬一切衆生等共之。學佛的人有四種最根本、最重要的行爲：慈、悲、喜、舍。有的同學面無笑容，一付來討債的樣子，再不然就是一張嗔恨的臉孔。我要你們學佛第一步，先學彌勒菩薩那個歡喜佛的笑容，尤其打坐時兩條腿在痛，你就一邊痛一邊笑嘛！笑上三年，你笑慣了，你就不講話臉上都有笑容的。笑有什麼好處？你一笑神經肌肉都鬆了，打坐咬緊牙齒，何苦呢？唸佛喊得那麼痛苦，搞什麼東西嘛！

學佛這基本的四個行爲，要倒轉來先學舍，一切放下。這個字做不到，那當然也喜不起來。第二學喜，再來學悲，最後是慈。尤其這個喜很重要，有的同學志大才疏，要想救世界，算了！你先把自己臉上的細胞救好，松一點，帶點笑容。「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臉上帶笑，別人想打你罵你都算了。我告訴同學們，我學遍所有武功，最後學到一種天下第一拳，就不用再學其它拳了，現在傳給你們，有人要打我罵我，我就拱手跪下：「你都對！」就行了，這是無往而不勝利的。你沒有人緣，還能度誰？我常告訴大家，只怕你不成佛，不怕沒有衆生度。要成佛要先自度，自度的道理就在慈、悲、喜、舍這四個字了。

什麼是喜

「何謂爲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幫助人的、利益人的，決不後悔，就是喜。有時大家作了好事又後悔，像是佈施一百元，後來想想，其實八十元就可以了，就後悔了。貪、嗔、癡、慢、疑、悔，爲什麼悔在根本煩惱中有這麼重要？每個人一天到晚都在後悔中，比如喫飯，多吃了半碗，飯後要喫消化藥，後悔多吃了，這也是悔。真正的喜心是，佈施出去了就忘了。我常勸同學不要向人化緣，四川人講：「勸人出錢如鈍刀割肉」，讓人愈想愈痛，不是功德啊。有個故事說孫悟空成佛之後，世界上出了個魔王，神通本事比孫悟空還大，大鬧世間。大家公推孫悟空來降魔，孫悟空來了一看，這個魔王我老孫降伏不了。就去找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在打坐，懶得理，叫他去西天找佛。佛就找了一個小沙彌，給了他一個小小的黃包袱上路。小沙彌去找魔王，魔王正待發作，小沙彌請他先看個東西，就從黃包袱中拿出化緣簿，請魔王寫個名字，魔王一看就跑了。連魔都怕這個，你們不要隨便去化緣。

這個「歡喜無悔」非常難，你幫助過的人後來對不起你，你一定愈想愈後悔當初去幫他。能做到「怨親平等」，纔是功德。

什麼是舍

「何謂爲舍？答曰：所作福佑，無所希望。」我常說，一看到宗教徒就怕，當然我不是宗教徒，更不是佛教徒，因爲我不夠資格，我不是慈悲喜捨，一付魔王面孔。我爲什麼怕教徒呢？這些人一到他們教主的像前，就下跪求平安求財富，都是求。如果這些教主、神明因爲人家拜了就保佑他們，那第一就犯了貪污罪，收受賄賂。宗教應該是好的人你要救，不好的人更要救，拜了他要照應，不拜他的也要照應纔對。所以這些宗教徒的心理很可怕的，都是有所求。大乘菩薩是一切放下，施與人家的恩惠記都不記，沒有任何希求，所作的功德自己不求回報。乃至你打坐修行都不求成佛，只求自己心中的安詳，因爲自己的安詳能影響到他人也安詳，如此而已。即使對自己的子女也是持這樣態度，我的孩子都去了海外，我同他們說，父子因緣到此爲止，因緣是前生的事。我很抱歉，沒有錢給你們，只能送你一張文憑，你從此也不用當我是你的父親，我是公僕，路死路埋，不用你孝順。

## 如何了生死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這是一個大問題。人生都在怕中過，今天怕明天，年輕怕老，老了怕死。最大的問題是怕死，死了到哪裏去？生又從哪裏來？剛纔講了個四川土話：「勸人出錢如鈍刀割肉」，四川人風趣的話很多，他們還有句土話：「除死無大事，討飯到了家。」人生除死以外再沒有大事，窮到了去討飯，是窮到家了，沒有再窮的了。如果討飯都討不到，那就是第一句，就是死嘛。這句話比皇帝的氣派都大，人生除了這個還有別的嗎？

生死是大問題，衆生在生死中都有恐怖。尤其到斷氣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人肯死。這是真的，我看多了。有一次一個老朋友從醫院打電話給我，要我去一趟，因爲他馬上就要走了。我去了，他說，這幾年受了你的影響，對生死看得淡了，但還剩下幾十萬塊錢，要我幫他決定是土葬還是火葬。我聽了火冒三丈，但硬忍下來了，就告訴他，你學佛幾十年，還寫了許多書和文章，像是悟了道的，爲什麼到了這個時候還這麼不通？佛說一火能燒三世業，你死了剩幾根骨頭還要裝個棺材運回家鄉埋葬，爲什麼不把這錢用來做點好事？當然是火葬嘛！他勉強點了頭，但是後來還是交待用土葬，把剩下來的錢全部用掉，唉！這種事我看多了，中國人有句老話：「好死不如惡生」，最痛快的死都不願意幹。我常去看臨死的朋友，人將死的時候，味道很難聞，有股屍氣，每次去都是準備生場病的。

文殊師利菩薩在這裏問怎麼樣了生死，學佛的人死後到哪裏去。這個問題要詳細地講，起碼好幾個鐘頭。真得道的人一念空，到死的時候很容易明心見性，中陰身最容易得道悟道。學佛的人常愛講，自己要是修好就可以不用來了，我就問，你要到哪裏去？你有去西方極樂世界的文憑嗎？能不能去得了，拿不拿得到入境簽證，還是問題。你能唸佛唸到一心不亂，那還有希望，否則這入境簽證批不批就難講了。對不念佛的人，你死了不來，不來是去了哪裏？所以叫你們修白骨觀，作空觀，你修得成，到時一脫離身體，一空靈馬上認得，就定住了。幾千年幾百年不來，在這裏定住很舒服，那是可以。沒有這本事就不行了。不過大乘菩薩還不住在這樣空靈的境界。現在根本的題目來了。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這個話是密宗了。從表面文字看，是說菩薩於生死中，靠如來的功德力量來接引。佛當然是會接引你的，但你平時不燒香，靠臨時抱佛腳是沒有用的。萬一如來正巧感冒了，沒能來接引你，那你去哪裏？什麼是如來？這就要批註了。你們念過《金剛經》的，如來代表一切衆生、一切佛的自性本體，「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不來不去，不增不減，不生不死，如如不動，當下即是，是如來境界。你沒有功德成就，就做不到如如不動，就空不了。所以，了生死要依自性如來，不是靠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當依如來」，這如來一方面是代表佛的名號，所有的人成了佛都是如來，另一面是代表自性。了生死要依自性，自己的生死自己了。功德不是出錢佈施，而是自己明心見性，修持到了，福德智慧就成就了，纔可以了生死。

因此你可以瞭解，真正了生死非大徹大悟不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是大徹大悟，是去留學的，因爲那邊有幾位大師：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他們晝夜都在授課，去了是跟他們修習，還是要等你功德到了，見到自性如來，纔算成就。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文殊師利菩薩真厲害，一步步追問。要了生死必須見到自性，既然要見自性，當於何住，住就是定。大乘不講定，講住，是停留的意思。你們雖然沒有開悟，但是能不能回答當於何住？沒有人回答？太謙虛了，我幫你們答：「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可是維摩居士的答覆不用《金剛經》的說法。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衆生。」他說，應該住在什麼境界呢？是住在度一切衆生境界。這同《金剛經》有什麼兩樣？《金剛經》講：「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對不對？六祖在《壇經》上也告訴你，衆生要「自性自度」，自己起心動念，乃至自己身上的細胞細菌，都是衆生，都使他處在同於空的境界，見到空性。

「又問：欲度衆生，當何所除？」文殊師利菩薩又問了，要度心中一切的衆生，應當除去甚麼？

「欲度衆生，除其煩惱。」你們天天課誦都念「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盡誓願斷」，只有自救，沒有佛菩薩可以幫忙你的。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文殊師利菩薩又問，要斷煩惱應該修行什麼法門？

「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當下就是，不是很明白嗎？我們這兒有位張居士，他寫了一篇文章《傳佛的心印維摩居士》，我特別欣賞，是別人沒有寫過的。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文殊師利菩薩又再追問，怎麼樣叫不生？怎麼樣叫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維摩居士慢慢有點向邊上走了，只好方便度衆生。不善的念頭就是惡念，不生。善念頭就是正念，不滅。這就是六祖《壇經》所說的無念法門。我們一再說過，無念不是沒有思想，無者是無妄想，就是這兒說的「不善不生」。念者是念真如，就是「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爲本？」文殊師利菩薩又問，善與惡的思想來源誰作了主，哪兒是根本？

「答曰：身爲本。」善念惡念是從你現有生命的身體上來，

「又問：身孰爲本？」那身體又是以什麼爲根本呢？

「答曰：欲貪爲本。」身體是由男女兩性慾念而生，這一路是從問生與死，講到生命的來源。

「又問：欲貪孰爲本？」這個世界是欲界，其中的萬物不論人、昆蟲、植物、礦物都是陽陰兩性的慾念來的。所以他要問，貪慾的根本是什麼？

「答曰：虛妄分別爲本。」還是由思想觀念來的，思想觀念是空不了，永遠空不了。

「又問：虛妄分別孰爲本？」你們同學要問問題就要這麼問，一步一步追。

「答曰：顛倒想爲本。」顛倒妄想是虛妄分別的根本。

「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剛纔提出來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我們的思想是不停留的，無所住。所以你們打坐時拚命想把思想停住，這真是喫飽了飯沒事做。思想要你去停它的嗎？是它來停你，知道嗎？我們活了一輩子，哪個思想留得住的？你辦桌酒席、拿個鉤子去鉤，思想都留不下來的！每個念頭，就像我講話一樣，講過了就沒有。你坐在那邊，來個思想怕什麼？它根本不會留在那裏的，本來無所住，要你去空它幹什麼？自性本空，不是你去空它，是它來空你，本空嘛！你想空就已經不空了，你有這個念頭就是顛倒妄想。你不要求空，也不要求不空，思想本來空你的，它不會留在你家裏，所以你可以很安詳，當下即是嘛！要通這個道理纔是。

「又問：無住孰爲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維摩居士對文殊師利菩薩畢竟客氣一點，如果是對阿難或是舍利弗，可能就要罵「咄！」了。「無住則無本」，告訴你無住，空。空還有個本嗎？他接着告訴他，一切法本來無住。

所以你說《地藏經》念一千遍了，放在哪裏啊？你說每天念一萬聲佛，是放在保險箱還是存銀行了？本來無住啊！如此功德遍一切處，也無功德可得，是名真功德。

這一段好好去體會，學禪、學密、學什麼都到了家了，是佛法最中心處。

現在到了有名的「天女散花」這一段。

## 天女散花黏羅漢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中國本土也有類似的天女故事，唐代有位李長者李通玄，他是唐太宗的後代，是皇族身份，他沒出家，但是也沒有在家，是完整註釋《華嚴經》的第一人。他帶着《華嚴經》和紙筆墨，到山中去找個地方寫注，碰到一隻老虎伏在地上，他跨上虎背，老虎載他到了個山洞，他就住進山洞裏寫，日夜有兩個天女輪流送飯給他，爲他點燈。還有一位道宣法師，在終南山上住茅蓬，也是天女供養。《高僧傳》上這一類記載很多，道家也有這類的記載。

維摩居士房間裏有天女，平常是隱形的。這個時侯，維摩居士房中的天女出現，就在空中散花了，當然不是人間的蘭花梅花，是天花，不是傳染疾病的天花。天花灑在菩薩的身上，都黏不住滑落下來，而在聲聞衆的大弟子，例如大迦葉、阿難、舍利弗、目連尊者等，花就黏上身了。這些弟子們就慌了，花黏在出家人身上犯戒，也不好大動作把花抖下來，否則又犯了威儀戒，真不知如何是好。有神通的使盡神通，練氣功的就發功，但是都沒有用。

「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這時天女就問舍利弗，爲什麼想要除去身上的天花。他回答，出家人不好戴花。像我們小時候唱的：女人戴花，觀音菩薩；男人戴花，烏龜王八。

「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天女告訴他，你不要這麼想，爲什麼？這不是世間的花，沒有香臭美醜善惡的分別，你覺得戴花犯戒，是你自心分別，唯心作用。

「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天女繼續教訓這些聲聞弟子，你們跟佛出家學佛法，起分別心就不是佛法，修到無分別心纔是真正佛法。起分別妄想纔是犯戒，就不如法，沒有分別妄想才如法，纔算是守戒。你們受過戒的，尤其要注意。

講到這裏，想起當年有位西藏來的法師，我們一同去一位居士家中。到喫飯時間，居士想起沒有爲法師準備素菜，這位法師就說，出家人無所分別。他意思是沒關係的，也是可以的。他的確是可以這麼做的。第一，他是西藏來的密宗法師，習慣上可以的。第二，他的修持的確到了這個境界，別人不能。

「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菩薩大都是在家人，出家人天天早晚所禮拜的，都是在家人，衆菩薩中只有地藏王菩薩是出家相，百千萬億菩薩都是現在家相，身上還穿的戴的一大堆寶物。羅漢相就拘謹多了。《維摩詰經》講的是不二法門，真正佛法不分出世入世。但是宗教界卻把出家和在家分別得很開，不通到了極點，這是六通之外的第七通，叫不通。還有，大部分的佛經註釋是居士寫的，像李長者、傅大士，現代的歐陽竟無，他們今天還在的話，恐怕也要挨出家人的批評。菩薩身上不黏天花，因爲菩薩斷了分別妄想。

「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例如人有害怕的心理，就容易被鬼所魔。所以人如有正氣，沒有恐懼心，連鬼也奈何不了他。前天本院有位出家同學回鄉下，在山中追隨一位比丘尼師父，她寫信給我說到這位師父，一人住在山洞中幾十年，沒有什麼高學歷，是真修行人，連鬼都被她嚇跑了。人如果怕鬼，一定有鬼，你給這種非人有隙可乘，它就來了。你正氣一來，它就沒了。我一輩子想看鬼都看不到，遺憾之至。當年我有一個同學說他住的地方有狐狸精，晚上連人帶牀都給擡出去了，講得活龍活現。另一個同學武漢大學來的，身患肺病，就自告奮勇去住他的房間，反正自己有病，狐仙來了就跟它走。但是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你不怕它，它無機可乘，就是這樣。

「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如果怕生死，怎麼了生死？好看的要看，好聽的要聽，好喫的要喫，連生都了不了，怎麼去了死？碰到外面一個境界你就動念，貪嗔癡就起了，受了六塵六根幹擾，怎麼了生死？

「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無恐怖心者，一切境界就不能動搖他。五欲就是大魔，色聲香味觸者，大五欲是也，另有小五欲，是笑視交抱觸。已離畏者，正氣浩然，就算在五欲中打滾也沒有關係，都魔不到你。

「結習未盡，華着身耳。結習盡者，華不着也。」「結習」首次出自《維摩詰經》，此後在中文中就經常用到。修到阿羅漢境界，雖然能不動唸了，但是那個根根沒有斷，是壓制住的，那個叫結習未盡。像男羅漢碰到女性，想看而又不敢看，愈是如此，心中已動唸了。倒是菩薩境界就算盯着看，反而沒事，因爲他見而不見。結習未盡，所以天花黏身，大菩薩結習已盡，所以花不黏身。

《老殘遊記》有首詩好極了，其中一句：「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有時我起了煩惱，發了脾氣，就想到這句詩，自己是天花着身了，就笑一笑。

這一段天女散花，最重要的就是「結習未盡」。結習就是《俱舍論》的八十八結使，一點點根不刨掉，結使就沒有斷除。

《維摩詰經》代表的是佛法中心的解脫法門，學佛目的在如何求解脫，怎麼樣才能解脫生死、解脫煩惱、出離三界、找到自己生命的本源。本經對解脫法門說了很多，但是本經最重要的祕密有幾個重點：成佛不在於出家或是在家，沒有出入之分別，能解脫者在世間能解脫，出世間也能解脫。出入自如纔是自在，否則永遠得不到自在之身，所以叫不二法門，沒有出家在家、出世入世之別。

維摩居士的方丈大小房間中，可以容納三千大千世界，容納那麼多的人和那麼多巨大的座椅，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分別。一千多年後玄奘法師的傳記《慈恩傳》，就記載玄奘法師親自到維摩居士的方丈房間的經歷，我們前面講過了。我們人人都有方丈之室，你自己找不到，找到了就成功了。

天女散的花，掉在大菩薩身上都落了下來，唯有落在聲聞衆的弟子們身上就黏住了。這是什麼花？花有很多種，有名利之花，有男女愛慾之花等等。天女後來告訴舍利弗，天花着身是因爲這些弟子大阿羅漢們的結習未盡。他們雖然有修持，但是阿賴耶識的根根沒有刨掉，結使的餘習沒有去掉。我們前面講過有位禪師看歌女跳舞的公案，禪師說：「禪心已作枯泥絮」，他的境界已經是天花不着身了。

另外一個公案，一位老太太供養一位禪師三年，有一天，老太太叫幫禪師送飯的女孩，故意坐到禪師身上，抱住他，看他的反應。女孩照做了，禪師動都不動，只說：「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表示自己毫無慾念，這境界好吧？但是天花落在他身上還黏不黏着？還是會黏的，因爲他的慾念是修持功夫壓住的，餘習未斷。所以老太太知道了之後，恨說自己三年白供養了一個癡漢，就把茅蓬燒了，趕走禪師。這是爲什麼？難道老太太想要法師破戒？參參看這公案！稱爲公案是因爲天下的人都要了解。

再有一個公案，有位禪師去向一位居士化緣，這位居士不簡單，已經大徹大悟了。居士就開條件，要能回答得了就供養，他問：「古鏡未磨時如何？」過去鏡子是銅作的，沒有打磨的古鏡當然不能照了。禪師答：「黑如漆。」再問：「古鏡已磨又如何？」禪師答：「照天照地。」這答案聽起來很好啊，可是居士立刻擯斥禪師。你看這回答哪有錯呢？這就是禪宗。禪師吃了棒子，現在話是說他喫癟了，不是用香板打人。他回去用功，三年後又來了，居士就再問他這兩句話，他答：未磨時是「此去漢陽不遠」，既磨後是「黃鶴樓前鸚鵡洲」。好！居士立刻供養他。這是什麼話呢？你懂也好，不懂也好，這就是禪。

這三段公案與天花着身都有關係。還有件事，相傳是禪宗的起源，有一天釋迦牟尼佛拈起一枝花，望向弟子們，衆人皆不明白佛是什麼意思，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破顏是講原本嚴肅的面孔化成微笑。佛就宣佈把正法交付給迦葉尊者。所以禪宗的起源是一朵花，這個花和天女所散的花是不是同樣的花？這是個很重要的關鍵。注意啊！這些公案我可沒有說答案啊！不要說我爲你們作了結論，那我是會去法院告你的。可是你們諸位要去找答案。

## 天女說解脫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舍利弗捱了天女的訓，就轉了個話題，他問天女，來到維摩居士的房間有多久了。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這是禪宗式的答案。耆年是年高德劭的人，就是老前輩之意。我們要知道，舍利弗雖然皈依佛，他年紀比佛大，佛三十二歲出世弘法時，舍利弗已五六十歲了。他早就出家在外面當人家的老師了，在印度稱沙門，是對離家修道者的通稱。佛教出家稱比丘，本來不混用的，但是後來翻譯成中文卻不分了。舍利弗皈依佛之後，就帶了自己的弟子一起過來。迦葉尊者、目連尊者也是同樣情形。這些在經典上少有提及，但是在律宗部分就有詳載。

天女在此尊稱舍利弗爲前輩，舍利弗問她在這邊多久了，她回答說，同您老前輩得道的年齡是一樣的。舍利弗究竟解脫了沒有？在本經看起來還是個問題。天女答得很巧妙，您得道有多久了，我就在這兒有多久了。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舍利弗就再問，那麼天女你在這兒有很久了吧！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天女又刮他一次鬍子，請問前輩得道也很久了吧？

「舍利弗默然不答。」舍利弗沒辦法接下去了。

「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天女就差點沒把舍利弗連眉毛都剃了，問舍利弗，前輩是有大智慧的人，爲什麼不說話呢？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這句話說明舍利弗只是在「理」上解脫，而「事」上的解脫，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做到。爲什麼這麼講？這從經典上很難看出來，研究戒律才知道，舍利弗雖然得道了，晚年身體很不好，這就成問題了。中國近百年來，研究佛學的人不大管經典，而鑽研戒律，因爲這上面很實際。舍利弗的答話是說，得了道的人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話可講，佛說「不可說」，所以他沒話講。這「不知所云」成語也是源出自《維摩詰經》，又是鳩摩羅什法師所創作的中國佛教文學的名句，現在成了罵人的話，指人說話沒有中心，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天女的迴應剛剛和舍利弗的觀念相反。不說話就解脫了嗎？說話同樣是解脫啊！再進一步，說與不說都是解脫，爲什麼落入一邊去了？落入一邊的人，在禪宗祖師來講是「擔板漢」，背了塊板走路，只看到空，沒有看到有。舍利弗的答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馬上被天女抓個正着。

「言語」就是「文字」，心中的念頭經過嘴巴表現出來就是言語，其實和思想是一個東西，如果用文學表現出來，就叫做文字。

「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天女自問自答，真得解脫了是既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間。明心見性得道了，心在哪裏？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無所在，也無所不在。同樣的，文字也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比如寫一封信，要表達自己的思想，當寫成白紙黑字了，這文字是你嗎？不是你，那是文字，同你不相干。你說不相干，我讀了你的信，你的感情你的思想就在紙上，不能說沒有你。但是文字與你當下即空，信寫完了，雖然有文字痕跡，你的念已空了，是不是？所以，舍利弗，你不要落入一邊，認爲說話就錯了。說話就是解脫，言語本空，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一句話說了當下就沒有了，不要你去空它的。你要去空它，就是妄想了。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什麼理由？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它當下本是解脫的，你想做功夫求解脫，就着相了，就不算解脫。上面這一段講解脫，非常重要，是一切精要所在，自己用功不論修密宗還是顯教，你記住，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淫怒癡爲解脫乎？」出家的同學們要更加註意了，佛涅槃後，佛弟子以戒爲師。戒有好幾種，例如比丘、比丘尼戒是規規矩矩的，稱爲「別解脫戒」。那麼中國佛教用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又有什麼差別？這是佛的弟子們後來分了宗派，各個對戒律的不同見解。唐代的律宗，確定了中國的比丘比丘尼戒是依四分律。至於菩薩戒，中國用的是《梵網經》的菩薩戒，在西藏的菩薩戒，是依《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的傳承爲本。

這些學問研究起來很大，但是所有比丘戒的第一條是戒淫，菩薩戒第一條戒殺，中間差別意義大得很。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其它經典，都是貪嗔癡，唯有在《維摩詰經》中用「淫怒癡」，爲什麼？這是個大問題，牽涉到翻譯的歷史背景觀點。

大家知道鳩摩羅什法師的故事，中國爲了請他來，滅了兩個國家，這是世界文化史上從來沒發生過的。鳩摩羅什法師到中國時，已三十二歲，中國已經改朝換代，前秦亡了，姚興立了後秦。當時曾有西域一位大阿羅漢，對鳩摩羅什法師的媽媽預言，鳩摩羅什法師有佛的相好，如果到三十六歲仍不婚，可即生成佛，若結了婚，也是佛門龍相。姚興迎到了鳩摩羅什法師，就有了那種希特勒式的優生學想法，非要他留個種子下來不可，就硬派了十二個宮女陪侍他。

鳩摩羅什法師究竟有沒有成婚，我們不知道，但是當時跟着他的和尚，有些也想有樣學樣，被鳩摩羅什法師看在眼裏。一日，鳩摩羅什法師就請所有的和尚來喫麪，但是麪碗裏盛的是針，沒人敢喫，只有法師把碗端起來把針喫下去了。他顯示要有這樣的本事，纔可以另當別論。這是有名的「羅什吞針」故事。

西藏第五代達賴喇嘛，是人王而兼法王，是轉生的活佛。到了第六代達賴喇嘛，就有許多風流韻事，我們在前面也提過一些。他有首詩就說：「羅什吞針不諱淫，阿難戒體終無礙」，前一句就是引鳩摩羅什法師的典故，後一句出自《楞嚴經》開頭，阿難受摩登伽女引誘的一段。

天女講，一切諸法都是解脫相，舍利弗覺得詫異，就問：難到修行不用離開淫、怒、癡也可以得道解脫嗎？換句話說，不用出家也能成佛嗎？

「天曰：佛爲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癡性，即是解脫。」這裏很嚴重了，尤其年輕同學，千萬不要曲解經典原意！不要拿這句話作招牌就去放肆，你沒有吞針的本事的。貪嗔癡慢疑是我們生來就有的業習種性，貪嗔癡你們都瞭解，慢是我慢。現在都講人要有自尊心，這是漂亮的名詞，實際上就是我慢。不要說人，連動物都有我慢的，「螳臂擋車」講的就是。自尊心的反面是自卑感，但是天下沒有人有真正的自卑感，所謂自卑感是傲慢的反面心理。你們懂這個心理嗎？因爲很傲慢，格老子，我還怕你嗎？暫時讓讓你罷了。看起來內向的人都是傲慢的，都有自卑感的。有自卑感的人都是很傲慢的，這邏輯就是這樣。脾氣大的人往往自卑感重，特別怕被人看不起，習氣就如此。

我慢是衆生的通病，我疑也是衆生的通病。如果沒有我疑的習氣，一讀《維摩詰經》就成佛了。憑「一切諸法是解脫相」這一句就成佛了。你讀了《維摩詰經》，道理懂了，自己想這不過是理論，到底還沒有證到，對自己就多疑。

再回來講什麼是增上慢，慢心是本有的，因爲外緣而更加驕慢。學問好的人就覺得自己了不起，這是學問的增上慢。年齡大了看不起年輕人，就是年齡增上慢。有了鈔票，就有了鈔票增上慢。那麼又窮又醜又孤苦的人，應該沒有增上慢了吧？他有的。格老子，我窮到了極點，誰都不在乎！還是增上慢。

天女回答舍利弗，佛是爲了增上慢的衆生，說一個方便法門，要先處理了淫怒癡才能得解脫。但是對沒有增上慢的衆生，淫怒癡即是解脫。後面這句話對不對？你們點頭的人慢一點，淫怒癡不是解脫，淫怒癡「性」，即是解脫。不要漏了這個性字。這是說淫怒癡的本體即是解脫，淫怒癡和慈悲喜捨都是一念的變化，淫怒癡這一念翻過來，即是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又翻過去就是淫怒癡，是一體的兩面。比如說水泡了茶，汁就成了茶，水釀了酒就不是水了，但是茶和酒的自性還是水。所以淫怒癡是一種心理行爲的變相，佛並不是說淫怒癡即是菩提。差一個性字就完全不同。這個字掉不得的，掉了這個字你就要掉下去很遠嘍！

## 天女說一乘佛法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爲證？辯乃如是？」「善哉善哉」在佛經裏常用，但不是鳩摩羅什法師的創作，首先出自《列子》。善哉就是「好的」，是讚歎之詞。舍利弗對天女說，你究竟得到什麼境界，可以如此辯才無礙？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爲增上慢。」天女說：我什麼都沒有，因此能說。若是覺得自己得到了證到了什麼，就是增上慢。你們今天打坐坐得不錯，就覺得有功夫了，然後看不起別人，怎麼半小時都坐不住？這就犯了增上慢，是犯菩薩戒，還不是比丘戒，很嚴重的。有任何一點看不起別人、批評別人的心理，早就犯戒了。「自贊毀他」是菩薩戒第一條大戒。有的人只自贊而不毀他，這也是不行。真有學問的人，反而變得很平凡，「學問深時意氣平」，不覺得自己了不起，如果不一切平，那就是半罐子水了。世法出世法都一樣。真得道的人，決不會覺得自己有所得有所證。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爲何志求？」舍利弗再問天女，於聲聞、緣覺、大乘三乘中，你想走哪個路線？

「天曰：以聲聞法化衆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衆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衆生故，我爲大乘。」天女說她不一定是哪個路線。

「舍利弗，如人入瞻卜林，唯齅瞻卜，不齅餘香。」瞻卜林是檀香林，一個人進了瞻卜林，只聞到瞻卜林的香。

「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同樣道理，到了維摩居士的丈室，就沒有三乘大小的差別，只有一乘佛法。

「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釋不是指出家人，是帝釋，欲界忉利天的天主，道家觀念中的玉皇大帝。梵是清淨的意思，此地是指色界大梵天的天王。四天王是欲界中最低層天的天王。諸天是二十八宿的天人。這等等的天人，能有此因緣、功德、智慧進入這個丈室，做了居士的入室弟子，都聞到佛的一乘正法功德之香，都發出了大乘心。換言之，沒有小乘的衆生，都是大乘根器。

「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天女告訴舍利弗，自己在此丈室十二年了，沒聽過維摩居士說過小乘法門，說的是佛法正統一乘道。《法華經》也是一乘道，沒有三乘之分。

## 維摩丈室的八特點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天女現在告訴舍利弗，維摩居士的丈室有八個特點。這個八同唯識的八識、顯教的八正道、淨土宗《阿彌陀經》的八功德水，都有關聯，要好好參究。

「何等爲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這個房間中常發金色的光。我們來用世間法研究，但是也沒有離開佛法。人腦中動什麼念頭，現代科學已經可以用光照得出來了。思想非常純淨的人，照出來是青藍色帶金色的光。《維摩詰經》尚未傳到中國之前，中國不說方丈而說「方寸之地」，指的是心，比較一下這兩個，就大概瞭解了。

維摩居士的丈室中，不分晝夜都放金色的光，不是靠日月去照的，這是什麼光？是自性的心光。在禪宗來講，得了初關開悟的人，就應該有自性心光。到了這個境界，有三種現象一定出來的：第一，身輕如葉，不用修白骨觀，一身的骨節都軟了，妄想雜念習氣也柔軟了。第二，晝夜常明，白天夜裏都沒有昏沈，都在光明中。第三，夜睡無夢，因爲醒夢一如。你修行到達什麼程度，用這個測驗一下就知道了。

「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第二個特點，到了這個房間能夠成爲入室弟子，換言之，真正能證悟到（不是理解到）心地法門，就沒有一切世間的染污煩惱。人到了這種境界，古人有名言形容：「煩惱無由更上心」，想故意造一個煩惱都不可能的，即使他在喜怒哀樂中，也都沒有煩惱的。

「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第三個特點，到了這個房間，隨時與三界天人及其它國土菩薩息息相關，時通往來。

「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第四個特點，在這個房間裏，都是講大乘第八菩薩地的境界。到了八地以上，都到了離戲的境界，什麼是離開一切戲論？禪宗祖師們講「離四句絕百非」，四句是：空、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心經》上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四句。在禪宗，真到了離戲，纔是被初關，也叫作破本參。當你還在用功、參話頭，是算專一瑜伽的境界。話頭破了，不用自用，功行自然現前，纔到了離四句絕百非，離戲的境界。但是還沒有到家。

「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弦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第五個特點，我們只有在文字上跟諸位報告了，因爲是很難理解的。這房中常常聽到非人世間的天人音樂，就是莊子所說的天籟之音，而這音聲自然會說佛說法說僧，「弦出」是彈奏出的意思。你們打坐用功夫到某個程度，耳中會聽到音聲，或者是音樂聲，或者是在對你說話（甚至有時還很靈驗）。這時你可不要着相，一着相就成了神通的弟弟──神經了。這時極需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要一概不理，這是用功的境界，不是天耳通，也不是天樂之音。真正天籟之音，要到了大般若智慧的境界纔算，但到了初禪和二禪自然會露消息。諸位要好好修定，小乘的禪定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基礎你不用去學禪宗。

「此室有四大藏，衆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第六個特點，不是功德圓滿的人是做不到的，這個房間什麼都沒有，可是任何的金銀珠寶順手一抓就出來了，要多少有多少。所以維摩居士可以不斷地佈施，比中國傳說中的聚寶盆還要厲害，都是我們大家最希望的。這是做得到的，但是要多生累世不斷地佈施，纔有可能有如此的果報。

「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爲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第七個特點，在這房間中，維摩居士心中一念，要請哪一尊佛來說法，就請得到那一尊佛，來此說法完畢就送客。這太方便了。

「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第八個特點，如要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淨土、東方藥師佛琉璃淨土、或者任何一個佛的淨土，只要一念，就都呈現在這房間中。維摩居士的方丈室，所有這八種未曾有難得之法，我們也都有，因爲我們沒有證得，就翻不過來。翻得過來，這方寸之間就都具備。所以六祖告訴我們：「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一切都具備。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開法乎？」所以天女對舍利弗說，這房間有這樣八種難得的功德，有誰在這裏見識過這樣的境界之後，還會願意去修小乘呢？

## 女轉男的問題

下面開始要講到女人相的問題。世界上一切的文化和宗教，從古至今都是重男輕女的。到了近世的西方文化演變，尤其是美國代表了西方文化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稍稍開始有點不同，男女好像變得比較平等了，其實也不見得。有趣的是，許多宗教雖然重男輕女，但是到最後還是歸到女性身上去了。像道教最後最大的是瑤池聖母，是玉皇大帝的媽媽。天主教最崇拜的是聖母。在佛教，最爲大衆所依的觀世音菩薩，是以女身度衆生的。這都是代表了母愛。佛法素來講平等，但是在戒律和規炬上，對女性還是有等差的，有平等中的差別。尤其是講到修行，女性就必須先修到能夠轉成男身，才能成佛。一般素來是這麼說，唯一不同的，有幾本經典，一是《維摩詰經》，還有一本是很少見的《佛說月上女經》，以女身而成佛，與釋迦牟尼佛問答，爲佛所默然認可。第三本經是唯識法相宗最重視的《勝鬘夫人經》。這幾本經真正講到男女平等。現在回到《維摩詰經》舍利弗和天女之間的問答，這些就不用一字一句的解釋了。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問天女，既然這麼高明爲何不轉女身？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天女答，你問得好，我以十二年的時間，研究自己身體是不是女人，我找不出來自己是女身，要怎麼去轉？在座的女同學，可能連十二秒都不要，就知道自己是女身。這「了不可得」，也是首見於《維摩詰經》，其後被禪宗祖師所常用。

爲什麼提十二年？這是一個祕密，普通講修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之久。肉身要成就，老老實實修，一步都不走錯，一點都沒有障礙，要十二年才能轉變色身。不是一定女轉男身，那個是很難的，但是可以轉成童身，七八歲的小童之身。你中間有一步走錯了，就要重新來過。

道家修持講百日築基，一百天的基礎要打穩，但是多數人都辦不到。百日築基之後，第二步是十月懷胎，用溫養的功夫來長養性胎。再其次要三年哺乳，九年面壁，差不多也要十一年。我算過這個帳，我們從六歲開始讀書，如果唸了十二年書，還沒入大學，也就可能找不到什麼理想的工作。假如修道十二年可以成仙，還是這個比較划算。百日築基是很困難的，我們學佛的人不講這一套，但是我們講戒定慧，能入定一百分鐘都了不起了，不要說一百天，如果這個基礎都沒有的話，所有佛學理論都是空談。

再從現代新陳代謝的觀點來看，我們的身體大約每十二年，內外細胞就全部換過一次。中國傳統文化，每十二年稱一紀，一世是三十年，到了現代，把這兩個字合起來成爲了世紀，根據西方觀念，一世紀就是一百年。十二年一紀是太陽系統一個轉變的週期，一年又有十二個月。十二這個數字的學問很多，需要專門作一個課題討論，我們就此打住。

「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天女回答，比如變魔術的人，變出一個女人，假使有人問這化出來的女人，爲什麼不轉成男人，這問得對嗎？

「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舍利弗答，不可能，一個假的、幻化出來的女人是不能轉的。依佛法說，我們的肉體是幻化不實在的，是無常的，無常就是不會永恆存在的。無常是對現象會變去而言，而《易經》所說的變化，是指宇宙永遠不停地在變的原則，這兩者略有不同。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天女說，世間萬法也都是無常，沒有定相，爲什麼你眼中的我一直是女身？我看你卻不是永遠是男的，爲什麼你還問我怎麼不轉女身？

講到這裏，我要回答有位同學幾天前提出的一個問題，中國禪宗的叢林制度還是依佛的戒律，是重男輕女，因此禪宗同其它宗派大寺廟的規矩一樣，沒有比丘尼當方丈的。過去沒有比丘、比丘尼合住的廟子，叢林就更不可能了。比丘尼廟子的方丈，還是由比丘掛名出任，但他本人不來。比丘尼的叢林，極少有開堂說法的，所以比丘尼還是要去比丘的廟子聽法，聽完就走。比丘在天黑無法趕路的情況下，才準許到比丘尼的廟子掛單，但只准在大堂上打坐，不可入寮房。

禪宗有位比丘尼，法號叫末山，她認爲自己大徹大悟了，可以當方丈，就開堂說法。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一件事，在禪宗語錄以外的記載上，很多人像趙州和尚這樣的大禪師，對此事都反對，其中有位灌溪和尚就去找末山尼，態度非常桀傲不馴。小尼姑通報了，末山尼就讓人去問灌溪，究竟是爲遊山玩水而來，還是爲法而來。灌溪答，當然爲法而來！而且如果問法輸了的話，自願在你的廟上作園頭（就是管菜園的），種菜三年供所有人喫。於是末山即刻開堂，打鐘擊鼓，召集衆人上殿。末山尼升座，就與灌溪展開對話。他們開始說的一些我們就略過不提，灌溪間：如何是末山景（末山是地名）。答：「猿抱子歸青嶂嶺，鳥銜花落碧巖前。」這句話很平凡，末山風景就如此，就是不露頂。但是他們問答之際可沒有字字推敲，很自然就出來了，開悟的人文字般若就是不同，可以出口成章。

「猿抱子歸青嶂嶺」看來是表面風光，講猿猴抱小猴子的景像，其實是說修道功夫，表示自己已證果，沒有男女相了。法眼有首偈子：

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

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

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中間一句「果熟兼猿重」，描寫果子熟了，猿猴爬上去摘果子，把樹枝壓彎了；「山長似路迷」說深山中愈走愈走不到底，山路崎曲，常常懷疑自己可能走錯了路。這是講修證的艱辛，所以真得了一分道果，自己的恭敬心就增加一分，作人做事行爲舉止，就愈恭敬。

末山尼氣派大，她說自己已經成就，不露頂了。灌溪聽了就再問：如何是末山主？就是舍利弗問天女的問題。末山尼就答：非男女相。灌溪跟着問：何不變去？末山尼就大聲罵，不是神又不是鬼，變個什麼？灌溪就跪下來拜，等於承認末山尼是大徹大悟了，也規規矩矩地在廟外搭了個蓬子，作了三年園頭。

這一段是禪宗內講男女差別比較有名的故事。第二段就比較不那麼精彩。馬祖的弟子鄧隱峯禪師，俗姓鄧，他是大徹大悟了的，解脫逍遙非常自在，常常玩些神通。你們同學供舍利子，有時長了一顆出來就大驚小怪，如果碰到隱峯禪師，非被他刮耳光不可。他聽見有人求舍利子，就拿把梳子在頭上刮兩下，就有舍利子掉下來。他臨死時還表演了一招，倒立起來涅槃了，而衣袍竟然還貼着身上不會垂下來。他有個妹妹，成就比他還要高，聽到哥哥涅槃的怪相，就跑來罵他，生前已經不正經了，走了還要玩把戲，給我站起來！那隱峯禪師居然就倒轉回來，站起來再死。

中國歷史上有兩位還俗的和尚，都影響了一個時代。一個叫劉秉忠，是元朝忽必烈的國師，和耶律楚材一樣。忽必烈統一中國時，少殺了很多人，就是這一位還俗的和尚從旁運籌，保住了很多生命。還有一位還俗的和尚叫姚廣孝，是明朝永樂皇帝的軍師。永樂帝以叔叔的身分，打倒南京的侄子，也就是朱元璋朱和尚的後代。永樂統一了中國，姚廣孝也官封太師，他雖然還俗，可是始終並未成婚，也始終沒有作官的派頭，還是個和尚的樣子。姚廣孝回家看姊姊，姊姊閉門不見，說自己只有一個出家的弟弟，沒有一個還俗的國師，並且誓言永遠不相見。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就看你們女同學哪天能發心，把這些女性的資料集中起來，編一本女性的指月錄，這些都是很好的資料。

禪宗記錄的女性被問到爲什麼不轉女身時，是用智能的語言來答覆，《維摩詰經》的天女卻玩起神通了。

「實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意念一動，用神通的力量，把自己變成舍利弗，而把舍利弗變成了天女，然後問舍利弗，現在你爲什麼不轉女身呢？這裏，如果你不把它當神通，當作個寓言來看，其中就有兩重問題。天女的這種神通是屬於自在心通，還不是六通當中的第五通神足通。第六通漏盡通只有羅漢纔有。心通是大小乘菩薩修到相當成就的都有，可以概括了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但是六通卻不能概括了心通。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舍利弗說，我不知道怎麼會轉變爲女生了。這個話你要注意，同生死來去都有關係的。佛教的基礎建立在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上，這也是個生死的問題。人怎麼生、怎麼死，怎麼變成男人、女人，這個問題應該先了解。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天女說：舍利弗，如果你能轉得了這女身，則世界上一切女人也能轉。

「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像你舍利弗，明明是男人，爲什麼偏偏現出女身？一切女人之所以得女身，或男人得男身，自己是沒有辦法作主的。如果作得了主，就得道了。

「雖現女身，而非女也。」雖然現女身，這只是形相上的，在本性上是沒有男女差別的。當一念不生之時，是完全沒有男女相的。換言之，這個肉身，也就是報身，纔有男女相的差別。生命自性的法身，是沒有男女相的。法身報身都成就了，就可以行千百萬億化身。真正悟道的成就是三身的成就，纔是大徹大悟。法身是自性之體，報身是自性之相，化身是自性之用。諸位女同學要知道，真正悟了道，雖然是個女身，但是不是女人。

「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這是這一段話的結語。

「實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此時，天女（其實是位大菩薩化身）就再用神通力，還舍利弗他原來本相。

「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天女就問舍利弗，你現在又變回男身，那女身的相到哪裏去了？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這一下舍利弗因受天女接引，於大乘佛法開悟了。他說：所謂男相女相都一樣，無所在也無所不在。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無所在也無所不在。明心見性要找的，就是這個「無在無不在」。這一句話首見於《維摩詰經》，現在不只是佛教界，連天主教、基督教講上帝講神，也用無在無不在。這原因是過去幾十年中，他們花了很大力氣研究，把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要點，都翻譯過去了，所以就引用上了。因此，你們如果不去研究其它的宗教，一提就說人家是外道，那就是笑話，也不知人家外到哪裏。尤其年輕同學，有志去國外弘法的，你對人家新的神學用語和觀念，還不能不知。人家已經能把佛經上的「無在無不在」，用得很好了。

天女引佛所說的「無在無不在」，是佛法中最高的不二法門。前面這一路下來，我們討論的有幾個要點。第一個，是十二年做功夫的問題。第二個，講生死之間的問題。第三個，羅漢有隔陰之迷，這有三種情形：一是入胎就迷了，二是入胎不迷，但住胎迷了，三是入胎住胎不迷，但出胎迷了。

我現在再講一下人的生死的問題，但還只是講人道。天道和畜生道等是不同的。剛纔休息時還有幾位道友在討論，是否能預知死期，要怎麼走。有一位說，他已經同意將遺體捐給醫院做解剖教學，器官還能再用的話，就移植給需要的病人，這樣最不給自己家人添麻煩。原來他還是做生意的辦法，當然這樣的發心佈施是很難得的。

要講生死的問題會用掉太多時間，我們不能詳細講。人的入胎要有三緣和合，要有中陰身（普通講靈魂），還要有男性的精蟲和女性的卵子剛好結合。雖說四大本來空的，但人身難得，沒成道之前，還非要靠這個身體不可。入胎之際，精蟲要和數億個兄弟姊妹競爭，才能和卵子結合。佛比喻人身難得，如茫茫大海中一隻盲龜，從水下浮上來時，剛好鑽入了一個漂浮在海面上車輪中間的空洞。

人在入胎之際，是中陰身被非常強烈的慾念所吸引，這不是你左右得了的，這個慾念一起，再同這男女有因緣，就被吸引來了，沒有空間的阻礙，這就是業力。該成爲女性的是受男性（也就是將來的父親）的吸引，這一剎那就成女胎，成爲男胎則是受將來的母親所吸引。這該生男身或女身，不是你作得了主的。舍利弗在前面說，怎麼自己作不了主，忽然變成了女身，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們修道做功夫要隨時注意，白天在起心動念處下手，練習作得了主，不要生貪心，嗔心，不要散亂昏沈，不要起慢心，纔是修行的第一步。進一步要連在睡夢中也作得了主纔算，否則真一點把握都沒有。但是你不要去試，你拚命想在睡夢中作主，那一定睡不着，因爲你不作主才睡着了。

能在夢中醒中都作得了主，就是一念清明，靈明不昧，修行才能算有把握。這只是講修行，不是修定，還不算悟道。你們在修行的，不論是什麼法門，要知道自己有沒有進步，不要來問我。你只要問問你自己，在平常起心動念處，能作得了多少主。比如你忽然遇上很大的刺激，心中很煩很氣，你看看這個氣多少秒、多少分鐘可以過，還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十年都忘不掉。假如你這些貪嗔癡能在幾秒鐘馬上平下去，那已經了不起了。平下去不算，還要作得了主。大乘小乘修行的路線都從這裏開始，然後達到般若智慧的成就，才能完全作得了主。這作得了主的境界，就是觀自在，真做到了自在。我們修行一定要注意三界天人表，尤其是色界天的有頂天，又名大自在天，那是絕對自在的，是十地以上的菩薩。

## 生死問題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舍利弗問天女，當你離開了這個世界，會去哪裏往生？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天女答，一切佛的化身怎麼生，我就是那樣生。在華嚴境界來講，一切衆生皆是佛的化身，我們都是，沒有人是凡夫，也沒有人是佛。一切佛，十方三世諸佛，皆是毗盧遮那佛的化身，毗盧遮那佛代表的是法身。你們拿的《梵網經》，其中的主佛，盧舍那佛，就代表報身成就佛，他在《梵網經》中所說的戒，是爲千佛而說，所以一切凡夫衆生就是千佛的化身。禪宗也提出：「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所以我們往好的方面來說，一切衆生就是佛的化身。化身是怎麼來的？這境界就和中國固有文化相同，「生生不已」。以華嚴境界說，在世間說法的釋迦牟尼佛，是毗盧遮那佛的化身，說法的因緣滿了，所以化身就涅槃了，是有生滅的。但是他的法身是不生不滅的。《法華經》說佛在說法時，地下湧出多寶如來的無縫寶塔，因爲佛的頂禮，寶塔開了，多寶如來在其中，請釋迦牟尼佛上來，分半座給他，代表肉身化身各佔一半。《法華經》所以是佛法中的大經，因爲是修報身成就。我們此身雖然是幻化，但是這個身上也是多寶如來，還有很多用處，修持得好可以做到即身成就。當然這很難的，千古以來能修到報身成就的是少之又少。

禪宗祖師當中，有好幾位修到了報身成就，比如臨濟禪師，他三十多歲時就當大和尚，因爲太年輕，怕聲望不夠，所以他兩位已經悟道的師兄，克符和普化禪師，還特意去皈依臨濟以孚衆望。後來等臨濟成了宗派，普化要走了，普化就告訴跟隨他的弟子，自己要在某日在某地入寂。後來一看去的人太多，就改了一天。結果還是很多跟的人，但是少了一些，他就再改一天。如此改了幾次，跟隨的人少了許多，他終於決定可以走了，就自己跳進棺材。大家抬起棺材時覺得很輕，一望沒有人影，只聽到空中傳來他平時搖的鈴聲。他這就是報身有成就的。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天女說：化身是無往亦無來的，不進也不出。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舍利弗再問，佛的化身不是此沒彼生的嗎？也就是說在這裏入寂了，再去別的世界投胎。

「天曰：衆生猶然，無沒生也。」天女教訓他，一切衆生根本沒有生的，沒有此生彼滅的。

我們這一段插了許多補充，講得比較零碎。現在總結一下，這一段一個是男女相的問題，一個是生死問題。我們學佛是要了生死，但是一般人有個錯誤觀念，認爲了生死就不來了。你不來是要去哪裏呢？出了三界哪還有第四界？你問了了生死還來嗎？「無沒生」，無去也無來。諸佛菩薩因爲了了生死，所以敢在三界六道中游戲神通，在生死苦海中度人，沒有來與不來的問題。

我們錯誤地以爲了了生死的人，他知道時間到了，走了就了了。這不是了生死，而是修持定力很夠。所謂了了生死，現生修持得定，曉得從這個肉身走了，要去三界的哪一界、哪一道，自己可以作主。像初果羅漢往生去了欲界天和色界天之間，還要七返人間，才能證得涅槃，還是有餘依涅槃。這是了了分段的生死，生死一段一段的，前生、這一世、後一世。本來生命是沒有段數，無去也無來，自性本體無所在也無所不在，但是我們沒有見到自性之前，要先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了了，變易生死還未了，要到了大阿羅漢境界才了了變易生死。唸佛往生西方，還是在分段生死中。了了變易生死就不是出胎入胎，而是化身。

## 悟道問題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再問天女，你還要過多久纔會真的大徹大悟成佛？

「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女說：譬如你舍利弗是已經證了阿羅漢果的，如果哪一天你退位成爲凡夫，我就成佛了。因爲得道的人不會再退爲凡夫，換言之，天女本來已經開悟了，用不着再開悟。因爲本來面目個個都是佛。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舍利弗答：我不可能退爲凡夫的。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天女說：我本來沒有迷過，何必再求悟？什麼理由？菩提無住處，你想要找個住處就錯了。所以要得道是得個了不可得。菩提者覺悟也，不是你去買的菩提子。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舍利弗再問：如果成佛是無所得，那麼過去、現在、未來無數成佛的，是得什麼？這該怎麼講？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女說：這是爲了凡夫俗子而說的，是說法的方便。宇宙沒有所謂昨天、今天、明天的時間，沒有來去、三世、十方。得了道的沒有過去、現在、未來。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天女再問舍利弗：你是得了阿羅漢道了嗎？

「曰：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答：因爲我到了「什麼都沒有了」，無所得，所以佛印證我得道了。這是了不可得，若還有個功夫有個境界，就已經不是了。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天女說，所以一切諸佛菩薩的得道，同你所答的一樣，得個「了不可得」。可是我們打坐學佛的人，都是以有所得心來求個無所得果，因此背道而馳，白忙一場。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衆生。」這時候，維摩居士這位主人出來講話了，他告訴舍利弗不要鬧了，天女是位大菩薩，過去生已供養過九十二億佛，資格比你老得多了，隨時可以變女相男相，神通境界來去自在。而且他所願具足，修持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薩境界，得無生法忍，不退轉了。因爲他的願力同情女性，隨時可以現女身，教化衆生。

一切法皆是形相，形相不是體。自性的本體沒有男女相之別，只要一念放下，自己就忘掉此身是男是女，此中無男女身的。男女相都是人爲的。

# 佛道品第八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示行貪慾，離諸染着。示行瞋恚，於諸衆生，無有恚礙。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舍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僞，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衆生猶如橋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爲衆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衆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衆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衆生，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盤，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處爲種，八邪法爲種，九惱處爲種，十不善道爲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爲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溼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嘆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複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覆，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爲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

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

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

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四攝爲伎女

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

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華鬘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

四禪爲牀座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

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勝旛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

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

諸有衆生類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

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羣生

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

衆人有常想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衆生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咒術工巧諸技藝

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

世間衆道法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衆毒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爲之起慈悲

化彼諸衆生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於彼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啖

皆現生於彼爲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憒亂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

或爲邑中主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以佑利衆生

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爲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衆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淫慾爲五通仙人

開導諸羣生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現爲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衆

假令一切佛於無數億劫

讚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

現在開始講第八品佛道品，這一品是講什麼是大乘佛法的正道。中國文化中，一切的最高境界，習慣上用道這個字來代表，佛道乃佛之道。

## 行非道通佛道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居士，大乘菩薩修道，怎麼樣纔是真正通了佛道？我們常用通這個字，古人問讀書不問懂了沒有，而是問通了沒有。有人讀書學位很高、學問很好，但是不見得通了，而成了個書呆子，只有知識，而不能實用到作人做事上去。古人罵這種人是迂腐子，學問好文章也寫得好，但作人做事就一無是處。現代這種人更多，電視的知識、學校的知識、世界的知識都蠻好，就是不會作人做事。換句話說，就是不通。由通而到達，更難。達是到達，通達佛道是證得了。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這問題很嚴重了！維摩居士說大乘菩薩證道了，他的行爲是不合道的。菩薩行於逆道，不是順道的做好人做好事，菩薩的行爲表面上看起來一無善處，乃至是大惡，其實是走逆道的教化。這個逆道的道，和佛道的道，觀點是不同的。

禪宗祖師說過，有的人的修行見解可以成佛，但不可以成魔。這麼說好像魔的成就比佛高，因爲佛是行順道，而魔是行逆道。所以大乘說，要十地以上的菩薩，纔有資格做魔王，倒轉乾坤，把天地都翻過來，這種境界不是普通人所能行的。十地以上的菩薩，纔有可能作治世的帝王，所以有時他們的行爲看起來像個魔王。這個道理是佛法的密行，例如密宗有一種修法是金剛密跡，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或所能瞭解的，因爲外形都同一般的想法相反。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文殊師利菩薩問，所謂大乘菩薩道的非道修行是怎麼樣的？維摩居士就回答了一長篇。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恙，至於地獄，無諸罪垢」，像這樣的行於非道不是簡單的。大家聽了可不要亂作人做事，說自己是菩薩道行於非道，那就真是非道了。

這五無間之業是重罪，犯了這樣重罪的人要下無間地獄，永不得超生。五種無間地獄的罪是弒父、弒母、弒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入了無間地獄一定有極大的煩惱痛苦，也就是惱恚。維摩居士說修菩薩道的人，即使進了無間地獄，也不覺得煩惱痛苦。他即使入了地獄，並沒有罪過，也沒有髒的東西污染他的心。佛法裏有兩位菩薩給我們作榜樣，一個是地藏王菩薩，他永遠在地獄中度衆生。另一個是佛的堂兄弟提婆達多，他一向與佛作對，生生世世處處想要害佛。有一次從山上推石頭下來，壓到佛的足趾出血，他雖入了地獄，卻覺得那裏的快樂勝過三禪天之樂。佛說提婆達多雖然與他作對，其實是佛的老師，是逆行佛道來磨練佛的，促使佛快快成道。所以佛在《法華經》中爲提婆達多授記，當於來生成佛。

行逆道比順道還難，你要想行逆道，但是有沒有提婆達多的本事？他在地獄覺得勝過三禪天，無惱恚，無罪垢。有這個本事，纔敢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就是菩薩道。我們普通修道只看正面，牆壁正面的自是很容易看到的，整個牆壁的黑，黑裏有亮有光明你看不出來，那正是菩薩道的逆道。有行菩薩道的卻殺人如麻，其實是在度衆生。要懂這個境界就要讀《華嚴經》，經中講到善財童子去參訪一位菩薩化身的皇帝，他殘暴不堪，殺人如麻。善財童子看了嚇死了，皇帝卻說自己在清涼度人，叫善財童子不信的話跳入火坑試試。空中的菩薩也叫善財童子跳，他一跳入火坑，結果真是清涼之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正面的菩薩沒有幾位，外道、魔王、妓女都有，都是行於非道而通達佛道的。

所以，佛法不一定在高山、在清淨的地方、或在廟子，真正大菩薩可能嘴裏一句佛也沒有，不要用宗教的外形去看世界看人。社會上到處有菩薩，即使狗牛馬這些畜生當中都有，像有位出家同學去了南部的廟子專修，她寫信告訴我那裏有隻白公雞，趕都趕不走，整日啄中發出「陀佛、陀佛」的唸佛聲，衆人稱奇。

佛法還是在世間的，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社會上無處沒有佛法。雖然佛教說，末法時代佛法要沒落了，可是佛在大乘經典上，根本沒有講末法、像法、正法。佛法在世間是不生不滅的，真理在世間是不會變的，不過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表達有所不同而已。它不一定是這個形象，也不一定是這個宗教，但所行的都是佛道。

「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人爲什麼造業會變成畜生？因爲無明、愚癡、昏沈、沒有般若智慧。我常告誡大家，打坐不要把昏沈當成了入定，果報是變畜生道的豬。你以爲證果了，結果證到屠宰場去了。不要以爲昏昏沉沉無所知是空，是無所住，這樣下去頭腦愈來愈差，記憶力也沒有，愈來愈成白癡，果報也是變畜生。驕傲我慢、嗔恨心重，心中有毒的話，果報是變成毒蛇猛獸。

大菩薩也會投生入畜生道，這是爲了方便去教化畜生，不是無明憍慢的果報，而是慈悲心，這叫作行於非道。所以有人問我信什麼教，我說是信睡覺。我沒資格作佛教徒，因爲我這個人樣樣都不對，雖然不是太壞，但絕對談不上是好人。真正夠標準的好人，行正道順道很難，由順道而行逆道更難，只有菩薩纔有資格行逆道。他雖然在畜生道中度衆生，可是無無明，也無無明盡，已經沒有無明、不無明瞭，當然也就沒有憍慢，而是絕對的慈悲。因爲有大慈悲心，所以纔敢入畜生道度衆生。

「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唯有菩薩道敢在餓鬼道中度化衆生。餓鬼是下三道（地獄、畜生、餓鬼）中的衆生。這鬼可不是中陰身，在佛法中，人剛死亡尚未再投生之前，這中間的存在叫中陰身。鬼是已經到了鬼道了，不是普通講的靈魂，其中的種類很多。據我的瞭解，有些細菌類的生物，可以讓人生病痛苦，是屬於鬼道的。有形但不是肉眼能見，還有些是無形的。鬼道比我們靈光，這牆壁、門都擋不住，是濾過性的。

餓鬼道是很可憐的，那個子比我們大多了，世界上很多東西是餓鬼道的。大海中的鯨魚，它的全身對人類都有利用價值。從它的觀點來看，是很可悲的，那麼大的身軀，喉嚨卻很細，永遠喫不飽，而一輩子處於飢餓狀態。佛經形容餓鬼的身體大，喉嚨細得像針。我們常常去醫院也看到些病人無法吞食，只有用根管子插入食道餵食，當然我可不敢說這些病人是餓鬼道的，但是看了真是無比難過。爲什麼會得這樣的病？就是過去生的業報所致。

我們人世間的飲用水，看起來很清純，可是看在天人眼中卻是無比的濁穢。所以中國的道書說在地底有種石漿，像是石頭流出來的牛奶，是天人喝的，我們如果能喝上一口，身體會變得像玉石，永遠不喫飯也會長生不死。此外在仙山中也還有石水，據說在廣西境內就有。餓鬼永遠口渴，看到了水想喝，但是無法喝，因爲燙嘴。你聽着像神話，其實不然。普通的水加熱到了沸騰，手一碰就燙壞了，如果將水冷凍，手碰了也會凍到，這是物理作用。爲什麼餓鬼喝水會燙，這就是業報的物理作用。餓鬼是因爲平時不做一點功德的業報，功德不只是用錢佈施，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童子軍的口號：「日行一善」就很好，我們每天一定要做點善事，不論大小。大家每天能做到童子軍都能做到的事嗎？還說在修道，多慚愧啊！菩薩因爲積聚了無量功德，因此敢在餓鬼道中度化衆生，這就是菩薩道。

「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這也是逆行菩薩道。正修佛法的人講的是戒、定、慧的功夫，要斷欲，要上升，更超脫欲界。修行不論大小乘，要是沒有到禪定的境界，都是白修持一場。禪定的定境是什麼呢？就是斷一切妄想煩惱，斷貪嗔癡慢，修到三禪天的境界才升到色界。這個在學唯識的課程中已經講了很多，希望大家特別注意。超過了色界就到了無色界。到了色界已不是肉體的身，而是以光色爲身，一片光明。到了無色界，生命仍有，但不是我們欲界、色界所看的光色。等於儒家的《中庸》所說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那就是無色界。

成了佛雖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是並沒有個第四界，是去了哪兒？是三界六道任意自在，是大自在。他的行爲雖然是在修色界、無色界的清淨道，但不以爲勝，不自以爲了不起。假如自以爲得道了，那就入魔了。真得道的人此心是很平凡的。

## 菩薩行的反面示現

「示行貪慾，離諸染着。」行菩薩道的人，有時表現得比一般人的貪心慾念還要重，這欲是廣義的，不只是男女之慾。等於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中，有位大菩薩叫作無厭足王，他對一切都貪求，沒有滿足的時候。其實我們學佛就是學無厭足路線，比如大家早晚唸誦的四弘誓，就拿其中一句：「法門無量誓願學」，請問你學了幾種法門？要你學這樣不幹，學那樣太難了沒有時間。真要學佛法的就要學「無厭足」，世間、出世間學問無所不知，沒有自滿的時候。

你們同學自以爲什麼課都來聽聽，但是不染着。那可是學到畜生道去了，無記就是愚癡，是很嚴重的。不染着是得慧了，然後丟開了。你不得慧就談不上不染着，是無明。所以菩薩道表現的是貪慾，但不染着，你在歌舞聲色場合，都有可能會碰上這些人的，你不要輕視任何一個衆生啊！《華嚴經》的讚詞有云：「三德已明貪慾際，酒樓花洞醉神仙」，法身、解脫、般若是三德，有了這三德，明白了貪慾的邊際，纔有資格去酒樓這些地方。菩薩已經證得菩提，即使在貪慾仍然沒有染污心。

「示行嗔恚，於諸衆生，無有恚礙。」行菩薩道的人，天天發脾氣罵人，但是內心是慈悲的，對一切衆生是沒有怨恨的。等於是父母老師，爲了孩子好而打罵，但內心可是在流淚的。

「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行菩薩道的人，比衆生還要愚癡多情，其實表現出來的愚癡只是方便。他的作爲只是「欲令入佛道，先以欲鉤牽」，衆生都爲欲所困，他不能不用欲來化欲。

「示行慳貪，而舍內外所有，不惜身命。」行菩薩道的人，以佈施利人爲第一，但是在行逆行的時候，比鐵公雞還要小兒科，慳吝的不得了。當年虛雲老和尚嚴格執行過午不食，喫過中飯會親自巡視廚房上鎖，看見一塊鍋粑都會收起來。跟他修行很苦，沒有本事是喫不消的。你能入定的話，胃的消化遲緩，身體熱量消耗很小。不然啊，那個胃空空地吊着，變得面有菜色，臉上是發青的。難怪在禪堂中，聽到要打七不知有多少和尚來掛褡，因爲每天可以有七頓喫，禪堂都變成饞堂了。

講個禪堂的故事，一天晚上禪堂中僧人在打坐，其中有個是肉身羅漢，他的鄰褡（坐在身旁的僧人）肚子餓得咕咕叫，羅漢就碰碰這位鄰褡說：喂！要不要喫？廚房有鍋粑。僧人答要。羅漢手一抓，就空手變了塊鍋粑出來給了鄰褡。第二天大和尚上堂，說：昨天晚上犯戒的比丘出來！偷鍋粑的比丘認了，大和尚就說，下去客堂。比丘去了客堂，跪着捱了香板，然後趕出山門。大和尚並不是爲了少一塊鍋粑，而是這比丘顯神通犯戒。你說大和尚有沒有神通？他坐在方丈室中，怎麼曉得禪堂上幾百人之中有人偷了個鍋粑？現在很多人還沒真神通就玩起來了，手有點燙就說可以幫人治病，這不是真神通，不要亂玩。

學佛法是學作很平凡的人，規規矩炬、老老實實地做事，在那做事的環境中如何利益人家、幫助人家，就是修行。不要古里古怪地，整天閉目盤足，好像很神的樣子，幹什麼呢？真正行菩薩道，雖然示行慳貪，而舍內外所有，犧牲自我不惜身命，纔是真行菩薩道。

「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行菩薩道的人，有時外表行爲看起來處處犯戒，毀壞了戒律，而實實在在內心比守戒的人還守戒，甚至於連一點小的疏忽都不敢。

「示行嗔恚，而常慈忍。」雖然在憤怒中，而內心大慈大悲，忍辱一切，這都是菩薩密行。

「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外表看起來懶散，其實隨時在定中，歷代禪宗祖師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他在定中修功德，怎麼修？這是菩薩的密行，不是我們能瞭解的。他可能化身出去，成爲各種各類衆生，去做功德。

「示行亂意，而常念定。」外表看起來很忙亂，不似修行人，但是真正佛法就在你一天忙亂處得定。成天喫飽了沒事，在這裏盤腿，其實是在散亂中，非但沒有功德，反而是罪行。

「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外表看起來很愚癡，可是世間出世間一切學問都有，智慧成就第一。你們在社會上走動多了，會碰到有的人看起來是笨人，默默不言，但一講起話來極高明，就是孔子說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夫人不是講人家的太太，夫是個虛字。所以說，你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菩薩？

「示行諂僞，而善方便隨諸經義。」外表看起來是在拍馬屁、奉承人或作假，可是都是方便。有的人說話中不提一佛字，但是講的都是佛法。我常希望你們同學能走這種菩薩道，尤其是今天這個時代，一講宗教人家就頭大。你可以不用說教的方式嘛，宣揚佛法不一定要講佛經。可以把佛經變成電視劇、電影、笑話，只要把真理放進去了就是弘揚佛法。說不好聽的，這就是「曲學阿世」，把真正的佛法作了改變，來拍世上羣衆的馬屁。但是行菩薩道的人不怕這些罪名，他寧可諂媚衆生，用善巧方便的手法，去表達佛法的精義。但自己要有修持，有善巧方便，纔可以不照老路子走，否則你不要輕言佛教革命。

「示行憍慢，而於衆生猶如橋樑。」外表看起來憍慢。有些老輩人走的就是這個路線，譬如歐陽竟無居士，那他之憍慢，脾氣之大，額頭的血管都是藍色的，這種相的人脾氣一定大，連太虛法師來看他，都不肯接見，憍慢到了這個程度。可是他真慈悲，有人向他跪拜，一定會被痛罵，但是你還沒跪到地，他已經跪下來拜你了。你說他還要人拜他嗎？他是拜人的。雖然憍慢，看不起任何人，可是你真的至誠向他求問，你跪下來了，他那麼大年紀跪得比你還快，膝蓋頭着地還有聲的。若是出家人拜他，他一定會提醒人家比丘戒律：出家人不可拜白衣居士。他雖然這麼講，你可要知道，大乘菩薩戒卻要禮拜善知識的，善知識是不分在家、出家、男女、老幼。雖然菩薩示行憍慢，那是度衆生的橋樑，以憍慢爲教化。

你們學禪宗的有沒有把禪宗語錄都看完了？不要說把幾千種語錄看完，能把《指月錄》《五燈會元》《傳燈錄》好好研究完的都沒有一個。這些大禪師們的手法個個不同，有用罵的、用打的、用寬大的、用打坐的、乃至用睡覺的、用慳吝的，太多了。他們是用種種的善巧方便「於衆生猶如橋樑」。學佛要度人，什麼是度人？你作人家的橋樑是度人。度人的方法太多了，不只是勸人出家纔是度人，那是作理髮匠度人。度人是作衆生橋樑，助他渡過苦海，解除他的煩惱痛苦，甚至進而使他證得菩提。

「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外表看起來比一般人還煩惱痛苦，而內心常清淨。我想起當年陪同我的老師去四川遂寧，當地有所好大的寺廟名叫東山寺。那香火之盛，每年香會時，四川一省有一百多個縣，恐怕有一半的縣都有人來朝聖。那裏有位得道的和尚叫瘋師爺，名氣很大，很不容易見到。他一年到頭住在廁所裏，那可不是現代的廁所，過去山間的廁所就兩條板，穢臭得不得了，蒼蠅一大堆。他就在那裏打坐，我們要爬到廁所給他磕頭。我跟着我的老師去見瘋師爺，想看看他是怎麼有道法的。

那個廟子在山上，坐轎子也要一個鐘頭才上得去，路兩邊都跪滿叫花子要錢。我老師先告訴我要多帶些錢，上山時就一路分。老師告訴我，你看這一路上有多少大菩薩在裏面。我問他，是哪一個啊？他就罵我，蠢東西，這還要問我？統統都是！我還以爲菩薩大概是會放光的，身上掛有寶飾的，這下捱罵了。照我老師講，這些菩薩都在煩惱痛苦中，他就是給你作警惕的榜樣，把不好的下場給你看。我老師還叫我錢不可以丟給人家，要一個個好好地放。我只好要轎伕放低一些，好夠得到放錢。老師要我乾脆不坐轎子了，可是我裝迷糊，懶得下轎，這就是憍慢。我心裏可是怕走不上去，看不到瘋師爺了！可是，就這麼一個動作，自己都要反省，纔是修行。

大菩薩的心地法門清淨，本是沒有煩惱的，可是爲了表示與世間衆生一樣，故意做出來的，這就是「示法」，表示佛的法相法行。這個與衆生一樣的做法，也就是菩薩道「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中的同事。可是大菩薩雖然外示一切煩惱相，而內心深處是沒有煩惱的，永遠是清淨的。

「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外表看起來像是走魔道，可是真正是行佛之道，不會入魔的教化。近幾年來，我常收到許多國內外的來信，詢問我對某某人有神通或某某人所提見解的看法，這使人爲難。我的規矩是，如果有人問我某一件事，或者我會答。但是如果問我，某某人是這麼說的，問我認爲對不對，那我是不答的。一牽涉到人我，決不答覆，否則就是犯了菩薩戒的「自贊毀他」。中國老話說文人千古相輕，我改了幾個字來形容宗教界，就是宗教界千古相仇，彼此攻訐不休。跑江湖獻藝賣膏藥的，就是千古相恨，等於做生意說同行是冤家。學佛第一個要學謙虛，例如濟顛和尚，已經成就了，仍然裝瘋賣傻，讓人家看不起。

我講這一段，是因爲有很多朋友要我出來公開密法，我都推說沒有時間。不過我一向的願力是將所知的密法公諸於世，佛無密法，可是公開了更祕密，你也看不懂。六祖說得好，「密在汝邊」，祕密在你那裏，不在我這裏。佛說一切衆生自性就是佛，大家都是佛，可是你怎麼成不了佛呢？這就是大祕密，不是老師能傳給你的，要你自己找出來。

世界上各種祕密法門，原來都是魔道外道，這是真話。經過龍樹菩薩的整理，把佛法的中觀正知正見，裝進了世間流行的祕密法門，因此形成了各種密宗法門。如果修習祕密法門，而沒有佛法的正知正見，那是很危險的，一定走上魔道，絕無例外。密宗的宗喀巴大師，就標榜中觀的正知正見，所以你們學密宗的要注意了，不是學個咒子、學觀想就是密法，那只是見、定、行三法印當中行的一種。真學密法，要先通顯教的教理，得了中觀正見纔可以修持這些法門。你學密宗而不清楚中觀正見，那已經走入了魔道，你不必來問我了。

大乘菩薩縱然走入魔王的國度，他還是佛，不是魔，永遠不會跟着魔走錯了路。

現在再提醒大家，《維摩詰經》講的是解脫法門，重點在見地。見地在經教是見道，能見道以後才能修道，但也可以說見修要同時。拿大乘的真正修法，也就是所謂無上乘的密道，有三個大法印，在密宗叫大手印：見（見地）、定（修持）、行（行願）。要想學佛成就，這是必然的道理。見道之後的修道法門有百千三昧，都是在定。小乘的四禪八定是佛法與外道的共法，大乘的定是不共法，因爲要慧入，要有智慧進來後修道。百千法門的定是無往不定、無時不定、無處不定，也無定相可得。要得如來正定，就還要起行。沒有久住而不行者，佛也不住涅槃，無時無地不爲利世利他起大菩提心、大悲心。

要成佛，這三個大法印的重點還是在行。如何做到？例如六波羅蜜，這要起而行之，不是光談理論，或只是觀想了事。但是隻有行而沒有見地，就是隻有功德沒有般若，那還只是凡夫法。有般若而沒有功德，也永遠不圓滿。所以見、定、行，都不可缺。

《維摩詰經》的佛道品，講的是見地的大手印，不要輕易地把它當作佛學理論，那樣自己的心地修持就用不上，修定時就不能得力，佛學只成了凡夫知見。最低限度，就抵不住生死、抵不住病痛。沒有真見地、真修持、真行願，是拿生老病死沒奈何的。我們讀這一篇會覺得文字很容易懂，但是行起來就很難。愈容易看得懂的，我們內心反而愈戰戰兢兢，因爲難以做到。

大乘菩薩道是要在入世中出世，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以大宗教家的精神，作社會福利的事業。如果你到西方社會弘法，你的表達方法就要借用他們的習慣用語，才容易讓人明白。

「示入聲聞，而爲衆生說未聞法。」大乘菩薩絕不走小乘的路子。大家都知道的永嘉禪師，是通兩個宗派的傑出人物，他修天台宗的止觀而悟道，又得到六祖親自印證，也能算是禪宗。他在《證道歌》中講到：「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有人看了就認爲可以馬馬虎虎，不用守戒律了。這是大錯，這裏的「小節」是指小乘道。聲聞道、緣覺道都是小乘。爲什麼叫小乘？以剛纔提出的三法印來看，第一是見小，所見有限。禪宗大師形容小乘是擔板漢，形容擔着條板走，只看得到前方而已。第二是行小，行願小，只想逃避現實、成就自己、了生脫死，不敢入世。見小、行小，因此定也小，所以只成就了出離三界的小乘無漏果而已。

聲聞和緣覺之間也有程度上、層次上的差別。聲聞乘比緣覺乘還要小。坦白講，佛的弟子中，聲聞乘和緣覺乘的人，大部分（並非全部）是出家衆。當然也有大乘菩薩示現爲出家衆的，例如地藏王菩薩。

那麼，究竟什麼是聲聞？就是依賴性，都靠世界有善知識、有佛出世，追隨他們的教化，而不能自悟自了。因爲是由聽聞教化，燻習自己的菩提種性而悟道的。他們是小乘基本的羣衆，例如本經中的舍利弗、大迦葉就是。佛在世時，對聲聞衆講四聖諦，他們由此證入菩提的不計其數，因爲他們親聞佛的音聲，容易入道。四聖諦的苦、集、滅、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隻當理論，結果四聖諦者成了四剩諦，一點用處也沒有。

真正四聖諦是不容易講的，各位出家衆要想發心瞭解什麼是真正的四聖諦，就要好好研究舍利弗、目連尊者的經教，譬如論部的《毘婆沙論》，他們都有論述如何由四聖諦很快證果位的方法。我常感嘆，佛法仍在世間，並沒有到末法時代，經教還在，只是我們不肯努力。如果肯努力，等於親見了舍利弗和目連尊者。我也知道有人修行之外，還努力研究舍利弗和目連尊者的著作，因而經常有感應的。

但是，以大乘菩薩道來看，聲聞衆的法是不圓滿的，所以他們甚至連佛說的大法都聽不進去。例如《法華經》開頭，佛正在說法時，小乘聲聞的比丘就退席而去，總不進大法。

大乘菩薩爲了教化根基小的聲聞衆生，就方便示現聲聞身，但是畢竟是走大乘的大路。這就好像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學教授，願意降低職位，去作幼兒園教師，可以教孩童他們未曾聽過的大道理。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衆生。」這和上一句是同樣的道理。辟支佛是梵文的譯音，意思是緣覺，有時也被翻成獨覺。在無佛出世的時候，甚至佛經也不存在了，他由於多生累劫的修持，能夠由因緣而成就，例如看到落葉，聽到水聲等，因而悟道，無師自通，獨覺於世間。他的層次比聲聞乘高，證得性空的面比聲聞乘大。詳細的道理各位去上《法華經》的課，其中都有的。所以嚴格說起來，辟支佛才能算是自了漢，一般的羅漢只能算高級的凡夫。

講到這兒，想起多年前在基隆，有位已過世的道友，一定要拉我去看扶鸞，據說濟公和尚顯靈。我去到那裏，他們正在開沙盤，結果就真寫出了我的名字，還寫了一首詩。基隆以多雨出名，那詩寫道：

細雨濛濛天晚晴海山一角覓知音

時人不識餘心樂踏破芒鞋訪到今

寫罷，這乩盤就停筆不寫了，他們就說濟公走了。這首詩好像是讚我，在場的人就有些驚奇，我就說瞎扯瞎扯。今天那位道友的夫人來看我，所以想起這一段。其實小說中寫的濟公和尚的故事，只有小部分是真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而是梁武帝時志公和尚的故事。可是到今日濟公和尚可是名聞中外，在歐美都有濟公壇，有些地方扶鸞的一上來，就馬上要酒，有時酒杯一端上鸞壇就幹了。你說真有這事嗎？要是我在場，一定會罵一聲魔道，他一定不敢喝。

在西湖靈隱寺有尊濟公和尚的像，手中還拿只酒杯。過去每天廟上要給他供一杯酒，第二天就幹了。後來寺中來了位高僧，他要嚴格執行戒律，就去像前罵：活着時不守規矩，走了還要供酒，取消！濟公和尚夜裏居然託夢給廟中全體和尚，說老和尚罵得對，以後不要供酒了！這是在靈隱寺流傳的故事。濟公和尚其實是大菩薩，但是故意示現辟支佛身，正如《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說，「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是同一道理。

「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許多青年同學常問，出家人或在家人如何學佛？現在這句經文的話，就是告訴我們學佛的形像和辦法。他說大乘菩薩平常示現自己非常窮，雖然身上沒有錢，但是隨時可以撒手千金佈施他人，這就是有寶手。密宗有個法門叫作寶手金剛，修好之後，把手伸進去一個盒子，要拿多少金銀就有多少。這句經文真正的意義是，行菩薩道的人雖然自己很窮，然而爲了他人，什麼都可以佈施出去。菩薩要能隨時有錢用，而不用擔心怎麼來的，非多生累劫無量佈施功德不可。

過去有位朋友，他身上從不帶錢，因爲他名氣很大，去什麼地方只要籤個帳就可以了。這境界現在大家都有，有了信用卡也不用帶錢，都成了寶手菩薩。

「示入形殘，而其諸相好以自莊嚴。」大菩薩有時示現殘疾的形像，但是他的內在具足一切相好莊嚴功德。《莊子》中提到好多人，例如支離疏，他們外形不成人樣，可是男女老幼沒有人不喜愛他、不尊重他的，這就是個例子。

「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這一條在當時的印度尤其重要，因爲社會的階級分明，甚至到今日仍然有階級之分。所以佛在當時能提出衆生平等的口號，還不只是人類彼此之間的平等，實在是革命性的主張。佛當時所帶領的僧團，主管紀律的弟子就是賤民出身，而受管理的衆人如迦葉尊者、舍利弗等，都是家世顯赫，可見佛確實做到了平等。

這裏說，大菩薩的行徑雖然示現出生於下賤階級，但是一切衆生平等，皆有佛性，不受社會的階級劃分所限，具有與佛同樣的莊嚴功德。所以六祖悟道後所講的五句偈中，有一句是：「何期自性本自具足」，自性中具備了一切功德、智慧、神通、三昧。

「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人生本來是「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即使小小的不舒服，頭痛、腰痠、疲勞、想睡，都是病。羸是有病瘦弱，劣是天生不健全。醜不用解釋，不過醜和美沒有標準的，看慣了的話，醜也不醜了，何況每個人的審美標準又不同。陋是不具全，像是特別的高或矮，特別的胖或瘦。

那羅延身，就是天人中金剛力士不壞之身。中國道家把適合修道的地點，分爲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佛家也有類似的說法。山東的嶗山據說就是這樣的道場，經常有神仙在此聚會，那羅延窟據說就在那裏。身體不好的同學要注意，就怕你不修持，如果見道了，得了正定，行願成就，去修那羅延法還是可以修得金剛不壞之身。每個人要自己發心立志。菩薩入世修持，示現多病醜陋，但是修行成就了，得那羅延身，就會是一切衆生所樂見。

當年我有位皈依的師父，他是真羅漢來的，可是面孔長得非常怪。他眼睛奇大，大到要戴平光眼鏡遮一下。鼻子像頭大蒜，嘴也奇大，上彎到臉頰上，耳朵小得像顆棋子，眉毛只有短短的兩點黑。他的相貌如此，可是我們成天喜歡親近他，覺得他很莊嚴。他每天不洗澡，一年到頭只穿同一件納襖，照講是很髒的，可是他決不讓你覺得不乾淨，甚至他住的地方還有一股清香味。他身上還有蝨子，有時他坐着會動一下，就是蝨子咬了，但他決不會伸手去抓。有個同學看到他衣領上有隻蝨子，就一把抓住。他忙叫這同學不要殺生，還把這蝨子放進他褲腰中。這都是我親自經歷到的。

我這位師父妙不可言的事太多了，他說他曾花了兩年多，從四川一步一拜，去山西五臺山朝山。可是到了五臺山，他拜的路線走錯了，應該從前山上的，他居然繞到後山攀頂，那個坡陡的不得了，他也這麼一路拜上去了。前一天晚上，山頂廟中的方丈夢到文殊菩薩對他說，明天早上後山有個活羅漢來了，要全寺鄭重歡迎。第二天一早，方丈率全寺僧人披袈裟夾道等候，結果迎到了他。他還莫名其妙，死也不肯承認自己是活羅漢，但是衆人仍然簇擁着他上大堂用齋。他的活羅漢稱呼，原來是這麼得來的。

更早的時候，他在成都的寶光寺，管了三年的茅房。過去的廁所不是現代這個樣子，管茅房真的是整天與大糞爲伍。過去在叢林下，上大解不是用草紙揩，而是用竹片刮。用過的竹片不丟掉，幾百僧人每天要用，怎麼來得及削，所以用過就投入水桶中。管茅房的每天就要把用過的竹片洗乾淨，晾乾再放回茅房。他每洗過竹片，就拿在自己臉上刮一下，看看竹片是否光滑，怕把僧人的屁股刮破了。他這種修行，是真修行，我們哪裏能比？

像這樣的師父我有好幾位，另一位用舌頭刺血寫了一部《華嚴經》，還把兩根指頭用布纏起來沾油燒了供佛，成了八指頭陀。看了這樣的出家人，我兩個膝蓋再傲慢也非跪不可，管他收不收，我就自己跪下皈依他了。所以你們連皈依也不會，還要先問肯不肯，這又不是談戀愛，有什麼肯不肯的。你恭敬他就皈依他嘛！這是你的事，他不收是他的事，學佛連一點氣派也沒有！

我介紹的這些師父，他們一年到頭都不生病，樣子雖醜可是莊嚴無比。硬是不洗臉，臉也不髒。雖然身上長了蝨子，可是我們卻不會嫌他們，可愛到了這個程度。我親自體驗到，修行人的功德莊嚴，會影響到衆生對他的觀感到如此的程度。

「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人老真可憐，不是你們年輕人想象得到的：病得可憐也不是你們能想象的。有的大乘菩薩以老病示現，作爲教化。年輕人有智慧的，看到了，能生起警覺之心，同時對老病者生起大慈悲心，能付出無比的愛心去照應他。

實際上，修行菩薩道是可以永斷病根的，維摩居士在本經上表示有病，實際上他沒有病，是在藉病說法。菩薩斷了病根，度了生老病死的苦海，了了生死，示現老病只是爲了教化。所以我常提醒同學，依佛所教，查遍三藏十二部，真要了生死，唯一的修持法門就是白骨觀與不淨觀。

「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什麼是資生？就是爲生活做各種不同的生意、不同的職業，也就是謀生。要謀生就必須要入世，因爲入世了，纔有可能供養出世修行的人。行菩薩道的人，雖然在社會上做一切的事業，拚命的賺錢，他心裏知道，一切都靠不住。錢財資產只是暫時屬於我而已，畢竟不是我之所有，老病來的時候，什麼辦法都沒有，所以「恆觀無常」。懂了這個道理，雖然在謀生，一點也無所貪，沒有據爲己有之願望。

「示有妻妾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古人是多妻制的，中外皆如此。菩薩現居士身，有家庭生活，但是他內心的境界沒有五欲的染污。換言之，他不會陷下去，淤泥是陷下去的。他永遠是出離的，是跳出去的。他作人做事老老實實，不會太過精明鋒利，反而顯得木訥。但是真牽涉到佛法時，卻又辯才無礙。怎麼樣才能做到辯才無礙呢？要你的修持成就陀羅尼，就是總持法門。古人有一目十行，博聞強記，悟性特別好，學過世間出世間一切法，學過不會失憶，更不會無記，這樣就是總持無失。不是像我們，讀了經就忘了，聽了過後也忘了。你可不要馬虎，要好好懺悔，這就是無記業果，多生累劫失念，所以這一生記憶力差。要懺悔，求多聞，不然來生更笨。

不要用陶淵明形容五柳先生的句子「讀書不求甚解」來自解，故作瀟灑。學佛可不能這樣，一定要多聞強記。有了定力以後，記憶力更強。你如果自以爲打坐入定，什麼事不知不記，你那個定境就要多研究，可能是到了無明定境。這個千萬不可有的，這時就趕快要修觀了，不要只修止。也有的連觀行也不應修，而是要修休息了，休息不是無明，不是昏沈，要搞清楚。各種法門要曉得對治。

「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衆生，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大乘菩薩示現邪門的行徑，而真正是爲了使衆生改邪歸正，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他旁門左道都來、都會，爲的是度一切衆生，就是前面講過的：「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也就是「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的道理，佛的成就不是入於涅槃就不來了。

「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大乘菩薩能做到這樣子，表面上看起來不是走修行之路，纔是真正的修行佛法。

## 什麼是如來種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維摩居士講完了，現在他反過來向文殊師利菩薩提問題了。以世間法來講，任何東西都有個種子，下了種子才能開花結果。我們爲什麼學佛？在什麼地方學最好？根據佛經，佛說在這個世界學最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要到這個世界來留學，因爲這裏有煩惱、有痛苦、有善、有惡、有磨練的機會。極樂世界好是好，但沒有磨練的機會。天人在天界中也太享受，也用不着解脫痛苦煩惱，因此在他方世界學佛，成就得很慢，成就也不大。我們這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這個世界的煩惱痛苦很多，衆生在這裏能夠忍受生老病死，因此容易成就。

「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處爲種，八邪法爲種，九惱處爲種，十不善道爲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文殊師利的回答是顛倒話，成佛曉得這個身體是四大假合的，但是沒有這個身體不行，要借它修行，所以有身爲種。無明和有愛是不好的，是煩惱的根本，我們不能悟道，因爲念念皆在無明中。這個世界的生命是由愛來的，有貪愛則有欲。學佛本應該破無明得正覺，轉愛爲慈悲，可是沒有它們作種子還不能成佛呢！

接下來的「貪恚癡、四顛倒、五蓋、六入、七識處、八邪法、九惱處、十不善道等等」，都是學佛的種子，衆生爲了要跳出這些煩惱痛苦，受了不好的刺激，所以要學佛。文殊師利的結論是「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六十二見是以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法爲對象，起空、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等見，五四共成二十見；以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爲對象，起有邊際、無邊際、亦有邊際亦無邊際、非有邊際非無邊際等見，如是二十見，連上面共成四十見；以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爲對象，起有去來、無去來、亦有去來亦無去來、非有去來非無去來等見，如是二十見，連上面共成六十見；此六十見又加上根本的色心二見，共成六十二見，就是六十二種見解，是世法上一切不同的見解。佛法要解脫了這些見解，才得大般若智慧成就，所以文殊師利說，它們是成佛的種子。

「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居士問：你這麼講，要怎麼解釋呢？無爲就得了道入了正位，成佛了。涅槃就是無爲之道。文殊師利回答，假使是已經得了道的人，就沒有什麼好談了，談不上要發心，要大徹大悟了。像我們大家在這裏是來學佛，如果我們都悟道了，那還講什麼《維摩詰經》？用不着來討論了嘛！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溼淤泥，乃生此華。」佛教的標記是蓮花和卍字，蓮花生在乾淨的土裏是不會開花的，一定要在又溼又髒的泥中成長才會開花。它生長在最髒的地方，可是生出來的花果卻絕對地聖潔，不帶一點髒。學佛的精神是要學蓮花，不是學它花的乾淨漂亮，是學它的根栽在最苦最髒的地方。你們不要以爲跑到我們這樓上的佛堂中，弄個棉墊子打坐就是學佛，你應該要去泥巴中打滾，要入世才能開花結果。文殊師利在這裏，就用了這個比方。

「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同樣道理，已見了道的人，已經是佛了，還成個什麼佛？衆生要在煩惱中自利利他，功德圓滿，智慧圓滿，才能成佛。

「又如植種於空，終不能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上面一個比方用的是蓮花，要種在污泥中，纔會開花結果。蓮花的另一個特徵是花果同時，開花的時候蓮子就在裏面。別的花大半都是先開花才結果，只有蓮花是花果同時，代表大乘菩薩一旦悟道了，就證果位。現在文殊師利比喻小乘羅漢，他以爲證到空就好了。把一顆種子丟在虛空中，永遠不會發芽。要把種子丟到最髒的土中，纔會成長。這也就是說，得羅漢果位的人證到了空，是不會再進步的。

「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所以說，得了道的人，不用再談成什麼佛了。一般說成佛之路都是被我見擋住了，先空我見，再空法見，才能成佛。這裏文殊師利卻說，寧可有我，即使這個我見大如須彌山，我慢貢高到了：格老子，我非要成佛不可！文殊師利你寧可保留這個我見，這樣還能夠大徹大悟成佛。像小乘羅漢，雖然沒有我見，只得了半邊空，認爲這就是佛法，反而不能成佛。

所以禪宗有句話：「寧可執有如須彌山，不可落空如芥子許。」例如這裏有位同學，自以爲已經空了，不需要再修了。當然他還沒有到家，可是這樣就會有嚴重的偏差，連諸佛菩薩都拿他沒辦法。其實你認爲空，那個正是我見，是見地的偏差。所以勸人學佛常以唸佛爲穩當，規規矩矩走「有」的法門。要走般若空的路子，非真有大福德大智慧是做不到的，只會走入狂了，連個定都做不到。《維摩詰經》上講的這個道理，對大家修行會有很大的幫助。你落入了偏空，那就要轉個三大阿僧祇劫再來，白走冤枉路。

「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所以如果沒有了煩惱，還修個什麼？修行正是因爲自己有妄念煩惱，沒有妄念煩惱拿什麼修行？故說一切煩惱是修行的種子。

「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如果衆生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至寶。衆生學大乘佛法，就要不怕入世，能入世才能證入正道，纔是大修行人。不是躲入山林茅蓬，一個人清清靜靜閉關修行，充其量，到頂了，你證個羅漢已經了不起了。當然能一定就八萬四千劫，很舒服了，可是八萬四千劫之後，你非出這個空定不可。出定之後還要回心向大乘，圓滿一切功德，才能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大乘佛法要衆生修行，這行就是行爲，什麼行爲？是入世的行爲，要在煩惱中行。譬如佈施，鈔票給人家，把自己的肉割給人家，是會痛的，但是這是犧牲自己成就別人。自己雖在病痛中，看見別人有病，就忘了自己的痛，先爲別人解決問題，這纔是菩薩道。要在煩惱中起行，才能成就一切功德。功德賺到了，自己不要，還迴向給衆生，才能得大般若智慧成就，得一切至寶。

所以大乘佛法是入世的，但是入世仍爲了出世。入世愈深，成道也愈快。你拍球時，愈用力拍下去，球反彈愈高。有人問佛，不到八地（不動地）的菩薩還會不會墮落？佛說，當然會。再問，菩薩墮落了怎麼辦？答，菩薩不怕墮落。譬如拍球，墮得愈深，彈出得也愈快。

維摩居士與文殊師利對話到此處，引起了另外一位小乘弟子大迦葉大阿羅漢的感言。

## 大羅漢的感嘆

「爾時，大迦葉嘆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爲如來種。」他讚歎文殊師利菩薩，說得痛快，說得對極了，真正的佛法就在世間的塵勞中。「塵勞之儔，爲如來種」，這名句是出自《維摩詰經》，爲後世文學所常引用。儔是同伴、同類，就是白話「這一些」的意思。塵是代表世間，這個世界上都是塵，你爬上高山看下來，都市都是籠罩在一片塵霧中，物質愈文明，空氣愈染污。勞是形容衆生在塵世中的勞苦奔波，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所以佛經中也有把我們這生命翻譯成「勞生」，爲什麼我們勞勞碌碌一生，自己也找不出答案。可是雖然是塵勞，你可不要想脫離，就在其中才能修習一切的功德智慧。

「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大迦葉說，我們這些小乘的人很可憐，住在定中都不肯入世，就永遠不能證得大乘的佛果，還不如下無間地獄永不超生的衆生，他們如果一念懺悔了，重新發心修道，還能夠成佛。可是我們以爲空是究竟，永遠發不起大心來。

「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複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譬如五根（眼耳鼻舌身）壞了的人，就什麼聲光色都不能見不能聞了。我們修小乘證空的人，把無明煩惱這些結使都切斷了，就再也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會沈迷在空境中，不肯動，也不肯入世了。

民俗相傳，說宋仁宗是金身羅漢下凡的（他事實上也真是一位好皇帝）。當年玉皇大帝看到這趙家的王朝開始出問題，一查原來趙家和佛祖的因緣很深，就報給佛去辦。佛就去問大迦葉所帶領的五百羅漢，若有哪一個肯發心下娑婆世界去當皇帝。但是這些羅漢證得了空，全部在打坐，誰也不肯動。只有一位金身赤足尊者忽然一笑，佛就派他去。所以宋仁宗從來不喜歡穿襪子、穿鞋子，常赤腳跑來跑去。他出生時，哭得特別兇，皇后從宮外請來了一位高僧，高僧就對他說：哭什麼？你當初不要笑，現在也不用哭了！結果他就不哭了。故事說他下凡之前，特別要求文武兩個大臣輔佐，結果玉皇大帝就派了文曲星包公、武曲星狄青給他。因此仁宗在位時，宋朝天下就非常太平。他去世時，全國百姓，連遠在山區的，都爲他帶孝，是歷史上少見的。因此諡號仁宗。蘇東坡吊念他的詩說：「先皇何止活千人」，他的功德太大了。

回過來講，我有時也勸現代年輕人不要學佛，學了佛嘴上能說，菩薩道就做不到了，學了個懶，什麼都不肯幹。膽子也學小了，什麼都不敢幹。藉打坐唸佛爲名，什麼都不做。還有，也學小器了，看別人都不對，都不是佛法，只有自己對。所以希望年輕人先從作人學起，學佛是要濟世救人的，濟世救人時，有時不免必須殺人，你敢挑得起這個擔子嗎？佛法還有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連把刀都不敢拿，還放下個什麼！你沒有這個種嘛！當然，年輕人還是應該學佛的，但是要先學修行，日行一善是起碼的。做好事有時會被人家罵，等於蓮花種在淤泥中，你要不怕被罵，只問此心。做好事也要有智慧。

「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覆，而聲聞無也。」大迦葉繼續說，所以我們得道的羅漢還不及凡夫。凡夫對於佛法，有時胡塗有時清醒還好些，我們永遠清醒，反而不想動了。

「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他說，爲什麼？可惜我們落在小乘果位的人，以空爲究竟，一輩子對於佛法如何證得菩提，如何證得佛十力、十無畏等，永遠不行。

小乘羅漢要幾時纔行呢？先住定八萬四千劫再回心發心，從大乘道一步步再修，才能成佛。但是如果他能在空定之中，一旦明瞭這非究竟，從橫的過來，他立刻就達到八地菩薩以上的修持。這是小乘可以走的快捷方式，這道理就要研究唯識，研究《俱舍論》了。

《維摩詰經》講到這裏差不多過了一半了，在這前一半有幾個重要的問題要注意。第一，維摩話雖是個在家居士，但他說的佛法是爲在家人和出家人而說的，佛法本來就是不分在家和出家。第二，大乘佛法在世間，這並不是說非在家不可，不是這個意思。在這個塵勞世間就可以出離，證得菩提，不受任何形相的拘束。在這重點之下，有幾個故事式的情節要留心，大家須要去研究，用禪宗的術語說，是要去參究的。不是經文聽過了，文字瞭解了就算數的，光是文字瞭解是不算數的！

起初，本經是維摩居士由生病開頭的。任何生命的存在，就有生老病死必然的過程，爲什麼會生病？我們坐在這裏覺得自己沒什麼病，其實都是在病中。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病同生死是連在一起的，答案在經文中，但是你要自己去好好體會。

其次，三萬二千人，怎麼能全部擠進了維摩居士方丈大小的房間？這是個什麼境界？當然，理論上可以講，方丈代表了這個心。管你是代表心也好、性也好，我們要如何證到這個境界？這不是空洞的理論。除此之外，還有個座位的問題，這方丈的房間，容納了東方須彌燈佛的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共三萬二千張師子座，這又是個什麼境界？

再來就是天女散花，爲什麼花灑下來不着在菩薩們身上，而黏在阿羅漢身上？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都懂了，當然我們連小乘羅漢的境界也夠不上，連小定小慧都談不上，小乘的止觀也沒有，因此作人做事、起心動念處，樣樣皆着，沒有做到無着無依的境界。如何能做到天花不着於身呢？

跟着是男人女人的問題，爲什麼有男女相？這色身的相，關係有多大？究竟男身真是男人，女身真是女人嗎？你深思下去會發瘋了，覺得都不是，那究竟是什麼？我常說，爲什麼這女性留了長髮，在嘴脣上塗一下，眼睛上畫一下，就好像兩樣？爲什麼把頭髮剃了就不同了？這男女身相，同我們欲界衆生的關係有如此之大。

《維摩詰經》講了一半就有四五個話頭，大家不要聽熱鬧，聽過算了，那這《維摩詰經》是白研究了。這《維摩詰經》的文字好懂，不過我現在正在發心，也有道友發心出錢，後世的註解不用，只把鳩摩羅什法師和當時參與翻譯工作的大法師們對於《維摩詰經》的見解，集中起來成爲《維摩詰經集註》。另外也有道友們發心，在整理《維摩詰經》唸誦的節本。這工作看起來不困難，但是做起來很麻煩。在校對各種本子時，有時爲了一個字要查很多的版本。連我們現在手中的這本《維摩詰經》就有許多錯字。第一個封面字就錯了！維摩詰被印成了維摩結，豈不是笑話。各位青年同學將來發心印經時，這些地方是不能馬虎的。

（編按：懷師當講經時不是用佛教出版社版本）

上面講了《維摩詰經》好幾個要點，現在下一個要點來了。

## 普現色身菩薩發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爲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當時在維摩居士的道場中，有一位叫作普現色身的菩薩在場。顯教四大菩薩是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地藏王菩薩，一樣都是古佛。成佛的資歷比釋迦牟尼佛早，因爲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成佛，他們古佛就化身爲菩薩來到這世界，輔佐釋迦牟尼佛教化衆生，所以普賢菩薩也叫普賢如來。密宗的金剛薩埵，就是普賢如來的化身，他的像有單身的也有雙身的。

有時候佛經中出現的普現色身，與普賢是同一種像，但是不同意義的化身。普賢是無所不在，以行願爲標榜，沒有在家出家之分，是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乃至你睡覺也可以悟道，打坐也可以，走路也可以，在廁所中也有他，上自淨土下自穢土，天堂地獄，無所不在。所以《普賢行願品》中說：「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那麼，普現色身菩薩呢？我們曉得法身就如同虛空定無所不在的，這個牆壁裏也有虛空。凡夫的色身是受業果報應之身，佛菩薩的色身是虹霓之身。普現色身菩薩是講他的色身，是入世的，不是法身，是大家都看得見的。

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居士兩個問題，第一，你的親人、眷屬（眷屬範圍廣泛，凡是同你有關係的都是，所以每個人在世都有眷屬，連出家人也有眷屬，他的師父、徒兒等等都是）、吏民（維摩居士居住的毗耶離城的官吏和居民）、知識（包括善惡知識），這些人都是誰？第二，你所擁有的奴婢、傭人、各種交通工具，擺到哪裏去了？

第一個問題是，每一個人在世上都有那麼多的關係，沒有辦法脫離，即使你是單身一人仍然如此，沒有其它的人你自己也沒法活，人就離不開人的環境。第二個問題牽涉到各種生活必須使用的財產物資。維摩居士就用了很長的偈子回答他。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你問我父母是誰，般若智慧的成就，就是真正學佛人的母親。我們有的人修七俱祇準提佛母法門，準提佛母是無男女相的，準提法的成就是證得菩提大智慧的成就。般若智慧的成就，是一切佛菩薩的生身之母，生這個法身、報身、化身。你們有學密宗的，對修氣脈有興趣，氣脈不成就而能明心見性是無有是處，你明心見性開悟的那一剎那，氣脈一定也成就了。你那麼着相地修氣脈，教理不通，智慧不夠，是沒希望成就的。你以爲通了，只是受陰境界的感覺，是假的。成佛不是迷信，不是盲修，而是大智慧的成就。因此龍樹菩薩着了一部《大智度論》。有了智慧，還要有善巧方便，包括了一切的修法，樣樣都可以成佛，所以說以方便爲父。

一切衆導師就是一切佛，是天上天下一切衆生的導師。一切佛無不是由智慧和方便所生。這裏一開頭就把大乘佛法的重點告訴我們，光是盲目的崇拜和迷信不是究竟的佛法，那只是凡夫初步走向正道的加行法，是經由慢慢燻習，走向智慧功德和善巧方便之路。等於我們等電梯上樓，按下了鈕而已，電梯還沒有來。

「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學佛的人以何爲家庭？這不一定是世俗的家庭。法喜充滿就是夫妻，你有配偶的卻不一定快樂。什麼是法喜？菩薩內觸妙樂，得到大定，不是小定，身心內外充滿喜樂的境界。慈悲心是自己真正的女兒。善心誠實是自己真正的兒子。有善心一定對人對事處處誠實，修行就是修這個。不只是會打坐，會氣脈動了，會放光了，會燒香禮佛，這些只是善巧方便的初步加行法門。

經典這些文字很容易懂，但是懂了文字不是我們研究《維摩詰經》的目的，是要用經典來比對自己日常的思想行爲。我們把對自己世俗家庭的夫妻、兒女自私的愛轉過來，就法喜充滿，慈悲心發起，善心充滿，這樣纔是真正的家庭眷屬。但是這個家在哪裏呢？這個家是「畢竟空寂舍」。自己常在本性空的境界中，這纔是真正的家。禪宗祖師說，這樣才叫做「歸家穩坐」。昨天有位同學來找我，說自己對空性之理了解了。我說，你不要胡扯，瞭解理論有什麼用？真正理到了事一定到，要住在性空境界裏，就是無往不定、無事不定、無處不定。那纔是法喜充滿，慈悲心圓滿，畢竟空寂。這個，纔是我們的家，纔是我們的妻子兒女。

「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普現色身菩薩剛纔問維摩居士的第二個問題，你的傭人財產到哪裏去了？這是他的回答，塵勞是他的傭人。塵勞是塵勞煩惱，中國文學形容這個世界是紅塵，這是中原文化，因爲中原地帶是紅土高原，風沙一起，空中都帶有紅顏色的塵埃。現代的都市，像臺北雖沒有風沙，但是空氣污染，就不是紅塵，而成了烏塵。塵是指這個世界，勞是指這個世界中的衆生勞苦。在塵勞中的衆生，每天都有無數煩惱。佛說衆生在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何謂一念？一呼一吸叫作一念。你說自己沒有這麼多煩惱，對不起，那是你檢查不出來而已，那還不夠資格談學佛。儘管你在研究佛學，也到處去聽經，什麼活動都有份，只不過是個佛油子，佛教中的老油條，一點用處沒有，對自己都認識不清楚。要是自己起心動念可以檢查出來，你學佛可以算入門了。

維摩居士說塵勞就是我的弟子，我利用塵勞煩惱促成我道業成長，怎麼說我沒有傭人？我到處有傭人！

回教的教長叫作阿訇，是迴文的稱呼。這研究起來也很有意思，在咒語中一切大的東西都是阿字音，是開口音，像基督教禱告結束說阿門，嗡阿吽，阿彌陀佛，阿訇。有個回教的故事說，有位國王打獵射中一隻鹿，鹿帶着箭逃走，逃至一個山洞，有位老阿訇在其中修道，阿訇就用自己的衣服蓋住鹿。國王的隨從有位將軍追至，就問阿訇有無見到受傷的鹿。問了多次，阿訇都不理他。將軍就說，再不開口我殺了你。阿訇就張開眼問，你是不是某人（他直呼國王的名字）的部下？將軍大怒，說阿訇對國王不敬。阿訇說，國王也不過是我奴隸的奴隸，爲何不能叫他的名字？將軍正想殺了阿訇時，國王駕到了，將軍把經過稟報，說阿訇欺君。國王就問阿訇爲什麼這麼講。阿訇說，所有的人都作了慾望的奴隸，人當國王的慾望是要統治天下，國家強盛，你難道不這麼想嗎？而我這修道的已經不用聽慾望的了，它現在要聽我的。你這國王要聽慾望的，所以你是我奴隸的奴隸，並沒有錯。國王聽了表示同意。阿訇就說，那隻鹿跑了，不要再追殺它了，不要再作慾望的奴隸了。國王至此大爲折服，就拜阿訇爲師。這個回教的故事就可以用來說明「弟子衆塵勞」。

學佛用功夫就在下一句「隨意之所轉」，自己不要爲情緒煩惱所困住，要把煩惱思想轉過來，轉煩惱成菩提。維摩居士說可以隨意轉煩惱，指揮它像指揮傭人一樣。

他接着說「道品善知識」，三十七菩提道品與四念處、四正勤等等，都是他的善知識。「由是成正覺」，學佛的人必須走這條路才能得道，才能大徹大悟。你去搞氣脈，畫符唸咒……這些都不相干。而是要能在塵勞煩惱之中，隨意之所轉，轉煩惱成菩提，修習三十七菩提道品（就是三十七種修佛道的層次），如果不走這條路，不管你修什麼法門，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成就。

「諸度法等侶，四攝爲使女，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這裏維摩居士講什麼纔是生活的享受。諸度法門（六度，亦可以擴充至十度）就是最好的道伴，是同參的道友，隨時要參究的。我們做什麼事都要在六度上打個轉身，看它是否相合。四攝法（攝是包含，四攝是佈施、愛語、利行、同事）是學佛的人用來娛樂自己的。古代文化，大富人家、王侯府邸養有自己的歌舞班，其中的歌舞女郎叫伎女，不是現代在大衆場合作秀的歌舞明星。講起來古代當大官的，可比今天的政府官員威風多了，出巡時要人清道，閒雜人等趕開。不像今天還要走入羣衆，到處和人握手，還拜託投我一票。時代太不同了。

像清朝乾隆時期的才子袁枚，二十幾歲考取功名，作了兩任縣長就辭官了。他把《紅樓夢》中的房子買下來，叫小倉山房，是非常享受的。有人問，只作了兩任縣長，不貪污哪有錢住這麼好的房子？那當然有「貪污」了，不過是合法的、公開的。滿清時代像縣長這樣的地方官，有規定的，錢你可以拿，但是不能貪老百姓或朝廷一文錢。所以說，「一任清知府，十萬馬蹄銀」。那時即使是作個清官，退下來也有餘錢享受，買個一大片地，起個莊園也不希奇。現在的地價這麼高，還要交上地稅，當個清官可買不起了，寧可出家算了。

講到這個伎女，並不是妓女，在古代沒有壞的涵義，伎同技術的技相同，是講藝術的技術。唐代的詩人杜牧，被皇帝下放至揚州，那是當時國家經濟商業最繁華的都市。他被派任分司御史，是個不大不小的官位，監督地方行政。當地有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高官，生活奢靡，違反了政府限制官員鋪張的禁令，還養了一批歌伎。一日高官在家大開筵席宴客，杜牧不告而至，酒過幾巡後，杜牧就同高官要了他家中最好的歌伎帶回去，還作了首即興詩：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

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回

你看他這紅包要得大不大？帝王時代的官，居然就是這麼做的，今日還當風流韻史流傳下來。

維摩居士以四攝爲伎女，他唱歌聽歌嗎？有的，他詠誦法言，法言就是佛經，他念誦經典作爲音樂。所以我們早晚的唸誦有用唱的，是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維摩居士是當地的大領袖，應該有個很大的後花園。你們年輕人沒看過，大陸上很多舊日王府宅邸，都有很大的花園。像北京的雍和宮，是雍正皇帝還在當世子的時候所住的官邸，規模就那麼大。這還不算大，我當年在四川，看過幾個部隊的軍長公館，那可有好幾條大街包圍起來的範圍。我和朋友說笑話，我最想做的事是，到這些大公館去作門房。這看門的大爺住的房子，起碼有我們這講堂四分之一大，他整天坐在裏面，蹺着腿抽菸喝茶，訪客到來，還要先遞名片給門房下面的小傭人，才轉到門房手中。然後他還要瞇着眼打量打量訪客，識相的馬上送上一個紅包，他這才進去通報。這份工作多好，有喫有住，沒事打打坐修道，還可以擺威風，又可以收紅包。

講回維摩居士，他說自己的花園，就是通達一切法門，總持法門。咒語也叫總持或陀羅尼，總持就是抓住了綱要，一通百通。花園中的樹木就是無漏法。證得無漏果的人，一切神通自在，要觀想任何境界，這境界立刻現前。要和佛菩薩講話就真能通話，不是你們作夢打坐所看見的幻相。

園林中的花是念念清淨，念念不迷，是八正道中的正覺成就。所以《法華經》的妙蓮花，是意的成就。學佛到了明心見性，悟道了，佛經上稱爲「意解心開」，就是這個道理，沒有了煩惱習氣的結使。拿密宗着相的觀念，是「脈解心開」，因爲心輪有八條大脈和許多小脈，比如八瓣蓮花。

學佛是求解脫，如果一有點事就想不開，有一點煩惱就去不掉，那學個什麼佛？自己要反省。維摩居士說自己得了智慧的果實，所以處處得解脫。你們何以氣脈不通？因爲色身不得解脫，總有身體的感覺存在。何以不能得解脫？因爲智慧沒有成就，智慧成就了，氣脈自然也通了。你智慧還沒成就，不要吹噓說自己已通任督二脈，小心出問題。就算你通了，道家稱爲轉河車，你要轉到什麼時候爲止？要通到哪裏去？你答得出來嗎？不要亂搞了，你因此反而更不能得解脫，與學佛的目的相違。說學道嘛，你也沒得個逍遙，整日哭喪着臉，爲何學佛學道呢？不學還好，一學就得了狹心症，心量愈來愈小。

我們現在繼續講維摩居士爲普現色身菩薩所說的偈誦。偈誦是一種佛教特殊的文學體裁，偈誦的用處，是把經文的意思作個歸納和濃縮，以便於記憶。《維摩詰經》這一段偈誦，包括了全部大乘佛法的內義。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這裏的重點在最後一句。我們學佛修行就是要學到無垢，一切善法惡法都不受染污，而真正得解脫了，這是佛境界。所謂無垢就是自淨，是真正的淨土，絕對地清淨圓滿。維摩居士說，用八解脫法門，洗練自己身心。八解脫不只是理論，是要用身心實證來的。解脫與道家的逍遙是一個意思，不爲煩惱所困，但也同樣不爲佛法的觀念名稱所困，所束縛，纔是真正得解脫。然後才能得如來大定，無往不定，無處不定。有解脫而無定，那解脫是狂禪、狂慧；有定而無智慧的解脫，那定也是外道定，都是不對的。

這裏說，「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重點在湛然。凡夫何以不能得定？這有兩種情況，一是生理心理的散亂，二是生理心理昏沈。能既不散亂又不昏沈就是定，是清楚的，是湛然的。不是那種什麼都不知道的愚癡定，那成了畜生禪了，是很危險的。天台宗永嘉大師告訴我們，真得定了纔可以入世，纔可以作人做事，像止水澄波，萬象斯鑑。在止水澄波的境界中，外界一切現象仍然物來相應，沒有不知不明的，這纔是定。也就是大家早晚課誦所念一句出自《楞嚴經》的「妙湛總持不動尊」。

參禪的人開口唱唸這一句時就會想，唱時是否算動念？話頭就來了。等於有個故事說一個小孩去拜佛，在大殿上對着佛像屙尿，他當然被僧人所罵。小孩就說，十方三世都有佛，我要向哪裏屙呢？所以在唱這一句時，動唸了是凡夫，不動是木頭。動與不動之間就是佛法的真諦，也就是要參之處。動與不動都是寂然而定，永遠清明，沒有染污。

縱然到了這個境界，也纔是佛法入門，還沒有圓滿。在禪宗算是第一關而已。因爲只能空，不能有。所以「定水湛然滿」了之後，還要進一步「布以七淨華」，七淨華就是七覺支。「浴此無垢人」這樣去修持，去洗練自己，最後才修證到清淨無垢。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普通人有了財產地位，當然會有交通工具，過去人類是降伏動物作交通工具，動物很可憐，這是人類可惡之處。古印度是用象和馬作交通工具。中國從上古到近代都用馬，古書也有用車馬數量表示財富地位的，所謂百乘之家，千乘之家。乘是車子，古時以四匹馬拉一車叫一乘。千乘之家就養有四千匹馬，還有駕車的、乘車的戰鬥人員、照料馬匹的人，聲勢之大，可想而知。

修行的人以五神通爲交通工具，爲什麼只說五神通？因爲第六通是漏盡通，就不動了。修行的人以大乘之道爲車，大乘在梵文作摩訶衍，就是大車之義，是形容用語。駕車的車伕在古代稱調御士，是調伏駕御車馬，現在叫駕駛員。修行人能一心不亂，隨時在定中，就是最好的調御。不能得定就是因爲不善於調御。

我不止一次提醒大家，要切實注意三十七菩提道品，由四念處一直到八正道，有三十七個條例的程序，是大小乘道、顯教密教共通的修行之途。例如四念處是念身不淨、念受是苦、念心無常、念法無我，我們普通只把它當作佛學名詞記住算了，沒有用到功夫上，這就不是學佛。佛在世時，何以有那麼多的弟子，立刻證入大阿羅漢？因爲他們基本是修四念處的。四念處怎麼修呢？念身不淨，所以要修白骨觀或不淨觀，真正觀成了，一切生理上的感覺，不論是痛苦還是快樂，全消了，因此很快成就。佛雖然已不在世間，他的修持法門全都留下來了，不需要另外去找。要好好地去研究經典，怎麼樣纔算「好好地研究」，就看你的智慧了。

法門，都在經典中，你讀了而用不上，其奈經典何！佛也拿你沒辦法。《維摩詰經》這裏所說的，依然離不開大小乘所共通的三十七菩提道品，隨便哪一點抓到了，都可以到家的。

「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華鬘。」這完全是在講學佛人內心的修養。佛講一切法無相，尤其在《金剛經》中，明確講「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心經》也講「諸法空相」。既然強調無相，爲什麼又說成佛的人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呢？淨土經典也講佛菩薩「相好光明無等倫」，爲什麼？在解脫道上，一切無相才能空，才能證到形而上本體。相好莊嚴還是由功德來的，所以要修一切功德，學會看相就知道，世上很多人都是討債的面孔。討夫妻債、討兒女債……滿街都是這種不友善的面孔，很多機關單位中服務的人也是，一個歡喜的相都沒有。有人的相貌是「對面不見耳」，從正面看不到雙耳，相學上說是富貴之相。但這還要其它條件配合。

「相具」是外表相貌具足圓滿，真得定、得道的人，即使最醜的相也轉莊嚴了。我在前面提過，自己在參學經驗中，遇到過許多這樣的例子。有些小說也寫得對，說入定的人寶相莊嚴，臉相變了。如果打起坐來，滿臉苦相，背還窩着，說入定了，那是絕無此事的。真得定了，色身氣脈必然通的，所有神經細胞自然會鬆開（不是散掉），臉色自然是端正柔和的。所以相好莊嚴是從功德來的，什麼功德呢？戒定慧的功德。修心能改相，這是必然的。

維摩居士說，「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得了定的人，身心都起變化，儒家說變化氣質，自然與一般人不同了，並不用什麼其它特別的打扮。我提醒過大家，不要認爲學佛了，外形就可以邋遢，你儀容還是要端正。你看，沒有一個佛菩薩像是不裝扮的，身上掛的戴的滿滿的。只除了一位，地藏王菩薩，他是出家相，可是他的頭髮颳得比鴨蛋還光，也是裝飾。但是過分重視外形也是不對。所以真修行，不裝飾或過分裝飾都不對，因爲不合中道。

身心能轉變，一切功德莊嚴就具備了。這要隨時修慚愧心，就是謙虛，就是隨時反省自己的過錯，這就是慚愧心。真正知道慚愧的人，是正修行人。慚愧是我們修行最重要的一件衣服，隨時懺悔反省，改進自己，修到功德圓滿時，身心自然會轉變。雖然沒有修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是一定與衆不同。所以說「慚愧之上服」。

「深心爲華鬘」，用深心作所戴的花飾。深心是般若，深心是佛境界，佛能窮一切智，通萬法之源，所謂天上天下無所不知。等於是中國文化的儒者，「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真儒者一定學問淵博，無所不知，這就是深心，是最好的裝飾。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對一個修行的人而言，不論在家出家，什麼是財富呢？七覺知（信、戒、慚、愧、聞、舍、慧）的正道修行即是財富。但是如果自以爲悟了道，有了大財富，不肯與別人分享，你的道也完了。爲什麼世人崇拜成道的人？因爲成道的人可以成爲我們的老師，指導我們修行。如果他只想成就自己，那我們就用不着供養他了，這只是一個沒有道的自私的人，連基本羅漢成就都談不上。

所以，得了道的人，要「教授以滋息」，好像是存錢生利息，教授他人，看到別人能夠有所成就，心中有無比的欣喜。孔子的學生說他「好學不厭，誨人不倦」，就是如此，但是太難做到了。我們教書久了的人，想想實在很慚愧。「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三大樂之一，如果碰上了天下之笨才，就成了人生之一大苦也。可是你能放棄愚癡的人嗎？那就不是教育者的心情，不是菩薩道。雖然罵，雖然生氣，還是要教，這叫作我的媽呀，有時覺得這麼叫還不夠深度，應該叫我的外婆呀。即使教出來的學生跟自己一樣的程度，老實講，並不快活。禪宗說，「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授。」可是雖然找不到這樣的人才，還是要教下去，這纔是誨人不倦的精神。

「如所說修行」，這是維摩居士謙虛的話，也是告誡我們學佛的人，要如佛所教導的去修行，不是光搞佛經的思想。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爲，但修行不是爲了自己的成就，是要回向，也就是要佈施出去。譬如我們現在講佛經和在聽佛經，假定有什麼功德，都要回向給一切的衆生。有什麼利益自己不佔有，就是迴向的精神。只要有佈施，一定有迴向，你拋出去的力量多大，迴轉來的力量就多大，利人就是利己，也就是標語說的「我爲人人，人人爲我」。迴向就是大利，你能把一切佈施出去了，你還怕會餓死嗎？就算餓死也好，你的屍體還可以佈施給螞蟻、細菌，又再回向下去，那可真成就了。

「四禪爲牀座，從於淨命生，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大小乘佛法都是以戒定慧爲基礎，以四禪八定爲根本。我們看到近百年來，佛法愈來愈衰落，原因在於修行人證果的太少，空口說理論的愈來愈多。真修四禪八定的人沒有，連初禪定都得不到。維摩居士在此提出來，我們修行人要以四禪定爲基本的牀座。

爲什麼修禪定而不能得定？因爲沒有得淨命。你要非常注意這個淨命。我們是怎麼活着的？有兩個部分，一是身體，一是心念。任誰都想活長久一些，可是我們現在這世界上的命是濁命，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我們的命生來就是濁的，身心內外沒有一樣乾淨。能修成白骨觀不淨觀的人，基本上是修得淨命，氣質都變化了，身上的細胞、骨節都變白淨。其實我們死了，骨頭是沒法變得純白的，都會帶黃褐色，就是業重，除非是真修到白淨。密宗講氣脈修成就了，這個色身轉了，纔能夠得淨命。

爲什麼打坐連初禪都到不了？就是因爲肉體氣質沒有轉化。維摩居士這一句偈子，就把祕密告訴你了：淨命而生禪定。由禪定而得智慧，但是要得到智慧必須要多聞、多看、多記，所以說「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自覺就是明心見性，證道了。要先自覺才能覺他。真講修行，就不要輕視世間、出世間一切的學問知識，這都屬於多聞增智慧，正是培養你悟道的法音。

「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由定而生慧，自然可以得到有如甘露的無根水，甘是形容微帶甜味，但又不是太甜的味道。得禪定的人說，是得到諸佛菩薩的甘露灌頂，也可以說自己爲自己灌頂，自己的口水都是帶甘味的。到了這地步，就不太在乎一般的飲食，因爲自己在甘露法食之中，也自然得到解脫，煩惱少了。即使心中故意想着最痛苦的事，也不起煩惱。但是雖然解脫了煩惱，可是離解脫生死還早。即使有人可以做到告訴大家自己要走了，也真的就走了，他還不算是解脫，了生死。這只是定力功夫夠了，能解脫分段生死，還沒能解脫變易生死。

學佛有三樣缺一不可的：解脫、般若、法身。要有般若成就才得真解脫，解脫圓滿了才得法身清淨。換言之，不得解脫，般若不會圓滿，法身不會清淨。而法身空性的影子都沒看到的話，也不會得般若，也不會得解脫。

這裏說，有禪定的定慧等持的甘露，以解脫的漿液滋潤自己生命。這個時候自然沒有煩惱，自然念念在淨土，淨心洗練自己，用持戒作爲抹在身上的薰香。我常說笑，作菩薩要先會抽菸，否則被人家供奉起來，燒香薰得臉都黑了，不抽菸那裏受得了。尤其中國特別喜歡燒香供佛，有句鄉下話說，「燒香不敲磬，菩薩不相信；燒香不放炮，菩薩不知道。」把菩薩講得很勢利，這都是民間迷信。

佛經上所說的香有多種，有燒香、塗香、末香、薰香等等。我們這個禪堂，平常很少燒香，用一種噴的檀香代替。燒香會染污空氣，燒得太多鄰居還會出面去告你，其實真正供養佛菩薩，用心香最好。得定的人，戒律自然清淨，這就已經供了香了，這就是心香。所謂心香一瓣，你在佛前一站，兩手合掌禮拜，心中一念清淨，就是禮拜，是真正的香供養。若你禮拜下去，心中還有一點煩惱，就是不乾淨的禮拜。真正禮拜，心中無所求，無所念，無我相，也無禮拜之相，就是心香供養。所以爲什麼上香供佛要上三枝呢？三枝就代表了戒香、定香、慧香。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降伏四種魔，勝旛建道場。」剛纔講到了心香一瓣，要怎麼成就呢？非修定不可。所以戒定慧，定在中間。真得定了，不要講戒了。得定了，既不散亂又不昏沈，就無戒可犯，那是真守戒了，是性戒，自性清淨爲戒。起心動念如還會有煩惱妄想，縱然守戒，守的也是不乾淨的戒。雖然不乾淨的戒也是有功德的，但是守得痛苦，因爲是用壓制的。這功德不是道唸的功德，有道唸的人，對於聲色犬馬、錢財富貴是不動心的，看見了等於沒看見，用不着壓制心念，看黃金與狗屎一樣。

五代的詩人杜荀鶴，是杜甫的後代，他寫過一首詩：

利門名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名與利都是沒有憑據的，一般人都在追求。生命短暫，就算活了百歲，也只像是風中的燭火。只怕出家也不能了此心，若能了心，天下人都輸給出家人了。

經中這一句偈子是說，能夠摧滅了煩惱之賊，可以得羅漢果位，是大勇士，超越一切，可以降伏四魔（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建立宏揚佛法的道場。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上面講到羅漢證空，定在空性。何以羅漢還是算小乘呢？因爲只見到性空，而不能起有，雖然勇健無比，放得下，但提不起；可以出世，但是不敢入世。到了大乘境界，見地不同了。雖然知道諸法不生不滅，爲了示法（就是爲尚未開悟的衆生證明佛法），而由真空生妙有，展現十方諸佛一切國土，如同日出，沒有看不見的。現代天文知識告訴我們，宇宙之中不知有多少太陽系統。同樣的，諸佛菩薩的國土，也不知有多少。在唸這一句經文的時候，不要忘了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多得很，無不現前。乃至在這桌上的洞眼中，都可能有一佛國土，這是沒有智慧功德成就的人所不能瞭解的。所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華嚴境界是重重無盡的。這本《維摩詰經》所表現的，都是真空起妙有，像一丈見方的房間，能容納三萬二千張天一樣高的座位，以及天華着身等等。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這是真講功夫了。我講一下自己的經驗給你們年輕同學參考。我在杭州的中學讀書時，交了一位和尚朋友，他拿本《金剛經》給我，一定要我念。我這個人在這方面可能與你們不同，既然朋友一定要我念，我就唸吧，而且是用最笨的方法，老老實實去唸。我那時住學校宿舍，早上一定四點起牀去操場練功夫，練完了有時再鑽回牀上，和大家一起睡到吹起牀號再起牀，就是有這麼一股傻勁。現在早上又要多個活動念《金剛經》，我就一人躲到會客室去唸，當然也不希望別人撞見，認爲我老土落伍，居然讀起佛經來了。

老實說，剛拿到《金剛經》時，我根本不明白內容，不過心裏就生歡喜，管他是般若還是菠蘿，也不去找佛學字典，就這麼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唸了下去。這樣唸到第四天，唸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我就沒有了，經典也沒有了，都空了。我覺得奇怪，就不念了，跑去找那位和尚，告訴他我把《金剛經》念跑了。他是學禪的，見了我就向我道恭喜。我說我不再念了，他也說不必唸了。

後來我又找到一位師父，問他要怎樣去學佛？他說學佛一定要發願，然後早晚作功課。我表示敲木魚誦經我做不到，他給我一本《普賢行願品》，要我早晚念，培養心願。你們學密學顯的，有沒有磕滿十萬個大頭，拜十萬次佛？每天香花水果佛前供養個三五年不斷？沒有的話，不要求通什麼氣脈。還有沒有起碼讀一萬遍《普賢行願品》？我相信你們在家出家的都沒有做到！我當年學佛可是十多年如一日，再忙也要做。即使我到現在，還是有個自己的佛堂，雖然有同學偶爾會幫我供佛，但是每次清理佛堂，我一定自己動手。

你們拜佛時還做不到無唸的拜，所以一拜下去，心中要觀想到十方三世億萬不計其數一切佛前，都有個我在禮拜供養，這都要能觀想得出來。所以說「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尤其是學密宗的，如果觀不成功，也就不要吹牛學密了，不如買瓶蜂蜜喝喝多好！

如此拜佛，拜到後來，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拜十方三世一切如來，一切如來也在合掌拜我這因地上的佛。我們現在雖然還不是佛，可是都有成佛的因，誰說我們不能成佛！如果連這樣的氣魄都沒有，那也不用學佛了。因此說「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

根據《普賢行願品》，我們供養十方諸佛，也就是供養我們自己。道理就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故。

「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大乘佛法主張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自體本空。雖然本來是空，可是起行時是修有，即空即有，即有即空，明白有是幻化的，不真實的。如果修淨土而着淨土之相，則非究竟，因爲佛土也空。因爲衆生沒有證入自性空相，所以用「有」法來教育衆生。這就是《維摩詰經》所說的大乘佛法的最高境界，不分出世與入世。

「諸有衆生類，形聲及威儀，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這句偈子對我們的見地很重要。修行的成就是證到即空即有，妙有真空的境界。用唯識的道理來講，是證到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一切衆生的形體、聲音、姿態（行、住、坐、臥是四大威儀）各個不同，現象差別很大。但是一切衆生自性的本體卻是一體的，沒有兩樣。這個「一切」的也是假名，因爲在言語上不能不這麼說，可不要真當成有具像的東西。譬如同樣是電流，通過了電燈、電視、擴音器，所表現出來的相不同。這也只是比方，我們的自性畢竟不是電。

儘管衆生各類千奇百怪不同，無畏力菩薩可以在一時之間，使他們完全呈現出來。這位菩薩的神力如此之大，但是我們都沒看過他的塑像，對不對？這要了解，佛經上菩薩的名號，代表的是他的功能，學大乘佛法的人，不應在佛菩薩名稱上着相。例如過去有些人的名字中有土、水、火等字，就很可能是因爲要彌補五行欠缺的緣故。現在比較少人這麼做了，但是又流行什麼姓名學。也有人非常信風水的，像我就不來這一套，專找所謂不好的地方去住。道理是，在德不在命，在心不在行。所以這些術數之類，你說看起來好像有關係，真有關係嗎？也不一定。懂了道理就能安之若素。

說到菩薩的名號，無畏力菩薩是哪一位？我看就是諸位，大家犯戒時好像什麼都不忌畏。有人找你幫忙出點錢，就要好好算算，怕自己不夠用，這時就成了有畏力了。有畏就有所顧慮，有所計較，有所打算，這就是凡夫。真修到無畏，就是大解脫。所以無畏力菩薩是等同虛空，在空的自性中，纔可以億萬類衆生同時呈現。瞭解這個道理，你們年輕同學學禪定，想神通，不用來問我，我不會告訴你，我也沒神通。你本來很通嘛，會自己搭車子到這裏來聽課，喫東西下去也沒有大便祕結，爲什麼還要去學鬼道？要學，可以啊！通從定發，先求定。哪一種定才發得了大通呢？見了自性真空，明心見性了，自然就是通。

我們雖然還沒有到達這境界，但是依佛所教，信受奉行，依此發願，久而久之，功德成就，自然可以到達。

「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修大乘佛道的菩薩不怕魔，也不怕邪，因爲自己精通邪魔外道。如果僅通佛事，而不通魔事，就不叫作佛。僅知有善念，不知有惡念也不叫作佛。就像有人只有在白天看得見東西，到了晚上就看不見東西，那不是健康的人。有成就的人常在一片光明中，不論什麼邪魔外道，光明一照，全都變成了佛道。所以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又譬如一把刀，醫生用來動手術救人，也可以被用來傷人。刀的本身沒有善惡之別，差別在用的動機。

諸佛菩薩要度一切衆生，善人惡人都要度。因爲要度惡人，甚至會示現魔行，這就是四攝法，用現代話來說，是教育的方法手段。攝是攝受，就是包容。再重複提一次，四攝是佈施、愛語、利行、同事。講到愛語，我小時候讀的課外讀物《增廣昔時賢文》，你們應該去讀，其中有一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句話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是：碰到人總要打個招呼嘛，不要理都不理，這是愛語的表現。另外一種解釋，是自己人生經驗豐富了以後才知道的，也要謝謝當時的先生們不願意講穿。說句笑話，這兩句話給情報工作的人來用卻很好。講到利行，就是凡有利於他人的事就去做。同事就是別人喜歡做的事，就一同去做，用這個方式引領別人，走上正途。

常見有人一定要勉強他人做事，例如找人一起去廟子燒香拜佛，別人不去就說人家業障重。換了我在年輕的時候，恐怕會揍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傷自己口德，況且是不是業障還難講。行菩薩道不應這麼做，比方你找人去聽《維摩詰經》，人家想打麻將三缺一。好！我就犧牲，陪你打牌，但是你要下個禮拜陪我去聽經。這四攝法要做到真難，我就做不到，所以我沒資格作佛教徒。有時真是累極了要休息，偏有人要來談話，如果說對不起沒時間，那犯了戒了。能忍着疲乏，陪他坐下來談，即使他不是真有需要，滿口空話，也耐心聽了，這纔是菩薩。這真難了，雖然做不到，然而心嚮往之。

這四攝法是一種誘導教育，像是在哄衆生。所以說「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瞭解這道理就會明白，真正修行不在山林中廟堂上，要在魔境中修。明代人瞿世耜詩中有句名言，我在自己詩中也借用過，註明是借句的：「欲堅道力憑魔力」，經過一次魔障，道力更堅強。我寫的下一句是「始信逃名是重名」，後來才相信原來不想名，反而變得更出名，逃名反成了求名，結果更糟，天下事有時真是逃避不了的。名和利本是魔境界，什麼是魔？沒有那種什麼三頭六臂的魔，如果真有的話，我還會覺得挺稀奇，一點不可怕。任何一點事使你沈醉，使你着迷的，都是魔。譬如我愛讀書，即使坐在書城中，也會發愁沒有新書可讀，以修道境界來講，這不也是魔嗎？

大菩薩魔佛不分，不怕魔，因爲得了智慧的解脫，「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他可以隨意成佛或成魔。其實我們也做得到，例如我們都作過人家兒女，這裏也有很多人是爲人父母的。當父母的有哪一個不愛兒女？愛的時候就是佛。有時嚴厲督促兒女向上，就成了兒女之魔。同樣地，菩薩有時會成爲衆生之魔。魔道是逆的教法，教育不一定要用善教的。等於後人講蘇東坡「嘻笑怒罵皆文章」。因爲諸佛菩薩得了方便波羅蜜成就，所以能成佛，也能成魔。

「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羣生，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講到魔，衆生有四個大魔：生魔、老魔、病魔、死魔，尤其是老病死。很多老朋友吹牛，說自己看得開，什麼也不信，什麼也不怕，但是一講起他們的身體，血壓高了，老花眼了，還是會難過的，這就是魔。學佛修道是爲了生老病死之苦，古今以來有誰了了？假如可以了老病死的話，人類早把地球佔滿了。只有成道的大阿羅漢，纔可以了生死之魔，只有了了生死，什麼老病就都談不上了。

平常人一切生活上的努力，都是爲了怕這魔境界，想逃避它、防止它而努力，可是誰也沒做到。我常跟醫生朋友們說，你們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反正沒有一樣醫藥可以把人醫好的。《增廣昔時賢文》說：「藥能醫假病，酒不解真愁。」其實只有一種病是真的，就是死病。要死的時候，不管什麼藥都醫不好。

了了老病死的大阿羅漢住在哪裏呢？住在常寂光土，不一定住在西方極樂世界。

菩薩在哪裏呢？不一定在大殿上廟子裏，但你不要聽成廟子裏沒有菩薩，你們諸位都是菩薩，而且現在菩薩最多的在殯儀館，爲什麼？他們親身示範，凡是人都有老死。有的菩薩故意顯示老的可怕，我們有些老朋友九十多歲了，過去地位高，鈔票多，現在老病無依，送進養老院還要嫌環境不好，真是痛苦。

最近有位老前輩道友過世了，給其它道友很大的刺激，心想，唉呀，某人都走了，我們趕快用功吧！這就是示老病死，成就衆生。

但是，菩薩雖然示老病死，仍然「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他非常清楚生老病死都是如夢如幻，不真實的。所謂生滅世間，一切皆如夢幻空花，他早已了生死，一切通達，沒有障礙，只不過在現象上表現生死，是一種教化的方法。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衆人有常想，照令知無常。」上面講的菩薩道境界，還是以人乘爲本的。現在開始說明心物一元，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是一體的。學佛明心見性，悟到自己的本來，是法身的成就。我們現在的肉體，有形像的是報身。山河大地物質世界，也不是與我們相對而立的，是報身的依報所依附的。研究哲學的人講心物一元，大體是講報身與依報之間的事，再進一步才談到法身本體。至於萬有一切，包括所有衆生，都是同一法身的化身。成佛的人，法報化三身一定都成就的。這就是法、報、化三身的大道理，是佛學的基本觀念。同時告訴你們，有同學發心要建叢林大廟，叢林大廟大殿之上所供的，同樣的佛像有三尊，爲什麼？那是代表法報化三身。又例如廟子的大門稱山門，也有寫爲三門的，意義不同，代表的是戒定慧。要成就三身，得先從戒定慧修起。想起過去見過的大叢林，有的真大，整個山頭都是，每天負責關門的，要騎馬一路關各殿山門，下午五點就騎馬出去關山門，回來時天都黑了。大叢林殿上供什麼佛像，供什麼位置，都是有道理的。像杭州靈隱寺，大殿上有三尊佛，轉到三尊佛的後面，就是觀音菩薩，唯有成佛了，才能真起大慈大悲，於苦海中救度衆生。用建築和佛像的佈置，把佛法的道理都說明完了，不止只是建築的藝術而已。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這句偈子。「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物理世界是靠不住的，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地球也是會毀滅的，如同我們的肉體經歷生老病死，物理世界要經歷成、住、壞、空。世界性小災難是小劫，大災難是大劫，那時地球就毀滅了。劫有分地、水、火、風，這同我們的修持也有關係。例如有同學覺得身上發熱，這不一定是病，有可能是本身火的功能發動，但你要有智能，能分得清，不要生病發燒時，卻自以爲是功夫境界，那樣功夫就倒了。

菩薩境界有時示現大劫來臨，地球都燒盡了，天地都在大火中。這個時候衆生痛苦悲嚎，有如落下了無數個原子彈。「衆人有常想」，衆生都希望這肉身長存，天地常在，要依報莊嚴，億萬年不變。實際上不可能的，一切是無常。此時菩薩用智慧光明照向衆生，幫助他們知道無常，「照令知無常」。水火這些都是生滅法，是現象，水火從哪裏來？知道了就找到了本體。

「無數億衆生，俱來請菩薩，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假定這世界乃至他方世界所有的衆生，都來請這位菩薩，這位菩薩就同一時間在每一個人的面前出現，教化他，使他心向佛道。這本事之大，能同時化身做不同的事情，多好！這不是不可能，縱然有人可能做到，還不能算是智慧成就的神通，不是真佛法境界，只是幻化。真神通是本性功能自然如此，我們每個人的前面都有一位菩薩，隨時在那裏，沒有離開過。在哪裏？在自己心中，心即是佛。瞭解心佛一體，就知道這經文並沒有扯謊。我們用空氣作例子，把經文改成：「無數億衆生，俱來請空氣，一時到其內，化令向佛道」，那你就懂了。大家鼻子一吸，空氣就來了，全體同時呼吸，各不妨礙。用光明作比方也可以，都是自性本體功能之所生。所以「無數億衆生，俱來請菩薩，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佛菩薩豈止來到衆生面前，更進入所有衆生心中，我們一念之間，自己都念念見到佛。佛在哪裏見？不用跑到山上去，就在自心之內。

## 大乘菩薩如何饒益衆生

「經書禁咒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本院同學可能常埋怨，我安排那麼多功課，什麼都要大家學，要學醫，乃至命相，當然還要打坐……怎麼有時間修行呢？我說這就是修行啊，是大乘菩薩道，樣樣都要學。「經書」不止是佛經，包括世間一切學問。「禁咒術」，包括內外道一切咒語。像道家的畫符，要用枝新的毛筆，要有硃砂，早上起來向着東方，吸幾口大氣，一口噴在筆上，沾上硃砂，然後屏着氣一筆把符畫完。道家說，不會畫符，爲鬼所笑。有時候同學非要我幫着畫個符不可，但又不好意思要我那麼慎重其事，我爲了省事就用鋼筆，甚至用原子筆畫了。我畫什麼？就寫個「南」字，請大家不要鬧下去了。

禁咒、禁術在密宗、道家叫作禁制，有功夫道力的人，把不好的事封鎖住，制伏它。在大陸上有人要傳我一個法，有人身上生瘡，他一口氣念一串咒子，用手隔空在病人瘡上一抓，再往門上或樹上一抹，那裏就流出血來，生瘡的地方就好了。你說他是魔術也好，幻術也好，那個病人真好了。他還能治骨折，不過要斬一隻雞，用雞的骨頭，在骨折地方敷些泥巴上去，兩邊用竹子一夾，念個咒，不出半日，病人就可以走路了。這一套就是禁制。這人一定要我跟他學，叫我撥一百天出來練，我哪有時間花一百天學這個！他還把一本祕笈硬塞在我口袋裏，叫我讀，可惜這本祕笈也不知道塞到哪個角落去了。

我看你們有人動唸了，想到我那兒去找出來學。不用了，你們學不會的，因爲你們同我一樣，都太聰明瞭。那種咒是什麼東方來個紅孩兒，頭戴紅纓帽，身穿大紅袍……之類的，我們不會信的。但是以一個沒讀過書的愚夫愚婦，用起來就是靈。這其中就有個道理了，究竟是符靈還是咒子靈？都不是，是心靈！是精神的力量，信了就生力量。我們這個頭腦不信，讀起來總有一絲懷疑，就沒有用了。所以文明愈進步，這套東西愈沒落。其實你們要學佛成道簡單之至，我傳你個祕訣，保證有用，要學嗎？傳給你們真可惜了，就是學「笨」！最老實的，說信就信了，大丈夫嘛！這就成功了。所以《華嚴經》告訴我們「信爲道源功德母」，諸佛菩薩一切法門只有一個字，唯信能入，你一信就進去了。所以一切宗教都強調這一點，信就得救，錯不了。有的同學一邊學着修，還跑來問我這法門對他靈不靈？一開口問這句話，就該打三百板，他已經沒信心了，何必問呢？何必修呢？都是妄作聰明。

其實不只是學佛，世界上一切事情也是如此，你看成功的企業家，他就是信，一頭栽下去就做下去了。可是我們這些聰明人做不到，所以不會成功。

「工巧諸技藝」，這包括的就多了，化學、物理、計算機、水電、木工……你什麼都要學，一切學問都要會。「盡現行此事」，每一樣東西學到了家都可以入道。學菩薩道的人，爲什麼要學那麼多學問技藝？爲了要「饒益諸羣生」，不是爲自己，是爲了幫助別人，解決人家的困難。這也是大乘與小乘的分別所在。在座受過比丘、比丘尼戒的就知道，什麼看相算命、術數等，在小乘戒律都禁止的。到了大乘戒律，這些不但不犯戒，還是功德。有衝突嗎？沒有的，大乘道是大人之用心也。真是大人，就是前面講過的：「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小乘的戒律是防止性的、消極性的，要避免爲惡。大乘菩薩道則不然，縱然是魔事都敢做，這要多大的氣魄、多大的願力、多大的能力！因此，大人者能成其大事，若是小人，做些小事就好了，不要好高騖遠。

所以我要你們同學去學醫，救人最方便，能爲人解除痛苦，起碼總該會鍼灸，萬一將來到了貧苦地區，既沒有好的醫療設施，病人也沒錢買藥，你隨身帶着一包針，能幫人減輕些痛苦，不是功德無量嗎？但有的同學今天發心學醫，明天學相術，後天又學個什麼，最後只學會了睡覺，做的都是空事。以大乘來講，就是犯戒了，發心不真實！是兒戲，自欺欺人，小心得不好的果報。

「世間衆道法，悉於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這更難了，要到各宗教團體去出家，現在世界五大宗教起碼都要入門。真正佛教從來不排斥其它宗教，還包容所有宗教。目前世界上有上百種宗教，有的很邪的。但是就算是邪，也是道，也是路，雖然一時走歪，還可以走回正路。旁門也是門，左道也是道，不過是可憐走迂迴了。主要的五大教都是使人爲善，教人做好事的，至於最高的道理對不對，那個我們不談。《維摩詰經》這裏講大乘菩薩就有這個氣魄，即使是邪教也加入他們，爲什麼？就在他們當中教化，引導他們走上正途。但是你自己要能夠不被外道迷住而墮落，才做得到。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衆毒。」上面講過心物一元，菩薩在哪裏？你們喫素的小心，那青菜就是菩薩的肉，是真的，心物一元，你不要以爲自己沒有殺生。你喫的魚、肉，盡是菩薩的肉，不過你不知者無過，他正是要你喫，吃了他幫你入正道。所以大乘菩薩道的人，有時候現身作太陽、作月亮、作天人。有時候成爲色界天大自在天主，一身白衣，也就是基督教所講的天主。有時候轉生作世間的帝王，所以《華嚴經》說大魔王與治世帝王、太平盛世的帝王，都是十地以上的菩薩投胎轉生的。善王好作，魔王難當，沒有那個功德和氣魄，談何容易！

或者有時候化成大地，化成水、風、火，變成了物質。我們人活在世上，這四樣一個不能少的。甚至於到劫數來了，各種怪病就多。這話我說過無數次，十九世紀威脅人類的是肺病，二十世紀是癌症，二十一世紀是精神病，現在已經開始見到很多精神病人。等科學更發達了，又會有什麼怪病，還不知道。佛說等到這個世界快要毀滅的末劫時代，連草木都可以殺人。現在農作物的農藥灑多了，我們喫的果菜都可能會慢慢殺人的。這個時候菩薩化身來了，就現身化作草藥，你服下去，病就好了。看了這經典，真令人感嘆，菩薩這樣的行爲，我們怎麼做得到！他心願多大啊！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先救彼飢渴，卻以法語人。」到了有饑荒之劫的時候，菩薩化身變成飲食，供養一切衆生，先解決飢渴的問題，再以佛法教化衆生。

「劫中有刀兵，爲之起慈悲，化彼諸衆生，令住無諍地。」到了有戰爭的劫難，菩薩就起慈悲，化身來消弭戰爭。常有人問我，現在世間這麼亂，諸佛菩薩和上帝怎麼不來？我就說，諸佛菩薩和上帝被關起來了，被誰關起來了？大勢至菩薩。這是定業的問題，明代的蒼雪大師說過，「佛也此時難救世」，佛到了某個時候，也無力救這個世界，因爲世界的衆生一定要受劫難果報。諸佛菩薩和上帝也束手無策，要這個劫難轉過來就好。但是，不要說世界歷史，中國歷史中好幾次在劫難中，有好幾位高僧像鄧隱峯和尚，在兵馬交鋒的時候，他在雙方頭上飛錫而過，下面的人看了都跪下來，受感化而自動退兵。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碰上有大的戰爭，菩薩就現出無比巨大的金剛之身，站在敵對兩邊的中間，可以降伏雙方，帶來和平。你說真有這境界嗎？很難說的。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輒往到於彼，勉濟其苦惱。」文字很容易懂，就不用翻譯了。這等於是《普賢行願品》的願力，是學大乘菩薩道都應該有的願力，不只限於地藏王菩薩。一切學大乘的人，都要發願到最苦難的地方去度衆生。我認爲這已經變成學佛的人的口頭禪了，實際行爲卻是逃避苦難，專挑清靜的地方去，只住沒人打擾的地方。完全違反了大乘的原則。另外，我覺得學佛的人，也把發願兩個字變成了口頭禪，好像嘴中講過要發什麼願，就有交待了。這種願都是空發的。讀了《維摩詰經》這一句偈，要起慚愧的心了。

再說，經典中所描述的地獄，還不算太可怕，其實人世間到處有地獄，比經典中的地獄還要可怕！你看人間一切的苦難，都是果報。例如，你去到醫院，不用去手術室，即使在頭等病房中，就算地位再高、財產再多的人，還是要受果報的。再看自己本身生老病死的遭遇，都是像地獄般的痛苦。學大乘菩薩道的人，對苦難中的衆生，能夠有一分力量幫助別人，就應該去做。我們看學道的朋友們，遇到有人需要幫忙時就逃避，甚至會非常狠心地說，那是假的，不要理。這種心理和行爲，可能比不學道的人還要糟，真應該深深反省。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皆現生於彼，爲之作利益。」釋迦牟尼佛講過他以身飼虎的本事（也有經典翻成本生），他在多劫以前修行時，看見老虎餓了，就捨身喂虎。在經典之外，真有人做這種事的。我在峨嵋山認識一個人，他原來是位郵政局長，忽然出家了，出家後沒有受戒，也不去山上的大廟，他找了個非常小的廟中的出家人當師父，每日打坐唸佛。那個廟子環境很差，到了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他卻只穿條短褲打坐，對蚊子佈施。我起初覺得反感，他當年還是交通大學畢業，地位也不錯，怎麼思想還是這樣落伍？養蚊子幹什麼？不是在培養害蟲嗎？去見他時真快認不出人了，一臉的紅點。我就消遣他說，老兄喂蚊子之樂，樂乎？他笑笑，念句阿彌陀佛，不回答。我們好多人在場都問他、勸他，他始終一句阿彌陀佛。最後我說，算了，人各有志，只是不曉得蚊子覺得我們這位朋友的肉是酸是甜。他仍然是阿彌陀佛。我們從小廟辭出時，內心非常感嘆，他畢竟不是個普通的迷信的人，當年大學畢業生的文化程度很高的，與你們現在的大學生不一樣。他地位也可以，又不是盲目出家。過了三個月傳來消息，他進了醫院了。原來他被蚊子咬得發病了，情況很嚴重，卻不肯走，被幾個朋友硬是架到醫院去的。在醫院中他還說很懷念蚊子，他不在廟子中，不知道蚊子會不會餓死。這不是笑話，是我親自看到的真人真事，講到這個偈子想到他。至於他的行爲對不對，我不願意批評，但是他的願力是真的，值得向他頂禮膜拜。而且據我所知，他被蚊子咬時會對蚊子說，阿彌陀佛，你們吃了我的血，快快超生吧，將來不要再變蚊子了。這結的善因緣和造的功德，真不知有多大。假如今天不是因爲講到《維摩詰經》這一句偈子，這件幾十年前的事情我早忘了。我講出來可不是鼓勵你們去喂蚊子，這要特別交待清楚。

唸到這一句偈子，講到畜生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去喫別的生命，我們要自己反省，人類也是一樣的，我們統統喫，尤其喫畜生。人的行爲不見得比畜生可愛，這又想到這裏山中十八羅漢洞的那位法師，他洞外的懸崖下有一條大蟒蛇，常與法師爲伍。法師說起第一次遇到這蛇之時，心中初時很怕，本想逃跑，後來一想，如果蛇要傷他要喫他，就佈施蛇吧，這麼一念就不怕了，就坐着不動。大蛇在他身上游動卻沒傷害他。以後法師打坐時，也會在法師身上爬過，相安無事。我聽了就對法師說，還好你當時沒動，否則搞不好蛇反而會咬你。再者，你當時的心念平和，如果動了殺機的話，動物本能就會感應到，對方的殺念就會起來的。

所以人類是有獸性，畜生道就在人身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有時起心動念連畜生都不如。喫葷的朋友要注意，你的所爲不就是畜生相食嗎？算不定喫到菩薩肉了，你覺得好喫，這些賬都會記下來的。所以菩薩道之難行，有時候真是不敢看經典，我們哪裏能算學佛？就算剛纔講的那位法師，如果蟒蛇來舔你，你定得了嗎？

「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令魔心憒亂，不能得其便。」在家人學佛是在五欲境界中修行，維摩居士比喻是在火中生蓮。火裏不會長蓮花，蓮花是生在水中的，這是代表修持功夫，密宗就有火中生蓮的特殊修法。世上五欲都是火，尤其是人慾的笑視交抱觸（小五欲），代表男女之慾，更是火。宋代的名儒朱熹，他對後代的文化影響非常大，宋元明的讀書人，一定要根據他的註釋作文章，否則考不上功名。但是我對朱熹的評價是正反面各一半，在我的《論語別裁》中，好多地方反對他的註解，雖然不好意思痛罵。他對中國文化究竟是功還是過，是個問題，他個人的品德當然很好，這我是佩服的。他當年有個年長的朋友下放到嶺南，多年之後得到平反回來，卻娶了個年輕女子，朱熹很不以爲然，寫了首詩送給朋友：

十年浮海一身輕乍睹梨渦倍有情

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這首詩我們在前面也引用過，要注意的是後面兩句，「欲」這一關難過啊！欲不單是男女之慾而已，譬如色慾和情慾就不同，色慾是看到異性受吸引，但是這個色，什麼纔是漂亮是沒有標準的。情慾比色慾嚴重，情慾不是被色引起，是由感情引起的。色慾難了，但相對還比較容易了，修持功夫夠了，就可以了色慾，可是情慾是更難了。

我們生命在欲界中，在欲界中修行，就是在五欲中修。五欲就是火坑，在火坑中修行談何容易！「幾人到此誤平生」，不止男女之慾，各種引誘你起煩惱、起貪嗔癡的，沒有哪一樣不是欲。即使修道人貪圖山林清靜環境修道，也是欲，因爲離開清靜就不行了。欲讓你貪着清靜，到了執迷，非這個不可，已經是癡了，到了鬧市就起了厭惡之心，又犯了嗔了。

但是如果五欲當中都不敢去，五欲的關都過不去，你修什麼大乘佛法？維摩居士講，大乘菩薩要「示受於五欲」，他自己是現居士身，與五欲接觸，「亦復現行禪」，可是在五欲中也示現給世人看，他還能在其中修行得定。五欲中到處是魔境界，大乘菩薩在五欲中修行，不但沒有被魔住，反而磨到了魔，「令魔心憒亂」。魔的心都亂了，「不能得其便」，起不了魔障。

這裏問題來了，魔還會心亂嗎？魔的心理本來是亂的，所以擾亂別人也擾亂自己。給人家煩惱痛苦，也給自己煩惱痛苦的就是魔。但是行菩薩道的人卻可以成爲魔之魔，能作魔之魔的，就是佛。所以這裏沒有明確的講，就是魔佛一體。禪宗祖師常批評弟子只能成佛，不能成魔。所以只能作二乘道的善知識，不足以作大乘道的善知識。大乘菩薩是既能成佛又能成魔，魔佛道中都是他的蓮花世界，這纔是菩提道的正果。

瞭解這個道理，就曉得真正大乘道是要在五濁世界、五欲中去修，面對現實地去修。而且面對現實連跳出來都不用，如果還要跳，就已經不是大乘菩薩了，大乘菩薩就坐在五欲當中，把它變成淨土。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這是跟着上面的一句，讚歎大乘菩薩在五欲中修行成就。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真正大乘菩薩，如不在五欲中修，絕對不會成就的。這其中的道理，需要專題研究，我們在此就不再發揮了。你們有些人，或者馬上會想到密宗的雙身修法，那還不是這個，雙身修法只是低層欲界中的修法。還有高層欲界的修法，修到慾念能夠化，化不是離，化出來了纔是火中生蓮華，這是《維摩詰經》的比方。

這幾年受西藏密教流行的影響，有些同學修習密宗，就跑來問我關於拙火的事。拙火是由瑜珈翻譯來的，拙就是笨，拙火就是笨火。那是不是還有個靈火？不是的，我們生命本身有一股力量，拙火是在我們這個肉身報體上的力量，它一輩子沒有發動，人死了就沒有了，所以說它笨拙。瑜珈有時畫一條靈蛇，潛伏盤據在我們身體的海底輪，沒有經過修持，這靈蛇永遠不發動。瑜珈術形容它是條蛇，不是真有條蛇在身上，所以也有翻譯成靈能，這比較進步。靈能一發動，非得定不可。你們學密宗的想打開身上三脈七輪，靈能不發動是打不開的。學禪的人開悟的話，心輪就開了。心輪有八條粗脈，細的不算，所以說心輪是八葉蓮花。悟道了就意解心開，或說是脈解心開。悟道了一定靈能發動，中脈通了。又一種翻譯叫靈力，那更好。一邊翻成拙，另一邊翻成靈，只是譯法不同，因爲密宗流行，就把大家搞胡塗了。但是我講的這種密宗還不是黃教、紅教、花教，所謂甘珠派、寧瑪派這些。

那麼這拙火、靈力、靈能，在我們的修持上也有嗎？絕對有的。那麼密宗不同於顯教嗎？絕對相同，否則不叫佛法了。那拙火在顯教叫什麼？就是四加行的暖，得暖。修密宗的認爲拙火發動了，丹田之下海底之上，就應該發燙了吧？很多人來到我這裏，態度傲慢，說自己拙火已發動了，我只笑笑說好。這個好不是讚許，是我不下論斷的回答方式。後來有位委員身份的多年老友，告訴我也修習密宗，拙火發了，下腹暖暖的，頗爲自得。因爲他是老友，我只好直說，這是病，不是真拙火，要他最好去醫院檢查一下。他一聽大爲光火，但是最後果然病發，全身發熱，醫生均檢查不出病因，只好來問我究竟是什麼病，我說是骨蒸。他怕熱，到了最冷天的時候，連一條薄的被單也蓋不住，換了別人，那一定吹牛功夫有多好了。

真正的拙火發動得暖是什麼呢？就是三昧真火。什麼是真火？這就要教理通達纔行。《楞嚴經》告訴過你：「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起徧世間，寧有方所。」它沒有固定的位置，你一定說它在丹田之下就完了。等於常有人來問我氣脈的事，我不勝其煩，身體好像是個皮袋，裏面都通的，外表有九個孔。你吸口氣下去，能說這口氣停在皮袋的中間嗎？你給橡皮球打氣，能控制氣只停在皮球中心嗎？能做得到嗎？氣進去了是周徧的，如果你感到丹田那邊聚成一塊，對不起，很可能有腸癌！三昧真火也是如此，火也只是形容詞。你愈是念頭空了，三昧真火愈發得起來。發起來如何呢？寒暑不侵，冷了不怕，熱了也不怕。這是真的，是生命的本能，這是三昧火。

真火就不同了，真火發起來有沒有發熱的火光呢？有，你定力夠了，到四禪八定成就了，到了那一天，與世界的因緣盡了，像經典寫的一些大阿羅漢，要走時一定，自己發起三昧真火把身體燒化掉。後世人何以做不到呢？這就要說到了大乘佛法興起後，大家不在四禪八定切實下功夫，所以三昧真火發不起來。

在教理上說四加行的「暖」，是把煩惱習氣轉化了，也通。但是按實際修持功夫來講，暖是三昧真火發起了。怕熱，發燒都不是的。我這是很誠懇地告訴諸位，但我是一介凡夫，只是把所知有限的道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貢獻出來。你平時單獨找我談這些，我實在沒有時間一一答覆這些閒話，今天講到火中生蓮，順便一提。

定力夠了，四大就能轉了，到那時靈明之中因緣熟了，要走了，念頭一動，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在空性中一念起，四大的火大一加強，就走了，哪裏還需要送去火葬。

所以火中生蓮的境界確實是有的，要真做到了空，真空生妙有，四禪八定功夫到了纔有。我很注重四禪八定，不要盡是參話頭，玩弄機鋒轉語，不管你走佛法什麼宗派，沒有禪定基礎，什麼也不用談。你到了這境界，豈止生蓮而已，觀想虛空法界都是蓮花。而且不止是意識的觀想，而是阿賴耶識的動念，那就變成事實了，真可以讓一切衆生都看到蓮花充滿虛空，那是風大的功能。你去學密宗，就是學死了也得不到密訣，我把密訣告訴你，是心風得自在，心息得自在者，一念觀想就成真實。你再問，怎麼樣能心風得自在？我只好說，等哪一天我怎麼怎麼了再告訴你吧，不要着急。你們有幾位學密宗的小青年，要特別注意我這幾句話，不要去盲目亂練了！

維摩居士說，「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他說火中生蓮華是希有，而不是沒有。所以語帶雙關的說「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在欲的境界裏修禪定，也是同樣地希有難得。

「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大乘菩薩化身示現爲淫女，就是在聲色場所中的女性，以男女之慾引導好色之人，慢慢引導他入佛道。我們看《維摩詰經》很先進，這樣提出來。《華嚴經》中也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中一位菩薩，大善知識，就是淫女。這個道理也是延續火中生蓮華而來的，也就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大願，「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這段偈子也可以說成「應以淫女身得度者，即現淫女身而爲說法」，也補充了《普門品》之不足，因爲《普門品》只說了三十二應身，其實還有百千億的無量應化。

讀了這個偈子就明白，大乘菩薩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年輕的同學特別要注意，就是千萬不要輕視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衆生。即使這個人現在或過去是淫女，也不要看不起她。所以彌勒菩薩戒的第一條是「自贊毀他」，輕視人就犯了這條戒。我對同學們說過，真正的菩薩戒絕對禁傲慢，要絕對謙虛，因爲謙虛到了極點，反而是無上的崇高。不輕視任何衆生，這是何等的謙虛啊！這也就是菩薩道。不要因爲學了佛法，就看這個行爲不對，那個行爲不合佛法，都看不慣，這就犯了根本戒，是沒有資格學佛的。

我們看到別人做了世俗中認爲是低下的工作，你怎麼知道不是菩薩在火中生蓮華，在度人？你輕視他，你就造了惡業。如果他不是，那更值得我們同情他的墮落，就更不應該輕視他。

前面這三個偈子是相連貫的。接下來的又是一轉。

## 大乘菩薩的應化

「或爲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佑利衆生。」這是講入世的，講大乘菩薩的各種應化身不同，隨處都是佛道。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在家世間法中，處處有菩薩境界的人，處處有菩薩修行的人，這同三十二應身是一樣道理。「邑中主」是都邑地區的領導人，「商人導」，拿現在話說是資本家、企業家、或者是經濟學者。「國師」是帝王之師，「大臣」是高級幹部。所以菩薩到處都有，各行各業中都有。

「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前面四句偈子講權位，這四句講財勢。大菩薩是要發財的，你們同學最好多發財，最好是像明朝大財主沈萬三那麼有錢，連開國皇帝朱元璋都會妒忌，說他富可敵國，不過他終究被朱元璋沒收了財產，下放到雲南餓死了。講到這裏，想起四十年前，我和我的袁老師意見不同就在這裏。我老師認爲，弘揚佛法還是要走傳統的路子，要帝王、王者、大臣、居士發心，纔可以振興。我說時代不同了，今後文化和佛法的弘揚，要建立在平民基礎上，推動的力量，不能也不是靠帝王或國家領導的權位，而是靠資本家的錢財。幾十年下來，看起來好像還是我的意見對了。然後我還跟我老師提出另一個相反看法，在今後的社會，弘揚佛法不那麼簡單了，要真行菩薩道，就得一手拿佛經，另一手抓只老鼠。爲什麼抓老鼠？密宗的財神手中都抓着老鼠。要一手佈施錢財，一手佈施佛法，就是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才能弘揚得開。後世的年輕人學佛，是要有錢供給他纔來，要不然他來學你這個幹什麼？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兩個相等的力量，代表着未來衆生的兩個心理，他眼睛看着佛像，也看着後面的鈔票。是啊！我看阿彌陀佛頂上有點紅紅的，好像就是這東西。所以要財法二施才能行，這也意味着未來濁世衆生的業力之重，之可怕。這意見對不對，由諸位評斷吧。

維摩居士在這裏講，真要弘法度衆生，大菩薩有時現身成大富人，財法都平等佈施，使貧窮的人受到幫助，勸導他們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爲現大力士，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貢高在佛經上比較少見到，祖師的語錄中常用。什麼叫貢高？貢是形容詞，同拱。貢高是自以爲了不起。《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人要做到虛心實腹，這有好幾層意思。依禪定功夫來說，虛心是沒有雜念，頭腦和心臟部位沒有雜念。實腹是禪定三禪境界的氣住脈停，道家所謂的三丹田充滿（頭腦是上丹田，心口是中丹田，小腹是下丹田）。另一個道理，思想空靈，只要飯喫得飽，沒別的要求，這是凡夫的世間法。與虛心實腹相反的，是禪宗祖師罵人的話「空腹高心」，說人氣往上提，思想不定，多心懷疑，搬弄是非，心氣浮在上面，三丹田空空的，定不住。

我慢，憍和慢是佛學名詞，佛經的原文是「憍」，後世用的「驕」是將錯就錯，憍是心憍，同馬沒有關係。憍是人眼睛往上望，目中無人。慢不同，是內心的傲慢，外表看不出來，儘管嘴上說人家好，內心覺得還是自己好。憍和慢兩種不同，表現於外在的，外形的氣勢態度是憍，而內在的是慢。讀書要注意，爲什麼這裏不說衆生心憍慢，而說我心憍慢？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是一字不苟的，凡是憍慢的人一定是我見重，所以是我心憍慢。

如果有貢高我慢的人，菩薩要教化他，就現金剛大士之身，威攝憍慢的人，使他迴心無上道，這是逆化而不是順化的手段。這就想到中國歷史中有許多俠義之人，孔子沒有說他們，但司馬遷寫《史記》，特別爲他們列傳，非常之推崇。俠客不是太保流氓，用刀子捅人，這不是俠客行爲。因爲天下有許多事情，道德解決不了，法律解決不了，阿彌陀佛沒得辦法，觀世音菩薩來也只好掉眼淚。只有俠客來了，格老子，我拳頭大，你這種作法我就拿下你的腦袋。好了，問題解決了。

「其有恐懼衆，居前而慰安，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這也是俠義道，同前面兩個偈子連成一氣。佈施有三種，財施，是外佈施；法施，是內佈施；無畏佈施，沒有幾人做得到，就是這裏所說的無畏。你要做無畏佈施，自己先要有大乘菩薩的氣派，有些同學聽到個鬼字，就嚇得比老鼠還不如，你怎麼佈施無畏啊？

我們講這個長偈已經很久了，現在再重提一下，《維摩詰經》的中心是講大乘佛法不離世間，不論出世、入世，在家、出家，只有一乘道，沒有三乘，也沒有五乘。《法華經》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所謂的三乘或五乘的分法，都是方便的法門。《華嚴經》把這些道理說得更完備。這個偈子所講的是全套的佛法，如何不離世間修行，直到出世間的成就。現在繼續下去。

「或現離淫慾，爲五通仙人，開導諸羣生，令住戒忍慈。」一般人學佛學道，最有興趣的就是神通，因此很多人得了神經。還有的人搞成一臉烏氣，說自己看到了什麼，耳朵聽到了什麼，以爲這就是神通，都不是的。但這些事有沒有靈呢？有時有的。小事非常靈，大事保證不準，因爲非正神通也。神通的生起有修通、報通、依通、鬼通、妖通五種。因爲修行做功夫，走戒定慧的路子而得的神通是修通。因爲過去多生累劫的修行，這一生生來就帶來的神通是報通。

你們年輕人接觸的人不多，我有三句口號，是把古人的兩句加上一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一萬個朋友。」做到了或許對人生能有些瞭解。因此我各種朋友很多，我的一生像是接待員，專門陪人談話，那很痛苦的，躲人也躲不開。有時煩起來溜到一個地方關門不見客，不到三個月，又是賓客盈門。譬如我剛來臺灣時，住在基隆的一間旅館中，晝夜不出房門一步，三個月下來，我房間的房門晝夜都是開的，訪客不斷。

我因爲交友多了，看得人多。有位前輩的畫家朋友，他天生是鬼眼通，他不用翻什麼眼珠、瞇眼睛的怪相，隨時可以看見鬼。他說鬼有什麼稀奇？走在街上到處都是，有時還從我們的肚子穿過去，愈鬧熱的地方鬼愈多，冷靜的地方反而少。我們跟他去別人家中作客時，就先警告他不要亂看，他如果老朝着那邊看，那邊一定有東西。有時他還會講，這個穿着清朝的衣服，那個大概是這家人的祖先，還坐在客廳中。你說聽了能不讓人毛骨悚然？不過他有一個好處，那時躲日本人空襲，我們就跟着他躲，他看到哪邊無頭鬼多了，那邊就可能會落炸彈。只要跟着他跑就沒事。他雖不研究佛學，講鬼的情形和佛經上說的一樣。這就是報通。

另外有一位過去的朋友，他曾經是個軍閥，後來當過省主席、總司令，地位很高。他有一次悄悄告訴我，眼通是真有其事的，他自小就可以看見空中有很多人在走路，而且空中的人很少穿現代的服裝，腳下也不是踩着雲。但是他到了結婚那一天就看不見了，這就是問題，所以修通要由修行戒定慧而來，淫是破戒的。

鬼通是有靈鬼附在有鬼通的人的意識上，而他自己不知道，還自以爲是得了道。這一類的人很多，我有一位老朋友，他什麼都會，聽到哪裏有人看相有神通的，他就去看。如果說的都對，他就心中念「唵嘛呢叭咪吽」，那人就實時不靈了，只好對他說，老先生，我不看你了。這就是鬼通。

妖是佛經上稱非人之類，無色無相。他附在人身上就是妖通，妖通比鬼通的力量大，但都靠不住，你不要信。

真神通是諸佛菩薩、大阿羅漢明心見性之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大智慧的成就。

神通的種類有五種，是佛法與外道都有的共法。五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不論練任何功夫，得定了，或者會得一通，最高的可以得五通。通從定發，你不要認爲打坐就是定，打坐是準備修定的基礎。有了天眼通之後，天耳通就跟着來了。天眼通和天耳通是一種，他心通和宿命通又是一種。有他心通的人，你心裏在想什麼他都知道，而且不止你一個人，好幾個人的念頭他都知道。再高層次的神通，連佛在說法都聽到，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已經悟道了，這和悟道是兩回事。宿命通是前生的事都瞭解，知道自己這一世是什麼因果而成爲這樣子的。

我朋友當中有宿命通的也有好幾位，有一位老前輩朋友生於清朝末年，文章學問都好，也寫得一筆歐體字。我們都只知道他前生是宋朝歐陽修，但是他說自己這一生的前生最差，是一條狗。不過只作了兩個月的狗，他就自己生氣，氣死了。他還說，變狗的時候看到大便都覺得是香的，挺誘惑的。

神足通是最難的，你們看的《密勒日巴尊者傳》，過去翻成《木訥記》，因爲密勒日巴祖師就是木訥祖師，既翻了音，又形容他老實誠懇的樣子。密勒日巴最後修成了不是在空中飛嗎？這就是神足通。

佛法除了這五通還有一個第六通：漏盡通，這是不共法，外道可以修成五通仙人，但無法修到漏盡通，如果修到了，他就證得大阿羅漢果了。漏盡通是六根不漏，不來也不去，見思惑煩惱頓斷，一念不生，念念無生，是智慧的成就，就是悟道。

修五通的第一要求是離欲，所以比丘、比丘尼戒第一條要戒淫。廣義的欲包括一切的貪嗔癡，狹義的欲只兩樣東西：飲食、男女。孔子也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界衆生的生命就這麼來的。告子也說：「食色性也」。要想得定，必須從生命起頭的飲食男女而來，如何能在欲中離欲？這就是前面所講的，如「火中生蓮」，是很難的。因此在家修行就特別難，要加好幾倍的功力纔行。

真想修到五神通，除了要修到戒定現前，還要修到慈。守戒很嚴，如果沒有慈心配合，還不是戒。爲什麼？戒律講求規規矩矩，持戒的人，看人家不嚴謹，往往就會動嗔念。講道德的人往往嗔心重，把善惡是非分得很清楚，其實是大嗔心。你說那不要分別善惡是非好了，那又成了大胡塗蛋、大癡人。所以得定必須持戒，而持戒必須配上慈忍，定力成就才能證得五通。這還沒有證得菩提，因爲神通不是道。所以菩薩戒不準表現神通。除非他馬上要走了，那可以玩一下神通，給世界上的人見識一下，證明佛法是真的。爲什麼不準現神通呢？因爲會把衆生搞迷糊了，以爲神通是道。神通最容易迷人，等於我們迷上了鈔票，以爲鈔票就是財富。金錢只是財富的一種工具，真正的富有並不在錢多。

所以，有了五神通，是非善惡太清楚而沒有慈忍，不能容衆，就會成爲阿修羅，天人都作不成。阿修羅就是嗔心重，就是魔。男的阿修羅嗔心重，女的阿修羅癡念重，情癡得要死。不過也不要看不起阿修羅，阿修羅還是很有福報的，他和天人一個是仁慈和藹，一個是嗔心癡念重。天、阿修羅、人還算是上三道，佛教有許多護法的大神，都是阿修羅，他也不是一天到晚發脾氣，有時是很有善心的。你得罪他，他就發脾氣了。可是菩薩不同，不論你對他如何，他始終都是好好對你。

所以維摩居士教化人，不是隻用一種方式，是看人的根器而定。對於想成爲五通仙人的，他就現離淫慾相，以此開導衆生，使他立於戒、忍、慈。忍辱不是說忍受侮辱，你不要曲解，我們在前面也說過了。你買了獎券不中獎，後悔白花了錢，就是不能忍辱。一切不如意就是辱。修定時起了妄念，能切斷它就是忍。中國老話說「慧劍斬情絲」、「提得起，放得下」都是忍辱。

這一句偈子透露了一個消息，你想修神通的話，就要修戒、忍、慈，能離淫慾得五神通正定，就成爲仙道。仙道不容易的，修成了要去哪裏，心念一動就去了。

「見須供事者，現爲作僮僕，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幫忙別人就是供養。只供養佛菩薩，而不供養衆生，也犯了戒，犯了拍馬屁戒。學佛有這種心理就不對了。所以，看到有人需要幫忙，就現身作僮僕去幫忙。別人自然高興，也可勸他學佛，是教育誘導的方法之一。我經常鼓勵青年朋友去教書，真教育家要犧牲自己，是很痛苦的，與職業教書匠不一樣。我難道不想在家睡覺，爲什麼到這裏來和你們賣弄嘴皮子？就是因爲這是個責任，不是針對任何一個人的責任，只要是應該做的，再累都要做。

「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行菩薩道的人，不論出家、在家，出世、入世都一樣，看他的需要，引導他進入佛道。做好事也需要智慧，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都要靠般若，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很不容易，我們一般只講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度人就是教化人，你度人要使他到哪裏去？是要影響他，要教化他人就要有善巧，要懂得方法，才使他能得到滿足。

「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衆。」現在這長偈子快要到作結論的時候了。我們在上面講了好幾個禮拜，接下來的內容，是講學佛就要這個樣子，這個「道」不是菩提道，是講各種原則。各種的道、各種的法門無量無邊，大乘菩薩道所定的路，所應該做的事，是無邊無涯，沒有一定的範圍。你說非要怎麼樣纔是佛道，就已經不是佛法了，佛法是圓融無礙的。所以說「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

總而言之，學佛不是迷信，也不是修一切善法之功德。功德是修佛道必備的資糧，成就是由智慧而來。因此更具備無邊無際的智能，要善巧應用各種的方法，才能使脫無數衆生。

「假令一切佛，於無量億劫，讚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縱使讓一切佛（還不是菩薩），經過無量劫數，讚歎一個大乘道的菩薩如何度人的功德，都是說不盡的。前天有位朋友打電話問我，他要送一份禮給泰國國王，準備了一尊名貴的觀音菩薩像，但是又擔心泰國是小乘佛教的國家，可能不合適。我說送觀音菩薩在東南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他先數一下菩薩像有幾隻手，他先算十六隻，後來再數一次，是十八隻。我說，你搞錯了，這應該是準提菩薩像，不是觀音菩薩。我當時正在開會，沒法和他細說。到了晚上，他到我家裏，我正巧有一本剛買的五百羅漢像，就順手交給他，用這個送泰王好了。再一想，這樣的禮怕太薄了，就又找了一本中文的《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等於恭維一下泰王是仁王。這樣一配，剛好。

就是這麼樣的一樁小事，也要應用智能。學佛不要學成漿糊，整天昏頭昏腦的誦經拜佛，那些只是佛法的加行而已。真正的佛法在世間，你講話、作人、處世，沒有哪一點不要用心，沒有哪一點不要盡心而爲，都要用到善巧方便。《維摩詰經》說「如是道無量」，你們每天念「法門無量誓願學」，外道魔道你都應該要學、要會，你才能教化外道、教化魔。大乘菩薩道是不要走上一條窄路。

「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因此維摩居士講了那麼長的偈子，他下結論說，誰聽了這樣的道理，還不發菩提心的話，那真是不像人了。你寫信給父母要自稱不肖，千萬不要寫成不孝，那是父母親去世了的人的自稱。自稱不肖是形容自己沒有父母親那麼好，不配作他們子女之意。你寫信給老師也可以自稱不肖生。《維摩詰經》這裏寫不肖人，就是說不像人，那不像人像什麼？就不用答了。這種人也是冥頑無智慧的可憐人，對他要起慈悲，並不是放棄他。

這個長偈到此結束，這是《維摩詰經》的中心所在，要多注意。另外，我講這個《維摩詰經》拖得太長，亂七八糟的東西講得很多，把修行和各方面的知識介紹給大家。現在趁這個機會回顧一下。

## 講述《維摩詰經》回顧

《維摩詰經》是本很有意思的經典，很有意思這話不對，還不足以形容，應該說，這本經是真正的大乘佛法，是在世間法中成就的佛法。有兩部佛經對中國的佛法影響最大，一部是《維摩詰經》，一部是《法華經》。後來的禪宗、密宗，都離不開這二部經的觀點。

如果把《維摩詰經》當小說來看，它的編排次序也很有意思。開始是維摩居士生病了，佛很懷念他，要派人去探病。大弟子衆沒有一人敢去，這位居士很可怕，大弟子都捱過他的罵，每個人都被他刮過鬍子，算不定連頭都是他剃的。大菩薩們也怕兮兮不敢去，只有文殊菩薩勉強願意代表佛去，因爲他是七佛之師，地位同佛一樣。這裏要注意，維摩居士是在生病，你說一位得了道，有成就的人會不會生病？這是很嚴重的事。學佛是想了生老病死，結果，出家的釋迦牟尼佛、在家的佛維摩居士，兩人都不能離開病。故事由問病開始，既然還有病，就還有生死，這個重點要把握。

到了維摩居士方丈大小的房中，文殊菩薩帶領的三萬二千人，居然都進去了，然後見了面就談生病。我們要研究，學佛有了成就的人，在這個物質世界會不會生病？一般學佛修道的人，第一個目的是祛病延年，口頭上可能不承認，你也不用謙虛了，哪裏不是這樣？再就是想得神通，最好出國也不用飛機票，多半都是有這些目的。

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有生命就有肉體，有肉體就有生老病死。學佛法就是學解脫，解脫生老病死的束縛。問病的這一段，就是在反覆討論這個嚴重的問題。

討論了半天，這三萬二千人站着，聽文殊菩薩同維摩居士討論，這位居士可是半躺在牀上，可能說了五六個鐘頭都不止了。維摩居士就同另外一個世界借座位，那個世界的座位有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維摩居士一下子弄了三萬二千張這樣大的座位，到他的房間來，居然也都容納進來了。可是衆人之中的大阿羅漢們，包括神通廣大的目連尊者，卻因爲座位太高了，跳都跳不上去。後來維摩居士教他們一個方法，就坐上去了，這是爲什麼？又是一個話頭。

大家坐上去了，就講如何修行自心，對付自己的思想情感煩惱。這是修行第一步，大家打坐唸佛最感煩惱的，就是此心不能安。維摩居士透過對答的方式，把這個問題交待了。這一段就是不可思議品。

正講到不可思議精彩的地方，維摩居士家中有一位天女現身，散下天花供養大家。花落在這些羅漢們的身上就黏住了，可是花在菩薩身上就黏不住。這花代表着什麼？雖然證到了阿羅漢，天花仍然黏身，因爲結習未盡，習氣業力的根根沒有消滅（這也是現在有人爭論帶業往生，或是消業往生的問題），潛伏在那裏，所以還不是真正的解脫。這個地方非常重要，我們普通人儘管學佛修行，這結習一點都沒動，甚至更加重了，那個我見、見取見等等，更厲害，造業更重。這個道理沒有參透，是不可能成功的。

由於天女的散花，引起了佛的出家大弟子舍利弗（他就是《心經》中的主角）和天女的對話，他問天女來到維摩居士的家中有多久了。天女就告訴他無始無終的道理，不要問這個多久的問題。然後舍利弗問天女，既然有那麼大的神通，爲什麼不變成男人？天女抓到機會了，舍利弗因爲是小乘羅漢，還有分別心，還有男女相之別。因此，天女當場把舍利弗變成了女人，自己變成了舍利弗。這個又是佛法的大問題，自性到底有沒有男女老幼之相？解脫了生病問題、生死問題，現在還有個兩性男女老幼的身相，要如何解脫，才能說是得道。

這還沒有完，故事發展到此，大家還沒有喫飯，可能連茶都沒喝到一杯。你們各位聽了肚子餓嗎？我們講《維摩詰經》都有半年多了，經中的各人還是餓着肚子在聽。這其中高潮迭起，維摩居士和天女先後現了神通，跟着維摩居士又說了個長偈，下面又是一個重點來了，但還不是高潮，高潮等到喫飯時再來。

接下來的重點是不二法門。不論是佛法還是世間法，道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只有表達的方式不同，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對於外道或其它的宗教，不要輕視人家，排斥人家。只要是教人爲善的，都有可取之處。只能說每人的機遇、理解、需求不同，說不定人家將來的成就，超越你這自稱學佛的呢。所以，不要輕視任何一個衆生，真理只有一個，現在就開始講入不二法門品。

#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不二法門。

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舍，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爲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爲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爲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爲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爲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爲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爲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着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爲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盤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爲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爲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爲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爲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爲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爲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爲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佈施迴向一切智爲二。佈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爲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爲二。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爲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爲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爲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爲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盤不樂世間爲二。若不樂涅盤，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爲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什麼是不二法門？中國的廟子中，到處看到門口寫着「不二法門」，就是出自《維摩詰經》。講到廟子，現在出家人不願意人家稱他和尚，喜歡人家稱他法師。過去稱出家人和尚是尊稱，一個叢林之下，只有方丈可以稱和尚，其它都稱某某師。現在都變了，和尚不願意當，要當法師。我常感到中國的佛教很滑稽，和尚與居士，常彼此互爭，都忘記了佛法是不二法門，只有一乘道。結果爭來爭去，你到廟子禮拜的菩薩都是在家人，菩薩中只有地藏王菩薩是出家的，這就是話頭了。雖然跪倒拜在家菩薩，但又拚命反對在家人。在家人反對和尚，可是我們釋迦牟尼本師是和尚啊！真是莫名其妙！廟子中常用的語言，都是在家人所講的，例如「不二法門」「方丈」都出自《維摩詰經》。我們要懂得「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道理，不論身份，只論是否真正學佛。是，就要恭敬。就算不是，也要恭敬。你是真正學佛的，就要看一切衆生如父母、如佛，諸位千萬要注意！

不二就是一嘛，你說「一個法門」，好不好聽？講「不二法門」，文學味道就好多了，這就是文字般若，文字好，可以把境界提高。所以我們寫文章弘揚佛法時，有時在夜深燈下，爲了要確定一個句子，乃至一個字，拿着筆半天想不出來用什麼字，就有這麼痛苦。所以杜甫講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例如，你寫一篇新聞報導，以爲沒什麼大不了，但是一字一句之錯，對社會可能有很大的影響，是有因果的，文字般若就有如此重要。

「爾時，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我們前面好幾個禮拜所講的經文，都是維摩居士一個人說的，大概他說得口也幹了，就趕快轉話題，要在座的大菩薩們發表意見。

維摩居士看到在座的諸位大菩薩，稱呼他們爲諸仁者，是很客氣的稱呼，等於現在演講時說「諸位」。然後他出題目考人了，請大家以自己的心得說說看，大乘菩薩要怎麼樣纔可以證入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就是一個，真理只有一個，沒有分二乘幾乘的，那只是個方便說法。但是我們一說「一個」就已經不是一個了，因爲一個是相對於二個來說的。所以到了中國禪宗，連「一個」都不講了，問什麼是道？道就是「這個」，是沒法開口說的，講了一就有二了。這下子維摩居士可以休息了，聽聽人家怎麼說。

（一）法自在菩薩──生與滅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

第一位領頭站出來的是法自在菩薩，他的名字表示，他一切佛法都通了，都成就了，於法自在。換句話說，他也可以變成外道身，或魔王身來說法。在佛經中還有文殊菩薩有這個資格，文殊菩薩代表了大智慧，他是七佛（包括釋迦牟尼佛在內）之師，早已成佛了，因爲學生們要來當校長，他只好來教書，捧學生的場。有一次釋迦牟尼佛說法，木魚敲了一聲，佛還沒開口，文殊菩薩就說：「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隨即宣佈下課，已經說法結束。佛是一切法王，也稱空王。空王等於中國人稱孔子爲素王，素王也是空的，雖然沒有真正的子民、國土、錢財、權力，但是他的影響萬古長存，是帝王中的帝王。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都是一樣。

這法自在菩薩就等於文殊菩薩一樣，於法自在，相似於佛。他講的這一段很嚴重，你們研究禪宗，這個地方要同六祖《壇經》等等配合起來參究。他說，生與滅相對爲二，能生滅的那個「能」是不生不滅的。以物理世界作比喻，我們看到這個電燈，接通了電源就覺得是一直在亮，其實這個放光是一個不斷、極迅速的生滅現象，你去看電錶在走，就是生出了又消耗了，它是生滅法。可是宇宙間的能源是不生不滅的，你找到了這個源就懂了佛法。你能達到這不生滅境，初步的禪就懂了。這可不是什麼看到桃花，青蛙跳井悟道了，都是些空話、口頭禪、野狐禪。可是世面上有些書寫的就是這種禪，如果論起因果，是很可怕的。

我們岔進來講什麼是野狐禪，唐代百丈禪師在江西說法，這說法可不是講經，是沒有經本的。說法等於是現在的演講，叢林中說法者，在大堂中要登上一個臺子坐下，大家站在下面聽。百丈說法時，下面有好幾百人聽法，以當時人口比例來講，等於現在幾萬人了。百丈注意到在聽衆中有一位老人，三年中每會必到，而且每次聽完法之後都最後離去。後來百丈就問起老人，老人自稱是後山來的狐仙化身，過去身曾經是個出家人，因爲說法時說錯了一個字，就墮成野狐仙五百年的果報，並且請百丈禪師爲他解脫。百丈就問他說錯了什麼？老人說當年有人問他，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報應？（你看人家學禪的問話就是那麼簡單直接，你們學禪的同學問起問題來之囉唆，真把我纏死了。）他回答說，不落因果。就是說，得了道的人不受因果報應了。他因此就受五百年野狐身報應，他尚不知道錯在何處。百丈就說，好！你問我！老人就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不昧因果！答案就差一個字，你們去參參看。老人聽了立即跪下，自稱已經得解脫，並請百丈禪師以出家人禮儀，爲他火化遺體，就告辭了。

第二天，百丈上堂宣佈，有位同參道友在後山遷化（死了，離開了這個身體叫遷化），召集全體僧人去做功德，爲道友荼毗（火化之意）。僧人就都換上袈裟，同百丈上後山，果然在山洞中有一隻死狐，有小牛那麼大，就以比丘的禮節將它火化。這就是野狐禪的典故，警惕我們沒有悟道的人，不要隨便亂談禪，你談談看！變狐狸還算是好的，變成別的更慘，那不要說百丈了，就算再來個萬丈也沒辦法。

真證得初步禪，見到了不生不滅之地，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的。看花開花落，你說落了嗎？沒有，年年春依舊，能開能落的那個不在花上。所以禪宗祖師說：「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它生生不已，永遠無止盡，也可以說是滅滅不已，能生能滅。

就說我們這個念頭，你們參禪打坐，只想把自己念頭按下去，不起妄想，你在生滅法上磨什麼？你管它來也好去也好，你知道念頭能來去的那個，本沒有動過啊！一點不要用力的，念頭來了，你按個什麼呢？你像是在水中按葫蘆，按下去又浮起來，坐了半個鐘頭，唉，好累！你當然累嘛，你在用功夫按念頭嘛！在生滅法裏頭打滾，心在參加運動會，心累啊。你知道生滅來去本不相關，法本來不生不滅，你懂了就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生而不生，萬緣放下，一念不生，自然把生滅法切斷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叫作進入不二法門，只有這一個，沒有第二個。

就算你打坐時有個清淨的境界，這個現象是生。把腿一放，下座後同以前一樣，那個清淨的境界沒有了，就是滅，這仍是在一生一滅中，說你在修行，那是自欺欺人的話。真修行人要得無生法忍，靜也清淨，動也清淨，醒着，睡眠，行住坐臥，都在清淨的境界中，那纔可以說大乘佛法算是入門了。生滅是一種現象，不生不滅就不是現象，是心性的自體，要見道才能瞭解。用唯識來說，生滅是相分；見到不二法門，見到不生不滅而能起生滅的本體，是見分。真見了道，見分到了，生滅心就不起分別了，如如不動入無生法忍，就是自證分。

我們的心理狀況，一切的思想感覺，譬如一池清水，或是平靜無波的大海，這是本性。大海起了波浪，每個波浪都是生滅，一個浪起了又消了，下一個浪又起了，就像思想，一個念頭接着一個念頭，這個是生滅。你覺得是動態，可是也不是動態，波浪是水，平靜無波能起波浪的也是水，水的自性沒有動過。所以說，「全波是水，全水是波」。

小乘怕生滅法，硬想把思想妄念滅了，什麼都沒有了，認爲這是得定。其實錯了，你思想感覺沒有了，那還是個波浪，是什麼波浪？是平潮，不是高高低低的潮水，可是平潮也是潮水！如果認爲這樣是道，是空，是屬於小乘的偏見。所以小乘的人不敢動念，如此空定，最多八萬四千劫。我們凡夫看好像是很長久了，覺得很羨慕，可是在定中的人感覺只像彈指一般，就像睡了一覺醒來而已。睡醒了還是心動了，還是生滅法，所以不是大乘的解脫。

大乘的解脫是要知道生滅就是不生滅。我們現在在說、在聽、在看，都是念頭在生滅。能起生滅的「這個」是沒有動的，也沒有生，也沒有滅。不起分別心，管你生也好滅也好，如如不動，就得無生法忍，入不二法門。這不只是在盤腿時如此，要在入世，尤其在不爲自己，爲別人忙亂之中，處處體會這點，纔是真正修大乘。

禪宗用文學來表達就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五代時有位李後主，他詩詞都很好，不過成本很大，造就一個大文學家而成爲一個亡國皇帝。他是亡國之君，痛苦很深，所以詩詞就很好。還有一個亡國之君隋煬帝，他也是對文學有興趣，又嫉妒下面的人文學比他好。不止帝王，幾乎所有的領導人，乃至一間公司的主管，都怕下面的人本事比他高。如果不能幹的人，主管嫌你能力不夠，太能幹了又會嫉妒你，這就是人類的毛病。

五代南唐的馮延巳作了一闋詞，講「吹皺一池春水」，本來水面平靜無波，春風一吹，水面就皺起來了。後來他上朝，中主李璟就問他，「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同你什麼相干？我們就借用這一句，改成「吹皺一池春水，生滅干卿底事？」。如果用禪宗祖師的手法來說，若有人問：要如何修到無生法忍？他就可能會答：「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下去！」這就講完了，生滅就是不生滅。

剛好像我們現在講經，教室外面的聲音很大，都傳進來了（此時室外有人大聲說話），對你有沒有妨礙？沒有？好！你從這裏懂進去，修行就對了。此心不起分別，外頭的吵鬧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沒有什麼值得厭惡的。聽唸佛的聲音同吵鬧聲音一樣的，「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如此一笑，佛法就在前面，你還去哪兒找？非燒香打坐不可嗎？學佛就是解脫自在。你看，外面現在又不說了，對你一點沒有妨礙。如果你起個念頭，我們在聽經，他在幹擾我，那你的心裏就起煩惱痛苦，經也聽不進，什麼都亂了，最好就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不二法門。嘿！這在密宗來講，就是傳你大手印了！大手印不是武打功夫或氣功，大手印就是大心印。

（二）德守菩薩──我與我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是第二位起來報告的菩薩，他名字代表了道德成就。任何衆生一有了生命，就由根本業力帶來了我見，見是觀念。如果這個見能夠解脫，就差不多了。學佛的人講無我，都要別人無我，自己還是有我。無我還先別講，能忘身，忘掉自己身體，就很難了。我每天很忙，有時疲累到了覺得頭和腳位置都顛倒了，累到這樣程度，晚上還要來這裏上課。我是隨時準備下一秒鐘就倒下去的，充其量走了，根本把身子丟開了，死在醫院和死在路上差不多，也不是差不多，是完全一樣。該做什麼事就要做到死前最後一秒鐘，把身忘了，你就沒有事了。所以一切煩惱痛苦是由身而來，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身體這個障礙是非常大的。

能把身見丟開了還不是無我。真無我是身見、空見都沒有了纔是。學佛的人要修到無我，談何容易！學道的人，像你們很多人學氣功的，常來問我，我都說很好，這不是敷衍你，是真話。練氣的功夫有二百多種，你學不完的，我也沒時間教你，都是用鼻子和嘴巴在玩。但是你說能玩到不死嗎？沒有的，呼吸還是生滅法！吸進來一定呼出去，是不能停留在身體哪一個部位的。想要氣住丹田是不可能的，女人尤其不能這麼練，會血崩，子宮會出毛病。男人去玩，會把肚子練得又厚又大，算不定跑個什麼東西進去，是什麼東西不講了，講了嚇死人。道家講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最後得道了就粉碎虛空，連空都不要了，這不是同佛一樣嗎？誰叫你去氣住那裏，還會怕漏氣嗎？氣越漏掉越進來。所以這些練功的人沒有智慧，都在自欺。不過我當年也是這麼玩過來的，懂了之後，去你的，我沒有時間搞這個了。

因爲有我，就有我所。什麼是我所？太太是我的，兒子是我的，財產是我的，名譽是我的，全是我的。不信，你把旁邊同學的《維摩詰經》拿過來，他一定說這是我的，我所就來了，我之所有。中國人常說錢財是身外之物，譬如有人借錢給別人，不期望人還，說錢財是身外之物，你用我用都一樣。這個人就了不起了，好像得道了。但是牽涉到他的身子就不同了，這個身子還是我的。他只把第二層所有看空，基本所有仍然看不空。甚至有人能在生時慷慨捐出自己的器官給急需的人，這個人可以學佛了。大家能做到嗎？還不要講身子，要你犧牲一點點利益爲別人，恐怕都做不到。很多學佛的人，故意逗他一下，要個他喜歡的東西，他馬上就沒有道了，變成了阿修羅。

「我所」是由有我而來的，那這個我在哪裏呢？我不是指這個肉體，如果醫生說你要挖掉眼睛才能保命，你一定同意犧牲眼睛。再告訴你連嘴巴也要拿掉，你也會同意。因爲這器官只是我所，不是我。我究竟在哪裏呢？這就要找了。佛說了四十九年法，都告訴人無我，到了他要走之前，告訴大家有我。我們只好苦笑，他老人家怎麼這樣哄人！他一出世，就宣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到了悟道之後，出來當了教主，就處處告訴人家無我、無常、苦啊、空啊。涅槃之前才說：「常、樂、我、淨」，完全相反了。這是什麼話啊！其實他沒有騙我們，他此時告訴我們，不生不滅所以是常的道理，得到了這個真我，永遠是淨土，淨土就在這裏，永遠是極樂的。你研究佛的一生，拿來作話頭，參究參究就明白了。

此地，德守菩薩爲大家說，我與我所是對立的，凡夫放不掉這個我，所以有我所需要，我的存在……都來了。「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注意，他沒有說無我是不二法門，你說有我、無我都可以，這叫不二。禪宗就說是這個，這個就是那個，沒有名稱的，連不二法門都不說了，你懂了就是道。

（三）不眴菩薩──受與不受

「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舍，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

不眴是眼睛瞪着，眨也不眨一下，也不左右看，這其中就是修持方法。這位菩薩的眼睛晝夜不閉，像魚一樣。所以敲木魚代表像魚一樣，晝夜精進。禪宗三祖的《信心銘》有幾句話：「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你們學禪的，應該能夠隨口揹來，不用腦子去想。他說，如果眼睛不昏沈，就不作夢了，不止是夜裏作夢，我們白天瞪着眼睛都在作夢。心中不起分別念，入不二法門起無生法忍，就不生不滅萬法一如了。

有的同學我教他修個法門，他們都在自欺，自以爲懂了，自以爲是對的，我就懶得管了。真學佛要有大丈夫氣概，真對了就一路深入進去，一修就到底，哪有這麼多的囉唆。學佛是上上智人學的，一般的人，你不管怎麼修，這一生種一點善根，少犯一點毛病，來生好一點而已，真談佛道是談不上的。你說那個人得定了，氣脈通了，不要瞎扯，在我面前走兩步路就看出來了。那個眼神定了嗎？氣脈通了嗎？一看就知道了。

受，是受陰，是身上的感覺和心理上的感覺，領納謂之受。現代人講的享受，就是受陰。氣脈通不通也是受陰作用，搞氣脈都是在玩弄感覺。什麼是不受？例如睡覺睡得很沈，凍了也不感覺，到真凍醒了感受纔來。實際上你睡着時，感覺還是有的，不過意識進入昏迷狀態。溫度低了，你睡着了也自動會縮成一團，下意識還是在感受。覺得打坐坐得好，很舒服很清淨，在一片光明中，這已經很難得了，可還是在受陰境界，還在感覺。等感覺感受也空了，又高了一個層次，但還不算大乘佛法的究竟。不眴菩薩說，感受和不感受是相對的。完全沒感覺不是佛法，喫麻醉藥不是更快嗎？修持到了仍然知道感覺，但能空得掉，不受一切，清淨不受，連空也不受，那纔是不可得的境界；也就是六祖說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達到了不可得的境界，就無取也無舍。用不着把空、清淨抓得牢牢的，這個是取。大家學佛都在取捨之間，這是做生意的心態，看能賺錢就做，不能賺錢的不做。今天拜佛了，好清淨，就認爲自己只能這麼做，要你換個方式，就不行了，這就是有取捨了。取一法而舍一法，抓住一面也拋棄另一面，那不是大乘佛法，還是在感覺境界中玩而已。有什麼清淨與不清淨？我們坐在這裏，一點也不清淨，有個老頭子坐在那兒吹牛，還有外面車子往來的聲音，哪裏清淨得了？可是你們覺得坐在這裏很舒服，這受與不受是唯心作用，都是自己玩出來的。若你不取不捨，就可以達到無作無行。

無作是大乘的三法印之一，你作功夫就是在造作，你天天向某一方面作，當然這一種感覺就來了。能到了無作無行境界，自然非常自在解脫，這樣叫作入不二法門。

注意，這是第三位作報告的菩薩。《楞嚴經》上有二十五位菩薩，向佛報告自己的修行經驗，所以《楞嚴經》是非常可貴的。《圓覺經》上有十二位菩薩，報告自己的修行經驗，都是在向後人傳法。現在《維摩詰經》有這麼多菩薩出來作報告，不過都只講原則性的東西，也是很好的。

（四）德頂菩薩──垢與淨

「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位菩薩的道德修養到了頂了，這是抽象的觀念。講實際的功夫，大小乘有個共通的功夫法門，叫作四加行：暖、頂、忍、世第一法。其中的頂，是在生命身體有實際的功夫。所以德頂不止是抽象的，還說明他實際功夫到了頂的境界。

髒和淨是相對的，學佛的人想往生淨土，認爲我們這個世界是穢土。佛也說這世界是五濁惡世，一點沒有好留戀的。但你不要被釋迦牟尼佛瞞過去了，他因爲在教幼兒園，只好那麼講，叫小學生要注意衛生，小心細菌。但是什麼是真的乾淨，什麼是真的髒，那是很難講的。你去餐廳喫飯，端上來的很香，你去廚房看看；你愛喫蜜餞的，去做蜜餞的地方看看，蒼蠅都在上面屙屎呢。

所以垢淨都是唯心的。佛說我們這個世界是污濁的，但是他在別的經典上，又說這個世界乾淨到極點了，在本經上就曾這麼講。尤其要想快快成佛，就要到這個世界來，比去西方極樂世界成佛快。因爲這個世界有壞，就有刺激，容易回頭。你們常抱怨環境不好，同學不對，這個那個的，這都是菩薩跟你在一起的啊！就是因爲有好的壞的才能刺激你，不要只要求人家都是好的，人家都是好的話，你就沒法成佛了。

瞭解了垢的實性，就無淨相。你覺得香水好聞，直接去聞香精，一定受不了那個味道，香精要摻薄了才變成香的。乾隆時有個回族的妃子叫香妃，其實是身上的體味重。所謂淨土也是髒的東西變出來的。我們身上的衣服有化學料子的，那化學提煉出來的東西本身是很髒的。見着了垢的實性，就無所謂乾淨不乾淨，沒有了淨垢分別的觀念，就是順於滅相，就是入不二法門。沒有真垢的，也沒有真淨的，垢淨都是唯心作用。

（五）善宿菩薩──動與念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爲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夜裏叫作宿，過去中國的天文有分二十八宿，就是星座到晚上投宿在某一個方位，這叫作星宿，是某星座到晚上出現的方位。但是這個方位不是固定的，從初夜到天明，它的位置一直在變，每月的每一天也不同，所以也可以由觀星宿在天體上的位置，知道日子和時間。當年在四川的鄉下，旅館都有副對聯：「未晚先投二十八」（是二十八宿，不過故意不寫宿字，這個地方晚上可以早點睡覺投宿），「雞鳴早看三十三」（是三十三天，早上天明可以早點動身），這是內行人寫的。

善宿的意思是這位菩薩真得到好的休息，得定了。你們想得大休息，得大乘定的，要注意他的報告了。大乘的定不是念佛、念數息、念止觀的小乘修法，而是以無門爲法門。你能夠腿一盤，以無門爲法門，好了，那已經得定了。再者，有本事的，打坐時睡覺，若真睡着了不會點頭的。圖畫中的老僧入定背是彎的，這哪有入定？我叫這作彎弓定，月如彎弓，少雨多風。你真能睡個七天七夜不動，也差不多了。一般人稱這是睡着，如果是睡着了，能七天七夜不動嗎？

動和念是兩回事，妄想謂之動。你們搞數息的，我告訴你不用數了，一天二十四小時呼吸多少次，醫學上已有統計了。唸佛也算是念了幾萬遍了，那麼多萬遍，你存在哪家銀行了？這都是動相。

念不動了，身就不動了，就得定了。定了的身子一定會端正的，不如此就不對了。所以講氣脈也還是有道理的，氣脈通了使你強身，身若不強，你坐着彎腰駝背的，坐個一萬年也枉然，這都是祕訣。真的不動了，妄念不起，就無唸了。我問你們，打坐坐得很好爲什麼要下座呢？你說時間到了，這是身體覺得時間到了，還是心裏覺得時間到了？你以爲是腿不舒服了該下來了，其實是心的問題。以前說過，假使有人用槍指着你，敢動一下就殺了你，你兩條腿再麻也不動了，所以是心動。

所以「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到了不起分別境界，就是得定。這不光是打坐如此，日常做事時也要能如此，不起分別，做了就把它放掉了。所以有時同學問我剛纔講些什麼，我還要他講給我聽，因爲我講了就丟了，好像上臺賣唱一樣，唱完了就算了。要無往而不定，無時而不定，才真是大乘佛法。

善宿菩薩告訴我們，什麼纔是真正的定和休息。像這一位同學，坐在這兒一面聽，一面看書，還一面在搖椅子，心都不能專一。大家在這地方要體會，可見都是在散亂中，自己不知道，要能體會這個淨念纔行。

（六）善眼菩薩──一相與無相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爲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眼同不眴有什麼差別？所謂佛以慈眼觀衆生，所以畫佛不難，可是要畫佛的眼睛真難。我要一位同學替我畫張菩薩像，過了兩個月畫好了，我看了一下，覺得差不多了，但是交待他點睛的時候千萬不要隨便，好壞都在此了。尤其是畫佛像，眼珠子點對了，跟活的一樣。我要這位同學點睛前喫三天素，沐浴淨身後，打坐靜下來，等靈感來了，拿筆就點，包他成功。善眼是有智慧之眼，看一切都通達了。

看相的人，看人心地如何，智慧如何，是先看眼睛。就這麼一對眼睛有千萬種不同形態，但是不論什麼形態的眼睛，修行到某一個程度時，善眼就出來了，自然變得慈祥。你們抱怨眼睛不好的，要知道那是可以經由修行轉的。眼睛不好就是病，病由業生，業由心造，能轉心就能轉業。若此心不能轉，又有什麼用？

善眼菩薩的報告說「一相無相爲二」，佛法中有個大法門叫作一相三昧，另有一個法門叫作一行三昧。什麼是一相？就是禪宗祖師說的「打成一片」，行住坐臥都是那個境界，這也就是一相三昧。若你只是上座有禪，下座無禪：口中有禪，心中無禪，那有什麼用？就算你在修行，儘管你在說佛法，也是造業，說不定錯誤引導人家，一字之差五百年野狐身啊！有當老師的同學要特別注意，誤人子弟是罪過無邊的。像我當年有幾位老師把我誤了，可是我還是很尊敬他。前些年香港一位同學，印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給我看，我順手用紅筆在上面改了幾處，其後這位同學說忘了告訴我，文章是某人寫的，我一聽，那人不是我十幾歲時候的老師嗎？想想這位老師，當年我很崇拜他，現在看起來有些地方是不通的。

相，就是境界。唸佛有唸佛的境界，止觀有止觀的境界，學密宗觀想有觀想的境界。學密宗的觀想，每一個壇城（道場之意）觀想起來都不同，每一個佛像觀想起來也不同。

我們學佛修行要能做到不着相，怎麼樣是不着相？就是不跟隨一切現象而轉。如果以爲現象只是我們身心以外的現象，這樣的觀念對佛法是不夠深入的。我們反轉過來看，內在的一切境界也都是外相；換言之，自己心性之體所起的一切現象都是外相。例如，有人打坐，因爲生理上的氣機，地水火風的作用與心理上的寧靜，拿物理觀念說，彼此磨擦，就看到一些境界。這些境界都是相，是外相，不是道體。這種外相多半是由於生理的不平衡而引發的。如果認爲這種現象是道，久而久之就入魔了。這個魔不是什麼鬼，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最後搞成精神分裂。這個道理就是因爲自己着相。

到了沒有境界了，就是無相，這是與一相相對的，就成了二法門。實際上，無相還是相，空也是相。無相是空嗎？這隻能勉強這麼說，真正說來，空也是相。所以《心經》上觀自在菩薩說：「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那麼無相在哪裏呢？無相在有相中。這比較難悟進去了，「一相即是無相」，因爲相是生滅法，不住的，瞭解了，當下即是，一相就是無相，不用另外再去找個無相。但是也「不取無相」，所以你守住個空也不對，你起心要取個無相就又着相了。其實，一相也可，無相也可，正如同我常告訴大家的：「有時且念十方佛」，起有相念佛之心，必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無事閒觀一片心」，是無相境界，是禪。這是禪淨雙修。如此有相無相「入於平等」，沒有矛盾對立，那就是入不二法門。淨土與禪，淨土與密，都是不二法門。

我們作個實驗，你看書上這個「二」字，大家都瞭解兩橫是二的意思，這是因文字相而意識到它代表的意義。你如果不通過思想意識，只盯住看「二」，過了一陣子，你會認不得了，不曉得是什麼。因爲這兩橫是個觀念，所以你看這個字懂它的意思，聯想到二的觀念，後面是有個意識的作用。這個文字本身，在我們眼前是個相，它本來是空的。你打坐想證得空相，很容易，就寫個大大的「二」字，放在眼前盯着看，看了一陣就不知道在看什麼了。所以一切現象本身就是無相。

這一品中，講了許多不二法門的道理，很多都可以用現實體驗，進入道體的境界，你們自己要留意。

（七）妙臂菩薩──聲聞心與菩薩心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爲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臂的名號是形容佛法有兩隻手臂，一是小乘聲聞乘，一是大乘菩薩乘。大乘道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小乘道絕對出世。如果小乘道入世了，就不再是小乘，已轉入大乘了。

大乘在梵文的音譯是摩訶衍，摩訶是大的意思，後世照巴利文翻音就成了馬哈，摩訶衍就成了馬哈亞，就是大車子的意思。中文翻譯就不直接翻成車子，而用了「乘」字，也有車子的意思，但是更着重裝載的意義，有交通工具的功能。裝載量多的，就翻成大乘，心境狹小見解不大的，就翻成小乘。兩者的目的，都是爲了解脫人生煩惱，而到達超越世俗的眞實地，所以乘大車子去也可以，乘小車子去也可以。當然，乘小車子的容易小器，路旁有人想搭車，因爲車小載不動，只好拒搭。可是乘大車的菩薩，只要路旁有人招手，他就停車，甚至你不招手，他也停到你面前，邀你上車。

大小乘就是佛法的兩隻手臂。沒有小乘，顯不出佛法的清高。但是光清高也沒有用，那是放在山頂上欣賞用的。大乘菩薩道不是標榜清高的，它能藏污納垢，包容一切，好的壞的，善的惡的，無所不容納。菩薩心以大慈大悲爲主，這是菩提心的基礎。菩提是梵文覺悟的譯音，因爲中文的覺悟不能全面表達菩提的意義，所以保留譯音，不翻譯。學佛的人不能悟道，就是因爲沒有深切地發菩提心的緣故。大乘菩薩悟道成就之後，更是以大慈大悲爲行門，來愛護一切衆生，這就是菩薩心。

聲聞心是自了漢，就是老子說的「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也是出離心，對世間一切厭離，採取眼不見心不煩的態度。所以聲聞偏向走空的路線，躲在清淨中，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我們在家人，有時厭煩了，小乘之念不覺油然而生，真懶得管了，懶得管就是放棄，想躲到山中閉關去，這種就是小乘的心理。一般人都十分欣賞這種心態，中國有無數的詩詞，都歌頌這樣的境界，充滿了小乘思想。譬如「閉門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如《桃花源記》及《五柳先生傳》等文章都是。

再如前幾年，美國「嘻皮」圈中，很流行崇拜寒山和拾得，據說他二人一個是文殊，一個是普賢的化身。寒山作的一首偈子：

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更是廣受學禪的人所喜愛，你打坐用功能到達這個境界，就了不起了。但是這個境界是聲聞心，小乘的境界。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澡雪精神」，乾淨如白紙，一粒灰塵都沒有。我們都很希望能到達這樣的境界，可是縱然到了，還是聲聞心，不足以入菩薩道。

福建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見到許多人喜歡寒山這個偈子，就對大家說，這偈子所表達的是清淨面，是法身一邊的事，夠不上圓滿報身和千百億化身。旁人聽了不服氣，就請他說說自己的境界。他就說：

吾心似燈籠 點火內外紅

有物堪比倫 來朝日出東

這個偈子表面看是反寒山，是二法門，實際上，燈籠和明月是不二的，真悟進去了，可以把二首偈子合攏來。寒山講的是法身的清淨面，這位禪師講的是法身起用的一面。道家有位成仙的人，他仙逝之前寫了首詩給他的弟子，最後一句是「心頭熱血比丹紅」，我當年讀了這句詩，非常佩服，這是一個得道之人應該有的心。

妙臂菩薩在這裏說，大乘的菩薩心，與小乘的聲聞心是對立的，是二。可是不論大乘小乘，起心動念之際反觀內照，沒有一個真實的東西。正如《金剛經》所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沒有大乘小乘的分別，這樣就入不二法門。

（八）弗沙菩薩──善與不善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爲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弗沙是譯音。對這些菩薩們所作的報告，大家可以參考老古新出版的《維摩詰經集註》，裏面收集了傳統註解。我介紹的方式是用現代的觀念，使大家容易修證。

其它的經典或者會用「善、惡爲二」，此處鳩摩羅什法師卻翻成「善不善爲二」，這是《維摩詰經》常見的筆調。不善就是惡，但是不用對立的「惡」字，而用否定的「不善」，意思是比惡還壞，文學上也比較美。你們搞翻譯的同學，要留心佛經上這些句子的文學技巧。

我們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將善惡分得很清楚，例如小孩子看電視，常會問父母劇中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這個善惡的觀念，只存在形而下的世間，但是在形而上的道體上，不但沒有惡，也沒有善的存在。真正得道的人，善惡兩頭都不起。若能不起善與不善的念頭，就進入空無相的本際，而通達佛道，進入不二法。

所以，有時我們到有些宗教團體或是教育團體時，原本以爲是很清淨的，哪知道更煩，聽的都是人我是非。爲什麼如此？因爲沒有做到無相，僅在外表追求道德行爲。中國宋朝時理學發達，理學就像是佛教的律宗，講的是作人的道德規矩。可是宋朝後來積弱不振，黨爭不斷，與理學的發達不無關係。都是君子與君子，小人與小人之爭。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搞不清楚。結成許多派別，互爭學術和行爲善惡的意見，國家也完蛋了。後世對這些理學家的評語講得好：「平時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一點用也沒有！平日道貌岸然，頭頭是道，到國家出了大事，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上吊投海的份。

（九）師子菩薩──罪與福

「師子菩薩曰：罪福爲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不是獅子，是人天之師。罪就是普通講造業，福是修福報。人有福報是善行來的，遭遇煩惱是宿世業力和今生的行爲來的。罪與福相對，同善與不善有密切關聯，人活着都是受罪，尤其是年紀大了，更會受生老病死之苦。完全無病無痛，心境永遠是快樂的，這是最大的幸福。能這樣就是福報中人，福報不一定是錢多或是地位高，錢財愈多、權力愈大，他的煩惱可能比一般人更多。

所以什麼是罪，什麼是福，很難下定義。中國儒道兩家的觀念看來，什麼是幸福？知足常樂就是。人能安於現實就是幸福，但是人類的心理，不論古今中外、男女老幼，統統是不安於現實的，這是人的通病，所以統統沒有幸福。真正的幸福在哪裏？就在禪宗講的，「當下即是」，就在現在這一剎那。你現在有張椅子坐，手中有本《維摩詰經》，不管它是二是不二，就把心一放，那管你是講佛經也好，歌星唱歌也好，安於現實馬上就舒服了，這一下就是福，就在一念之間，這就是不二。

剛纔搭一位同學的車過來，他開上一條剛剛新修好的公路，然後告訴我這一條叫馬殺雞路，我被搞得摸不着頭腦。他解釋因爲路修得不平坦，車子開過去，一路在顛，就像公路在給我們按摩，我聽了啞然失笑。如果換一個心態，那不一邊開車一邊罵施工的單位纔怪，這就是個安於現實的例子。由這個罪與福講到馬殺雞，你看它明明是受罪，給人又捏又搥的，還要吩咐師傅重一點。嘿，再重一點就痛死人了，輕微的痛和刺激，我們把它當享受，在受罪當中求福。可見罪與福只是我們觀唸的區別，因一念感受不同而生，它們的本性是一個東西。

再舉一個例子，東南亞盛產的榴蓮，號稱是水果之王，但是很多人連聞那個味道都受不了，不用說吃了。我生平第一次喫是二十多年前在國外，招待我的朋友極其慎重地端出來時，那個氣味真不敢恭維。但是同桌一班德高望重的朋友都說這是珍品，勸我試試。既然如此，我就把心中負面觀念拿開，當成是好喫的喫。頭三口真不好喫，不過我裝作好喫的樣子，到了第四口，我吃出滋味來了。從此就敢喫榴蓮了，每次碰上了也喫個一兩口。這真像是北方人喫臭豆腐一樣。你能把感受觀念拿掉，受罪與享福都是一回事。

有位同學開始帶人學靜坐，他告訴我有一個問題，學靜坐的人真到了空的境界，每個都會害怕的。我說，你們是窮小子發了財就忘了窮。一切衆生都怕空的，都抓着個有。《金剛經》說，如果能在空的境界來臨時不怕的話，這人的善根是過去生親近了無量佛所種下的，空對他實在是一種享受。一個人單獨過生活，那種寂寞和無聊，能夠當成享受才能學佛。享受與不享受，罪與福，只是在一念之間，不是兩樣，如果當成兩樣就是有分別心，是不能學佛的。

能瞭解這個道理，就不是普通的智慧，是金剛慧。金剛是形容顛撲不破的意思。有這樣的智慧，自然不受一切相對理論所束縛，連解脫束縛的觀念也沒有了。如此，是入不二法門。

（十）師子意菩薩——有漏與無漏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爲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着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在慢慢地走入佛法修持的正題了。修持佛法得道，是得無漏果。佛法同一切外道所共有的神通有五種通：天眼通（現代有人稱第三眼）、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不共有的是第六通，就是漏盡通，是外道做不到的，若是外道也修到了漏盡通，那就不叫外道了。

什麼是漏？我們的六根都在漏。這一代年輕人眼漏得很厲害，近視眼特別多，在電視和日光燈影響之下，眼睛的精力損耗特別大。不知道你們怎麼樣，我讀書非要用普通的燈不可，日光燈對我來講，閃動得太厲害，眼睛受不了。當年我每天看二十卷經，幾乎除了喫飯、上廁所、睡眠之外的時間統統在讀書，真做到了手不釋卷、眼不離卷，字又那麼小，還要作筆記，這麼弄下來，眼睛也沒弄壞。當年的燈是油燈，用一小盤花生油和棉燈蕊，如此而已。現在的燈很亮，很多書用全白的紙印，這樣也會傷眼。所以我們出版的書，都不喜歡用太白的紙，外行的人還問我們，爲什麼用比較差的的紙印書。

我們的生命就一直由六根在漏，不要以爲只有漏丹叫漏。除了前五根，你的思想煩惱不能停的話，意根也在漏，當然不能成道。得阿羅漢就是得無漏之果，是真正入定，六根不動了，內外皆絕。達摩祖師在嵩山面壁有四句話，是小乘法門的極頂，也是無漏法門的境界：「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一切外緣都放下了，內在連呼吸都不動了，內外皆絕，就心如牆壁，纔可以證入無漏的境界。這境界就是小乘無漏果的極果，能做得到前面三句話，至少祛病延年不成問題，而且可以由小乘入於大乘道。

大乘菩薩是入世的，其實入世的菩薩隨時都在漏，無時無刻不在消耗。譬如有同學出去教書，回來後對我說，老師，我現在才知道你的痛苦，教笨學生之痛苦，真不如自殺算了！我對他說，這就像人家說，養子方知父母恩。他接着說，第二個痛苦是身體喫不消。他還不到三十歲，身體都快垮了，漏得非常厲害。道家說法是，「開口神氣散，意動火工寒。」你再好的功夫，開口講幾十分鐘之後，功夫就垮了。燒飯的火候要夠，如果一下生火，一下滅火，自然無法成事。修道也是一樣，教書不能不動思想，動了意，火工就消了，道也修不成了。大乘菩薩入世是利人，不是爲了利己，全盤犧牲了自己，一直都在有漏的境界。

所以有人問我，耶穌是不是菩薩？我說絕對是菩薩！他只是表達的形式不同，所以不要用宗教外形來看人。在那個時代背景，他要勸人爲善，只有那個辦法，最後犧牲了自己。他最後講，自己是爲世人贖罪，這種心境是沒有埋怨痛苦，是行菩薩道。我覺得他的偉大，是最後被釘上了十字架，流出來的血是紅色的，表示自己是普通人。所以行菩薩道是有漏的，要達到無漏之果，只有行小乘禪觀的路線。

但是小乘羅漢的果位並非究竟，即使入定，終究要出定。出定就會明白，小乘的這個有餘依涅槃非究竟，必須由小向大，轉向大乘。所以師子意菩薩說，有漏與無漏是對立的境界，如果瞭解到，真正大乘菩薩就是在有漏有爲法中，證得無漏無爲法的道，就證得平等法門。不起有漏、無漏的分別，不着於小乘的清淨、非出世之相，也不着於大乘的非入世之相。既然不着相，入世出世都一樣，這就是入不二法門。

（十一）淨解菩薩──有爲與無爲

「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是表示，真正到達了諸法皆淨的境界。解是見解、知解，我們學佛就是爲了得到知見上的解脫。

《金剛經》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爲法是有所修爲，凡是有所依持的方法，都是有爲法。例如唸佛、數息，或是靜坐時用意識求個空的境界，都是有爲法。一切的世間、出世間法都是有爲法。大徹大悟，成佛的人，才真正到達無爲法。無爲大致分兩種：有餘依涅槃，習氣沒有完全斷根，依空爲究竟，是羅漢果；無餘依涅槃是佛境界，一切習氣淨盡，「淨解」了，是大無爲境界。涅槃翻成中文有時候就是無爲。

一般觀念以爲，修有爲法的不是外道，就是魔道。例如守竅、練氣脈、唸咒扶鸞等，有所作爲的皆是有爲法。世間觀念是把有爲、無爲分開的，真證了道的人，看有爲無爲只是觀唸的問題，皆是唯心所造。假如真能心如虛空（這是徹底的虛空，不是意識造出來的，否則又成了有爲法），就能夠將有爲無爲合一。換句話說，就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都沒有妨礙。如何達到呢？就是要有清淨慧，絕對清淨的智慧，以智慧而得解脫，這個就是不二法門。

（十二）那羅延菩薩——世間與出世間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爲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爲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是梵文的音譯，那羅延菩薩就是金剛大力士菩薩，等於密宗的金剛藏菩薩。這名稱代表顛撲不破的意思，在任何時間環境都不會被打倒。顯教表現的菩薩，多半是慈眉善目，眼睛半開半閉的，這是順世之法，順應世間人的觀念，認爲修道的人應該這麼善良的。顯教認爲，用惡眼瞪人都是犯菩薩戒的。但是菩薩也有走逆法的，因爲光是善良不能教化所有的人，有時要用相反教法，顯金剛怒目相，讓人看了畏懼，因而不敢起妄念。手段不同，目的卻是一個，都是爲了教化衆生。在山東青島有個名山叫嶗山，本來是道教聖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有些得神通的大阿羅漢發現，這嶗山也是得道菩薩的道場，因此嶗山就叫作那羅延窟，有時看到有些書的作者稱，成書於那羅延窟，就曉得他是在嶗山寫成的書。

前面講到淨解菩薩，對有爲無爲法達到了不二，不起矛盾，然後能夠入世。大乘菩薩都是走入世法，所以佛教所塑的菩薩像，幾乎沒有出家相，除了地藏王菩薩，這我們提過很多次了。真正要入世，必須具備金剛顛撲不破的精神，就是耶羅延菩薩報告的境界。

一般用二分法看出世和入世，如何做到那羅延菩薩所講的出世和入世不二呢？要靠內在的修養。當我們在入世的時候，一切的作爲、起心動念，要能當體即空。用禪宗的話講，叫當下即是。你入山修道，在沒有見到空性之前，入了山仍然有煩惱。如果在入世中做得到當念即空，不受世間法影響而動搖，用不着入山已經出世了。就是說身不出家，心已經出家。在世間而念念本空，既不散亂，又不昏沈，心中沒有緊張忙亂，這樣叫作入不二法門。這位菩薩的名號就告訴了我們他的修持路線，是不離世間，修出世間法，而最終成道。這也是六祖在《壇經》中所說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十三）善意菩薩──生死與涅槃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位菩薩的名號很容易瞭解，但是這個善意還有另一層意義：善於瞭解意識的應用。意識解脫了，妄念就已經空了。拿唯識來講，悟道人的第六意識就不叫第六意識了，而是轉識成智，變成了智慧的境界，叫作妙觀察智。這裏的善意，是講妙觀察智的作用。善意菩薩是意識已經轉了的人，可以了生死，分段生死是絕對了的。

我們欲界的凡夫，都在分段生死之中。我們的生命本來是永恆不絕的，但是在現象上看有生死，活了幾十年就走了。這在整個生命上看來，是個分段的作用，因此也就有輪迴。修持有定力的人，就超越了分段生死，到了色界以上。這樣了生死了嗎？例如古代常見記載有人可以預知什麼時候要死了，就先通知別人，到時兩腿一盤就走了，很自在，現代這樣的人不多了。一般人看來，能修行到這個地步，好像是了生死了，其實還不一定。他能了這欲界的分段生死，還未必能了根本的變易生死。變易生死是很細的，由色界到無色界是變易生死，我們不詳細報告了，大家離這境界還早，現在只要先有個概念，分段生死和變易生死總合起來都屬於生死問題。

真正能徹底了生死的，只有成佛的人，證得涅槃。涅槃不是死亡，是不生不滅。生死和涅槃是兩個對立的現象，你們很多人喜歡學禪，講悟道，悟了作什麼？悟了就證得涅槃，了了生死。當然你們同我一樣，講了半天不但不能了生死，連病都不能了，還隨時在感冒中。當然，禪宗祖師們悟了道就沒有生病，沒有感冒了嗎？不見得，也會有病。我佛如來也曾有病。但是雖然在病中，在老死中，與一般未悟道的凡夫畢竟不同，同中有不同，共業中有不同的別業。

真正的涅槃是不生不死，如果說是道家的長生不死，那不是涅槃，還是要再來的。長生不死是生死兩頭中間的一小段，在大問題裏頭，他還是在生死中，這個觀念要分清楚。

真證到涅槃的人，是像學佛人常說的「跳出三界外」。我們可以問一個假設的問題，你跳出三界後，是要跳到哪一界？佛法只有講三界，如果「沒有」可以算界的話，那它就算第四界了。可是「沒有」怎麼算是界？那麼要跳到哪裏去，就值得研究了。所以了生死證涅槃，涅槃究竟在哪裏？涅槃就在生死中，這個有爲世間就是涅槃，不生也不死。

生死在何處了？生死就在生死自性中了。生死是一個現象，能生能死的那個東西不在生死中。所以說「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也用不着去了生死。生死只是形態上的生死，自性上沒有生死。人生最恐怖的問題就是生死，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就沒有煩惱的束縛。既然沒有束縛，我何必求解脫呢？既然沒有懷疑，我何必求真理呢？既然沒有障礙，我何必修道呢？了了生死的人，在生死自性中就是解脫，沒有東西綁住你，也就不然不滅，不然就是不生。能夠這樣理解的，就是入不二法門。

五代有位秀才居士張拙，去向石霜禪師問道，禪師問他叫甚麼名字，他說我叫張拙。禪師說，找個巧都找不到，哪裏來個拙呀！他就悟道了！也不用修白骨觀或是念「唵嘛呢叭咪吽」。他悟道後就作了一首偈子：

光明寂照遍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才動被雲遮

破除煩惱重增病 趣向真如亦是邪

隨順世緣無罣礙 涅槃生死等空花

佛法到了中國，變成禪宗就用文學的境界，幾句詩詞把最高深的佛道表達完了。這偈子的最後一句，說的就是涅槃就在生死中，就在煩惱中，有自性清涼之地。證到這個境界的人，就可以如《楞伽經》所講，得「意生身」，真得了「意生身」就是善意菩薩的境界。

（十四）現見菩薩──盡與不盡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爲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在《華嚴經》上也有出現，他就是普賢菩薩的境界。普賢就是無所不在、無處不在。普賢菩薩在哪裏？就在你眼前。你說沒有看到騎着六牙白象的普賢菩薩，他說不定就在你口袋中，普賢菩薩是無所不在的。

「盡」是邊際，盡就是到底，不盡是永遠不到底。盡與不盡，在觀念上是對立的。「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真正悟了道的人，悟見自性本空，那所謂到底、不到底，都是不到底相。到底、不到底，是我們人爲的觀念，這宇宙是無量無邊的，現代的天文常識都知道，這虛空是無盡的，太空中像我們這樣的銀河系統是算不盡的，同佛經所說的一樣。何以稱它是無盡？這無盡相就是空。你們說今天打坐比較空，我就瞭解，你那個空，大得像個小洞而已。空！那只是你意識的一點清淨境界。你那凡夫境界的意識透不過去的，你怎麼幻想也透不過去的。能透過去你就解脫了，那就可以瞭解一點無盡相。

聽了現見菩薩這一句話，空也好，不空也好，都是真空相。你打坐就不用求個空了，就那麼一坐不是蠻好嘛！是真的喲！你真的能這樣放下就差不多了，不要另外求一個放下。問題是你們一上座都求一個放下，因此永遠放不下。現見菩薩告訴你，無盡相就是空，空就是無有盡，無有不盡。無所謂到底，無所謂不到底。你能夠有這樣的信念和理解，就是入不二法門。現見用白話來講就是現實，他告訴你這法門，就在現在這裏，懂了就可以證入。無量無際講了半天，就是空嘛！空在哪裏？空就在這裏！怎麼空得了呢？你不要空就空掉了。不要空的那個就是空的，空的那個就是不空的。這樣我們就無法瞭解了，只好付諸一笑，你真的一笑，就空了。只可惜你不是真的一笑，所以不得解脫。

（十五）普守菩薩──我與無我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爲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爲入不二法門。」

普守就是定，不動明王，不動者真定。

我與無我是兩個對立，真見到空性了，當然已達到無我的境界。空了哪裏有我？不像我們，打起坐來拚命想求無我，但是這個我還是很大的。怎麼去空這個我？佛法講智慧的解脫，不是盲目的信仰。「我尚不可得」，哪裏還有個我？你找找我看，這身體沒有一處是我，每個細胞每個器官都是零件，都可以拿掉，身心內外都沒有我。你對這個身體只有幾十年的使用權，此身只是我之所屬，畢竟非我之所有。凡夫都認爲此身即我，但我可不在這身上。身外我究竟在哪裏？不可知，找不到，這就是話頭，去參，去觀。

既然我都沒有，我都找不到了，那何必去找個無我呢？就像是同學打坐幾十年，求不到空，既然空求不到，格老子，不求你空了，腿子一盤睡覺去，嘿！反而對了！可惜你沒有這個本事。反正空不了嘛，那就算了，我就不空了。你試試看，你不空也做不到。真做到你就成功了，就是這個道理。

你看《維摩詰經》這裏寫得多好，它同中國的禪宗有絕對的關係，中國的佛教文學，從這本經出來以後，大變了一番。「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文字用得真好。如果用「無我何可得」，味道就變了，一字之差就差遠了。你們在這種地方要多研究，文言文就會變好了，白話文也變好了。

「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見到我的本性是空的，不用你去空他的，那我與非我就不會對立，這樣是真見道，是入不二法門。

前面幾位菩薩一路講下來，先是見道，然後是修道。到了這裏，普守菩薩講的是定的功夫。現在在定的境界中，又轉到了另一位菩薩。

（十六）電天菩薩──明與無明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爲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電天是這位菩薩的名號。中國古代的神話講打雷的神叫雷公，閃電的神叫電母，他們是否有婚姻契約就不知道了。

「明」是指有相的，如定中的光明境界。在教理上講，無明是指愚癡無知；在事上，也就是功夫上講，無明就是黑暗。禪宗祖師經常罵人無明，是「黑漆桶一團」，上座時兩眼一閉，前面黑烏烏地，什麼都不知道了。修持只要稍有定力，自性必然發光。

明與無明是對立的。可是光明從哪裏來的？是從無明實性來的，「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有些人用功時見到點光，就自認爲不得了啦，以爲快要得道了。好啊！馬上進入神經菩薩境界了。電天菩薩告訴我們，光明是從無明來的，陰極陽生嘛。《楞嚴經》告訴我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要修定，淨極了，自性光明就開發了，到了這個境界再回轉來看世界，才覺得如夢如幻。所以學佛如不想做功夫，就一天到晚在散亂中，散亂也就是造惡業。這怎麼成道啊？不可能的。

但是你真做到光明現前了，明也不可取。《金剛經》告訴我們一個原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電天菩薩也告訴我們：「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離開一切相對的觀念，在明與無明之間，平等不二，是入不二法門。他連怎麼用功夫都告訴我們了。

（十七）喜見菩薩──喜金剛成就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本經的排列次序是很嚴密的，剛纔電天菩薩的光明境界之後，就是喜見菩薩，就得喜了。以密宗來講，是喜樂金剛的境界，喜是心理上的喜悅，沒有憂悲苦惱，當然也沒有那討債的面孔。樂就一定輕鬆，是快樂。

喜見菩薩講的這一段很嚴重，到這一步，已經是菩薩地的初步歡喜地。大歡喜境是很難達到的，喜樂金剛是很難修的。這一段話，等於把二百六十字的《心經》解釋完了。色，包括了物質世界，地水火風四大，都是色，這是有形的。無形的呢？唯識上的八觸（動、癢、輕、重、冷、暖、澀、滑）所生的色，意境上所生的色（法處所攝色），也包括在內。例如男女之愛，好色，覺得漂亮或不漂亮，就是色法，雖然不是四大，但也不離開四大。喜歡藝術，喜歡山水也是好色。

「色空」，能夠把色證到了空，真是太難了，不要吹牛了。但是色法的本性是空，不相信嗎？有個辦法，你找個喜歡看的人，整天跟着看，包你看不到半個鐘頭就厭。世界上誰最漂亮？自己最漂亮，對不對？在鏡子裏看自己愈看愈美（有同學不同意），不是？那你是菩薩了。你試試，只要在鏡子裏看自己看上三分鐘，那個就不是你了。你不要害怕，有時好像身體都沒有了，是很恐怖的。但是有人會利用這個方法，進入空定的境界，不過要趕快把眼睛閉了，不要再看鏡子，再看下去會瘋了的。不瘋至少也靈魂出竅，很嚴重的。實際上，這有科學根據，透過注意力集中一點會使你空掉，要注視自己，不要動，也不要去分析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盯住看，這一下就沒有了。不但鏡中的影像沒有了，自己也沒有了。

做到了這一步，你就可以瞭解到色空無我，就曉得色即是空。色的本性自然就是空的，不用你去想辦法讓它變空，所以色即是空。《心經》上又加一句「空即是色」，也是非色滅空。不是把物質毀壞了，變成空，而是色相的本身就是空。有一句流行的古話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一點都沒有錯。你說花好看，同花本身有什麼關係？是你自己着迷。因此廟子裏的菩薩都塑得很莊嚴，你爲什麼不着迷呢？因爲你有恭敬心在。換了是位小姐，男生看了就着迷了。

受（感覺）想（思想）行（生命本能活動）識（意識），也同色一樣，合起來叫作五陰。五陰都是一念變出來的，是意識變出來的。所以接下來講識空爲二，意識是有，空是沒有，看來是對立的，其實識即是空。爲什麼叫你們修白骨觀？要解脫成道非修不可，是了色陰境界很快的法門。色陰境界一了，下面四陰很快可以跟着了啦。

「非識滅空」，不是用意識境界造出來一個空，如果用意識境界滅了一切妄念達到空，那是非究竟的。因爲意識本身自然就是空的。如果修證的功夫集中而通達的話，自然達到喜金剛的成就，心中會有無比的喜，比你中了什麼彩票都要開心。所以，要能證到空性，才能真正得喜。

（十八）明相菩薩──種性轉變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爲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明相不是指光明相，是明白、悟了一切相的意思。

地水火風四大種性沒有固定的，它本性是空的，爲什麼？因爲種性與心念的作用是一樣的。念頭分成前中後，在教理上也叫三心，是出自《金剛經》的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過去心是前際，未來心是後際，現在心是中際，所以又叫三際。學禪宗的人講三際託空，就是講把這三個念頭的邊際解脫了，在這中間呈現一段空靈，就是當下即空，也是此地說的「中際亦空」。

所謂四大種性是跟着意識觀念來的，意識就是一念。假定這個人當下一念空了，那麼色身四大種性就空了。所以說色身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無法用外力幫助。必須自己內心見道，一念之間了知四大種性的空相，如此叫作入不二法門。

（十九）妙意菩薩──眼與色妙觀察

「妙意菩薩曰：眼色爲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位菩薩是講修持的境界。前面已經有位菩薩講意識境界，現在又來一位，講悟道以後的境界，第六意識轉成了妙觀察智。

凡夫不能成道，是因爲意識被妄念思想遮蔽、困住了。那麼，諸佛菩薩悟道了，還有意識嗎？照樣有的。有位學唯識的師父問六祖，這八識轉成四智證得三身，要如何轉？這個一轉太難了！凡夫順着轉，所以輪迴，能反着轉，就成佛。六祖告訴他，「但用名言無實性」，轉其名，而不轉其實。名相轉了，東西的作用不同了，但還是這個東西。等於一把刀，醫生用了可以救人，凡夫拿了可以殺人，它的分別在於意識。所以悟道以後的菩薩還有沒有意識？有的。可是悟道以後的菩薩，是否還有困擾凡夫的貪嗔癡？貪嗔癡是凡夫意根上的三業，我們看妙意菩薩怎麼說。

妙意菩薩在這裏，先教我們從眼睛上了，剛纔我們講過看鏡子的比喻。假如眼睛看一切色相，能見色不是色，不起貪慾，不起恚念（恚是怒氣由內發到外在，怨天尤人都是恚念），不起迷戀，這樣就是寂滅。密宗有很多用眼境界的修持方法，當下進入不貪不嗔不癡的境界。不是密宗快，而是他能夠利用有爲法來修。但是究竟成就不成就，還是靠自己，不是靠方法。

你也可以拿一尊佛像放在眼前觀，看久了絕對就看不到前面的色相，一片空了。我們前面講過三祖的《信心銘》上面一句：「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利用眼觀色，也是一種法門。有同學問我，他瞪起眼睛來就一片空靈，可以這樣修嗎？我說，爲什麼不可以？但是你瞪起眼睛來可不要看，如果用看的，很快眼睛就會瞎了。雖然張開眼，但是沒有在看，沒有用到眼的機能，就沒有關係。否則你會用眼過度傷了眼，那我可不負責的，話先講明，你要開眼閉眼是自己的方便。

妙意菩薩教我們用眼來觀色的法門，馬上達到離貪嗔癡的境界，不需要跳出世間，當下就是寂滅道場。接着是耳、鼻、舌、身、意五根的修法也一樣。耳朵對於聲音，鼻子對於嗅覺，舌頭對於味覺，身體對於觸覺，意識對於思想，這都是相對的。但是如果同樣運用眼觀色的修法，你這五根也都可以得到解脫。

他的結論是「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因爲歸納起來，貪嗔癡都是心理行爲，是意識發出來的。那麼眼耳鼻舌身前五識有沒有貪嗔癡呢？有的。但是從唯識來講，前五識的貪嗔癡是助伴作用，像是幫兇，而主犯是意識。例如眼睛也有恚，意識恨某人，眼睛就發出來瞪着他，跟隨意識做幫兇。如果意識喜歡某人，眼睛就會笑咪咪的，幫着意識做。借用法律的話來講，從犯幫兇的罪較輕，主犯的罪較重。所以若是意識對外境不起貪嗔癡，那麼前面的五根就自然對境心不起，自然就寂滅。

講錯了，對境心不起還是另外一念，應該說：對境心數起，而自然寂滅。這個道理就是入不二法門。這個故事出自六祖《壇經》，廣東韶關的曹溪（因爲曹操的後人輾轉遷徙到此地定居，因此叫曹溪。）風水很好。後來六祖在這裏說法，他說法的廟子後世叫作南華寺，當時禪宗就有了南北二系，並不能算派別，只是風氣稍稍不同。在北方當然是六祖的師兄，神秀這一系。我們可不要看不起神秀，他的影響比六祖大。當時的文化中心在北方，有很多有修持的大師都在北方。不過神秀走的是漸修的路子，也是禪宗的正統。不要認爲神秀不是正統的禪宗，那就完全錯了。唐代當時的大文人如李白、杜甫，後世的白居易，這一班名人的禪，都是受神秀這一支的影響。南方的禪影響中國，要到唐末五代纔開始。

當時神秀那一系有一位臥輪禪師，他打坐時常有魔鬼來磨他，誘惑他，他都置之不理，還作了一首偈：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這是真功夫啊！你不要輕視他。很多學禪的人，就依這個偈子修行，後來傳到了廣東。臥輪禪師的輩份自然比六祖低，有人拿了這偈子去問六祖，六祖就說了另一個偈子：

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菩提作麼長這句話妙得很，是問語，你說菩提怎麼長？一邊也是答案，菩提無長也無滅，哪裏能長？臥輪禪師的偈子是學禪的根本，根本做到了，有了臥輪禪師的境界，你再來談六祖的境界。後世學禪的拿了六祖的雞毛當令箭，那是六祖揩屁股的草紙，你不要拿來當帽子戴！他可以拿帽子來揩屁股，你不能，你還是要從臥輪的方法做起。

（二十）無盡意菩薩──六度迴向一切智

「無盡意菩薩曰：佈施迴向一切智爲二。佈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爲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無盡是無量無邊，在凡夫，意是第六意識，成佛了也用意，不過意識這麼一轉，轉凡夫的妄念爲菩提。根據唯識，意在凡夫是分別心，轉識成智之後，第六意識就轉成妙觀察智。無盡意菩薩報告的內容是六度，就是大乘修行的六個次序：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梵文叫六波羅蜜。波羅蜜的原義就是由這裏到那裏，人如何超脫人世的苦海，到達清涼自在的那一邊。中文翻譯是翻義，就用了一個字：度。佛教常說要度人，如何叫度？就是使人能夠解脫，能夠大徹大悟才叫度，不是說叫人信佛就算度了。

根據教理，六度的前五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是修福德資糧；般若是修智慧資糧。福德和智慧圓滿了，就可以成佛。這是從修行次第（就是層次）而說的，是漸修。

《維摩詰經》上所講的六度，不是講漸修的次序，是講頓悟的。頓悟什麼呢？一乘道。沒有差別的。換句話說，六度所有的修持，乃至小乘大乘所有的修持，就是爲了一件事，爲了得一切智而成佛。不過要注意，一切智是教理的名稱，或者稱爲根本智，是見到本性，也是禪宗所說的開悟，明心見性。

無盡意菩薩怎麼講六度呢？他先用第一條舉例，修佈施就是爲了迴向一切智。普通把佈施和迴向一切智分成兩邊，事實上佈施這個行爲的自性，就是迴向一切智。《維摩詰經》這裏所講的，是對形而上道第一義而講，不是第二義的境界。

教理上講佈施有外佈施、內佈施、無畏佈施三種，我們在前面都介紹過了。佈施的時候要「三輪體空」，施者、受者、施事都空了，做了就放下。這就是學佛人的正修行，不是隻有打坐纔算修行，你下座穿鞋子時，讓一步路給人家先走都是佈施。中國文化也講「施恩不望報」，給人家好處不希望人家回報。但是反過來是要「受惠不忘德」，那怕受了人家一點點幫助，永遠不要忘記。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很快就被接受，因爲它同我們本位文化完全一樣。

清朝的蒲松齡寫了部《聊齋志異》，借鬼來罵人，他自比司馬遷，《聊齋志異》也被稱作中國的鬼史。文字非常好，是我們小時候必看的，又怕又愛讀。這小說的第一篇，寫的是陰間的考城隍，城隍好比是陰間的縣長級長官，文中講到有位讀書人，在夜裏夢見被鬼擒去陰間的考場，主考官是關公，關公出了個題目，「一人二心，有心無心」。這位考生的答案可以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所以中國人做好事叫積陰德，做了不說的叫陰德。無犯意而作錯了事，可能良心上過不去，但是不用處罰。關公看了這讀書人所答的卷子，就派他作城隍。讀書人說這縣長作不得，因爲他還有媽媽在世要養，死不得。關公就調卷看看他的媽媽還有幾年的陽壽，讓讀書人先回去盡孝，等媽媽的陽壽盡了再回來。

中國古人不輕易寫書寫文章。今日很多的文章、戲劇、新聞，寫的是社會壞的一面，對小孩子有很壞的影響，這種文字對社會的影響比殺人還厲害。其實寫的人未必有心教人學壞，也有寫正面的，但是接受的人不看正面。古人對人類這種心理非常瞭解，所以下筆非常嚴謹。《聊齋志異》第一篇寫考城隍，就是要教人爲善。蒲松齡把書寫完了之後，送給一位當時的名士王漁洋過目，王漁洋當場出一萬兩銀子，要蒲松齡賣給他，也就是想買著作權。蒲松齡不幹，王漁洋只好幫他寫一篇序，其中有一首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你看這首詩很美，實際上是罵人，人比鬼可怕可惡多了，聽聽講鬼話遠比聽人話好。

佈施的道理，就是爲善不求人知，這是學佛的人應該有的心理。最近有兩位出家的同學要遠行，來跟我辭行，我爲他們準備了一點錢，裝在信封中，寫上供養二字。他們雖然是我的學生輩，可是這裏就要拋開老師的立場，尊敬三寶。佈施同供養意義有何不同？都是出錢，可是心理是兩樣的。供養是下面對上面恭敬供獻，讓上面滋養之用，同樣的行爲，卻是兩種不同的心理。假如出錢幫助窮苦的人，可不可以認爲自己在供養？可以的，也是應該的。供養一切窮苦的人，就等於供養一切佛。

佈施就是舍，是學佛的第一步，因此學佛的人要萬緣放下，名利一切都放下。常有人說責任放不下，你真學佛連責任也要放下。像我的責任也很重，就算我這一秒鐘死了，世人還是活下去的。所以要放下！放下就是佈施。有人說打坐時思想放不下，你佈施嘛！把思想給狗吃了，就放下了。假使我死在路旁，這個肉體給狗吃了也蠻好，跟狗結個緣嘛。一輩子雞鴨魚肉吃了那麼多，死了這個肉體給螞蟻喫給狗喫，一樣也是佈施。如果發不起佈施的心，也就不用想有什麼成就。像時下很多年輕人，幫人家一個忙都不肯，我要班上同學告訴缺席的同學，下一堂課帶些什麼書來，結果連這一句話都不肯傳，就是不肯佈施。

除了財佈施法佈施之外，還有無畏佈施。給人精神支持就是一種無畏佈施，例如有人遭受到很大的挫折，我對他說：沒有問題的，我看了你的相，馬上就一切順利了。其實我是信口說說，但是他很可能因爲聽了這番話而得到鼓舞，這只是無畏佈施的一種方便，其實佈施方法是很多的。

但是，佈施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迴向一切智。這又是什麼個講法呢？我們放下一切，舍掉一切，是爲了成佛。一念放不下，所以不能得道。你打坐在那裏搞氣脈，任脈通了沒有，督脈通了沒有……爲什麼？氣脈通了身體會好嗎？這就是放不下身見，這一念放不下，怎麼能夠得一切智？四大皆空，身見先要放下。所以佈施是爲了迴向一切智，得了一切智就成佛了。

怎麼樣是迴向呢？這個問題嚴重了，連好幾位老前輩都問過我，關於迴向的意義。他們的學問都很好，不是不認得這兩個字。古人爲什麼翻譯成迴向？意義是非常深刻的。你若是懂了輪迴，就會懂迴向。宇宙萬物是旋轉的，起點也是終點，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迴向也是這個道理。佈施出去，我就沒有了，其實正是你的有。你覺得什麼都犧牲了，正是你的成就。不過你如果因此存着要回收的心理去佈施，那就糟糕了，反而不會迴向的。如果你無心佈施，它自然就回向。例如有人問我，要怎麼唸經迴向給父母，這很簡單，你只要起這一念就回向了，這就是心念的力量，不用再念出來這是爲了誰爲了誰的。

學佛第一步要心念空靈，無所希求，只有施出去，只有幫忙人家的，不用希求拿什麼，自然就回向了。

我們學佛是求自己成佛，佈施是一切放下，它的本質就是迴向一切智。普通人不瞭解，把佈施當作一段，迴向當作一段，當作兩個相對的。現在《維摩詰經》告訴我們第一義諦，不要修別的法門，只修佈施。你說我沒錢，就內佈施嘛，內心一切皆空，沒有錢不能佈施的這個念頭也要空掉。一切放下，放下的念頭也放下，自然成就一切智。所以說：「佈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

中國有句老話：「爲善最樂」，這是真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純粹勸人的話。你可以就這個行爲體會一下，我自己的體驗是如此，你真做了一件善事，幫了人家解決了一件大事，那真舒服。這個道理是什麼？善行是喜的，惡行是憂的。喜的東西是陽性的，憂愁的東西是陰性的。真做了好事，不只是精神上會感到非常愉快，身體都會舒服的。就有那麼大的功效。所以我常說學佛的人還不如學童子軍，童子軍的教育要日行一善，善行不論大小。可是學佛的人恐怕十天都做不到一善，儘管滿口佛話，人家碰他一下就氣死了。

同樣的，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都是迴向一切智。因爲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都要靠智慧去做。我常說做好事非常難，是要有智慧去做的。沒有智慧，你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其實會增加別人的煩惱。所以六度萬行以智慧爲主，學佛法是智能之學，不是迷信。所以「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智慧是指普通的聰明，一切智是悟道的智慧。

清楚了這個道理，你就曉得世間的行爲，就是修出世間法，修出世間法要能夠入世。我今天還在說一位出家的同學，他光曉得出家修道，如果不懂世法的話，這道是白修了，不能起而行。只能空，空而不能起有之用。釋迦牟尼成了佛也還是要出來教化衆生，他什麼事都懂，例如他也懂放牛，乃至也懂裁衣服。他是得一切智的，就是世法要通啊，這樣就叫做入不二法門。

總結無盡意菩薩的報告，在六度萬行中，我們真修持做到了任何一點，都能夠悟道，不需要再找別的法門。譬如內佈施有一條，萬緣放下。萬緣慢慢放下多麻煩，一念放下就行了，打坐時連求靜的這個心都放掉，內佈施掉就行了，可以成就一切智。問題是講得容易，你真能放下到什麼程度很難。有人說，放下就昏沈，那你要把昏沈也放下！嘿，這就是問題了，你怎麼把昏沈也放下？老實講，昏沈是習氣。例如佛也說過，人爲什麼要睡眠？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生理疲勞，所以進入昏沈需要睡眠；一種是心疲勞，用腦子用思想多了，心理上疲勞了，也想睡眠。這個睡眠是一個境界，就是個習氣，能把這個習氣檢查出來，睡眠昏沈也放下，那是真放下了。放下了自然迴向得一切智，這就是不二法門。

（二十一）深慧菩薩──三解脫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在是第二十一位菩薩，名號是深慧菩薩，由上一位無盡意，到這一位深深智慧的深慧菩薩。《維摩詰經》一共有三十二位菩薩，報告修行的不二法門，這好像是《楞嚴經》上有二十五位菩薩，報告修行的圓通法門。上一次提醒過你們，諸位有留心算過嗎？

上一位菩薩講的是六度，這一位菩薩報告的是大乘的三解脫門。三解脫門就是空、無相、無作。無作在有的經典上也翻成無願。看到無願有人就覺得奇怪了，學佛不是都要念《普賢行願品》嗎？學佛不是都要發願嗎？無願其實就是無作，作而不作。我們能抓住這三解脫門，一切佛法的道理就都知道了，學佛就是隨時把握三解脫門。

講到空，例如《心經》說「諸法空相」，《金剛經》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學佛想要進到空，有多難啊！密宗的，尤其是黃教一派，要得中觀正見，纔算見道得根本智。什麼是中觀？不空也非有，即空即有。得中觀正見的前提，要先見空性，先見到空的一面，也可以說是見性空。瞭解了性空，自性本來空，學佛的第一步就邁開了，不是理論上了解，是要身心都進去。現在講話都懂，這是理論，沒有用的。你縱然能把佛經倒背如流，佛學好的不得了，生死來到時一點用都沒有。不要講生死，就算感冒來了你也擋不住，你空空看，噴嚏照打，肚子餓了你去空空看，還是餓得受不了。真得到空性的人，卻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所以什麼叫悟道？什麼叫證道？是身心整個投進去。就像這杯茶，白開水沖泡茶葉就有味道，你只講空話，講得再香再濃，白開水仍然是白開水。

這個性空是要證得的，證得了性空還不算佛法完全成就了，只是起步而已。性空了還要知道緣起，真空要起妙有的作用，那佛法就又進一步了。但是這還不算成功，要空非空，有非有，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才真能算了解般若性空緣起，緣起性空，這個道理就是中觀正見。

這個空是不是究竟呢？絕對究竟。最後得中觀正見，連中也不中了，徹底的空，所以講是性宗般若畢竟空。這個空的境界要如何求得？在座的同學打起坐來拚命想求空，求不到的道理在哪裏？就因爲你在忙着求空，真是空忙。要知道，是空來空你，不是你去空它。你懂了這個道理，很自然就空了。你現在在聽講，空不空？不空啊，這是有啊。但是你聽到、感受到的，沒有一點可以停留住的，它早跑掉了，當你一聽到就已經沒有了。所以是它來空你，不是你去空它。

結果我們學佛的都走了反路，都在求空，豈不是背道而馳？它本空啊！你瞭解了本空不是就很解脫嗎？用不着怕有個有的。你想把我們的思想、感覺停留住，那是停留不住的。不過有一樣你感覺到好像停留住了，就是當你痛苦時，你硬是空不掉。其實還是空得掉的，那個感覺痛苦的就是受陰，就是業力的根本。業在哪裏？就是被痛苦煩惱束縛，被這個力量捆住了，解脫不了，就是業。這是一個感受的作用，你打坐覺得靜了，但是你裏頭還有一個靜的境界，就是受陰，你就解脫不了。等你覺得空了，就又着相了，有個空相，這空相也要空掉。你說空了覺得清淨，可是既然還有個清淨，又不空了。

空，是徹底的無相。既然無相就當然無作無願，我也不希望有個空來，它自然空的。你造出來個空的境界、光明境界，那就是有作。有作在修持的程序上就是有修有證，無作是無修無證。所以得了道的人跳起來是道，坐下來還是道，這肉身完了，可是法身是不生不死。

我們修持能達到空、無相、無作，則心意識自然空了，自然就解脫了，自然就入道了。學佛不論大小乘，不論任何宗派法門，歸納起來，最後都是求解脫。什麼解脫呢？不是功夫，不是信仰，是智慧的解脫。所以學佛的成就是大智慧的成就，不是功夫，不是境界，不是迷信，不是信仰，而是智慧的解脫。但是同時也包括了功夫，也包括了境界，也包括了正信。

心意識是很難解脫的。心意識不是一個東西嗎？爲什麼要分三層？佛經上常這麼分，尤其是禪宗語錄，在宋朝以後的大師們，常常提到要離心意識參話頭。當年我跟顯明法師二位，皈依虛雲老和尚學禪（這裏不應該說二位，應該說我們兩個人，自稱二位就大模大樣了。順便把中國禮數告訴你們年輕人），虛老一開示就叫我們離心意識參，我參了一分鐘就不參了，因爲離心意識我還參個鬼！那我已經成功了嘛！這句話到此爲止，你們參參看，參我那句鬼話。

現在不講禪宗，講教理。意，大家都知道，以六根來講，佛學把我們生命分成六個工具：眼耳鼻舌身意。相對外在的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另一種分類，是分成五蘊：色受想行識。你把五蘊研究通了，也可以悟道了。唯識宗主張萬法唯識，把物理世界和我們的精神的生命合起來，分成八個識，這又是一個系統。這八個識當中，主要的中心在意，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的根本，整個的叫作八識，就是唯心，所以叫作八識心王，心是主體。心起的作用就是意。把心意識三個層次勉強作個分類比方，心像大海；意像大海中起的波浪，一個一個思想不停；識像波濤面上的浪花。

空、無相、無作與心、意、識之間的關係，要怎麼樣配合呢？這個無作是指什麼無作？無作配心。無相配意。空配識。因此深慧菩薩告訴我們，「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爲入不二法門。」空、無相、無作，隨便由那一個法門證入，一門深入，就徹底成功了。再歸納起來講一句話，妄想就是般若。我的老師袁老師，給我講過一句大名言，了不起的。他告訴我般若與妄想有什麼差別，他說：「了妄想是空，妄想即是般若。了般若是有，般若即是妄想。」說得非常徹底。

（二十二）寂根菩薩──佛與法衆

「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爲二。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一位寂根菩薩，是第二十二位菩薩，寂滅清靜當然是空了。「根」，本院的出家同學，剃了頭，穿了這一身衣服，分不清男的女的，只有什麼不同？身根不同，就是男身女身生殖器官不同，因此有男女的差別。

佛法僧在《維摩詰經》翻成佛法衆，衆就是僧。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寶。早晚唸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伽。伽要讀如「茄子」的茄，不要讀成「嘎」。僧伽是僧團的意思。皈依僧是要皈依僧團，不是單一位僧，因爲要隨衆而學，所以在這裏翻成佛法衆。僧伽是聖衆，入聖人之位，是成佛得道的預備隊，是後補佛。所以要對出家人恭敬，我對出家人是非常恭敬的，你不要看我常罵出家的學生，那是以另外一個立場罵他們。

學佛要恭敬三寶。有人對我說，他看出家人好像與在家人沒什麼不同，言下有不尊敬之意。我說，當然沒有不同，都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可是人家剃了頭就值得恭敬。告訴你，真的釋迦牟尼佛今天來了，你看慣了也同我們差不多。真的肉身菩薩來了，你一定不知道，等他死了你才明白，慢慢去哭吧。拿破崙也說，他在兩個人心目中當不了英雄，一個是他的貼身侍從，一個是他的太太。這是真的，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我們懂了這個道理，常人也是佛。所以不只是恭敬僧人，你能夠把一切衆生、每一個人都看成佛一樣，你就絕對成功了。有如此的精神去學佛，憍慢心沒有了，沒有不成功的。

普通觀念把佛法僧分開，覺得他們是出世的，我們是入世的。佛就是法，佛就在法中；法就是衆，法就是僧；佛法僧三寶是一寶。我們出家同學是僧寶，手中這本《維摩詰經》就是法寶。所以寂根菩薩告訴我們，「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無爲就是要放下，三寶就是一寶。真正佛法僧三寶在你那兒，在每個人心中。每人心中能萬緣放下，一念皆空，你那兒就是三寶，與虛空相等。不止三寶，一切出世法、入世法，也都是一樣。能夠依這個理去修正自己的心理和行爲，就是不二法門。即使是在家的同學，你能夠一念之間證得空性，你已經入於僧伽聖衆，也算是出家人了，所以廟上供奉的伽藍聖衆，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譬如中國佛教供奉的伽藍神之中，有關公，也有韋馱，都是武將，是在家的。韋馱菩薩到中國唐代纔開始有記載，這在前面說過了。有個說法是我們這一劫爲賢聖劫，據說會有千佛出世，所以沒有那麼悲哀。韋馱菩薩的願力，就是爲前九百九十九尊佛護法，而自己成爲第一千尊出世的佛，就是樓至佛。

（二十三）心無礙菩薩──了生死問題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爲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所報告的不二法門，就是我們所講的了生死。世人最恐怖的就是生死。死了怎麼辦？死了就沒有我了。有沒有我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認爲死了就沒有我了，就是認爲這個身體是我，在佛法上這是惡見，不是善見。身體不是我，是這一生借用的工具，是四大假合而成。一般人分生死，是以身體失去功用就叫作死亡。一般人的恐怖和悲哀就是怕死亡到來，我這個身體沒有了，我到哪裏去？

學佛的人不應該有這樣的看法，生命是永恆的，非斷非常。一般人認爲的生死，在佛學叫分段生死，所以凡夫的六道輪迴是分段的，不論活多久，僅是整個生命中的一段。得了阿羅漢果的人，可以預知生死，乃至可以決定要活幾百年幾千年，因此認爲自己沒有生死，其實還是在生死中，在佛學上講是變易生死。能離開分段生死，去掉變易生死，回到自己生命根本道體上，這樣就是不生不滅，勉強可以叫作了生死。

我們這個生命，不生不滅的根本，有一個名稱，悟了道的人證得了這個叫法身。法身本來寂滅清淨，不是我們修出來的。修它也寂滅清淨，不修它也寂滅清淨，所謂本性如然。譬如我們都市中蓋了許多高樓，並不妨礙這虛空，以後如果都市回覆到荒涼，這虛空還是一樣。法身有如虛空，不生不滅。爲什麼我們不能知道自己在法身中，僅僅知道這個肉身？因爲我們的習氣，認小爲大，抓住個小的當成是生命的根本。禪宗說明心見性，見的是這個心，不是思想的心。這個道理講得最清楚的是《楞嚴經》，佛告訴阿難，我們的生命是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的，可是凡夫衆生顛倒知見，不認這個生命，卻只認身體。像是不認大海，反而只認大海上的一個小水泡當作是自身。《圓覺經》上也說，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把這個四大假合的肉身認爲是自己），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以爲自己的思想是心，其實思想只是身體第二重、第三重的反映）。

心無礙菩薩說，普通人把肉身看得很牢，等到肉身壞了，以爲是兩件事。莊子也講過一個比喻，驪戎有位小姐驪姬長得很美，這個國家被滅，她被獻給晉獻公，當時的她怕得哭哭啼啼。在古代一旦進了宮中，就只有靠祖上積德，哪一天被皇上看中能選爲妃子，否則可能一輩子老死宮中，連家都回不去。後來這位小姐果然被選爲妃子，享受恩寵了，想想當時怕的心態，覺得很好笑。莊子就說，世人都怕死，可是如果死後比生前還好，就會覺得自己臨死時怕得很沒有道理。

其實，生死不只是身體壞了才經歷到，我們凡夫天天都經歷生死，每晚睡覺，就是一次生死。再進一步講，我們身上的細胞，因爲新陳代謝作用隨時都在生滅，因此這個身體也不斷在變化，本身隨時在生死中。所以生死沒有什麼可怕，就像換個房子住，修道成功了，就像是發財的人換新房子，對舊的房子毫不眷戀。那個沒發財，被人趕出來的，對自己那個舊房子，不知道有多捨不得！

真正瞭解我們的生命不是這個肉身，也就是悟道，見法身，見空性，見自性，見實相。若是沒有悟道，那你所有學佛的功德都是在學加行，要見道以後才能修道。實相是什麼相貌呢？本來清淨，是無相，是空相。所以說清淨是法身，圓滿是報身。我們凡夫現有的身體是業報身。是善業來的，這一生福報好；是惡業來的，福報就不好。成佛得道了就是得圓滿報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功德圓滿。見到空性清淨法身，纔好起修圓滿報身。圓滿報身成就了，千百萬億化身當然就有了。

明心見性見到自身實相了，就「不起見身」，不會把肉體看得很牢，身見沒有了。以小乘來講，有兩種障礙使我們不能成道，就是見惑和思惑。思惑是我們帶來的業報，就是貪、嗔、癡、慢、疑。見惑是觀唸的錯誤，就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我們大家打坐唸佛，搞了半天，實際上都是邪見。又想求通氣脈，想自己健康長壽，身見也愈來愈重。《金剛經》告訴我們要無壽者相，把這些觀念拿掉才能見道。

也有人問我，爲什麼有的出家同學喫素修行，身體卻愈來愈多病。好像佛法就是人壽保險，應該保證不生病似的，這是觀念錯誤。其實人生以病苦爲師，要遭遇痛苦和身體多病，才容易有道行。又健康又快活又功名富貴，一切都得意的話，是不會想修道的。因爲有病所以不敢亂來，然後又當然有點私心，想把身體修好一點，就是這樣才種進了善根。所以叢林規矩裏，修行人不求無病，病還是善知識呢！

所以要「不起見身」，還要「及見滅身」，不要看到肉體壞了就覺得生命死了，這好比只是工具壞了，換個工具就是。什麼理由呢？「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這句話更嚴重了！我們學佛許多年了，幾時見到過清淨法身？清淨法身在哪裏？要把此身空掉了，把受陰想陰都空掉，好像連這個肉體都沒有了，當然法身就清淨了。所以法身就在你現在的肉身上。禪宗的雲門祖師說：「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這寶貝就在你肉體上：臨濟祖師也說：「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無位真人就是生命本來，就在我們眼耳鼻舌身面前跑進跑出，只是我們不知道。所以法身就在你這個肉體上找，你能把這個找清楚，也就對了。古德還有一首偈子：

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

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

我們這色受想行識五蘊之上有一段空，這空就是法身，就在我們身體上，你怎麼樣去求證？爲什麼有人用觀的或者用聞的就悟道了，而我們不行？法身就在你身上，能把這個找到了，纔是悟道。

進一步說，你也不要看不起這個肉體，肉體就是法身。所以永嘉禪師在《證道歌》也說，「幻化空身即法身」。因此根據大乘菩薩戒，自殺是犯了重戒，等於殺了佛、菩薩、羅漢。你的肉體就是佛的肉體，算不准你明天悟道成佛，而出佛身血是入無間地獄的罪。殘害自己身體，任意糟蹋自己，浪費自己生命，都是犯菩薩戒的。前面曾提過，儒家文化的《孝經》也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古代儒家反對佛教，其實不是反對佛法，是反對出家人，父母都不養，剃了頭髮出家，認爲是不孝。這個觀念就是要保重身體，因爲身體是父母親生育養育而來，他們希望我們能健康，你把身體毀傷了，就是不孝。又說「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也是這個道理。身體雖然要保重，但是儒家的道理是「死有輕如鴻毛，有重於泰山」，看情況，該犧牲時，也義無反顧。所以中國文化關於生死之間，是有很多道理的。

懂了身與滅身不二的道理，肉身與法身一樣，生與死一樣，「於其中不驚不懼」，就是入不二法門。

（二十四）上善菩薩──身口意三業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爲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能夠心無礙，自然能夠有善行。這位是上善菩薩，最高的善，他來說明身口意三業的不二法門。我們每人每天身口意都在造業，我們來到這世界都是光屁股來的，什麼都沒帶，活了一輩子，要喫要喝，要揩油要騙，騙不到就兇人家。所以這世界，沒有哪一個衆生不是偷盜人家來生存的。強盜暗搶，皇帝明搶；小偷暗偷，做生意明偷。所以不要說自己沒有造業，哪一個沒有造過業？身體、嘴巴、意識都在造業，自己檢查看看。像我，不要說是在弘法利世了，我爲了要喫飯，只好靠賣嘴巴賺錢，比歌星還不如，也造了很多口業。你們將來也不要自以爲在講經弘法，都是活見鬼，有這觀念就是造意業。自己儘量向好處做，少一點過錯就了不起了，不要自命不凡。所以在我看來，諸大善人和大菩薩都和我一樣，是喫開口飯的，開口飯就是賣唱的。

什麼時候身口意纔在造善業呢？萬緣放下，一念不生，得定了。身不動，也不用喫，身就沒有造業；口不動，連阿彌陀佛的阿字都不阿了，口就不造業了；意念動也不動，清淨圓明，也不造業了，只有這個時候，纔是真正身口意三業向善。常有人來對我說：老師，我沒別的，只有對你誠心身口意供養。去你的身口意！我真答應就籤個約去公證，你身子是我的了，沒有你自主的份了。所以那都是騙人的，說這個話哄人就是造業。我當年跟老師學法，從來不講這種妄語，我手邊有現成的就一定供養。當年學密宗，不知道花了多少錢，今天傳個法，送紅包，明天傳個法，又送，這供養纔是真的，什麼身口意供養！真正的大供養是法供養，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個時候才叫身口意供養，供養佛菩薩三寶。

身口意三業，表面上與善是相對的，但是你真悟道的人，三業皆無着相。身口意自性本空的，三業本來是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白居易有首詩說，「飽暖飢寒何足道，此身長短是虛空。」這個身體本來就是空的，他用了幾句詩就把佛學講完了。

身體到了無作相境界，當然就不會造口業，不會說是非。身口意三業中，嘴巴造業的機會最多。身業只有殺盜淫三種，意業也只有貪嗔癡三種。口業有四種，妄語（譬如不想和某人打交道，他來找你，就隨口說沒有空，就是妄語）、惡口（罵人、挖苦人）、兩舌（造是非，像是同人講，這話只告訴你，不要告訴別人，就是兩舌）、綺語（像是說些不相干、不由衷、敷衍的話，或者是說沒有意義、言不及義的話，像聊天就是）。

不造口業就意無作相，這一點是很難說的。例如有人以爲不說話、禁語，就可以不造口業了，可是他雖然不說話，見了別人有什麼過失，那難看的臉色就擺出來了。這不仍然是在說話嗎？真正禁語是要從意上去禁的。

能真正身口意三業清淨了，就不止是戒了，比戒還進一步，是無作慧，是智慧的解脫。用上面的例子，看到人家做什麼事，心中也不會動念，這纔是解脫，是要有智慧才做得到的。這是大乘三法印的無作，前念已滅，後念不起，起了就丟，這樣纔是入不二法門。這是上善菩薩的境界，是真行善。你懂了上善，就會懂了密宗的上樂金剛和禪悅的道理。

一個人想要得到身體上的快感，是有好多方法的，按摩是一種方法，乃至有人捏香港腳也無比舒服。但真正的得至樂是爲善最樂，上善成就了，它由內而外發出的快感是永遠不退，晝夜都在快感中。那種快感是我們想象不到的，就是經上所說的，菩薩內觸妙樂，是登地以後菩薩的境界。有上善、上樂、上喜的境界，纔算是福報的成就。做點好事只能算是在培養福報，是福報的資糧。你想得到上樂境界，要問自己福報夠嗎？一身都是業怎麼能得到？接下來是福田菩薩，是真正福報的成就了。這個次序排列得非常嚴謹的。

（二十五）福田菩薩──福行罪行不動行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出家人的袈裟，上面有一塊塊的，就叫作福田衣，象徵出家人是爲衆生種福田。現在福田菩薩爲我們講行，什麼是行？就是行爲、動作。做人每天不是在做福行（善事），就是做罪行（惡事），所以得善報或惡報。如果每天只睡覺，不做善也不做惡，那還是有報的，得無記報。得無記報就變豬了，因爲無記業就是罪業，昏頭昏腦當然有罪，不過算是消極的惡。

不動行是上善之行，已經得了道，不空而空，自然清淨。孟子說自己的修養是「四十而不動心」，他從年輕作學問修道，到了四十歲纔敢說不動心。孔子也說要到四十歲才「不惑」，不惑就是不動心。但是不動心不算悟道，孔子孟子到四十歲並沒有悟。你問，孔子到了幾歲才悟了？五十歲，他「五十而知天命」，破初關。用功十年，「六十而耳順」，破重關。再下十年功夫修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才破三關，才成就了。孔子是很辛苦的，他是個孤兒，十二歲就要自立，養一個後孃，還養一對同父異母的兄妹，家中貧困，不能不挑這個擔子。雖然這麼艱苦，十五歲就志向已定，「志於學」。要到四十歲纔不動心，可見不動行之難。

所以這三種行，福行是善報來的，罪行是惡報來的，不動行是修菩提果報來的。普通看起來，這三行是不同的，其實這三種行爲都在一念之間，因爲「三行實性即是空」。要從這裏見空，真見到了空，善的、惡的都沾不上了。

像剛纔說，孔子孟子在四十歲時還沒悟道，要進一步曉得三行的自性皆空纔是悟道，「於此三行而不起者」，那纔是萬緣放下，一念不生，纔是入不二法門。入了不二法門你福行也對，罪行也對，不動行也對，那是菩薩境界，纔可以爲衆生種福田，這不是凡夫可以想象的。出家的同學要注意了，你要反省有什麼資格穿福田衣，爲一切衆生種福田啊？如果披了這一件衣服而不好好修行，果報是很嚴重的，來世連人身都得不到。所以若有同學披了袈裟來聽課，我可就不敢坐在這上面了，那是因爲它所代表的精神。同樣的，有同學穿了袈裟我就不能罵他了，這正應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這句老話。

但是，「披上袈裟事更多」，這是真的，出家不只是爲自己，更是爲了度一切衆生，爲衆生種福田。所以你的修行是爲一切衆生而修，成就了更要去利他，當然事就更多了。這一句話也被用來批評出家人反而攀緣更多。菩薩是多情慈悲的，從圓滿的境界看，菩薩也可以說是癡情不得解脫的。反過來說，如果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他就沒資格學大乘，修成了也是個小乘羅漢，是自私的。所以有詩曰：「只說出家堪悟道，誰知成佛更多情。」

（二十六）華嚴菩薩──由我而起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接着福田菩薩之後，另一位更大的菩薩出來了，華嚴菩薩，華嚴的境界更大了，「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處處都是菩薩，上面下面，最乾淨的地方，最髒的地方，到處有。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善惡惡，分辨不清，華嚴境界是盡虛空徧法界。《華嚴經》是一部大經，汪洋淵博，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家之富貴。其後華嚴在中國佛學又成了一學，研究唯識法相的人，非研究華嚴不可。《華嚴經》是唯識的五大經之一。

華嚴菩薩說，一切從「我」來，一切萬緣都因爲有我相而生煩惱。待我空了，人無我，法無我，自然就成佛了。有我就有人，有人就有他，這就是「從我起二」，有人我他就有一切煩惱。「二」就是相對的，相對的境界就是由我而起。見到我的實相本空，到達無我，自然就沒有相對的了。我們凡夫也有一句很好的話：「眼不見，心不煩」，雖然做不到無我，不看見就算了。很多你在外頭買的食物，如果去工廠看看，包你會覺得髒。我們喫的醃菜，在我家鄉是用人腳去踩出來的，你見到了一定喫不下去。另有一句話說：「水爲淨」，有什麼髒的，用水洗一洗就乾淨了。中國鄉下其實有很多有智慧的事，例如我小時最怕鬼，老人家就教我，如果走夜路撞見了，就把袍子一掀，放一泡尿，口中吼一聲「呸」，就過去了。後來我去西藏，活佛傳我個避鬼方法，也不過如此。

我講個真的故事，將來要寫進回憶錄的。我小時家鄉有個讀書人，他詩詞文章都很好。夏天晚上他在橋上睡，到了早上人不見了，全家人發動地方上百姓一起找。結果在離橋不遠的一條小徑邊找到他，他的耳朵鼻子都被泥巴塞住，人已奄奄一息。他被救回來後，說只覺得睡着後身上被壓住，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大家就說是被鬼抬走了。我聽了這事，又怕又好奇，一定要拉個大人帶我去那個地方看一看，大人嚇我，如果被鬼抬走怎麼辦，我說我就掀衣服拉尿（衆笑），這些都是過去農村生活的事，你們今日都市中長大的人是無法想象的。

講回華嚴菩薩，「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到了無我的境界，就不住相對二法，就無識了，是心意識的識，無識就不動念。識空了就意空，意空了就心空，因此人空法空。這個時候，纔是真做到無我，才入不二法門。

修行要能做到無我，先空我。你看這個不慣，那個人又不對，起了善惡是非之分，皆因我起，能無我，就入了不二法門，這是華嚴菩薩的境界。到了這個境界，纔算是開始向功德圓滿的路上走。所以接下來是德藏菩薩，這藏不是躲藏的藏，是西藏的藏。

（二十七）德藏菩薩──有所得與無所得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爲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一般學佛的人都犯了這樣的錯誤，以有所得心來求無所得法。佛法是無所得的，你用做生意的觀念，求利益的觀念來求法，因地就錯了。因錯了，你修死了也修不出來。所以我再三引白居易的詩，「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你根本路線已經錯了，走錯路了。尤其年輕人學佛更是如此，連作個什麼夢也當大事一件來對我說，聽了我頭就大，可是也只好聽聽。還有同學唸咒子或者拜佛，唉喲，昨天得了一個境界，趕快來告訴我。你來講境界時，那個境界早不曉得跑哪裏去了，還要來說境界。那之愚蠢，恨不得一刀宰了他，幫他換個腦袋。這種心理，都是以有所得心，有所得相來求法。沒向菩提相、空見上去求。

《心經》說「諸法空相」，一路無到底，最後，「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無所得是菩薩境界。若無所得，就無所取也無所舍，既不要提起什麼，也不需要放下什麼。很多人說自己放不下，放不下你就提起來嘛！但是又要問怎麼提起，不知道就放下嘛！再問怎麼不放下，那就只好說，去你的！這是第三法門啊，第一是放下，第二是提起，你前兩個都做不到，只有第三了。你真能去你的，就行了。坐在那邊心念放不下，去你的！有位同學被我大罵一句去你的，就把這句話當了個咒子，空不了時就唸，結果居然很管用！我就告訴他可不要亂傳這個咒子，是有版權的，若要傳，非先讓學生磕三百個頭不可，還要收供養（衆笑）。如果能無取也無舍，那當下就是道了。道就在這裏了，既不提起，也不放下，既不求空，也不求有。爲什麼一定是空纔對？那有呢？有也不對！那是什麼呢？是什麼就是什麼嘛，現在就是現在嘛，那就對了，就是這個（師以指敲桌數次）！但是你要懂這個，要功德福德圓滿了才能懂，這就是不二法門。

（二十八）月上菩薩──暗與明平等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爲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你們在別的經典中看過月上菩薩嗎？《藥師經》中有位藥上菩薩，同這位月上菩薩是有關連的。月上不是月亮上來，是用月亮形容，比清淨光明殊勝境界更要殊勝。

月上菩薩說的這一段，對你們的修行非常重要，黑暗與光明是兩個相對的現象，是不是？初學佛的人，打起坐來眼前黑洞洞的，這就是闇，就是無明。有時坐起來有點亮光就高興死了，以爲自己見道了，你是活見鬼了。靜極則明生，那點亮光有啥稀奇！你打坐雖然不動，身體沒有全靜下來，還有呼吸、血液循環、心跳、腦波都在動，你覺得靜，是第六意識寧靜而已。心理雖然靜下來，生理還在動，甚至動得更暢快，因爲沒有心理幹擾生理本能的活動。這也是爲什麼打坐會使人健康的原因，因爲心寧靜下來，呼吸、血液循環、心跳、腦波就都正常活動，這動和靜一磨擦，就有光明出現。這不是道，什麼「稻」，我看你是麥還差不多！不過你們年輕人城裏長大的，稻子和麥子本來就不分的。

真得道的人，也非黑暗，也非光明。這裏要注意了，光明也不錯，但是不要認爲光明境界就是道。外頭流行道家、密宗，說什麼放光，放光了又怎麼樣？那也不是道啊！

大阿羅漢真得定了，入了最高的滅盡定，是無闇也無明，不是入光明定啊！這是佛經的經文告訴你的，千萬不要忘記！所以有人說他得了光明定了，你只笑笑就好了。「一切法相，亦復如是」，說究竟的，一切法從本體來講，沒有什麼叫光明的，有光明的是妖怪。我當年學佛時有位學禪宗的老居士，會講《金剛經》，我是很佩服他，他也很想要我叫他老師。他講《金剛經》前，手這麼一擺，裝模作樣一下，很多人就看見他的大拇指放光，有個韋馱菩薩在其中。我就是因爲他來這一手，本來要拜師的，反而不拜了，替他可惜。《金剛經》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他又是學禪宗的，怎麼還來這一套？我就告辭而去。真正的佛法，一定是很平凡的，就是平平常常作一個人。

所以這裏最後說，「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真平等不是二邊，不是相對的。如果要說有光明就有黑暗，有善就有惡，都是相對的，是非平等的，相對法門皆不是平等。平等就是中觀，中觀正見就是平等法門。能入平等法門，就是入不二法門。

（二十九）寶印手菩薩──涅槃與世間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是第二十九位菩薩，寶印等於是顯教講的法印。密宗有手印法門，手印有兩種，一種是手勢，十個指頭結各種的姿勢，這是有相的，等於是標記。或者加上神祕學的解釋，用現代觀念比喻，是無線電通訊的密碼。另一種是心印，心印是無印的。印等於是蓋圖章，它的道理是表示符合無誤。禪宗說以心印心，後來成爲日常中文語言的心心相印。寶印手也就是大法印，以法傳法，以心印心。

寶印手菩薩的報告就是大手印的法門，真正佛法沒有顯密之分。寶印手菩薩所傳的法印，是至高的密法，不念咒，也沒有觀想。也不注重形式，同禪宗一樣。甚至連宗教性的外衣都沒有了，直接了當地直指人心。所以西藏的密宗推崇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密宗，就是中國的達摩宗，就是禪宗。

佛法最高目標是進入涅槃，當然涅槃可分小乘和大乘兩種。小乘涅槃在教理上是有餘依涅槃，證得性空，但是一切習氣的根根沒有斷，是還有剩餘的，所以是不究竟的。大乘涅槃是無餘依涅槃，在學理上有的再加個名稱，叫作無爲涅槃，爲而不爲。阿賴耶識一切種子，善、惡、無記，通通轉成菩提種性，不留絲毫習氣，是無餘依的。何以能夠如此呢？因爲涅槃自性本來無爲，本來清淨。

學佛是想要求入涅槃，因爲厭惡這個煩惱悲哀世界，所以想要出離。涅槃的翻譯，有時用寂滅，有時用圓寂，有時用不生不滅，有時用清淨圓明等等，都沒有對。尤其一般人看到圓寂就認爲是死了，所以也把涅槃瞭解成是死的意思。平常說某某老和尚涅槃了，如此一來，把學佛法的最高目的弄成是在學死。不止是一般人如此，清朝的大才子袁枚，他一輩子非常灑脫，不過就是不碰佛經，你說他不懂嗎？全懂。真懂了嗎？也不是。他曾經寫過，「佛說：學我者死。」你查遍佛經，也找不到佛說過這樣的話，袁枚也不是假造，而是延用一般人的觀念，就是把涅槃當作死。

因爲涅槃的意義很難準確翻譯成中文，古代僅翻音爲涅槃，不翻成圓寂或其它。涅槃也有極樂的意思，所以佛在臨走時所講的經爲《大涅槃經》《般涅槃經》《入涅槃經》，般就是入，是梵音。佛說沒有一個佛是涅槃的，都在，一切衆生本來也都在涅槃中。涅槃就是常、樂、我、淨的境界。涅槃是不生不死，不是寂寞淒涼，不是沒有。涅槃的樂是極樂，世間一切樂是相對的，涅槃的樂是絕對的，沒有煩惱也無悲。衆生認爲有個「我」，那只是假我，不究竟的。得了涅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是真我，假名爲真我。涅槃就是一切佛的淨土，因爲心淨了，則國土淨。

這裏岔進來一個問題，我在大學講宗教哲學時，常說宗教是很妙的，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宗教，即使沒有宗教的名稱，也有宗教的事實。目前世界上大的宗教算起來沒有幾個，例如佛教、基督教、回教等，細算的話可能不止三百個。所有宗教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都是悲觀的，認爲人生是悽慘的，是站在日落西山的觀點看這個世界，所以覺得來日不多。但都鼓勵人不要怕死亡，因爲有個天堂招待你，使人有個信仰的寄託，這是宗教。

真正的佛法不一定是宗教，是超越宗教、哲學、科學的，但是也有宗教、哲學、科學的內涵。一般人厭惡世間，所以希求出離，而證到涅槃極樂境界，這樣把世間和出世間分開爲二。其實涅槃是不能分的，世間出世間都在涅槃中，涅槃就是自性，涅槃就是本體，是常樂我淨的。這個就是道，道是分不了的，世間就是出世間，出世間就是世間。

前面講過五代張拙悟道後作的偈子，「隨順世緣無窒礙，涅槃生死等空花」，生死就像作夢一樣，涅槃也是夢，涅槃與生死是平等平等的，都像是空中的花。你在外頭爲生計奔波覺得很苦，像夢一般，就想到禪堂來坐，得個清淨，其實也是作夢，是清淨夢。凡夫活着一生都是在作夢，佛菩薩弘法也是在作夢，兩個不同的夢境。誰醒過呢？沒有人昏迷過，個個都自然會醒。所以佛在《涅槃經》中說過，一切衆生，不論是最好或最差，到了因緣成熟時，都會成佛。這同《法華經》的道理一樣，沒有一個衆生不成佛的。

所以生死涅槃皆如作夢（以前還有人問我這個「作」字是不是「昨」字之誤，我只有笑笑，你要換成「昨」也隨你），真悟道的人不入涅槃，也不厭世間，這就是得到不二法門，佛法就是如此。

有的同學常說要再做幾年事，然後就去山林住茅蓬。他把山林和世間分成二樣了，山林也是世間啊！山林修道不如世間舒服，你們沒有住過不知道。當年我一人住到廬山頂上，每天兩頓飯，爲了省洗碗的麻煩，碗筷買了四打帶去，水要翻過兩座山去取，因爲我不會挑，挑回去也幾乎潑光了，只有用兩手提，每趟要四十分鐘才提兩桶水。山上白雲漫漫，雲裏面沒有神仙，都是溼氣，身上衣服都是溼的，所以要喫辣椒和姜發散。其它像米、芋頭、菜、油、鹽都要到山下去買。自己做飯喫，喫完了幾乎累得不想打坐了。喫過的碗都泡在水裏，一洗又是半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哪裏能打坐，趕快去打柴，還要趁天好曬乾。本以爲上山好好修行，多多打坐，結果五六個月下來，坐不到五六次，去你的吧！把東西一丟，下山去了。你們要去住一人茅蓬，受得了嗎？有一次三個朋友一同上山住茅蓬，結果更糟，正應了那句老話，「一個和尚挑水喫，兩個和尚抬水喫，三個和尚沒水喫。」由此你知道，誰能夠跳得出世間？你就算一個人住，總還要有人下山買包鹽吧！你拜託一個人就勞累一個人，還是沒有離開世間。古人說一個人「遺世而獨立」，那是非常非常難的。

這一段的重點是告訴你，真正的修行是在世間修，另外一個重點是，涅槃就在生死中，就在煩惱中，沒有另外一個東西的。天台宗講得道的境界有三：法身、解脫、般若。般若是大智慧，爲什麼要智慧？解脫不是靠功夫，煩惱起來要如何解脫？你能丟下不想就解脫了，就這麼簡單。如何不想呢？要有智慧。所以修行要有般若才能解脫，解脫以後就自然清淨，證得法身涅槃。也可以倒過來說，你法身不清淨就不會解脫，不解脫就沒有般若。學佛這三樣，缺一不可。

寶印手菩薩告訴我們，「若有縛，則有解」，被捆住了當然想解脫，「若本無縛，其誰求解？」若沒有被煩惱捆住，何必求解脫？「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沒有捆住，也沒有解脫，就無所謂討厭哪樣或喜歡哪樣，就證得涅槃。禪宗的三祖去見二祖求法，三祖一身是病，非常痛苦，病是業來的。二祖問他爲什麼來，三祖答，請師父教我解脫法門。二祖就問，是誰綁縛了你？三祖說無人縛我，二祖說：「無縛何必求解脫？」三祖就悟了。他悟道了後，什麼病都沒有了，所以病痛也是自心把自己綁起來纔有的。我們常在生病中，你們生病了有藥可醫，我呢？今天晚上講《維摩詰經》我就非來不可，雖然我很想休息一下也不行，這病無藥可醫，只有喫解脫藥，自求解脫。你懂了這一段，就瞭解六祖的偈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就要在世間煩惱中修，若沒有煩惱，你也不需要解脫，也不需要佛法了。

（三十）珠頂王菩薩──正道與邪道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這是第三十位菩薩，上面一位講證得涅槃，這一位講弘揚佛法。

我幾十年前寫《禪海蠡測》時就說，宗教都是排他性的，排斥人家，像做生意似的，只有我賣的是真貨，別人都是假的。真正佛法不是這樣，是包容一切的。你去看看《華嚴經》，那裏就說佛在各個地方的名號不同，有叫祖，叫帝，叫仙，其實都是佛。所以我在書中講，什麼是外道？外道也是道，是外頭那一條路，走得比較迂迴，要走得幾千幾萬年才走回來。旁門呢？旁門也是門，你說是狗門也是門，也可以鑽嘛！只不過比別的門困難一點。以這樣看世界才能包容。《金剛經》上也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一切的教主和聖賢都是得道的，只不過他得道的程度有不同而已。教幼兒園的和教大學的，都是老師，沒有幼兒園的老師教，你還上不了大學呢。

所以珠頂王菩薩告訴我們，正道邪道都是道，真正得了佛法的人，不會起分別正道或邪道。而且很多外道的人，功夫比你走正道的人還好，不論別的，他身體練得比你好，也少喫藥，就把你比下去了。這是因爲入門的方法不同，各有長處。心中分別人家是外道，看不起別人的話，就不是學佛之人，學佛之人是真正對一切衆生平等平等的。即使這個人真走歪了路，要有慈悲心憐憫他，不知還要多少劫數才走得回來。能離開正邪的觀念，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不二法門。中國文化也講包容，「有容乃大」，能包容一切人，這樣功德就慢慢大起來了。若是器量小，德不會大，功德也是靠心念的肚量修出來的，要記住！廟子門口擺個彌勒菩薩像，也是提醒你要學他的大肚量。

這裏有同學提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修行要一門深入，或持咒或唸佛或觀想，那密宗三密瑜伽怎麼說？第二個問，修淨土法門，可以爲了消業障先修準提法門，再回頭唸佛嗎？

第一個問題，對，修行要一門深入沒有錯。這是佛法鼓勵你的話，而且不止修行，讀書作學問也要如此。這個道理有個比方，譬如挖井，第一天挖五尺深，挑出來二十擔泥，第二天又挖了五尺，可是隻挑出來十五擔泥，因爲深了比較難把泥挑出來。你挖到十丈深的時候，可能一天只挑一擔泥上來。一口井挖到見了水，就成功了。一門深入就是要你專一挖下去，一口氣挖到底。不要挖了一兩天，覺得好像沒有效果不見水，就放棄了，又找一個地方去挖，這樣不會成功。所以鼓勵我們要一門深入，這是修行的一個原則。

你現在問密宗的身口意三密瑜伽是怎麼說？就是這樣說啊！還要怎麼說？你認爲唸咒和唸佛是兩門，觀想和結手印不又變成三門四門了嗎？這觀唸完全錯了，可見你是學佛學的，沒有真修行，這叫作青蛙跳井，不通！一門深入是要你在方法上專一，不是說唸咒就不能觀想，就不能打坐結手印。你念阿彌陀佛求往生西方，怕去不了，念藥師佛求生東方，又怕搞不好下了地獄，所以也念地藏王菩薩，可不可以？爲什麼不可以？只要規定好自己功課，就儘管去唸嘛！這也是一門深入。規定了就要鑽下去，不要念了十天，想想還是不念地藏王菩薩吧，過了兩天好像上火了，覺得可能是念佛引起的，就停下來了。這樣就不是一門深入。身口意三業相應，本身就是一個法門，你照着專心去修就是一門深入。這樣說，懂了嗎？

你們同學有時問，老師一下講天台，一下講禪宗，一下又要我們修準提法。是啊！我講那麼多方法，你準備修哪一個法？一門深入是在你啊！老師像是開百貨公司，不是隻賣一種饅頭的饅頭店！你來百貨公司逛，愛饅頭就買饅頭，愛準提法就修準提法嘛。結果你逛了半天，什麼也不愛，又批評這裏東西太多，不是昏頭嗎？

第二個問題，誰說過修淨土法門，可以爲了消業障先修準提法，再回頭唸佛？這是你說的，我可沒這麼說過。誰告訴你修準提法是給你消除業障好去唸阿彌陀佛？根據什麼講的？是根據《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還是《準提儀軌》？所以你們常常問問題，一開口就挨我罵，說話無根，妄想以爲自己是對的。你準提咒念好了以後，迴向自己往生極樂世界，也是一樣。準提法是個大法，怎麼只給你消消罪障？還說罪障消完了才能念阿彌陀佛？你看《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說你念我阿彌陀佛就可以消滅罪障，你怎麼不相信呢？你讀過嗎？你沒讀過就這麼說是犯口過的，犯得大了。從前有位祖師罵說：「像你這樣子，將來大便從嘴巴出來！」後來果然生這個病，要去祖師那兒求懺悔纔好了。所以我不敢隨便批評你們，這是說笑話。可是你問問題不要根據自己意思，《阿彌陀經》說，念阿彌陀佛一句，消無量業障，你爲什麼不信？還要準提咒來幫忙，再找南老師寫個介紹信，送給阿彌陀佛，唉，都是做生意心理，不是修行心理。這兩個問題引來了罵，不罵不得力，給你消消業障。好了，現在繼續講第三十一位菩薩。

（三十一）樂實菩薩──真實與不真實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極樂世界走到極點，證到這裏。實是得道了，證果了。《維摩詰經》最後第三十二位是文殊菩薩，暫且不談，這是第三十一位菩薩，到頭了。真學佛是真現實的，一學佛就要得果，以成佛爲究竟，不然學他幹嘛？成了道證果就叫樂實，到了實際理地。

樂實菩薩說，真實與不真實是相對的，真得了道證果的人，連果都沒有，沒有一個實際的道，何況假的道？真都不存在，哪裏還有假呢？這纔是真，假名爲真。你覺得自己得了道，那就是神經病。一個學問真好的人，對人都很平和的沒有脾氣，「學問深時意氣平」，不像我老是罵人。其實我有時講話很急又大聲，像是說，你這還不懂啊！是恨鐵不成鋼，並不是真罵人。真得了道的人，怎麼還會裝出得道的樣子？如果有一副得道樣子的人，這種人你千萬不要去信他，他那個道是黑漆漆的隧道，不是明亮亮的真實大道。

爲什麼呢？因爲道非肉眼所能見，是智慧的眼纔看得見。那智慧的眼在哪裏？菩薩塑像常見在眉心有一隻眼，你見過哪個人長這樣的眼？除非是開刀來的。這一隻眼真有沒有？有的，是進去在間腦神經那裏，智慧高了，智慧的眼就開了。京戲中諸葛亮的徒弟姜維，他的臉譜就是在腦門眉心上畫了個太極圖，就說明這人一腦子的聰明。佛菩薩塑像的這一隻眼，代表的就是智慧之眼。這是表法，表達法的意思。見道是智慧的眼才能見，將來你們出去說法，講到《楞嚴經》見道的一段，你可以引用《維摩詰經》這一段，這樣說法就靈光了。

這慧眼既看不見又無所不見，有智慧的人，什麼東西一看就懂，那個笨人看一百遍也不懂。記憶不是智能，思想也不是智慧，智慧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想都不要想就通了，用不着加以思想的。要考慮一下才懂，就已經是後天的聰明，不是智慧。智慧也不是直覺或靈感，靈感仍然是意識境界，所以「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換句話說，真得道的人，無得無不得。因此你就懂了，《金剛經》中須菩提對佛說，佛啊，你許可我證得清淨梵行，因爲我了不可得，所以你才許可我證得清淨梵行。

本品是很嚴重的，是這一本經的中心！已經有三十一位菩薩連續作了報告。《楞嚴經》上有二十五位菩薩把他們修行的心得作了報告，叫作二十五圓通法門。圓通就是說一門深入，只要這個門進去了就統統到了，隨便哪個門進來都一樣。剛纔有位同學問過一門深入，這樣叫一門深入，懂了嗎？本經的三十一位菩薩所報告的，也是一門深入，只要一門進來了，就入了不二法門。不二就是一，你說我要修道該不該剃頭髮？不二法門，剃與不剃都一樣，你剃頭髮可以悟道，不剃也可以悟道。不悟道時，留髮不悟道，不留髮也不悟道。

（三十二）文殊菩薩──無有文字語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現在三十一位菩薩報告完了，維摩居士轉過來問帶頭的這位文殊菩薩，他是佛的左右手，等於是副佛，預備佛。事實上他比佛還早成佛，他所代表的是大智慧成就，在中國的道場是山西五臺山，中國四大名山之一。另外三個山是，四川峨嵋山普賢菩薩道場，浙江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道場，安徽九華山地藏王菩薩道場。維摩居士現在請文殊菩薩說說看，什麼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

文殊菩薩講，照我的意思，真正得佛法了，就一切法都沒有話可講，一開口就都不是了。開口是第二個影子，例如我說：這一隻筆很好，這句話是這隻筆好的影子，這一隻筆好是講不出來的，講出來了只是個影子。所以「一切法無言無說」，沒有辦法表示，也不可知，不可說。因此結論是也不須要說，也不須要問，也不須要答。這樣就是這樣，好就是好，這就是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到底是位大菩薩，他答了之後對維摩居士說，你問了我們，我也要問你了，怎麼樣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呢？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維摩居士不答話。想起當年我們跟着虛雲老和尚，平日來向他問法的人多得很，你有緣他答，沒有緣的你跪在他面前也不理，他就入定去了。不過有兩位同學，每當老和尚入定，他們就摸到他身邊坐下，因爲他們說，老和尚入定，周身有股道氣，坐在旁邊可以得益，你看他們貪不貪心？不過老和尚一打坐入定，他的周圍一圈是很溫暖的。

「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事實上維摩居士答了，文殊菩薩懂了，就連連稱好，沒有文字語言可答，就是不二法門。你們學了這個榜樣，以後人家要你去做什麼事，也可以默然不動，因爲入了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當時在場中的五千菩薩，聽到了入不二法門品時，都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 香積佛品第十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衆，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佛爲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衆莫不目見。時，維摩詰問衆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鹹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衆，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衆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時，化菩薩即於會前，升於上方，舉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大士，見化菩薩，嘆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許？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衆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並贊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衆生。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並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衆。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衆生起惑着心。又當舍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爲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燻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嘆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衆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燻，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衆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摶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儩。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衆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衆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言：此土衆生剛強難化，故佛爲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吝，是慳吝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爲，是無爲。是世間，是涅盤。以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心+龍)悷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衆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衆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衆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衆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爲十？以佈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衆生，是爲十。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爲八。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衆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 想喫飯的菩薩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我們講的時間很長，都半年多了，維摩居士那邊還在上午，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經中人物都還餓着肚子。後來有個人動了念頭，就捱罵了，這個人還是舍利弗。

照佛教規矩，中午是佛喫飯，早晨是天人喫飯，晚上是鬼喫飯。因爲佛在世時是過着人道的生活，所以人道也在中午喫飯，這一點要注意。

過午不食是以每一個地區太陽當頂時，作爲佛喫飯的時候。但這也不是死板的，梁武帝（《梁皇懺》就是志公和尚爲梁皇夫人所作超度的法門）常常去廟子喫飯佈施，皇帝不到，廟中的和尚不敢開動，那一天過了中午他還不到，大家心中想今天這一頓靠不住了，要餓到明天中午了。他後來終於到了，大和尚照樣要大家喫，理由是皇帝是天子，上帝的兒子剛來，可見太陽正當頂，大家喫啦！所以中國的這些大和尚很通達。

至於爲什麼過了午時不可以喫飯，有什麼理由？真要講過午不食非常難，看你持那一個「午」。嚴格講，過午不食還有密法的，修持到了某個境界是不可以喫的，那個纔是過午不食。一喫下去，你的定力會被破壞。那個「午」是活午，是不定的。等於道家修行時有活子時，這個子時是不定的。這個是大祕密，可能千多年來都沒有人說破過，今天給你們透露一點點。所以這個午時就很難講了，將來你修持功夫到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舍利弗心中想，已經要到中午，這麼多的菩薩和天人要怎麼喫飯？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舍利弗念頭才一動，維摩居士就知道了，就對舍利弗說，學佛是學解脫。八解脫以前說過了，這裏不重複。這個是真的問題，你學解脫，肚子餓了你空空看！你空不了就不要學佛，那是自欺。你若功夫到了，真可以空得了，就不需要飲食，這是真的。你們學佛，道理都會講，修持做不到。

佛說飲食有四種：段食（又叫搏食，用手、用筷、用刀叉喫食，一日三頓）、觸食（感覺、交感，皮膚的觸覺、呼吸都是）、思食（思想）、識食（八識有關的識）。喫飯時青菜牛肉大蔥，只不過是段食中的一種，營養不過是如此。人不只是靠營養而活，修定得道的人，可以很久才喫一次，也不會死。

觸食比段食還要嚴重。你營養很好，但是沒有呼吸就完了。呼吸不只是口鼻呼吸，把人從心口以下埋在土裏，不用多久也會死的，因爲全身都要呼吸。按中醫的理論，人身上的脈不只在手腕，身上到處都有，一個人還有沒有脈，最後還要靠屁股上的脈斷定，就是臀部那裏。如果那裏都沒有脈了，絕對救不回來了。這些都是觸食，是交感的，現在的心電圖、腦電圖的測定都與這個有關。

第三種是思食，也很重要。不讓你思想你會發瘋的，那是最殘酷的刑罰。不讓你有機會想，不讓你亂看，三五天就瘋了，比殺你的頭還厲害，所以思想自由是很重要的。

識食就難懂了，要入大阿羅漢定的人才懂，他入定可以定八萬四千劫肉體不壞，不喫不屙。第八阿賴耶識轉了，定在那裏，智識充實，不需要飲食。

你們出去講經，只曉得講食有四種，但是對於這四食沒有親證。像飲食，確實可以斷去的，不過你們不要自己亂修，不懂正確方法一定搞成胃出血要開刀。以前有位很有名的修道人，他練闢穀，練到胃出血，最後血液中毒，毒走到腿上去，那條腿就必須開刀切除，成了殘廢。胃是個吊住的袋子，它是會蠕動消化食物的，如果胃空空的，它還是會蠕動，結果胃的內壁互相摩擦，就磨出血了。你得了定，心跳和胃的活動都變得很慢，胃中也是充氣的，不是全空，就不會磨出血。你們不要看我有時不喫不睡就跟着我學，我不喫不睡還可以寫文章，還可以罵人。你學會了，我這個位置讓給你，還給你磕九個頭，因爲我可以撒手去休息了。所以不要亂學啊！

生命存在要喫飯，《維摩詰經》現在講到喫飯，喫飯是修行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道家很注重「闢穀休糧」，就是避喫五穀和其它糧食。漢初的張良協助漢高祖打天下，事情成功後他就去修道，據歷史上記載，他已經到了闢穀的階段，最後呂后強迫他喫好飲食，因此而死了。

很多學佛修道的人想做到不喫飯，但是多半會出毛病。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段經文要特別注意。這一段經文在中國文學上也佔很重要的地位，唐宋以後，經常在詩詞中看到「香積廚」這個名稱，把人家家庭中，尤其是廟子上的廚房，稱爲香積廚。香積就是本經的香積佛的國土，是上方世界，十方世界各有佛國土，上方是香積佛國土。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維摩居士對舍利弗講的一段話，「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學佛是學解脫，飲食也是一種束縛。教理上講我們生命功能被五種大類蓋住了、遮住了，人的五蓋就是色、聲、香、味、觸，小的五蓋是男女飲食方面的：財、色、名、食、睡。我們之所以不能成道，就是被這些遮住了。要解脫，就要解脫掉這些。我們學佛的人自己檢查一下，在這一方面解脫了多少？恐怕很難，能解脫一點點的幾乎連半個人都沒有。大的解脫更難，就是所謂的「八解脫」，又叫做「八背舍」，解脫就是拋棄，是與世間法違背的。學佛最基本就是要得八解脫，例如第一個要解脫的是身體，能不能解脫身見。大家打坐唸佛，鬧了半天都在身體上鬧，身見不能解脫就身心都不能解脫。

所以維摩居士就對舍利弗說，你是佛的首座弟子，學佛是爲了達到八解脫，你親身受了佛的教育修行，究竟解脫了什麼？一餐飯遲了一點，還沒有喫，你就已經受不了了，你參雜有欲界的飲食觀念，又何必來研究佛法？換句我們現在的話講，維摩居士是教訓舍利弗，你修行修個半天，是修個什麼東西！這話罵得很嚴重。孔子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講「食色性也」，這都是欲界中人性存在的，這些不解脫是不能成道的。

不過維摩居士罵歸罵，人家來了總是客人，當然要請這幾萬人喫飯。此時，維摩居士就說，你等一下，我讓你喫到你從來沒喫過的飲食。

## 衆香國的佛與香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衆。」當時維摩居士就自己入定了。入定是普通話，定的境界太多了。衆生一起心動念就有八萬四千煩惱，諸佛菩薩定的境界，就有八萬四千三昧不同。三昧是梵音，「三」這個音就是中文的「正」，三昧就是正受。那種非常特別、非常超越的感受，就是定的境界。唐宋以後，三昧這一句名詞就融入中國文學，指有超越的成就，有特殊的境界。有人特別會畫，就說是得繪畫三昧；打拳打得好，就得武功三昧。別的經典也有把三昧翻成殊勝或勝境。勝不是勝利，是超越一切，沒法能比的意思。

維摩居士入定之後，就展現神通，神通都是要在定境中方發出來的。維摩居士展現了什麼呢？下面有交待。

「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一個太陽系統算一個世界，我們這個地球只是其中一個星球而已。現代天文學證實，像這樣的太陽系統在太空中不知道有多少，可見佛說的都對，其它宗教的天體觀念統統垮了。這裏說，維摩居士以神通力向上方走，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而一粒沙等於一個佛的國土。一佛國土是三千大千世界。你不要說像恆河這樣的大河有多少沙了，即使一條小河川，也有數不盡的沙子！所以究竟向上走了多遠，即使用現代科學光年的概念，也無法說得清。如果是我們，這一餐飯就喫不到了。

在那麼遠的上方世界，有個佛土名叫衆香，有位佛，名號叫香積，現今還在。即使到我們這個時代，這位佛還是存在的。當時講經距現在有二三千年，在佛看來只是一彈指的事。那個世界不在欲界，也不在色界，也不是無色界。像阿彌陀佛的國土和香積佛的國土等等，都是超出三界的，所以那邊的境界是殊勝的，如何殊勝？看下文：

「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香積佛國佛土的香，當然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什麼檀香、香水比得上的，而且十方一切諸佛世界、神人的香味都不能比的。這個不是我們容易瞭解的，因爲我們人都很臭，不過聞慣了不覺得，所以要齋戒沐浴之後，纔敢做最恭敬的事，在東西方都如此。

「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佛爲說法。」香積世界沒有小乘的人，也沒有小器的人，沒有聲聞衆阿羅漢，只有清淨的大菩薩衆，香積佛親自爲他們說法。

「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在這個世界，有神通變化的亭臺樓閣，都是香作的，當然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建築形式，那裏打坐走路的地方，園林裏面，都是香。

「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那個世界的人還是要喫飯的，那邊食物的香氣，散佈到十方無量世界。我們有沒有聞過？好像有些人打坐時，聞到點檀香味就覺得已經不得了了。

「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維摩居士一現神通，在他房間裏的幾萬人，立即看到香積國的景象，見到香積佛和他的弟子們，坐在那裏喫飯。

「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衆莫不目見。」上方世界有諸天神，他們都叫作香嚴，都已經發了無上正等正覺之心，只是還沒有證佛果而已。這些天人，都在恭敬供養香積佛和諸位菩薩。我們這個世界的物質供養是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四種，供養長輩、衆生、佛菩薩。心的供養，最上品的供養是法供養。法供養就是每一部經典最後一句：「信受奉行」。依據佛所教你的，很誠懇地聽話去實行。每部經典的第一句都是「如是我聞」，最後一句都是「信受奉行」。

「時，維摩詰問衆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這真妙不可言，你看維摩居士在整人，大家在肚子餓，四大皆空，只有肚子這第五大空不了。維摩居士就現神通，讓他們看到香積佛正帶弟子們在喫飯，又香又好。當時恐怕很多人看了都在流口水。這還不算，維摩居士又問衆菩薩，他還不問小乘的羅漢，低年級生不問。他問哪一位可以上去拿一下？這真把大家整慘了。

「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鹹皆默然。」文殊師利菩薩是領頭的，他不表示意見，其它的菩薩們，包括觀世音菩薩等，都不講話。其實這些菩薩們都做得到，是在和維摩居士唱雙簧，來教訓低年級的小乘羅漢們。

「維摩詰言：仁此大衆，無乃可恥。」這句話罵得嚴重了，維摩居士就說，在座諸位太可恥了吧！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這時文殊菩薩開口頂回去了，他就對維摩居士說，老哥，請注意，佛教導我們千萬不要輕視任何一個人、一個衆生，乃至一條蟲、一頭牛，都不該輕視，這是東方文化儒釋道共通的。不要因爲人家是初學者，而輕視他。這裏是用未學，有的經典用末學，也是一樣。你們有時寫信給我，信中自稱愚生，這用錯了。愚是老師、長輩的謙稱，我們年輕時，有的老師寫信給我們，他會謙稱自己爲愚兄；我的孃舅寫信給我，會自稱愚舅；哥哥寫給弟弟，也可以用愚兄；學生寫信給老師，自稱愚生就不可以。你是愚生的話，我這老師就該死。我講了多少年了，你們還是有人寫信用愚生，真是愚不可及，這個愚字是不能亂用的。

我瞭解你們自己覺得笨，所以用愚。其實用愚字是假謙虛的。你是愚生，乾脆稱我笨師好了。你寫信給前輩，人家身份地位高，但是又同你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也不是親戚、長官、師長，就自稱末學。還有人自稱後學，這又不同，後學是一般的謙稱，比末學還高些。出家人外出參訪善知識，但也不是老師，就可以自稱學人某某合十，或學人某某頂禮。到了現在學人又不能用了，以前講學人是說自己還在學習階段，還沒到果位。現在自稱學人，不懂的人反而會罵你竟敢如此傲慢。所以我們老輩子的人，活到這時代真不知幹嘛！

《瑜伽師地論》大乘菩薩戒，第一條就是戒自贊毀他，那是根本重戒。學大乘菩薩道的人是絕對的謙虛，不輕視任何一個人。換言之，不輕視任何一個人，也就是尊重任何人。維摩居士在這裏犯了一條戒，他罵這些菩薩們太可恥了，文殊菩薩馬上糾正他。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文殊菩薩和諸大菩薩，是故意把神通壓住，等維摩居士表演，因爲他纔是這部戲的主角。

好！這一下誰去拿飯？你們想修到不喫飯的境界，問題都在這裏頭，怎麼才做得到？最近要你們看憨山大師的年譜，他一入定就好多天不喫飯，那只是初步，真要做到入定不需要喫飯，談何容易！那要做到段食和觸食都不需要了，到了只有思食和識食的境界。我們普通人是四種都要喫的，像所謂的精神食糧就是思食，知識分子不讀書就難過，這就是第三種飯，一定要喫。你們有些人既不讀經，又不研究，你三餐飯都不喫會長大嗎？不想看書，光聽經，只用耳朵來喫是靠不住的，你沒有喫進去的！

這一段經文，讀起來好像是神話境界，其實是真實的。前面講的八解脫中，第一個就是色身解脫，色身就是我們的肉體，由四大合攏而來。色身的解脫不是由功夫來的，還是靠智慧。借用道家的說法，是到了「身外有身」，或是得了《楞伽經》所講的「意生身」，那麼可以得到五陰解脫。色身是最難解脫的，我先把這個祕密講穿了，然後再看這一段經文，就知道很嚴重了。

## 化身菩薩取食之旅

「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注意這句話，他不用另外一個方法，就在本位上。哪一個本位？可以說是打坐的本位，也可以說是自性的本位。

「居衆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衆會」，既然別人不動手，維摩居士只好自己表演，不起於座，大家都看到，十方諸佛也看到。他沒有像小說上寫的放一陣煙霧，很自然地就化成另外一位菩薩，這就是他的身外之身。他化作這位菩薩，相貌好得不得了，那個莊嚴是講不出來的，一站出來，所有在場的衆人和大菩薩，都給蓋下去了，變得黯然無光。

「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維摩居士告訴自己化身的菩薩，命令他上去衆香國找香積佛。

「汝往到彼，如我詞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這是維摩居士交待化身菩薩對香積佛講的外交辭令，像是大使到任何他國，給地主國元首送上一封國書的辭令差不多，什麼政躬康泰、國運昌隆這一套。不過這裏是佛與佛見面的外交辭令。「稽首」就是磕頭頂禮。我們磕頭拜佛時，兩手掌心上翻，表示讓佛的雙足踏在自己手上，自己的頭捱到佛的腳背。維摩居士要化身菩薩代他向香積佛磕頭。「致敬無量」，這句話你們寫信給老前輩或是父母都可以用，表達無限的恭敬。「問訊起居」，問候平常生活。中國古時皇帝身旁跟着一個史官，寫起居注，是中國文化特色。他把皇帝每日生活的細節都記錄下來，皇帝做錯了什麼事，要他改記錄，他可以不聽皇帝的。有的史官寧可殺頭也不改，因爲皇帝和他都要爲歷史負責。所以古時的皇帝和大臣都不容易當，因爲史官給你下一筆就完了。

「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你看連佛都會有病有惱，其它經典記載佛與佛的問候語，還多一句「衆生易度否？」這佛也不是好當的，得了天下笨才而教之，衆生脾氣又難以調伏，當然會有煩惱。每天這麼講，也是會生病的。所以沒有病的，除非是法身和化身，這個肉身是不免病苦的，只要少病少惱，就是無上的幸福了。絕對的無病無痛苦的，我的朋友中只有兩個，不過一個死掉了，一個還沒生。修行能到了少病少惱，就是第一流的人。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這是維摩居士教化身菩薩講的第二段話。第一段話還蠻好聽的，第二段話就開口要東西了。他讓化身菩薩代表他去討飯，這成了出家人「乞士」了。乞士是上乞法於佛，下乞食於人。普通人說出家人喫十方，維摩居士喫到天上去了，到佛前去討飯。希望佛把喫剩下來的飯，佈施給下方的娑婆世界嚐嚐味道。

「娑婆」讀如「梭婆」，不讀成「沙婆」，是翻音，意義是堪忍，能夠忍。這個世界很痛苦，煩惱大得很，空氣污染，思想也污染，《阿彌陀經》說這是「五濁惡世」。諸佛菩薩很佩服衆生能忍受這個世界，難忍而忍下來，所以叫堪忍世界。你看大家都在忍，在騙自己，希望到三十歲會運氣好一點了，到了六十歲，喔！希望七十五歲要轉運了。

娑婆世界另外一個意義是缺陷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缺陷的。不知你們有沒有看過《浮生六記》這本言情小說，如果沒有，那還懂什麼文學？書裏面描寫夫婦之間的感情，好得那樣，但是苦一輩子！男女感情好一輩子的，不是窮就是沒有孩子，或者沒有其它的。什麼都有的，沒有這回事，或者其中一個就要早死，絕對沒有給你圓滿的。如有夫婦倆白頭到老，兒孫滿堂，這兩位可能一天到晚吵架，等到老頭子還是老太婆走了，沒有對象吵了，剩下一位也很快走了，真應了《紅樓夢》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聚頭幾時休」。這叫娑婆世界，有缺陷，沒有缺陷就不叫娑婆了。你們有些年輕人，結婚不久就有埋怨之心，不要埋怨啦！阿彌陀佛！娑婆世界的事是難忍能忍啊！

維摩居士向香積佛要飯，好在娑婆世界做一點佛事。娑婆世界的人都很小器，念一句佛還要吵是「帶業往生」，還是「消業往生」。我出來講了一次，就結了冤家，還寫信說要我下十八層地獄。好在我早有準備，已經在十八層地獄之下蓋了地下室，這個世界之可憐真無法說。維摩居士希望，這邊衆生吃了香積佛的飯，使原本樂於小法的，能夠知道大法，也可以爲香積佛宣傳。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升於上方，舉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維摩居士交代化身菩薩完了，化身菩薩才動身，坐在維摩居士房中的大衆，看到他走了，也見到他向佛頂禮，向佛說話。究竟這是法身、還是化身、還是報身？你們參參看，這是個大話頭。你們要參話頭，不要去參「唸佛是誰」「狗子有沒有佛性」，這些都是空話。你要參，就參這大話頭。

「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大家聽到化身菩薩轉述維摩居士的話，一字不少。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嘆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許？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即以問佛。」派去的化身菩薩，把維摩居士的話講完後，上方世界的這些大菩薩，覺得奇怪了，不知道這個外國人從哪來的？就問佛，這位「上人」哪來的？（你們尊稱師父就可以用上人，上師是西藏規矩。）這個娑婆世界在什麼地方？什麼是小法？

## 香積佛介紹維摩居士

「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衆生敷演道教。」香積佛就告訴他們，娑婆世界就在我們這個世界往下走，那邊有位釋迦正在那個污濁的世界傳真理。這裏的「道教」不是指道家，唐宋以前，真理就叫作「道」。

「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並贊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那邊有位維摩詰菩薩，是真得到不可思議解脫的。他正在說法，所以派了自己的化身來化緣，他在下方娑婆世界，宣揚我的功德和我們的國土，爲那邊世界的衆生，增加一點功德。增加什麼功德呢？使他們恭敬他方世界的佛。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香積佛帶領的菩薩又問，那位維摩詰是什麼樣的人，爲什麼派化身來，作這樣教化的事？化身就是身教，俗話說，言教不如身教。學佛成就了一定有化身的，搞小神通的談都不用談，只看能不能拿出化身來。維摩居士就用化身的事實，對衆人作了個很好的教化，看到學佛的成就就是如此。

「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他的功德成就威力有如此之大，得無畏力，簡直是位佛了，所以神通那麼的俱足。

「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衆生。」香積佛說，那維摩詰的成就大得很，他的肉體雖然住在下方世界，他的化身隨時可以去十方世界，作佛事，利益衆生。「饒」是加強擴大之意。

「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香積佛就用他香氣作成的飯碗，添了一碗飯，交給了維摩居士的化身菩薩。

## 上方菩薩來訪維摩居士

「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並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衆。」那時，香積佛面前有九百萬菩薩。注意這個數字，只有九百萬，不是一千萬，沒有整體，爲什麼？要懂得這數字的理，就懂《易經》了。九是陽數的極點，是至陽純陽之氣。上方世界是至陽之氣，沒有一點陰，所以五陰皆空。陽氣充滿了，纔可以不喫飯，非到這個境界不行，所以再三告訴你們，不要亂去學斷食。但是上方世界的他們還是要喫飯，喫什麼？香積佛的飯，這是個祕密。雖然到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境地，老實講，另外有喫的，上方世界不是喫人間煙火做的飯，它自然會來的，而且吃了一次可以一百年不用再喫，至少吃了很滿足。這都是祕密。所以這個九百萬的數字不是神話，是真實的功夫，真實的境界。

當時這九百萬菩薩，就要求香積佛放他們假，想跟這位化身菩薩下去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同時也見一見這位維摩詰菩薩。

「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衆生起惑着心。」香積佛批准了，但是有個條件，你們要用神通把自己身上的香味收起來。因爲這個娑婆世界的衆生都臭得很，喫豬肉的人身上就有豬味，喫牛羊的有牛羊腥味，你們香積佛國去的菩薩一去，會害了娑婆世界的衆生，會起煩惱，會有香臭相對的分別心，而起自卑感。

「又當舍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第二個條件，你們要把身體變成同娑婆世界衆生一樣，因爲你們太漂亮了，如果不變一變，他們看了你們又會起自卑感。要變成什麼樣呢？像四川人說的土話，「面帶豬像，心頭明亮。」把智慧藏起來。

「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第三個條件，吩咐他們不要犯戒，不要對其他人起輕慢心，只要心存一點傲慢，就是犯了菩薩大戒，是很嚴重的。如果有這樣的念頭，道業就會受障礙。什麼理由？不要被任何世界、任何人的表面現象騙了，真正的佛土不是淨土，也不是穢土，沒有土的！真證到虛空了，才真證到佛果。什麼是真正的佛土？證到了空。如果證到了空，那又何必一定往生西方、南方、北方？方方大吉，門門皆利，一切是唯心的，哪一方不好？你們還用算命看風水嗎？

「又諸佛爲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這是個附帶的條件，你們到了娑婆世界，不要輕視那兒，因爲釋迦牟尼佛和其它諸佛，爲了教化這些小器的衆生，而使他們的國土呈現不乾淨，那是故意的。你們若是起了一點輕視的念頭，就立刻回不來了。所以人不要向高處走，走慣了很嚴重的，一墮落下來就再也爬不上去了。人一定要永遠保持本色，維摩居士「不起於座」也是完全保持本來面目，不看你特別高貴，也不看你特別低賤。《金剛經》上也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學佛的人要養成這樣的心境，「心平行直」是佛法的基本起點，也是最高的成就。

「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當時這位維摩居士化身的菩薩，就接受了香積佛給他的這碗飯，帶着香積佛國的九百萬菩薩一起下來。這些人是靠着香積佛和維摩居士的威力和神通，剎那間就來到維摩居士的房間了。我們要記得，維摩居士那間方丈大的房間，當時已經坐了很多人，有人世間的菩薩三萬二千人，還有更多天人，現在又加上這九百萬上方世界來的大菩薩。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當時維摩居士以神通之力，立刻又變出九百萬張師子之座。（這不是獅子座，是老師上師之座。）這些增加的座位，與之前變出來的座位一樣莊嚴，上方世界來的九百萬菩薩，就坐上去了。

「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燻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化身的菩薩，就把化緣而來的香飯，交給了維摩居士的肉身。我們當時不在座，否則非搶不可，這香飯之香，不只是毗耶離城當地充滿了飯香，連三千大千世界都聞得到，這個飯實在很奇怪。

「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嘆未曾有。」當時城中的婆羅門和居士等等人（婆羅門是印度社會最高階級的人，居士也是特殊身分的人，前面提過了），聞了飯香味，身體和精神都很快活，那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長者同居士，都是年高有德的人，主月蓋是人名，他又帶了八萬四千人，來到維摩居士的房間。

「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衆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這八萬四千人來到房間時，看到已經有這麼多菩薩在場，又有這麼多這麼好的座位，心中無限歡喜。因爲維摩居士沒有請他們坐，只好買站票，同菩薩和羅漢們行禮之後，就退站到一邊去了。

「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飯香又引來了地神（土地公，城隍等）、虛空神（虛空中的神很多了，夜叉、羅剎等）以及欲界色界中的天人，都來到維摩居士的房間。

這段的文字很容易懂，重點在飯，飯香引來了那麼多人。維摩居士方丈之室，何以能容納那麼多人？而且從香積佛那兒化緣來的飯，只有一碗，這麼多人怎麼喫？其實我們世界上也只有一碗飯，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喫，這個道理也要注意一下。我們世界上的土地也不多，可是有那麼多人住，而且那麼多人活着，都是爲了喫飯。中國北方道教龍門派的主要道觀，是北京的白雲觀，門口有副對子非常好：「人間莫若修行好，世上無如喫飯難。」每天能打坐唸佛，什麼事也不用管，是最大的福氣與享受。可是這碗飯哪裏來？生命非要這碗飯不可。這個裏面就是個大問題。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燻，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當時場面很大，維摩居士就講話了，他說這個飯不是普通的飯，是佛甘露法味的飯（甘露味是形容，不是說用甘露水作的），吃了可洗淨煩惱，永遠得到清淨。

甘露不是普通的露水，中醫熬藥有用陰陽水，這陰陽水有很多種，有河水同井水，也有雨水同井水合起來煎藥。還有用無根水，那就是接下來的雨水。講究茶道的，用什麼水來泡茶，也是大有學問。修道的人有很多丹藥，要用露水來熬纔有藥效。漢武帝爲了自己煉丹藥，用了國家經費建了一個承露臺，是一個很高的臺，臺上有個柱頭，柱頭上塑一個人，手中拿一個盤，用來接露水。

甘露並不是露水，真正的甘露諸佛菩薩有，我們自己也有，但是一定要禪定到了某個程度才嚐到。在定中天人合一境界，肉身與天地交通，像莊子所說「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那時就不是口水，而是有種甘甜的液體，從頭頂上流下到口中，源源而來。這正如朱熹的話「爲有源頭活水來」。密宗所謂的灌頂，也就是用自己的甘露灌頂。到了這個境界，頭頂就隨時是清涼的，乃至有種快活感覺貫通全身。

所以真正的甘露是很難得的，要如何才能成就甘露灌頂呢？就要注意下一句話「大悲所燻」。不是你小器心態，只顧自己修道可以得到的，縱然你偶爾得了一點清涼境界，也是不算數的。要大慈大悲無量功德圓滿了，才能到那個境界。維摩居士也提醒當時在座大家，不要拿人世間的意識、有限度的心量，來喫這一碗飯，否則你喫下去也不消化。

這一段經文一看就懂，但它文字的內義，卻是要配合真實的修持。我們凡夫學佛，通常都是以有限度的意識在修，爲自己在求，頂多爲自己成道而已，嘴中念慈悲，心中一點不慈悲。這樣是無法成就菩薩大願大行的功德。沒有大乘的心量，吃了香積佛的飯也不會消化。

## 永遠喫不完的飯食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衆人人當食。」異聲聞是小乘聲聞中特別的一種，是異部聲聞，雖然是學佛，但是見解有偏差，也可以算是外道。《大藏經》中就有部經典，叫作《異部宗輪論》，佛過世以後，聲聞弟子分了很多門派，對於五蘊的解釋和修持的經驗，各有不同，因此形成了二十個宗派，彼此互不同意。這些爭論，很多也保留了下來，這是佛教偉大的地方，能包容不同見解，《異部宗輪論》中，也有他們獨到的見解。當時在座有異聲聞的小乘人，聽到維摩居士請大家用飯，心中就想，那麼多人怎麼分這一碗飯？你們要注意，小乘的人是不容易發大悲心的。

「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當時這異聲聞的人一動念，化身菩薩就知道了，就告誡他，你不要用聲聞人的小器量小功德智慧，來推測佛的無量福德智慧，這不是你能推測得到的。講到這兒，我們先岔進來一個故事。

達摩祖師到了中國，還沒找到傳人，在嵩山面壁打坐入定。二祖神光以最至誠的心來求道，達摩祖師沒理他，他就一直合掌站在雪地裏等。書上沒講他站了多久，可是提到降雪都超過他的膝蓋了。那有多辛苦啊！但是他毫不動搖，結果達摩祖師回頭問他究竟來求什麼，二祖神光就說，要請大師開示無上大法甘露法門。爲什麼他不說求別的，而只求甘露法門？達摩祖師回答：「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禪宗雖然講不立文字，可是我們當年看了這些文字，幾十年都能背下來的。你只看過了有什麼用？不但要背下來，還要把每一句話回到心裏檢查自己。

因爲《維摩詰經》這裏講到「小德小智」，所以我引述了達摩祖師這句話。大家覺得自己學佛很誠心，甚至出了家受了戒。但這些都是表面文章，你沒有至誠的心理和行爲，都是在用禪宗祖師罵人的「偷心」來學法。偷就是偷巧，做一點小小的功德，表示一點小小的恭敬，就認爲自己不得了了，就想得到大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達摩祖師說，無上大法是要「曠劫精勤」修來的，要從無始劫以來，發心精進勤勞修行而來。像你這樣合個掌站在雪裏等，能算什麼？小忠小信而已！不是恭敬，是輕心，還有慢心。如果是我們，聽了一定不服，格老子，我非搥你達摩祖師不可！我已經這麼辛苦了，你還這樣講。

但二祖神光不同，被達摩一罵，就在此時斷臂。他這個時候，沒有什麼可以供養的，沒有什麼可以表示自己的誠心，急得只有抽出戒刀，砍掉一條手臂供養了。二祖沒出家之前學問就已經高超，爲人講《易經》。出家之後，在湖南打坐修定好多年了，現在仍然要求菩提大道。你們能把這些祖師和密勒日巴祖師求道的過程，整理出書，相信大家讀了都會掉眼淚的。達摩祖師要他那條手臂幹什麼？但到了這個時候，纔開始接引他。

《金剛經》上說，「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這樣的人才能聽到如來般若空的道理，所以就有那麼難！一般人常常認爲，佛經就是佛經嘛，我們修行過來的，才知道佛經的每一句話都很真實。

所以化身菩薩就罵異聲聞的人，想用聲聞乘的小德小智，來稱量無上佛道，他說：

「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摶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你不要小看這碗飯，四大海水有乾的時候，這一碗飯是永遠喫不完的！就算一切人來喫，把飯搓成像須彌山那樣高大，用了一劫數的時間，這碗飯都不會見底的。

前面講過有四種飯要喫，佛境界的飯是什麼飯？這一碗飯是最重要的一種食，我們的生命不是隻靠喫大米青菜。不過營養愈好，愈會吃出毛病。美國報導有一種實驗，一組老鼠給予過量的營養，一組老鼠給予正常定量的營養，一組老鼠經常捱餓。結果營養好的老鼠死得最快，正常營養的，活得比第一組長些，但是後來多半生癌，只有餓飯的這一組活得最長。所以出家同學守過午不食的戒，原來還可以長壽。而《百丈禪師叢林要則》，也以減食爲生病時的湯藥。

孔子也說過，「食氣者神明而壽」，修道的人食氣可以長壽，可是我再三告誡你們不要自己亂練，你真會食氣（這個當然不是空氣的氣），就可以喫到香積佛飯，甘露味來了，就永遠長壽。孔子又說，「不食者不死而神」，最高成就不需要吃了，就永遠不生不死。你說這句話四書五經沒有寫的，要知道，孔子的話不止是在四書五經之中，這一句是出自《孔子家語》。所以稱孔子是萬世師表，是至聖，不是隨便說說，這些道理他都懂，不過他不向這個路上走，他走的是一肩挑起仁道的路子。

「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爲什麼這碗飯喫不盡？這裏要注意，學佛大小乘修持共通的步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解脫以後所見叫做解脫知見。學佛第一步要持戒，因爲持戒可使自心不散亂不昏沈，才能修定。戒律持不好，要想修定必無是處。「戒」就是莊子提到過，也是孔子對顏回說的「心齋」，從起心動念做起。齋同戒是一個東西，得了定才能真發起智慧，智慧成就了，才能解脫煩惱，煩惱解脫了，才能去除無始以來煩惱的根根，由解脫所知所見，才能了一切之源。光解脫，沒有發起解脫知見還不究竟，由此可知見地的重要。

原來這碗飯是無窮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成就的佛，所喫的佛食剩下來的。佛境界所喫的飯，是能使一切生命得到滋養滿足的，所以當然是無盡的。

「於是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儩。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衆香國土諸樹之香。」於是大家就放心地從化身菩薩那兒接過飯來喫，所有在場的人都喫飽了，再看看那碗飯，「猶故不儩」，不儩就是不盡，還是跟沒有分賜之前一樣多。在場的諸菩薩、聲聞、天人吃了這飯，本來生什麼病的，都好了，那身心快樂的境界，就和所有極樂世界國土中菩薩的境界一樣。同時，吃了飯的人，身上所有毛孔都發出香味，香到與衆香國的樹一樣的香。

這碗飯是四食中哪一種食？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是思食，正思惟，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完成無量功德所生的精神食糧。所以真正得道的人，不需要喫人間的煙火之食，我們的生命是由無比功德所形成的，我們會覺得餓想要喫東西，是我們的業力之一。這世界上最重的業力，就是飲食和男女，我們欲界的衆生很可憐，就是爲這兩樣事勞碌，不能得甘露法味。

## 香積佛如何說法

「爾時，維摩詰問衆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現在飯喫完了，維摩居士就向上方衆香國來的大菩薩們提問，香積佛是怎麼說法的？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此處這個「土」字，照舊式讀法要念成「度」，過去的佛經，在這個土字的右上角加上一點，表示與土的讀音不同。現在人不明白，仍然讀土，唉，老土就老土吧！

大菩薩們說，我們那邊講佛法不用文字，也不用嘴說，也不用經本，修法就用鼻觀（這個觀是觀想之義，要讀「灌」音）。香積佛國土是用鼻觀修法，聞香味就可以悟道。大菩薩在那兒是坐在樹下打坐，聞到樹的香味，就可以成就，得到功德成就三昧，同時也具足菩薩所有功德。

我們學佛第一步是修功德和福德，福德不具足，智慧不會發起，智慧不發起，沒有辦法證得菩提。大家想悟道的念頭，都是妄想，連一點善行都沒有，何況是福德！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和行爲，發起大慈悲、利他的心理和行爲，成就功德，智慧圓滿，才能開悟成佛。

上方香積佛世界的修法，與娑婆世界不同，他們是用鼻觀聞香而得成就，各個佛國土的修法，都是一門深入。娑婆世界的衆生因爲業力重，煩惱多，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佛對這個世界特別慈悲，說了八萬四千方便的法門。

六根修持都可以成道，譬如唸佛是用意根來唸，念出聲音的是用舌根，觀音法門用耳根等等。而鼻觀是用聞香味來修，我們這個世界在佛前點香，不過我個人不大讚成燒香。佛經上講香，有燒香、末香、塗香等好多種，燒香會污染空氣，同抽菸一樣。我是有抽菸的壞毛病，人家問我爲什麼要抽菸，我說因爲我想作菩薩，作菩薩的每天要忍受被煙燻，有的菩薩燻得臉都黑了。現在有的香是用香水的香做的，這也不好，打坐聞了容易動邪念（這邪念不一定是指男女之間的邪念），會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魔障。真正的香，以學密宗的人來講，只有檀香。檀香木出在熱帶和溫帶，印度很多，價格比較貴。

至於中國有沒有因香味悟道的人？有的，就是宋朝詩人黃山谷，他用功參禪多年，都沒有悟道，有一天他問師父，希望給他一個簡單扼要悟道的方法。他也是起偷心，偷巧的心理，他的師父是黃龍晦堂禪師，在江西廬山的廟子。晦堂禪師就問他，你念過《論語》沒有？這句話今天聽聽無所謂，在當時卻是非常侮辱人的，古代小孩子六歲就要會背《論語》。黃山谷學問那麼好，這樣問等於是問博士學位的人，有沒有讀過幼兒園的書，真難堪極了。黃山谷答，讀過的。

晦堂禪師就說：「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論語》上記載，有一天孔子告訴他身旁幾個學生，你們這幾個年輕人，以爲我還留了一手嗎？我什麼祕密都沒有保留啊！你們怎麼還不懂呢？

晦堂禪師引用這句話，就是在罵黃山谷。黃山谷聽了還是茫然，但是我們曉得他這時候心裏一定不好受，這樣一位文豪名士被人如此罵。晦堂禪師看他不懂，就拂袖向山門外走了，黃山谷就跟在後面走，當時是秋天，桂花盛開。

講到桂花，我的習氣妄想又來了。當年我這個浙江人去了四川成都，在秋天時，我們最喜歡去成都四十里外的新都縣。新都有一個湖叫桂湖，湖旁還有個禪宗大叢林叫寶光寺。到了那裏是荷花千朵桂千株的景象，一路都是桂花香味，這種境界現在都成了夢中事了。

講回到黃山谷，他跟着師父走了一段路，晦堂禪師忽然回頭問他：「聞木樨花香麼？」你聞到了桂花香嗎？黃山谷答：「聞。」晦堂禪師說：「吾無隱乎爾。」黃山谷當時就開悟了。這是有名的公案，黃山谷聞木樨而悟道。

當然上面這段公案，黃山谷只是破了初關而已，後面還有事的。我們引用來說明香積佛國聞香味而悟道的道理，不是用文字說法。我過去有一位朋友，他打坐非要點檀香不能入定，我就笑他是衆香國人，犯了戒被打下來的。

## 釋迦佛如何說法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衆香國的菩薩就問維摩居士，你們這個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是拿什麼來說法呢？

「維摩詰言：此土衆生剛強難化，故佛爲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維摩居士向上方世界菩薩，報告了我們的醜陋面，他大概先嘆一口氣，唉！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個性倔強，又剛愎自用，很難辦。所以佛要說些狠話，才把他們降伏下來，不狠就對付不了他們。

「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嗔惱，是嗔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悋，是慳悋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嗔恚，是嗔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爲，是無爲。是世間，是涅槃。」

所以佛說六道的報應、講三災八難來教化世界衆生，講哪種身體上的邪行，就會遭遇哪種身體上的果報。你要曉得有許多行爲不是意識上要做，而是身體上做的，大家要體會。「身邪行」是什麼邪行？例如大家坐着，幾乎沒有兩個人的坐相是相同的。儒家講「正襟危坐」，危就是正，什麼是正坐是很難講的。以佛法來說，可以講只有毗盧遮那佛的七支坐法纔是正坐。儒家的正坐不同，以前的椅子不像沙發，西式沙發坐久了，到老了骨頭容易出毛病。中國舊式的椅子，坐上去沒有辦法彎腰的，非直着腰板坐不可。以前我們作小輩的，有長輩在時，只敢半個屁股坐在椅子上，腰自然直。我常告訴同學們，我三十歲以前沒有蹺過腿坐，就算沒有人看到，我都不敢蹺腿。

曾國藩是儒家人物，當時有個英國顯要來訪，他陪客人談話一夜，喝茶嗑瓜子。等他離座站起來時，英國人發現瓜子殼圈出來兩個腳印，表示他坐在那兒幾個鐘頭，兩條腿沒動過！事實上這種坐法對人體非常健康。所以我一向不坐沙發的，偶爾到外頭必須坐沙發，坐了一下就很難受。坐沙發使人都變成了蝦子，歪斜着身體，開始會很舒服，坐久了精神愈來愈差。

同樣的，我也勸人不要睡沙發牀，睡到老來骨頭也會出毛病。中國老式的牀是木板，上面鋪稻草。現在睡榻榻米，上面再鋪墊子，睡起來當然舒服多了。

再說身邪行，身子的邪行非常多，講起來可以寫一本書。小乘很多戒律，就是防止身邪行的，例如喫飯前一定洗手，又如上完大號一定用水洗，不用草紙去揩，可是到了中國就改了。現代有抽水馬桶可以噴水清洗，又可以合於戒律了。這些小乘身邪行的戒律，不算重戒，是屬於攝威儀戒，修正生活習慣的。中國的《禮記》也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太多了，大部分的威儀，都是防止身邪行的。

身邪行是有身邪行的果報，因此釋迦牟尼佛就教導大家，身不可有邪行。身邪行報是什麼？不健康，多病。兩千多年前，佛就非常注重衛生，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在當時的印度，卻是很切中時弊的。這些行爲的教育，在小乘經典中特別多。中國人一學起佛來，就看《金剛經》、銀剛經、銅剛經這些大經，所以就少知道佛的行爲教育了。

口邪行有口邪行的報。嘴巴有什麼邪行？例如咬指頭，有些人長大了還改不掉，真要命！這既不衛生，又容易手指變形。尤其女孩子，講話時把手指放在嘴邊，是種很難看的不好相貌。諸如此類的口邪行有很多，乃至現代人一邊說話一邊咬口香糖，也算沒有禮貌。又如在街上看見女性就吹口哨，也是口邪行。

什麼是意邪行？是思想上的，例如創立一種什麼學說理論，本意並不邪，也是想濟世，但是後來走偏差了，反而爲禍世間，這就是意邪行，也會有意邪行的果報。

殺生的人，會有殺生的報。

不與取就是盜，佛經上不用「盜」字，因爲以佛法來看，世界上沒有那個不是強盜。個個是強盜小偷，都是不與取，就是沒有得人家同意就拿，就用，就喫。世界上沒有不侵佔別人的人，兒女長大成人，還向父母親要錢用，就是侵佔父母財物的行爲。但是人類認爲是當然的，真是奇怪，沒有哪一個應該給哪一個的。有人說人生用錢有三階段，當人兒女時，躺着向父母要錢，不給就躺在地上哭。長大了向先生、太太、兄弟、朋友拿錢，是站着要。到老了向兒女拿錢，那是要跪着拿的。

邪淫有邪淫報，這裏不像其它的經典，絕對戒淫，而是給在家人開個方便之門，是邪淫纔有果報，但人們還是讚歎不邪淫是最好的品德。

妄語，是說謊話。

兩舌，我們常犯的，講話說過來說過去，有時並不想挑撥是非，偶然一不小心講了句話，就變成兩舌。惡口是罵人，像我就經常惡口。無義語，無聊不要緊的話。尤其女性們坐在一起，講了半天言不及義，當然男性也會犯的。貪嫉是貪心妒嫉。嗔惱，是怨恨惱怒別人。接下來的我們不一個一個講了，講下去成了講戒律，光是這一篇，半年都講不完。可是每一點你都要注意。又例如這個亂意，你打坐散亂也是有果報的。

「以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這個世界上人的心理像猴子一樣，難以教化（有這本經典之後，到了明朝吳承恩就寫了《西遊記》，把人心寫成了孫悟空）。所以釋迦牟尼佛用了種種辦法，讓衆生把這個心制下去，纔好修道。

「譬如象馬[忄+龍]悷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比如不好的象和馬，不好駕御，要痛打它，打到皮開肉綻見到骨頭，才甘心受調伏。

「如是剛強難化衆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世界上這些倔強難以教化的衆生，必須要把一切痛苦的果報遭遇告訴他，他才能慢慢走上軌道。律就是就道、規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衆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這些上方世界來的菩薩們，聽了維摩居士這一番話，都大嘆從來沒聽過，釋迦牟尼佛真是難得，他已經成佛了，有無量大的神通之力，卻都用不出來，只好把自己弄得很苦，所以又出家，又苦行，又餓肚子才得道，都是做給衆生看的。同時又難得有諸位大菩薩，像是彌勒、文殊、觀音等等，都這麼勞苦謙虛（這些菩薩中，好多是早已成佛了的，爲了要幫助釋迦牟尼佛，所以願意來到世間），發起無限的大悲心，才願意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你們諸位也是發了大悲心，才願意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又生了一點小悲心，才願意到這裏來坐着聽經。

## 維摩居士說如何學佛

現在開始，維摩居士要講，在我們這個世界如何學佛。讀起來很淺，大家都懂，但是做起來很難。這裏的道理同東方世界的道德系統，有很大的關係。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衆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這裏維摩居士先提出一個要點，在這個世界修行的大菩薩們，對於一切衆生的大悲心，是非常堅固的，這是真的。他肯定了香積佛國菩薩，對我們這個世界菩薩的讚歎。「誠如所言」這四個字，後來變成了成語，就是出自《維摩詰經》。

他只用大悲，沒有用大慈。慈和悲在現代的意義也是有區別的，慈是具有父性的愛，悲是母性的愛。所有的人都可以稱爲菩薩，是因地上的菩薩，都具備當菩薩的資格。我們有志學佛的人，自然都是菩薩，對於一切衆生就要發大悲心，而且是非常堅固的大悲心，不要把發大悲心推給了菩薩。

西方文化的愛心同大悲心差不多，與儒家講的仁字也差不多。老子就不用仁這個字，他對仁批評得很厲害，他用的是慈，所以慈、悲、仁、愛都是同一個道理。根據《維摩詰經》這裏的觀點，我們回想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學家，所有的教育家，第一步都是要人培養慈悲仁愛之心。

「然其一世饒益衆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但是這個世界的菩薩捨己爲人（菩薩行不管你走的是什麼路線，不是一定要走宗教、社會、教育的路線）的行爲，要比在其它清淨國土修行的功德還要大。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什麼理由？這個娑婆世界有十善業道，十種善法，是佛教的基本，在其它的淨土是沒有的。在西方極樂世界，或東方藥師琉璃光淨土都沒有，因爲用不着。藥師如來的十二大願同十善業道相近，但是並不完全相同。

說其它的淨土沒有，這話只說了一半，下品下生是不是要修？這是一個問題，須要思考。

## 十種善法的修持

「何等爲十？以佈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嗔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衆生，是爲十。」他開始講有哪十種善業。首先是六度，然後還有四種。我們有同學正要寫論文，十善業道不是很好的題目嗎？你把它們和東方文化的關係搞清楚，就已經是非常大的題目了。講到東方與西方，有一個世界文化上非常有趣的現象，五大宗教的教主都是出自東方。耶穌一生中有好多年的行蹤成謎，現代有的學者提出證據，他那些年去了印度學佛。甚至有說在西藏達賴喇嘛的宮中有本經典，其中提到有位道友回去傳道，因爲其它人反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你說這些資料是僞造的嗎？我想用不着吧！你說這講法是真的嗎？只能說事出有因。

拿第一句話來說，「以佈施攝貧窮」不止是東方在做，大家都在做的，因爲上文曾說「此土菩薩，於諸衆生大悲堅固」。不止是佛家在做，我們拿中國的儒家道家爲例，都是這麼教人的。捨己爲人、恤老憐貧、博世濟衆的思想，不是佛法進入中國纔開始的，四書五經之中都有。瞭解了這個，就明白何土無佛啊！

攝貧窮是攝度救濟貧窮，拉他一把的意思。按我們過去的文化，沒什麼度不度的，這是作人本位義所當爲的。換句話說，我們祖宗文化認爲，人不是爲自己而活，是爲別人活着的。當然別人也爲我而活着，這是互助的關係。根據好幾本佛經所載，這種行爲是在我們這個世界纔有的，所以不要輕視自己。

第二句話「以淨戒攝毀禁」，你也可以寫一篇論文研究，從我們有文字開始，一直到了有四書五經，在這段期間，佛教還沒傳進中國。四書中只有《論語》是孔子思想，《大學》是孔子嫡傳門人曾子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孟子》是子思的學生所作。你查查《高僧傳》，十個中有七八個是儒家出身，所以很多人都引儒家的觀念講解佛法。儒家的四書五經是教人如何作人，偏重於人道，爲何如此？《左傳》說過「天道遠，人道邇」，形而上道要怎麼修？天究竟在哪裏？孔子教我們「敬鬼神而遠之」，他是承認有鬼神的，你要恭敬它，但是這個問題太深遠了，不要輕易去研究它，你先把淺近的人道做好了，才進一步去探究天道。人道都做不好，就想學佛嗎？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實在作人都有問題，可是標榜學佛，讀過佛經，皈依了佛之後，脖子都硬了，把頭仰着，好像我就是第一，那之墮落啊！

儒家所有的書都是在講人道，用大乘戒律比對一下就知道，爲什麼我常說四書五經就是佛教的律宗，是人道的戒律，也就是居士戒。真正一個居士必須做到這些戒。譬如《論語》處處是戒條，就在教我們怎麼作人，怎麼做事，怎麼作兒女父母。所以這個世界上的衆生，都能夠「以淨戒攝毀禁」，尤其在東方文化中，更是如此。

西方文化在二千年前是很淺薄的，其後也引進了東方的文化，也向這個路上走，以淨戒攝毀禁，這也是自然的趨勢。所以在佛法的觀點看，真正的佛法不會有末法時代的，所謂末法，只是指宗教的形態，事實上，正法的真理是永遠住世的。所以說「正法常住」，只不過諸大菩薩的教化方法和姿態，隨時代的變化不同而已。如能這樣理解，那你理解的範圍就廣，胸襟也大了。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這是佛法偉大之處。

第三句是「以忍辱攝嗔恚」，這就不用說了，學佛要學忍辱，同樣中國的諸子百家，沒有哪一本書不是教我們謙虛的。謙虛就是忍辱的表達，忍辱是原則，謙虛是行爲。人能謙退纔是真正的忍辱。這一切的教化，都是佛法。

第四句「以精進攝懈怠」，更不用說了，東方文化順手拈來都是勤勞、努力，只不過是佛學的名詞翻譯不同罷了。

第五句「以禪定攝亂意」，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對任何宗教哲學，我們都要放開眼光，他們都是講定的，定就是靜。譬如《大學》講修定的次序，非常清楚：「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個修養的次序就是修禪定，不是佛法來了以後纔有的。後來佛經翻禪定，這個「禪」字是翻音，你用廣東、閩南語讀來比較接近本音。「定」字就是取自於《大學》中的「知止而後有定」。禪定是共法，大小乘、佛、外道、菩薩、凡夫都有的。乃至跳舞專心一致，到了忘我境界，也就是禪定，不過那是凡夫的禪定三昧。其它宗教的祈禱，也是禪定的一種方式，有其它宗教的教友對我說，他受洗時心境無比清淨，全身毛孔都張開的，我就說，你真得救了！在儒家就是講「誠」和「敬」。他跪下去的那一剎那是真得感應，不是誰給他的感應，是自己給自己的，自己本有的，就是禪定。不過這仍是凡夫禪，不是佛法與外道不共法般若所得的智慧，這是下面要說的。

所以禪定在任何宗派都有，諸如宋儒，雖然反對佛教，可是每一家都在修禪定。所以我對宋儒是不大原諒的，他右手偷了佛，左手偷了道，然後還要罵人家不對，這算是什麼儒家？氣派太小了。但是這個過錯可不是孔子孟子的。宋儒主張誠和敬，我的老師當中有好幾位，我看了就怕，他生活上沒有馬虎過的，都很嚴謹，臉上也沒有笑容，其中有一位是秀才，又學佛又講儒家，還是日本留學回來的。他上課還擺一本印光大師的文鈔在旁邊，也是喫素的。我到現在還很懷念這位林老師，他就是位儒家人物，出家人講戒律都沒有他嚴格。

第六句「以智慧攝愚癡」，這也不用說了。剛纔說過，你要是能把十善業道同東西方文化的關係研究清楚，至少你在佛學學理的研究，已經很高明瞭。

第七句「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佛學中常提到三災八難，三災我們前面說過了。這個「難」是艱難困難的難。可是有時書上看到某人向某人問難，這是向人請教一個困難的問題，不是想要問倒人家的意思。八難是八種學佛的大困難，障礙我們學佛的前三難是：地獄、餓鬼、畜生。一般說在這三道中不能學佛，但是進一步說則不然，大乘道主張在這三道中還是有化身菩薩在度衆生，這一點我們在此也不詳說了。

另外五難是：一、盲聾瘖瘂、二、世智辯聰、三、佛前佛後，這些是人道學佛的障礙，下定決心學習，都可破除，所以佛經說我們這個世界苦樂參半，因此我們應當精進追求真諦。四、學佛難，北俱盧洲的人固然在物質精神上享受，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得到真理智慧，所以也是災難之一，常言也道「富貴發心難，貧窮佈施難。」五、無想天或雲長壽天，耽着禪定，不得聞法，也是災難。

本經所講的八難，是八種突不破的困難，可是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菩薩行的人，都有各種的辦法教化人突破這個困難。突破的方法如果發揮起來是很多的。譬如佛教和道教都有度餓鬼、度畜生的修法。我們有位同學是搞電子的專家，他做過研究，認爲電能比較強的，修道的成就也會比較快。他用各種動物的皮磨擦玻璃棒，試驗哪種動物的電能最強，結論是人皮最快，只要擦幾下子就產生電能。其次是狐狸皮，牛皮也不太差，所以他認爲畜生道離人道也不太遠，是可以得度的。

像這樣幫助衆生突破八難去修道，在別的佛國是沒有的。

第八句是「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佛法本來只有一乘，譬如我們這裏的顯明老和尚，每星期四爲各位講《法華經》，他是正統講經說法，我不能與他比，我這不能算講經，只是和各位隨便作基礎佛法的研究。我鼓勵大家好好跟他學，老法師萬一涅槃了，天台宗的分科判教就沒有人了。我爲什麼提這個？就是想起《法華經》上說，佛法只有一乘道，沒有分三乘五乘，但是一乘道就是無上乘，太難了。因此佛的教育方法分了聲聞緣覺等等，有種種不同的方便，這是其它佛國淨土所沒有的。譬如我們看淨土三經，極樂世界只有一句阿彌陀佛，本經在後面就說，與其它佛國世界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對照《華嚴經》的佛國世界的道理。所以我們這個世界有特殊的成就方法。

第九句，「以諸善根濟無德者」，這個世界的善知識們諸大菩薩，常常以自己修行成就的法門，幫助惡根深厚的人，以各種方法來感化他們。這也是同其它佛國世界不同的。

最後，第十句，「以四攝成就衆生」，這個世界諸大菩薩修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也是其它佛國世界沒有的。

維摩居士說了這十種善業道，他不是說給香積佛國的菩薩聽的，這些菩薩也不是不懂，他們是和維摩居士唱雙簧，其實他是說給我們這個世界衆生聽的，學佛就是要走這十個路線。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香積佛國的菩薩就提出一個問題，這正是帶業往生或消業往生淨土的問題。他問，修大乘菩薩道的，要成就幾種修行的方法，使得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品德和行爲變得圓滿無缺，死後往生淨土？

瘡是生瘡，疣是長贅肉瘤。瘡疣並不妨礙生命，但是會給生命帶來痛苦，是個病態。人在行爲上都有病態，我這個人就很不規矩，沒有資格作佛教徒，所以我尤其怕宗教徒，因爲很多人信了宗教以後，就拿了一把宗教的尺去度量別人。看一看這個人不是菩薩，那個人不夠資格作神父，卻從來不量量自己。這是犯了很大的錯誤，真學佛的人應該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別人。任何一個人都免不了病態的，乃至連菩薩的行，有時都有病態。

## 菩薩成就八法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維摩居士回答，要能夠成就八種法門，才做得到。

「何等爲八？」有哪八種呢？你看下面所說的，與我們東方文化的教育有絕對的關聯。東方與佛法有密切的關係，東方是生生不已的方向，釋迦牟尼佛一生說法，多少次都提到東方。《維摩詰經》這一品，講的是上方香積佛國和喫飯的問題，我已經點出來，這裏喫的飯是思食和識食的境界，不是段食和觸食。這個飯是得到禪定的人才喫得到，而吃了也會有成就的。下一品會呈現另一個佛國淨土，是阿閦佛的佛土，又是在東方。這個關聯好像古人和今人都沒有注意，你們青年可以向這一方面努力。

「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佛經都是用「饒益」，不是「利益」，因爲饒是充份地、儘量地的意思，光說利益不夠。維摩居士說的這第一個修行方法，不止是佛教，在東方文化、中國文化中處處都有。所以說東方早有古佛了，這也是佛經上的話。中國文化做好事叫作積陰德，就是「爲善不求人知」，若被人知道會恭維你，就會消了自己的善業和福報。下面還有另一句話，「爲惡不畏人知」，希望人家知道，好糾正你。

「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這是由戒律來的，佛經就是戒。戒律像是規範道德行爲的法律，法律是由法理而來，就是法律的哲學道理。醫學要有醫理，有人學醫但是不出來看病，因爲他學的是醫理學，是醫生的顧問。佛經就是戒律的法理，剛纔講的十事善法是戒，現在講的成就八法也是戒。這些戒不用去戒壇受戒，你若接受了佛教教育，就要依此改正自己的行爲。

我常提英雄與聖人的分界，現在再提一下，英雄是征服天下，聖人是征服自己，學佛就是學征服自己。征服天下難，征服自己更難。許多人可以作英雄，但是沒有辦法作聖賢，因爲不能征服自己。英雄是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煩惱，建立在別人的身上；聖人是把天下人的痛苦煩惱，自己挑起來。聖人就是菩薩道，就是「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

所以我們看這些經文，就等於是念戒，若《維摩詰經》有時真看不下去，因爲看了都做不到。以這一條來講，不要說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了，就算好朋友要我們分擔一下困苦都做不到。

「所作功德盡以施之。」有功德自己不佔有，都佈施出去，也就是大家誦經時最後的迴向。迴向的道理前面講過不少次了，一部老子《道德經》，就是在講迴向，例如「爲無爲」，又例如「外其身而後身存」，都是迴向的道理。

「等心衆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看一切衆生平等，儘量地謙虛，如果傲慢的話就有障礙了。要尊重任何一個人如聖賢，這跟儒家道家，沒有任何區別啊！

「所未聞經，聞之不疑。」深信所有聽過的大乘經典，雖然有些道理從未聽過，但也不懷疑。

「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看不起小乘道，因爲小乘是大乘的基礎，大乘不過是小乘的範圍擴大而已。

「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出家人不嫉妒別人受供養，這也包括了在家人，看到別人得意了不嫉妒。我常說「一家飽暖千家怨」，所以儒家道理是，人不敢自己太富貴。過去我在家鄉時，年輕人不準穿皮袍，老輩見了要罵的，年紀輕就玩這個！中年人穿皮袍，還要在外面加一層蓋住。人家看你發了財，會眼紅的，但你窮了也沒有人會同情你的。這都是一般衆生心理。我們學佛的人修行，就要改變這種心理，所以人家的好，不要嫉妒，要視之爲應該；自己有什麼好，要謙退，不以此爲榮，要在這樣的心態中修行。現代人常說，對某某事值得驕傲，這是不通的中文，是從外文翻譯來的，勉強說值得自豪還差不多。中國文化中說值得自己驕傲，那是狗屎心態。

「常省已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六祖也講過，修行人要「但觀已過，莫論人非」。真學佛只有反省自己，要求自己，不去談論別人的過錯，一心一意修一切善行，完成一切功德。

「是爲八法。」這就是維摩居士所說的往生淨土八法，你能修成就了，必定往生。但是即使這八法成就了，你說無始以來的業消完了嗎？不見得，因爲這只是成就大菩薩行的基本八法而已。菩薩行不止八法，這八法成就了，也就是守了大乘的戒律，就不會有修行的病態，臨終時必然能往生所發願前往的佛國淨土。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衆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這是這一品的結論，文字就不用解釋了。

# 菩薩行品第十一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衆恭敬圍遶，發意欲來，故先爲此瑞應。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衆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着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帀，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遶七帀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座，即皆受教。衆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爲乎？唯然，已見。汝意云何？世尊，我覩其爲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衆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焰，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爲三藐三佛陀，名爲多陀阿伽度，名爲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纔不可思議。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爲多聞。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爲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舍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衆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舍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爲度衆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爲盡？謂有爲法。何謂無盡？謂無爲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爲，不住無爲。何謂不盡有爲？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衆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身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悋。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爲貴。不着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爲善師想。舍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爲父母想。道品之法，爲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衆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衆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衆生疑。以樂說辯，演說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贊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衆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爲。何謂菩薩不住無爲？謂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衆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爲。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集法藥故，不住無爲。隨授藥故，不盡有爲。知衆生病故，不住無爲。滅衆生病故，不盡有爲。諸正士菩薩已修此法，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衆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並諸菩薩已。稽首佛足，嘆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我們現在開始說《維摩詰經》下卷第十一品。研究佛經有一個最新的觀念，每一部經有經題，例如《妙法蓮華經》，每一品也有題目，把每一個題目連起來，就是全部的佛法。《維摩詰經》講到香積佛品是一個高潮，全經有好幾處高潮迭起，大家要搞清楚。現在是菩薩行品，是講大乘菩薩道應該如何修行。全經用很多的故事，其中有用比喻，用直說，用問答，來說明佛法的修持。

## 維摩詰領衆前往禮佛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本經講到此處，我們要記住佛開始是在菴羅樹園，因爲維摩居士有病，佛要大家去看病，故事由此開始。現在佛還在菴羅樹園等着，大部分的同學都去看維摩居士了。在這個時候，這個菴羅樹園忽然變大起來了，有無比的莊嚴，一切都發出金色。

「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作金色？」阿難覺得奇怪了，就問佛爲什麼這個地方，有如此祥瑞的感應。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衆恭敬圍遶，發意欲來，故先爲此瑞應。」佛說，這個瑞應是因爲維摩居士，和文殊師利菩薩領頭的大衆，都要來這裏的緣故。我們要注意這個場面，當時還包括了從香積佛國來的菩薩在內。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維摩居士對文殊師利菩薩說，我們現在應該和所有在座的菩薩，過去禮佛了。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文殊師利菩薩說，好的！我們去吧！現在正是時候。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衆，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着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當時在場那麼多的菩薩，和那些師子座，被維摩居士用神力，右手一端就端過去了。我們看了覺得是很稀奇的神話，有沒有這回事？絕對有的。爲什麼後人修行達不到這樣的神通力？這件事代表着什麼？就是個嚴重的問題了。佛過世以後，古今中外的佛弟子，修行都沒有到達這個境界，這是個什麼問題？我們不要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只是當做神話比方，就把它抹過去了。這個問題就與菩薩行有關，我們不作結論，希望大家去研究。

維摩居士帶大家到了釋迦牟尼佛面前，就對佛磕頭。這裏的稽首就是跪拜，我們在家人寫信也用頓首，在信尾寫，「弟某某頓首」，這與稽首是一樣的意思。出家人寫信給人家用合十，就是合掌，不是跪拜，同鞠躬差不多。維摩居士向佛頂禮之後，依印度最恭敬的禮貌，向右圍繞佛七圈，才合掌站在一邊。這裏記載的與中國古代禮節一樣，到人家家中去作客，到了先行禮，然後自己退一步，等主人進一步來請你。現代人都不講這一套了。

「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所有同維摩居士一道來的菩薩、大弟子、帝釋天、梵天、四天王等人，原來是在座位上被端過來的，也紛紛下座，依同樣方式，向佛行禮後立在一邊。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佛等大家行禮完畢，就照一定的禮法慰問大衆，請大家再坐下來，聽佛說教。

「衆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爲乎？」等大家都坐定了，佛就問舍利弗，這一次去維摩居士那兒，親眼看見了大乘菩薩修到自在神通的功力了吧？

「唯然，已見。」舍利弗答：是的，我親自看到了。

「汝意云何？」佛又問他：你說說看，大乘菩薩何以有如此的自在神力。

「世尊，我覩其爲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舍利弗答：我親自看到不可思議的神力，沒有辦法用世間的思想知識去研究議論。「非意所圖，非度所測」，要注意這八個字，這是點題，這不是我們普通人用思想意識能貪圖得到的，也不是我們的知識範圍所能夠推測的。

## 香積飯香何時消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這時，阿難在旁邊岔一句話，他問佛，現在聞到一種從沒聞過的香味，是什麼香？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佛告訴他，是這些來訪菩薩們身上發出來的體氣。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你不用把佛經看得太死板，那麼地莊嚴，你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景，舍利弗就碰一碰阿難說，喂，你聞一下，我們身上也帶着這種香味呢！

「阿難言：此所從來？」阿難一聞，真奇怪，這香味從哪裏來的啊？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衆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舍利弗告訴他，這是我們上午去維摩居士府上探病，喫飯時候到了，維摩居士用神通，從上方衆香國討回來一碗香積佛喫剩的飯給我們喫，吃了之後，我們身上毛孔就出這個香味。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阿難有沒有動心求這味，我們不知道，但是他至少追問維摩居士，這個香味在身上能留多久？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現在這個重點又來了，又是喫飯問題。維摩居士說，等這個飯被人體完全吸收了，香味就沒有了。

「曰：此飯久如當消？」阿難再問，這個飯在人體中，要多少時間纔會完全消化？

「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維摩居士答，普通人吃了這個飯，就不用再喫飯了，要七天七夜才完全消化。大家會問，不知道這飯是什麼米煮出來的。

「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維摩居士接着說，如果不是凡夫，而是到了聲聞境界的人（就是走小乘路線，如修頭陀行的人，持戒嚴謹，只管自己修行，不管大乘功德的人），已經有修持但是還沒有證果的人，這個飯就要到他得到正果的時候，纔會消化。你看這奇怪吧！學道的人，胃的火力應該大一點，消化得快纔是。可是這一餐飯吃了，就可以不用再喫，等到證果了才消化。

「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已經得到初果羅漢，乃至得到二果三果四果羅漢的人，吃了這個飯，要等心解脫了，這飯才消化。

這裏有好幾個問題。第一，修道境界愈高，這個飯愈持久。第二，已經入了正位的人，還要得到心解脫，飯才能消化。

得解脫是佛法的究竟，不得解脫何以能證果呢？要有定力，念念清淨在空的境界上就證果了，但這不是解脫。例如學道的人能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還虛才真正證到空。前面搞氣脈只算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還早得很。所以四禪八定，在大小乘乃至外道，都是非修不可的，但是不要以四禪八定爲究竟。你能修到四禪八定種種不同的境界，能究人天之際，超出欲界天，乃至色界天，就是證果位，但是不一定得佛法究竟。第三個問題，也有學佛的人，他的心已得解脫，但是沒有證得果位，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答案是定力功夫不夠，修持不圓滿。

「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中國學佛的人，都標榜是大乘菩薩道，但是發心了沒有？都沒有。發心很難，大乘講發心不是你們去化緣發心修個廟子，造個塔，捐十塊錢。發心是動意，發菩提心。發菩提心是心得解脫，一念之間頓悟，是發心菩薩，在教理上講是初發意菩薩。初發意菩薩脈解心開，但還要修！言下頓悟了就不用修嗎？不是的。真發心是明心見性，一定會同時發起大慈大悲心的，作人做事乃至任何一個很小的動作，處處都是捨己利人的。我們普通學佛哪裏有發大慈悲心？都只是嘴裏講的口頭髮心而已。學佛的人要自我反省，有時比不學佛的人還要自私，與慈悲心是背道而馳。所以真正發慈悲心是不容易的，除非見到空性，否則發不起來。

我有個老朋友，學佛幾十年，現在已經過世了，他就跟我說過，我怎麼樣都發不起心，怎麼才發得起來呢？我對他說，你講得對，也問得好，不過你不要問我，就看你自己了。

這人講起道理來比任何人都高，做好事也比任何人多，但是他能問這個話，證明是真修行人，他並不認爲做好事是發心。所以發心之難，不可言喻。不要以爲自己學佛了，偶爾行點小善就是發心了，那是發饅頭還差不多。

《維摩詰經》這裏說，未發心的大乘菩薩，要真發了心，這個飯才消化。

「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經發心，見到空性開悟的菩薩，到了第八不動地，得了無生法忍之後，這個飯才消化了。無生法忍是不生不滅，過去現在未來都了不可得，都切斷了。

「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已到了無生法忍境界，吃了這個飯，要到一生補處的境界，這飯纔會消化。

一生補處是什麼？例如彌勒菩薩，這一生過了，下一生就來當教主。彌勒菩薩現在在哪裏？並不是很高，他是在欲界天的中央叫兜率天作天主，比我們還享受。我們世間的五欲享受，那兒都有，比我們這兒更好。兜率天的外院，有天人享受的五欲之樂。兜率天的內院是個大禪堂，彌勒菩薩就在內院主持禪堂，諸大菩薩有很多都往生在他那裏。譬如《瑜伽師地論》的作者無着菩薩，就是每天夜裏在人世間入定後，上到兜率天的內院，聽彌勒菩薩說法，然後回來把所聽到的寫下來，彙集而成《瑜伽師地論》。所以很多人（例如近代的太虛法師、臺灣汐止肉身不壞的慈航法師）都發願，死後也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其它地方，而是要往生兜率內院，跟着彌勒菩薩下一次一起來，如此一定成道。

「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維摩居士舉個例子，譬如世間有一種仙藥，有人吃了這一味藥，身上所有的毒都消了，所有的痛都好了，藥力才消退。

「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這個飯也是如此，能夠滅除一切煩惱毒，然後飯才消化了。

這個飯的功能如此之大，可惜我們喫不到。但是我們每天喫的大米飯也能夠去病，去什麼病？去餓病，吃了就不餓了。當然，米飯會變成人體的營養，然後它的功能就過去了，道理相同。中國的道家也說，有一種天元丹；在身體上搞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是人元丹；靠藥物提煉的是地元丹。天元丹是很難得的，是從上方世界來的。道家認爲吃了天元丹可以立地成仙，等於是《維摩詰經》所講香積佛國的飯。

在佛法中也有這個修法，是個大祕密，你去西藏蒙古求求看，都沒有了。你問我曉不曉得，我曉得也不會告訴你，因爲是「非意所圖，非度所測」，你用凡夫的意識來企圖，以凡夫的心量來測度，都沒有用。因爲這非小根小器、小功德人所能達到的。

## 什麼能作佛事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阿難聽了維摩居士這一番話，我們可以想象，他搖着頭對釋迦牟尼佛說，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佛啊！一碗香飯居然能做佛的事業！

「佛言：如是！如是！」佛說：對了！就是這個樣的！

「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釋迦牟尼佛接下來一路就爲阿難講，真正的佛法，不是呆板守住一個方法的。有的佛國世界，不像我們這裏講經、說法、唸佛、打齋，而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作佛事。有用佛的各種光明作佛事，你感受這個光就開悟了。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些佛世界是以大菩薩們作佛事，有以佛化身出來的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作佛事。譬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那樹本來不叫菩提樹，因爲佛在樹下悟道而叫作菩提樹。

「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佛的衣服和臥具作佛事的。經典上記載，佛在世時有個弟子，怎麼樣修行都不上路，這弟子就想借用佛的坐墊來打坐，佛知道了就立刻拿給他用。結果這弟子上去盤腿一坐，就證果了。所以你們誰的太太小姐，想要件什麼衣服的話，你就趕快買給她，說不定一穿上就成道了。

「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人因吃了一餐飯而學佛成道了。有時人去到山上或廟子看到這個風景，就要出家想修道了。過去我有個朋友，他是作官的，非常能喝酒，登峨嵋山還揹着酒瓶去呢！他上山之後，天黑了不方便下山，又下起雨來，山寺中的師父就留他住下。他住在寺中，夜裏萬籟無聲，只聽見寺中小和尚唸佛撞鐘，他當時就把酒瓶一扔，去找住持出家了。所以這個園林臺觀也真能作佛事的。由此可見，佛法到處都有，到處都能使你入佛道。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佛的色身相好莊嚴作佛事的，誰走這個路線？就是阿難。根據《楞嚴經》，他就是看見佛的相好莊嚴而想出家的，他是因爲好色而出家，所以後來外出化緣，碰到個漂亮的摩登伽女就動唸了。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個個好色。你要如何修到相好莊嚴呢？世界上這麼多人，爲什麼沒有相好莊嚴的呢？這個道理值得研究了，就是佛加的這一句話：「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一個人能夠修到相貌莊嚴，色身健康，是經過多生累劫戒律清淨來的，也就是道德行爲的果報。

「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焰，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人因爲作了個夢而去學佛，有人碰着了什麼幻境而學佛。我有個老朋友，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他本來是虔誠的基督徒，後來忽然學佛了，因爲他在重慶時，有天夜裏走在路上碰見了鬼，拚命想叫上帝喊阿門，但是鬼還是跟着他，後來改唸觀世音菩薩，鬼就不見了。我就取笑他是搞比較宗教的，這就是因幻而作佛事。

有人因看到什麼影子，聽到什麼聲音……等等而學佛。這裏講的幾樣東西是比喻，顯教佛經常用的比喻共有十種，這裏沒有提到像水泡、芭蕉。以密教來講，這每一樣都有一種修法的。例如鏡中像，你鏡子裏看到的像是真的還是假的？中國古禮中，婦女坐月子時，房中不準擺鏡子。嬰兒看多了鏡子容易夭折，因爲他把鏡中的身體當作是自己，所以他意識就跑到鏡子裏去了。還有嬰兒喜歡看發光的東西，他集中精神看，看久了就變成鬥雞眼。

如說鏡子的像是假的，可是有種修法還是靠這麼修的。不過，你要知道，修法不是佛事的究竟，只是佛事的方法。如果你認爲一個法門是對的，另一個是不對的，這就錯了。一切只是方便，只是助道，沒有一個對的法門。什麼纔是對的？對的是「了不可得，本來如是。」你說這些法都不對，也錯了。這認爲不對的也是自己的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本來就靠不住。

佛經常說夢幻泡影、水月空花，這都是沒有的東西，所以大家就把這些當作是說空，錯了！這些不是說空，是說有。不過這有是很短暫的，不會永遠停留，很快就過去了。所以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

「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觀音法門就是用音聲來修的，譬如剛纔講的朋友，在峨嵋山聽見鐘聲一響、小和尚唸佛，因緣成熟就出家了，所以音聲也是佛法。文殊菩薩在《楞嚴經》稱讚觀音法門：「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爲什麼他推崇用耳朵修法？其實用眼睛的修法也很多，但是用眼睛修不圓滿。以四方來說，我們的眼睛只能看到四方的三方之一強，後面看不見；鼻子只能管呼吸，其它的不知道；只有音聲是十方上下都可以聽到，尤其是這世界上人與人之間，常靠音聲作言語表達，所以修觀音法門比較容易。

大家別忽略了一點，文殊菩薩很謙虛，他沒有推薦自己的法門。他代表智能，也代表文字，所以他名號的中文翻譯，是用了「文」這個字。釋迦牟尼佛的名號，釋迦是能忍的意思，牟尼是寂靜，能忍寂靜合起來，在中國文化就是一個字：「文」。因此很多中文佛學經典，就稱他爲釋迦文佛。我們知道觀音法門殊勝是靠經典文字來的，是文殊菩薩推薦來的，可是大家卻不研究文殊菩薩的修法。

所以有人是因爲和人談話受規勸而學佛，有人是因爲佛經的文字好，由文字因緣而學佛。這裏有的同學聽經時把眼睛閉起來，一邊打坐一邊聽，眼睛不看面前的佛經，這是很糟糕的。研究文字的時候，一定要看着文字，透過人家所講的，纔會確實吸收，才記得。文字是般若的一種，沒有人真悟道而文字不行的。譬如六祖本來一個大字不識，可是悟道了以後他能講經；他也不用自己去讀，就讓人家念給他聽，他聽了就能解說，就是這麼高明，也就是因爲文字般若到了。但是你不是六祖，我也不是六祖，所以我們還是需要認字，透過文字來作佛事。

講到這裏要提出一個重點，《維摩詰經》在佛法中是從果上說因的。已經成就的佛，像維摩居士（金粟如來的化身）來到這個世界上，同我們一樣是血肉之軀，也有生老病死的現象。維摩居士以生病的因緣，引出這一部經來說法，在說法中，又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境界，例如方丈室中容納好幾萬人，又爲每人借了一張師子座，又有天女散花，任意轉男女相，甚至去上方世界，同香積佛化緣喫飯等等。都是在說佛法有成就的人，他們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功德、智慧、能力，這些都是佛果上的事。現在這一品，菩薩行品，是講因地，說明如何修持才能得到佛果。

什麼是菩薩行？現在先告訴我們什麼是佛法，我們正在講到什麼是作佛事。一講到作佛事，大家通常就想到找出家人誦經，或者放焰口，或者作水陸道場，或者持個咒子。這些也是作佛事，是爲佛法佛教而作的事。本品告訴你，真正的佛事包括了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太多了。你不要偏執一種，好像有人只抓住念阿彌陀佛，其它都是外道；或是學密宗的人，認爲淨土是沒有智慧的，而禪宗是狂妄的；或者搞氣功之類有爲法的人，看不起靜坐；或者靜坐的人看不起搞氣脈的人等等。

佛告訴我們，一切皆是佛法，就看你的智慧從哪裏透入。《維摩詰經》講了那麼多都是佛事，可是如果拿《華嚴經》來比，《維摩詰經》只講了百分之一。《華嚴經》講得太多太多了，乃至依《華嚴經》，佛有時叫做神仙、主宰、神、上帝，都是化名，那太偉大了。

下面《維摩詰經》一轉，開始講佛土，土要讀如「度」，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什麼是佛土？就是佛的境界。修淨土的人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阿彌陀佛的國土是什麼樣子呢？《阿彌陀經》告訴我們那裏之好，地是金剛鑽鋪的，光亮而平坦，七寶行樹等等。但是你要注意，《阿彌陀經》所講的種種好，非究竟法，而只是我們人世間認爲最好最好的。佛土真正的美麗，是人世間的觀念沒有辦法理解的，但是佛要向我們介紹那裏的好，要怎麼說呢？好像有的鄉下人一輩子沒有見過黃金，要怎麼對他說？只好講那金子同橘子皮一樣，這樣他就以爲知道了，他的理解金子是橘子皮。所以佛用我們世間法來介紹，講金銀琉璃瑪瑙等等，極樂世界究竟是中國式的還是西洋式的？不知道啊！

佛土究竟是怎麼形成的？那是一切佛菩薩的共業所造。我們這個世界，是我們衆生共業所生。共業別業的問題這裏不講了，到別的課程再說。譬如我們說五方佛，中間是毗盧遮那佛，南方寶生佛，北方不空佛，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東方再過去，還有阿閦佛，多得很。關於這方面，你要看大藏經裏的一部《千佛名經》，講得很清楚。要了解釋迦牟尼佛如何介紹阿彌陀佛佛土，就要研究《法華經》《大寶積經》《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我常對人說笑話，我說你們念阿彌陀佛那麼誠心，真是好沒良心啊！阿彌陀佛是釋迦牟尼佛介紹給我們的，結果你每次念阿彌陀佛都不先念釋迦牟尼佛，真是新人入洞房，媒人拋過牆。現在連釋迦牟尼佛的教化都不理了，如此忘本，連作人都不夠，還能成佛嗎？

釋迦牟尼佛一生說法四十九年，介紹了很多佛土，就這一點來講真值得敬佩，而且佛也沒有說自己了不起。大乘菩薩戒第一條，就是不自贊毀他，犯了這條戒就沒資格學佛了。有的人即使不自贊毀他，但是卻會間接的這麼做，例如被問起某某人如何，就答，他，我沒有意見！好像自己很有道，不說人家壞話，但是這個態度比罵人還糟。

佛土個個不同，依每個佛的教化和成就不同，佛土的境界就不同。這個原則把握住了，經文中所提到的佛土就不用一一詳細介紹了。

「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有的佛土清淨，寂寞無言，萬一你到了那個境界，能受得了嗎？恐怕很難。我們人越到老就越想找人講話，要找聽衆。乃至沒人可講了，心裏面還在講，念頭不能止。學佛真的絕對清淨了，你反而會害怕的，要能夠享受清淨，享受寂寞，纔可以學佛。

我有個朋友，年紀很大了，學問很好，學佛也幾十年了，他用功也很有心得，在外面名氣也很大，去年他來看我，說到他到國外某某人的道場去了一趟，那邊只有一個人，人家要他住下來，他不肯。我問爲什麼。他說自己只住了一夜，清晨起來看到主人一個人跪在房中唸佛，那個場面好悽清寂寞，自己實在受不了，所以不肯住下去。我聽了就說，那個人實在了不起。

修行能否做到清淨佛土暫且不談，能做到寂寞無言就不容易了。如何才能做到寂寞無言呢？蒼雪大師有詩曰：「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沒有煩惱，沒有事，善惡是非苦樂都沒有，這纔是寂寞無言。不是嘴裏沒有說話，而是心聲都沒有了。

「無說無示」沒有任何表示。「無識」沒有意識作用，這是第六意識之識。「無作」不作意了，是五遍行之作意。不管你修淨土、禪宗、密宗，能做到這一條，就是佛境界。無爲而作佛事，佛的清淨法身就現前了，這也就是禪宗的開悟境界，也就是真淨土，心的淨土。

佛說的這一段話就是點題，今天的年輕人不懂點題，過去的人考功名作文章，看了題目，提起筆寫的第一句話就是要點題，也就是能把握住題目，把題目破掉了，也叫破題。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威儀就是態度，生活的行爲，歸納起來有行、住、坐、臥四大威儀。有很多同學連個走路的樣子也沒有，或者是畏畏縮縮的，哪還有威儀？進止就是進退，中國文化的傳統教育，六歲入小學就學灑掃、應對、進退，就是學作人做事。過去的建築，一進人家客廳，哪是主位，哪是客位，分得清清楚楚。今天的家居佈置不同，許多家庭連主人自己也搞不懂哪是主位，哪是客位。在今天也要搞清楚坐汽車哪個是尊位。常碰到同學幫我把門一拉就請我先上，要我鑽到那最難擠進去的位子，我就說讓他先進去，他死也不肯。還有同學一定要讓我坐後座中間的位子，你有什麼辦法！講這些不是空話，真學佛的人對威儀進止一定要了解，這都是佛事。

施爲是做出來的行爲，這裏施不是佈施，是表達出來的，爲是行爲。一切施爲沒有不是佛事。大陸上有些廟子裏有五百羅漢堂，那些羅漢的像塑得好，沒有兩個羅漢的面孔是一樣的，而且每個的姿勢都不同。這表示每個姿態都可以入定，入定不一定要打坐。如果只有在一個姿態才能定，換個姿態不能定，那也就不叫定了。真的定是無處不定，所以，諸所施爲，無非佛事。

## 佛法就在魔法中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學佛就是爲了破除魔障，人生到處是魔，開眼閉眼都是魔。羅漢在中文的意義是殺煩惱賊，翻成殺賊不是太高明，所以還是用羅漢。人生有四種魔：煩惱魔、陰魔、死魔、天魔。第一個煩惱魔我們就解脫不了。可是要注意，佛學說人生是煩惱的，煩惱不是痛苦，比痛苦輕，討厭就是煩，覺得頭痛就是惱。人生隨時隨地有煩惱，這是個魔障。魔字在古代是用磨，就是磨練之意，到了隋唐以後把磨字下面換成了鬼字，這下子糟了，磨變成了紅眉毛綠眼睛的魔了。

煩惱魔多得很，貪嗔癡慢疑都會起煩惱，貪長壽，貪名，貪利，貪學問，貪學佛，都是貪。心裏所貪的辦不到，就起煩惱了。陰魔是五陰魔，色受想行識都是魔。例如你色身病痛，困擾你，是色陰魔。受陰魔是身上的感受，像打坐氣脈不通啦。想；思想停不了，不能達到「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被思想困擾，妄念空不掉。行；就算你思想感覺都空了，這生命生生不已的功能，流轉的力量仍然不停。識陰魔更多了，思想的最高境界，識陰都是魔，這講起來就要講唯識了。

死魔，人活着就是在等死，當你第一天生下來，就向着死的那一天前進，誰也免不了。

天魔是他化自在天的天魔。三界中的天界，合起來有二十八天，高的天，纔不理我們地球上的衆生，他化自在天是欲界中的一天。神、夜叉等都是他化自在天的天魔。有人說自己就怕有魔，你放心，有他化自在天的天魔來找你比一下法，你已經很了不起了。像我們，魔纔不來磨呢！沒那個資格，你燒三支香他都不來的。他還怕你呢！等於說你不會去找比你還窮的朋友，而喜歡去找比你有錢有勢的人。所以說人到了高位之後，就有許多人來找他，這些人就是他的魔。這些數據在《大寶積經》中很多，你每天做功夫，什麼時間碰到哪一種境界是哪一種天魔，你曉得了，只要叫他的名字，要他不要囉嗦，他就不來了。

有人修道，剛進步一點就出個岔子，見解上有偏差了，走上岔路。這就是四魔的障礙，魔是不希望你成道的，你成道了，變成「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魔就沒得玩了。魔不是壞東西，就是貪玩，你不和他玩，他就不高興了。你作他的伴侶，同他滾作一堆，魔就對你很好。所以說，多情就是魔，情就解脫不了。

因爲有這四魔，就在一念之間，產生八萬四千煩惱。呼吸的一呼一吸是一念，這其間就有如此多的煩惱，因爲大家體會不到，就說佛法在吹牛。當你真有功夫時，自然就體會到了。你試試看，當你在寫文章時，雖然一個個字在寫，但是你的思想早不在這個字上了，對不對？你能靜下來，就知道了。再如你坐在這裏聽我講話，你一字一句聽進去時，思想就不知道已經轉了多少彎了。所以你剛進步一點就被魔走了，般若智慧不夠，還自以爲自己做對了。如果能把這個煩惱清淨了，才能轉成佛法。

一切衆生的生命勞累得不得了，是什麼使你勞累呢？就是煩惱魔。以佛法看來，這個人的生命、世界的歷史、社會的進步繁華，都是煩惱魔造成的。所以你不要以爲魔是不好的，今天人類科學昌明，經濟發達，都是煩惱魔所造的。

而佛法在哪裏呢？佛法就在魔法中，佛道就在魔道中，所以轉煩惱就成菩提。你求沒有煩惱，那就不能作佛事。佛法的標記是蓮花，天主教的標記是十字架（其實是卍字拆開來的，也是個圓圈拆開的），回教的標記是半個月亮。蓮花的特性是它不長在乾淨的地方，那泥巴越髒，蓮花長得越好。它另一個特性是花果同時，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花一開就有蓮蓬，蓬中就有蓮子。學佛的人常想走清高的路線，但是清高是不能成道業的。所以菩薩要入世，進入煩惱圈子去鍛鍊自己，纔是佛道。

中國有個很好的對聯，我也屢次提到，你們青年人要記住：「能受天磨真鐵漢，不招人嫉是庸才。」成功是磨練，失敗更是磨練。只有白癡纔沒有人嫉妒，你只要有點本事就會有人嫉，連佛和耶穌都是遭嫉的，這兩句話也是佛法的道理。

「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剛纔講過《維摩詰經》是由果說因，這一品就是在講怎麼樣學佛。學菩薩道的人，懂了上面所講的道理，如果看見了一切淨土，包括西方極樂世界在內，不以爲喜（不像有的人只做了一個好夢，就樂得三天喫不下飯，這太小喜了），也不貪求這境界，也不自以爲高得不得了，平等視之。《金剛經》就說過，「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如果看到不淨佛土時，也就是看到不對的人，不合佛法的事，心裏不要不歡喜。尤其學佛的人，或者想作領袖的人，更要養成這種態度。你不用憂愁，不覺得是障礙，也不埋沒它，平等了就不分高下。

只要對一切佛恭敬，如何恭敬？就是生清淨心。例如你在廟子看了佛像，真好啊！唉，你已經不清淨了，喜歡得不得了。什麼是清淨心？就是上面說的「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一念不生。換句話說，若你真清淨了，你的本心就是佛土，不用向外求了。「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這句話要小心留意，你喜歡得不得了，一下子歡喜得跳起來了，我就要打電話找救護車，送你去精神病院了。一下子很灰心昏過去了，臉發白了，也要找救護車的。清淨心是既無歡喜也無悲，平平靜靜，不是昏沈，這就是佛法的入門處。

所以大家想知道自己學佛到了什麼程度，隨時隨地看自己清淨心到什麼程度就知道了。如果你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心裏散亂，哪有一點清淨呢？散亂不是清淨，昏沈也不是清淨，真清淨就像八月十五的夜裏，一輪明月當空照，萬裏無雲萬裏天，清涼自在。這個境界是未曾有，當然沒有的，你幾時有過？都被染污擋住了，你到了這境界就是大乘入門了。

## 佛土爲何不同

「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很多人來問我，他要學哪個法好。觀世音菩薩化身，在密宗有二十一尊度母，顯教有三十二應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所以都是方便法門，因爲衆生的習氣不同、業力不同之故。佛的功德是一切平等的，但是爲了要教化一切衆生，就不得不用不同的方法來教化。有的同學問我，爲什麼密宗的佛像要塑得那麼恐怖，我就反問他，佛是什麼樣子，你看過嗎？你只看過顯教廟子裏塑的佛像，臉胖胖傻傻的，眼睛也張不開的。但是你要知道，佛是以各種姿態來教化衆生，所謂不垢不淨，現各種不同的佛土。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各個佛都有佛土，也都是各個不同的。像西方有阿彌陀佛，東方有藥師佛，又如本經所講上方香積佛國，那個佛土的地都是香的，這個大家可能沒有經歷過。

我個人有個經驗（當然不是佛土了），當年我上峨嵋山，在山上走到一個沒去過的廟子，剛走到門口，我就覺得以前來過，原來是年輕時夢中來過的。爲了求證，就進去求見當家住持，問他廟旁邊是否有條路入山。他說是有，不過路的入口已經封了三十年了。他反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只有告訴他是推測，想當然爾。後來我就要求試走這條路，他同意了。結果這條路走起來平坦舒服，像踏在墊子上軟軟的，路上還有香味散出來。此後我就常常一個人去走這條路，走遠了還把衣服脫光，曬曬太陽。

這條路多年沒人跡，落下來的松枝松葉松子堆上去，所以就又軟又香，假使是有動物死在路上，讓樹葉蓋住，再被太陽一照，就會有臭味出來，甚至變成瘴氣，人聞了會生病，甚至死亡的，這個情況在貴州一帶特別多，所以人在那邊要抽菸來克服瘴氣。

佛告訴阿難，你看見一切佛的國土種種不同，例如極樂世界的環境，與我們世間和其它世界是不同的，但是虛空都是一樣的。環境之不同，等於我們每人業力不同，所修行的境界也都是不同的。如果執着一定要從某一種法門進入的纔是佛法，其它不是佛法，那就錯了。所以有的同學我勸他學密宗，因爲適合他的業力資質；有的同學則勸他學淨土，我可沒有定法的。有些人可以打打坐，但我不會跟他說禪宗。所以佛土各有不同，這就要了解到一切唯心造的道理，虛空自性只是一個，起用各有不同。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現在說明真正佛法是什麼。所謂十方三世諸佛，十方代表空間，三世代表時間。在空間和時間中有很多佛，不只一個。有人用現在新的觀念名詞來講，說佛教是多元論，也是多神論；相反地，也有其它宗教批評佛法是無神論。說佛法是無神論，是絕對的誤解，而且是很嚴重的誤解。可惜的是，有很多學佛的人附和這種講法。說佛法是多元論或多神論的，也是誤解。真正的佛法是一元論，而且元也不元。說是一元論也只是個哲學代名詞。所謂多是講起用現象，宇宙萬有現象各有不同，但是萬有功能就是一體。這個交待了，我們迴轉來看本經。

佛告訴阿難，每個佛都有他的色身。我們欲界的衆生纔有肉體，這個生命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色界的衆生就不一定，不是像我們有血有肉，而只有光色；無色界的衆生連光色都不是，更不是我們這個肉體樣子，但是生命還是有個體的存在。這個個體是從大我中分化出來的小我身體。在佛法裏，所有三界衆生，不管是哪一種身體，都稱爲色身。

色有兩層意義，第一，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之身，屬於色法的，所以叫色身；第二，色也包括光明，即使是欲界的衆生，有成就的人的色身自然就有光，這是色身的光，不是電燈的光，講修持一定要了解這個問題。

例如禪宗講大徹大悟成佛，成佛了嗎？成了，只不過大部份成的是法身之佛，明心見到自性。法身起用成就了沒有？還沒有，因爲色身沒有轉。悟了道要轉這個父母所生的肉身，轉成毘盧遮那佛所代表的色身，那是光明的。據說一千年來都沒有色身成就的人。肉身在死後不爛，還不能算是色身成就，仍是法身成就的一個附帶作用。色身成就的修行者，生時自然是有六通，要走時不用去燒他，他化作一道光就去了。借用道家兩句話來講，到了最後是「散而爲氣，聚而成形」，色身成就也自然能脫胎換骨。

每一個佛的色身不同，阿彌陀佛、藥師佛、釋迦牟尼佛，他們的色身都不同，但是成了佛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用四個字歸納就是相好莊嚴。對修行人來講，就是考驗，不要說成佛，就是到了小乘羅漢的果位，相貌都會轉變的。羅漢的相貌也用四個字歸納，就是清奇古怪。清就是不俗氣；奇是奇怪，不是說臉像馬，眼睛像猴子那種奇怪，而是奇怪又可愛；古是古老；怪是怪相。所以有阿羅漢的成就也是脫胎換骨的，這都是實際功夫，不是空談理論就可以的。

像我們學佛的人，修持多年下來，生理和心理沒有一點改變，那個臉還是拉得很長，讓人都不敢望他，更不敢親近。這就是不對了，修持的人即使有一點點成就，也會無形地影響旁人，讓人覺得他可愛可親，自然會起親切感，或是莊嚴感。這個就是功德，是功夫成就而累積起來的。儒家弟子形容孔子「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看他的樣子很莊嚴，有點令人害怕，可是一和他接近，就覺得他很溫暖慈祥。所以說有道的人，色身一定轉變了的。

「諸佛色身威相種性。」威不是讓人怕，是威儀，就是生活的儀態；種性是個性，成了佛的人，阿賴耶識變了，種子都是慈悲，每個佛的威相都一樣。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大小乘、顯教、密宗所共同的修持步驟，我們前面介紹過了。像凡夫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每個人的層次不同；有人對某一種戒守得很嚴，天性如此；有人對某一種戒不適合；每人的定力和智慧也不同，可是成了佛的人，卻不會不同的。

再下來是佛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種不共法（這些佛學名詞前面介紹過了，這裏不再細說）、佛的大慈大悲心，佛的威儀、壽命，佛的說法教化，「成就衆生，淨佛國土」這八個字，就是一切佛出現世間，教化衆生的目的。佛出世是爲衆生而來，他必須取得像我們一樣的肉身，講我們的話，來教化我們。當佛出現在哪一個世界，目的就是爲了把那個世界變成淨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因爲本體只有一個，形相不同而已。例如這個房間裝了許多不同的燈，儘管外表形相不同、光度不同，但是電源是一個。

諸佛菩薩爲了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形相有種種不同，但他所得道的成果是一樣的，就是上面所說的，色身威相種性一路下來的各種成就。

你想要知道自己開悟了沒有嗎？可以很簡單地測驗一下，你色身轉了沒有？形相習氣改變了嗎？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成就了沒有？佛十力四無畏都具備了嗎？十八不共法知不知道？慈悲心發到什麼程度？威儀到了什麼境界？對自己壽命有沒有把握？說法是否能辯才無礙於法自在？能否成就衆生淨佛國土？這都是對自己的測驗。你說自己還沒有成佛，那麼就拿佛成就的億萬分之一，來測驗自己的修行，也是個很好的尺度。這樣一來，自己不會驕狂，自己也可以明白還差得遠呢。

「是故名爲三藐三佛陀，名爲多陀阿伽度，名爲佛陀。」這三個名稱都是梵文的譯音。成了佛的人有十種名號，例如我們經常在經文中看到「世尊」，就是稱號的一種（佛的十種名號是：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本經只就十種名號中提了三個重點。

「三藐三佛陀」是正徧知，你悟了性空，智慧就自然來了，什麼都知道了。像六祖原來不識字的，聽人家念《金剛經》，初初有點悟道，還沒大徹大悟。去見五祖時，五祖故意罵他是獦獠，就是南蠻沒文化的人的意思。六祖對五祖說「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他也沒有去想問題，但是會自己開發。常生智慧還是普通的，到了佛成就境界，就一悟千悟，一通百通，這就是正徧知，三藐三佛陀。你修行功力進步一點，智慧就開發一點；若是越修對世間法反而越笨，腦子變成水泥作的，那就絕對錯了。

「多陀阿伽度」的中文就是如來，無去也無來，不生也不死。

「佛陀」就是佛，是覺的意思。用教理的解釋來講，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叫作佛。用普通的話來說，覺就是清醒，佛是永遠清醒，沒有昏沈，沒有散亂。這裏有位同學半年前出了車禍，其後就一直不能睡覺，但是腦子仍然很清楚，也不疲倦。他很着急。我告訴他，這有什麼好急的，你再活六十年可以抵我們一百二十年。想睡覺是一種習慣，修道的人定力夠了，可以不用睡覺，所謂「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這個句子我們講過很多次了，某某同學還是寫不出來，表示他都在睡覺。我們凡夫不是睡到牀上才睡覺，不睡覺時腦筋也都是昏的，在昏沈中。你的心能不起分別，不動念，就萬法一如。這是三祖《信心銘》的名言，就是悟道的境界。

成佛的人腦子是清醒的，有人打坐看到什麼鬼啊怪的，因爲腦子胡塗。昏沈的時候就出現境界，清醒的時候不會出現境界的。很多人把昏沈中的境界（在唯識中叫作獨影境或帶質境）當作是神通，實際上他成了「糊」了，不是佛。你等幾十年看他得什麼果報，一定很慘的。所以佛法是平實的，就是真正的清醒。

《三國演義》寫劉備三顧茅廬，第三次他碰上了諸葛亮在睡覺，就站着等諸葛亮睡醒。諸葛亮當然知道劉備來了，只是裝睡來測驗他的誠心。孔子有次在家，有個人叫孺悲來看他，孔子讓學生對孺悲說，老師生病不見客，當孺悲走出去的時候，孔子就在屋中彈琴，故意讓孺悲聽到，這就是給人難堪，說病得不能見客，卻明明在彈琴。諸葛亮整劉備稍好一點，諸葛亮故意翻個身，假裝醒了，還念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這兩句話是佛法思想變過來的文學，得道成佛就是從人生的大夢醒來，醒來的人如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諸葛亮那首詩的下兩句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表示這一覺睡得舒服，悠哉遊哉，他哪裏在睡啊，其實他清醒得很。

《維摩詰經》中這一段，佛先介紹了什麼是佛事，當然敲木魚唸經也是佛事的一種，真正的佛事是剛纔在本經裏所講的，然後這一句話講什麼是佛。他接下來講什麼是佛淨土。

## 阿難不敢自謂多聞

「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佛告訴阿難，如果要我把怎麼樣纔是正徧知、如來、佛的境界，詳細地告訴你，要說多久呢？縱然你的壽命同這世界的劫數一樣長，說一劫也說不完，不但我說不完，你也接受不了，說了你也不懂，乃至不相信。

「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進一步來說，假如一佛國土中三千大千世界裏所有的衆生，每個人的智慧都像你阿難一樣，學問淵博，記憶力強，就算把所有衆生的智慧加攏來，壽命也和這世界的劫數一樣長，我也不能把佛悟道的成就境界說得完。

佛說法四十九年留下的記錄，都是靠阿難的記憶，佛去世後，阿難再向五百羅漢背誦出來成爲佛經，所以經文開頭都說「如是我聞」，表示是阿難親身聽來的。五百羅漢的聚會就是第一次「結集」，他們不是普通的佛弟子，而是個個有成就的。第一次結集是要把佛的一生說法，統一記錄下來，是由佛的大弟子迦葉尊者主持，那時舍利弗、目連尊者等都已過世了。這些羅漢沒有把握是否記得一字不錯，只有阿難記得。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就是學問好，過耳不忘。

咒語的梵音是陀羅尼，也就是總持的意思。咒語的每個音聲都包含着非常多的意義，所以是陀羅尼。譬如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念咒，南無意義是皈依，阿彌陀是無量壽光。唸到這一句真能念念不忘，一心不亂，晝夜精進，七天七夜，是可以得總持法門。不止是佛法的記憶力，所有世間法的記憶力，都自然而然而來，腦子自然強了，就是六祖說的「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你們年輕人學禪學佛的，讀書也不行，記憶也不行，還說自己是修行人。唉呀！用古文兩句話說「其誰欺，欺天乎？」你欺騙了誰呢？不管你打坐也好，修什麼也好，只要定力增長了，智慧自然一天一天增長的。很多老朋友常自嘆記憶力變差了，但是真有修持的，年紀大也不會變差的，記憶力不好是不得其總持。

再說阿難，第一次結集時，大迦葉不准他參加，爲什麼？阿難雖然聰明強記，可是還沒有悟道，五百羅漢可都是悟了道的。阿難在門外大哭，大迦葉就限他七天開悟才準參加。大迦葉故意要鞭策他，因爲佛在世時，阿難仗着和佛是兄弟，偷懶心和依賴心重，所以沒有悟道。可是這一下，阿難被逼到牆角了，羞愧不已，就拚命用功，七天限期到了，他真的悟了，才準參加結集。

「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纔不可思議。」一切悟道的人，他那大徹大悟的境界，一般人都只是用推測的心理去理解，悟道的境界無量無邊，佛也沒有辦法告訴沒有悟道的衆生。成了佛，他的智慧不是用腦筋想的，用腦筋想的是凡夫的聰明，像機器榨出來一樣的，是知識而不是智能。真智慧是如《中庸》所說「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要去思想，它自然而來的。得道的人辯才無礙，他寫文章或說話是滔滔不絕的，很輕鬆的，如果還要去想，那就成了辯纔有礙，不是空靈的。所以說佛的智慧辯才「不可思議」，那是凡夫境界不可以想象的。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爲多聞。」阿難聽了佛所說得道人的境界，就稟告佛，我從現在開始，再也不敢自認學問淵博。阿難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悟道，只是佛學的常識非常淵博。佛也說過，初地的菩薩不曉得二地的事，二地菩薩不曉得三地的事。也就是說，不到那個境界就不會知道，不敢亂加猜想，就是不可思議。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爲最多聞，非謂菩薩。」佛就訓誡阿難，不可以起退縮的念頭！我只是說你在聲聞弟子中學問最好，記憶力最強，我不是說你在菩薩中是最好的，菩薩境界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讀佛經典要把心情放輕鬆，有人問我花了三年讀完全部《大藏經》有什麼感想，我說像讀《紅樓夢》小說一樣。一般的老前輩聽了臉都變綠了，認爲我侮辱了佛。其實我講的是真話，道理何在？你要是能心心相印，自然看起來很輕鬆，這本《維摩詰經》有三巷，全部《大藏經》共有一萬多巷，我每天坐着看二十卷，還怕看得太慢，所以晝夜不停的看。我最感謝的是這對眼睛，我老是讓它們加班，到現在還時常看東西看到天明。我常常摸摸它們說，對不起了，老兄，讓你們辛苦了。

爲什麼說這番話呢？我們人在修持中常會起退悔心，想到佛法那麼高深，自己哪天才做得到？算了，我沒希望了！所以你把這佛經當小說當劇本，這樣你就不會退悔了。你看佛告訴阿難，你可不要生退悔！我說你是小學生當中的第一名，不是大學生啊！阿難聽了這話，一定很難爲情。佛又連忙說：

「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你冷靜一下，阿難，不要難受，世界上一切有智慧的人，要推測想象得道菩薩的境界，都是做不到的。

換句話說，你自己非修到不可，憑想象是不可能的。像很多同學從國外回來了，就大談美國如何如何，我就說，好了，不用講了，你在美國時，美國總統跟你吃了幾次飯？你見得到他嗎？人家是怎麼辦公的？你只是在猜測白宮裏做了什麼事而已，這不是笑話嗎？老輩子人說「鄉下人說朝廷，越說越像。」一般人都喜歡這樣，不要說美國元首了，就講我今天做了什麼事你知道嗎？你要怎麼樣去了解美國元首是如何做決策的？這不是鄉下人說朝廷嗎？

所以佛對阿難說，不要去推測佛的境界，你只要老老實實修行，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也就是古人說的「勿以凡情而卜聖量」。

「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已經不是普通人了，像我們想當阿難的學生，他收不收都還是問題的。佛再三提醒阿難，一切大海的深淵還可以測量得出來，至於菩薩的禪定境界，智慧的成就，總持的範圍，辯才的深淺，乃至他一切的功德，你是沒有辦法去衡量的，你不到那個程度是沒有辦法知道的；你亂推測的話，就是謗佛，是犯了大戒。等於一個小學生，妄想推測大學教授的境界，那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那只是污衊了人家。

「阿難，汝等舍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佛再告訴阿難，你不要再岔話了，這些客人到了還沒招呼呢，先暫時擱置大乘菩薩境界的問題。維摩居士今天所表現的神通境界，是你們一般學小乘的聲聞和辟支佛，縱然用盡氣力，花了百千萬劫他辦不到的。

佛與阿難師徒作了這一段對話，我們不要忘記，當時現場還有好多訪客。

## 衆香國菩薩問法

「爾時，衆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那時，從衆香世界來的菩薩，合掌向佛問話了。

「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舍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爲度衆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這段文字很簡潔，但其中有幾個轉折。這些菩薩說：世尊！對不起！我們從上方世界下來，對這裏的第一印象很差，看不起這裏。現在覺得後悔，也責備自己爲什麼有看不起別人的心理。這個心理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爲我們現在瞭解到，一切佛的教化方便手法，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爲了教化某一類不同的衆生，所顯現佛國的環境就會不同。

這些菩薩事實上是在行戒律，什麼戒律？發露懺悔。發露是當着衆人坦承錯誤。懺悔是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唯然。」讀到唯然要打個圈號，這是釋迦牟尼佛的答話，嗯！好的！佛準許衆香世界菩薩懺悔。

「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菩薩們又說，世尊，請您老人家也傳我們一點佛法，讓我們帶回到上方世界，也可以念着如來的教化。這些菩薩也難得下來一次，所以提出這個請求。這個「當念如來」四個字用得好啊，我們常搞文字工作的讀到這裏，打兩個圈都不夠的，這是一語三關。如來是佛的稱號之一，這裏也有好像來過的意思，又是心心念念有佛，文字怎麼解釋都通，這纔是翻譯！哪裏像今天的翻譯文章，我看了不懂，就問問翻譯的人，他居然說，讓我想想看，他老兄自己都沒弄懂！

好！現在佛要對外來的菩薩說法了，也就是對我們說法。《維摩詰經》一路就是維摩居士表演了那麼多不可思議境界，這是神變，是修持功德具足而有的。現在佛要告訴大家怎麼修持。

## 佛說如何修持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前面講過大小乘修持的次序，由守戒得定，由定得慧，得了智慧才能解脫，解脫後再解脫所知所見。所以學佛是學解脫。如果越學越難與人相處，越多問題煩惱，那就不是學解脫，是學脫節。學佛是智慧之學，再複雜的環境也能化成祥和，心中的煩惱也能解脫。不要一學起佛來，慾望變得更大，又想求菩提，又想祛病延年，又要佛加庇功德，又要保佑你升官發財。甚至有同學問我，爲什麼他那麼用心打坐拜佛還感冒了？我只好說，唉，大概佛法不靈吧。這解脫了嗎？真是的！

佛告訴這些菩薩們，「有盡無盡解脫法門」，又到頭又不到頭，究竟是什麼？佛說，這個解脫法門你們應該要學的。下面佛講什麼是「盡無盡」。

「何謂爲盡？謂有爲法。何謂無盡？謂無爲法。」這是先下定義。佛法歸納成有爲法和無爲法。我們拜佛、唸咒、參禪等等八萬四千法門，乃至練氣功，都是有爲法，有個方法在修。一切衆生所求的，求神通，求悟道，只要你心中一想，就已經是有爲法了。舉凡世間法，宗教、哲學、科學等都是有爲法。如果你不來世間，一個人上山修道，就是無爲法了嗎？還不是。沒有悟道之前都是有爲法，「盡」就是有爲法。

有爲法學到了，學到了底，就證到無爲法。無爲法是什麼？是空。佛法最高是到空，到無爲法，也就是涅槃。中國大乘佛法都喜歡講無爲法，一上來就講空，可是你空不了啊！剛纔有同學來問，說他近來一上座就覺得身體沒有了，很平靜。我說這是念。他說自己沒有動唸啊。我說，你有個境界是念，有個空、有個清淨還是念，都是有爲法，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的空要有爲到極點了就是無爲，有到了極點了就是空。盡到了極點，就是無盡。但是你也不要守一個空，守一個清淨的境界，一守就又轉到有爲法了，無盡不盡，又回到盡了。你看，這佛說法之妙啊！

所以一切大阿羅漢、聲聞衆乃至菩薩，在沒有證得菩提，沒有成佛以前，所有的修持都是有爲法。我常說，一切禪宗密宗，一切修持，都是加工的，都是加行法，都是助道品。《金剛經》說，真正的道是「了無一法可得」，那就是佛道。講到有爲與無爲，我忽然想起明朝有位大禪師叫作栯堂法師，他有兩句詩，「千丈巖前倚杖黎，有爲須極到無爲。」就是說必須要修到了極點，纔能夠空。

「如菩薩者，不盡有爲，不住無爲。何謂不盡有爲？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衆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身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出家人所承擔的工作是紹隆佛種，就是把佛法的種子傳承下去。而在家佛弟子的任務是護持正法，就是護法，因此廟子裏習慣稱在家居士爲護法。護持正法的工作是很難的，像廟子裏常見的韋馱菩薩，在中國是大護法神，當然也不一定只有在家人才有護法的責任，很多出家大師，一樣是挑起護法的責任。只要能弘揚佛法宣揚正道的，就是護持正法。

有爲法起行時爲了護持正法，連自己性命也不管，碰到災難寧可爲法而死。活着的時候，隨時隨地都在做善事，種善根。做善事不一定得好報的，很多人只做了一點善事，就馬上想得好報，那是不可能的。大的、好的報應，是種在阿賴耶識的根根裏，是未來的福報。

所以因果報應是個大問題，有時看到社會上有的人非常壞，但是卻非常有福報。好像大部分壞人的福氣都比好人好。當然很多好人實際上是笨人，越笨人越好。人聰明一點就壞，聰明同壞像是兩兄弟。聰明而不壞，有本事做壞事而不做，那是善人。有的同學自認沒有做壞事，可能是因爲你沒有本事去做。要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你成不了佛的，因你屠刀也沒拿過。我拿把屠刀給你，你可能拿着手就發抖了，那也用不着放下，都抖掉了。放下屠刀是放下殺人如麻的刀，放下這個殺人的權力和本事，纔可以立地成佛。

所以一般人不能說是好還是壞。韓信看不起同時和劉邦打下天下的一班人，對他們說「公本碌碌，因人成事。」意思是，你們這些人不提也罷，還不是靠我們打天下才有碗飯喫。一般人對自己認識不清楚，對別人也認識不清，都以爲自己是好人，所以說報應靠不住。佛法的因果報應道理在哪裏呢？如果一個非常壞的人卻有很好的福報，這是他過去生的善根所帶來善報的業沒有受完，所以這一生是好的。這一生所造的惡業，要到他生來世受報。

因果不是那麼現實，不等於買股票做生意，錢下去了能馬上賺回來。因此，修菩薩道的人不求善報，所以他種諸善根，才無有疲厭，不會計較是否得到好報，也就不會有心理上的疲厭。

「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悋。」真學佛的人，他的志向常安住在方便迴向。方便就是隨時隨地用各種方法，迴向就是佈施的意思，但是你施出去的還是會回到你這兒來，那是輪轉的道理。學佛的人常做唸經拜佛等等的功德，都知道該迴向給一切衆生。心裏想的迴向容易，要他真拿東西出來，恐怕就難一些了。不過能這麼想也不錯了，就怕自己連這個想法都沒有。所以要先訓練自己有這個思想，思想習慣了，慢慢變成行爲。

我有時取笑年輕同學，他說已經迴向過了，我就說，你觀想一下就回向了，自己不花一毛本錢，當然幹了。但行爲上能不能做出來呢？例如現在要過年了，你身上有個一萬塊錢，看到別人過不了年，就缺個九千八百塊，你能痛快地幫助他，給了錢，頭也不回，走掉，這恐怕就難了。所以行爲是很難的，不是坐在那邊用觀想就可以的。

菩薩的迴向呢？要注意「安住」這兩個字，是心裏樂意佈施，安心於這個行爲，做這種方便迴向。

因此學菩薩道的人，求任何一種修行的方法都不會懈怠馬虎的，爲別人說法更是儘自己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慳悋心。你看經文說「求法不懈，說法無悋。」覺得很容易，但是真要你做的時候就很難了。譬如說我們當年求法，那真是要懇求的，又下跪，又磕頭，又行禮的。現在沒這回事了，打個電話，還是寫封信來，就要求法，好像你應該告訴他似的。昨天還有位博士學生來這兒，說我在書中建議他如何如何。建議是部下對長官提出意見的用詞，說老師向學生提出建議就不禮貌了。這個時代這樣的例子多得很，但也是在求法，能做到不懈嗎？

儒家有「程門立雪」的典故，這才叫不懈。而禪宗更早就有立雪求法的事蹟，是二祖向達摩祖師求法的經過，二祖甚至最後把條膀子砍下來供養，這大家都很熟悉了。還有一個求法不懈例子，玄奘法師遠赴印度求法，他徒步走過大西北的沙漠地帶，那種艱苦真不是我們能想象的。玄奘法師決不退轉，他準備死在路上的。和他一起去的還有十幾個和尚，都死在途中了。

說法無悋也是不容易的，中國人的習慣總是要留一手，重要的地方留着，考察考察你再做決定。過去學拳學醫學等，老師慳悋都留一手，到後來什麼也沒有了。說法要沒有慳悋心，以佈施的心態去說，是很難的。

「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上面這些行爲，都是學佛人供養諸佛的行爲。我們學佛經常講供養，以什麼供養？以身行佛道來供養諸佛，奉行佛菩薩的教導。你要去哪裏找諸佛菩薩？不是上西天去找，諸佛菩薩都在人世間，你認不出來，他也不會講的。他都在生死輪迴中轉，但是不受生死的拘束。所以如果爲了要跳出紅塵而學佛就根本錯了，成就了的人不怕生死，不畏懼苦難，反而更要去苦難的地方教化衆生。

「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這是學佛的人，尤其當善知識的人要特別注意的，入了世間給人看得起、看不起都一樣，在心中不因此而憂愁或喜悅，一味清淨而已。對於沒學問或者沒學過佛法的人，不輕視他們，而且更要對任何人都像對佛一樣地尊敬。

本篇所講的，不但是學佛人的行爲，更是學佛人的戒律。這裏都是戒條，不是隻有律藏中才有戒條。

「墮煩惱者，令發正念。」這又是另一個觀念。學佛的人對於在煩惱痛苦中的人，正好去幫助他，讓他因此發起正念。

「於遠離樂，不以爲貴。」一般人學佛都走上小乘的路子，變成厭世，心樂寂靜，想去山林中住茅蓬。想象中的青燈如豆，白雲飄渺，那境界真美。可是真到山中住，點一盞青油燈，那照在牆上的影子看起來像鬼影；白雲很美，你住在深山中，雲會從窗外飄進室內，溼氣重得不得了，我寧可不做白雲中的神仙。一般人要逃避人世間的痛苦，都想出離世間，以遠離爲樂；但是大乘菩薩道偏要向紅塵中去，青山綠水並不缺你。

「不着己樂，慶於彼樂。」不耽着自己的快樂幸福，而慶幸別人能得到快樂幸福。就這一條，我們怎麼做得到？只有大菩薩才能真正做到，可是我們學佛的人，應該立志朝這個路上走纔對。

「在諸禪定，如地獄想。」視禪定如地獄一樣。好了，你們打坐腿子痛的，這下可有藉口了，禪定於你真如同地獄，你何必下地獄呢？何必打坐呢？

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菩薩道不是追求自利，打坐入定是修行第一步，可是你常常入定是犯菩薩戒的，犯了「耽着禪定」之戒；但在小乘，入禪定反而是功德。我告訴你，世界上第一幸福、第一舒服的事就是入定，當然不是你打起坐來那麼痛苦的「定」，真入定是樂的，是進入大喜樂中。身心完全解脫、清明，那種禪定的快感不是凡夫可以想象的。你叫一個入定的羅漢出定去救世救人，他做不到。好像一個喝得八分醉的人，你奪下他的酒杯，叫他跟你去幹活，他可是一點力氣都沒有的。羅漢對禪定的執着，就好像凡夫被酒迷住了一樣，太舒服了。你說我痛苦極了，是的，他知道的，可是他那裏可沒有痛苦。

菩薩道以入世救人爲主，入世並不一定是在家人才行，出家在家人都要入世的。有的居士只管自己修行清淨，那就是在家的小乘道。我常罵同學還是不要學佛了，一學佛就學懶了，你們沒有懂我的話，學佛必然會懶。儘管說要發心，多半是走上小乘之路，只管自己不管別人。

「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菩薩道的人不想跳出生死，他在生死中猶如到園林中游玩一樣。人生經驗多的人，就會覺得人生很厭煩，沒有什麼可留戀之處。你們可能會寫得出來這種文章，但是我可以大膽地說，你們沒有這種體驗，有這種體驗的人，自然會對這個世間如園觀想。講這一句話時，你要能想到文學中的名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這樣你就會懂了。園觀者，是把它看成是個旅館，人生不過是寄旅而已。能有這個觀念也可以算是菩薩境界了。

你懂了佛法，再去看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小說，它都是佛法。這文學句子就是哲學，就是佛法，因爲幾句話講了苦、空、無常、無我，都說完了。你們現代青年從白話文入手的，真沒資格學佛，因爲你的工具不對。你那個鑰匙開洋鎖可以，拿來開中國古代的鎖就不對頭了，開不了的。學文言文入手的，他看古文看白話文都行，是一把萬用鑰匙，什麼鎖都可以開。

「見來求者，爲善師想。」看到別人有求於你，不管是找你借錢，還是別的事，都要把他當成善知識。甚至有人對你不滿意，給你很難看的臉色，也都要把他當成善知識。善知識就是中國文化講的良師益友，儒家講「觀過知仁」，看到人家有錯誤的行爲不要生氣，要把人家當成老師，自己引以爲戒，不要犯同樣的錯誤，這就等於是一個機會教育。

「舍諸所有，具一切智想。」儘量把自己所有的佈施出去，自己的智慧才發起來。聰明和智慧不同，很多學歷很高學問很好的人，有聰明而沒有智慧。智慧是生於空的，你要把世間的聰明、煩惱、妄想、雜念都丟完了，那個般若智慧纔出得來。你有學問就有思想，有思想心中就有念頭，當你還有這一念時，智慧就出不來。我們學佛人的行爲，同這個智慧的道理是一樣的。你能「舍諸所有」，把一切空完了，才能得大智慧。大智慧是一悟千悟，一通百通，不是有學問就能做得到的，學問只不過是累積來的。

菩薩除了外面的財物佈施之外，也要內佈施，把裏面的妄想心念統統空掉，就是內佈施。

「見毀戒人，起救護想。」看到別人的行爲不對，別人犯了戒，千萬不要看不起他。學佛的人看到犯戒的人，要像看到受傷的人一樣，值得憐憫和救護，如果看不起他，不是犯了輕視別人的戒嗎？

「諸波羅蜜，爲父母想。」波羅蜜是梵音，意思是登彼岸，跳出苦海，到達清淨境界。波羅蜜有很多種，普通講有六波羅蜜：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真正佛法是十波羅蜜，有十種（上述六種之外再加上：方便、願、力、智）。波羅蜜使我們能達到昇華超越的境界，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們對一切波羅蜜要起恭敬心，視之如父母。現在這本經就是我們的波羅蜜，它是文字般若，因此我們應該愛護尊重這本經，猶如父母。

「道品之法，爲眷屬想。」我們曉得有三十七道品，廣義的道品更多，例如唸佛、打坐、一切修持的方法，都是有爲法，也都是道品，是助道品。它們本身不是道，道是了不可得的，真得了道，就不用一切法。所以說「即一切法，離一切相」，一切法都舍掉，了不可得，空完了就是道。但是我們也不要看不起有爲法，你學止觀也好，密宗也好，學禪也好，都要尊重各種的道品之法，視之如自己的兄弟姊妹。接着下面是講菩薩行，菩薩行是以出世的精神來作入世的事業。

## 也說菩薩行

「發行善根，無有齊限。」發是發心，發心就是立志、動機。發行是把心理所想的變成事實行爲。善根是把爲善的根栽在心田，就是栽在唯識所講的第八阿賴耶識中。因爲是栽在身心的根裏，連想都不用想，自然處處作善行，無往而不善，無爲而不善，這是善根成就了。

菩薩道發行善根是沒有齊限的。齊就是平等的，沒有比較的。限是限度。菩薩發行善根是永無盡止的，不是說做到與佛齊了，就可以停下來，因爲發行善根是永遠無止境的。

有人只喜歡放生，放生是善根之一，可是我常勸人在都市中不要亂放生。例如你去菜場買些動物來放生，這不但不是放生，反而是殺生。有些賣動物的人曉得有人愛放生，他就拚命去抓來賣。甚至於你今天放生的，明天就又被抓回來，所以真放生是很難的，有時救了個小動物不見得是做善事，做善事是要智慧的。像有的人沒錢還好，你一幫助他，他反而有本錢去作惡，所以說，沒有智慧所做的善事，反而會變成壞事。

可是我是不管的，譬如好幾次有人來騙錢，坐在那兒講了兩個鐘頭，臉上都冒汗了，因爲講假話是很喫力的。我明知是假話，還是坐着聽他講，最後問他，你究竟需要多少錢？他說要五千塊錢。我當時家中只剩有四千元，就都給了他。他臨出門還說過三天就給我寄回來。我說，不談這個，你慢走。他一走，我的家人就問，爲什麼明明知道是騙人的還幫他？我同他們講，唉，你想，一個人能講兩個鐘頭的話，二千塊錢一個鐘頭也不貴，而且他講得多痛苦，講出一身汗來。本來那個錢是準備爲家人過生日用的，這下不過生日，我替你做了好事。我後來還跟我兒子講，這個人也明知我曉得他是騙人的，可是還敢來，膽子之大就值得佩服。而且他還編了一大套故事，也用了很多心思，所以縱然被騙也風流啊！這也是一樂也。

還有一次，在火車站有一個人拉住我，跟我問好，非常熱絡，我卻完全不認識他。他直扯下去，而我要趕時間，乾脆問他，你需要多少錢？他一聽，忙說，您老有神通啊！我是要坐火車回家鄉沒路費。我就把身上帶的錢交給他，自己走路回去。像這種事，我碰多了，都是很好玩的。

「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這裏與你們學淨土唸佛往生有關，要了解這一句，就要參考其它的經典了。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藥師佛有十二大願。藥師佛的十二大願代表了東方文化，都是現在的現實生活，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包括了未來，是超越的。佛發的願都是很大，例如，你敢不敢發願要辦一所學校，願其中沒有一個笨學生？做得到嗎？你敢發願，願學生中沒有一個會感冒，做得到嗎？要包每一個人沒病，連父母親都做不到的。可是佛卻發那麼大的願，你應該好好研究佛的每一條願。

願不是亂髮的，願也不是爲自己祈求什麼，發願是將自己的心理行爲佈施出去，發願就是立志。諸佛的佛土爲什麼那麼清淨莊嚴，那麼美好？那是由諸佛與菩薩共同的願力而來的。好比我們社會風氣的好壞，是無法依靠領袖人物一個人的好壞決定，而是要每一個份子共同向這個路上努力，慢慢形成的。《楞嚴經》說「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學佛不能因爲外在環境的波動而影響到自己內心，而是能以自己的心理影響外在環境。反過來說，如果是物來轉心，被外在環境變化影響到心理，就是凡夫。

每個佛的發願不同，這是佛與其它宗教不同之處，不是隻有一個教主的願力。例如藥師佛的十二大願，是有十二神將代表十二星座，一年有十二個月，一天有十二個時辰。他的願與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不同。可是向東方藥師佛土一直走下去，就會走到西方阿彌陀佛的佛土，所以東方琉璃光淨土，和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幾乎是一個。想參透這個道理，就要熟讀每一個佛的願力和境界，不要馬虎讀過去就算了。

那你學了佛之後要做什麼呢？要「成己佛土」。所謂學佛是跟着佛去學，纔是學佛。不是像一般人學佛，都是心有所求，都是求佛保佑的自私心理。要注意學習每一個佛的佛土莊嚴美麗之處，學他的行爲，將來自己成功成佛了，也是這樣的境界。

當年在上海，有條行走南洋之間最大的輪船，有一次，南洋有個有錢的老華僑，他有中國老一輩的習慣，越有錢越是節省，他從香港坐船去上海，買了大統艙的票。船上的茶房勢利，看不出他是有錢人，對老華僑的使喚不耐煩，就說，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開一家船公司嘛！老頭子一氣，到了上海，一上岸就安排成立一家船公司，還要人去找那個勢利茶房去上班。這是發願嗎？不是的，這是賭氣。懂嗎？

大家今天聽了故事，要檢查自己的心理，有時以爲自己在發願，其實是在貪圖。真的發願是捨出去，不求什麼回來的，學佛就是學佛能捨的心。我們照着佛的一切行爲做，就是學佛，就是修行。

所以發願要往生淨土的人，我勸你一定要讀淨土的三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那樣你纔會曉得極樂世界是怎麼回事。如果再要研究阿彌陀佛的來源，就要看《法華經》，上面說到有位皇帝生了十六個兒子，他後來出家成了大通智勝佛，十六個兒子也跟着出家，阿彌陀佛就是其中一個兒子，釋迦牟尼佛也是其中之一。爲什麼剛好有十六個兒子，十六是兩個八，這數字就要研究了，其中有內義的，這就是密宗，你找出這些道理就可以修行了。

「行無限施，具足相好。」無限量地佈施，會有具足相好莊嚴的果報。爲什麼要在佛前供花？根據佛經，來生就會長得漂亮；在佛前供香，他生來世不會有體臭；這一生多佈施醫藥的人，來生身體就少病痛。雖然有這些說法，但是相好莊嚴還是多佈施來的，人家有痛苦你肯幫忙，這幫忙也就是佈施。

六波羅蜜當中，第一就是佈施。我們再重複講一次，佈施分三種：內佈施、外佈施、無畏佈施。內佈施也叫法佈施，在精神、文化上幫助別人，講經說法，爲人解答疑難，都是內佈施。外佈施也叫財佈施，是以財物幫助別人。我們小時候一定要讀的《增廣昔時賢文》有這麼兩句話：「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這就是財佈施的道理。

佛經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位菩薩專修佈施法門，天上的天人要試探他，就化身成一個小孩，哭喊着走到這菩薩面前。菩薩當然就問他是什麼事，小孩說自己的母親一隻眼瞎了，醫生說可以換眼睛，不過一定要菩薩的眼睛才能用。這位菩薩一聽，當場就挖了右眼給他；天人就故意說，唉呀，醫生說一定要菩薩的左眼纔行。菩薩略想了一下，剛纔挖得太快了，早知道先問一聲也不致於白挖了，不過既然修的是佈施法門，還是把左眼挖下來給了他。那曉得天人說，這一次你挖眼睛時猶豫了一下，效果就沒有了，這左眼不能用了！

你看，佈施多難啊！我們哪夠資格自稱學佛呢？至少我還捨不得把眼睛佈施出去。但是我看過在社會上有許多人，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他的行爲卻真是菩薩行，真是犧牲自我，在那一件事那一念上是無所求的。若是還要考慮一下，那就成了做生意的行爲，就不是菩薩道。一無所求的佈施太難了，有時見到人家有困難，當場慷慨解囊相助，回頭一想，唉呀！我幹嘛全部給了他？有這一念，你剛纔捐了一千萬都不算功德了。就像那菩薩捐眼睛，考慮一下就沒有用了。

第三種無畏佈施更不容易。人都經常在煩惱恐懼中，例如你們中有的人馬上要大學畢業了，覺得前途茫茫，就是一種恐懼。無畏佈施就是消除別人的恐懼。我常講，有時碰到極度絕望的人，都準備要自殺了，我就對他說，你等三天，三天之內一定會有解決的辦法。其實我說這話一點把握都沒有的，按戒律是犯了妄語戒。可是他得到精神支持，過了一天半就不想死了，我寧可犯戒，這劃得來嘛。這一句謊話救了他，就是無畏佈施，真的無畏佈施是大政治家、大救世主的行爲。

老子說「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你把自己拋開，先謀大家的利益。大家有利益了，那我不怕沒利益的。後來范仲淹把這句話發揮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無畏佈施的精神。

六波羅蜜爲什麼先要我們佈施呢？佈施就是舍，也就是後來禪宗祖師講的土話「放下」。我們處處捨不得，不止捨不得自己的財物、生命，乃至捨不得自己的名聲。所以衆生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慳悋。慳悋是貪的心理行爲，是人天生有的自我佔有慾，佔有別人來成就自己的偉大，佔有別人來成就自己的財富，因爲佔有而自然變得慳吝，變得貪。用人世間的標準來看，如果一個人不努力把別人口袋的錢賺入自己的口袋，這個人就沒有出息。所以會做生意的人都有第一流的頭腦，他不靠偷不用搶，卻能把你我口袋中的錢賺入他的口袋，你我還心甘情願付給他，這本事大了。但是，這個心理就是貪，就是佔有。

佈施就是要對治慳悋，破除貪，破除佔有，以我之所有救濟他之所無。應該更正說，真正佈施的精神，是連救濟這個觀念都沒有的，這個救濟觀念是一種傲慢的態度，覺得自己比人高，因爲可憐人家才佈施，那就不是真佈施，就算捐了千億家財，還是沒有佈施功德的。但是有沒有果報呢？當然有好的果報，然而好裏面還有不好的。這種可憐人家的心理沒有慈悲，慈悲是認爲佈施是應該的，視他如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最敬愛的人。而且重要的是，佈施過後也不心痛，不要「慷慨佈施易，從容掏錢難」。

「除一切惡，淨身口意。」上面講佈施，是善，這裏講的是要除惡。我常說善與惡是很難講的，尤其研究歷史，古今中外許多偉大人物所做的事蹟，事後看來是絕大的錯誤。可是他當時是念念要做好事，所以他個人的果報並不壞。但是後來的人卻受他所作所爲的不良影響，這是個過錯，仍然是惡，只不過是小惡。

講到底，佛法的基本道理只有四句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每次唸到這四句話，我個人都會感到慚愧，能夠做到多少，實在是沒把握。「諸惡莫作」已經太難了，這還是消極的行善；「衆善奉行」是積極的行善，真菩薩行一定要做到。前兩句是講外在的行爲現象，第三句「自淨其意」是講內在，是根本的道。

「自淨其意」不是自空其意，淨不等於是空，意念做到了一切皆空還只是小乘羅漢境界，落在一邊。在禪宗講就是「擔板漢」，只看到空，沒看到有。如果一動念，空的清淨境界沒有了，那不算是真定。

菩薩的戒定慧就在作人做事當中，乃至上入天堂，下入地獄，念念都在定中，不怕起心動念。因爲起心動唸的念頭是淨的，至善的，也等於《大學》所說的「止於至善」。前三句都做到了，就什麼經典也不用研究了，那就是佛法了。所以第四句說「是諸佛教」。

唐代詩人白居易，別號香山居士，所以也稱他爲白香山，是個學佛的人。白居易在政途上是受過幾次挫折的，有一次他被貶爲杭州太守。當時有功名的人都喜歡在中央作官，外放到地方作官是降級。現今西湖還有兩條堤，其中一條叫白堤，就是他當太守時修的，堤上一株楊柳夾一株桃樹。另外一條堤叫蘇堤，是蘇東坡被貶到杭州時修的，也是一株楊柳夾一株桃樹。西湖之美，與他們二人當地方官時所作的建設，都有關係。

當時杭州有一位有道的和尚，他本名已經沒人知道了，大家只叫他鳥窠禪師，因爲他在山崖上鋪了草像個鳥窠一樣，人就坐在上面打坐。白居易是地方行政首長，聽說有這麼一位和尚，就上山去看他。參拜之後，白居易就求鳥窠禪師指點一條佛法修行的明路。鳥窠禪師說，很簡單，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白居易一聽不過如此，就說這道理連三歲的孩子都知道，鳥窠禪師回答說，可是八十歲的老頭還做不到啊。白居易聽了非常佩服，立刻向鳥窠禪師頂禮。

白居易講的也是實話，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如此，哪有老師教學生去做壞事的？像我常講一個故事，多年以前，我的孩子還很小，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有一天很累了，想睡一下，就交待孩子如果有客人來，就說我不在。後來有客人來了，孩子對人家說，我爸爸在睡覺，叫我說他不在家，這個客人聽了就直接進房中找我了。這個不能怪孩子，因爲我們教他不能說假話，就這麼個例子，可以看出來善惡之間多難處理。

由此想起另一個故事。宋歐陽文忠公遊嵩山，問一老和尚，古人有修行的可以做到談笑風生，「坐脫立亡」，要走隨時就走，很瀟灑的，爲何現在的人做不到呢？老和尚答：「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怎麼做得到坐脫立亡？你們打起坐來，念念在腿痛中，怎麼坐脫立亡？

回到原來的行一切善，除一切惡，除一切惡要做到淨身口意三業。佛學的觀點認爲我們凡夫的身口意，隨時都在造惡業。身的惡業有三種：殺、盜、淫，是身體的行爲。現代人生活講享受，一講享受就離不開殺、盜、淫。你要喫好的，就造殺業；我們的生活用品都是靠別人的勞力來的，每個人都在盜；淫，除了男女之事以外，生活過份享受奢華也是淫。

口的惡業最多，有四種：妄語、惡口、兩舌、綺語。妄語是說謊話，我們幾乎無時不在說謊話，日常寒喧最多，幾乎是慣性說謊；惡口是罵人，不一定是罵粗野的話纔是罵人，有時文人罵人是轉個彎來罵，那罵得更厲害，也是惡口；兩舌是挑撥是非，人與人在一起最喜歡講是非；綺語是俏皮話，油嘴滑舌的話，不正經的話，空話都是。

意識的惡業有三種：貪、嗔、癡，是心理思想造成的。貪就是佔有的慾望，我們無時不在貪慾中，連你請人順便幫你做個什麼事，也是貪小便宜；嗔是憤怒、埋怨的心理。怨天尤人也是嗔念。人沒有不埋怨的，連老天爺下雨吹風都要怨，有詩曰：

作天難作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

行人望晴農望雨採桑娘子望陰天

一個人任勞還容易，能任怨就很難了。歷史上做大事的人都是能任勞，還更能任怨，甚至要任天下之怨而不悔。好多人物真把冤枉都帶進棺材，歷史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癡就是智慧不夠，道理不明。

身口意三業，翻過來就成十善業，是學佛的基本行爲。我常說，學佛慢一點來，先學作人，人都沒作好，想學大乘道成佛，沒有那麼簡單的。

能把身口意三業改過來，就是除掉一切惡，不犯過錯。能把人道的十善業道修好了，再修天道，然後再修聲聞道，然後修緣覺道，再修菩薩道，最後成佛。這就是所謂的五乘道。黃教宗喀巴大師所造的《菩提道次第論》，就是走這個路線。他是根據印度一位祖師阿底峽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炬論》擴充而來，而《菩提道炬論》是由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演化而來。很多人學密宗，不懂這個教理，學了個咒子就回來轟隆轟隆地念，真是胡弄胡弄。中國佛法也是走這個次序，看永嘉禪師的文集，就知道他走的也是這個路子。

所以我常感嘆，你們讀的是什麼佛學概論啊！真佛學概論是《瑜伽師地論》《大智度論》《摩訶止觀》《宗鏡錄》《菩提道次第論》，現代人寫的概論是「蓋」論，是吹牛的。

佛法五乘道是五個階梯。千萬要注意！先學人道，就是十善業。再修天道，以至善配合禪定。然後纔是小乘的聲聞、緣覺，那禪定就更進一步了，配合解脫知見修的，最後纔是修大乘菩薩道。中國佛法往往一上來就是大乘菩薩道，學得太大了，所以中國學佛的人變成專門吹大牛，連人道的基礎都沒有打好，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真反省。

「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認爲自己是學佛的人要注意啊！很多人的心態是隻想修這一世，以後不來了。你不來是去哪裏？要跳出三界外，可是哪裏有第四界？佛菩薩都在三界之中轉的，化身千百億，以不同的身分和不同的姿態來教化衆生。小乘羅漢以了生死爲目的，以爲可以了，可以不用再來，其實是不可能的！你定得再久，終究要出定的。非要回心轉大乘不可，纔會不畏生死，纔敢入世，才真是了生死。

有人說要度衆生，我就對他說，少吹牛了！連你家裏幾個人都度不了，還度什麼衆生？他說他家裏宗教自由。是啊，因爲你度不了，只好自由了。我可不敢吹這個牛，有時人家說我在度衆生，我就說，對不起，我是爲了喫飯。作人就要老老實實，盡一份心力，能幫到多少就幫多少，如此而已，不敢說度衆生。我這麼多學生，哪一個被我度了？真是「本欲度衆生，反被衆生度」。

佛菩薩是不畏生死的，大乘菩薩要悲智雙運。你光知道放下萬緣，那是消極的，要積極地入世來救人，「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纔是菩薩道，所以菩薩也就是自尋煩惱的人，這要大勇氣，大忍辱。

「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剛纔講過，研究淨土的一定要注意阿彌陀佛發的四十八個大願，光知道唸佛是依賴的行爲，好像唸了佛，佛就會來救你。這也是貪便宜心理，如果我是佛纔不來救你，你太沒出息了。你能學到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的願力，那當然往生。雖然這麼說，一般人又不肯去研究阿彌陀佛的發願，又認爲念阿彌陀佛是愚夫愚婦做的事，結果自己搞得一事無成。我碰到這樣的人就不耐煩，你要嘛就老實唸佛，要嘛就下功夫研究，能做到任何一樣，都是可以成功的。

「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衆生，永使解脫。」大乘的菩薩行是智慧的成就，不是迷信崇拜，迷信崇拜只是培養智慧的資糧。正信與迷信有時不容易分別，迷信有廣義和狹義的，對一切理不透徹的事都相信，是廣義的迷信；不論是宗教的，或者入世的學問，你還不透徹理解，就相信了，就是迷信。狹義的迷信是對某一種神，某一種主宰，盲目的崇拜。所謂正信，是把一切理弄透徹了，真正的覺悟了。

修行是求正信的智慧，這樣的大智慧像是一把寶劍，能斷一切煩惱，能破一切迷惑。人最大的煩惱是生死問題，生命怎麼來怎麼去？究竟有無前生來世？煩惱不是痛苦，而是困擾你的。

大乘菩薩修行爲的是「以智慧劍，破煩惱賊」，而修行的次序是「出陰界入，荷負衆生，永使解脫」。

「出陰界入」這裏包含了很多佛學的東西。陰是色、受、想、行、識五陰。我們重複再說一次，色包含了四大，地、水、火、風，我們肉體就是這四大組合而成。受包含了各種感受，譬如冷暖、喜怒哀樂。想是思想。行是生命的動能，譬如說我們不能任意停止血液循環，不能讓地球倒着轉。說得好聽是動能，不好聽就是業力，業是行陰的表現。而一切的根本在識陰，心意識的作用。要跳出五陰是很難的，單單解脫身體的感覺，就很困難。生起病來，發燒、咳嗽，都是受陰，你想不咳嗽，它不聽你的，這股動力你停止不了。真修行人，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就可以跳出五陰。

佛學所謂的十二入，是十二根塵。外在的因素是色、聲、香、味、觸、法，就是六塵，它們透過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進入我們身心，合起來就是十二入，十二根塵。

所謂十八界，就是上述的六根與六塵相對，生起六識，各有一界限，因此三六合起來共有十八，就叫作十八界，前面也說過。

真修行人，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不但可以跳出五陰，還可以跳出十二入、十八界。這纔是真正成就了。成就了之後，才能挑負起解救一切衆生重擔的勇氣和決心，才能解決衆生的煩惱痛苦，正是所謂一肩挑起天下衆生的煩惱。

有這樣的氣派，所以能「以大精進，摧伏魔軍」。五陰是魔，煩惱也是魔，都是來磨你的。我們人生的遭遇，沒有那一件不是來磨練你的。能經得起磨練，就是大丈夫。如果被磨練垮了，就完了。所以說「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嫉是庸才」。

爲什麼這裏用大精進而不用大勇呢？因爲是永遠地求進步，不滿足於今天的成就，明天要更進一步。如此精進修持，直到成佛境地。

「常求無念，實相智慧。」學佛怎麼樣證到空？要先求無念。無念是沒有煩惱，沒有雜想。譬如說打坐，有幾個可以做到無念？無念不是沒有思想，那叫作死亡。無念是什麼都知道，非常清淨的境界。六祖說「無念爲宗」，他解釋「無者無妄想，念者念真如」，所以無念是由兩個觀念組成。無念是完全沒有唸了嗎？有念，是正念常在，也就是八正道的正思惟。人生不在昏沈就在散亂中，一輩子就在這兩個中間轉；得定是不昏沈，也不散亂。達到這個定境就是妄念清淨，淨念現前，也就是無念。

到了無念以後，自然可以見到空性，就有了般若智慧。這是般若實相的根本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什麼是實相？實相是無相，一切相皆空，也就是《心經》所說的「諸法空相」。下面的經文，無論出家在家的佛弟子，都是要學習遵行的。

「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少欲知足，這句話似乎很普通，可是很難做到。開始學佛時並不是叫你完全斷欲，而是要減少欲。能絕對無慾是證果的大阿羅漢才能做到。

廣義的欲包括一切，不只是孔子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個人好山林清淨，也是欲。喝茶是欲，抽菸是欲，喜愛文學也是欲，乃至喜歡讀書也是欲。凡是貪圖就是欲，修行能做到少欲就已經很難了。出家人修頭陀行是最苦的修行，所以修這種法門的僧人叫作苦行僧，他穿的是糞掃衣，用撿來的布料拼湊縫起來的；常坐不臥，只打坐，不躺下來睡的；不三宿空桑，廟子都不住的。我們小時候看到過這樣的僧人，戴着像雨傘一樣大的草帽，背上背個韋馱菩薩的牌子，前面掛個木魚，再背個包袱，全部家當都扛在肩上了。碰上颳風下雨，就在人家屋檐下坐一坐，他的斗篷就是房子。少欲知足就是頭陀行的第一條。

少欲知足不僅是要求出家人遵守，在家人也要做到。少欲已經難了，知足更難。中國的儒道兩家也都宣揚知足，這是東方文化共同的觀念。依照東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什麼是幸福呢？只有知足才能常樂，才能算是幸福。在我們小的時候，這種觀念是基本的教育，那時教育的目的是教孩子如何作人，現代的教育受外國的影響，目的是爲生活。其實生活也就是作人，但是變得很短視現實，一味追求幸福。可是幸福不是能追來的，只有知足纔能有真正的幸福，幸福的標準也不是絕對的，只有自己心理上知足，就永遠在幸福中。

看見人家喫得好，我也想喫好的，不過我能喫得飽的話，不管是喫好的喫壞的，那個舒服都一樣的。你穿好的，我穿壞的，是有差別。但是穿到我不感冒不凍死，目的都達到了。小時我們都讀過「他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一看推車者，比上不足下有餘。」這就是叫我們知足。

佛的出家、在家兩衆弟子一定要注意，在行爲上要做到少欲知足。社會上一般人對學佛的人要求很嚴格，這是錯的，因爲大家都是人，大家都在修。第一步先做到了少欲知足，然後是下面一句話：「而不捨世法。」這是入世的，不離作人的本位，不管在家出家，不捨離世間一切法。我常告訴出家的同學，不懂世間法你怎麼學佛？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他世法全懂，太子出身，然後出家修出世法。有的青年一來就學佛，我看了頭都大了，你連人都沒有作好，還成佛？人怎麼作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勸人，你先學作人再來，不是要推辭你，這是根本。如果連人都不會作就可以成佛的話，這種佛也不用學了。

當年我陪同禪宗老師，去四川萬縣看他的老師能緣和尚，這位太老師是近代禪宗的四大老之一，與虛雲和尚齊名。我想象中的得道高僧一定住在山中，環境清雅。那曉得到了一看，太老師住在鬧市當中的鐘鼓樓上，外頭是市場。他也沒有如我想象的在打坐，而是在抽着長煙筒。我們師徒就向他磕頭，太老師很客氣，他趕快起身：「唉，好了，好了，起來，坐，坐。」然後他問我是誰，我師父向他介紹我是他的徒孫。他說：「噢，好啊，年輕人還學這個。」就起身去炭爐燒開水要泡茶。我師父忙勸他歇手，讓給小輩來做吧。他執意不肯，親自燒水泡茶端給我們，我們當然馬上站起來，連說不敢不敢。他就告訴我們：「我已經不是大廟的方丈了，今天你們來我這小地方就是客人，世法的禮不可廢。這是『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太老師引用的禪宗的名言「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第一句是說道體真空，得了道的無言境界，這個時候萬緣皆空，萬念放下。第二句是說起用，起用就是有，放下就空，提起就是有嘛！成了佛也是要說法、要作人的，作人做事有萬行門，其中一點馬虎不得的。

所以你們學佛的人要注意，「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這就是戒律！

一般在家人被稱爲居士，其實是不夠資格當居士的。居士要有年高、有德等等條件。現在只要頭上還留着兩根頭髮就是居士，反正也沒有關係了，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不過我就不願意當居士，我當不上，什麼都不是。一般的居士們對出家人有過份的要求，好像出了家的就要離開世法。出家還要不要喫飯穿衣？當然要，既然要就還是在世法中。所以在家出家的學佛人千萬注意，要「不捨世法」。如果爲了想舍離世法而學佛，就已經錯了。因此也要記得我們一再引用過六祖的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不壞威儀，而能隨俗。」這一句話嚴重了，第一個要求是針對出家衆的，第二是對在家衆。我們知道戒律是學佛人的行爲規範，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作威儀，也叫作律儀戒，就是現在學校裏面屬於訓導方面的事，管品行的。譬如衣服要穿整齊，也是威儀，有些同學從美國讀書回來，衣服穿得很隨便，一問之下，他說在美國就這麼穿的。我說你在美國看過什麼世面？你在哈佛大學讀了幾年也就在那個小圈子中，美國的上流社會你有朋友嗎？你去那邊看看，人家還是衣冠整齊的！你就學到那些不入流的東西，然後回來說這是美國派頭，你騙別人可別騙我！這就是威儀的道理。處處都是威儀，人要有人的風格和風度。有的人即使戴個眼鏡也戴不好，滑到鼻子上去了，你就不能去調緊一下嗎？任何小地方都要注意，尤其是出家人，更是要注意。

當年張獻忠和李鷂子殺人如麻，他們殺到四川，一定要見一位有名的破山禪師。和尚見了他們，就要他們答應不再殺人；他們反將一軍，如果師父肯喫肉我就不殺人。破山一聽，好！拿肉來，我喫！這就是「不壞威儀，而能隨俗」的智慧表現。

所以這一句經文是要出家人能做到隨俗，而自己不壞威儀。不能隨俗就不是菩薩道；進一步說，菩薩道不但能隨俗，還能夠下地獄，還能夠變畜生。有經典說，要修一切畜生行才能成菩薩道，這話嚴重了。例如你想度狗，做不到，因爲你不能說狗話，不瞭解狗的生活。所以菩薩要化身千百億，要化成狗身，纔能夠教化狗。根據華嚴境界，地獄中有菩薩，魔鬼中有菩薩，畜生道也有菩薩。

「起神通慧，引導衆生。」因此，菩薩能隨時起神通智慧，引導教化衆生。菩薩度衆生，就是讓衆生搭乘自己駕駛的車船，乃至讓衆生騎在自己背上，把衆生送到快樂清淨的境界。度人的定義是犧牲自我，使別人幸福。

「得念總持，所聞不忘。」總持就是梵語陀羅尼，是總綱的意思。因此咒語也叫陀羅尼。咒語是不用解釋的，你只要抓住這個就什麼都抓住了。大家學佛不能得總持，所以腦子容易昏沈，聽了看了很快就忘，有定力就是得念總持，腦力自然就好了。阿難就是修總持法門的，所以能把佛說的法，記得一字不差。

有的同學連剛纔拿的這本書，是從哪個架子抽出來的都記不得，現在的事都記不得，還想修行到能知前生事的宿命通？如何能知前生事？就要得念總持，才能所聞不忘，因爲所有的種子都在阿賴耶識中。

這個也是戒律，也是功夫，可以拿來考驗自己一天到晚修行在修個什麼。記憶力也是智慧，你腦力不好，學什麼都不成功。你說因爲自己什麼都學不成功纔來學佛，佛就那麼倒黴嗎？佛是第一流智慧的人才學得成的，要有悟力和記憶力的。所以打坐修持先要能把腦力健全，悟性要高，不管什麼學問，一接觸就理解就記得。定力夠的人沒有總持力不增加的。若是越修持記憶力越減退，那什麼也不要談了。

「善別諸根，斷衆生疑。」這一句是對法師們說的，法師負責教化，要能把人家的根器搞清楚，順着解答人家的疑惑，使他走上正路。善別諸根，就是知道這人的根器，前生所帶到這一生的腦力、功德力到什麼程度，有沒有善根。如果沒有善根可以讓他學別的，別的也是佛法啊！一切法皆是佛法。根器拿唯識來說，就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種性，拿現代教育的語言來說，就是性向。看這個人的性向適合什麼，就導引他走上哪條路。這個人能畫的，就教他多畫佛像，他佛像畫多了，自己樣子也會轉變。這個人愛唱歌，就教他梵唱，唱華嚴字母，唱好了也可以使人入定，這些都是方便。

「以樂說辯，演法無礙。」能夠說法的，要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什麼場合說什麼話。他如果是個鬼，你就得說鬼話來度他。

「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十善業道，去惡爲善，把身口意的惡業轉過來，這個剛纔講過了。淨十善道是修行的第一步，是修五乘道最初步的人乘道，前面也說過了。

光修十善業道就是學佛嗎？不是。你注意這個經文，一個字都不能放過。是要「淨」十善道，光是除一切惡、行一切善還不算，要善惡兩頭都不住，達到心淨則佛土淨的淨土境界，這樣才能受人天福報。

其實出家人比在家人有福報，頭髮一剃，就可以住在山明水秀的地方，即使在都市中，至少也有明窗淨几。喫的雖然沒肉，但是也有素雞，這些都是清福。我們把福氣分成洪福與清福。洪福是在這個紅塵滾滾世間的福氣，像普通人有兒有女有錢有地位之類，其實這都是煩惱，福氣福氣，福愈大氣也愈大。有洪福的人往往享受不到清福，有清福的出家人，往往不珍惜清福。清福是哪裏來的？是修十善業道來的。

明朝有個讀書人，學問很好但是不出去考功名。他每天晚上喫過飯一定燒一炷香，一路拜到門口，然後插在門口。這個叫作燒天香，供養天神。他燒了幾十年的天香，終於感動了天神，有一晚，天神現身在讀書人面前，問他有何所求。讀書人說自己一無所求，天神一聽都爲之動容；再問他真的什麼都不要嗎？讀書人想了一下說，自己真的什麼都不要，只希望能夠健康長壽，遊遍天下名山，一輩子沒有煩惱。天神聽了又動容了，說此乃上界神仙之福，不可妄求。他求的這個就是清福，你要求功名富貴都可以許你，你要求這個，辦不到的。

你看，什麼纔是福？可惜有人享清福卻不知人在福中，結果消了福報，那才慘了。所以「淨十善道，受天人福」是享清福。有些學佛的人都很有福氣，可是他不懂，反而向我埋怨說，自己學佛那麼多年了，什麼都沒有。我反問他，你還能要什麼啊？你已經很舒服了！怎麼不明白呢？

「修四無量心，開梵天道。」慈、悲、喜、舍四無量心是菩薩道的基本。怎麼叫無量心？慈悲喜捨心都是無限的，胸襟開擴，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學佛先修十善業道，進一步修四無量心。修成了四無量心得什麼果報呢？梵天道。上面已經說得天人福了，還有梵天道嗎？修十善業道所得的果報，是欲界天的人天乘之報，有五欲之樂。修四無量心的果報，是欲界天再上一層，色界天的梵天之報。所以修四無量心的功德，比修十善業道大。

「勸請說法，隨喜贊善，得佛音聲。」「勸請說法」在《普賢行願品》和其它經典中都常見到，是勸請諸佛菩薩和大善知識多多說法，就是弘揚教化。對別的教化也要隨喜，就是要多鼓勵，要「隨喜贊善」。

大家讀到「勸請說法，隨喜贊善」可能覺得文字很容易懂。但是爲什麼佛菩薩還要人家來勸他說法呢？可見說法不是容易的，教化人不是件痛快的事，而是痛苦的事。在座諸位有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應該瞭解這種心情。所以諸佛菩薩有厭煩說法的心理，需要勸請，也需要鼓勵。古代的戒律有這一條，百里之內有法師說法，不去隨喜贊善是犯菩薩戒的，因爲農業社會人口不稠密，文化不發達之故。現代都市交通發達，到處有善知識在說法，就不能嚴格遵守了，但是一有機會還是要勸請說法，隨喜贊善。

再從反面來講，經文這麼說，可見得衆生不願意做這件事。衆生的心理都希望讓別人來做，自己只想佔便宜，不肯出來。

其次，「隨喜贊善」是我們要多多學習的，不只是對諸佛菩薩如此，對朋友也要如此。看到別人成功了、受人稱讚，自己就心生妒嫉，這是凡夫常有的心態，是不對的。看到人家有好的行爲，應該稱讚他，多捧捧人家嘛！不要如此慳吝，連捧人家都不肯，這又不花本錢，爲什麼不幹？學佛不一定靠佛經，看到別人家不好的心理行爲，自己能引以爲誡，看到別人做了好事，能跟着起歡喜心，也是菩薩道。因爲一般人不但不愛隨喜贊善，反而愛批評別人，所以造的口業也特別多。

能做到上兩句經文，果報至少是「得佛音聲」，來生的聲音悅耳。聲音也是相貌，例如有的人相貌很好，但是很倒黴。爲什麼？因爲內相不好，聲音破，就破了福氣，也就是前生吝於贊人。有些人相貌不好，但是聲音好，因而成了有名的歌唱家或演員，有可能是前生多唸佛來的，更有可能是前生多隨喜贊善。佛的音聲我們沒有聽過，但是經上的記載是，聽了可以使人開悟，心情寧靜，這是多生累世口德累積來的。

「身口意善，得佛威儀。」能起心動念，外在行爲都是佛的境界，自然得到佛的莊嚴形像，這也都是靠功德累積而來的。

這些福報要怎麼樣才修得到呢？第一步，要作好人做好事，淨十善道，修到欲界天人的福。進一步，修四無量心，修到色界天人的福。而不以此爲滿足，還要勸請說法，隨喜贊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學佛就是這樣學的，不是南無南無纔算學佛。

「深修善法，所行轉勝。」大乘佛法就是修一切善，這不是聲聞緣覺衆可以做得到的。你看，佛弟子們多半是出家衆，專修聲聞緣覺，固然少了做惡事的機會，但是離世修行是小乘道，不是菩薩道。大乘之道是積極地修一切善，不逃避。既然修一切善法，那就不免要入世。能跳進染缸而不被污染，是多麼的難！所以菩薩修大乘道，難行而行，不斷地進步，善上加善。

「以大乘教，成菩薩僧。」以大乘道，勸出家的小乘弟子們，能做到深修善法，所行轉勝的菩薩道。

「心無放逸，不失衆善。」堅持自己心念，毫不放鬆地行一切善。

「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爲。」這一篇講大乘菩薩道的緣由，是上方衆香國的菩薩，來向釋迦牟尼佛求法，佛交待他們「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的道理。「不盡有爲」是無止盡地修有爲法，不是空，做善事就是有，不是空。

不盡有爲還是需要智慧的，不是盲目的去做，否則善事反而會成惡事。我常說，害人利己的事不要做，利人利己的事可以做，可是世人都是拚命做害人不利己的事。大家檢查檢查自己和社會上許多的行爲，是不是害人不利己的事居多？所以菩薩道是要「悲智雙運」，「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

「何謂菩薩不住無爲？」現在佛要交待「不住無爲」的道理。無爲是得了道，證得涅槃。菩薩爲什麼不住那個境界呢？

「謂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空、無相、無作（或稱無願）是大乘的三解脫。空，是一切本空，開始學佛以空爲基礎；無相，是不着相，不被現象欺騙；無作，是作而不作，一切行爲過了就算了（無願是沒有帶着什麼爲求之念）。

昨天有位外地來的學生，他已是有名的教授，也常常爲人說法。他問我一個問題，他那邊有對夫妻已經生有兩個女兒，還想再生一個兒子，前些時候一定要他來找我幫忙，我就說念念觀世音菩薩的白衣咒。結果第三胎又生了個女兒，嘴上還缺一塊。這教授就問我爲什麼不靈。我告訴他，佛菩薩沒有保證過「有求必應」，這句話是後人寫的。何況「有求必應」還有一條：「誠則靈」，怎麼樣叫誠懇是很難的。一般人學佛都是以投資的觀念來學佛，根本不是學佛，靈不靈還是要配合善行。至於嘴脣畸型，你要去問一問那夫妻，在懷孕前和懷孕期是否吃了不對的藥物，這是很有可能的。行爲要自己負責的啊！全靠佛菩薩而自己心行不配合，是絕對不會靈的。所以當菩薩也真難，這個來求願，那個也來求願，一不合願就變成怨了。

因爲講到無願纔想到這一件事，所謂無願就是儒家說的：行義所當爲之事，自己良心覺得應當幫忙的就去做，做完了也不要問代價。

你們也許會問，三解脫是空、無相、無作，那不是什麼都放下來了嗎？這裏佛經告訴你，「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知道空，但是絕對不入空，空了誰去救世界？大乘菩薩是要入世行善的。所以「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無起就是不動心，學佛能夠不動心當然很好，但是大菩薩積極爲善，處處要找善事來做，不會以無起爲究竟。

## 超越小乘不盡有爲不住無爲

無常、苦、空、無我是佛法的基本道理，尤其是小乘佛法的基礎。無常就是沒有永恆的存在；世間都是苦的，沒有樂的；一切本空；一切無我。可是到了大乘菩薩道，就要超越小乘的境界。

「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雖然看到一切是無常，可是對於行善去惡卻不厭倦。否則會認爲：既然作好事也無常，那何必做呢？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不畏生死之苦，以度衆生爲目的。

「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雖然能觀成無我，沒有我也沒有人，沒有說法者也沒有聽法者，但是仍然不厭倦教化衆生，沒有退轉的心理。「誨人不倦」的原文出自《論語》。

「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雖然曉得一切法空，入於涅槃而不會永遠住在涅槃中，會跳出涅槃清淨而做事作人。

「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雖然明白諸行無常的道理，能遠離一切世間所作所爲，可是身心仍然在修，在做一切善法。

「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歸到空。雖然明白本來無所歸，但還是以善法爲歸趣。

「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雖然知道一切生生不已，本來無生，但是願意起心動念，挑負一切利益衆生的擔子。

「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雖然已經證到無漏之果（凡夫都在漏中，向外放逸），有本事斷漏，而不斷。

「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衆生。」雖然明白一切所行皆是空，但是能在空中挑起這個擔子，教化衆生。

「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明知道空，而仍然發大悲心。

「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瞭解真正佛法只有一乘，所以不走小乘的路子。

「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明知世間一切法是虛幻的，不實在的，沒有人我，沒有主宰，本來無相，但是在自己所發的大願沒有完成之前，不斷地修六度，佈施、持戒、忍辱是屬於福德的菩薩道。「不虛福德禪定智慧」，就是不斷地精進修福德和修禪定智慧。

佛在世的時候，他有一位比丘弟子要縫衣，因爲眼睛瞎了不能穿針線，就向四周求人幫忙。但是沒有人幫他，因爲師兄弟都在打坐。結果是佛親自去幫他穿針，這比丘向佛致謝並表示不敢勞駕佛。佛說這是應該的，也因爲是修福德。比丘聽了很訝異，您老都成佛了，還需要修福德嗎？佛告訴他，十方諸佛修福德的行爲是永無窮盡的。然後佛迴轉來罵其它打坐的弟子，只顧自己修行，不肯幫人家，不修福德怎麼會得定？

就算其它弟子得了定，這種定要來幹嘛？充其量變個植物人。福德真修圓滿了，你不打坐也會得定的。可是要注意，光修福德不修禪定智慧是很危險的，他生來世福報會很大，功名地位財富樣樣好，但會把你吞沒，你就完了。

「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爲。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爲。」明知道是空，不被空所吞沒，就是菩薩不住無爲的道理。還有，因爲菩薩道具足了福德，所以不停留在空的涅槃境界。

「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因爲菩薩道具足了智慧的成就，所以仍然無止盡地修有爲法，爲善。你看，不住無爲就是有，不盡有爲也是有。真正的菩薩道是嘴裏講空，處處是有。

「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所以悲智雙運。

「集法藥故，不住無爲。」大家都會念「法門無量誓願學」，你學了幾個法門？多學一個法門都不肯幹！說人家是外道魔道，你又不會，怎麼曉得他是外道魔道？你說你是學佛的，胡扯！你又不是佛。佛是外道魔道都會，所以他知道。可是你不行啊！我講這個話不是特意鼓勵你們去學外道魔道，而是說不要得少爲足，只得了一點點很淺薄的知識，就自以爲如何如何了。你的知識越多，越能夠幫助衆生，因此菩薩道忙得很，不住無爲。

「隨授藥故，不盡有爲。」任何衆生有所求，要這個法門就給這個法門，將就度他，不盡有爲。

「知衆生病故，不住無爲。滅衆生病故，不盡有爲。」因爲知道衆生有各種不同的病痛煩惱，所以菩薩自己不住無爲空境，爲了替衆生治病，所以不盡有爲。

什麼是菩薩道？梵文是菩提薩埵，菩提就是覺悟，薩埵是有情衆生。雖然證到空了，還是大慈大悲要度盡衆生。所以佛菩薩是最多情的人，最多事的人。也有把菩薩翻成正士，或者開士，開明之士的意思。

「諸正士菩薩已修此法，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佛最後作個總結，這個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就是盡無盡解脫法門，你們諸位菩薩應該要學的。

「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衆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徧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並諸菩薩已。稽首佛足，嘆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來自衆香國的菩薩們，聽了佛這一段話，皆大歡喜，以各種花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來供養佛，供養佛所說的法，供養所有的菩薩。然後向佛頂禮，讚歎了一番。說完了，他們又忽然消失，回衆香國去了。

#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衆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舍。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衆結縛。等諸智，同衆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壞敗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言：不也。日光出時，則無衆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衆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衆生煩惱闇耳。是時大衆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衆。佛知一切衆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爲此衆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衆，衆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聲聞之衆，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爲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得華鬘，示一切衆。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衆並余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爲，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衆：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複本處，舉衆皆見。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衆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結。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衆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爲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爲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爲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爲趣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爲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阿閦佛在東方，不是在我們這個太陽的位置，還不曉得過幾個太陽，在多遠多遠的地方。釋迦牟尼佛介紹了西方阿彌陀佛的佛土，「阿」字是開口音，在梵文中代表了無量、無盡的意思，阿彌陀佛和阿閦佛的名號都是「阿」字頭。中國流行的佛教，多半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那邊有三位大老師，校長是阿彌陀佛，首席副校長是觀世音菩薩，第二副校長是大勢至菩薩。將來阿彌陀佛涅槃了，就由首席副校長即位，還是叫阿彌陀佛，所以念阿彌陀佛和念觀世音菩薩是一樣的。釋迦牟尼佛介紹的東方佛土可多了，有藥師佛、阿閦佛，《法華經》和其它經典，還介紹了許多其它東方佛土。六祖在《壇經》就說過，你們在東方的人造了罪，就唸佛想往生西方，那西方的人造了罪，唸佛該生何方呢？是不是大家把機票交換交換就可以了？佛經上介紹的東方佛國，都是生氣勃勃的，因爲東方世界代表生髮，而西方是代表歸宿。這一品介紹的東方阿閦佛，有不動的含義，所以又稱爲無動佛或無動如來。現在我們來看怎麼見阿閦佛。

## 什麼是佛境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爾時，就是當時，我們講《維摩詰經》已經講了大半年了，在經文中還是同一天的事。佛問維摩居士，你要見如來，要怎麼樣才真正見如來？注意，佛並沒有說他是佛，真的佛是哪一個啊？那個釋迦牟尼只是個肉身。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維摩居士答，佛不用向外去找的，每個人就是佛。「如自觀身實相」這句話你搞清楚了就見到佛了。我們現在身體是假相來的，人從出生，到少年、壯年、衰老，這個身體不是我，即使你成了佛，這身體也不是你。有人說他觀到身體實相了，他打坐時看到自己這個肉身坐在這兒，另外一個身體站在空中，這還是幻相。要你們修白骨觀、安那般那，都是修法，不是目的，修法的目的是要能夠「觀身實相」。所以維摩居士答覆要怎麼樣見如來，他說「如自觀身實相」，實相本空的，也就是智慧悟道，我觀自己身體實相是空的，所以「觀佛亦然」，我觀佛的身體也一樣是空的。

「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例如今天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我們有此一會，大家坐在這兒聽一個老頭子吹牛。五十年後這一會還有沒有？你我可能都不在了。但是如果五十年後有人聽到我們今天上課的錄音，知道曾經有此一會，心中會有個影子，但不是真的。「前際不來」，古人沒有到過現在，現在這裏也沒有古人；「後際不去」，你說有明天，明天是明天，同現在沒有關係；「今則不住」，現在也了不可得，念念遷流不停。

《金剛經》說什麼是如來，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來了等於沒有來，去了等於沒有去。順治皇帝的出家詩說：「未生之前誰是我，既生之後我是誰？長大成人方知我，閤眼矇矓又是誰？」照佛法的答法，無所從來也無所去，生而無生，來了等於沒有來。維摩居士與佛面對面，他說看佛是「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我們打坐觀心，看自己的念頭，過去就過去了，下一個還沒生，剛說現在，現在就過去了。

昨天下午有位教育界的同學從外地來看我，他說很累，學佛也不得力，現在正修觀心法門。我問他是怎麼觀的，他說前念去了我不追，後念沒起我不引發。我說很好啊，他說，但是，老師你說當下即空，偏偏我當下空不了！我說，你這孩子好笨！前念跑了不追，對的，回憶過去的事是笨瓜，未來的事要想是傻瓜，當下即空你不能改一個字，說「當下即是」嗎！你空個什麼啊？他聽了愣住了。我再說，當下即空，哼！我算不定還講當下即有呢！你去抓那個空就是不空了嘛。當下即是，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也就是空也就是有。在人家嘴上求佛法的人是沒出息，要你自己心中求。你當下即是就對了，你管他空不空啊！我們這教室，下午上課的同學走了，晚上上課的同學還沒來，中間是空還是有？（同學答有）對了，這個教室還有的嘛，空空洞洞蠻舒服的，爲什麼要把這房子丟掉呢？值一千多萬哪（衆笑），但他本來空的。這樣講，你們懂了吧？觀心就是這樣觀的，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聽任自然。安心得很，那裏就是。

「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什麼是色？看得見形象的就是。你們打坐，唉喲，氣動了，腿發麻了。你曉得氣動了，曉得腿發麻了，你就在觀色，你把身體看得太牢了。色本身就是空，所以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去觀，不去求。

「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不觀色，連下來是不觀受想行識，全都丟開了。這纔是觀佛，纔是見如來。

「非四大起，同於虛空。」什麼是佛？大殿上的不是佛，你夢中看見發光的也不是，不是四大起，不從身體上來。相同於虛空，但是沒有說虛空就是佛，虛空是物理的現象。

「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六入就是六根。大家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爲靜坐就是想求切斷六根。有人說自己打坐很清淨，就是還聽見聲音，你又不求成爲聾子，爲什麼不聽聲音？聽到了，可是同你不相干嘛！大家現在聽我講話，有哪句話留住的？你留不住的！同時外面街上也有車子聲，同你不相干，不是很清淨嗎？「六入無積」，它本來不停留在裏面，過去就過去了，不去追求。

「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都過去了，所以不在三界，三垢（貪、嗔、癡）都解脫了，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也都成就了。

「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三明（六通中的宿命、天眼、漏盡三通明）具足，可是通明與無明一樣，都是一念。所以神通與無明是一個東西。

「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佛法講無相，可是無相只講了一半。《維摩詰經》給你講徹底了，是無相也是有相，不是無相，也不是有相。不一，就是二，但又不是異。不是自己來的，也不是佛菩薩給你的。不是無相，也不要執着無相，都不可取。

「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衆生。」你度到彼岸是去太平洋哪一邊啊？跳出苦海是跳到哪裏去？跳到樂園嗎？怎麼知道樂園一定比苦海好？不跳出來，苦海也是樂園。所以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衆生。

「觀於寂滅，亦不永滅。」雖然證得涅槃，還是入世。

「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這四句話重要得很，是真正的佛法，你能搞懂了，下次不要來聽《維摩詰經》，不用來上當了。如來是什麼境界？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不可以抓住這一面，不可以抓住那一面。不可以用智力明白，也不能用意識推測。所以《心經》上說「無智亦無得」。你有個想搞清楚的念頭，就已經悟不到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這兩句話非常嚴重的！既然如此怎麼辦呢？只有睡大覺去了，真的喲！你有資格儘管睡，睡覺也可以開悟的。我前面提過，我家鄉有位素不識字的鄉下人，他就是出家之後一覺睡了三年，醒來之後，就開悟了，還能夠寫出很好的詩來。另外一個睡覺的故事，有位鐵牛禪師，大家在打坐，他老兄卻躺在禪堂上睡覺。老和尚來巡查撞見了，問他，你有道理嗎？就是問：你悟了嗎？他作了首偈子：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

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

這條牛睡在雪地，身上都蓋滿了雪，看不見了，你打也打不到。意思是他證到空了。方丈一看，好，你有資格睡，繼續睡吧。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你聰明也用不上，笨也用不上，有真本事就放下來睡睡看。我只怕你睡了九個鐘頭就睡不着了。臨濟禪師也是大徹大悟之後睡覺；黃龍禪師也是在山上一睡就是三年，醒來叫一聲就有老虎來馱他下山，要回去也有老虎來馱他。睡覺竟能睡出這樣的本事！

「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維摩居士這一路否定下來，我們學佛講了半天，滿嘴的佛法，到了維摩居士統統給否定了。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把相對的都打破了。無晦，沒有黑暗。無明，沒有光明。無名，所以你叫他是佛、是道、是上帝，都錯了。無相，本來沒有形相。不是強，不是弱。也不是清淨，也不是髒。不在方位以內，可是他有東南西北上下。不是有爲法，也不是無爲法。沒得可以開示的，無說，《金剛經》講佛說法四十九年，卻沒說過一個字。沒有佈施，不需要佈施，但也不是慳吝。不需要持戒，也不犯戒。不需要忍辱，也不起憤怒。不精進，也不懈怠。不求定，也不散亂。沒有智慧，可是並不笨。沒有什麼叫誠實，可是也不騙人。沒有來過，也沒有去過。沒有出去，也沒有進來。

「一切言語道斷。」總而言之，你怎麼說都不對。像我們講經是混飯喫的，真的佛法是沒得講的，文字言語都無法表達。你說上帝多偉大，佛多偉大，講得出來有多偉大，這偉大也就有限了。

「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舍。非有相非無相。」成了佛可以種一切衆生福田，是什麼田？都不是。因爲什麼都不是，所以可以種衆生福田。佛不是你求他、供養他才理你，如果佛是這樣子的，我第一個不信他。佛菩薩不是這樣勢利的，真正佛菩薩是你求他也度，不求他也度。所以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不是抓住，也不是空掉。不是有個相，也不是沒有相。

「同真際，等法性。」所以成了佛叫作如來，中文翻譯得非常好。你還把他當成真來了嗎？是好像來了。釋迦牟尼佛來過這個世界沒有？來過，也沒有來過。這個世界沒有哪一個人來過，也沒有哪一個人去過，只有現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哈哈」。你要是「獨愴然而涕下」那就是笨蛋，你能哈哈就成佛，你要淚下就是凡夫。這個世界誰來過了？拿破崙、華盛頓、諸葛亮？都沒有來過。

「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你不能稱他，量他。沒法比的，超過可以稱量的境界。

「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不是大，不是小。看不見，聽不到。悟不到，也不是知道。

「離衆結縛。」不要被一切捆住了，被捆住了就是凡夫，不能解脫。有人說，我現在什麼都放下了，就是看看經，打打坐。你說他對了嗎？又被一條繩子捆起來了！等於我有個朋友，他說一生除了菸酒嫖賭，別無不良嗜好。說了等於白說，被佛法捆住了，還是被捆住了。

「等諸智，同衆生。」有個智慧就不叫智慧了。什麼是佛？佛與衆生等同。

「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世間法就是佛法，如來就在這裏。你怕老，怕生命沒有了，有錢又怕錢沒有了，這是世間法。「一切無失」告訴你來了也沒有來，去了也沒有去。這句話很重要。

「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沒有什麼五濁惡世，也沒有什麼煩惱。沒有作，沒有起，沒有生滅，沒有什麼可怕可憂慮的，沒有可喜的，沒有厭離心，過去沒有，未來沒有，現在也沒有。

「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一切言語文字都不能表達。你看維摩居士一路嘩啦嘩啦講到底，當着佛的面一路否定，好像在拆佛的房子，一路拆光了。

「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他說，佛法就是如此，有這樣的觀點，纔是真正的佛法；與這樣的觀點不同的，都是邪魔外道！這裏說的如來身是法身，就是形而上學說宇宙萬有的本體，本體就是如此。光明、黑暗，善惡，來去……等等，都是現象，不是那個能生現象的自性。所以這一切現象境界都不是佛。

這段話我們是拆開來講，以文字來講，文學境界非常的高，後世很多名作的詩詞，就是從這些境界出來的。這一品經值得細細的讀，如果敲木魚來唸，就沒有味道了。

我們這一品是見阿閦佛品，前面一路都是在講佛境界，但是什麼是佛境界？因爲文字簡單，反而特別難講。希望各位不要只以我解釋的爲準，我只是幫助大家，提起注意而已。上文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思想的不是，意識的也不是。到了成佛境界，智慧也沒有用。

本經翻譯人鳩摩羅什法師的弟子僧肇，他著作的《肇論》，有一篇就寫〈般若無知論〉。真正的智慧到了最後，無所謂智慧不智慧，用世俗道理說，最聰明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看起來最平凡最笨的人，卻有上上智。一般人覺得自己聰明的，其實是笨人。什麼理由？因爲他不肯平凡；真能夠平凡，就是最高明的人。

不但佛經如此說，中國儒家道家，乃至西洋許多哲學家，都有差不多相同的道理。這個道理要信，是正信就入門，《華嚴經》也提到「信爲道源功德母」。這個信不是一般宗教的信，宗教的信偏重人的情感，佛法的信是理性的。

過去禪宗的祖師們常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後來成爲通俗的成語，用來鼓勵人。但是可能大家沒有仔細想過，爬到了頂尖了，更進一步不就跌死嗎？這話的道理就是要踏實，就是《中庸》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最高明的人就是最平實的人，所以不要自視高明，沒有什麼叫作聰明有學問的，都是人類意識上的妄想，但妄想清淨就很難了。

我常說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往往是鄉下的老太太們。他們過的是平凡的生活，但也是我最羨慕的生活。「鄉村四月閒人少，採了蠶桑又插田。」這種日子不是你們都市中長大的青年可以想象的。我記得以前常看到鄉下的老太太們，在黃昏時搬條板凳坐着看天，非常悠然。如果你去問他們日子如何，他們多半會說日子過得苦啊，爲什麼苦呢？命嘛！命是不是靠得住不曉得，但老太太們可是承認的，認爲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的命。

反而是知識愈高的愈不認命，即使信佛也是功利主義掛帥，一信佛就想得利益，假使得不到利益，就會埋怨宗教不靈。

爲什麼我講這些？我希望你們再讀一讀上次講的那一段。維摩居士講了半天什麼是佛，空的不是，有的也不是；高的不是，低的不是；總歸都不對。你說我有個對的，你那個對的還是不對。那麼就是都不對了？嘿，都不對還是不對。四面八方都把你堵住了，最後，原來我還是我，也不增也不減，很平常的，就接近如來境界了。說境界其實也不正確，因爲又着了相，他其實是無境界又非無境界的，一切境界都是，又都不是。你要了解這一點，纔可以繼續讀下文。

## 維摩居士從哪裏來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這時，舍利弗問維摩居士，你是從哪一個世界隱沒，而投胎到這個世界來的？「沒」（讀如「末」）就是滅，死去的意思。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維摩居士問舍利弗，你所學的佛法道理中，有生有滅嗎？「沒生」就是生滅。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舍利弗答，真正佛法沒有所謂生或滅。各位要注意，真正佛法不在打坐參禪這些空事上面。你體會一下現在的心境，思想就叫作生滅心，有生沒的。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很快的，念頭過去就沒有了嗎？再想還是有的，所以沒有「沒」。真沒有「沒」嗎？它又沒有生過。每一個念頭都停留不住，所以勿以有無當成真有真無。《金剛經》說，「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都是不可得的。要能在這個境界上看清楚了，這就是學佛的根本道理。

你們不論年紀，這個心用了這麼久了，有損害嗎？沒有。現在用還是它。過去的過去了，抓不回來的；未來的還沒來；現在的，剛一覺得又即刻成爲過去了。所以要明白了根本什麼都不能把握，心境自然平靜下來了，這就是學佛的正路。作如此觀者爲正觀，非如此觀者爲邪觀。因此你想求個咒子，找個什麼稀奇的法門，那都是在妄想，因爲你求的都是生滅法。佛法是非生滅法，言語道斷還有個什麼咒？還有個什麼法門？

「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佛法中的「法」代表着一切物、事、理，是個綜合的代名詞。維摩居士說，如果諸法沒有生滅，爲什麼你要問我是從哪個世界滅了，才生到這個世界？

「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維摩居士又說，我問你，譬如魔術師變出來的男人或女人，是有生滅的嗎？我們看電影，銀幕上的人物是假的嗎？不是，是拍攝真人而來，相貌動作都是真的。你說是真的嗎？它只是映在銀幕上，放映機一關掉就沒影子了。所以佛說我們的所作所爲皆如昨夢。我們作了幾十年的人，都像昨天的夢。昨天的夢都抓不住了，如夢如幻。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舍利弗答，魔術變出的人是沒有生滅的。

「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維摩居士問，你豈沒有聽佛說過，一切法如幻，像魔術一樣的幻相嗎？

「答曰：如是。」舍利弗答：是的，佛是這麼說過的。

「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居士追着說，既然曉得一切法如夢如幻，那爲什麼你還要問我是從哪個世界滅了，才生到這個世界？

「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壞敗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這一段話很重要。從物理學來講，你把一張紙燒成灰，就沒有了嗎？那只是紙的形態沒有了，質能是可以互變的，燒了紙產生了熱、光、煙、灰燼。僧肇寫過《物不遷論》，世界上這些物質沒有動過，時間也沒有流動過，過去、未來幾千萬億年都沒有的，只是現在，現在也不可得。

所以維摩居士再說，舍利弗，你認爲有「沒」，以爲有什麼事或物滅亡了，那是騙人的，只是物理敗壞的現象而已。相反的，你認爲有「生」，以爲有什麼事或物生出來了，也是騙人的，只是物理相續的現象而已。那個能思有沒有生的纔是道，就是佛，是不屬於生滅的。所以，維摩居士講，菩薩雖然肉體敗壞了，他的法身仍然在此爲善。菩薩雖然肉體生出來了，也決不做任何一點小惡。

## 維摩居士爲什麼來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這時候，佛看見舍利弗被維摩居士教訓了，就岔進來告訴舍利弗，有一個世界叫作妙喜世界（就是阿閦佛國），那邊教主的名號是無動（就是不動如來）。維摩居士是由那個世界滅了，而生在這個世界：也就是說，維摩居士原本是妙喜世界的大菩薩，到了我們這個世界，成爲一位在家居士。別的經典也說過，維摩居士早已成佛，他的前身是金粟如來。由於發願要利益衆生，所以化身來到這個世界。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舍利弗聽了就嘆道，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像維摩居士這樣的人，能拋棄清淨莊嚴的世界不住，而喜歡來到我們這個多怒害的世界。前幾天有學生來找我，他說自己現在把名利看得很淡，已無求於人了。我說，不見得吧，你現在正在名利之中，說看得很淡容易，等你名利都沒有了，看你還淡泊不淡泊？再說，你無求於人，來找我幹什麼？這不是有求於我嗎？要求佛法也是有所求，這都是對自己的心理觀察不清楚。所以這個世界衆生多怒害，怒害從哪裏來？都是貪嗔癡生出來的。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維摩居士再問舍利弗，我問你，日出時，日光會和黑暗結合嗎？

「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衆冥。」舍利弗說：不會的，太陽出來時，一切黑暗都沒有了。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維摩居士間，太陽爲什麼會走到閻浮提？閻浮提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也就是南贍部洲，都是佛學上的名詞，前面討論過了。

「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舍利弗答，因爲太陽要爲這個世界照明，消除黑暗。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衆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衆生煩惱闇耳。」維摩居士說，大乘菩薩也是這樣，他爲了方便教化衆生，而轉生到不清淨的世界，但並不會被衆生的愚癡黑暗所污染，他們只是爲了幫助衆生，消除煩惱黑暗罷了。注意啊！這個滅煩惱闇就是我們學佛的目的，廟子中常見到「慧日當空」，是說隨時在解脫的環境中，智慧的太陽當空，可以消除衆生的煩惱黑暗。

「是時，大衆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衆。」這時候，現場的大衆都很希望能夠見見妙喜世界的無動如來，以及他的弟子們。

「佛知一切衆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爲此衆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衆，衆皆欲見。」佛知道了大家的心意，就對維摩居士說，希望你可以把妙喜世界的無動如來，以及他的弟子們，展現給在場的大衆見識見識。

## 妙喜國來的佛及一切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聲聞之衆，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爲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得華鬘，示一切衆。」維摩居士當時心中想，我要不離開座位，把妙喜佛國引到這裏來，讓這裏的衆生可以由三道寶階登上忉利天去看妙喜佛國。我要用右手一抓，把妙喜佛國從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像抓把陶土一樣地截斷，猶如拿朵花似地，拿到這個世界來。

這裏描寫的妙喜佛國世界的景象，其實和我們這個世界差不多。這妙喜佛國的情境，就是這邊描寫的。佛經中形容一切世界的邊緣是鐵圍山，我們可以理解那是由礦物所構成的。妙喜世界的鐵圍山圍繞的，有河流海洋高山，世界的中心是最高的須彌山，世界中有日月星宿，有天龍鬼神、梵天等等的天人和宮殿，也有菩薩和聲聞衆，有人世間的都市村莊，男女老幼，乃至無動如來和菩提樹、妙蓮花，能在一切世界作佛事的。

三道寶階是從我們這個世界連接到忉利天的。佛經記載，釋迦牟尼佛的母親，在生下佛之後即去世，成爲忉利天的天主。阿迦尼吒天是色界天最高層的有頂天，超過有頂天就是無色界。有頂天的天主是大自在天，穿白衣有三隻眼，是觀自在如來的化身。

「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維摩居士想到這裏，就入定，展現神通力量，用手一端，就把妙喜佛國端過來了。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衆並余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妙喜佛國中得了神通的人，立刻感覺到了，就問無動如來，誰把我們這個世界抓起來了？請救救大家啊！

「無動佛言：非我所爲，是維摩詰神力所作。」無動如來告訴他們，不要慌，不是我作的，是維摩詰在施展神通，請我們過去。

「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至於妙喜佛國中沒有得神通的人，仍然不感覺到有任何異樣。這段故事要聽清楚，維摩居士心念一動，想發動神通，用右手把妙喜佛國端過來。他動了這個念，就進入定境，呈現了神通力量。那個世界有神通境界的菩薩，察覺到被移動了（無動如來也只好動了），但是沒有神通境界的菩薩卻渾然不知。妙喜佛國雖被端過來了，但我們這個世界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同，妙喜佛國也沒有變得比較狹小。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衆：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釋迦牟尼佛就招呼大家來看，這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國土的莊嚴美麗，當地菩薩的心地清淨，沒有染污，以及弟子們的身心清白乾淨，所以纔有這樣莊嚴的淨土。這個不動的境界就是《楞嚴經》中的偈子所說的：「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皆曰：唯然！已見。」大家都回答佛，是的，都見到了。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佛說，如果你們想要達到這樣清淨佛土的境界，應該學無動如來之道。無動如來是行什麼道？就是上面講的「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 願生妙喜佛土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那由他」是很大很大的數目單位。維摩居士表演了這一手神通，這個世界不知有多少人，都大徹大悟了，而且發願往生東方妙喜佛土。

「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釋迦牟尼佛就爲他們預言，你們發了這個心，一定可以如願往生那個國土的。

「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複本處，舉衆皆見。」這時，大概維摩居士把手一放，妙喜佛國就回歸原位了。全部過程中，無動如來也沒有向誰說法，妙喜世界和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也沒有交談，大家只是一看這個場面就開悟了，妙喜佛國因此也功德圓滿了。

禪宗裏就有這麼個問題，阿閦佛土一現而不再現是什麼道理？這是有個故事的。有位靈雲禪師，參禪三十年都沒能悟道，就決定不參禪，而修行去了，就是去走戒定慧、唸佛、觀想等等的路子（你們恐怕不用三十年就放棄了）。他的心就放鬆了，沒那麼緊張了。在春天的有一天，他走在外面，看到桃花盛開，一下子就悟了。我們即使天天看桃花，爲什麼也悟不了？等於我們天天喫蘋果，就是不會悟出地心引力一樣。靈雲祖師悟道後，就作了一首偈子：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有人就拿靈雲禪師悟道的事，拿來比《維摩詰經》這一段。維摩居士把阿閦佛國拿來給大家看，就一現而不再現，這個娑婆世界就有十四那由他人，因而大徹大悟。這是什麼道理？

後來有一位禪師，答覆了這個問題，他說，娑婆世界衆生見阿閦佛國而悟道，同靈雲禪師見桃花而悟道，是同一道理。每個人隨時都有機會見到無動如來，都是一現而不再現，不過人人都把握不住。因此這位禪師作了首偈子，非常高明：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花

尀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

何必一定看到桃花才悟道，看到椅子看到狗屎也可以悟道。你們來禪堂打坐，都是想釣魚，但是你們是到平地上釣，怎麼釣得到？你們參參看。事實上，世上一般人求道，都是背道而馳。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佛告訴舍利弗，你看見了妙喜世界和無動佛嗎？

「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衆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舍利弗說，是的，見到了。我願一切衆生都能得到自己的清淨土，像無動佛一樣的真空境界。也願一切衆生起用的時候，能達到像維摩居士一樣的神通境界。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衆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舍利弗繼續說，我們今天真是痛快，能碰上這樣的好事，見到維摩居士，能夠親近供養他。其它的衆生，不論是當今的，還是佛逝世之後的，讀了這部經，也會得到利益。何況是讀了聽了這部經之後，能絕對地相信理解，將它牢牢地放在心中，爲人讀誦解說，真誠地去遵照修行。

「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爲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爲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即爲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爲趣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爲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這裏繼續說明這部經珍貴之處，和它的功德，文字大家都能瞭解。《維摩詰經》講到這裏，功德大致也圓滿了。

# 法供養品第十三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衆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衆生聞此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則爲閉衆惡趣，開諸善門。常爲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爲作護。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爲供養去、來、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剎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旛、妓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天帝，於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爲多不？釋提桓因言：甚多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此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名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住問藥王如來，當廣爲汝說法之供養。實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爲法之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衆經之上。入大慈悲，離衆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衆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嘆譽。能令衆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衆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衆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盤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爲諸衆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衆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相，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佈。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衆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焰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孫馱爲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則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爲上爲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現在是第十三品，法供養品。《維摩詰經》到這裏，等於是作總結論了。法供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觀念中的供養，多半是出些錢，做些功德之類的事。不錯，這些也是供養，是培養自己的功德，但是真正的供養是法供養，就是這一品所要講的。

## 自在神通絕對實相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衆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釋提桓因依中國人的觀念，是玉皇大帝，是欲界忉利天的天主。

文殊師利菩薩是七佛之師，他早已成佛，爲了輔佐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成佛，他化身成菩薩來護法的。護法是護持正法，使正法住世。因此廟子也稱作常住，是法常住的意思，代表佛的正法常住。一般顯教所塑造文殊師利菩薩的像，是一手持經典，座騎是獅子，代表百獸之王，作獅子吼。普賢菩薩坐的是蓮花高臺，騎的是六牙白象，代表大願力，負擔衆生。在密教，文殊師利菩薩的像，往往是一手拿經典，代表智慧，一手拿金剛寶劍，斬斷一切煩惱。

玉皇大帝向佛說，我雖然從您和文殊師利菩薩那兒，聽講過無數次的佛法傳授（佛傳法被紀錄下來的，就是後來的經典），可是從沒聽過像這樣不可思議的法門，講自在神通。自在神通不是修出來的，是衆生本來具備的，但是要明心見性以後才發出來的。換句話說，沒有得到自在神通的境界，就不能算是真悟道了。一般認爲，神通是能夠看見肉眼看不到的東西，或者聽到耳朵聽不見的，但這些現象很多是精神病態，不是神通，要分辨清楚。

唐代禪宗有名的龐居士龐蘊，學問很好，一輩子不出來作官。他住在湖北重鎮襄陽。襄陽在唐代是中國文化財富集中區域，《三國演義》講劉關張諸葛亮等人，一輩子鬧來鬧去就在那一帶，就是那麼重要的地區。龐居士家中富有，中國人喜歡把富貴連起來，有錢就貴。如果只是貴，地位高，可是不富，就不算福氣。過年常在門上貼「五福臨門」，五福不包括貴的。貴不一定就富，龐居士全家四口，他和妻子和一兒一女，都是悟道的人，是非常特殊的家庭。

龐居士跟馬祖學禪，他的修行功夫很好，什麼白骨觀、數息觀、唸佛都會，但是不能解決問題，此心不安。不知道你們諸位學了半天，心安了沒有。學佛的人就算什麼都會，有個還沒解決的問題，就是生死問題。生從何來，死向何去。學佛學了半天，成佛是成個什麼東西？我們所有懷疑的問題都在內。

龐居士最後去找馬祖，就問一個問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個問題是問達摩祖師來中國傳佛的心法是什麼。他問佛的心要，心中心。密宗有心中心法門，有心中心咒。佛過世後，這個心法在印度傳了二十八代，到達摩祖師，他也是太子出家的。他發現佛法在印度已經要衰微了，看見東方的震旦（就是中國）有大乘氣象，因此渡海來中國，在廣州上岸。當時是中國的南北朝，南方是梁武帝，北方是北魏（雲崗石窟、嵩山少林寺都是北魏建立的）。

達摩祖師大概先在廣州住了一段時間，因爲後來他和梁武帝對話，他回答「不識」。在我沒去廣東之前，一直就把這回答理解成「不認識」，等到學會了一點廣東話，纔回頭想起，原來達摩祖師的意思是「不知道」。好，先交待了祖師西來。

回到龐居士問馬祖「什麼是祖師西來意？」他問得非常簡單，單刀直入，哪像你們學禪，連問個問題都拖泥帶水。馬祖怎麼回答呢？「等到你一口把整條西江的水喝下去了，我才告訴你。」這就是禪，問的是什麼話，答的又是什麼呢？

如果是換了你們，一定要罵格老子，這馬祖簡直是瘋子！可是龐居士一聽就悟了。這是什麼道理？後來有人亂加解釋，說坐禪坐到氣住脈停，就是一口吸盡西江水，真是不知所云。

龐居士悟道後，把全部家財用船載到江心沉掉。這又是爲什麼？別的地方有記載，有人問他爲什麼不去佈施？他說人沒有錢不會做壞事，把錢給人了，這人會去做壞事，就是幫人造惡業，所以寧可把財產沉到江中。還好他們一家人都悟道了，否則這還得了，太太不跟他鬧纔怪。

這一下，他們家徒四壁，就靠編織籃子過日子，靠自己勞力喫飯，不是過不勞而獲的日子。這也是龐居士同門師兄弟百丈禪師的教訓，百丈主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己到了七八十歲還是照樣耕作。有一日，龐居士嘆一口氣說：「難！難！難！」他是講悟道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好像想把十擔麻油攤在樹上，麻油當然不會停在樹上，一定流下去了，這個同一口吞下西江水一樣地難。他的太太在旁聽見了，就回答他：「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到處都是道，也不是一定要研究什麼《維摩詰經》。他夫妻倆好像爲了菩提在鬥嘴，他女兒龐靈照聽到了，就說：「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佛法就只是如此，沒什麼難和易的。

龐居士說過，神通與妙用如運水和擔柴。什麼是神通啊？你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茶來了能喝，這都是神通！是自在神通。除此神通，都是鬼通。你怎麼長大的？你怎麼會說話？你怎麼會記住東西？你怎麼會聽懂《維摩詰經》？是什麼東西讓你能做到的？你找也找不到它，這就是不可思議的自在神通，每個人都是現成的，還要去哪裏學？

作人平凡就是佛。一般人學佛學成了瘋子，不肯平凡。佛在悟道之後感嘆「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個個是佛，佛所有的智慧德相大家都有，爲什麼不能悟道？「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那你只要不妄想不執着就好了嘛，是不是很簡單？你說，是啊，所以我天天在除妄想。唉，你那個除妄想的念頭不又是妄想執着嗎？所以你連一缸水也喝不完，更不必說一江水了。

佛十九歲出家，苦行求道十二年，肚子都餓扁了。後來明白這不是道，就出來接受人家的供養。一直跟他一同修道的幾個人，就離他而去，認爲佛犯戒了。佛得到補充營養，纔有在菩提樹下一坐七天而悟道的結果。所以悟道之後就大嘆：「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

本來佛在悟道後就要入涅槃了，釋提桓因等天人，懇請他留下來教化衆生。佛說「止！止！」你們不要勸了，「我法妙難思。」佛法是不可思議的，而凡夫偏喜歡在思議上搞，要怎麼講呢？後來天人再三懇求，就先爲世人說小乘法，比較簡單明瞭，最後才說大乘法。這一說就說了四十九年，到了八十一歲才走。

這就是祖師西來意啊，就在喫飯喝茶中，你們很多年輕人何苦來這裏聽經？我看你眼睛都張不開了，累了就睡就是佛法嘛！還在那裏打坐，不敢睡。覺都不敢睡，哪有本事一口喝盡西江水？

後來龐居士要走了，他有個好朋友位居藩鎮，是唐代的地方大員，等於是軍閥。龐居士知道要走了，就通知這個好朋友，要他來。你看，龐居士生死自在，可以預知自己什麼時候走。朋友來了，龐居士告訴他兩句很重要的話，「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就是說，寧可把什麼都放下都丟掉，不可以把沒有的硬抓進來。講完了，他把頭在朋友身上一靠，就走了。其實龐居士告訴他朋友這兩句話，是一語雙關，一方面是講佛法，另一方面是暗示他，不要野心太大想作皇帝，他沒有這麼大的福報。

還有個說法，龐居士宣佈他第二天中午要走了，到了第二天差不多是時候了，他就叫女兒出房間，看看太陽當頂了沒有。靈照出去看了，回來說，當頂是當頂了，不過太陽周圍多了一圈。龐居士覺得奇怪，就下座自己去看，那知道靈照竟然自己坐上去，搶先一步走了。你說龐居士沒神通，他怎麼可以預知死期？你說龐居士有神通，他居然還上女兒這個當！等龐居士回房間一看，女兒已經走了，他自己只好遲一步走。他兒子當時在田裏工作，妻跑去告訴他兒子，說老頭子走了，兒子聽了，站着拿個鋤頭就走了。老太太看這情景，一家四口一下子走了三口，氣得「不知所終」。我推測龐婆可能一氣之下，去了寒山寺，因爲文獻上記載，當時在寒山寺常有個老婆子出現，所以我作這樣的聯想。他們一家人對生死都有把握，有自在神通。

講回《維摩詰經》，釋提桓因稱這本經是「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決定就是絕對，實相是道之體。

要講禪宗就離不開這本經，《楞嚴經》是後來才加入的。禪是沒辦法教的，不是建立在言語文字上的，一用言語文字表達，就已經不是它了，不是實相了。實相無相，無相的東西要怎麼講？你說空，空也是相。所以真正佛法是不可說，不可思議的。我們現在是在不可說，不可思議中，勉強表達出來。

## 天帝的願心──供養修行

「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衆生聞此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釋提桓因繼續說，照我所理解佛所說的道理和旨趣，如果有人聽了這部經，能深信、理解、領受、保持、讀、背誦這本經，一定真正懂了《維摩詰經》所講的佛法。懂了不算，還要照着修行求證。

這裏提到讀經，小時候長輩就說讀書要入藏。後來學佛了才理解到，是要讀入阿賴耶識，藏識。你能入藏的話，不但一輩子不忘記，下輩子也不會忘記。蘇東坡的名言「書到今生讀已遲」是真話，有些古書我拿來一翻，內容就瞭解，也都記得住，就好像以前讀過的，可是我知道自己這一生中，確實沒有讀過。

有些同學說記憶力不好，這多半是你讀書方式不對，所以要用讀誦唸出聲才容易真讀進去。你在這裏聽了《維摩詰經》，回去有讀誦嗎？沒有讀怎麼能「得是法無疑」？很多東西要先記住，以後機緣到了，就會恍然大悟。

「斯人則爲閉衆惡趣，開諸善門，常爲諸佛之所護念。」能讀誦本經，依法修持的人，就可以避開一切惡趣（地獄、餓鬼、畜生三惡趣道），打開一切善門。我們常常不小心發了獸心，就是畜生道的行爲。那一臉兇惡怨恨的樣子，就是餓鬼道的行爲。這樣不能避開惡趣，怎麼能去開善門呢？學佛只要常拿這「閉衆惡趣，開諸善門」八個字提醒自己，就是學佛。能做到了，自然能「常爲諸佛之所護念」。諸佛菩薩要加被你，你就先要有個基礎，你本錢都沒有，他怎麼能加被你呢？

我看年輕人學佛，乃至學其它宗教，會很替他擔心。很多年輕人後來學成了神經，因爲沒有從作人的基本學起，人都作不好，怎麼學佛？現在也有提倡人間佛教的，佛教本來就在人間的嘛，不在天上。這麼提倡好像自打嘴巴，如果要講人間佛教，也就先從學作人做起，纔算人間。

「降伏外學，摧滅魔怨。」能做到避惡開善，就可以「降伏外學，摧滅魔怨」。魔也好，鬼也好，都是怕善人的，做了善事，你的陽剛之氣就大了。我有個老朋友，專去傳說中鬧鬼的地方，甚至還燒香請鬼現身給他看一看，可是個一輩子就沒碰見過鬼。因爲他的陽氣太強，是常常行善之故。你行惡，陰氣就重，那魔就會被你所吸引。一個不打牌的人會有人常來兜他打牌嗎？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都是在找趣味相投的。

「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菩提是覺悟，所有的地方都是道場。很多人埋怨自己沒有一個好的修行環境，告訴你，我剛剛來臺灣時先到基隆，作點生意，一個晚上一萬兩黃金沒有了。我只有去租個小房間住，一家四口擠在裏面，還要放一張公事桌寫文章，喫飯也在上面。打坐時把桌面一清，就爬上去打坐，那就是我的道場、飯廳、辦公室、書房。富貴貧賤都一樣能過。有時知道明天沒有米了，今天晚上到明天還有六七個鐘頭，先睡覺再說，不管明天的米！它自然會來的，算不定半夜一場大地震什麼都下去了，急什麼呢？這就是「安處道場」。如果要環境對了才學道，我們這裏的環境很好，怎麼也沒有幾個人真在學道啊？

所以修行不要挑時間和地方，不管在哪裏，你心一安定，就對了，就「安處道場」，不用外求。能做到這樣了，纔是跟着佛的腳印走，纔是學佛。如果不能「履踐如來所行之跡」，照着佛走過的路線前進，你再怎麼聽經也沒有用。

「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這是釋提桓因對着佛所發的願，假使將來有人受持讀誦這部經，照着修行的人，我會帶領天兵天將，供養他，爲他服務。不論是在城市、鄉村、山林、曠野，只要有這部經的所在，我們都會去聽法。

我們這課室中有這麼多本《維摩詰經》，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們呢？你小心，說不定就在你身後！所以你的心念不要亂。現在的科學已經可以把你的心念照出來，如果你動惡念或者起善心，照出來光的顏色就不同，你打起坐來，就有不同的顏色，一看就知道。

「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爲作護。」天帝繼續說，這部經所在之處，如果有不太信的人，我們會影響他，使他起信心；對於已經起了信心的人，我們會保護他。

## 供養如來與修行的福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佛聽了釋提桓因所發的願，對他讚許有加，替他高興，就是隨喜功德。所以佛仍然在修功德。

「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本經是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佛，想要大徹大悟的不可思議法門。

「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爲供養去、來、今佛。」剛纔講要從作人學起，要學習行善，纔能夠稱得上是善男子善女人，人道纔有基礎，纔夠資格學佛。大家不要輕易放過佛經上的用語，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要從人道做起。所以，假使將來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夠受持讀誦供養這部經的，就等於是供養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佛。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剎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旙、妓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天帝，於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爲多不？」佛又對天帝說，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用一劫那麼長的時間，供養了滿布三千大千世界數不盡的如來，乃至在如來過世之後，又爲所有如來全身每一顆舍利子，都造一個如天下那麼高大的寶塔，又用一劫的時間，用一切一切最上乘的東西，供養舍利塔，你說，這人的功德多不多？

這裏提到許多供養的物品，包括用妓樂供養，就是又唱歌又跳舞的。現在很多女士以爲去道場不好穿得花花綠綠，我說有什麼不好？還要擦口紅擦粉呢！諸佛菩薩的像，哪個不穿戴得珠光寶氣的？莊嚴不是在外表，是在心。你心不乾淨就不莊嚴了，那道場也不莊嚴了。所以有人要點香，我說香有八種，你在室內燒香只是一種香，會污染空氣，所以最好不提倡。要點香也最好能用臥香爐，直插的香不小心倒了，會引起火災。這些都是常識。

「釋提桓因言：甚多，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釋提桓因答，真有這樣的人，他的福德大到說不完了。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你們諸位的福德，比那個人還要大。因爲佛說，只要聽聽這部經，生起信心，能讀誦依照修行，福報就更大了。

「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此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什麼原因呢？有錢固然可以做功德得福報，但是有錢可以買智慧嗎？再多也買不到的！佛法是智慧之學，真正的智慧纔是大福報。你懂了這個道理，就不會說聽聽經哪有那麼大的福了。你能聽進去了，必須照着去做纔會生智慧，那纔是最大的福報。

要學佛需要多麼大的智慧啊！要成佛非要懂得這部經的道理不可，這部經所講大徹大悟之相，是不可限量的，能懂了這部經的話，那福報是不得了的。

## 轉輪聖王及其千子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們很快地解釋幾個名詞。「應供」，是應受供養。「正徧知」，沒有什麼不知道的。「明行足」，一切修行的法門具足。「善逝」，過去了就放下了，丟得開，就是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世間解」，解決一切世間困難。「無上士」，真正大丈夫，最有智慧的人。「調御丈夫」，最能訓練衆生的人。「天人師」，天上和人間的老師。你真懂了這十個名號代表的意義，你就懂佛法了。

這裏講的是佛的十個名號，其實佛不止十個名號，讀《華嚴經》就知道了，佛又叫神、主、上帝、金仙等等，你不要胸襟太狹隘了，佛沒有說信我的才得救，他是信的要救，不信的很可憐更要救。如果學佛還分宗派，還分入世出世，那你不如去學睡覺好了。佛的這些名號，是適用於所有一切佛的，在中國，通常只用佛或如來這兩個名號作代表。

「劫」是表示世界從成就到毀滅所經過的時間，依中國觀念，我們這個世界從存在到毀滅有十二萬億年。今日的科學認爲，地球存在至少已有四十六億年。

依照佛教的觀念，這個世界有成住壞空四個階段，合起來也稱爲一大劫，每一階段分二十小劫。從人的平均壽命八萬四千歲開始，每百年減一歲，到人壽十歲，又每百年增一歲，到八萬四千歲，這樣算一小劫。

在世界住的階段，住劫的最後一小劫開始，戰爭、瘟疫、饑荒等小三災頻繁發生。然後到了世界壞的階段，壞劫前十九小劫內，有情世間逐漸毀滅，當然人類也消失了。最後一小劫，輪次發生大三災，火災從地獄一直燒到初禪天，水災從地獄淹到二禪天，風災從地獄一直毀到三禪天，徹底毀掉這個物質世界。然後是空劫二十小劫，什麼都沒有。

再形成這個世界也要二十小劫，是成劫，第一小劫先形成物質世界，此後有情世界，包括人類，漸漸形成。

那麼，人種究竟是怎麼來的？這是個宗教問題。西方宗教認爲，最初的人是上帝照他的樣子所造，現在科學對這個說法是懷疑的。佛家的說法，世界到了住劫的二十劫開始，色界天的光音天天人，到這個世界來玩，因爲貪着這世界的「地味」，久了就飛昇不回去了，所以成了我們的祖先。這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光音天天人又從哪裏來的？這樣一直推下去，就是哲學原人論的問題。你們寫論文的同學，這裏頭隨便一抓就有很多數據，很多題目可以寫。本經所講的無量阿僧祇劫，是個不可說不可數的久遠概念。

佛告訴天帝，在過去無量阿僧祇劫的時代，有個佛，名叫藥王如來。

「世界名大莊嚴，劫名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那時有一個世界叫做大莊嚴，劫數叫作莊嚴劫。那位佛的壽命有二十小劫，他的出家弟子中，聲聞衆有三十六億那由他之多，大乘菩薩衆有十二億那由他之多。

我們這個世界在佛學中叫作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意思，也是有缺陷不圓滿的意思。正因爲不圓滿，所以衆生會願意學佛，如果太圓滿了，就成了八難之一的災難，衆生反而容易墮落。我們這娑婆世界的劫數叫賢聖劫，有一千個佛會出世，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世界馬上會壞，因爲還有很多佛要出世，慢慢等吧。

「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轉輪聖王就是不世出的賢明聖王。轉輪聖王也分四等，金輪聖王、銀輪聖王、鐵輪聖王、銅輪聖王。金輪聖王出世的時候，世界絕對太平，幾乎沒有壞人。我在本經開頭時，講過一個很好的對子「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這就是寫轉輪聖王的時代。這個願很大，是真正的大願。中國歷史上的明君，算是哪一等的聖王，那是歷史哲學的問題。

佛經說有轉輪聖王出世，必定有七寶呈現，就是七個條件：輪寶（聖王拿在手中的金輪）、玉女寶（賢惠的皇后）、象寶、馬寶（好的交通工具，高明的戰爭工具）、摩尼珠寶、主藏寶（能幹的財務大臣）、主兵寶（有計謀的臣子、武將）。用這種標準來衡量，那麼中國三千年歷史中，好皇帝不多，算得上輪王的恐怕不到十個。好的皇后倒有好幾個，像明朝朱元璋的馬皇后就是一位，當時的人稱她是馬如來。提倡婦女運動的人，可以選這種例子來宣揚一下，對於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四天下是包括了四大洲的全部天下，四大洲是南贍部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

佛告訴天帝，那個世界中有一位治世的聖王，叫做寶蓋，當時有七寶呈現，他統治四天下。

「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這聖王有一千個兒子，每個都很端正，又勇敢又身體強健，無人能敵。

在中國的歷史上，只有周文王有一百子，當然這是封神榜小說這麼寫，不是正史。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那時寶蓋聖王和他的家屬，供養藥王如來。這又同東方有關，很少人注意這個問題，大乘佛法最後都提到東方的諸佛。爲什麼輪王出世的時候，也都會有教主出世？這點佛學不提的。

在中國，人類文化分成三道：君道，是統御者，如轉輪聖王；師道，例如孔子、釋迦牟尼佛這些教主；臣道，能夠造福社會的將相。每一部佛經中寫君道時代時，師道和臣道一定同樣昌明；輪王衰落時，師道也會衰落。

「施諸所安，至滿五劫。」藥王如來和弟子的一切，都是由寶蓋聖王所供養，使他們能安心修道。而且不是隻供養一百年，是供養了五劫那麼長的時間。

「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過了五劫，寶蓋聖王吩咐他一千個兒子，我死後你們要學我，以深心，至誠恭敬供養人天師表。這一千個兒子就照着父王的命令，又供養了藥王如來五劫，一切如同父王在世一般。

「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一千個兒子當中，有一個叫作月蓋，他獨自思索，還有什麼樣更超越的方式來供養佛？

## 佛說法供養

「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此時空中有天人告訴他，真正的供養是法供養，勝過任何一切的供養。用普通的話講，就是精神的供養勝過物質的供養。當然，我這是簡單地講，法供養不能解釋成是精神的供養，下面解釋什麼是法供養。

「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爲汝說法之供養。」天人告訴月蓋王子，去找藥王如來，他會詳細爲你解說什麼是法供養。

「實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爲法之供養？」月蓋王子就依言去向藥王如來請示。「稽首佛足，卻住一面」，這都是傳統的禮法，表示對佛的恭敬。我年輕時候在家鄉，還是要向父母親行跪拜禮的，現在的年輕人當然沒這一套規矩了。

「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藥王如來告訴他，法供養就是智慧的成就。從教育的觀點來說，老師教學生，最高興的是，學生的成就能超過老師。所以孟子說，人生三樂之一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另二樂是：父母在，兄弟無故）。

諸佛所傳的法就是經，經是傳法的記錄。深經不是一般的經，像《維摩詰經》就是深經，我們看文字，覺得懂了，實際上能否真懂還是問題。藥王如來說諸佛所傳的深經，世間衆生是難以相信，難以接受的。這話我們可能聽了不服氣，會說，我可是所有佛經都相信的。你有真正的相信嗎？如果自己沒有能修證到經典所講的境界，還只能算是迷信，不是正信。因爲沒有證得，所以叫「微妙難見」。能證得了就能達到「清淨無染」的境界，那不是可以用分別心來思惟研究而得到的。用分別心來思惟研究，只是個方便，不是真正佛法，所以我們不要把佛法當作學問來研究。

「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佛所傳的深經，是大乘菩薩道的法藏，是陀羅尼（藏是倉庫的意思。陀羅尼是總持，最精要的意思，不只是指咒語），可以使人到達菩薩第八不退轉地，成就六度法門。

「善分別義，順菩提法，衆經之上。」爲什麼上面剛說不可以分別，這裏又說善分別？其實並不矛盾的。本經開頭時就講過，「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修證到了的人，並不是不可以用分別思想，因爲他的分別思想念念皆空，不會停留，不會染污的。第一義是無義，實相之義。

所以到了這個境界的人，能「善分別義」，順菩提正法，超越了一切經典。真學到了佛法最高處，是沒有法的。

當年我們學密宗，在西寧見過一個悟了道的喇嘛，他在康藏一帶很有名，大家只叫他瘋喇嘛。這瘋喇嘛住在一個小破廟中，外界把很多發了瘋的女人送到廟子裏，瘋喇嘛就對着他們彈漢人的琵琶，他彈得也不是很好聽，可是這些瘋女人聽了卻好了，過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家了。我們去看他，最好是帶茶葉，要不然是帶破爛的古董，他都很喜歡。他有一個鉢，奇髒無比，洗也不洗，他就在這鉢裏面泡茶給人喝，我們可是跪着接這個鉢來喝的。很多人嫌髒不敢喝，他就再也不會理你了。他很多舉動很怪的，我們在廟中拜佛，他就跑到後面去推佛桌，還喊「唉喲，唉喲」，意思好像是說你們很行，佛都被你拜得動了。就這樣，他已經在傳法了，你們能懂嗎？他也是衆經之上，一字都無。

「入大慈悲，離衆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這段是大法，你不要把它當經或當佛學看，實際上它把佛法都傳完了。能夠懂得一字皆無的清淨大法，才能入大慈悲境界，離開魔事及諸邪見，能順緣起性空的因緣法。什麼是順因緣法？是遇事不要怨天尤人，一切都是業報，能痛痛快快地還債，就是順因緣法的表現。所以張拙悟道後作的偈子：「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一切總歸是八個字「物來則應，過去不留。」順因緣法到底，就是上面說的順菩提法，就悟了。

順因緣法的起修就是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

「能令衆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嘆譽。」什麼是道場？不是山林廟子，講法供養，心地就是道場。有一首很好的偈子：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你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佛家道家和其它外道，都很看重這個偈子，它把身心雙方面都講完了，這就是道場的意義。再舉個例子，道家的張紫陽也有個偈子：

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西方在目前

頂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

這就是講本地風光，平常心就是道。真達到法供養的境界，就可使衆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不用另外找個道場的，天龍八部也都會來給你護法。

「能令衆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可以加被衆生，讓他們進入佛法，得一切智慧。

「說衆菩薩所行之道。」能真正解說各個菩薩的法門。

「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真正的法供養就是真修持，能夠見到性空，依諸法實相無相的義理，弘揚無常、苦、空、無我的寂滅法門。但是我們要注意，無常、苦、空、無我，只是佛法的一半，是小乘證入涅槃之道。佛他老人家自己要涅槃時，說了另外一半：常、樂、我、淨，正好是相反的。佛這個時候說的是得道的本體，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雖然如此，大小乘都是要以無常、苦、空、無我爲根基，連這個都沒做到，也不用自我標榜是什麼大乘。

「能救一切毀禁衆生。」可以拯救一切犯戒違禁的衆生了。這裏講的犯戒是指遮戒，因時因地可以有所不同的，是遮戒。性戒是不限時空的，例如人類共同認爲殺生是惡的，就是性戒。如果犯了性戒，就要自度，自見自性空，罪福皆空，纔能夠超度。

「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行法供養可以使魔外道和貪着的人，生怖畏心，爲聖賢所稱歎。

什麼是魔外道？你們不要隨便說人家是魔外道，魔外道也是要度的，好人要度，壞人更要度。真悟道了就懂得，沒有什麼叫魔外道的，心外求法叫外道。即使我們學佛的人，自己還是在心外求法，那我們也是外道。魔是心魔，大珠禪師說得好，「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諸魔外道都是自心，是自己搗鬼，哪有真魔外道？

其實經文也告訴你了，貪著者就是諸魔外道。一切不貪着纔是究竟。你說自己學佛，已經放下了，不貪了，真的嗎？你貪着清淨不是貪嗎？所以佛在《楞嚴經》中，把聲聞緣覺都罵成是外道，因爲貪着個空。

「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可以了生死，真正得涅槃。

「十方三世諸佛所說。」「佛所說深經」的道理，是一切佛都這麼說的，不只是我藥王如來說的。真理只有一個，不這麼說的，就不是佛了。

「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爲諸衆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這裏總結什麼是法供養。如果聽到了這樣的深經，要信解受持讀誦，爲衆生分析解說，這樣的人才是護法，能如此才叫作法供養。這是第一層法供養的意義，下面講第二層法供養。

## 也是法供養——修行

「又於諸法，如說修行」，依據佛的教導確實修行。下面列出佛所教導的主要法門。

「隨順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十二因緣是聲聞緣覺道最重要的修法，也是了生死法。一念無明起，所以入胎轉生；無明不是沒有光明，是沒有智慧。小乘法門是要切斷無明，至於無明是怎麼起的就不說了。無明一起，就有行，行是動力，所以行陰最難了的。你打坐心不能靜，就算做到心寧靜了，身體的行陰像血液循環呼吸往來，都沒辦法停下來，這還是一念，沒有空，儘管意識沒感覺它。生命存在就是一念。

因爲行就生出識，識就是心意識，就會有了別知覺。然後一連串下去，緣就是掛鉤，十二因緣就像十二個連環，一個鉤住一個。假使能解開其中一個環，其它十一個環就都好辦了。

佛告訴我們，要了生死，就要了一念無明。能明白了，能悟了，自然會有光明出現，不過不是有相之光，是無相光，佛學上叫常寂光。佛永遠都在常寂光中。我們這裏不能詳細講十二因緣，否則要拖得很長了。

所謂因緣是一個前因搭住了後果。例如我們看到了一杯水，想到了汽水，想到了果汁等等，都是由一杯水這一念來的，是連鎖關係。有人常喜歡知道自己前生是什麼樣的，來生又變成什麼樣。你不用問別人，自己應該知道的。你這一生種種的遭遇是果，都是前生種的因。你來生的的遭遇，就看你今生做些什麼事，種什麼因了。所以說「若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問來生事，今生作者是。」這就是因緣關係。

所有因緣要如何去了呢？在一念之間，五陰、六根、十二根塵、十八界等等，就是一念。一念知道了就自性本空，因緣本性也是空，因爲是性空，所以能生起因緣的作用。這就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

宇宙萬有皆是因緣所生。注意！這是說宇宙的現象，不是本體。《楞嚴經》說「非因緣，非自然生」，很多人就覺得不解，一切法明明是因緣，爲什麼說不是？問題是《楞嚴經》那句話講的是本體，本體是空性。至於宇宙萬有的現象，纔是因緣所生。因緣縱使過了幾億萬年都不會消失的，不受時空阻礙，所以佛教導我們慎莫造因，因爲「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個中間的道理是非常複雜奇妙的。

因此佛經還有四句話：「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明師難遇，佛法難聞。」共有四難，說明佛法菩提因緣成就之不易，菩提因緣不成就，修行只能算是種一點善根，等他生來世因緣成熟時再說。所以一個人的悟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學名稱是時節因緣，就是時間。時節因緣不成熟，還是不可能，因爲時間是心不相應行法。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因緣也是很奇妙的，有時與某人只有一面因緣，再想過去打個招呼就沒有機會了，從此天南地北甚至天上人間，永遠隔開了。所以佛法和中國文化，都要人珍惜善緣。

「離諸邪見，得無生忍。」講起邪見，其它的宗教多認爲宇宙中有個主宰。在座很多人，雖然信佛，但是不大容易有正見，還是認爲有個菩薩在管着的。今天下午才和一位年輕同學談起，他去菩薩前問卦，菩薩告訴他可以交某某朋友。我說，這個話你也可以信嗎？一個真學佛的人，又是個知識分子，要信自心。我就寫了孔子的話給他「敬鬼神而遠之」。孔子不是反對鬼神，不是要破除迷信，而是要你恭敬鬼神，但是保持距離。這東西不能玩的，玩起來，人的價值就沒有了，這些就算是邪見。

唯識般若中觀告訴我們，一切萬法，無主宰，非自然，因緣所生。所以諸法無自性，都是因緣，誰也主宰不了誰。

邪見是我們要遠離的，縱然你修行功夫好，有定力，如果見地不清，還是難有成就的。見地就是觀念，有所謂五見：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縱然你貪嗔癡慢疑都平伏了，有這五見就還是外道法門，因爲沒有般若正知見。我在《禪海蠡測》這本書中，就評論了東西方的哲學思想，統統都是落在這五見上。

修道上的邪見太多了，稍微差一點就是邪見，換句話說，落入五見之中的邪見。邪就是歪，所以認爲有主宰的，就是邪見。

《般若經》上有六十二見，六十二種見解，六十二種錯誤的思想觀念，障礙了成道。實際上不管它有六十二還是一百八，就是一念之間去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不要有主觀。

藥王如來在這裏告訴我們，真正法供養要「離諸邪見」，能離得開，就得道了，因此，「得無生忍」一念不生。所以我常引用「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如果考試問你：菩薩如何得無生法忍？你可以用上《維摩詰經》這一段「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來答就對了。甚至再簡化一點，只要答「離諸邪見」，也是正確的。

「決定無我，無有衆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證到了無生法忍就絕對無我相，無衆生相，對因緣果報看得好清楚，怕得很，一點不敢偏差，不敢爭論。若說空了就沒有因果了，也是很大的邪見。

當年我在成都，成都文殊院的方丈給我一個帖子，請我這晚輩喫素齋。這很嚴重，我就趕快去請教我的老師，老師說他也收到了帖子，方丈要審問你！聽說你年輕悟道了，要公審你，一共有六桌人，都是老和尚，你去嗎？我說，當然要去了，充其量殺頭，何況和尚是不開殺戒的。

到那一天喫飯時，都沒事，方丈很客氣，讓我坐最高位，連我的老師都坐在下座。飯喫完了，老和尚讓我講話，這一下開始了，所有在座的都可以提問，還好，我都能應付。最後老和尚問了個問題：

「證無生法忍是不是證得空性？」我答，是的。

「那空了還有沒有因果？」我說當然有。

「空怎麼有因果？」我說空是因，涅槃是果。

老和尚聽了就坐下來，不再說話了。這才終於通過了，老和尚是慈悲的，他怕我悟了空性就「撥無因果」，那是很嚴重的。可是真正的悟到空，因果卻更明顯了。爲什麼？你真空了，只要有一點東西就看得更清楚。凡夫衆生因爲不空，對因緣果報反而看不清楚，被染污擋住了。所以古人說，學般若的空宗菩薩如「冰棱上走，劍刃上行」，在冰凍的山棱上走，以及踏着刀鋒走，都是很危險的，一有不慎，一念之間不防，就下去了。管你學得是什麼菩薩境界，照樣是六道輪迴。

「離諸我所。」問題來了，一個人真達到無我，是什麼無我？你們要把《維摩詰經》這一句參進去，好好修行，是「離諸我所」，我所屬的肉體，我所屬的的思想妄念都空了。我常提醒大家，這個身體不是我，是我之所屬的，是我有使用權，但不是我。你住的房子是你的，你有權使用，但你不是房子，你死了房子不跟着你的。所以你就算得到空，這個空也是我所。真正的無我就是離諸我所。那個能知我與非我的，動也沒有動過，不需要離，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能懂進去了就恭喜了。

## 四不依隨順法相

「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這是有名的「四不依」，學佛的人都要知道。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一生下來，走了七步路，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正好走七步，不是六步，不是八步？你們參參看，這纔是真大話頭。

學佛是要完成自我，用現代哲學語言說，是要找到真正自我。真找到了，是頂天立地的，也沒有什麼上帝佛菩薩，三界之間只有我，其它一切皆空。你懂了這個道理，就明白爲什麼學佛有四不依。

「依義不依語」，是說縱使你能把佛經倒過來背，如果沒有搞清楚經文的道理，也是沒有用的。你要把經文的義理，像吸收營養似的吸收，不死守經文的文字語言作標準。

「依智不依識」，是說不能依我們的心意識，不能用習慣的思想推理來解釋佛經，而是要用般若智慧。你們將來出去講經弘法，要像巖頭禪師說的「語語從胸襟中流出，蓋天蓋地」，不然你一字不漏地講，於衆生無益。智慧不是聰明，更不是學位，生活中處處是佛法，不用言語文字表達，要靠智能去理悟。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三藏十二部當中很多是不了義經，就是義理不透徹的，很多小乘的經典是如此。學習佛法就要依了義經，義理徹底，透頂透底。譬如《楞嚴經》的經題是《大佛頂了義首楞嚴經》，已經告訴了你是了義經。不過老實講，依我看《楞嚴經》還不是盡然了義的，還掛着點尾巴。真正徹底了義就只是一張白紙，什麼都沒有。諸位的了義經在哪裏？都在你家裏，你沒有出門來這裏聽經之前，你已經唸完《維摩詰經》了，你來這裏聽我講的是不了義。你懂了這個意思可以學佛了。

什麼是佛？禪宗祖師答：「佛是無事的閒人。」這很難，閒也不容易的，我看你們當中有幾位很閒的，但是閒得很煩惱。古人詩曰：「人非有品不能閒」，這個品不是人品，是說沒有超越「了脫」境界的話，是閒不下來的，閒下來會痛苦的。孔子說：「小人閒居爲不善」，一個人閒居久了不是好事。所以有時我會勸一些年紀大的朋友，不要退休，能夠賴就賴，多拖一下。我看有的人做了幾十年事，一退休下來就垮了，開始生病，精神不好，很快就真退休了。爲什麼？就是「人非有品不能閒」。

還有禪宗祖師說：「佛是了事的凡夫。」所以學佛要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你也不要執着於佛經上所有的話，一執着了，對不起，雖然不是邪見，但是成了邊見，也就是宗教性的偏見。宗教的偏見最多，也最排他。但是我看每一個宗教都一樣，因爲基本上都是教人爲善的，這總沒有錯吧！不必說你是那個教，我是這個教。你睡午覺，我睡晚覺。宗教的最高處是有不同，但你不要用最高來看人家，要從平等線來看。所以有的朋友對我說，想找個宗教歸宿，又不知道選那個教，我就叫他去街上逛，看見那個教堂廟子，覺得看着舒服就進去坐坐聽聽。我不是哪個教的推銷員，這是要看個人因緣如何，不是我不肯推薦。

第四個不依是「依法不依人」，我每次進教室你們就站起來，我只好合個掌，我實在很煩，很怕敬禮。我常罵你們，只會「老師早，老師好，老師不得了。」都是假話！其實老師樣樣都不了。老師好不好不要管，要依法不依人，以老師所講的法好不好爲主，不是看老師這個人好不好。如果因爲是某某講的我不能不信，那你是大迷信！有時我問同學爲什麼要如此如此，他說因爲是老師你昨天這麼講的。這就是沒有智慧，昨天某一個環境所以這麼說，今天的環境不同，你怎麼不曉得變呢？昨天下雨我叫你帶傘，今天不下雨你爲什麼還要帶傘呢？

學佛一定要把四不依搞清楚。像現在好多人跟着去學密宗，我就問他們到底學了什麼東西，講給我聽聽。一聽之下，都是沒有搞清楚就胡跟着學，不管你跟着再有名的喇嘛還是麻辣，都沒用的，弄個手印就叫傳法，曼達還不如饅頭好。曼達是代表一切供養，曼達拉就是道場，曼達拉的手印就是說要儘自己一切所有供養。你又不懂這意思，也做不到這樣的供養，只會結印，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

現在回到本題，本題是法供養。你真做到四不依，纔是如法修行的人，才真對得起佛菩薩，纔是法供養。不是你搞什麼曼達拉纔是供養。學佛在心在唸，心念搞不清楚都是在自欺欺人。

「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相，是名最上法之供養。」這是大乘十二因緣，一直連到這裏。能夠做到四不依，才能隨順法相，是真正學佛的教導。也無所謂證入了什麼境界，也無所謂歸入何處，也就是不着相。人到了不着相就解脫了，就達到學佛的目的。這時候就沒有無明起來，沒有無明就不會有行，最後到生、老死也空了。講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大家常常讀的一本了義經，連題目共二百六十八個字（加了摩訶就成二百七十個字），就是《心經》。其中所講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與這裏講的是一樣的。

能夠這樣去觀，就無所謂滅無明，也無所謂不滅無明。滅與不滅都是兩頭的不了義教。就像空，也是不了義；有，也是不了義。不了怎麼得了？學佛就是求了的。藥王如來說，這就是最上等的法供養。

我小的時候幫媽媽去街上打油，端着個碗，愈小心愈潑出來，結果把碗打破了。我頭也不回，趕忙去家裏再拿個碗出來。人家問我，打破碗怎麼也不停下來？我說爲什麼要停下來？媽媽等着油燒菜，碗破了就破了嘛，我就算停下來，它還是個破碗啊！天下就有很多不了的人，打破了還待在那裏看，還要嘆氣，真可惜啊！好名貴的碗啊！然後還要氣得睡不着，喫虧了還要生氣，那簡直是笨蛋，這就是不了。

所以當初很多同學問我怎麼學佛，我就叫他拿個好碗好杯子來摔，他們都上當。而且他愈生氣我愈笑，你們這樣子怎麼學佛？這個都捨不得！現在我年紀大了，這個方法不用了。

佛說到這裏，經文頓一下，然後再爲天帝說下去。

## 王子月蓋守護正法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月蓋王子聽到藥王如來這個法門，還不用證到，能聽懂了就得「柔順忍」的境界。心平氣和是柔順，由心平氣和進到萬念皆空就是忍，萬緣放下。不是表面忍住故作心平氣和狀的意思，那會得癌症的，會把肝弄壞了。本經在前面也講過，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忄+龍]唳不調，又倔強又壞，很難調伏，能調伏就是柔順。

「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月蓋王子得了柔順忍，就立即把身上穿的寶衣脫下來，供養藥王如來。釋迦牟尼佛當年，也接受了弟子迦葉尊者供養的一件袈裟，迦葉尊者沒出家之前，是當時印度的首富。這件衣服叫天衣，就一塊塊布披着，也不用縫的，所以後來的成語說「天衣無縫」。天衣，不是說是天上的衣服，是因爲印度在唐朝叫天竺（在漢代叫作身毒）。迦葉尊者供養的這件天衣，是他的傳家之寶。

「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薩行。」月蓋王子向佛發願，等藥王如來涅槃了，我一定依佛的教導來做法供養，保護正法住世。請佛給我加被，給我力量，使我在修行過程中能降伏魔怨，修菩薩道。

這個在佛學上叫作祝願，其它宗教叫祈禱。出家同學要注意，即使受了人家一粒沙的供養，也要合掌向人家祝願，祝他修道早成，或是菩薩加被，萬事如意。

講到魔怨，這是修行上最難降伏的障礙。受佛法的影響，中國也有句老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魔的力量比佛大。基督教也是如此，上帝全能，但是沒有辦法降伏魔鬼。佛與魔是平等的，佛的神通有多大，魔的魔力也有多大，這個道理要參透。換句話說，諸佛菩薩的智慧神通無量無邊，對不對？一切衆生的業力煩惱也同樣地無量無邊。這兩個是相等的，你不要以爲佛的威力大，其實衆生的業力也很大。如果衆生的業力不大，我們這社會哪來這麼多煩惱？所以都在魔怨中。衆生最大的魔，就是生死魔。魔的種類就不再重複了。魔就是業力造的，魔的力量下去了，就是你菩提道成功了。

沒有魔怨了，修行自然就到家了。你修行何以不到家？因爲處處有魔怨障礙，你剛剛進一步，障礙就來了，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才清淨了幾天，別的煩惱就來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進步一尺，魔怨進步十尺。但是我告訴你，真修菩薩道不怕魔怨，還希望有魔怨，所謂「欲堅道力憑魔力」，這個堅就是忍辱、堅忍。你每打贏一次，你的功夫就躍進一步，如果被魔磨垮了，你就下去了。月蓋王子發的願，就是修行人應該走的路子，不怕魔怨，不怕磨難，努力向前。

「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藥王如來明白月蓋王子的心念，就爲他授記。授記就是灌頂，是要入定，然後把法界的智慧光明，灌輸給被受記的人。藥王如來作預言說，你在末法時代還要來的，會當個大護法。在末法時代保護正法是非常難的。正法時代弘法容易，修持也容易成就，看經典的記載，古人成就又多又快。現在好像都沒什麼人成就，就因爲障礙愈來愈多。藥王如來交待給月蓋王子的，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

「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佈。」釋迦牟尼佛繼續對天帝說，當時月蓋王子因爲受了加被，得清淨心，再聽佛爲他授記，因此得了正信佛法而出家了。不是一出家就成道了，出家修習一切善法，晝夜精進，不久後得了五種神通（還沒有得第六通的漏盡通），修成了菩薩道，得陀羅尼總持法門，學問高，辯才無礙。在藥王如來涅槃之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維持正法經過十小劫。因此藥王如來的佛法，因他而能夠留傳世間，這是他的功勞。

這句話要注意「見法清淨」，真正學佛，不管你學哪一種法門，是以見地爲最難。禪宗祖師選弟子，首先注重「具見」，具備遠大的眼光，高深的見解，理上懂了，纔好修持。見地不真的話，修持就很難了，什麼是見？等於去到一個地方，一見很危險就走了；或者一見很適合自己就留住。這個見地是在自己，很要緊的，不要靠老師還是靠別人。見地是智慧來的，我常常大聲疾呼，學佛修道是智慧的成就，不是盲目的迷信，這個見地就是智慧之見。

能「見法清淨」就是認清什麼是佛法的正見，一念不生，自然心念清淨，纔有資格算是佛弟子，纔會聽見佛爲你授記。雖然釋迦牟尼佛不在世間了，你能見法清淨，就會明白十方三世佛都還在，沒有涅槃，就會曉得佛在給你授記。爲什麼你見不到佛？因爲你不能見法清淨。

「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衆生，得生天上。」這就是月蓋王子一個人的作用，所以人才之重要，像這樣的人，在中國古文來講是「不世而出」，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有的，也許幾千年只出一個。

月蓋王子比丘住世，毫不懈怠地守護正法，他教化了無數的人，每一個都得到了大徹大悟，永不動搖。還有無數的人，雖然沒有大徹大悟，也證了小乘羅漢果。再其次也有無數人，因而在肉身結束時能夠昇天。他的功德實在太大了。

各位從事教育的人要小心，好的教育工作者，能夠有像月蓋王子一樣的功德；不好的，真是誤人子弟啊！罪過大於搶匪。很多資質很好的年輕人，就是被教育耽誤了。教育失敗，對國家社會都有很嚴重的後果，是很令人痛心的。當然，今天的教育不行，不能只怪學校，也不能只怪老師。老師也是人家的兒女，都是家裏沒教好。所以現在從家長起就要再教育，他們才能教好後一代。但是有誰能來教呢？除非能找到月蓋王子。

## 賢劫中的千佛

「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焰如來。」現在釋迦牟尼佛把故事說完了，他就問天帝，你知不知道月蓋王子的父親寶蓋聖王是誰？他現在在另外一個世界成佛，叫寶焰如來。我們念千佛名號中，就有他。

「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他有一千個兒子也都成了佛，就是要在我們這個劫數（賢聖劫）中出世的一千個佛。

「從迦羅鳩孫馱爲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迦羅鳩孫馱在別的經上，翻成拘留孫佛，都是譯音，是這個劫數的第一尊佛。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將來第五位是彌勒佛，千佛中最後一位成佛的，是韋馱菩薩，佛號是樓至佛，因爲他發願爲前面九百九十九尊佛護法。

「月蓋比丘則我身是。」那個月蓋王子是誰呢？就是釋迦牟尼佛。那維摩居士呢？他是第幾位？其實他在古老劫數早已成佛，只是來這裏湊湊熱鬧。

「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爲上爲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釋迦牟尼佛最後告訴天帝，要知道佛法的要點，依佛的教導去修持就是法供養，而法供養是所有供養中最高的，所以你要以法供養來供養佛。

# 囑累品第十四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佈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剎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衆生所應得利，而爲廣說。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爲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爲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着甚深經典，無有恐畏，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爲久修道行。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爲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爲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爲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爲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爲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佈。阿難言：唯！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爲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現在是本經的最後一品「囑累品」，很多經中都有這個品名。「囑」是佛的吩咐；「累」是集中，就是把佛的吩咐累積起來，叫做「囑累品」。本經這一品，佛吩咐彌勒菩薩，這位未來的佛。

## 佛對彌勒菩薩的交代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佈於閻浮提，無令斷絕。」佛吩咐彌勒菩薩，把過去無量劫數修持累積來的大徹大悟法門，交待給你，像這一類的經，在我去世之後的末法時代，你應該以你神通的威力，在這個世界中弘揚，不要讓佛法斷絕。

「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剎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學佛的人要記住佛所教誨的一句話：「勿輕末學」，也有寫成「勿輕未學」，就是不要輕視後輩或將來的人。孔子也說過：「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觀念和佛法是一樣的。我儘管也罵時下年輕人，不過總是勸人也不必擔心，這些年輕人將來會比我們過得好。

佛在這裏吩咐彌勒菩薩，將來末法時代的人，乃至牛鬼蛇神之非人類，也有發菩提心的。

「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假使他們不能聽聞這一類的經，就會失去應得的善利。

「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衆生所應得利，而爲廣說。」這些人和非人，聽了這類的經，一定會樂於相信，會覺得是難得的經，會接受它是至高的道理。因此彌勒菩薩，你要爲未來衆生的利益來弘法。

## 兩種菩薩

「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注意，一切衆生都是因地上的菩薩，如果修持證果了，例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地藏菩薩，就是果位上的菩薩。而菩薩分二種。

「何謂爲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第一種菩薩，喜歡把佛法當學問知識來研究；另一種，不畏懼高深的義理，能把身心投進去修持。在禪宗，第一種菩薩叫作理入，用思想學問證入的：第二種菩薩叫作行入，用修持做功夫證入的。達摩祖師說，在末法時代說理者多，行證者少。也就是說，好談禪的人多，真做功夫的人少。

「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爲新學菩薩。」有些人只喜歡研究佛學，也很喜歡聽經，但是要他來修行他就不幹，或是環境不許可，這些是剛發心的菩薩。

「若於如是無染無着甚深經典，無有恐畏，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爲久修道行。」有些人接觸到這些大乘的經典，不會害怕，聽聞經典後心能清淨，能受持讀誦，依教導修行。這種人都是前生有修行過的。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初學菩薩又分兩種。

「何等爲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第一種人聽了佛經的高深義理會害怕，或者不能相信，甚至毀謗佛法，會說我從沒聽過這種道理，我不信。

事實上這種人的確有的，我當年在西康碰過一個人，他學問很好，地位很高，他常跟我說，我們什麼都可以談，只有佛法不能談。有一天一起喫完飯，他對我說，你曉得嗎？世界上真正吹牛祖師就是釋迦牟尼。佛經上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吹得多大啊，我說，你老兄說得不錯。要影響一個人，不能擺你那個宗教面孔，罵他謗佛，要能佈施、愛語、利行、同事纔行。我便給他戴戴高帽子，他便對我這個學佛的就有好感了。逐漸地，他會揹着我們去讀佛經，這是他另外的朋友告訴我的。

還有一個人，是英國老牌留學生，學問第一流，過去在國民政府當過部長的。他很氣他的太太，因爲他寫的文章，常被太太說是狗屁不通。他打坐、讀佛經，太太都反對，就問我怎麼能影響他太太。我就告訴他，不用和太太爭，但是把一些佛經故意翻開，擱在桌上太太看得到的地方。你不在，太太會去翻翻看的，一看就看進去了。他就依我的去做，最後真把太太引進門了，這就是教育的方便手段。你們千萬不要擺一副宗教面孔，死板地傳教，我看到汗毛都豎起來了。

「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第二種初學菩薩，對於能護法說法的人，反而不願意親近供養，甚至會挑人家毛病，批評人家。

「有此二法，當知是爲新學菩薩，爲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有這兩種行爲，就知道他是新學菩薩，雖然在學佛，也在造業，所以不能調伏其心，永遠在生死輪迴中。像是燒柴火，雖有亮光，但也在冒煙，要看將來哪一種力量戰勝他。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還有兩種，有的菩薩雖然深信大乘佛法，但是自己倒行逆施，因此不能得無生法忍。

「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爲二法。」是哪兩種？一種是輕視後輩。所以我常勸同學要發心幫助初學的同學，可是就有人會推三阻四的，你這樣就已經造了業，會有果報的。第二種人，雖然瞭解佛法，但是分別心重，認爲一定要怎麼樣纔對，這也是造業。

這裏釋迦牟尼佛對彌勒菩薩講的，都是戒，是嚴重的菩薩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 彌勒菩薩的承諾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彌勒菩薩聽了釋迦牟尼佛的這一番教訓，立刻就懂了，即刻表示會小心遵照佛的教導，會避免這些過錯，會奉持佛在過去無量劫數修持累積來的大徹大悟法門。

「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爲他廣說。」未來如果有人願意求大法的，我會讓他遇到正法，我也會加被這樣的人，使他能受持讀誦，並且爲他人解說。

「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假若在未來末法時代，有人對大乘經典能受持讀誦，甚至能爲他人解說的，那就是彌勒菩薩神通力量之助，也是他所發的心願。

「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佛聽了就稱讚彌勒菩薩，好啊！如你所說的願力，諸佛都會幫助你，爲你而歡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在場的所有菩薩都合掌封佛發願，會在未來十方的國土中，弘揚正法。對於一切宣揚佛法的人，使他們能得到這部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爲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接着，四大天王也向佛發願，無論在何處，只要有人在唸、在研讀、在解說這一部經典，我們會帶領天兵天將，前去保護，使他們在百由旬範圍以內，不會受魔怨障礙。

## 阿難受命記錄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佈。」最後佛吩咐阿難，要他好好整理記住這部經，將來廣爲流通。

「阿難言：唯！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阿難回答，是的，我已經記住了，這部經應該取什麼名字呢？

「佛言：阿難，是經名爲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所以，這本經的題目是佛所定的。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研究所有佛經，都是這四個字「信受奉行」，這是四個階段，真的信了嗎？不是迷信，而是透徹瞭解道理的正信；信了以後接受，確實遵行。大家唸經讀到這四個字，都很開心，因爲可以休息喫飯了。所有佛經都是由「如是我聞」開始，到「信受奉行」結尾，就是要以至誠接受，再變成行爲。

《維摩詰經》講到今天，算是圓滿了。